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二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一)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一)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經世類纂序

首六經終亂治六經治
未亂蠱元亨而天下治
以六經治其亂而亂可
常治也六經者教之爲
人臣以事君爲人子以
事父盡人皆忠孝心盡
世皆經綸手也飭六曹
寧萬國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有學術

然後有經濟焉有容保
然後有教思焉有不荀
富貴之操趨然後有滿
天雲雨之膏澤焉自羣
然者不人不臣不將不
相負天負地負君而夷
狄篡劫之禍未有甚於
此者矣諸編首衍義補
何也其書主齊治均平
極聖神功化生逢

堯舜之君此

本朝第一封事也諸編皆

有意籌當世之務或轉

而寡要或冗而多複彙

總以題目刪其泛濫俾

八編類集

無錯用之參著亦無輕

捐之烏毒決都西漢而

上錄文辭東漢而下采

謀畫旁及他書補以圖

說大哉六經勗哉臣子

無以獨至之孤行誤天

下蒼生無以救敗之險

著亂乾坤平局無以飲

食之需樂懈雲雷經緯

其於諸編思過半矣予

八編類集

生逢

明盛備負史局入則講讀

間時承

天語出則咕嗶外不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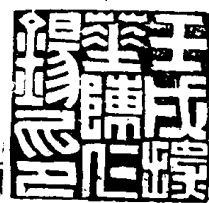
聲矻矻窮年聊從吾好

抑慨古今豪傑侈經世者何其多。能遯世者何其少。繫詞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勳而不與。聖人同其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蓋天地善藏也。夫乾大矣。必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中庸其至矣。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經世難言。

哉其獨立不懼乎

天啓丙寅長至日

日講官長洲陳仁錫撰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

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禰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

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
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
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
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
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

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
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
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

措之於國天下耳譬則網焉
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
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壁
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
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

愚陋竊倣真氏所行之義而
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乎
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補
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
其目十曰固邦本其目一曰
其目一

制國用

其目一

曰明禮樂

其目

六曰秩祭祀

其目七

曰崇教紀

其目一

曰備規制

其目六

曰

慎刑憲

其目四

曰嚴武備

其目

十有

曰馭夷狄

其目九

曰成功

衍義補

序

五

廿

化

其目一

譬之醫書其前編則

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

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

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

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

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

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

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啟發

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齊

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

衍義補

序

六

廿

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

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

事稌儒吏其意蓋主於眾人

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

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

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觀儒

衍義補

序

七

十三

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

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

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

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

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

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

完而

陛下嗣登太寶。蓋若有待焉者。

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

衍義補

序

八

十四

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

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

惓惓一念之忠。儻為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重刊大學衍義合補序

宋端平中翰林學士真公德

秀上所著大學衍義一書當

是時其君理宗方急戎事不

之讀也後三百年而國子祭

祭叙一

酒丘公濬當我

孝宗皇帝時又著衍義補一書

上之

帝讀其書大喜賜黃金采穀詔

大宗伯頒祭酒書於天下已

又呂拜尚書無何持其書入

相

孝皇至聖公亦稱名輔云二書

故列在學宮薦申先生顥能

誦之而前侍御山泉吉公按

祭叙二

閩檄合梓二書以便誦者侍

御斗山樊公繼至讀其書則

檄臣手校而序焉序曰予讀

故牒而得二氏之書則歎聖

學之關乎天下至切也余嘗

親于耕織而有感焉夫所謂
格致誠正者不猶田而耕櫟
而織哉所謂齊治均平者不
猶耕而得食織而得衣哉故
夫耕者所以為食謀也耕而
不食則無所事耕矣織者所
以為衣謀也織而不衣則無
所事織矣學者所以為天下
國家謀也學而無補於天下
國家則無所事學矣後之儒

者有三弊焉其曰吾惟求之
身心而天下國家非吾責也
則是耕石田織空櫟而不知
其饒與寒之且不免也其曰
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
將自理也則是談耕以療人
之饒談織以禦人之寒而不
知穀與絲之猶未覩也三代
而下天下國家豈盡不齊不
治不平哉而又指其齊治平

者病之曰不聞道則是食其
食衣其衣而又追論其耕與
織之有未善也皆非聖人之
論也真氏書嚴於格忒略于
議治而丘氏書則紀綱法度

宗叙五

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靡
不井然若布燦然星列也其
視四海之內若家至而人覲
之矣此兩公之別也然其為
天下國家慮則無兩心嗟夫

真氏不能以其書信之君至

我

皇祖始揭其書於壁屢顧而嘆

丘氏書無論

孝皇異之即如我

宗叙六

皇上中興神化益茂謀國者凡
有大典禮大征伐大興作輒
取是書斟酌焉豈兩公之書
有切有不切哉何用之者殊
也方今北構胡南構倭

主上之念未嘗一日不在萬里
為之臣者所宜請纓投筆負
弩枕戈日夜謀所以安攘之
策以上報

明主顧奈何博衣緩帶深坐微

紫叙七

吟日談寂感動靜以為名高

也則所以揀時之弊者丘氏

一書尤切矣

嘉靖己未秋望

廣陵宗臣書



史纂左編序

荆川先生所著書曰左編右
編釋編而左編家為經史
書上自天師將相以及隱逸
方技巫史宗祝星曆醫藥

紫叙一

百工二氏皆附焉大抵為史

民之浩汗而莫得其指要也則

纂其本傳又為正史畧而略更

詳也則旁采山經地誌與夫釋

官之言綴於本傳之末或全并

臣互見或錯出以及証善以定
實經以事實理博而約多而
整執此以經緯古今生所謂墨
拱北而車指南也至其尊臣親
斥僭篡置隋文於外戚社親

宋敏手

三

遠金元柱商夷班李張諸
人於巨國等張許於平魏在
爲千古平識此經生所能覓
者特編帙重大至百四十二卷
自刻於嘉靖辛酉迄今凡五

十一年讀者苦其字畫濫
漫而求且垂蝕矣向與寮友
陳匡左菴九生二公商之重加
鐫校共梓以廣厥傳夫大矣矣
經世之學與文入墨士不同其

宋敏手

四

學如高山大海可樵可漁至
用如布帛藥材粟可飽可暖
其才如神醫劍刃可死可生
反是則皆鼯鼠之技熠燿之光
而已嗟乎天不治日少而晷日

多君子少而小人多經世之
學少而經生多則左編在何
可百不置之座右哉

賜進士第中秦大夫浙江蘇
政使淳溪居士吳用先誤

葉叙四



荆川先生左編自序

左編者乃治法而纂錄也則
非闕於治在勿錄也纂於治
者則自妃后外戚以極之方
鎮夷狄艸莽之衆而提之

唐書

將占相而提之君亦云備矣

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
何與於治典也君云相與將
以之師儒辨之師云師
道立則善人多而邪道正

三師儒之係乎治道者重
也故纂家史儒林道學傳
傳為諸儒傳經生訓誥文
辭筆札儒之系也故江之統
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

唐書

二

三

可少深憂難望而能光於
朝莫重亦性之善性之人以風
之所謂以無用而用者也故纂
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技傳
蓋正史家視所以左右人君

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
之所不缺以傳一時於之末者
之祿祿清穆而安之引重於
正兵之明之下基延壽之面側
其為奸不可言諸至人所錄

唐書

三

三

雖名其故纂家才技傳三代
下儒術占之氏相舉集之者
是之要也言遷傳者多范史
如紀西域沙門者二氏之多五
千好卷至後傷矣則至人

不可以量紀也且以觀儒術之
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為
左編附云

晉陵唐順之撰



卷一

四

元

荆川先生右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之
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
數十計嘗語其流曰讀
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之
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
跡又次則載諸書務為
應用要者數者末末者
精者多者之書俾此所
急也余惟學者志不能

讀書能讀耆矣乃羅精力
於雕蟲篆刻之間而公尚為
無志哉東園而不歎亦不為
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
此學也經世而不知素古以
合於此經世也古之善於
志於神農黃帝之經
才素秋今之經世靈樞
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
編輯哉洞其精微其

于簡策紛錯其素朴
處老師或失其讀之士
或竄之文者無不為害知
辨析之矣又必示我時
急于生人耶能為而得
意攻邪如仆亦不調而
振也藉今不由經論而
以情揆之曰古法形
不相能也而第多其志
以年為功則相亦以極于

世說曰是編多周處以
遠勝國任士之所勞謀
之所願凡為國計者
班立為中興場拂諸
指陳利病之辭亦忠實
家之進退人主虛心采納
亦亦太精意體國不啻燭
照數計然何其盛也此
言乃未盡立亦未盡用
者其面隱盡壞之狀亦因

可攷見而無不從遊者此
特曰是六之法寔善敗
得失之林也其可也諸
言者云經史學必以史
執古之法而不知後者此
惜于古學而沈貴人以史
其胸臆非此者也學者
奚足蹈于撤必以此編為
噫矣矣

明翰林院脩撰焦詒撰

刻右編序

右編者取右史紀言也其例起治
道不君相不宮闈不外國不四夷
不六官外事無不備載蓋宇宙中
大機局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
作余謂謨訓亡然後秦議作漢書
古未遠賈陸是魏之流圖事接
詞約事詳遠者借秦無喻近則條
上故事爾然直衡對向稍引經漸
陳實諸人危言憤發終漢之世蓋

三變焉自是以降陸贄李德裕並
以事理建赤之淵藪也語曰聚習
燕吏視已成事先民之事則然與
燦然者矣凡人臣披肝瀝膽觸
批鱗鱓心所不及慮譚人所不
譚當其時投報者十一齟齬者十
九或獨與眾違踈與親違甚者天
與人違迂闊狂誕之訕無所不至
迨夫事機已形激驗不爽如霜之
火冰如雨之必溜又靡不咨嗟歎

息此豈偶然之故哉天下有聖人
之人有聖人之心與言此之精微
非言之所能盡也不言之精微
造化之秘洩朕地之萌肯地不
亦人亦尊知其然也天地間一種
靈明之氣鍾於人人得之不以言
操國家得失理亂存亡之數知者
能言中庸者亦能言在位者能言
卑遠賡弃者亦能言有不言不悔
無多言不慚有言不必應不安無

先憂過計不反以爲可恨至今一
一按求之宇宙之局面明哲之精
神躍然了然於心目之間得者可
去理者可亂存者可亡不所以得
所以救敗且亡者亦即在於擾攘
艱危之際謂與必亦非聖人也則
可謂其言不聖也然易之則不可
則是書之輯又豈偶然哉書最難
於唐宋不宋家回伏朽蠹之狀尤
不可不細讀嗟乎事出料外理在

國中神明潛於可心變化因乎方
 策稽先已之疵疵者望不引之來
 出戶和天下其視空談勦說白晝
 窮事而無當實用者竟何如也儂
 如有謀王斷國之才而未賡斯編
 與於學術竟何如矣
 明奉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白寧
 撰



荆川先生裨編序
 荆川中丞以沒予過吊其家
 訪其遺文間得以前為左右
 編典武編裨編之序已滿
 督府胡以宗實則梓左編予
 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
 記而纂之者然其傳記或
 甲乙相互見者則各按若
 氏而裒係之或傳記所不載
 而以復自他書旁采之況一

切出於故帛幅裁白罽其且
字虧而能由公之手自摩墨
者故其書多訛與複而多
次也已而予疑一而復得者
所梓以裨編者僅什之三已耳
復得公所書三脫手稿者而
稍一羣註兄弟及他友人合
校凡什之七而終始之刻免
成予覆之躍然蓋平生所
所最銳刻者六經所銘以

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泰
初考次為獨詳然六經所
考理也六經所不能者則
條考之於此言其與家或
公所次註家最為龐雜曲
圃以不必零及賈王甚且朱
經與經本經之屬術數以
六不必零及織緯古乙六
星命甚且雜占日夢巫相之
屬於漢史之書法以六不

必零及畫占古器賅矣之屬
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
乎鳥獸之文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此天地之間
由致行而喙息而蠕動其
且一州一本一尾一磔其微
之至未始不在之天地之威
變化而行鬼神者即如斯
謂法象之龐雜而或相續

亂予固不能必其盡無而亦
不敢遽謂其立醇乎道然要
之探賾闡幽庶幾古所謂
物君子者特存乎讀之者
如耳公不云余善學乎由之
以多識蓄德不若學者由之
以涵心而滅質故公之自名其
書曰裨繙繙云云蓋指莊
生所謂道在稊稊而言之而
不似自謂後其大者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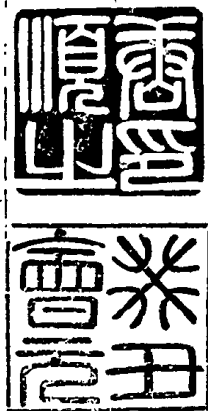
惜乎公之編次雖勤而自為
折衷其至猶未之致見云步
古以公嘗有志焉石曰不
給其年然較之唐室以
杜氏通典易氏文獻通考
章氏山堂考索法書付且
旨之矣覽者自得之
歸安萊門茅坤撰



勸公先生裒編首序
易不云乎言而下也上願
而不可惡也曾子論微也
所賢者也而歸德立於司
存已反甫也論商酌已微
願於微器而二出莊生云
微在梯梯在瓦礫在瓦礫
其說靡矣僕者顧亦取素
已微可已語微器出而不
也語理而盡於中經語紹

而盡於中官其已加之系
 財而諸子百家出異說農
 圃工賈鑿卜堪輿占氣靈
 曆方技出小術與市井藝
 出節脈碎細皆儒者所
 多閑其說而振其出未可
 已為頤而惡出也善學者
 由出已多識蓄德不善學
 者由出已溺心而滅質鼎
 繫乎所趨而正史家亦諸

志緯編者廣諸志而為出
 者也已為語理而不盡於
 中經語治而不盡于中官
 也故凡出已緯編



經濟類編序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防胸馮
公琦所手緝也公鑒海岱之靈
憑詩禮之澤弱別甲科選入
詞館安欽魁梧文章爾雅人以

馬序一

公輔時之時詞館所儲俱南北
名流余幸濫竽每相聚則議
論嘻笑常出於橫公楊垣鋒
發穎捷之不能盡常聞龍韜
戩人莫測其涉源而材各有

世何余以拘言疾放歸不預散

館又三年出補史局齒於十人者

與公周旋最親余留視公十季

以長館中稱大小馮而公之才名

益藉深沈博大余文何陋聖

馬序二

其第一世身一季以余遭艱歸

尋及吏議亦自有年公與儕偶

復不惜齒牙強親之能徊棠系

點毫祇於壓公亦漸柄用正

位秩宗予復歸卧公手書慰存

者再余亦材宜廢近而宜公

大拜甚亟此私所以公憫經濟

能行國家之急而公病渴自亡安

跡乞內不得遂薨於位子僅數

年卒止卅六公沈敏端亮遇事

馮唐三

錯執策成敗多驗有經濟實

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冠餘

事然嘗與文卿會出公門者

多名士表策法化出公手必

藉亡一時與代之文編摩之

史任稱大手筆自少年長秋

宗幾至宣麻而病不得展

其大用士滿惜之公沒幾歲是

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瑛善祿

採秦漢以下鴻儒著述名臣

附錄

奏對旁及諸子百家唯議政

編有闕經濟在共成之自事

王至禱云為類二十有二目僂

之凡三百餘條幾三百萬言民

部所云刪截辱出手自演綴

在因憶在彼時閣能幹戰星
編突托始矣公真有知人也革
以用為終而終為即是編而束
竟之終藏之帳中者去以之大
強信見於用者不能百一而其
用之概略見于是編之小可作
矣觀是編者其身後石渠金
馬之間與以上六其議編則如
在也可管傳哉可無傳哉

崇禎居士湯夢禎序



中丑
會言

圖書編自叙

古今類編如杜氏通典馬氏文
獻通考丘氏大學衍義補皆有
裨國家實用可備考索圖書編
得無沿襲於茲乎予考索不如
數公之該洽經畫不如數公之
精詳何敢望芳軌而踵後塵果
僅止於沿襲則三書備矣亦奚
取於圖書之編蓋斯道不明聖
學湮塞正以驚博者俗徑約者

虛非惟不知祖述聖人之經典
抑不知追原天地之文章也六
經四書雖以闡造化泝人心猶
曰聖人之文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一皆則夫天地自然之
文耳然則謂河圖洛書為天地
之文章非歟後儒學聚問辨未
之潛神間有留意探索者又竄
鑿傳會莫知反諸身心以求合
德於天地此圖書所以日益晦

已是故太極圖兩儀四象八卦
五行皆於此乎寓而河圖五行
象數皆順而相生洛書五行象
數皆逆而相尅果真悟太極
洛渾淪生尅自然之妙則圖書
即天地之易象卦爻即天地之
圖書闔闢盈虛變化不窮凡土
而天象下而輿地中而人物
非天地之文章孰非太極之散
見亦孰非吾人參兩天地之問

學邪且潛神天地自然之文而
真信吾人身心與之脗合則盈
滿兩間有壬有林非粗也神
細無聲無臭非精也三才
致萬古一息天之未喪斯文豈
欺我哉雖然今之號稱豪傑者
豈特于天地之文章未嘗留意
即圖書名義且莫之辨故雖錄
藏載籍汗牛充棟何啻萬卷究
其所謂圖不過畫工之末技所

謂書不過文字之煩蕪至於天
地之文莫知所寶噫務華絕根
豪傑且爾况庸流乎予因備極
其切於身心關於國家者必類
編之題曰圖書編就正有道者
君子云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



經世實用編引

經世以道衛道以經、者天之象緯人之絲綸皆華也而
体一實体即乾、即元亨利
貞實可育實可長實可肅殺

而收藏乃所謂經也吐此經
者遺世雜此經者卑世蓋此
經者亂世竊此經者惑世豈
世負用、負實也華惟實則
果苗惟實則粒實不勝則朽

質矣敦本尚實無漫誇三五
蓋我

高皇帝令甲具在三十年間破
雕斲觚而貞百度犂然日星
窾繫表章紫陽躬体乾健懿

哉萬禩為經已波之濡也浸
假些窾初猶襲虛為實繼且
擯實為虛吏蔑祖訓而談揮
霍儒苦考亭而勦玄同譬翦
艸為花本根撥矣間勒旂常

廁俎豆要六山饁海錯難與
布帛菽粟等用也季友馮食
憲同諸氏編經世實用大都
稟

祖訓為律令軌近沿革附之末

張紫陽旗鼓匪直討掌故實
訂治統道統而翕于一也用
之目分元亨利貞用之經歸
乾庶幾演易遺旨矣嘗觀太
上用世其次為世用為世用

者元亨利貞也待用乃用
世者乾也不用亦用不用之
用是編恢矣以用為用者
居某職考某編而自課實
實也猶免堅執之誚也太馮

君勁節姱修余何敢望其藩
獨斤紫陽而以學制衣也則
臭味稔也余不文亦道其實
而已
皆

萬曆甲辰夏至之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

汪國楠謹書于蘭臺公署



汪國楠

五

汪國楠

經世寶用編首叙

夫古而今今而後繩繩不窮者
世也既天下以寸興天下以治
者經世也心認士尺幾身不知
編世皆身知編世以皆身知經
世正所既脩身矣身乾體也休
仁既疏以嘉會既合禮利物既
和義貞固既幹寧妙用於是乎
行焉大都言幾虛動幾寶心幾
虛行幾寶實出不存虛將焉傳

孔乘察乎空言孟乘取乎徒譴
要歸於尚實而王輓近取士以
文詞任官以資格而政以簿書
講學以空寂罪者皆涉於虛懸
斯世康寧無寧有術數留垣據

無叙主

樸斲者存夷爾我

太祖躬宣上智二十季定天下
三十季致太平曰虔虔夷舉逸
民體羣臣厚心正心德故其
派澤遠也儀刑鼎在方冊不磨

其百慮出準繩萬事以矩矱乎

臣子陳謨布政乃忽舊章而自
行其臆試反其聰明其閱歷有
太祖萬分一乎夫有我者物也
無我者神也譬而不以意參出

無叙主

夫歟後有竇用此數靈之極妙
萬物而神矣升高而望順風而
呼世其重有攸賴乎臣不佞追
惟

祖德與同志茲討論之久而成

帙命曰經世寶用編若有合乎
衆論與否不自知云

萬曆三十有一季夏甲子穀旦

馮應京謹題



馮應京

八編

丘濬大學衍義補

唐順之史纂左編

唐順之右編

唐順之稗編

全編類纂 姓氏

章潢圖書編

鄧元錫函史編

馮應京實用編

馮琦經濟類編

經世八編類纂總目

明 翰林院編修 經筵日講官陳仁錫評纂

大易圖 尚書圖

毛詩圖 春秋圖

周禮圖 禮記圖

大易類 尚書類

毛詩類 春秋類

三禮類 樂類

史曹類 戶曹類

禮曹類 兵曹類

刑曹類 工曹類

天類 地類

人類 君類

后類 儲類

宗類 公主類

臣類 將類

學類 列婦類

戚類 鎮類

邊類 幸類

盜類

吏類

諸家 附道類

文類

以上凡三十六類其諸編逸事他書以次

類入埃續出

類季官訂正

六經圖序

六經圖爲宋紹興中布衣
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
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
而刻之爲圖三百有九凡
三才之紀羣麗聖文與傳
經之專師命氏顯其家之
學者覲若剡眉矣圖舊鮮
行世者頃新都吳氏購得
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

汝南方公覽而善之謀于
同寮諸大夫斥帑羨復刻
而存于署旣成屬予爲總
序夫圖書之用創于聖本
使百代憲章譬諸經緯弗
可偏廢者也古之學者左
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于
書故其義可陳其數可紀
舉而厝之如合符契沒世
學者或得其書而不得其

圖雖轉沙典墳叩音宗莫
欲其如張茂先之記萬戶
牛門武平一之對三桓也
穆畫地可成建瓴罔滯斯
已難矣是呂夾漈鄭氏遺
憾于向歆而致思于王儉
誠謂天祿蘭臺之典七略
但聞有書而阮孝緒以圖
譜歸于部錄記注不若儉
志之獨收有裨于一代顯

門之學也然則圖之所繫
詎可忽哉予嘗慨學者侈
雕繪之技或以詞藻相矜
嚴于古之名物制度牴牾
闊疏者有矣至遜心名理
者又高語得意忘象之言
于器數之委折或吐弃爲
粃糠而不屑辨不知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

也使盡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然則標于指外通于繫表惟圖能之是固書之所不能盡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象之于六

小編類纂

六經圖序

五

駿之具哉予又嘗攷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治要圖詩有魏衛協之圖唐之少木蟲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傑李瑾之圖宋鄧名世之譜禮有漢鄭玄阮湛唐張鎰夏侯伏明宋梁正聶崇美之圖陸佃之象其它單部偏牒多

小編類纂

六經圖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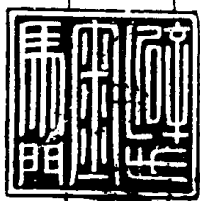
矣。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
圖多沿舊記黨枯護朽間
亦有之。夫謬解犧尊臆注
蔡首晉之通人不無可議。
今以此掎摭異同糾廸殽
舛因形契理親見古人則
是圖墳爲六秭之津涉也。
已豈荆夫王楚薛尚功之
編同日語哉。方今古學載
興異書間出羽陵蠹簡半

在人間顧經笥斷殘尚須
揚摧方公甫諸大夫亟舉
是編而表章之。其于通經
學古裨益弘多固知黃香
觀內之祕班旂禁中之副
未有臻其方者矣。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讀掌司經局事前左諭德
南京國子監司業

國史編修記注

起居編纂章奏江寧顧起

元譔



六經圖序

陳大夫爲撫之昔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教之之叙旣已創闢試院以奉

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職講肄者編類爲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昌言嘗掌教於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衰俾參訂焉旣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予且曰六經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願因其舊庶得旨亟稱賢大夫善教之意予避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銓次有舛誤者是正

六經圖序

六經圖

書序

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自漢儒章句傳注之學行而士之道學益不明逮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原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實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瞻睹之間遂以爲聖人之經盡在於是則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爲之華藻輦輓者邪其不見斥於覃思幽眇者寡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爲書不無意也觀者

亥深思之

皇宋乾道元年甲子左承議郎新除將作監丞苗昌

言序

州學經諭

吳翬飛

黃松年

崔崇之

唐次雲

李自修

趙元輔

編次

州學學正

徐世開

州學學錄

危幾安

龔迪吉

左文林郎撫州州學教授

毛邦翰

左朝散郎通判撫州軍州主管學事

劉濤

右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

陳森叅閱

八經圖

六經圖

舊序

二

六經圖目錄

宋 楊甲撰 毛邦翰補

○第一卷

大易象數鉤深圖

馬圖 像抄定

龜書 像抄定

河洛卦位合圖

楊止菴定

河洛陰陽生成純襍圖

楊止菴定

河洛圖

神默齋定

洪範微河圖之圖

瞿九思定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瞿九思定

八經圖

六經圖

易日

律呂合洛圖洪範圖

瞿九思定

乾坤生六卦六卦生六十四卦總圖

楊止菴定

天與日會圖

楊止菴定

地與月會方圖

楊止菴定

乾坤易之門

像抄定

先天八卦往順來逆圖

像抄定

體用一源卦圖

像抄定

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

像抄定

一中分造化圓圖

像抄定

一中分造化方圖

像抄定

三十六宮圖	像抄定
一陰一陽謂道之圖	像抄定
先後天仰觀天文圖	像抄定
十二月日行天圖	像抄定
八卦上下相綜全圖	像抄定
豎圖	像抄定
日月五星周天圖	像抄定
十二月卦之圖	像抄定
四象琬圖	像抄定
一中分造化圓圖	文圖
一中分造化方圖	文圖
義文圖	神默定
九卦	孔圖
啓蒙掛榜過樸四圖	今摠爲一圖
○第二卷	
尚書軌範撮要圖	
五十八篇數圖	逸書篇圖
作書時世圖	帝王世次圖
夏世次圖	商世次圖
周世次圖	秦世次圖

晉魯世次圖	堯典四仲中星圖
日月會次舍圖	四仲日永短圖
四時測中星圖	日月行冬夏圖
堯九族圖	舜巡四岳圖
七政五辰圖	璣衡圖
諸侯玉帛圖	律度量衡圖
十二章服圖	五聲八音圖
六律六呂圖	九韶樂器圖
五刑四罪圖	舜舞干羽圖
禹貢隨山濬川圖	禹貢九州疆界圖
禹貢治水先後	禹貢九州譜圖
禹貢九山名數	禹貢九川名數圖
濬畝滄距川圖	堯制五服圖
弼成五服圖	舜十二州圖
商七廟圖	商五遷都圖
周營洛邑圖	召誥十中圖
九疇木河圖	九疇虛五用六圖
洪範九疇圖	九疇合八疇數圖
九疇相乘得數圖	劉繇洪範傳圖
皇極居次五圖	皇極不言數圖

周宗彝圖	六年五服朝圖
君牙太常圖	平王錫圭贊圖
牧誓兵器圖	費誓兵器圖
漢儒傳授書學圖	
○第三卷	
毛詩正變指南圖	
詩篇名	作詩時世
周公世次	召公世次
衛世次	齊世次
鄭世次	曹世次
陳世次	晉世次
秦世次	宋世次
族譜	十五國風圖
十五國風地理圖	日居月諸圖
公劉相陰陽圖	楚丘揆日景圖
齊國風卒壹氏圖	大田雨我公田圖
甫田歲取十千圖	百夫之田
萬夫之田	載芟藉田圖
時巡巡狩圖	我將明堂圖
清廟閟宮圖	辟雍泂宮圖

斯干考室圖	秦國風小戎圖
商頌王畿圖	釋草名
釋木名	釋菜名
釋穀名	釋鳥名
釋獸名	釋蟲名
釋魚名	釋馬名
釋衣服制名	釋車馬器名
釋禮樂器名	釋兵農器名
○第四卷	
八編類纂	六經圖
春秋筆削發微圖	
春秋十二公	宣隱桓莊
二十一國世次圖	周成王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齊魯
五霸	齊盟
與盟之國	春秋諸國地理圖
地名所屬	諸國地理
周地	魯地
陳地	齊地

昔地	宋地
衛地	鄭地
楚地	邾地
莒地	紀地
闕地	諸國地
周王族諸氏	魯公族諸氏
齊公族諸氏	楚公族諸氏
晉公族諸氏	宋公族諸氏
衛公族諸氏	鄭公族諸氏
陳公族	蔡公族
吳公族	莒官族
曹公族	虞公族
虢公族	諸侯典廢
春秋始終	春秋摠例數
春秋三傳授圖	
第五卷	
周禮文物大全圖	
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
秋官司寇	冬官考工記

王宮制圖	營國制圖
經涂九軌圖	朝位寢廟社稷圖
宗廟圖	社稷圖
治朝圖	燕朝圖
外朝圖	夏世室
商重屋	周明堂
宮寢制圖	次辰制圖
几筵制圖	王畿千里圖
王畿鄉遂采地圖	井田之法圖
四井爲邑圖	四邑爲丘圖
四丘爲甸圖	四甸爲縣圖
四縣爲都圖	四都爲同圖
六鄉圖	六遂圖
五等采地圖	六鄉之地圖
職方氏九服圖	職方九州圖
行人六服朝貢圖	王公族卿士冕服圖
后服制圖	圭璧璋璣纁繅藉制圖
圖丘樂圖	方丘樂圖
宗廟樂圖	分舞樂圖
筭儀鐘磬制圖	鳧氏爲鐘

木鐸金鐸	鼓人四金圖
舞師樂師舞制圖	鼓制圖
樂器制圖	祭器制圖
六尊制圖	六彝制圖
掌客器圖	饔人制圖
巾車玉輅制圖	墨車制度圖
厭翟車制圖	輪人為蓋圖
九旗制圖	射侯制圖
馮相太歲圖	龜人圖
祭人圖	主圭測日圖
水地法圖	傳授圖
第六卷	
禮記制度示掌圖	
四十九篇圖	二十四氣圖
七十二候圖	月令中星圖
月令明堂圖	十二律還相為
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	
月令所屬圖	月令仲夏昏星圖
月令仲春昏星圖	月令仲冬昏星圖
月令仲秋昏星圖	五帝坐位圖

五社制度圖	王制周建國圖
王制商建國圖	王制公卿大夫士圖
天子縣內圖	周公明堂圖
武舞表位圖	冠冕制圖
器用制圖	七廟制圖
祫廟制圖	五廟三廟圖
別子祖宗圖	郊禘宗祖圖
堂上昭穆圖	室中昭穆圖
燕禮圖	投壺禮圖
鄉飲禮圖	養老禮圖
冠禮器圖	昏禮器圖
習射禮圖	饗禮圖
內外用事之日圖	祭祀用樽之數圖
禮記名數圖	禮記傳授圖

八編類纂圖目錄

卷外圖目

○第一卷

兩河新築隄堰壩閘圖 衛河口

京師 天津海口

會通河 沙灣河

兩河口 丁家道口

永固湖 徐溪口

雙溝 徐州洪

文河 直河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朱還墩 遙堤

大河口 高家堰

濶河 月河

淮子河 芒稻河

鹽運河 白苕河

新桃木輝港便河 洋子江

海運圖 溧河入海

大洋 北洋綠水

海滄口 黑水大洋

綠水洋 北去海運道

淮安口 步州洋

海門 徘徊洋

黃公洋連口山 虎定海

處州口 三仙島

安周江 白松涇

福州口 王家島

海防圖 占城等國

第一幅正南向 第二幅正南向

第三幅正南向 第四幅東南向

第五幅東南向 第六幅東南向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第七幅正東向 第八幅正東向

第九幅正東向 第十幅正東向

第十一幅正東向 第十二幅東南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之圖

各邊鎮城堡關寨山嶺谷口全圖

第一遼東鎮 第二遼東山海關

第三薊州鎮 第四薊昌宜府

第五宣府鎮 第六大同鎮

第七山西鎮 第八延綏鎮

第九延綏寧夏固原鎮 第十臨洮鎮

第十一甘肅鎮

第十二甘肅鎮

太僕總轄圖

宜府點馬圖

太平營塞點馬圖

古北口點馬圖

冷關口點馬圖

○第二卷

河漕全圖

白河沙河榆河

通州左衛張家灣上馬頭淺

右衛季兒寺淺

高家灣淺

霸州蘇家淺

武清縣三里長淺

香河縣蔣家灣淺

武清縣泮溝兒淺

八編類纂

卷外圖

三

天津右衛楊家口淺

青縣磚河口驛淺

天津左衛劉佛住口淺

蔡家口淺

靖海縣釣臺淺

青縣通河

河間府南新衛河

興濟縣安都寨口淺

滹沱河

滄州磚河南口淺

交河縣李家灣淺

南皮縣徐家堰淺

東光縣狼十一等口淺

吳橋縣王家鹵河口

白少窪淺

恩縣白馬廟淺

德州上十八里淺

景州羅家口淺

德州衛張家灣淺

左衛鄭家口淺

故城縣鄭家口淺

武城縣桑園口淺

清和縣二哥營淺

夏津縣趙家貨郎口淺

衛河口

臨清州潘家橋淺

博平縣後隄淺

堂邑縣梁家鄉淺

平山衛淺

清平縣魏家灣淺

東阿縣沙灣淺

聊城縣官窪口淺

陽穀縣館驛淺

壽張縣戴家閘淺

故口潭

沒河源

表家口

東平州新家淺

八編類纂

卷外圖

四

南旺河水櫃

汶上縣界首淺

濟寧衛曹井橋淺

硯瓦溝淺

長河口

仲家淺閘

牛頭河下出廣運閘

鄒家港里淺

南陽閘

新河

溝門村屯師家庄淺

沙河堤

回回墓河

子房基

運鉄河口

鷄爪溝

月河

徐州洪

雙溝淺

呂梁洪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列諸類之中

易經圖目

河圖天地交圖

洛書日月交圖

後天卦圖

太極二十四卦圖

卦變圖

詩經圖目

樂章圖

春秋圖目

春王正月圖

編類纂 卷內圖目

樂類圖目

圖丘樂圖

方澤樂圖

律呂分寸圖

漢律損益圖

武王七律五音圖

合河圖

測律損法圖

次第合河圖

連圖損法圖

合河連合圖

連環對待圖

連合圖

損益法合圖

寸經圖

寸緯圖

寸緯圖

洪範倣河圖之圖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律呂合洛書洪範圖

黃鍾合四時十二月圖 合二十四氣圖

合天數二十有五圖 合乾坤二策圖

史曹圖目

周官圖

成周官制圖

分治圖

五儀五等圖

九命服圖

秦漢官制圖

百官圖

戶曹圖目

周禮九畿九服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周里九畿九服圖

其二

王畿鄉遂采地圖

武成分土圖

成國兼附庸制圖

司徒建邦國圖

職方封國圖

同十爲封封十爲畿圖

八家同井圖

井十爲通圖

通十爲成圖

成十爲終圖

終十爲同圖

邑丘圖

縣都圖

井邑丘甸圖	丘甸都縣圖
遂人溝洫圖	井田助法遂溝圖
牧田貢法遂溝圖	萬夫圖
征稅之法圖	載師問師相胥圖
周禮理財之官圖	理財之法圖
邦郊鄉遂野摠圖	各省歲漕派數圖
各摠歲朝運數圖	任上作貢圖
太宰九貢合禹貢圖	清圖
屯鹽利弊相須圖	區田圖
架田圖	塗田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三
投田圖	
禮曹圖目	
王朝命令復逆出入圖	五等禮文圖
當體之禮圖	內心之禮圖
古祀地祇摠圖	郊祭圖
南京天地壇圖	大祀殿舊圖
今郊壇摠圖	今郊壇殿陛圖
園丘圖	其二
園丘陳設圖	祭祀圖
方澤摠圖	方丘壇圖

方丘陳設圖	園丘方澤令祀圖
崇雲壇圖	祈穀陳設圖
朝日陳設之圖	夕月陳設之圖
王者七廟圖	廟制宗元數圖
寢廟辨民圖	宗廟大享圖
商七廟圖	周天子廟圖
太祖舊廟圖	今太廟摠圖
明堂圖	明堂制度圖
夏世室圖	殷人重圖
明堂大享帝圖	養老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四
大射禮圖	周禮賓興賢能圖
冠禮圖	眾子冠圖
本宗五服圖	妾為夫族服圖
三父八母圖	
出嫁母為本宗降服圖	母黨妻黨服圖
妾為家長服圖	祠堂叙立圖
母位設饌圖	兩位並設圖
正寢時祭圖	鄉飲酒圖
兵曹圖目	
積卒十二星圖	周兵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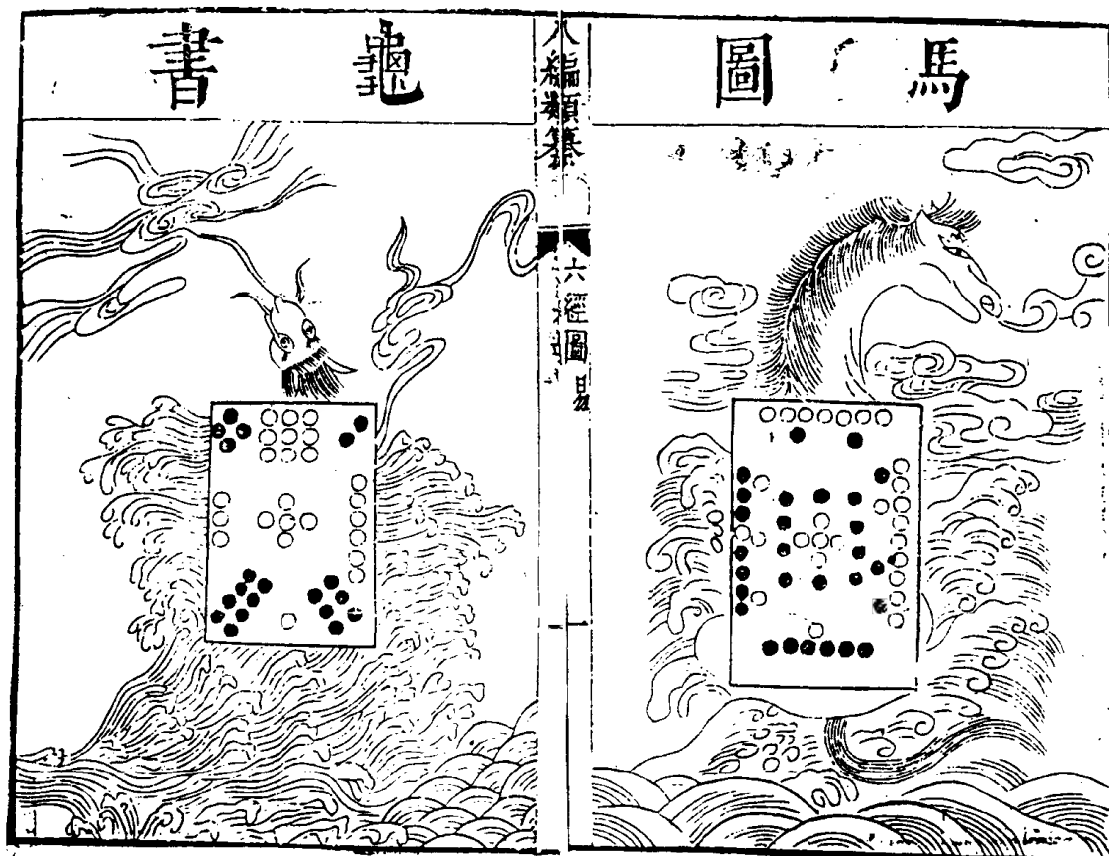
漢南北事圖	府兵圖
黃帝握奇陣圖	握機奇正圖
八陣圖	摠衡四陣圖
八陣小成圖	八陣中成圖
八陣大成圖	八陣分撥摠圖
天西設陣圖	天覆陣圖
地載陣圖	常山蛇陣圖
其二	敵臺圖
烽埃圖	
刑曹圖目	
水經類纂 卷內圖目	五
乾象紫微垣圖	太極垣圖
天市垣圖	眾星圖
后禮刑法圖	其二其三
禁丘定制方中圖	寢廟相陰陽圖
詔誥土中圖	寢廟辨明圖
天子寢廟圖	阜門應門圖
廡市圖	廬舍圖
角臺圖	敵臺圖
懸板圖	睥睨圖

甕城圖	經理三吳水利圖
如意輪圖	揚沙錫圖
雙拖泥扒圖	短拖泥扒圖
推沙鉋圖	大推沙鉋圖
法輪圖	雙推輪圖
揚泥飛車圖	自在河車圖
滾沙輪圖	常轉輪圖
開沙輦圖	淘沙缸圖
濬淺筏圖	吸沙桴圖
搜江輾圖	混江軸圖
水經類纂 卷內圖目	伏波艇圖
百節帚圖	鎖泥鉤圖
披河排圖	刷江帚圖
八槳船圖	定波纜圖
開江犁圖	黃河治績圖
驅山鞭圖	觀象圖
昊天垂象圖	三垣二十八宿圖
九里天圖	太微垣圖
紫微圖	
天市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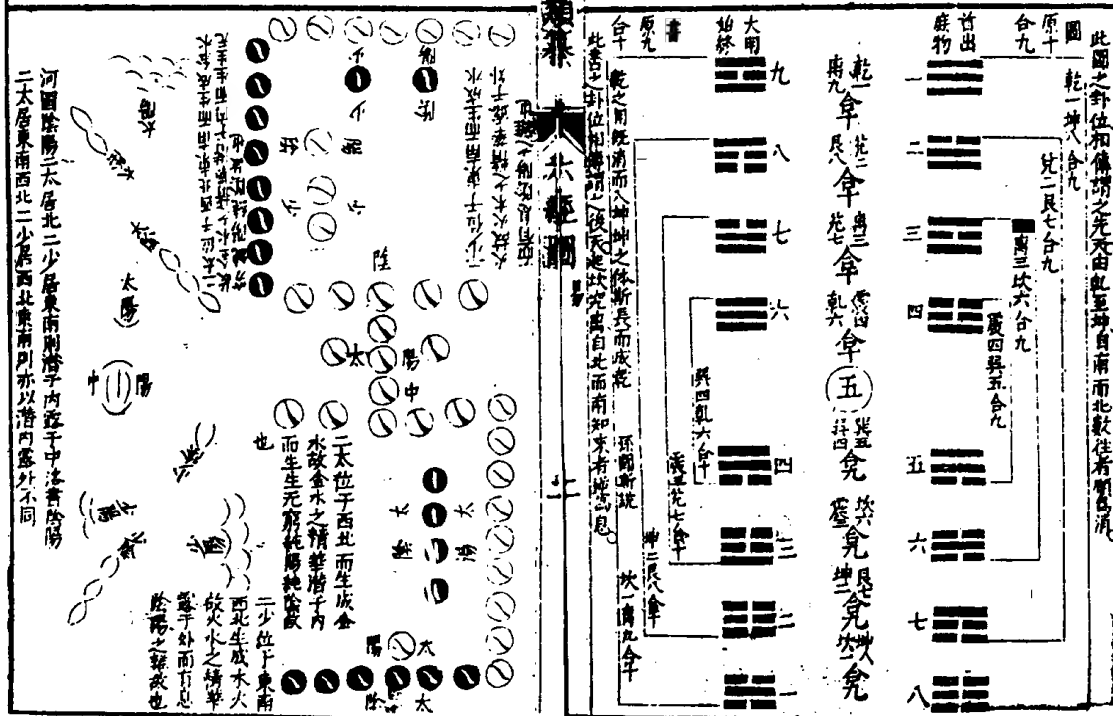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方位定數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圖	斗綱所指月建圖	日月交會圖	地類圖目
日月晦朔攝精圖	上古曆元圖	二十八宿分應各省地理圖	九州分星圖	中國三大幹龍圖
天下山川海岳圖	冀州疆界圖	兖州疆界圖	徐州疆界圖	徐州疆界圖
揚州疆界圖	豫州疆界圖	梁州疆界圖	周職方列國圖	春秋列國圖
皇明一統輿圖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圖	秦和咸陽圖	南直隸圖	山東圖
陝西圖	浙江圖	河南圖	山西圖	北直隸圖
周營洛邑圖	秦和咸陽圖	南直隸圖	山東圖	陝西圖

江西圖	湖廣圖
四川圖	福建圖
廣西圖	廣東圖
雲南圖	貴州圖
黃河圖	黃河源流圖
計二十八張	
泉河圖	東汴河摠圖
君類圖目	
元嶮嶮進比干圖	
學類圖目	
傳經諸儒學派圖	尚書派圖
古文尚書派圖	左傳派圖
公羊傳派圖	禮派圖
穀梁傳派圖	孝經派圖
周禮派圖	學庸派圖
論語派圖	爾雅派圖
孟子派圖	
邊類圖目	
天下各鎮各邊摠圖	九邊圖
內三關邊圖	寧夏等衛圖
榆林鎮摠圖	河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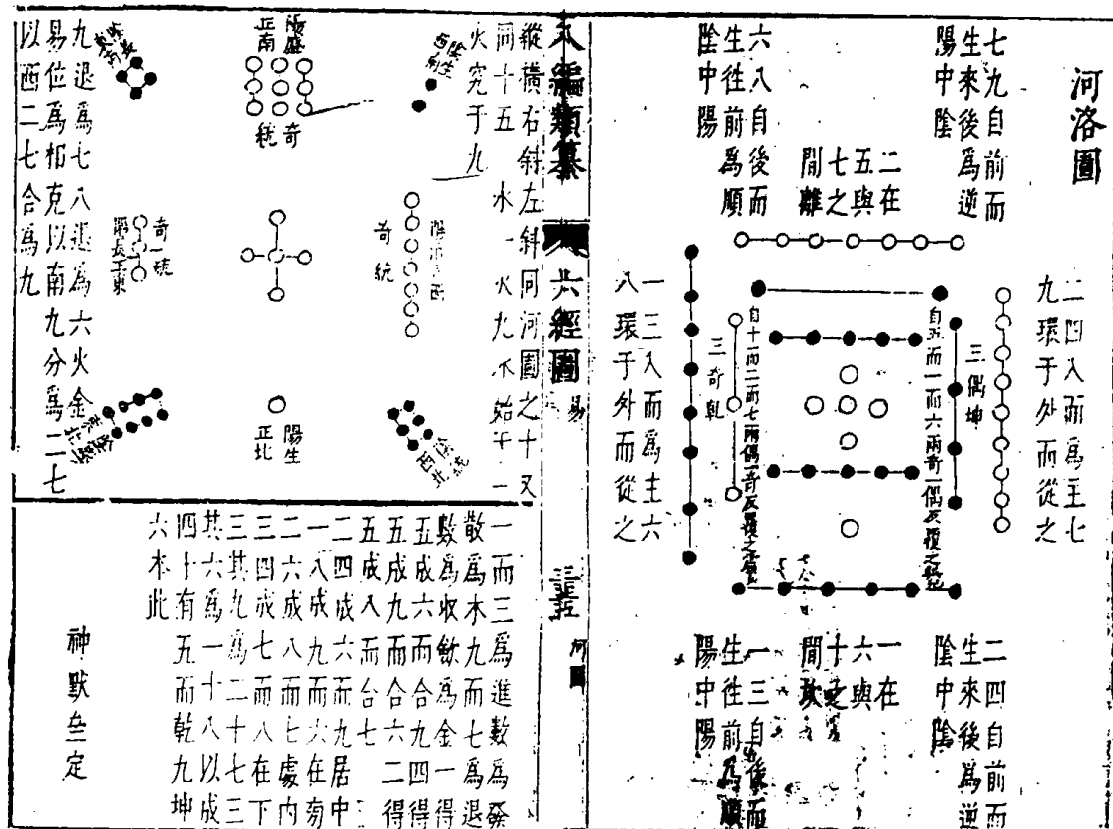
松潘圖	兩廣總圖
日本國圖	琉球國圖
西域圖	
文類圖目	
衛夫筆陣圖	王敦之筆陣圖
治類圖目	
鄭俠上流民圖	
木綿類纂	朱內圖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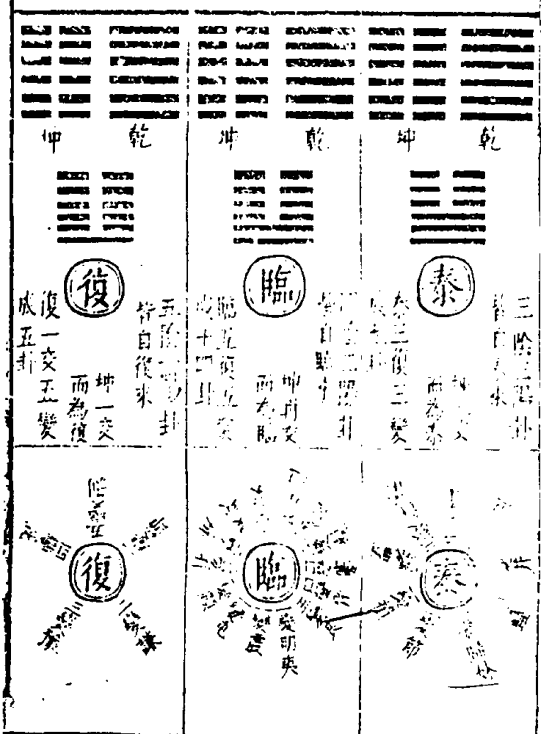
河洛卦位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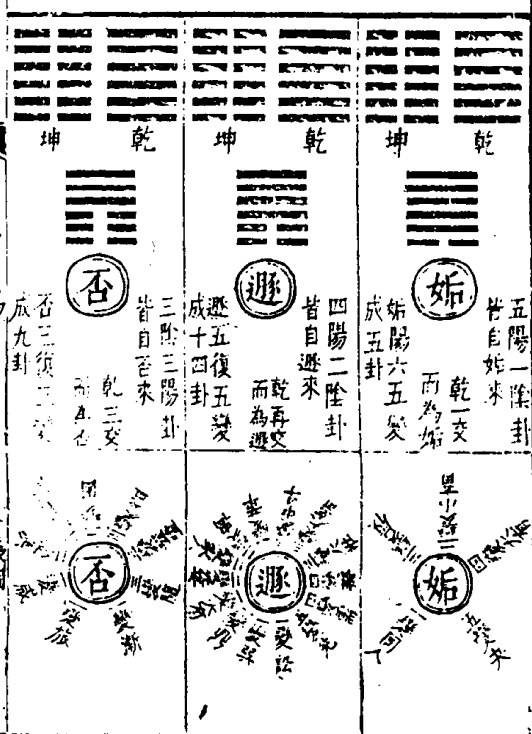
河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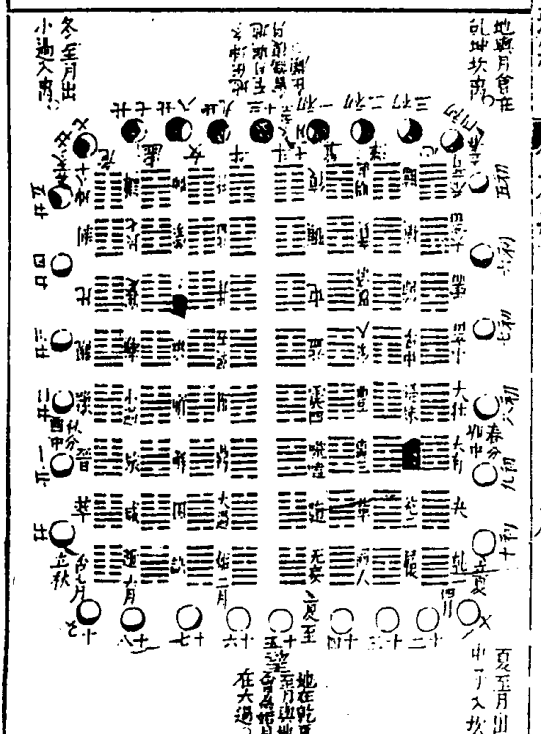
生六十四卦總圖



乾坤生六卦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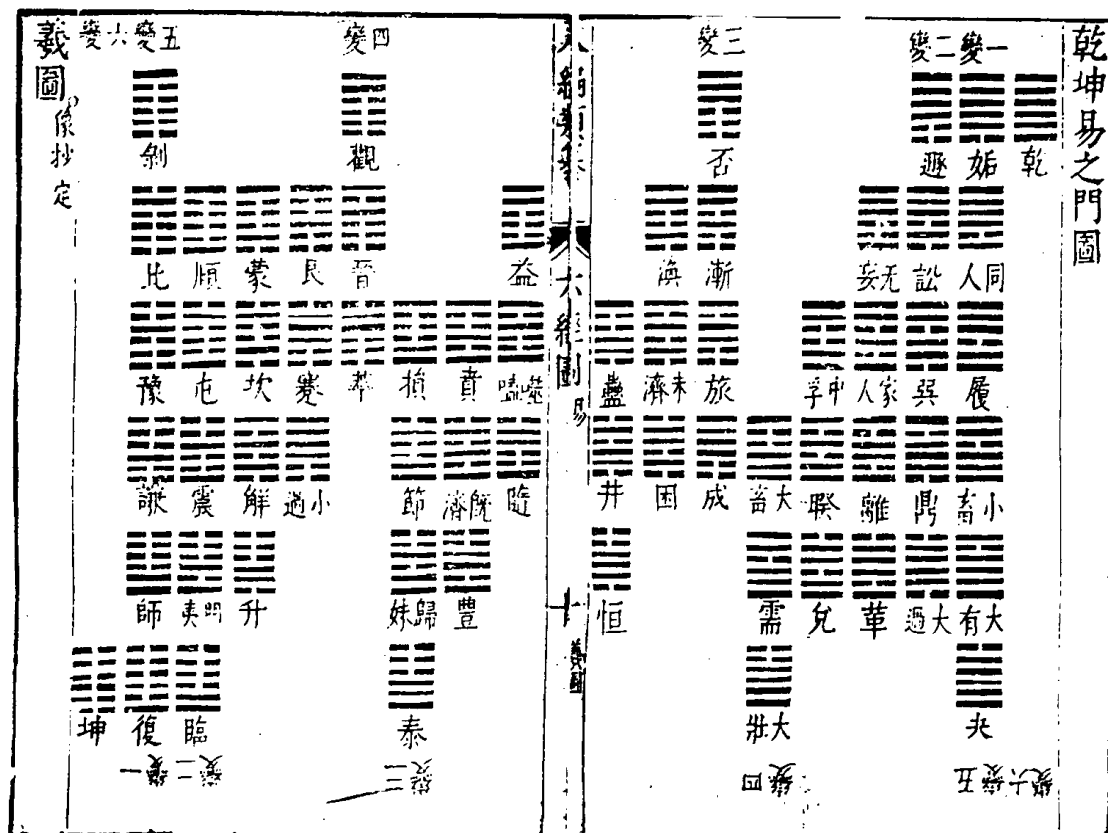
地與月會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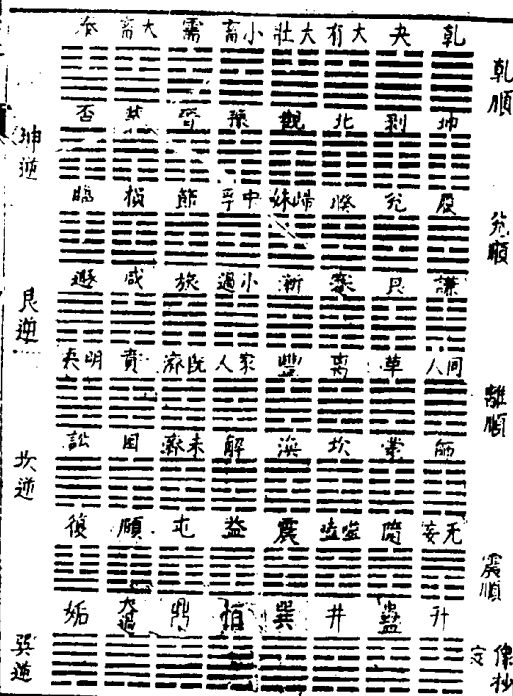
天與日會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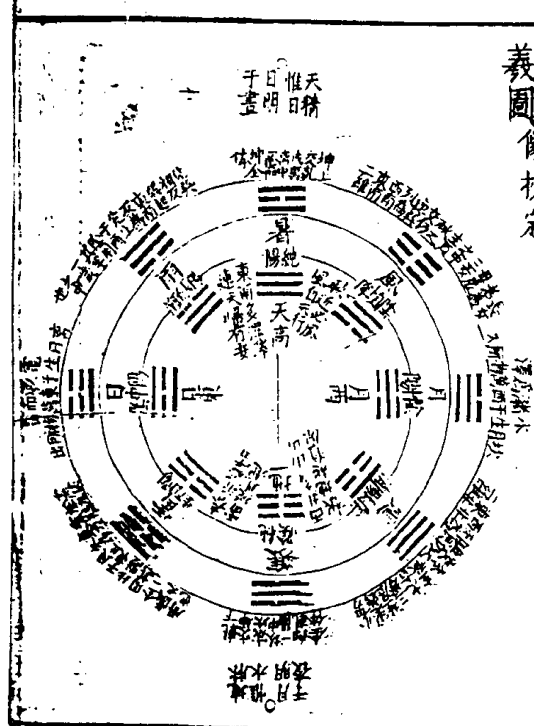
乾坤易之門圖



先天八卦順來逆圖



圖卦源一用體



消一自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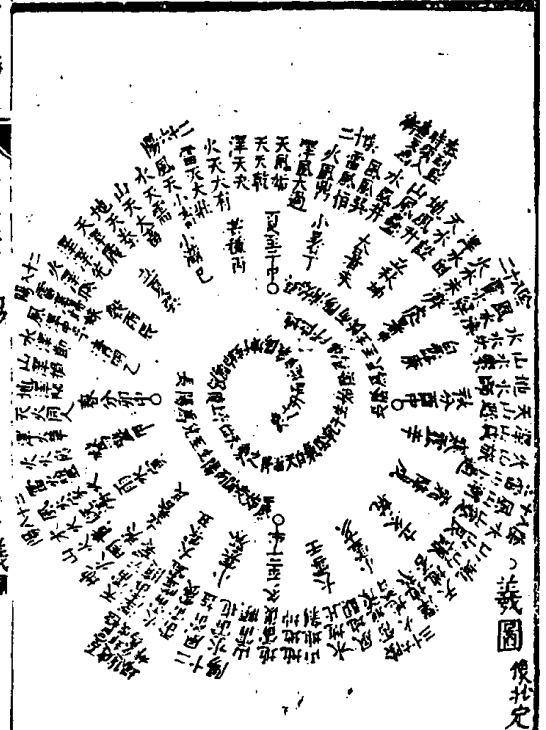
陽生自下陰



一中分造化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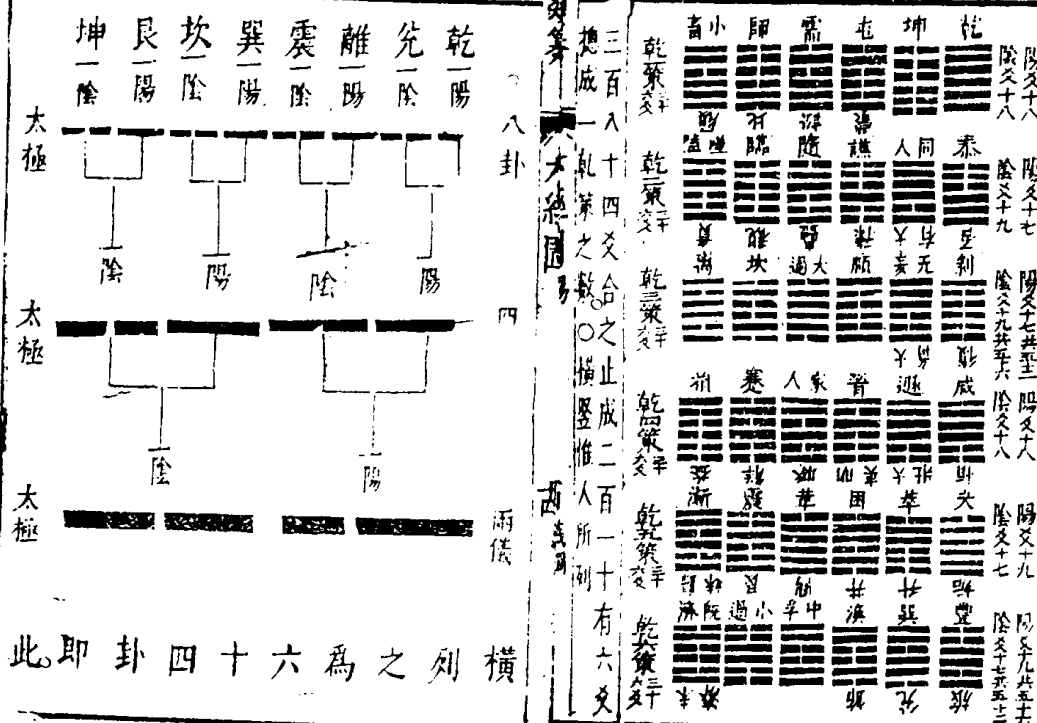


一中分造化圓圖



圖之道謂陽一陰一人篇圖宮六十

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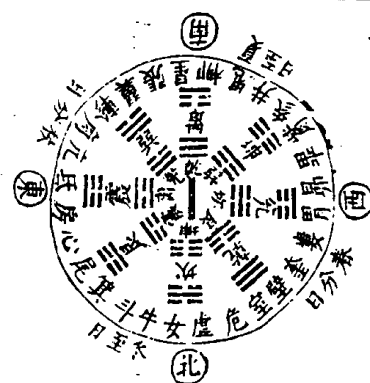
三百八十四交合之止成二百一十有六爻
總成一軌策之數○橫堅惟人所測

圖天行日月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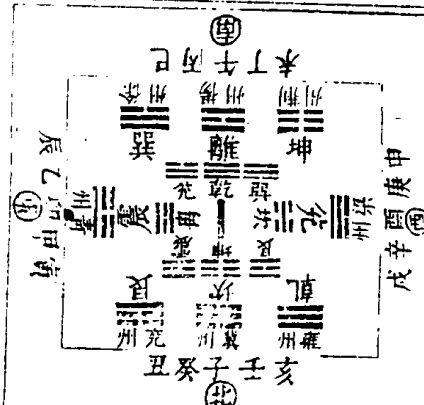


天行健
日過一
度日行
遲日不
及天一
度所謂
日行天
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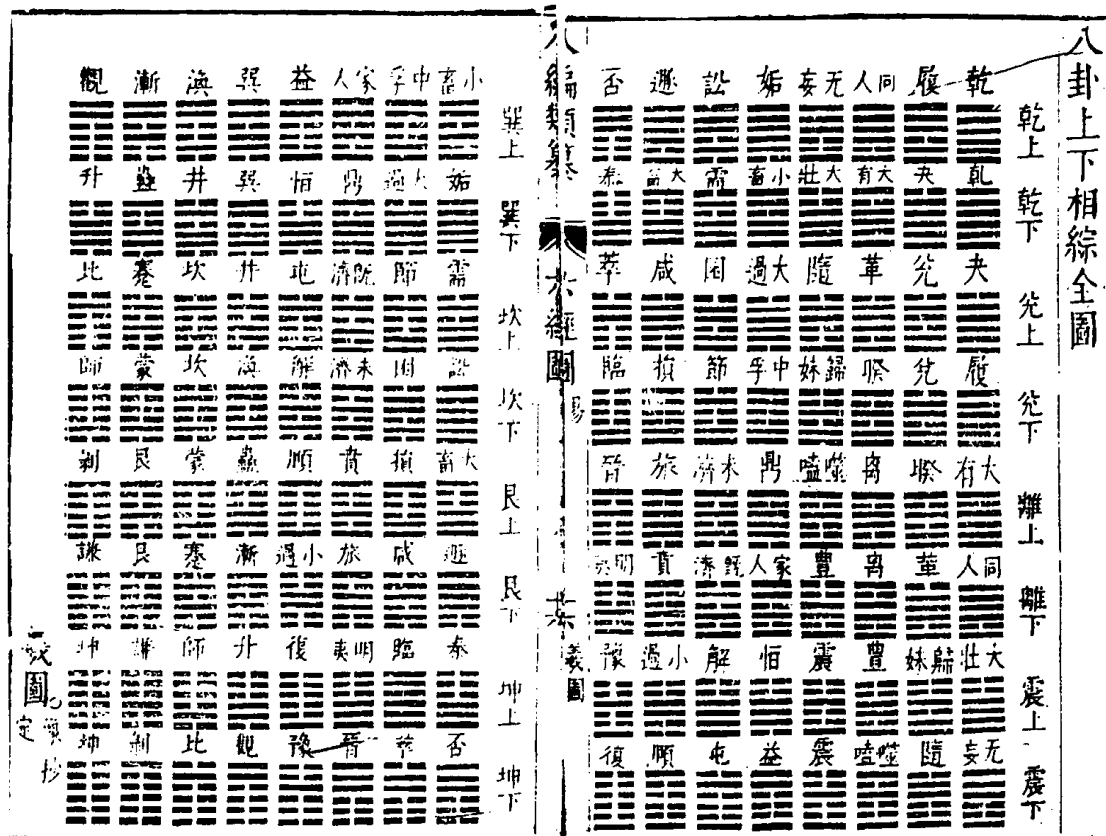
先後天仰觀天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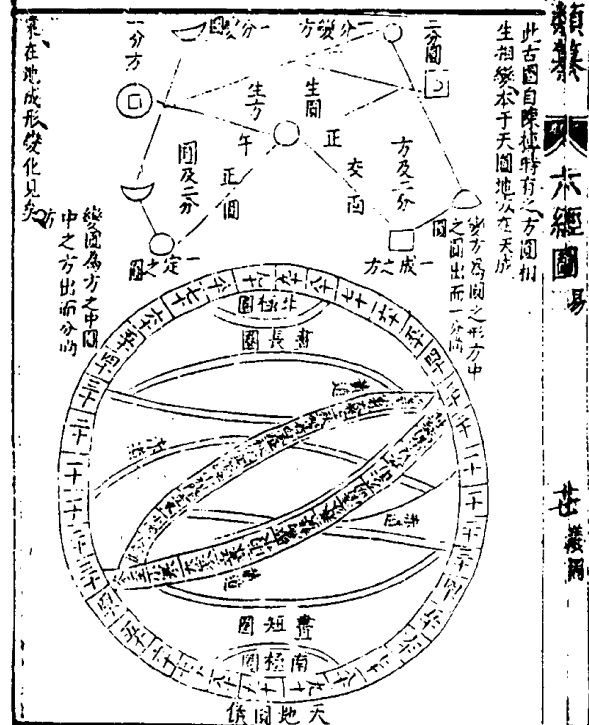
先後天俯察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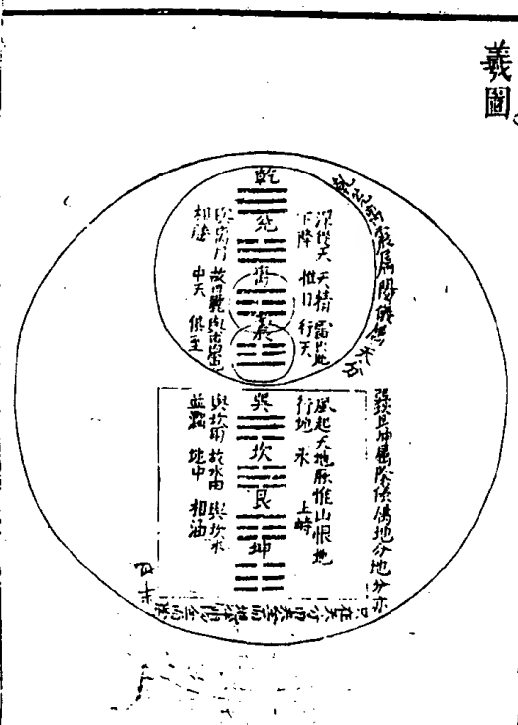
八卦上下相綜全圖



方圓相生圖



監 圖



日五星周天圖 冬夏風雨圖

義圖

本圖則通達日則疾火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土年行五本圖也
水附日而行此五星之大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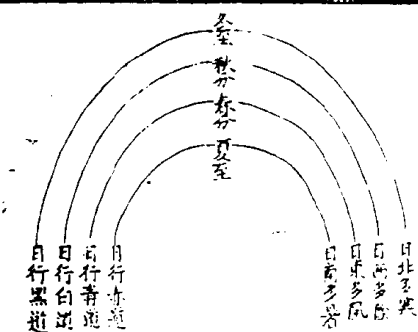
天行日常過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二仍過一度五分
日一週而不及一度積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二而與
天會

月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
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
七日有奇而與天會積二
十九日有奇而與天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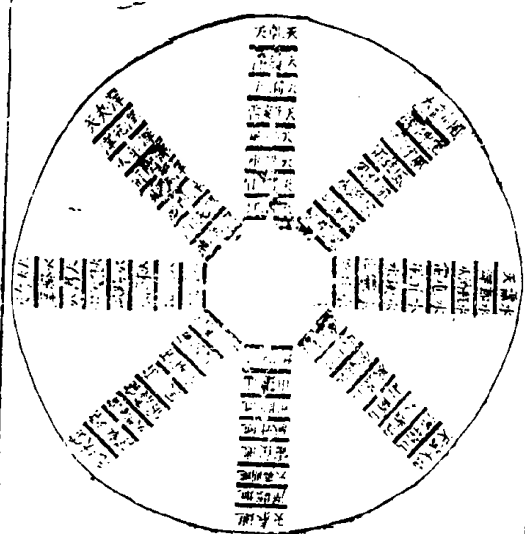
凡五星東行疾順行爲遲合而初爲遲退舍而後爲遲而明故不
定日動先明而生爲日也長日日出而後爲日也長日日出而後爲日也

義圖



日行失度出陽道多早
風出陰道多陰雨月失
中道入畢則湯沍多雨
沙西固天行若黃道中
而餘四道各行其色皆
四方各出其二黃道而
自北而南其色漸黃漸
長氣漸溫極南則晝漸
長而晝極南則晝漸長
而晝極南則晝漸長而晝
北則晝短極北則晝短
故日月之行自東以極
退爲秋冬春夏極乎南

全體天心圖



二十月卦圖



象 琰 圖

義圖。像抄定

太陽今謂
之陽琰俱

少陰

太陰今謂
之陰琰俱

少陽今俱
謂之勝琰一仰

此義畫傳下兩儀四象占三之則成卦一而六十四悉具于其中。

八編類纂

本經圖

辛 義圖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陽二少無日不交合于二太
中此二太所以分爲二而二少所以合爲一俗占用
少不用老○朱子曰康節以四起數想它看見天下
事繞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四象不言五皆自五來
四象不言十未嘗无十○太陽變化十六象以乾兌
爲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爲主少陽變化十六
象以巽坎爲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坤爲主邵子
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邵子本一氣也生則爲陽
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
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此琰法也

一 中 分 造 化 圖 圓

義圖。像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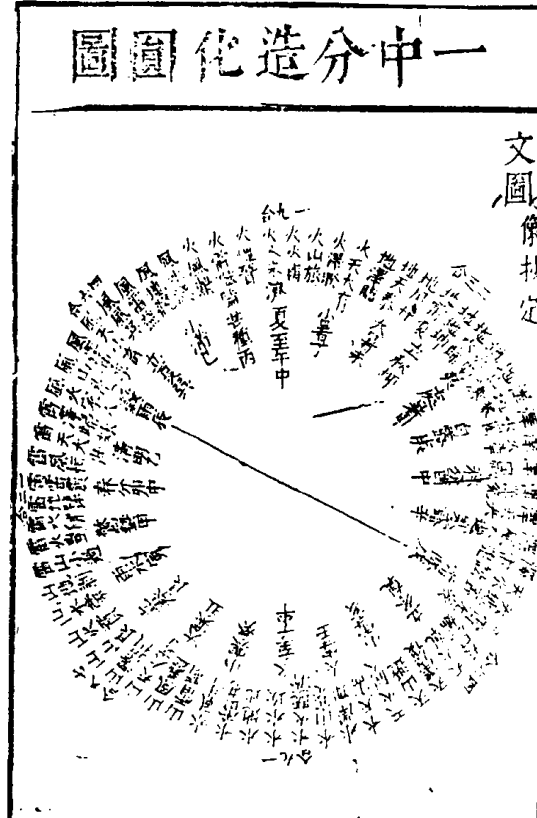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文圖。像抄定

本經圖

主 義圖

一 中 分 造 化 圖 圓



圖方化造分中一

重卦先後天消息全圖

義文圖

係沙定

先天

乾卦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自天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而上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而下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為順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為消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八編類纂

先天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後天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自天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下見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而離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上夏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坎卦

艮卦

坤卦

乾卦

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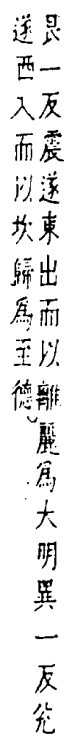
離卦

震卦

兌卦

巽卦

神默齋定



坤圓乾方
交離坎
四正震巽
兌乾坤
偏四偏
輔四正
乾言坎
乾坤首
乾為首
又輔坎
故坎无
支序六
師屯始
節中孚
既未終
信掌矣



卷之四

天地定位

一陽爲主居二五

一陰爲主居二四

元王。

一陰爲主居二五

一場爲主居三四

先後泰否爲首二局

五

四坎 膏肓

<p>中 小 既未 濟 泰</p> <p>二</p> <p>離坎 ○ 水火正交</p> <p>乾坤 合交</p> <p>之正中</p> <p>巽始小畜終中孚皆情 民原始蒙之初要終小過之貞</p>	<p>屯蒙震艮合坎需訟乾合坎師比坤合坎原始渙節 翼兌合坎中孚小過既未離合坎要終雲行雨施 品物流行雲行雨施天下平俱此</p>	<p>義畫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p>	<p>乾</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坤</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屯</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需</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師</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比</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履</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泰</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同人</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大有</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謙</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隨</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p>臨</p> <p>乾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 成則首有虛于坎</p>
---	---	--------------------------	---	---	---	---	---	---	---	---	--	--	---	---	---

九卦	履	謙	復	恒	損	益	困	井	巽	小編類纂	制器尚道十三卦	離	益	噬嗑	乾	坤	渙	隨	豫	小過
德之基	德之柄	德之本	德之固	德之修	德之裕	德之穉	德之地	德之制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德之稱
和而至	尊而光	小而辨于物	祿而不厭	先難而後易	長裕而不設	窮而通	居其所而遷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稱而隱
以和行	以制禮	以自知	以一德	以遠害	以典利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以寡怨

張矢	棟宇	棺槨	書契	七爻成變化	謙九三	十一爻尊一君	噬嗑初六	復初九	一爻主履信思順	雜卦	乾	坤	比	臨	屯	震	損	大	萃
中孚九二	同人九五	大過初六	節初九	解六三	咸九四	困六三	解上六	否九五	益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大有上九

謙	損益一變	謙卦合比師原始
賁	損益二變	賁卦合需訟蒙終
隨	損益三變	隨卦合比師原始
剝	損益四變	剝卦合比師原始
井	損益五變	井卦合比師原始
咸	損益六變	咸卦合比師原始
渙	損益七變	渙卦合比師原始
解	損益八變	解卦合比師原始
八經圖	損益九變	八經圖合比師原始
否	損益十變	否卦合比師原始
壯	損益十一變	壯卦合比師原始
大	損益十二變	大卦合比師原始
合	損益十三變	合卦合比師原始
革	損益十四變	革卦合比師原始
小	損益十五變	小卦合比師原始
中	損益十六變	中卦合比師原始
豐	損益十七變	豐卦合比師原始
離	損益十八變	離卦合比師原始
坎	損益十九變	坎卦合比師原始

通知晝夜之圖

天半覆
地半
隱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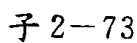
日半行
天半
入地中

此圖所以為通知晝夜之圖也。凡欲知晝夜之理，必先觀此圖。圖中所示，皆為天地人三才之理。凡欲知天地人三才之理，必先觀此圖。圖中所示，皆為天地人三才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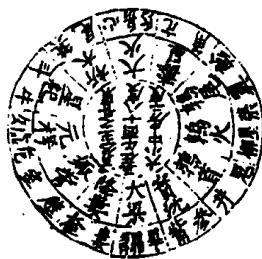
邵氏皇極												經世圖											
<p>日 月 子 星 壬辰 辛酉 坤</p> <p>月 丑 星 辛辰 壬戌 艮</p> <p>月 寅 星 壬辰 癸酉 震</p> <p>月 卯 星 癸酉 甲寅 巽</p> <p>月 辰 星 甲寅 乙未 離</p> <p>月 巳 星 乙未 丙子 坎</p> <p>月 午 星 丙子 丁巳 坤</p> <p>月 未 星 丁巳 戊申 艮</p> <p>月 申 星 戊申 己丑 震</p> <p>月 酉 星 己丑 庚辰 巽</p> <p>月 戌 星 庚辰 辛酉 離</p> <p>月 亥 星 辛酉 壬寅 坎</p>												<p>月 亥 星 壬辰 癸酉 坤</p> <p>月 子 星 癸酉 甲寅 艮</p> <p>月 丑 星 甲寅 乙未 震</p> <p>月 寅 星 乙未 丙子 巽</p> <p>月 卯 星 丙子 丁巳 離</p> <p>月 辰 星 丁巳 戊申 坎</p> <p>月 巳 星 戊申 己丑 坤</p> <p>月 午 星 己丑 庚辰 艮</p> <p>月 未 星 庚辰 辛酉 震</p> <p>月 申 星 辛酉 壬寅 巽</p> <p>月 酉 星 壬寅 癸卯 離</p> <p>月 戌 星 癸卯 甲辰 坎</p> <p>月 亥 星 甲辰 乙巳 坤</p>											
<p>一 聲 二 聲 三 聲 四 聲 五 聲 六 聲 七 聲 八 聲 九 聲 十 聲</p>												<p>一 聲 二 聲 三 聲 四 聲 五 聲 六 聲 七 聲 八 聲 九 聲 十 聲</p>											
<p>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p>												<p>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p>											

尚書軌範撮要圖										書篇數作時世									
虞書五	夏書四	商書十七	太甲中	說命上	周書三十二	洪範	酒誥	君奭	顧命	文侯之命	虞書十	虞書五	虞書五	虞書五	虞書五	虞書五	虞書五	虞書五	虞書五
堯典	禹貢	湯誓	太甲下	說命中	泰誓上	旅獒	梓材	蔡仲之命	康王之誥	費誓	湯征	湯征	湯征	湯征	湯征	湯征	湯征	湯征	湯征
舜典	甘誓	仲虺之誥	咸有一德	說命下	泰誓中	金縢	召誥	多方	畢命	秦誓	汝鳩	汝鳩	汝鳩	汝鳩	汝鳩	汝鳩	汝鳩	汝鳩	汝鳩
大禹謨	五子之歌	湯誥	盤庚上	高宗彤日	泰誓下	大誥	洛誥	立政	君牙	秦誓	汝齔	汝齔	汝齔	汝齔	汝齔	汝齔	汝齔	汝齔	汝齔
皇陶謨	胤征	伊訓	盤庚中	西伯戡黎	微子之命	多士	無逸	君陳	呂刑	帝告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益稷	太甲上	盤庚下	微子	武成	康誥	無逸	君陳	呂刑	帝告	帝告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商書十七

秦世次圖



仲春星鳥仲夏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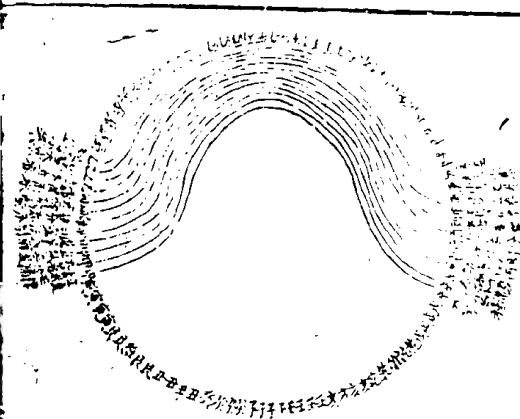


仲秋星虛
仲冬星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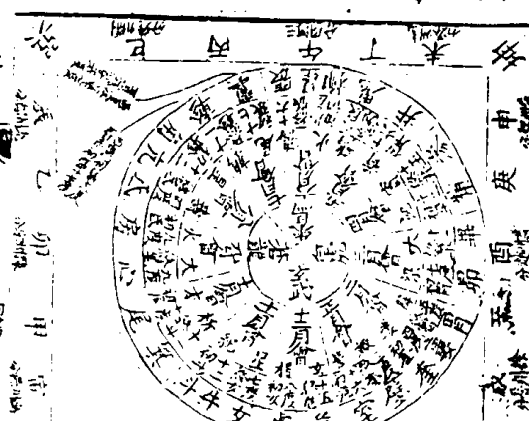
加酉則初昏之時虛宿當中 虛加酉則初昏之時昴宿當中

圖短永日仲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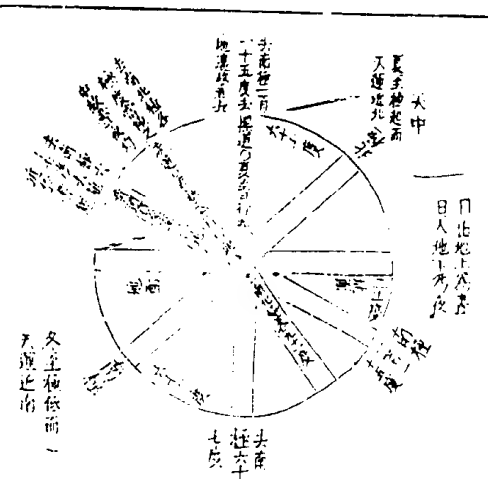
此圖乃係古人所製，用以觀測日影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其法以日影之長短為準，日影長則為冬，日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日影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其法以日影之長短為準，日影長則為冬，日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日影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其法以日影之長短為準，日影長則為冬，日影短則為夏。

圖舍次會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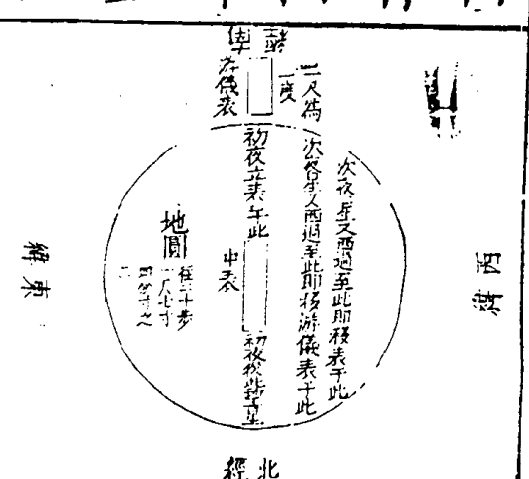
此圖乃係古人所製，用以觀測月影之長短，以定月令之節氣。其法以月影之長短為準，月影長則為冬，月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月影之長短，以定月令之節氣。其法以月影之長短為準，月影長則為冬，月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月影之長短，以定月令之節氣。其法以月影之長短為準，月影長則為冬，月影短則為夏。

圖夏冬行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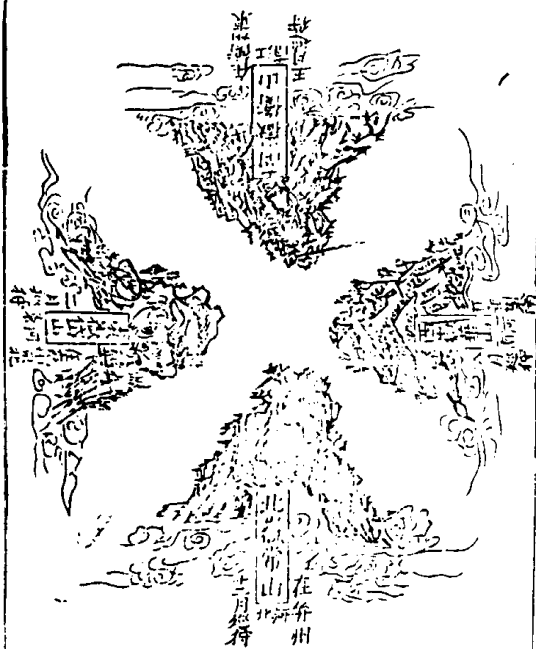
此圖乃係古人所製，用以觀測日影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其法以日影之長短為準，日影長則為冬，日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日影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其法以日影之長短為準，日影長則為冬，日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日影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其法以日影之長短為準，日影長則為冬，日影短則為夏。

圖星中測時四



此圖乃係古人所製，用以觀測月影之長短，以定月令之節氣。其法以月影之長短為準，月影長則為冬，月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月影之長短，以定月令之節氣。其法以月影之長短為準，月影長則為冬，月影短則為夏。此圖之功用，在於觀測月影之長短，以定月令之節氣。其法以月影之長短為準，月影長則為冬，月影短則為夏。

圖嶽四巡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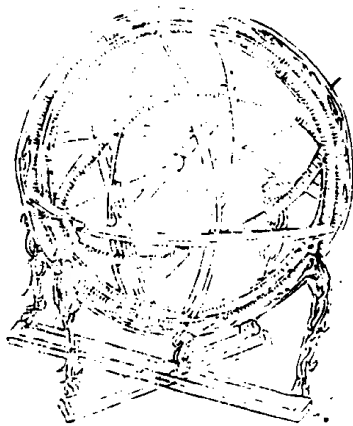


圖族九堯

祖堯四從兄弟
 總族三從兄弟
 小功再從兄弟
 大功初從兄弟
 期親兄弟
 高曾祖
 高祖
 祖父
 父
 身
 子
 孫
 孫
 孫
 下殺四自子至元孫
 中殺四自親兄弟至四從兄弟
 上殺四自父至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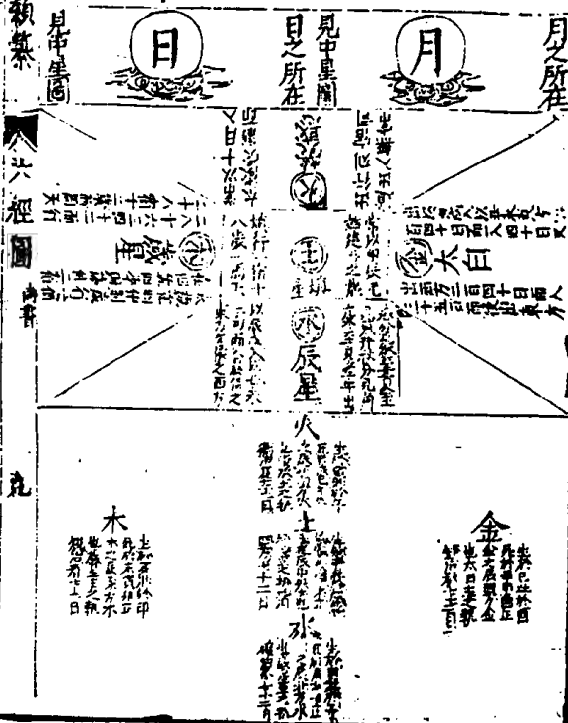
圖衡璣

隋志云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不知璇璣玉衡爲三橫篇運璇動使於下以衡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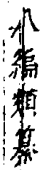


圓者爲城徑八圓周二丈五尺以指在之無而以象天之行
 玉衡 望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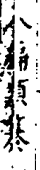
圖政五辰七



諸侯玉帛圖



章 二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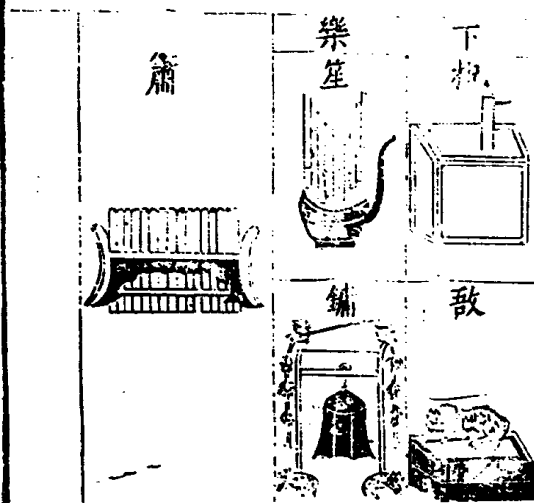
圖呂六律六



圖音八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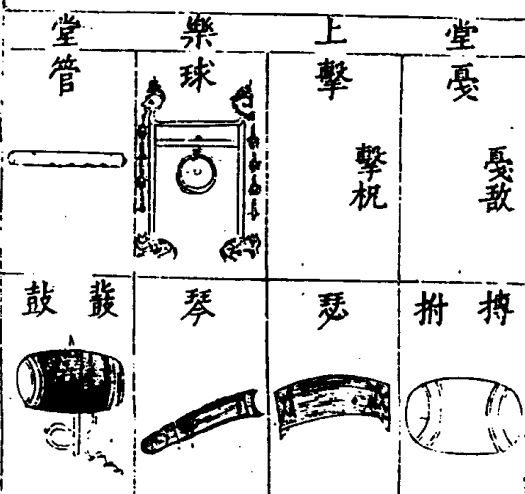


圖之器



者相傳皆云祝如漆
桶中有推柄動而擊
其聲也狀如伏虎
背上有利長之為聲
也樂之初專祝以作
之樂之將末擊鼓以
止之持拍形如鼓以
擊之實之以鞭擊
之以節樂漢初相傳
為樂也球王也鳴球
謂擊球使鳴樂懸惟
管用玉鼓球為王懸
謂謂者謂乃樂名經
傳言謂多矣但餘文
不言簫乃樂器非
樂名簫是樂器之小
者言簫見細器之備

樂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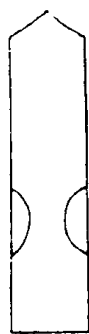
瑟曰瑟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誦祖考求格
虞賓在位聲后怡謌
先備爾此聲前堂之
樂在廟內堂上言祖
考來格知在廟內下
云下管知此在堂上
也下管鼓鼓合止
祝致笙鑼以問為歡
助睦先備謂此堂下
樂也上下合止樂各
有祝致鳴球為鐘簫
各自玄見又按正
義必擊是作用之名
非樂器也故以長擊
為祝致祝致之狀經
典無文漢初已未學

舜舞干羽圖



羽舞析白羽爲之形如收

干舞赤大盾也



有苗弗率舜命禹往征之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苗格干羽干楮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府主階開抑武事也

五刑四罪圖

墨劓剕宮斬

刻額截鼻刖足剕勢死刑

五服三就

大原罪野大士夫朝

五宅三居

大四罪裔次州九次里干

北齊幽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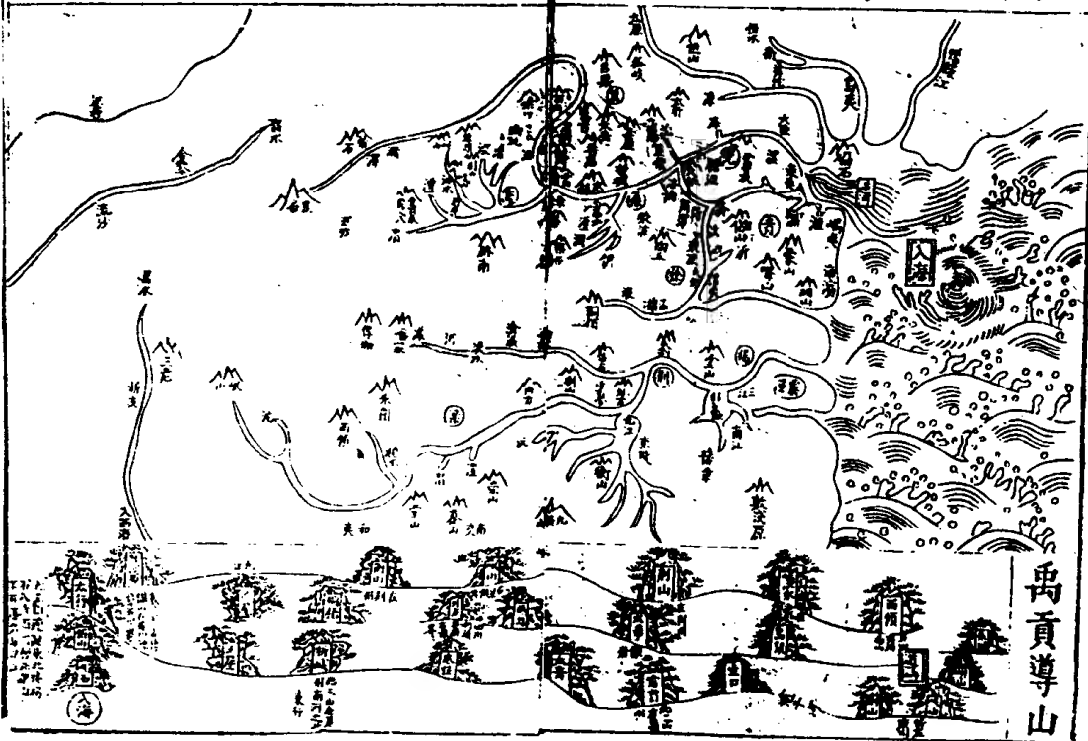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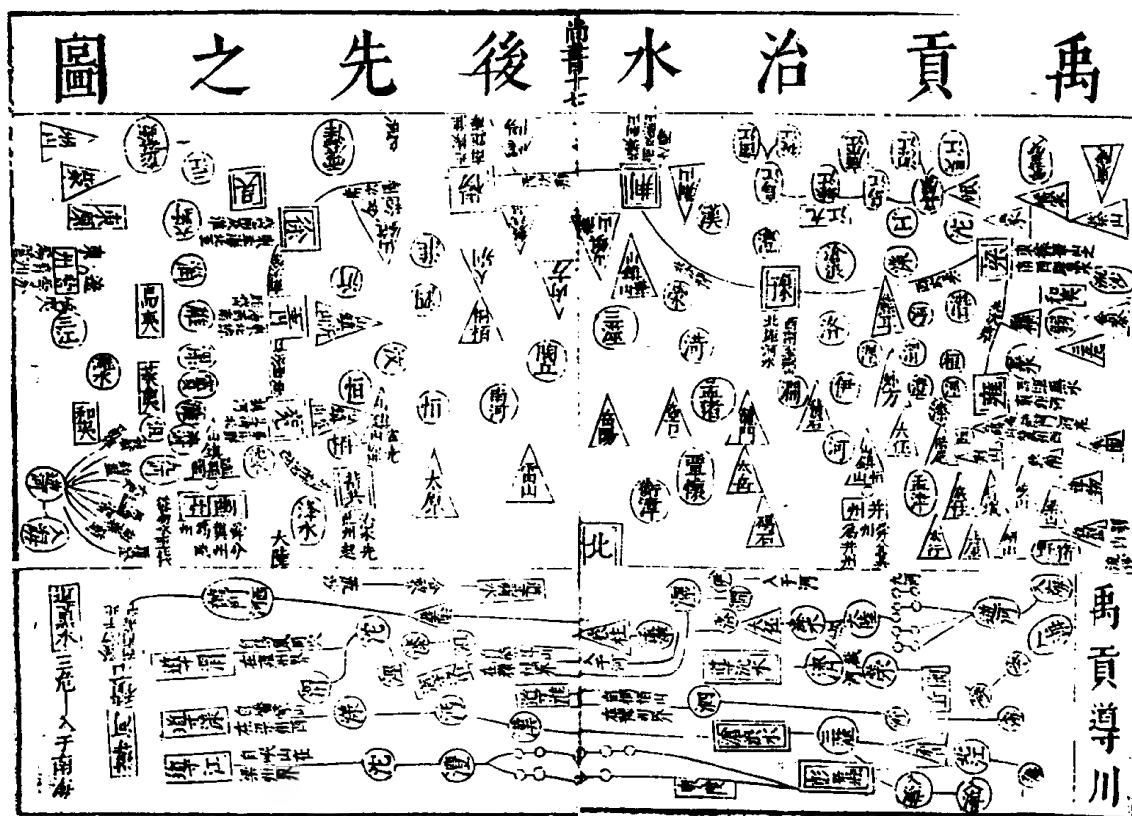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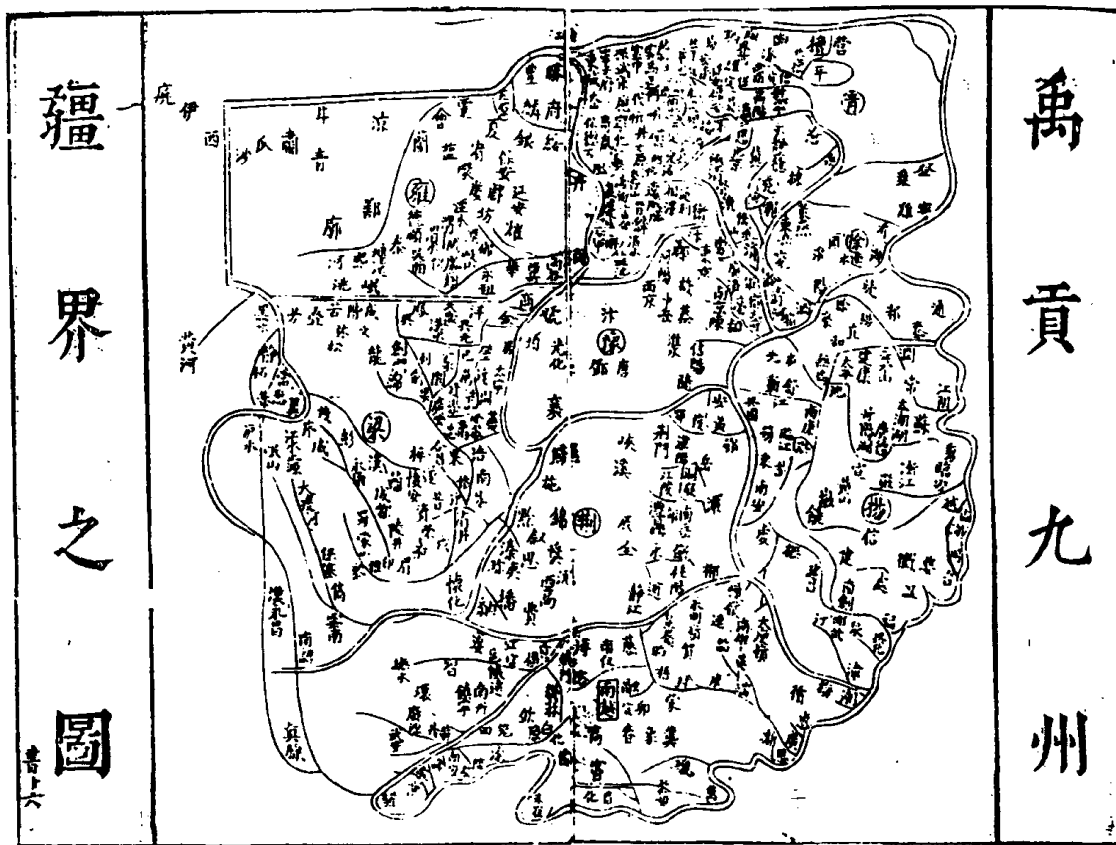
北齊幽州

北齊幽州

北齊幽州

禹貢導山圖





狀
鵠類集

類纂

不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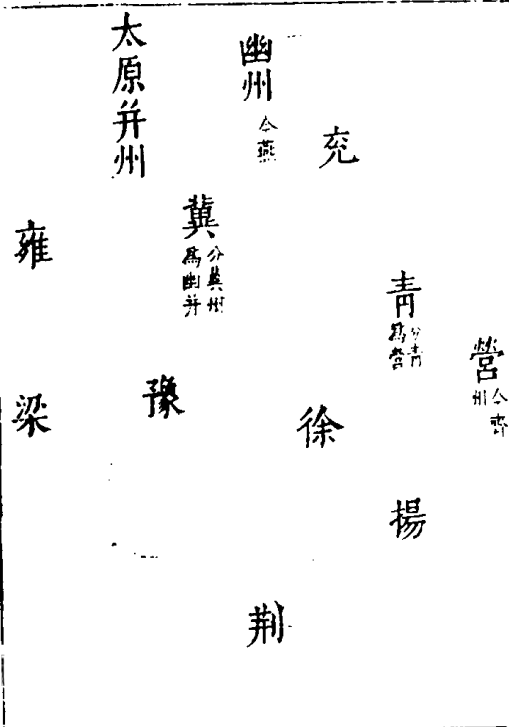
分類集

木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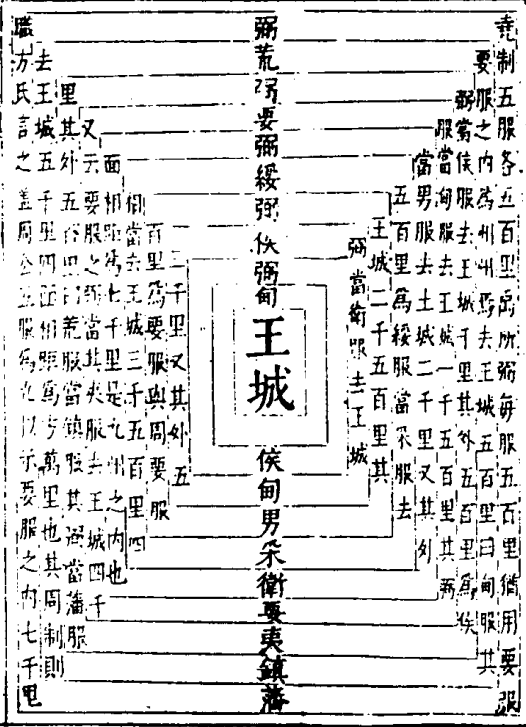
水能噴

六、**精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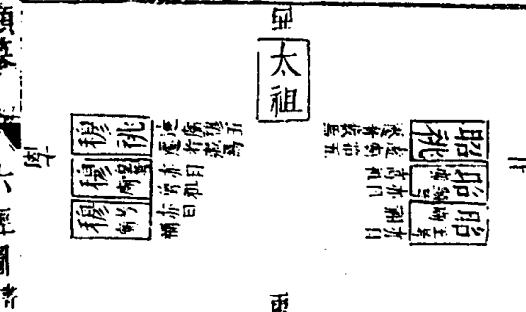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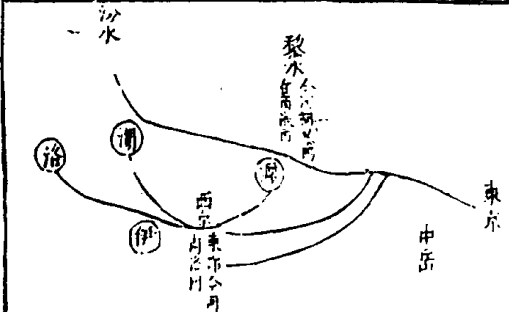
圖之州二十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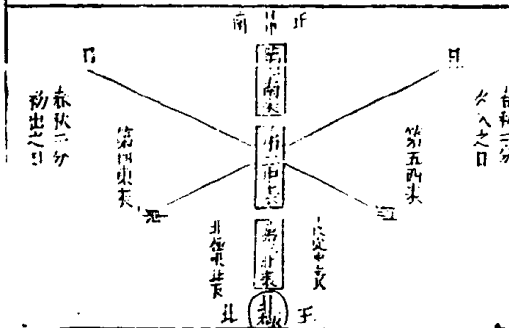
圖服王成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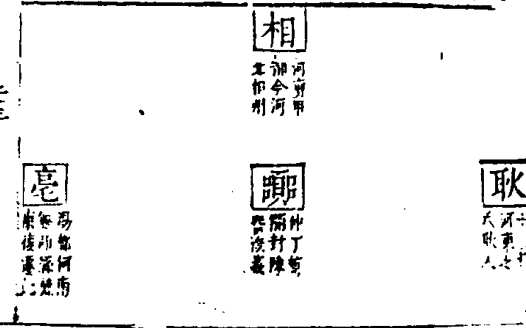
圖邑洛營周 圖廟七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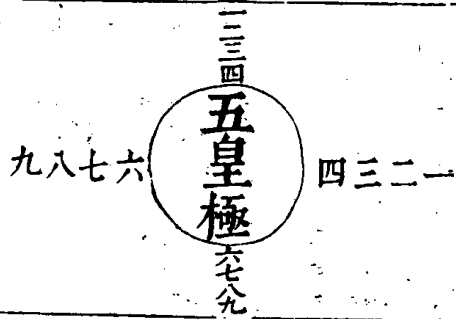
圖中土誥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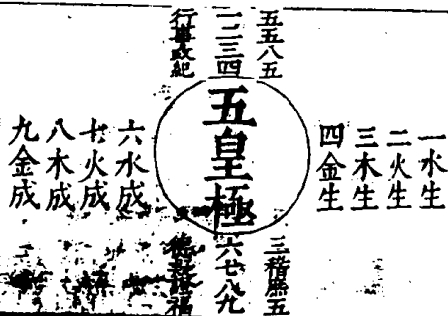
圖都遷五商



皇極居次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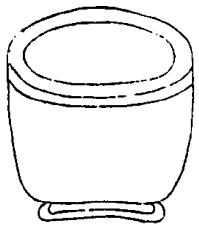


皇極不言數圖



周宗彝

武王邦諸



侯班宗彝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傳言班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諸侯尊卑各有分故曰分器春秋左氏傳昭十二年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昭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五 年 六

朝服朝	一	年	俟服朝
朝服朝	二	年	俟服朝
朝服朝	三	年	俟服朝
朝服朝	四	年	俟服朝
朝服朝	五	年	俟服朝
朝服朝	六	年	俟服朝

春朝夏宗

[illegible]

服 朝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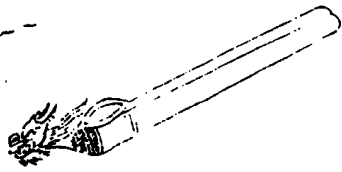
侯服朝	侯服朝	侯服朝	侯服朝	侯服朝
主	主	主	主	主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侯服朝	侯服朝	侯服朝	侯服朝	侯服朝

秋觀冬遇

[illegible]

平王錫圭圖

圭口徑皆可六寸



君牙太常圖

王建太常十有三旂參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



善升龍降龍有正幅用絳帛為盾於則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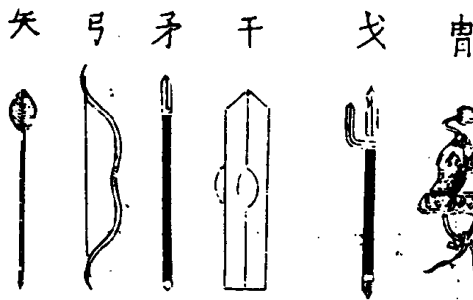
平王錫晉文侯桓公圭瓚

圭

平王錫晉文侯桓公圭瓚傳曰以圭為約而謂之圭瓚祭之初而謂之酒以課尸圭瓚者即謂之酒約約下有圭瓚即謂之圭也是以圭為約之稱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曰課圭有以辨先王以課賓客鄭司馬云圭瓚為器可以把握祿祭之瓚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瓚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黃金為外米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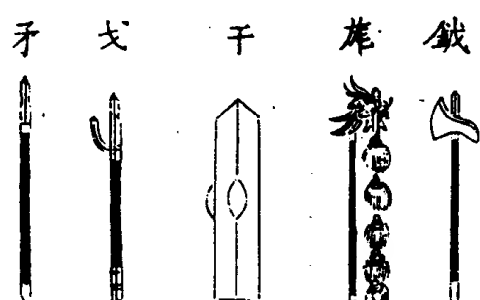
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太烝鄭氏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之祭先王祭之

費誓兵器圖



費誓曰善戰乃甲冑敵乃于無敵不吊備乃弓矢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世本云梓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鄭云教謂穿徹之謂甲絕有斷絕當使敵理穿治之子是槓敵施也槓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槓故以為施汝槓紛紛如緩而小繫于槓以持之其以為飾每弓一矢百弓十矢千其數欲備足也舊圖二篇但此章兵器今路載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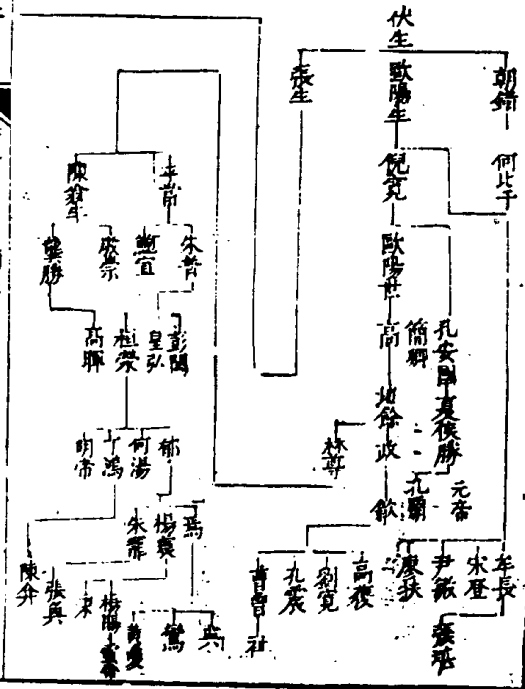
牧誓兵器圖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佐杖黃鉞右秉白旄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鉞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敵誓曰爾爾戈北爾于立爾才傳曰爾擊也戈戟于槓也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吳揚之問謂之戈是戈即戟也正義引考工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也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其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云槓自關而東或謂之槓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槓是干槓為也戈知人執而舉之故言稱槓則並以干敵故言比于長立之干故言立也

費誓曰善戰乃甲冑敵乃于無敵不吊備乃弓矢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世本云梓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鄭云教謂穿徹之謂甲絕有斷絕當使敵理穿治之子是槓敵施也槓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槓故以為施汝槓紛紛如緩而小繫于槓以持之其以為飾每弓一矢百弓十矢千其數欲備足也舊圖二篇但此章兵器今路載其文

漢儒傳授



書學之圖



毛詩正變指南圖

詩篇名

周南十一篇

關雎后妃之德葛覃后妃之本卷耳后妃之志樛木后妃逮下

桑扈后妃子孫衆多桃夭后妃之所致兔置后妃之化采芣后妃之美

漢廣德廣所及汝墳道化行麟之趾關雎之應

召南十四篇

鵲巢夫人之德蟋蟀夫人不失職采芣大夫妻慎虔

甘棠美召伯行露召伯聽訟羔羊鵲巢之功致殷其雷勸以義

八編類纂 六經圖 標有梅男女及時小星志及下江有汜美滕野有死麋惡無禮

何彼穠矣美王姬騶虞鵲巢之應

邶風十九篇

柏舟言仁而不遇錄采芣莊姜傷已燕燕衛莊姜送歸妾日月衛莊姜傷已

終風衛莊姜傷已擊鼓怨州吁凱風美孝子雄雉刺衛宣公

苑有苦蕒刺衛宣公谷風刺夫婦失道式微依前于衛施丘責衛伯

簡兮刺不用賢泉水衛女思歸北門刺士不得志北風刺虐

靜女刺時 新臺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思伋伋

鄘風十篇

柏舟共姜自誓牆有茨衛人刺其上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桑中刺奔

騶之奔奔刺衛宣姜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蝦蟇	止奔相鼠刺無禮
干旄美奸善	載馳許穆夫人作	
衛國風十篇		

淇澳美武公之德考槃刺莊公碩人閔莊妻氓
刺時

竹竿衛女思歸
芄蘭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伯兮刺時

有狐刺時水瓜美齊桓公

王國風十篇！

黍離閔宗周 君子于役刺平王 君子陽陽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

中谷有蕓閔周爰閔周葛藟荒族刺平王采葛懼讒

大車刺周大夫丘中有麻思賢

鄭國風二十二篇

六經圖 二卷

緇衣美武公將仲子刺莊公叔于田刺莊公

清人刺文公羔來刺朝逆大路思存子女臣孫所刺不諱

有女同車刺忽山有扶藟刺忽韓兮刺忽狝童刺忽

麥蒙思見正丰刺 蜀東門之北北歸屏甫思春子

子衿刺學校廢揚之水陸無臣出其東門閭閻野不爲言思述其

溱洧刺亂

齊國風十一篇

雞鳴思賢妃還刺荒著刺

東方未明刺無節南山卿
寡公問曰大夫東萊公問
今刺焉

傲箕刺文姜鼓驅齊人刺襄公猪嗟東魯引公

魏國風七篇

晉國風十二篇	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碩鼠刺重斂	鷦鷯刺福汾沮洳刺儉園有桃刺時臨孝子行後思父母
--------	-----------------	------------------------

蠅刺晉僖公山有樗刺晉昭公楊之水刺晉昭公椒聊刺晉昭公

紕繆刺音亂枚杜刺時羔裘刺時鵠羽刺時

無衣美晉武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刺晉獻公采苓刺晉獻公

秦國風十篇

車鄰美秦仲駒驥美襄公小戎美襄公兼葭刺襄公

終南戒襄公黃鳥哀三良晨風刺康公無衣刺用兵

渭陽康公念母權輿刺康公

陳國風十篇

六經圖

宛丘執幽公東門之枋疾風徧門誘僖公東門之池刺時

栗門之楊刺時墓門刺陳仲	防有鵲巢爰譏賊	月出刺好色
-------------	---------	-------

梓林刺雲公澤	陽	刺時	
--------	---	----	--

魯國歷四篇

蓋喪夫以道去君素冠刺不前三年臨有真楚疾恣困風思周道

曹國風四篇

蜚蜚刺奢候人刺近小人噬鴈刺不壹下泉思治

曲區風七篇

七月厲公陳王業
既驍厲公救
開東山周公東征
破斧美周公

伐柯美周公
九罭美周公
狼跡美周公

小雅八十篇

<p>大雅三十一篇</p>	<p>文王文受命作周</p>	<p>大明<small>文王有明德故</small></p>	<p>蘇文王之興本由太王</p>	<p>棧模文王能官</p>	<p>早麓受祖</p>	<p>思齊文王所以聖</p>	<p>皇矣美周</p>	<p>靈臺民始附</p>	<p>下武繼文</p>	<p>文王有聲繼伐生民尊祖</p>	<p>行革忠厚</p>	<p>既醉太平</p>	<p>鳧鷖守成</p>	<p>假樂嘉成王</p>	<p>公劉召康公戒成王</p>	<p>洞酌召康公戒成王</p>	<p>卷阿召康公戒成王</p>	<p>民勞召穆公刺厲王</p>	<p>板凡伯刺厲王</p>	<p>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抑</p>	<p><small>新武公刺厲王亦以白誓</small></p>	<p>桑柔芮伯刺厲王</p>	<p>雲漢仍叔美宣王</p>	<p>崧高尹吉甫美宣王</p>	<p>黍離尹吉甫美宣王</p>	<p>韓奕尹吉甫美宣王</p>	<p>汧漢尹吉甫美宣王</p>	<p>常武召穆公美宣王</p>	<p>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p>	<p>召穆公美宣王</p>	<p>大壞</p>	<p>周頌三十一篇</p>	<p>清廟祀文王</p>	<p>維天之命太平王</p>	<p>維清奏象舞烈盛</p>	<p>聖王政諸侯助祭</p>	<p>人</p>	<p>六經圖</p>	<p>七</p>	<p>天作祀先王先公</p>	<p>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p>	<p>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時邁巡</p>	<p>狩告祭樂聖</p>	<p>執競祀武王</p>	<p>思文后稷配天</p>	<p>聖王諸侯助祭進于廟噶噶春夏祈穀于上帝</p>	<p>振鷺三王後來助祭豐年秋冬報有警作樂而合享祖</p>	<p>雖禘太祖</p>	<p>載見昭侯始見武王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武</p>	<p>奏上武</p>	<p>閔予小子嗣王廟</p>	<p>訪落嗣王謀於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p>	<p>小忠嗣王求助</p>	<p>載芣春藉田而祈稷</p>	<p>良耜秋報社稷</p>	<p>絲衣緯賓口酌告成大武</p>	<p>桓講武類禡</p>	<p>賚大封於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p>	<p>魯頌四篇</p>	<p>駉頌僖公</p>	<p>有駉頌僖公君居有造</p>	<p>梁頌公能修泮宮</p>	<p>閟頌僖公能復周牟</p>	<p>商頌五篇</p>	<p>那祀成湯</p>	<p>烈祀中宗</p>	<p>玄鳥祀高宗</p>	<p>長發大禘</p>	<p>殷武祀高宗</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詩時世

二南譜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鵲巢 桃夭

蟋蟀 采芣 采芣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蔓草 騶虞

右文王詩

右武王詩

甘棠 何彼穠矣

八編類纂

二南皆文武而列于周名蓋周公分陝而治自陝而

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于周

南之地者繫于周公得于召南之地者繫于召公

邶鄘衛譜

邶柏舟

衛頃侯詩繫周夷王世

綠衣 考槃 碩人

衛莊公詩繫周平王世

燕燕 日月 終風 繫鼓 凱風

衛州吁詩繫周桓王世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衛宣公詩繫周桓王世

邶鄘冊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衛惠公詩繫周桓王世

定之方中 蝦蟆

相鼠 干旄

木瓜

八編類纂

衛文公詩繫周惠王世

載馳 衛戴公詩繫周惠王世

淇澳 衛武公詩繫周平王世

河廣

衛文公詩繫周襄王世

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

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

監封康叔于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周

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

詩自頃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成已下無詩

王國風譜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周平王詩

兔爰 采芣 大車

周桓王詩

丘中有麻

周莊王詩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爲西都

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爲東都即今河南周公往營

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爲犬戎

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下同諸侯詩不

人編類纂

六經圖

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變風

齊國風譜

此合在陳國風之下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檜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惠厲之間

鄭國風譜

緇衣

鄭武公詩繫周平王世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羔裘 遵大路

鄭莊公詩繫周桓王世

女日雞鳴 山有扶蘇 蓍兮

鄭莊公詩繫周莊王世

有女同車

鄭昭公詩繫周莊王世

褰裳

鄭厲公詩繫周莊王世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矜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鄭昭公詩繫周釐王世

漆漚

鄭厲公詩繫周惠王世

清人

鄭莊公詩繫周桓王世

人編類纂

六經圖

周宣王封母弟友於鄭至平王時鄭之風始變自桓

至文凡六世有詩者五終公以下無詩

齊國風譜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齊哀公詩繫周懿王世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襄公詩繫周莊王世

周武王封太公望于營丘是爲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

孔族譜之於周懿王名而景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

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桓公已下無詩

魏國風譜

葛屨	汾沚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之間	
唐國風譜	
蟋蟀	晉僖侯詩繫周宣王世
山有樵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鵲羽	
無衣 有杖之杜	晉昭侯詩繫周宣王世
葛生 采芣	晉武公詩繫周宣王世
八編類纂	晉獻公詩繫周惠王世
木經圖	十二
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	
唐之地堯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	
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秦國風譜	
車鄰	秦仲詩繫周宣王世
駟驥 小戎 兼葭 終南	
黃鳥	秦襄公詩繫周平王世
秦穆公詩繫周襄王世	
岐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秦康公詩繫周襄王世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宣王時命爲大夫而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三共公以下無詩	
陳國風譜	
宛丘 東門之枌	陳幽公詩繫周共和之間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陳釐公詩繫周宣王世
東門	陳桓公詩繫周桓王世
防有鵲巢 月出	
八編類纂	十六
株林 澤陂	陳宣公詩繫周襄王世
陳靈公詩繫周頃王世	
周武王封姬滿於陳是爲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	
凡十八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成公已下無詩	
曹國風譜	
蟋蟀	曹昭公詩繫周惠王世
候人 鵲鳴 下泉	
曹共公詩繫周頃王世	
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凡十五君至于	

共公有詩者二百共公以下無詩									
西國風譜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戔 狼跋									
幽我狄之地方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郃而出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遺四國流言之變居干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為幽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此叙已志而作七月鷓鴣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									
小雅詩譜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杕杜									
右文王詩									
八編類纂 六經圖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右武王詩									
棠棣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右成王詩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河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于 無羊									
右宣王詩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注至小雅常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右四詩歐陽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芡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鰥桑 白華 綿蠻									
緇葉 漸漸之石 芄之華 何草不黃									
右幽王詩 四篇屬王詩附于此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鎬豐之時詩也小雅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右其義而亡其辭者六變雅五十八篇自六月之後是也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大雅詩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絲									
右文王詩									
文王 大明 下武 麥有厚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右成王詩									
民勞 板蕩 抑 桑柔									
右厲王詩									
雲漢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右宣王詩									
瞻卬 召旻									

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時得五篇

大德
 肇
 商
 年
 賦
 錄
 良
 共
 廣公
 均
 需
 函公
 昌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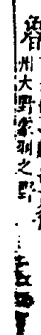
<p>元景昭 房孫</p> <p>悼休辟別成儼</p>	<p>宣穆昭 子</p> <p>殤 子</p> <p>湛令游 子</p> <p>榘公 子</p> <p>襄成昭文 子</p> <p>恭平 子</p>	<p>徽子啓 子</p> <p>微仲宋箴于公 子</p> <p>潯煬 子</p> <p>厲釐惠哀戴武 子</p>	<p>始皇帝 子</p> <p>王嬰</p>	<p>靈簡 子</p> <p>惠出獻 子</p> <p>孝惠王 子</p> <p>昭襄 子</p> <p>孝不莊襄 子</p>	<p>成弟穆康 子</p> <p>景哀惠 子</p> <p>厲恭踰懷 子</p>	<p>非子 子</p> <p>秦庶公伯泰仲其公 子</p> <p>襄公文寧 子</p> <p>出子武德 子</p> <p>宣 子</p>	<p>自史簡至大略記見</p> <p>六經圖詩</p> <p>廿八</p>	<p>厲悼 子</p> <p>平昭順定出公墓公 子</p> <p>幽公烈 子</p> <p>孝靜 子</p>	<p>唐殷梁樊武庫成族厲序卓榮 子</p> <p>獻崇 子</p> <p>粉原殤叔 子</p> <p>秦樂梁 子</p>	<p>相叔曲汝北公曲次武公 子</p> <p>獻公君早忠公懷公 子</p> <p>支公 子</p> <p>襄寧成公襄 子</p>	<p>厲公 子</p> <p>莊宣 子</p> <p>穆共靈公成求 子</p> <p>思之子哀懷潛 子</p>	<p>胡肅申公 子</p> <p>相公 子</p> <p>孝慎 子</p> <p>幽釐武栗平 子</p> <p>文桓 子</p>	<p>靖伯陽 子</p> <p>聲 子</p>	<p>振鐸人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思伯南 子</p> <p>終公 子</p>
---------------------------------	--	--	----------------------------	---	--	--	--	--	--	--	---	--	---------------------------------	--

子 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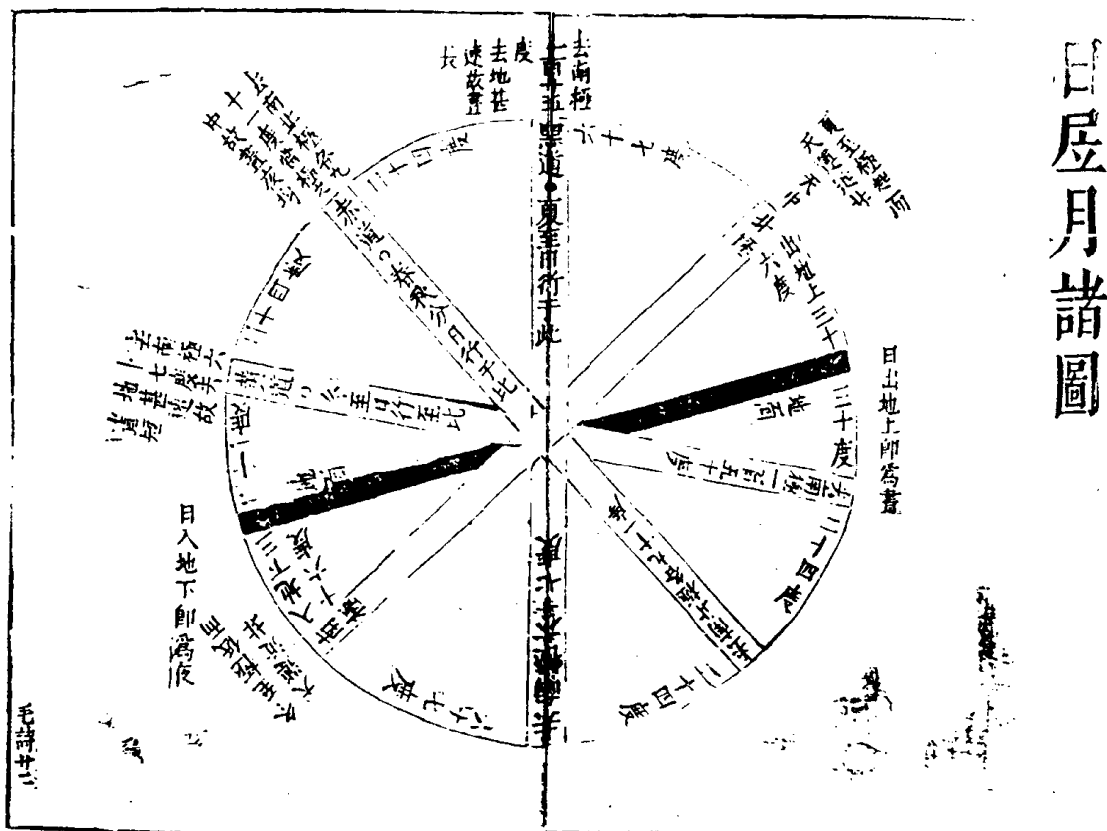
八精類

篇名則詳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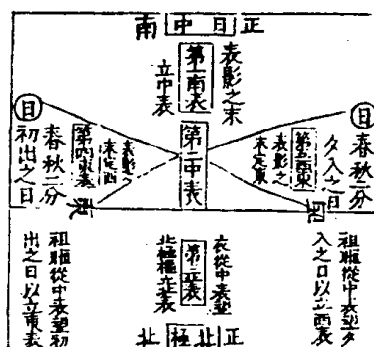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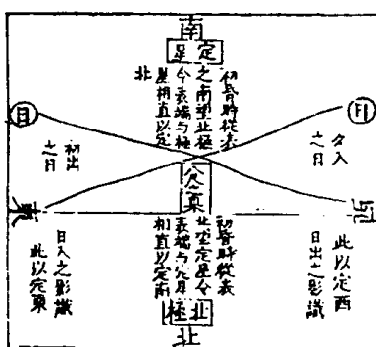
日辰月諸圖



公劉相陰陽圖



楚丘揆日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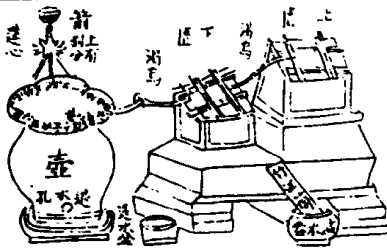


以土圭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南則
景短多暑謂立表處
太南近日也日東則
景夕多風謂日跌景
乃中立表處太東近
日也日北則景長多
寒謂立表處太北遠
日也日西則景朝多
陰謂日未中而景中
立表處太西遠日也

營室謂之定在東壁
之西月令十月之昏
星也於定星之昏正
四方星中之時以此
時而作楚丘之官廟
又度以日影而營表
其位正其東西南北
而作楚丘之官室

壺氏之圖

今制燕肅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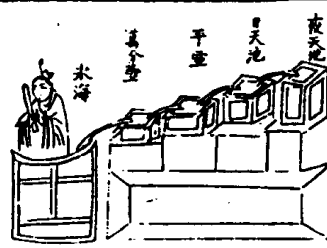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

齊國風挈

唐制呂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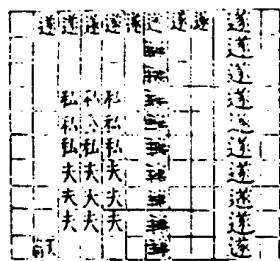
齊國風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雖若無節然
今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按周禮挈壺之
屬挈壺氏掌三壺之刻者也鄭氏曰三壺之刻者其
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
八刻其制莫考今因舊圖取唐之呂才今之燕
肅所制刻之于圖
唐制有四壺
一、夜天池 二、日天池 三、平壺
四、萬分壺 又有水海
以水海浮箭以四壺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
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以
于水海浮箭而上每以箭浮為刻分也
今制有二壺
一、湯壺 一、石壺 四十八箭 竹注筒
銅節水筒 減水盆 退水盆
二、漆木為之深二尺二寸徑二尺二寸五分壺以
石為之深二尺二寸五分徑二尺三寸二分內
圓四尺一寸

湯壺二銅為之上者長三尺二寸受水口徑
三分出水口一分半下者長二尺八寸受
水口徑二分出水口一分
箭以漆桐為之長四尺徑六分重四兩有半
刻蓮花為首飾上一尺六寸刻箭中一
尺五寸分二十五刻每刻六分下九分安
在蓮心
減水盆竹注筒銅節水小筒三物設在下
壺之旁以平水勢
退水盆設于壺之下以受退水
稱漏水法
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入刻二十分每刻六十
分計水二斤八兩
箭四十八箭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六萬
分悉刻于箭上銅為引水而下注蓮心
浮箭以箭至于晝夜之別分至之候
冬夏長短皆隨隱見與周官水泉晷影
無差

手

手

百夫之田



此百夫之田方三里三分里之一
一計其積數共得十一里升
九分里二若數其一邊則得三
里三分里之一也此謂廣長少
數此駿發兩私終三十里內數

萬夫之田



此萬夫之田每方一里當百夫之田
一為方三里三分里之一積九日
共長三十里又一日得三里三分
里之一共計三十三里三分里之
一也此駿發兩私終三十里內數

八編類纂

六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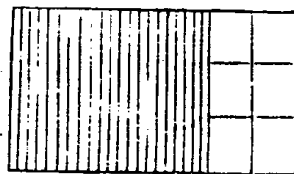
三

大田兩我公田圖



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用所
以入稅私田以治溫治澮孟
子曰八家皆私百公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
也其詳同禮井田之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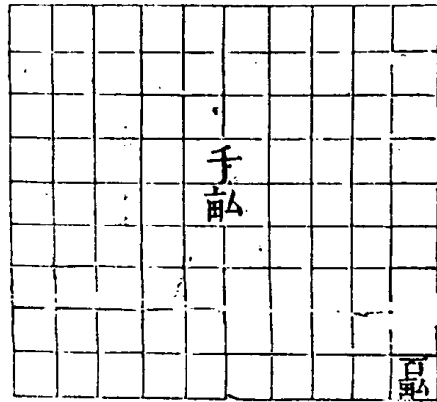
甫田歲取十千圖



十千於井田法一成之數也九夫為
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
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方十
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
井通起之故言歲取十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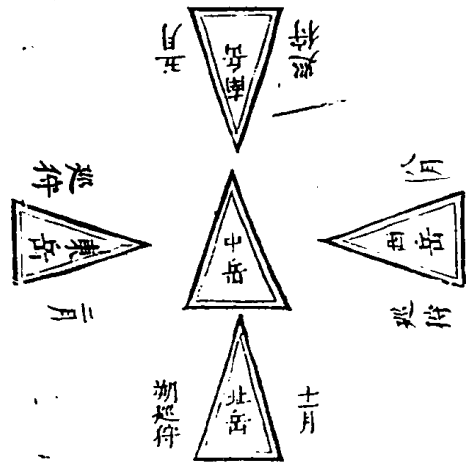
井 通 成

載芟藉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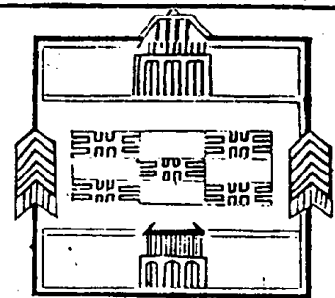
藉者借也借民力而耕之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孟春之月天子帥三公諸侯九卿親耕于藉田以祈社稷天子三推諸侯九推社稷者稷主而土佐社稷者土主也

時邁巡狩圖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崇告天地望秩山川徧于群神時邁之詩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狩而其臣作頌美其事以爲告祭柴望之樂歌也

我將明堂圖



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祭其禮極簡故又於季秋之月大享於明堂以享上帝以文王配傳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將之詩此祀文王所歌之詩也明堂周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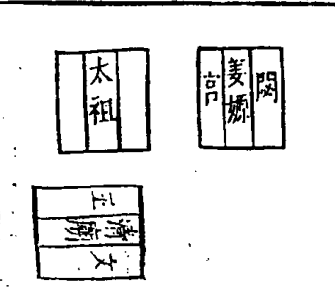
辟雍泮宮圖



文王在辟雍有辟雍武王在泮宮又作泮宮故泮有東西雉東雉東雉也泮之泮音平泮音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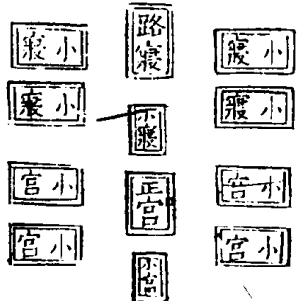
辟雍者天子之學築于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故謂之泮雍泮宮者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謂之泮水

清廟閼宮圖



清廟文王廟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于清廟閼宮姜嫄廟也魯亦有閼宮者以周公故得立姜嫄廟魯公修而新之故魯頌有閼宮詩閼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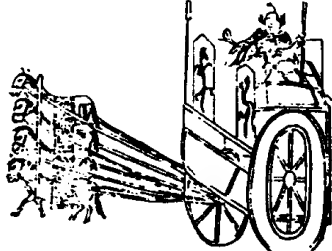
斯干室圖



厲王之亂室敗壞宣王復成之考者古者成室設盛饗以樂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斯干之詩考室祝頌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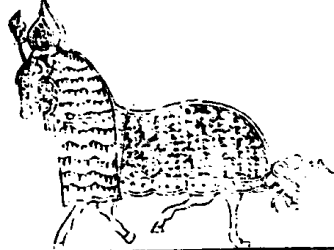
秦 國 風 小

小戎車式



青黑汗流乃取爲驥
馬之有黑基大白驥
白腹爲驥
馬之種左足白
者爲青右足白
者爲驥
馬之種左足白
者爲青右足白
者爲驥

小戎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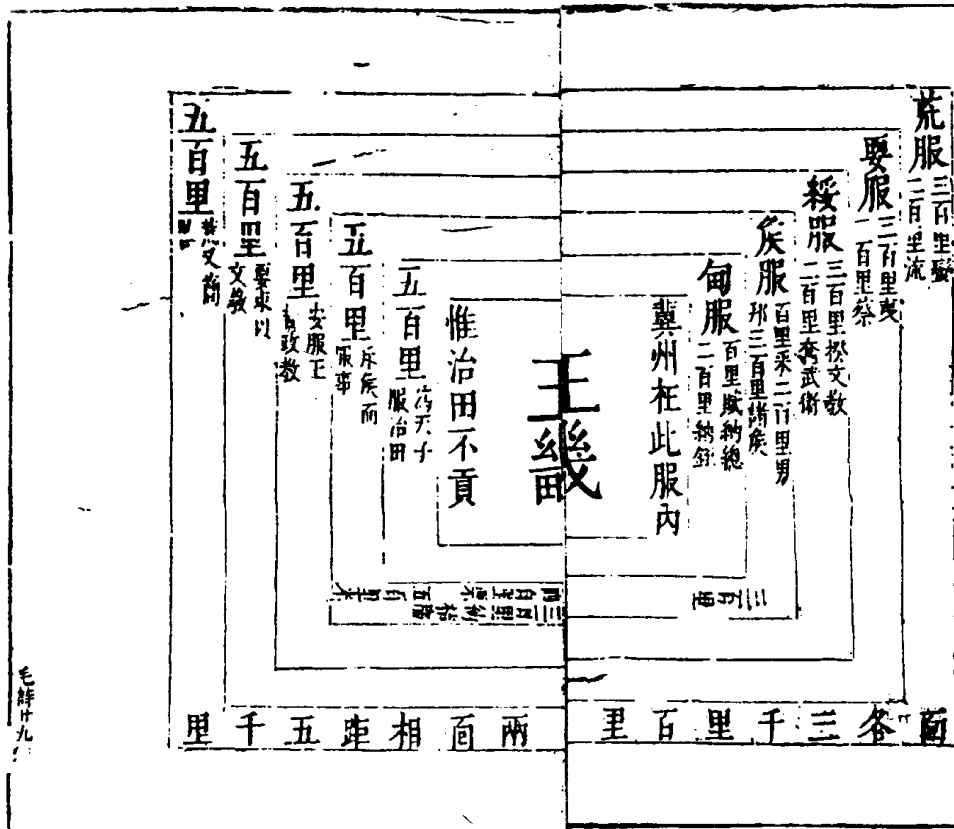


出關四馬皆
如此歡奔馬
名故不盡甲

橫一木而可憑者軾也軾前又有橫木曰軌軌前直一木而案之者轅也轅之末受一木以橫曰衡衡者軌也轆之漸曲而上至於衡居衡之上而下拘曰轡一轡而五束束有歷錄歷錄者文也所束之處因爲文章此所謂五禁架轡也轡在軌前二馬處之轡下來轆以服車而傍出二馬以駢之駢馬之欲出者引外轡以貫于游環駢馬之欲入者偃以轡而制之駢驅裁章革以繫於衡軫之先後當服馬之腦以愛防于駕乘者也若夫游環則貫而軻之常處游環于馬脊之間而爲之曲防也車之使之不過六尺六寸二馬服于前不与駢馬並則不可使陰軻故革軻于陰軻軌車之法之以服其駢而其車使不与服馬齊

三六

商頌王幾圖



名獸釋		名鳥釋		名菜釋		名草釋	
盧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
名馬釋		名魚釋		名穀釋		名木釋	
...

名器釋		樂禮釋		圖制服衣釋	
...
名器農兵釋		圖器馬車釋			
...		

春秋筆削發微圖

<p>始元年 隱元年 十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p>	<p>隱 宋隱公七年至九年 魯隱公三年至五年 齊隱公三年至五年 鄭隱公三年至五年 衛隱公三年至五年 陳隱公三年至五年 蔡隱公三年至五年 曹隱公三年至五年 鄭隱公三年至五年</p>	<p>已巳不 陳隱公三年至五年 蔡隱公三年至五年 曹隱公三年至五年 鄭隱公三年至五年</p>	<p>戊子終 齊桓公五年至七年 魯桓公五年至七年 鄭桓公五年至七年 衛桓公五年至七年 陳桓公五年至七年 蔡桓公五年至七年 曹桓公五年至七年 鄭桓公五年至七年</p>	<p>壯 宋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魯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鄭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衛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陳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蔡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曹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鄭莊公十四年至十六年</p>	<p>年已未 魯隱公三年至五年 齊隱公三年至五年 鄭隱公三年至五年 衛隱公三年至五年 陳隱公三年至五年 蔡隱公三年至五年 曹隱公三年至五年 鄭隱公三年至五年</p>
<p>始元年 桓元年 十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p>	<p>桓 宋桓公八年至十年 魯桓公八年至十年 齊桓公八年至十年 鄭桓公八年至十年 衛桓公八年至十年 陳桓公八年至十年 蔡桓公八年至十年 曹桓公八年至十年 鄭桓公八年至十年</p>	<p>丁亥 陳桓公八年至十年 蔡桓公八年至十年 曹桓公八年至十年 鄭桓公八年至十年</p>	<p>庚申終 齊桓公五年至七年 魯桓公五年至七年 鄭桓公五年至七年 衛桓公五年至七年 陳桓公五年至七年 蔡桓公五年至七年 曹桓公五年至七年 鄭桓公五年至七年</p>	<p>閔 宋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魯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鄭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衛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陳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蔡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曹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鄭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p>	<p>閔 魯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齊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鄭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衛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陳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蔡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曹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 鄭閔公十四年至十六年</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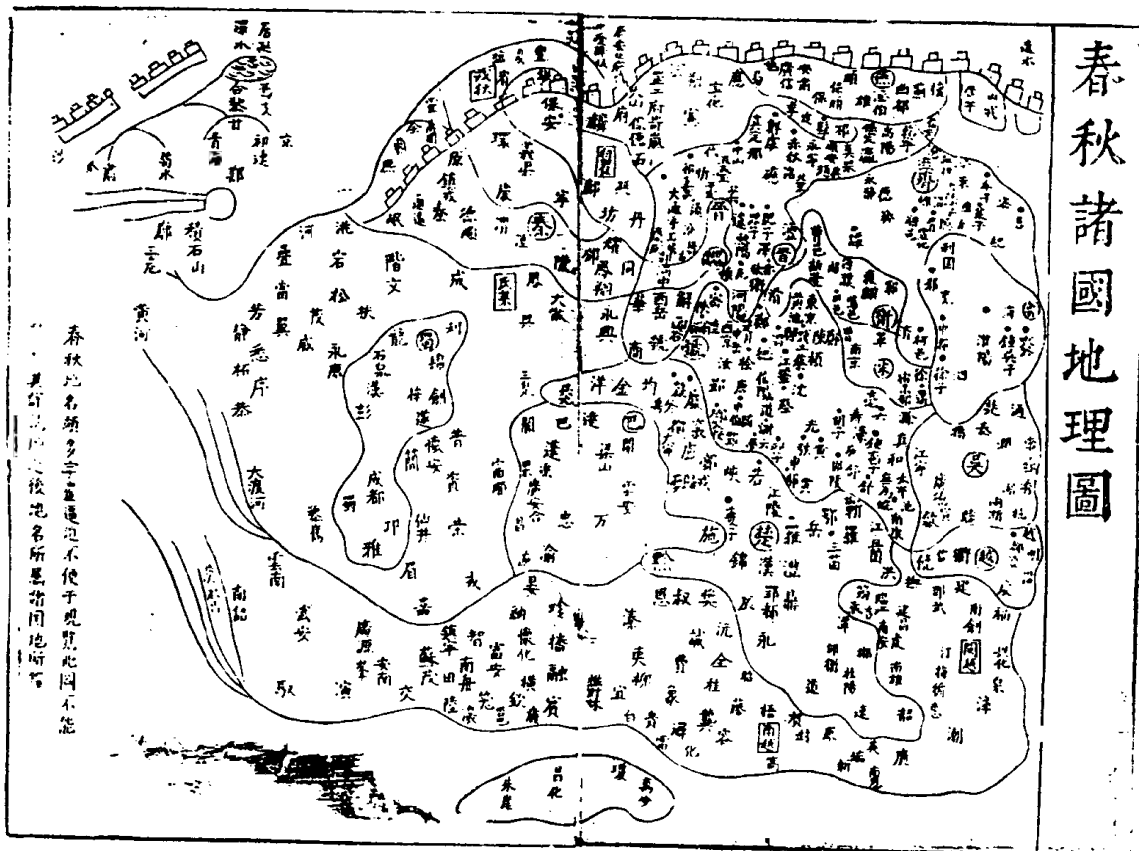
<p>始元年 宣元年 十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p>	<p>宣 宋宣公八年至十年 魯宣公八年至十年 齊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 衛宣公八年至十年 陳宣公八年至十年 蔡宣公八年至十年 曹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p>	<p>戊子終 齊宣公五年至七年 魯宣公五年至七年 鄭宣公五年至七年 衛宣公五年至七年 陳宣公五年至七年 蔡宣公五年至七年 曹宣公五年至七年 鄭宣公五年至七年</p>	<p>宣 宋宣公八年至十年 魯宣公八年至十年 齊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 衛宣公八年至十年 陳宣公八年至十年 蔡宣公八年至十年 曹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p>	<p>宣 宋宣公八年至十年 魯宣公八年至十年 齊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 衛宣公八年至十年 陳宣公八年至十年 蔡宣公八年至十年 曹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p>	<p>宣 宋宣公八年至十年 魯宣公八年至十年 齊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 衛宣公八年至十年 陳宣公八年至十年 蔡宣公八年至十年 曹宣公八年至十年 鄭宣公八年至十年</p>
<p>始元年 文元年 十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p>	<p>文 宋文公八年至十年 魯文公八年至十年 齊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 衛文公八年至十年 陳文公八年至十年 蔡文公八年至十年 曹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p>	<p>壬子終 齊文公五年至七年 魯文公五年至七年 鄭文公五年至七年 衛文公五年至七年 陳文公五年至七年 蔡文公五年至七年 曹文公五年至七年 鄭文公五年至七年</p>	<p>文 宋文公八年至十年 魯文公八年至十年 齊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 衛文公八年至十年 陳文公八年至十年 蔡文公八年至十年 曹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p>	<p>文 宋文公八年至十年 魯文公八年至十年 齊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 衛文公八年至十年 陳文公八年至十年 蔡文公八年至十年 曹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p>	<p>文 宋文公八年至十年 魯文公八年至十年 齊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 衛文公八年至十年 陳文公八年至十年 蔡文公八年至十年 曹文公八年至十年 鄭文公八年至十年</p>

[illegible]

秦世次	楚世次	蔡世次	鄭世次	滕	杞	薛
<p>秦穆公 秦子 武公 穆公 穆公 穆公</p> <p>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p> <p>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p> <p>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p> <p>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p>	<p>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p> <p>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p> <p>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p> <p>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p> <p>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 楚武王</p>	<p>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p> <p>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p> <p>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p> <p>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p> <p>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 蔡哀侯</p>	<p>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p> <p>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p> <p>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p> <p>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p> <p>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p>	<p>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p> <p>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p> <p>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p> <p>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p> <p>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 滕宣公</p>	<p>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p> <p>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p> <p>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p> <p>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p> <p>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 杞文公</p>	<p>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p> <p>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p> <p>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p> <p>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p> <p>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 薛武公</p>
<p>伯益末孫曰非子周文王 之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p>	<p>顓頊高陽之後陸終少子 季連之苗裔熊繹成王時 封於楚以子男之田姓辛 氏自備歷至武王十七世</p>	<p>文王子蔡叔度之後武王 封於蔡蔡叔以罪放蔡仲 繼焉自蔡仲至戴侯九世 宣侯戴子</p>	<p>鄭桓公友厲王少子宣 王庶弟宣王封於鄭大 戎殺桓公鄭人立其子 武公武公子莊公</p>	<p>滕姬姓文王之子輔佐武 王封之自叔繡以下九世 公始見即殺也</p>	<p>百兩之役東樓公問武 王曰丁杞以本夏后氏 祀自東樓公八世至成 公見丁春秋</p>	<p>任姓奚仲封於薛遷于郭 履薛公湯左相武王復以弟 履封焉薛氏小國無紀不可</p>

吳	虞	許	邾	莒	曹世次	陳世次	燕世次
<p>吳王 諸侯 餘祭 餘昧 餘昧</p> <p>吳王 諸侯 餘祭 餘昧 餘昧</p> <p>吳王 諸侯 餘祭 餘昧 餘昧</p> <p>吳王 諸侯 餘祭 餘昧 餘昧</p> <p>吳王 諸侯 餘祭 餘昧 餘昧</p>	<p>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p> <p>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p> <p>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p> <p>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p> <p>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 虞公</p>	<p>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p> <p>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p> <p>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p> <p>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p> <p>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 許公</p>	<p>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p> <p>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p> <p>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p> <p>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p> <p>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 邾公</p>	<p>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p> <p>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p> <p>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p> <p>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p> <p>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 莒公</p>	<p>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p> <p>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p> <p>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p> <p>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p> <p>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p>	<p>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p> <p>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p> <p>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p> <p>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p> <p>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 陳公</p>	<p>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p> <p>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p> <p>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p> <p>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p> <p>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 燕公</p>
<p>吳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 武王封其後于吳自太伯 至壽夢九世始稱王</p>	<p>出自太王姬姓自虞 仲至虞公十二世</p>	<p>姜姓與許同族武王封文 叔於許自許叔至穆公凡 十三世始見於春秋</p>	<p>邾姓邾有陸終生六 子第五子邾邾武王封 邾邾侯為邾邾十一世 邾父始見於春秋</p>	<p>紀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 其子莒自紀公已下為 已姓不知誰賜之也十二 世至公始見於春秋</p>	<p>文王子曹叔振鐸之 後武王封之於商振 鐸至桓公十一世</p>	<p>舜之後嫡孫堯妻舜女居 焉因國為姓周時虞遂 為周陶正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封之陳胡公滿即還 父子相繼至桓公十一世</p>	<p>燕有南有北南燕姓非 燕姬姓武王封召公奭子 于燕其國僻小不通諸 燕公二十九年始見於 春秋後世表叙歷代以下</p>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與盟之國		齊盟		五霸		八綱		附庸	
沈	莒	陳	王周	齊桓公	宋襄公	晉文公	楚威王	吳王闔閭	越王句踐
頓	吳	蔡	晉	周僖王元年	周襄王十三年	周襄王二十年	周襄王二十八年	周定王九年	夫差
胡	越	鄆	齊	魯莊公十三年稱霸	魯僖公十九年稱霸	魯僖公二十八年稱霸	魯宣公十年稱霸		
非	江	曹	楚						
燕	黃	滕	秦						
小	滑	邾	鄭						
邾	徐	許	衛						
邾	邢	杞	宋						
邾	薛	紀	宋						



承筐鳴雁	南京	黍丘	鴻口	橫	魚門	陽梁	孟諸	棠澤	貫
彭城	沙隨	廬門	匪京	翟泉	唐	褚氏	圍	解	乾祭
霍	垂隴	敖	侯	修澤	尼	北林	清	達澤	裴林
皇	郟	鄆	汜	郭	新城	北原	柯	沙亭	曲梁
沙鹿	馬陵	青州	棘邑	牟婁	鄆	夷	紀	鄆	密州
鄆州	祝阿	譚	鮑	沂州	祝丘	穆陵	堂阜	枋	
登州	萊	衮州	莒	龜陰	紅	成	防	東陽	武城
曹州	楚丘	廩丘	鄆	垂	澠州	濫	夾谷	中城	紀鄆
鄆州	清丘	瓦	桃丘	阿澤	清	秦	戚	鐵	穀
鄆州	鄆	鄆	關	陽穀	郭	邾	取密	楊州	蒲
齊州	石	郭	防門	清亭	遂	謹	棘地	利豐	梁丘
緹	成丘	天舒	郎	間丘	唐	棠	寧丹	重館	井州
由	綽上								千畝

鄆	今亳州 仙源縣	齊	今青州 臨淄縣	晉	平陽縣 邑縣	泰	今秦州 咸陽縣	楚	今江陵 紀南縣	宋	今宋州 梁縣
衛	汲郡 汲縣	陳	陳國 陳縣	蔡	汝南上 蔡縣	曹	今壽陽 定陶縣	鄭	豫陽 鄭縣	燕	今燕州 燕縣
吳	今吳 吳縣	越	會稽山 越縣	滕	沛國公丘 滕縣	邾	魯國 邾縣	向	魯國 向縣	紀	東莞 紀縣
鄧	潁川召陵 鄧縣	凡	汝南共 凡縣	許	潁川許 昌縣	薛	魯國 薛縣	宿	東平無 宿縣	郕	齊國 郕縣
杞	陳留 杞縣	陳	陳留 陳縣	芮	在馮翊 芮縣	極	附庸 極縣	魏	在河東 魏縣	穀	南陽 穀縣
牟	今泰山 牟縣	葛	在臨平 葛縣	郭	附庸東海 郭縣	譚	濟南平陵 譚縣	遂	濟北蛇丘 遂縣	滑	河南 滑縣
郭	東平無 郭縣	邢	廣平襄 邢縣	江	汝南安 江縣	莫	平陽皮氏 莫縣	徐	下邳 徐縣	舒	今盧江 舒縣
茲	大勝 茲縣	鄒	今鄒縣 鄒縣	厲	義陽 厲縣	項	汝陰 項縣	英	英縣 英縣	申	南陽 申縣
共	汲郡 共縣	夷	汝南 夷縣	彌	汝南 彌縣	邱	東平剛父 邱縣	息	汝南新 息縣	州	南郡 州縣
道	汝南安 道縣	栢	汝南西 栢縣	霍	汝南 霍縣	取	平陽皮氏 取縣	陽	汝南 陽縣	權	南郡 權縣
羅	汝南 羅縣	賴	汝南 賴縣	蓼	汝南 蓼縣	紋	汝南 紋縣	鄖	汝南 鄖縣	黃	汝南 黃縣
巴	巴郡 巴縣	梁	汝南 梁縣	虞	汝南 虞縣	隨	汝南 隨縣	邛	汝南 邛縣	萊	東莞 萊縣
管	汝南 管縣	焦	汝南 焦縣	鄆	汝南 鄆縣	任	汝南 任縣	無	汝南 無縣	偃	汝南 偃縣
胡	汝南 胡縣	郭	汝南 郭縣	肥	汝南 肥縣	鑄	汝南 鑄縣	舒	汝南 舒縣	鼓	汝南 鼓縣
鄆	今亳州 鄆縣	桐	汝南 桐縣	莒	今城 莒縣	莒	今城 莒縣	莒	今城 莒縣	莒	今城 莒縣

[illegible]

周王族諸氏

[illegible]

齊公族諸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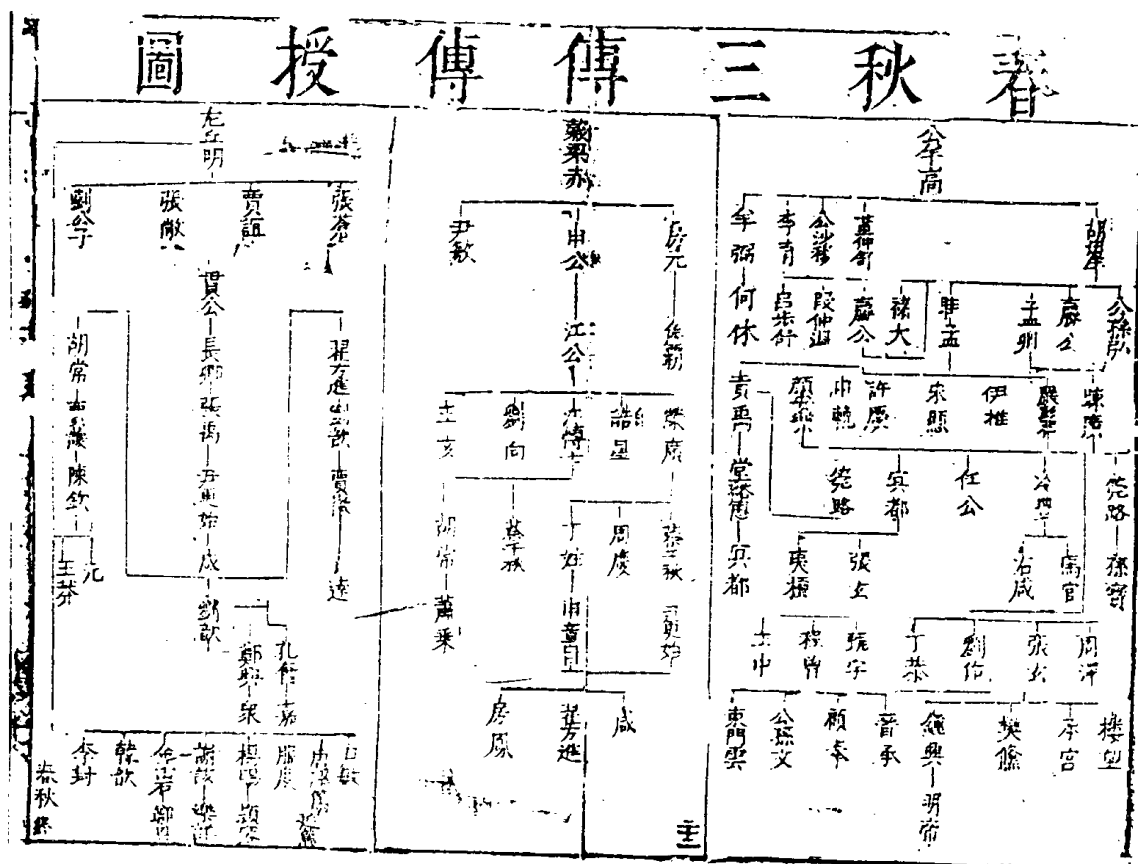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諸氏

[illegible]

諸侯	項	晉滅十四國	鄧權江	文五	莒滅國	邾滅國
狄霍魏	號	齊氏	六邾庸	舒庸	邾	邾
虞焦楊	韓	齊氏	陳蔡頓	舒鳩	邾	邾
傷肥鼓陸渾	陸渾	齊氏	唐頓胡	舒鳩	邾	邾
滅一國	隨申蔡	宣年杜	秦滅二國	許	邾滅一國	邾滅一國
刑	宋滅二國	梁滑	齊滅六國	徐	吳滅二國	吳滅二國
曹	蔡滅二國	譚遂蔡紀	邾	邾	邾	邾
沈	春秋始於隱公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數		例		總		秋		春	
書三百四十六	不書至九十六	書九十七	不書至四百五	盟例總之六	會例總之六	朝例總之八	聘例三十三	如例三十三	出例三十三
公出而至公九	公至例七十九	名例三十一	遂事例二千	至出居士	兄弟例十四	書月總之九	書月三十三	書月三十三	書月三十三
書夫王崩九	書至百三十四	魯夫公葬于	葬內公葬至	遷國邑十	日食三十六	出崩震電各二	地震五	不雨七	雷至四
內外大水九	無冰三	星災四	大旱二	有年有年一	凶年七	燕災總六	宮廟總十四	燕膏三	大雩十九
蒐狩例總九	逐例例各四	放例三	獲例六	實器例四	田邑例七	取例二十六	納例五	魯大夫會盟	歸復歸十九
殺逆三十五	討弑君賊六	殺世子母弟九	城例總三十三	殺次例三十七	圖例總四十四	奔例總七十五	以歸例十二	兵入例二十七	執例三十一
伐例總三十三	次例總十六	救例三十五	侵例五十八	乞師五	戰例總三十三	內戰敗績六	來例九	外戰敗績三	逃例三
戎例三	立例六	平例六	觀例二	盜例五	誘例二	獻捷例二	公追例二	錫例求例各三	遇例七
廢例四	內女歸來歸總十	內逆女五	外逆女四	王姬例五	稅賦例三	新作例三	築臺圍六	書朔二	不親朔不書朔各
書葬書閭各三	書郊九	書即位八	不書即位四	書葬時至九	書葬非首時一	四時不具四	有月無時三	有日無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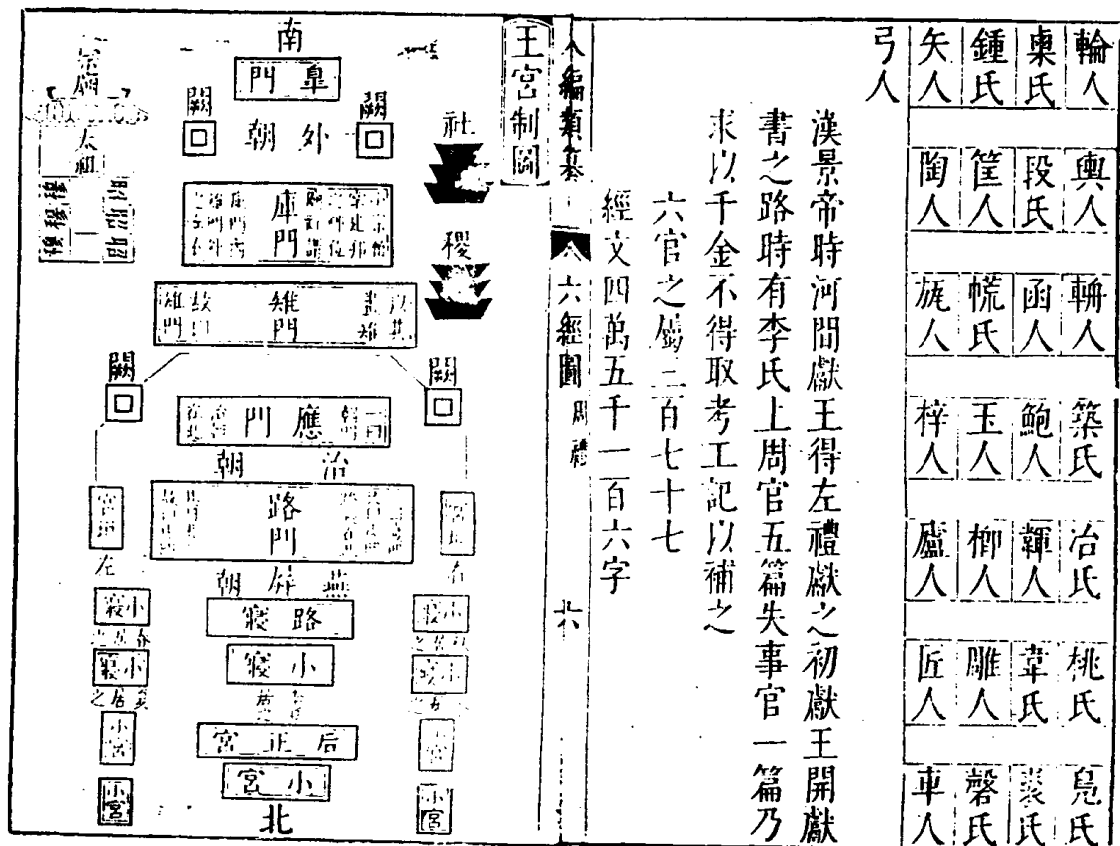


周禮文物大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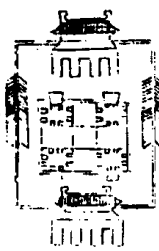
肆長	質人	師氏	牛人	族師	大司徒	地官司徒	夏采	典絲	內登	八編須臾	職幣	王府	鹽人	酒正	鼈人	庖人	冢宰	天官冢宰
泉府	廩人	保氏	充人	閭胥	小司徒		典泉	九嬪	世婦	六巫	司裘	內府	冢人	酒人	腊人	內饔	大宰	
司門	胥師	司諫	載師	比長	鄉師		冢服	女御	女祝	女史	掌皮	外府	宮人	漿人	醫師	外饔	小宰	
司關	賈師	司救	閭師	封人	鄉老		縫人	女祝	女史	女史	內宰	司會	掌舍	凌人	食醫	亨人	宰夫	
掌節	司箴	調人	縣師	鼓人	鄉大夫		染人	女祝	女史	女史	內小臣	司書	幕人	籩人	疾醫	甸師	宮正	
遂人	司稽	媒氏	遺人	舞師	州長		追師	女史	女史	女史	閭人	職內	掌次	醢人	瘍醫	獸人	宮伯	
遂師	胥	司市	均人	牧人	黨正		屨人	典婦功	典婦功	典婦功	寺人	職歲	大府	醢人	獸醫	獸人	膳夫	

量人	大司馬	夏官司馬	御史	女巫	大祝	卜人	籥師	典同	樂師	八編類集	世婦	司筵	大宗伯	春官宗伯	膳人	場人	羽人	山人	稍人	遂大夫
小子	小司馬	巾庀	大史	小祝	龜人	龜人	籥章	籥師	大胥	六經圖	內宗	天府	少宗伯		廩人	掌葛	掌衡	林衡	委人	縣正
羊人	軍司馬	典路	小史	喪祝	華氏	華氏	鞀氏	鐘師	小胥		外宗	典瑞	肆師		舍人	掌輦	川衡	土均	鄙師	
司雉	鷹馬	車僕	馮相氏	甸祝	占人	占人	典庸絲	笙師	大師		冢人	典命	鬱人		倉人	掌炭	澤虞	草人	鄼長	
掌固	行司馬	司常	堡氏	詛祝	簪人	簪人	司于	鑄師	小師		墓夫	司服	鬯人		司祿	掌茶	迹人	稻人	里宰	
司險	司勳	都宗人	內史	司巫	占夢	占夢	太卜	誅師	瞽矇		職喪	典祀	雞人		司稼	掌屨	升人	王訓	鄰長	
掌疆	馬質	冢宗人	外史	男巫	男巫	男巫	卜師	旄人	眠膝		奇樂	守祧	冢人		春人	冢人	角人	誦訓	旅師	

冬官考工記	都則	象胥	銜校氏	雍氏	條狼氏	禁養氏	罪隸	職金	誅士	大司寇	秋官司寇	山師	圉人	馭夫	齊右	司申	方相氏	掌畜	候人
	都士	掌客	伊耆氏	翦氏	奚氏	蠟氏	閭隸	司圉	朝士	士師	士師	川師	職方氏	校人	道右	司兵	大僕	司士	環人
	家士	掌訝	大行人	垂氏	庶氏	雍氏	夷隸	司圉	司民	鄉士	鄉士	遽師	主方氏	趣馬	大馭	司弓矢	祭僕	諸子	望雲
		掌交	小行人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遂士	遂士	匡人	懷方氏	巫馬	戎僕	司弓矢	祭僕	司右	射人
		掌察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司儀	縣士	縣士	擯人	舍方氏	牧師	齊僕	結人	御僕	虎賁	服不氏
		掌贊	行夫	行夫	行夫	行夫	行夫	行夫	行夫	方士	方士	都馬	訓方氏	瘦人	道僕	蒙人	隸僕	族齊氏	射鳥氏
		朝大夫	環人	環人	環人	環人	環人	環人	環人				形方氏	圉師	田僕	戎右	弁師	節服氏	羅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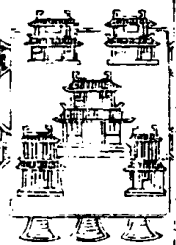


堂明周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商重屋



考工記商人重屋堂修下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夏世室



五室三四步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窓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圖朝外

王

熱朝圖

望學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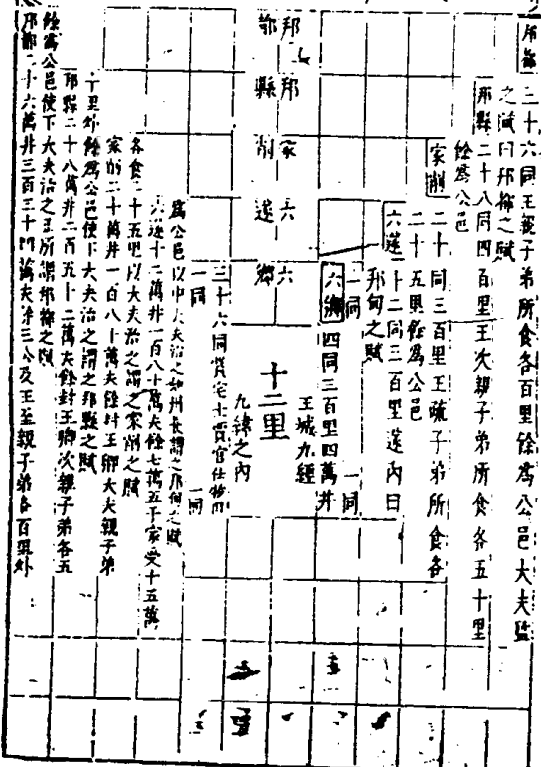
王南鄉

治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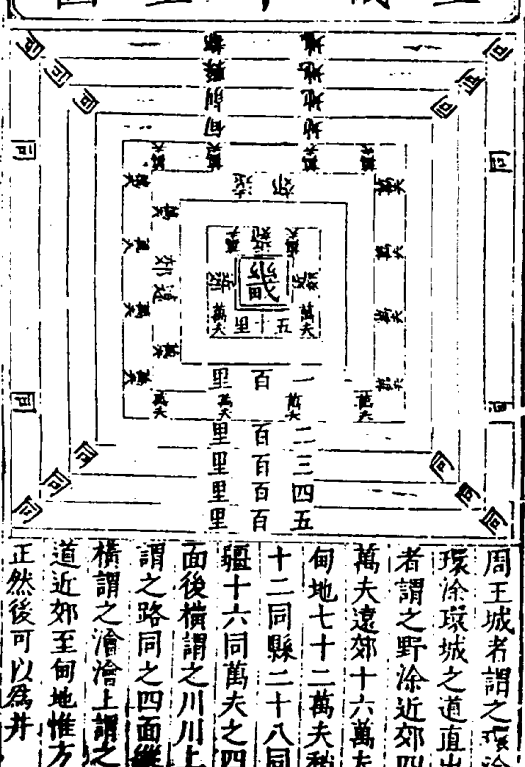
北學堂

王族 故士 虎士
路門外
太僕 大右 太僕從者

王畿鄉遂采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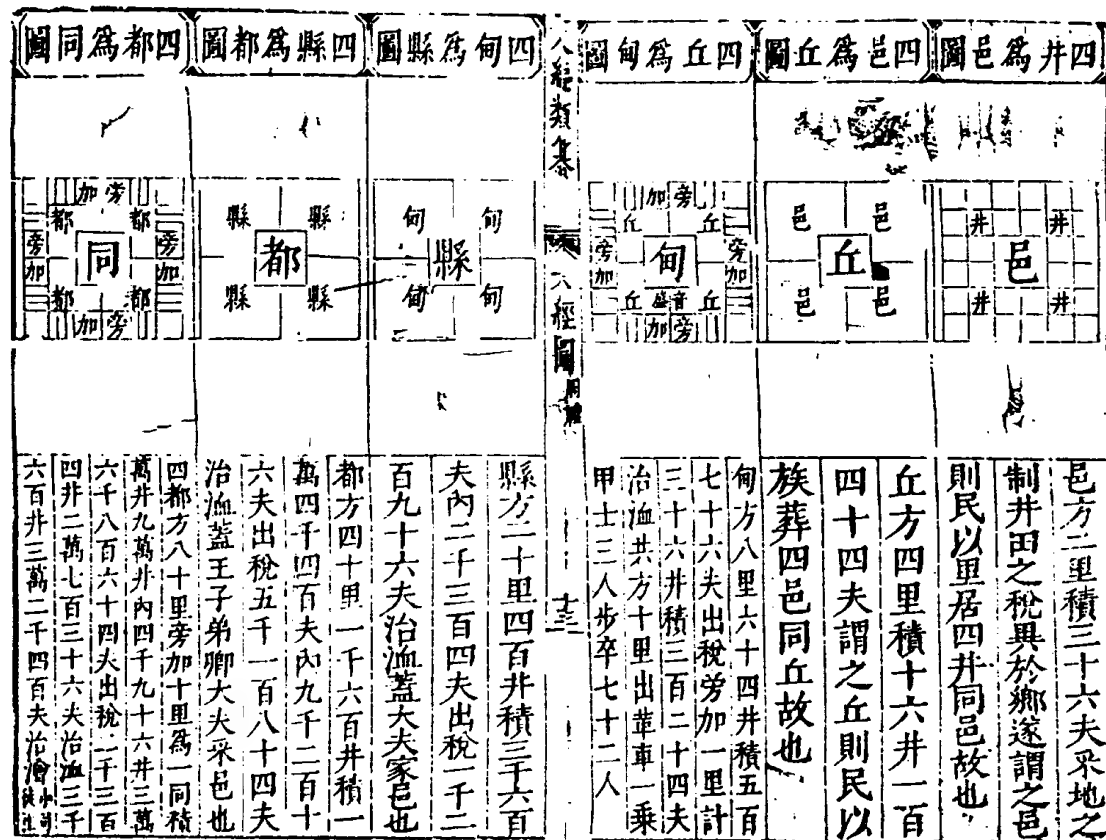


王 幾 千 里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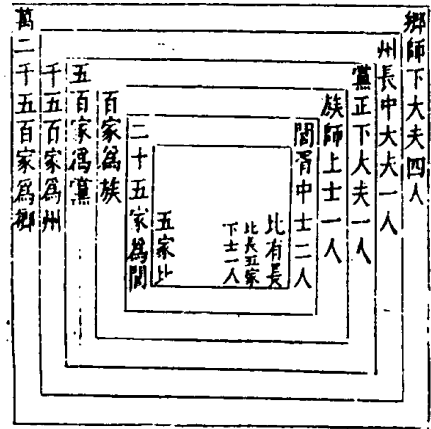


周王城者謂之環淦
環淦環城之道直出
者謂之野淦近郊四
萬夫遠郊十六萬夫
甸地七十二萬夫祧
十二同縣二十八同
疆十六同萬夫之四
面後橫謂之川上
謂之路同之四面縱
橫謂之淦淦上謂之
道近郊至甸地惟方
正然後可以爲井

凡一井九夫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旁加一里爲洫則方六十里折爲六十四井 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 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爲一同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td> <td> </td> </tr> </table>					<table border="1"> <tr> <td> </td></tr></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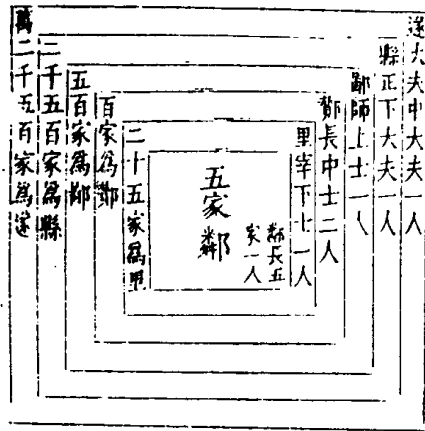


六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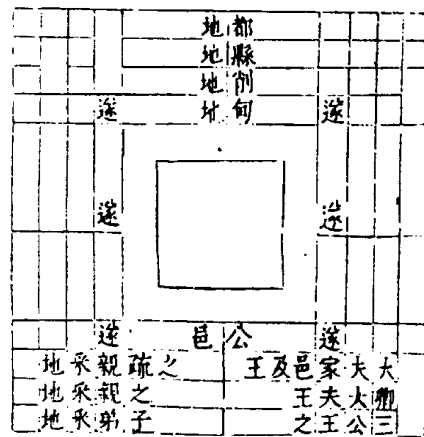
比出軍五人閭
出二十五人族
出百人黨出五
百人州出二千
五百人鄉出萬
二千五百人六
鄉之地共四同
計四萬井三十
六萬夫也

六遂圖



六遂之地十二
同十三萬井百
八十萬家餘七
萬五千家受田
此野外六萬家
受十二萬夫每
三家六夫半六
家十二夫為制
餘為公邑

五等采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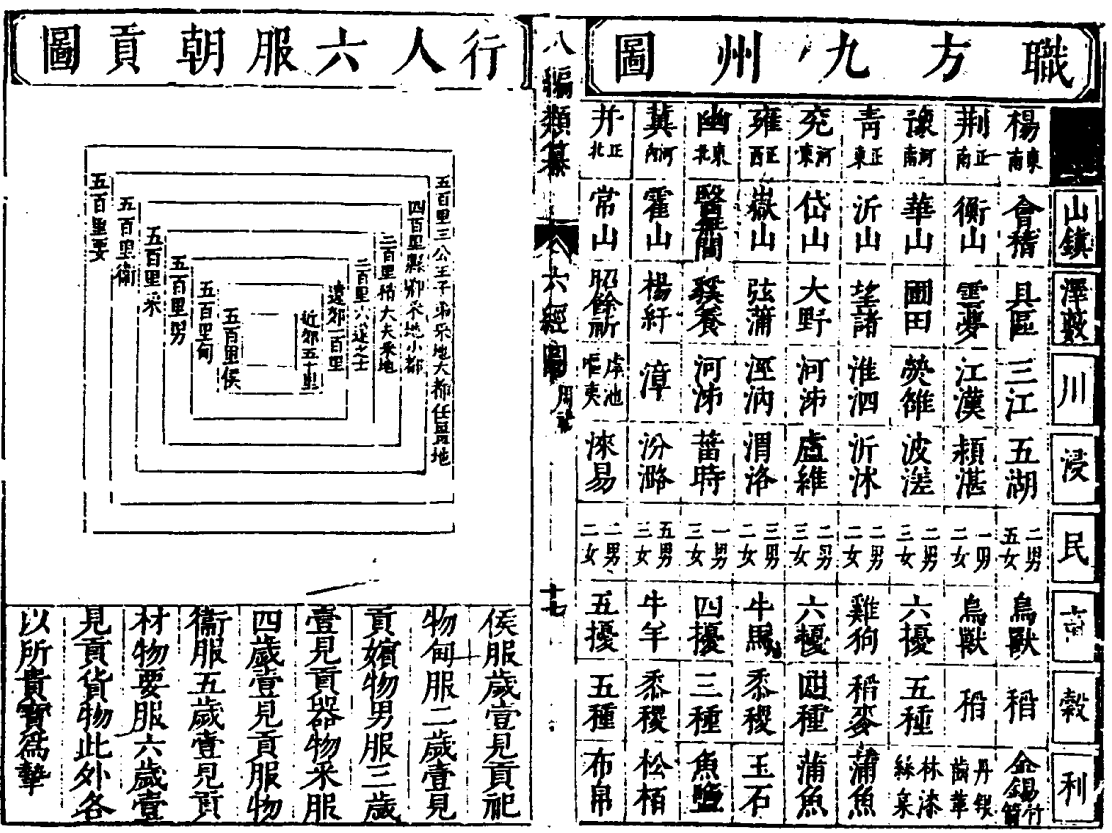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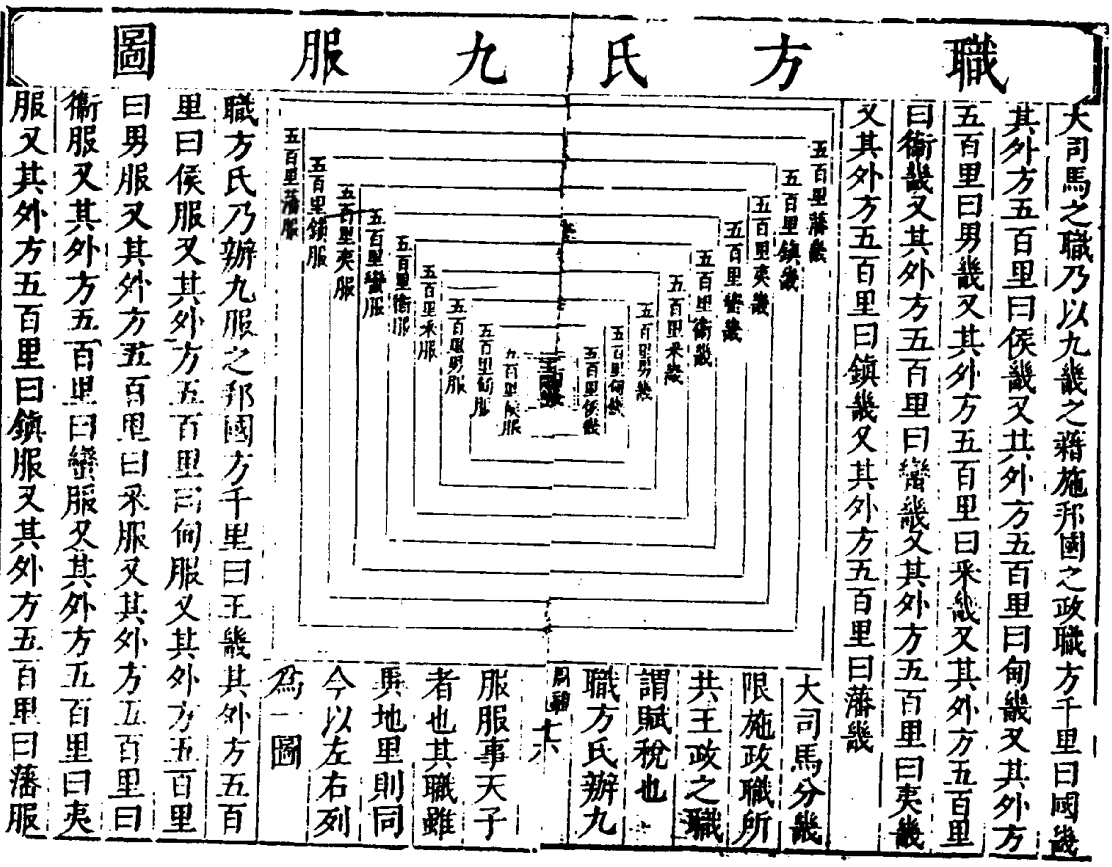


遠郊之內居地
四同甸地十二
同稍地二十同
縣地二十八同
都地三十六同
分甸地為六遂
餘為公邑蓋以
賜者為采地以
不賜者為公邑

六鄉之地圖



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六鄉之地
居四同積四萬
井三十六萬夫
有山林川澤溝
池城郭塗巷宮
室三分去一餘
二十四萬夫六
鄉之民七萬五
千家



王		公		侯		卿		士		冕服圖	
	司服祀昊天上帝及五帝服大裘而無筭玄衣纁裳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緇冕三章之服		司服凡兵事畫皮以絲素為弁又弁服何曰緇也		司服云公之服自侯伯		司服云子男之服		司服云大夫之服
	司服祀四望山川則纁冕五章之服		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一章之服		司服云駢朝皮弁服白鹿皮為冠也		司服云侯伯之服		司服云孤之服		司服云大夫之服
	司服祭先公饗射則纁冕七章之服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緇冕三章之服		司服云凡甸冠弁服何曰緇也		司服云公之服自侯伯		司服云子男之服		司服云大夫之服

后		服		制		圖	
	棗衣輦維衣也色玄		后從王祭先王之服		揄狄色青后從王祭		先公之服
	闕狄衣色赤從王祭		羣小祀之服		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
	王及賓客之服		王及賓客之服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		王及賓客之服

鄭玄謂狄當為翟翟維名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羣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採水畫畫者揄狄畫者闕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今世有主衣者蓋三狄之遺

六經圖

后之首服禮經不載其詳故禮書舊圖不盡考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飾并君子偕老之詩曰副笄六珈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祭祀通圖所載非古也今刪去

主壁璋璣藻藉制圖									
大圭	大璋	牙璋	蒲璋	藻圭	璣圭	璋圭	璣圭	璣圭	大圭
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然有 天子執冒大 圭四寸以 朝諸侯 璣圭以四鎮 琮圭以四鎮 以鎮爲圭 命圭九寸 曰桓圭 守之圭 信圭像以 八形爲圭 直爲信耳 璣圭以形 象璣爲圭 形爲圭五 寸圭之圭 形爲圭五 寸圭之圭 牙璋以起 軍旅以 爲牙 圭長七寸 子以璋 備若果文 大璋十寸 子以學 侯以學 有璋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以組繫 名天子 應以爲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圭有

方丘樂圖		圓丘樂圖	
	八編類集 六經圖用		六經圖用
地宮林鍾林 鐘上生太簇 太簇爲月 生南呂南呂 爲羽是先生 後川也自 生姑洗姑洗 爲徵後生先 用也祭地四 聲足矣 得而禮矣	大司樂以圖 鐘爲宮黃鍾 爲角太簇爲 徵姑洗爲羽 冬日至於地 上圜丘奏之 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	大司樂以圖 鐘爲宮黃鍾 爲角太簇爲 徵姑洗爲羽 冬日至於地 上圜丘奏之 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	大司樂以圖 鐘爲宮黃鍾 爲角太簇爲 徵姑洗爲羽 冬日至於地 上圜丘奏之 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

分舞樂圖

舞雲門
祀天神

舞咸池
祭地示

舞大武
享先祖

舞大濩
享先妣

舞大夏
祭山川

歌仲呂

奏姑洗

黃鍾陽生之育大

呂與之合太族陽

聲三應鍾合姑洗

陽聲三南呂合鍾

賓陽聲四林鍾合

夷則陽聲五仲呂

合無射陽聲六夾

鍾合

宗廟樂圖

人宮商角徵羽
林鍾陽生之育大
歷之不取也林鍾
生太濩太族為徵
生後用也太族下生
商呂商呂為太族
宮商角又避之南呂
上生姑洗姑洗南呂
之合又避之姑洗下
生應鍾應鍾南呂
鍾上生應鍾南呂
宮商角又避之南呂
上生姑洗姑洗南呂
之合又避之姑洗下
生應鍾應鍾南呂

禮

人鬼可得而

之樂九變則

宗廟之中奏

徵應鍾為羽

為角太族為

漆為宮太呂

大司樂以黃

磬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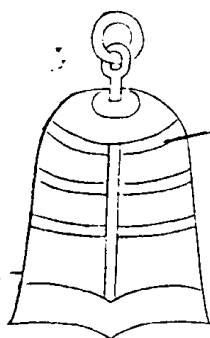
大磬特懸磬也 典同凡為樂器以十
有二律為之度數單稱曰曰先王之制
鍾也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
是乎生則樂器特律然後制而律度又
待鍾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
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鐘也大鐘特
懸詩書爾雅所謂鐘是也十二辰之
鍾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

大磬特懸磬也 考丁氏之氏為
磬倍句一矩有半其博一尺為
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半一為
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
○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
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小
大長短雖殊其厚均也黃鍾之磬
股鼓皆厚二十餘推此可知

筍虞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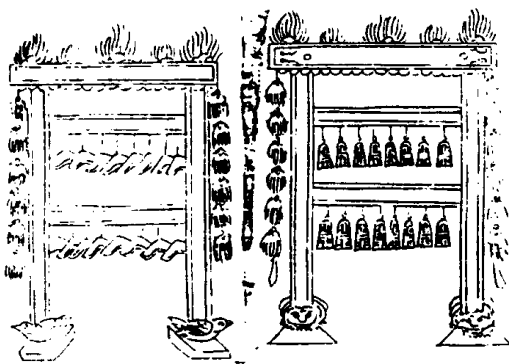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梓人為筍虞者以若
以爲虞虞者口出日短耳大冒理後
大體短服若是者謂之虞虞者有力而
不能走其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以
於任重宜大故而宏則於鍾宜若是以
爲鍾虞是故鑿其所懸而由其虞鳴
家決吻數目額脰小體屬腹若是者羽
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
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
於聲宜若是者以爲筍虞故鑿其所懸
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其身而鳴若是
者鍾屬以爲筍 植者爲虞植者爲筍
筍之上上為筍虞之上上為筍虞之上
羽而有端有髮髮鍾虞飾以藤屬虞
飾以羽屬而筍皆飾以藤屬若若文然
故謂之筍其所植者若若中焉故謂之虞

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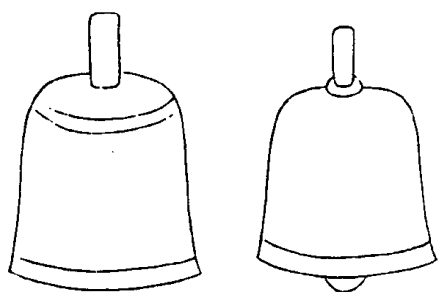
鐃師掌金奏之鼓
祭祀鼓其金奏之
樂國語伶州鳩曰
細鈞有鐘無鐃大
鈞有鐃無鐘細必
和之以大大必和
之以細細小鐘耳
韋昭杜預皆以鐃
為小鐘惟鄭康成
曰鐃如鐘

磬 鐘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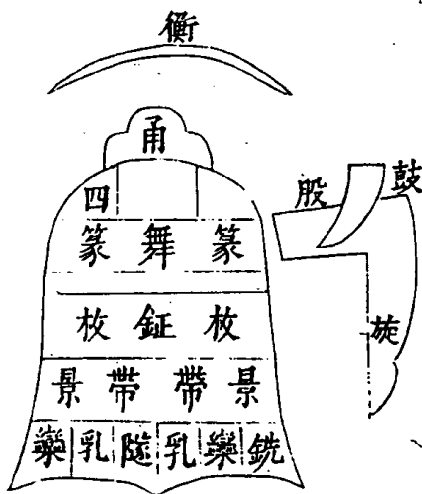
編鐘十六枚在一筭虞
○鍾師掌金奏○編磬
十六枚在一筭虞○祗
瞭掌擊頌磬笙磬○磬
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
頌○磬師掌教擊磬擊
編鐘○凡縣編鐘磬半
為堵全為肆十六枚在
一筭虞曰堵鍾一堵磬
一堵曰肆

鐃 金 鐃 木



六官之貳正歲各帥
其屬以觀象法徇以
木鐃大司馬之職曰
兩司馬執鐃又曰三
鼓掩鐃三鼓振鐃鄭
康成許慎皆曰鐃大
鈴也蓋鐃有金鐃有
木鐃金鐃舌以金木
鐃舌以木金鐃振武
事木鐃振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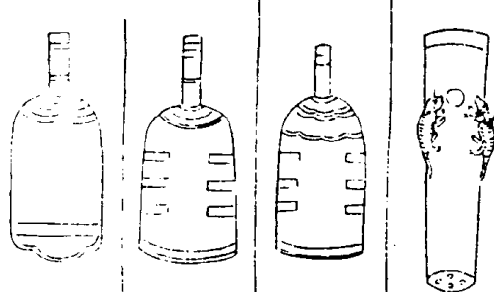
鐘 為 氏 鳧



兩樂曰鈇鈇間
曰于于上曰鼓
鼓上曰鈇鈇上
曰舞舞上曰甬
甬上曰衡鍾縣
謂之旋旋蟲謂
之幹鍾帶曰篆
篆間曰枚枚謂
之景于上之攢
曰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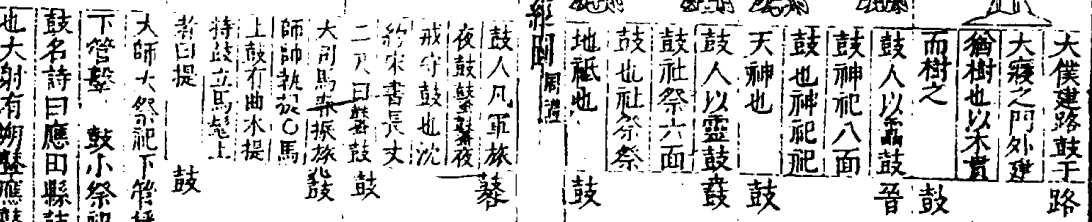
鼓 人 四 金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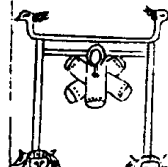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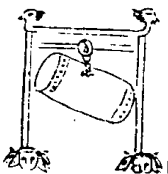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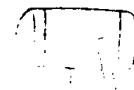
鐸	鐃	鐔	鐗
---	---	---	---



鼓人以金鐃和鼓鐃于也圓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鼓人以金鐃節鼓鐃鉦也形如小鍾軍行則鳴之以爲鼓節鼓人以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鼓人以金鐃通鼓鐃大鈴也振之以通鼓

鼓 帳 鼓 提 鼓 鼓 鼓 鼓 鼓



<p>大僕建路鼓于路</p> <p>大寢之門外建</p> <p>猶樹也以木貴</p> <p>而樹之</p> <p>鼓人以鼙鼓晉</p> <p>鼓神祀八面</p> <p>鼓也神祀祀</p> <p>天神也</p> <p>鼓人以靈鼓豸</p> <p>鼓社祭六面</p> <p>鼓也社祭祭</p> <p>地祇也</p> <p>鼓</p>	<p>鼓人以路鼓</p> <p>鼓鬼享四面</p> <p>鼓也鬼享享</p> <p>宗廟也</p> <p>鼓人以晉</p> <p>鼓鼓金奏</p> <p>晉鼓長六</p> <p>尺六寸</p> <p>鼓人以豸</p> <p>鼓鼓軍事</p> <p>大鼓謂之</p> <p>鼓長八尺</p>				<p>鼓人凡軍旅</p> <p>夜鼓鼙擊夜</p> <p>戒守鼓也沈</p> <p>約宋書長丈</p> <p>二尺曰鼙鼓</p> <p>大司馬春振旅設鼓</p> <p>師帥執鼓○馬</p> <p>上鼓有曲木提</p> <p>持鼓立馬髦上</p> <p>者曰提</p> <p>鼓</p> <p>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今奏鼓幘小師大祭祀</p> <p>下管擊 鼓小祭祀小樂事鼓幘鄭司農云幘小</p> <p>鼓名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幘幘小鼓應擊</p> <p>也大射有朔誓應鼓鄭氏以應幘幘及朔爲三鼓</p>	<p>鼓人以鼙鼓</p> <p>鼓役事鼙鼓</p> <p>長丈二尺</p> <p>小師掌教鼓鼙</p> <p>鼙鼓掌播鼙</p> <p>鼙鼓凡樂事播</p> <p>鼙鼓制如鼓而</p> <p>小特其稍挂之</p>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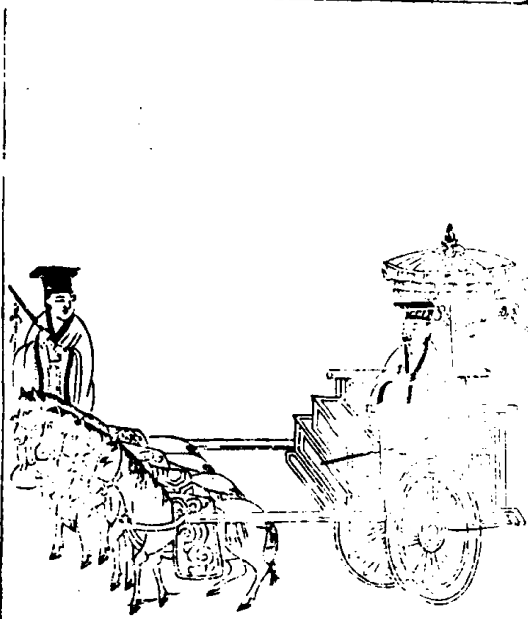
樂		器		制		圖	
拊		應		雅		琴	
太師掌教令 奏擊拊以 節形如鼓以 革為之著以 以康書曰拊 拍是也		應長六尺五 寸其中有雅 者一尺二寸 應中有兩空 其端有兩手 以手拍之		雅如大雅而 雅如小雅而 雅如大雅而 雅如小雅而		琴長六尺五 寸六分五厘 六寸六分五 厘六寸六分五 厘六寸六分五 厘	
小師掌教令 奏擊拊以 節形如鼓以 革為之著以 以康書曰拊 拍是也		爾雅曰所 以鼓祝謂簫 之止		爾雅曰所 以鼓祝謂簫 之止		爾雅曰所 以鼓祝謂簫 之止	
小師掌教令 奏擊拊以 節形如鼓以 革為之著以 以康書曰拊 拍是也		爾雅曰所 以鼓祝謂簫 之止		爾雅曰所 以鼓祝謂簫 之止		爾雅曰所 以鼓祝謂簫 之止	

祭		器		制		圖	
拊		五		豆		布	
形似壺大者 一斛刻木為 之畫為山雲 之形		漆赤中畫 赤雲氣亦 隨爵為飾舟 玉爵受一升龍 口徑四寸底 二寸上下徑 二寸二分		詩云于豆于 登形象與豆 同畫飾異耳 選以竹為 之口以勝 絲形如豆 亦受四升 豆高尺二寸 寸漆赤中 畫飾不同洗 畫五色雲 氣霧六藝 洗二尺二寸 之幅而圓		祭天地以 疏布巾軍 八寸用二 尺二寸 周制房俎 漆兩端赤 中央黑 尊下臺若 今承祭外 漆朱中足 隨舟刻畫 柄長二尺 四寸受五 升為龍頭	
形似壺大者 一斛刻木為 之畫為山雲 之形		漆赤中畫 赤雲氣亦 隨爵為飾舟 玉爵受一升龍 口徑四寸底 二寸上下徑 二寸二分		詩云于豆于 登形象與豆 同畫飾異耳 選以竹為 之口以勝 絲形如豆 亦受四升 豆高尺二寸 寸漆赤中 畫飾不同洗 畫五色雲 氣霧六藝 洗二尺二寸 之幅而圓		祭天地以 疏布巾軍 八寸用二 尺二寸 周制房俎 漆兩端赤 中央黑 尊下臺若 今承祭外 漆朱中足 隨舟刻畫 柄長二尺 四寸受五 升為龍頭	

六 尊 制 圖			六 彝 制 圖		
獻	象尊	尊	尊	鳥彝	雞彝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尊	尊	尊	尊	尊	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春秋又稱朝獻 用兩獸尊一盛 玄酒一盛醴 並刻全牛之形 象尊爲尊

掌 客 器 制 圖			人 器 制 圖		
壺	壺	壺	散	簠	匋
酒壺受一斛 口徑尺足高 二寸徑尺反篋 曾者塗漆赤 中有畫飾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爵 隨人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以竹爲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宮 用之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爵 隨人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以竹爲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宮 用之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爵 隨人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以竹爲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宮 用之	散 形制容受如 簠 漆面無飾曰 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簠 爲尊以米格 腹形制容受 如簠等 簠 漆面無飾曰 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匋 爲尊以米格 腹形制容受 如簠等 匋 漆面無飾曰 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壺	壺	壺	散	簠	匋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爵 隨人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以竹爲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宮 用之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爵 隨人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以竹爲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宮 用之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爵 隨人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以竹爲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宮 用之	散 形制容受如 簠 漆面無飾曰 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簠 爲尊以米格 腹形制容受 如簠等 簠 漆面無飾曰 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匋 爲尊以米格 腹形制容受 如簠等 匋 漆面無飾曰 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諸事用散

墨車制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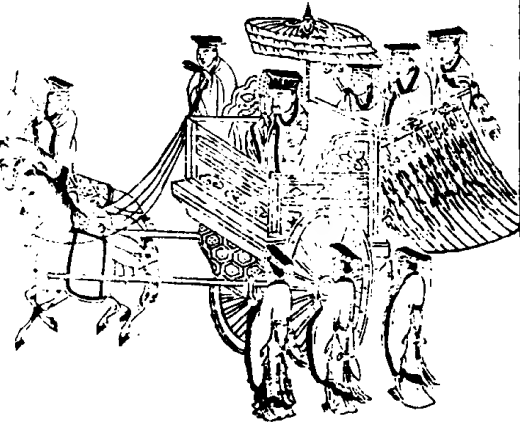


人編類纂

六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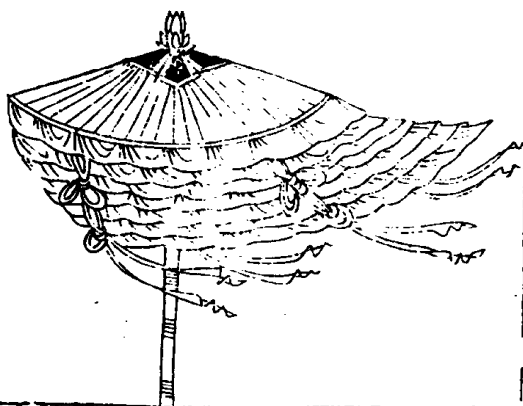
圭

巾車王輅制圖



巾車王輅金木象華四輅其飾雖異制則同今特圖王輅之一兼太常之旂以備祭祀所乘其餘車式皆具考工記則諸路可知矣

輪人為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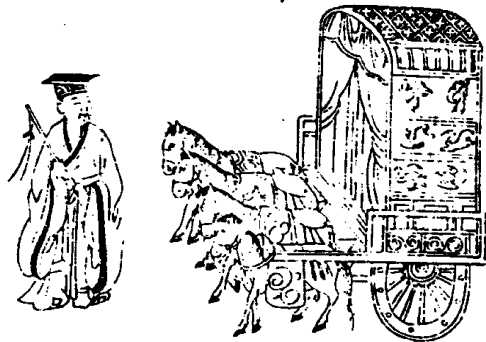


人編類纂

六經圖

圭

厭翟車制圖



蓋斗曰部部徑六寸厚一寸上隆一分斗下達常長二尺徑一寸達常下入杠杠長八尺徑二寸足以合達常也用弓二十有八每弓長六尺廣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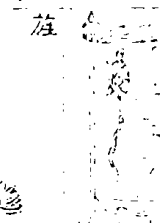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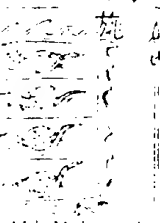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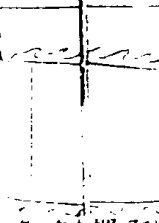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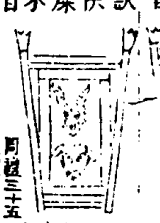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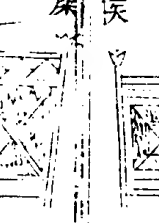







圖	制	旗	九
 <p>司常日月為常物 ○中車王輪建 太常十二旌畫 三辰升龍降龍 孤矢設崇牙 司常交龍為旌旗 諸侯建旌○中 車金路建大旂 以賓同姓以封 上公九旂侯伯 七子男五 司常通帛為旌旗 孤卿建旌註曰 謂大赤從周正 色無飾○中車 象路建大旂以 賓異姓以封 司常龜地為旌 旌縣鄙建旌 考工記曰龜 蛇四旂以象 營室 司常析羽為旌旂車載旌、旂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皆五 綵繫之於旌旌之上注旌於干首也</p>	 <p>司常離帛為物大 夫士建物註曰以 帛素飾其側商之 正色○中車革路 建大白以即戎以 封四衛 司常能虎為 旗師都建旗 考工記能旗 六旂以象伐 司常烏集為旗 州里建旗考工 記曰烏旌七旂 以象朝火○畫 朱畫與作 司常全羽為 旌道車載旌 ○註曰道車 象路也王以 朝夕燕出入</p>	 <p>司常日月為常物 ○中車王輪建 太常十二旌畫 三辰升龍降龍 孤矢設崇牙 司常交龍為旌旗 諸侯建旌○中 車金路建大旂 以賓同姓以封 上公九旂侯伯 七子男五 司常通帛為旌旗 孤卿建旌註曰 謂大赤從周正 色無飾○中車 象路建大旂以 賓異姓以封 司常龜地為旌 旌縣鄙建旌 考工記曰龜 蛇四旂以象 營室 司常析羽為旌旂車載旌、旂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皆五 綵繫之於旌旌之上注旌於干首也</p>	 <p>司常日月為常物 ○中車王輪建 太常十二旌畫 三辰升龍降龍 孤矢設崇牙 司常交龍為旌旗 諸侯建旌○中 車金路建大旂 以賓同姓以封 上公九旂侯伯 七子男五 司常通帛為旌旗 孤卿建旌註曰 謂大赤從周正 色無飾○中車 象路建大旂以 賓異姓以封 司常龜地為旌 旌縣鄙建旌 考工記曰龜 蛇四旂以象 營室 司常析羽為旌旂車載旌、旂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皆五 綵繫之於旌旌之上注旌於干首也</p>

圖	制	侯	射
 <p>虎侯謂以大 虎皮飾其 侯之側其 鵠亦虎皮侯 能侯以熊 皮飾侯側 兼以熊皮 方制其鵠侯 豹侯以豹 皮飾侯側 兼以豹皮 方制其鵠侯 諸侯自射五 之侯其侯 道鳴居與正 王能侯同侯 麋侯以麋 皮飾侯側 又以皮步 制其鵠侯 獸侯王以二 鳥燕畫獸 為侯象能 頭狀侯 王燕旁之獸 侯諸侯射侯 亦畫雲氣 飾其側首 王燕射士 射五十弓 鹿豕之侯</p>	 <p>虎侯謂以大 虎皮飾其 侯之側其 鵠亦虎皮侯 能侯以熊 皮飾侯側 兼以熊皮 方制其鵠侯 豹侯以豹 皮飾侯側 兼以豹皮 方制其鵠侯 諸侯自射五 之侯其侯 道鳴居與正 王能侯同侯 麋侯以麋 皮飾侯側 又以皮步 制其鵠侯 獸侯王以二 鳥燕畫獸 為侯象能 頭狀侯 王燕旁之獸 侯諸侯射侯 亦畫雲氣 飾其側首 王燕射士 射五十弓 鹿豕之侯</p>	 <p>虎侯謂以大 虎皮飾其 侯之側其 鵠亦虎皮侯 能侯以熊 皮飾侯側 兼以熊皮 方制其鵠侯 豹侯以豹 皮飾侯側 兼以豹皮 方制其鵠侯 諸侯自射五 之侯其侯 道鳴居與正 王能侯同侯 麋侯以麋 皮飾侯側 又以皮步 制其鵠侯 獸侯王以二 鳥燕畫獸 為侯象能 頭狀侯 王燕旁之獸 侯諸侯射侯 亦畫雲氣 飾其側首 王燕射士 射五十弓 鹿豕之侯</p>	 <p>虎侯謂以大 虎皮飾其 侯之側其 鵠亦虎皮侯 能侯以熊 皮飾侯側 兼以熊皮 方制其鵠侯 豹侯以豹 皮飾侯側 兼以豹皮 方制其鵠侯 諸侯自射五 之侯其侯 道鳴居與正 王能侯同侯 麋侯以麋 皮飾侯側 又以皮步 制其鵠侯 獸侯王以二 鳥燕畫獸 為侯象能 頭狀侯 王燕旁之獸 侯諸侯射侯 亦畫雲氣 飾其側首 王燕射士 射五十弓 鹿豕之侯</p>

人 龜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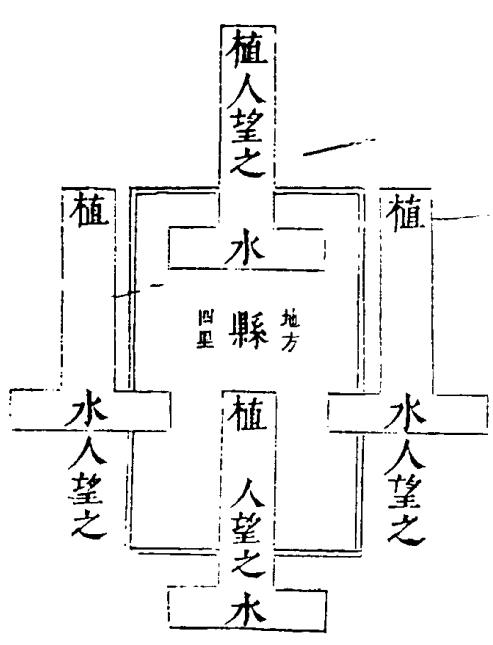
 <p>楚燔者謂 荆爲楚用 之燔燭開</p>	 <p>炬灼龜之 時用燃楚 燭也</p>	 <p>龜取龜用 時春之役左 易於前左秋 於右右久爲 後節</p>
<h4>圖</h4> <p>板 卦</p>  <p>卦體示人也</p>	<h4>人</h4> <p>木 爻 畫</p>  <p>所並六爻爲 了卦體成 更以六爻畫</p>	<h4>筮 著</h4>  <p>著以爲筮 策精誠筮 之器 古者用木 畫地記爻 今以錢</p>

太 相 圖



馬相氏掌十二
歲歲謂太歲歲
星與日同次之
月斗所建之辰
也歲星爲陽右
行於天太歲爲
陰左行於地十
二歲而小周
日常應太歲月
建以見

水 地 法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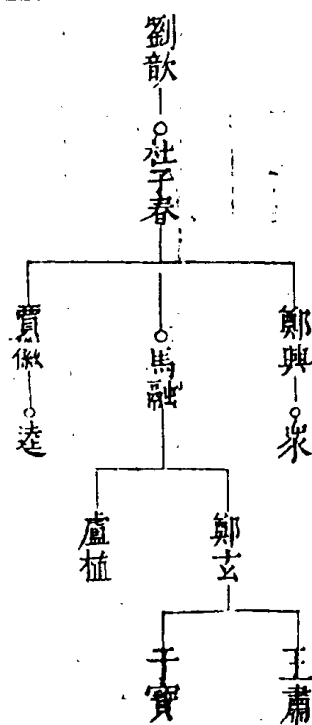


植人望之
水
縣地方
四里
植人望之
水
植人望之
水
植人望之

土 圭 測 日 圖

<p>去南千里一表</p> <p>表</p> <p>太南近日多暑 景不過八三寸</p>	<p>去西千一表</p> <p>表</p> <p>太西多陰日中而日景尺五寸</p>	<p>去北千里一表</p> <p>表</p> <p>太北近日多寒 景不過八三寸</p>
<p>去東千里一表</p> <p>表</p> <p>太東多風日映而景尺五寸</p>	<p>陽城立中表</p> <p>表</p> <p>夏至日晷漏半 就中表取一尺 五寸表爲中</p>	

傳授圖



八編類纂

卷六經圖

表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
河南綴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
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興眾並作周禮解詁賈景
伯亦作周禮詁馬融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
禮注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
又有王肅注十二卷于寶注十三卷

改正七

十九處

周禮文物大全圖

卷

禮記制度示掌圖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
以為此記後之通儒各有損益

四十九篇數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	月令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儀	學記
樂記	雜記上	雜記下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切記
中庸	表記	緇衣	奔喪	問喪	服問
周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大學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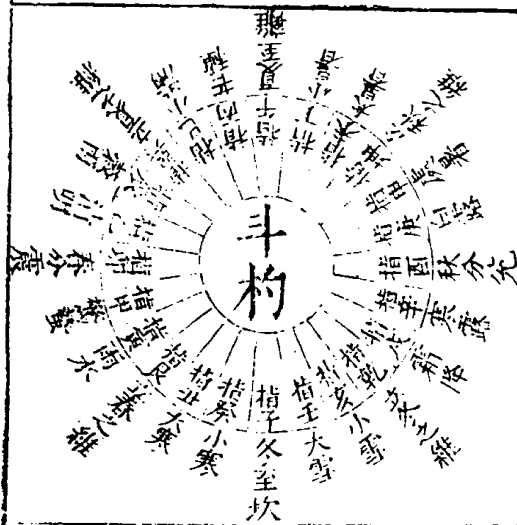
經文九萬九千一十字

八編類纂

卷六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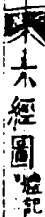
禮記

二十四氣圖



節者言至此氣度
之時節氣一變族
謂之節中者謂一
次之中氣更有變
故謂之中日月之
行十五度三十二
分度之七氣一變
故成一氣之名二
十四變故有二十
四氣之目也

水滸類纂



1

1

1

1

八編類纂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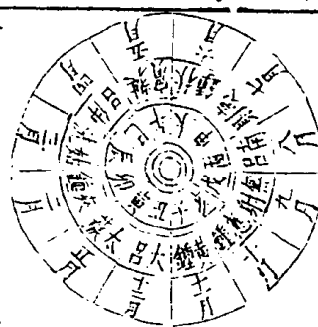
三





月	節	宮	角	徵	羽	變宮	變徵
十月	應鍾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九月	無射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八月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七月	夷則	無射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六月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五月	蕤賓	夷則	無射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四月	仲呂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姑洗
三月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黃鍾	太簇	姑洗
二月	夾鍾	仲呂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正月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月令二十律管候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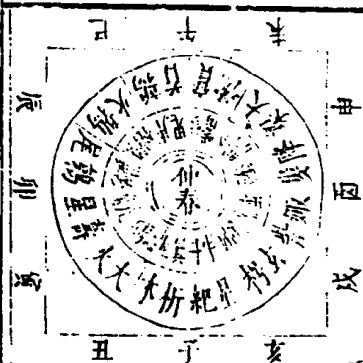


各如方位排列入地
有深淺以木按節之

冬至黃鍾氣始於地中九寸止
十一月黃鍾氣始於地中八寸四分止
十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九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八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七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六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五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四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三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二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正月黃鍾氣始於地中七寸七分止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
塗墁必周布密緹綬室中
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內
庫外高各從其方位加律
其上以葭葦灰實其端案
歷而候之氣至則一律飛
灰其為氣所動者灰聚地有
人及鼠所動者灰聚地有
疎密不能無差志故以木
案試之然後實土案上今
堅密均其上以水平其槩
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
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
托調其案上之土耳又隋
志論其法先治一室令地
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
入地有深淺冬至陽氣距
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
管是之故黃鍾為之應正
而律地面八寸止自太簇
以上皆達黃鍾大呂皆已
虛故惟太簇一律飛灰

月令仲春昏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張中旦建星中日月會于降畢戌之位也疏云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即奎婁加酉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

四仲昏星圖

八編類纂

六經圖

月令所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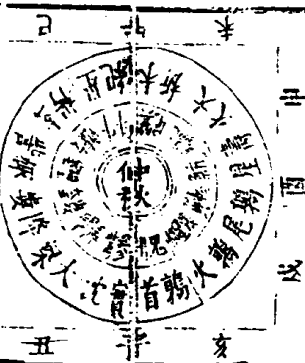


仲春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木屬仲夏盛德在火故所主皆火屬仲秋盛德在金故所主皆金屬仲冬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水屬

月令仲夏昏星 月令仲秋昏星 月令仲冬昏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日月會于鶉首未之位也疏云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東井加酉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巳箕箕在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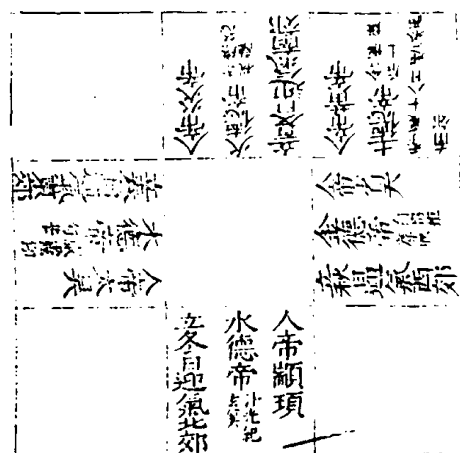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胃觜中日月會于壽星辰之位也疏云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即角亢加酉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日月會于星紀丑之位也疏云仲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即斗牛加酉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昂畢在巳觜參在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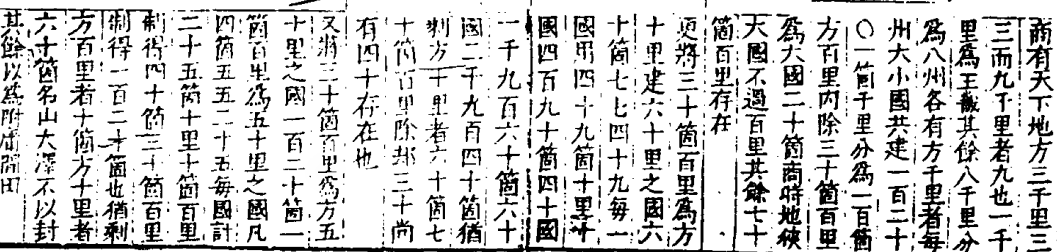
五帝坐位圖

太六經圖



五時迎氣祭五行之人帝太昊之屬梁崔靈恩云明堂及郊坐位依五行相向行解云五精帝南面人帝北面其牲天人各一犢

王畿九州圖 百里 卡里圖 百里 之國圖



王制周建國圖

五等侯國					四等男國					三等采衛					二等男國					一等男國				
公	伯	子	男	侯	公	伯	子	男	侯	公	伯	子	男	侯	公	伯	子	男	侯	公	伯	子	男	侯
一州之地方千里公者六以五千里封五等之國各一百四十里又侯伯子男國各地方千里五等之國各五百里					一甸之地方千里公者六以五千里封五等之國各一百四十里又侯伯子男國各地方千里五等之國各五百里					一男之地方千里公者六以五千里封五等之國各一百四十里又侯伯子男國各地方千里五等之國各五百里					一采之地方千里公者六以五千里封五等之國各一百四十里又侯伯子男國各地方千里五等之國各五百里					一衛之地方千里公者六以五千里封五等之國各一百四十里又侯伯子男國各地方千里五等之國各五百里				
國約九十六次					國約九十六次					國約九十六次					國約九十六次					國約九十六次				
同餘四國					同餘四國					同餘四國					同餘四國					同餘四國				
百里					百里					百里					百里					百里				
方氏方二					方氏方二					方氏方二					方氏方二					方氏方二				
此為盈上					此為盈上					此為盈上					此為盈上					此為盈上				
四等之數小					四等之數小					四等之數小					四等之數小					四等之數小				
合四十六國					合四十六國					合四十六國					合四十六國					合四十六國				
凡諸侯之制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侯不為是也伯不為是也男不為是也采不為是也衛不為是也																								
問國為附庸公無附庸侯附九同伯七同十五男男三同進爵至																								
返則歸之公地方五百里同地地極無附庸侯侯地未去																								
同有功進受九同為王五與公等伯地未九同有功進受七同為																								
六同地侯等子地未四同有功進受五同為九同侯等男地未二同																								
有功進受三同為四同男等四等附庸合二十四國																								
凡邦國千里																								
周公投以五																								
之封公以五																								
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																								
六族方三百																								
里則一伯																								
方二百里則																								
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																								
凡方千里者一																								
為方百里者百																								
以方三百里之																								
積以九約之得																								
十一有奇城方																								
氏方三百里則																								
十一伯合伯國																								
之十一於方千																								
里之內則得九																								
十同餘一國																								
凡州方千里者以五																								
千里封五等國合有																								
四十六侯伯二國																								
地方百里者五百																								
五十一侯男之制州																								
建國二百一十少																								
五十九以此千里之																								
內封方百里者五十																								
九以足之縣四十一																								
國為附庸附庸																								
附庸附庸附庸																								

王制公卿大夫士圖 天子縣內圖

天子	三公	二十七大夫	次國	上卿	中卿	下卿	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	天子之縣內立
九卿	八十二元士		上卿	中卿	下卿	皆命於天子			百里之國九
			大國	上卿	中卿	下卿	皆命於天子		十里之國七
						皆命於天子			一五十里之國
						皆命於天子			六十三凡九十
						皆命於天子			三國名山大澤
						皆命於天子			不以盼餘以祿
						皆命於天子			士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二十

七

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

并以祿士

以為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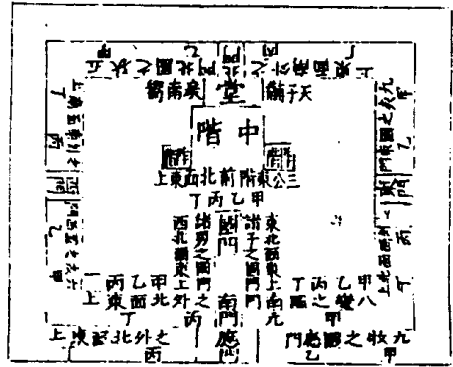
天子之王封待

大夫

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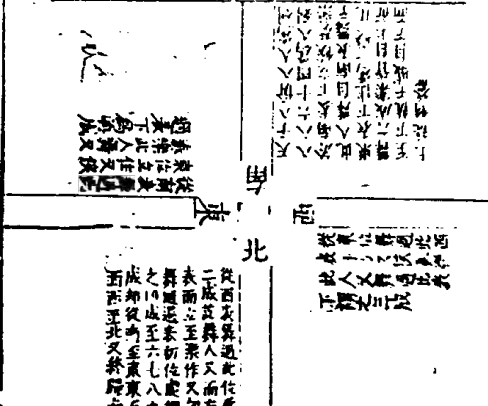
二十</

周公明堂圖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
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東西九室南
北亦然上圖法天下方法
地八窻象八風四闢法四
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
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
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
風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比
周公明堂定制也

武舞表位圖



武始而北出謂初舞位舞南
者從南位漸北至次位也再成
而滅商謂舞者從第二位至第
三位象武王伐紂三成而南者
謂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又
南反象武王伐紂南歸四成而
南謂是禮者謂四成舞者從北
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武王
伐紂教化行于南方五成而分
爲左右謂從第二位分爲左右
象周公召公居二伯左右六成
復綴以崇謂南初位舞者從第
三位南至本位言北上却反至
兩上立也

冕冠

	冕至周始加委貌 旋葉玉皆五 采前後各十 二廣八寸長 尺六寸	周之冠曰 委貌一名 玄冠今建 賢冠其遺 象也	諸侯朝服 之玄冠士 玄冠諸侯 冠弁形制 皆委貌也 皮弁弁爵 弁弁今之 簪也士以 簪大夫以 象
	以鹿皮漢毛章甫 黃白者爲之 高尺二寸諸 侯卿大夫 士冠之	殷之冠曰 緌 章甫制與 委貌母迥 俱用緌布 爲之	弁弁弁故 紃先以組 頭於左上 繫定乃上 弁紃繫之

制圖

	爵弁 爵弁冕之周弁 次也色赤 而微黑如 爵頭前圓 後方無旒 天子以山 火龍爲飾 諸侯火卿 大夫士 草而已 有組纓屬於笏 類此謂緌布 冠無笏乃以 二條之組而 紃屬於頸	周曰弁服曰佩玉 厚夏曰收 以三十升布 漆爲之制相 似而微異 天子素帶 朱裏終辟 大夫以上 用素皆廣 四十 玉藻云方度 二尺六寸天 子冠上終 首諸侯不終 紃	佩玉上有 紃下有 紃牙瑱以 納其間 弁帶之上 弁弁皮弁 布冠各一 紃以待於 西 站南今之 冠 初也 覆下曰 下曰履 有紃有 牙瑱相 接之 紃
--	---	---	---

圖制				用器			
	鼎		鬲		甗		甬
其中央	以茅為其則	編九鼎象蓋	暴者若東若西	後有房也	有橫下有	共制足間	周以房也
	簋		豆		鬲		甗
手也	可以沃盥	甬柄中有道	甬柄中有道	手之器也	區者區手洗	玄帛纁果	侯天子以
	簋		豆		鬲		甗
周常備也	物之無難止	形象鼎彝	三鼎各象其	九鼎牛羊象	水也	色無雙角以	似牛一角

廟三				廟五				廟七			
祖			高祖	父			曾祖	祖			太祖
諸侯五廟			始祖	大夫三廟			始祖	士一廟			太祖
王制			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			始祖	士一廟			太祖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注太祖始封之	君王者之後不為始			封之君廟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注太祖別子
始爵者大傳曰別子			為祖始此	王制			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			始祖
王制			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			始祖	士一廟			太祖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注太祖始封之	君王者之後不為始			封之君廟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注太祖別子
始爵者大傳曰別子			為祖始此	王制			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			始祖

祭用樽之數圖

庚申壬戌	甲子 丙寅 戊辰 庚午 乙丑 丁卯 己巳 辛未	壬申 甲戌 丙子 戊寅 庚辰 壬午 甲申 丙戌 辛巳 癸未 乙酉 丁亥	庚辰 壬午 甲申 丙戌 辛巳 癸未 乙酉 丁亥	戊子 庚寅 壬辰 甲午 己丑 辛卯 癸巳 乙未	丙申 戊戌 庚子 壬寅 丁酉 己亥 辛丑 癸卯	甲辰 丙午 戊申 庚戌 乙巳 丁未 己酉 辛亥	壬子 甲寅 丙辰 戊午 庚申 壬戌 甲子 丙寅 戊辰 庚午 乙丑 丁卯 己巳 辛未
------	--	--	--	--	--	--	--

辛酉癸亥

祭宗廟十八樽
帝祭十六樽
時祭十二樽

五齊五樽
四齊四樽
三齊三樽

五齊上五樽水 感明
四齊上四樽水 明
三齊上三樽水 明
二齊上二樽水 明
一齊上一樽水 明

三酒三樽

三酒上三樽酒盛玄
三酒上三樽酒玄
三酒上三樽酒玄

𩇛盛明水
 𩇛明水
 𩇛明水

黃蘗一盛藥
黃蘗一盛藥
黃蘗一盛藥

記

冠昏喪祭鄉相見
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達道五
長幼朋友賓客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置制
達德三
行學五平口
力下五平二

度	量	制	一知即近乎勇
四代車	數		
			六經教

廣傳易具樂經 契淨精微易

四代傳	五宮
-----	----

卷之五

商六期 周金盆
 五年一巡行 歲二月東巡行 五月南巡行

夏山 商火 周龍章 綢聘制

戊午	夏百	商三百	周三百	五年一朝
----	----	-----	-----	------

執鼓 控悵 種篴 父慈 子孝 兄良 弟悌 大義

一成北出 再成滅商 三成而南

六人 夜月祭明神
七祀 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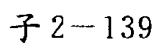
司土司水司泉司草司器司醫

上工金工豆木工獸工草土
司齒農郵表噉

數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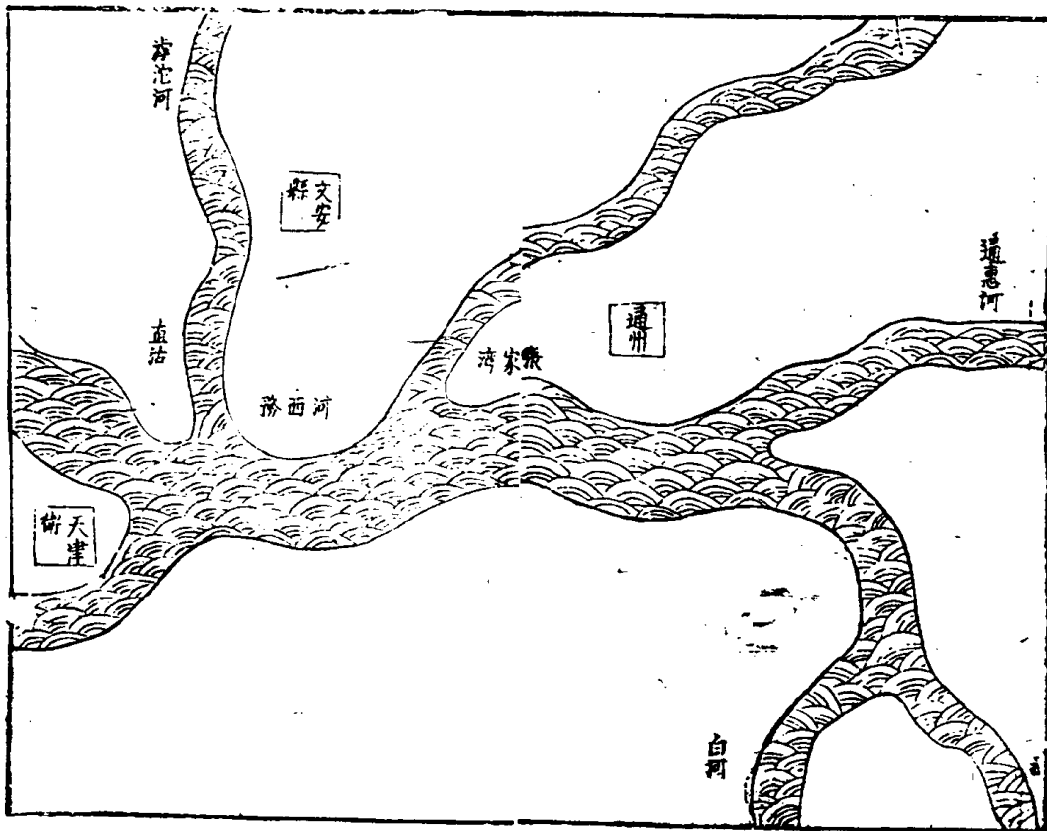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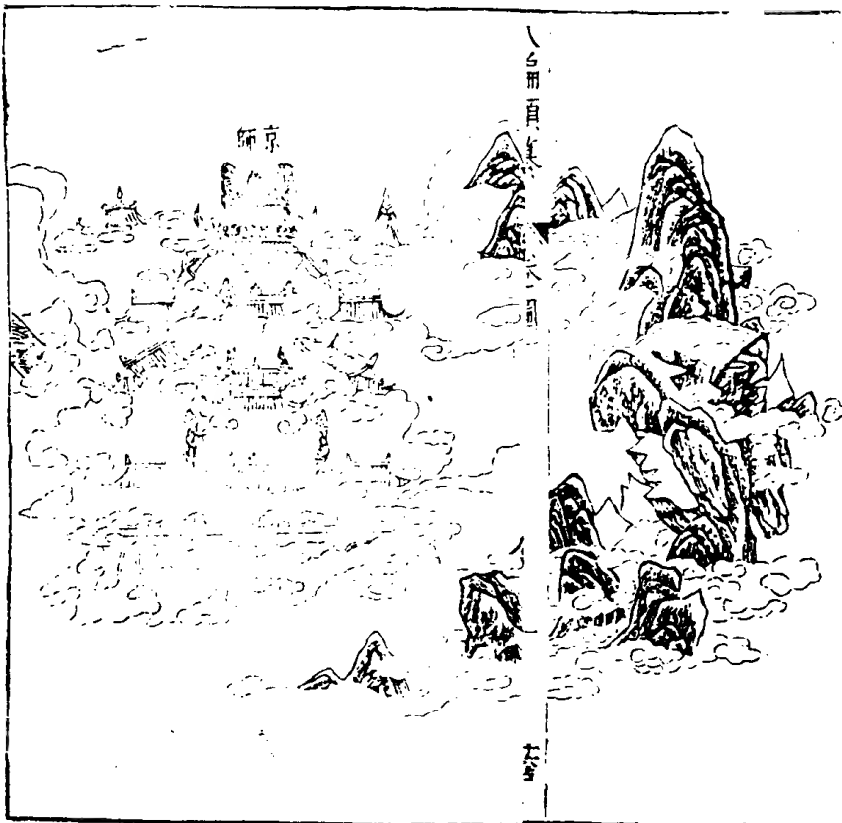
圖之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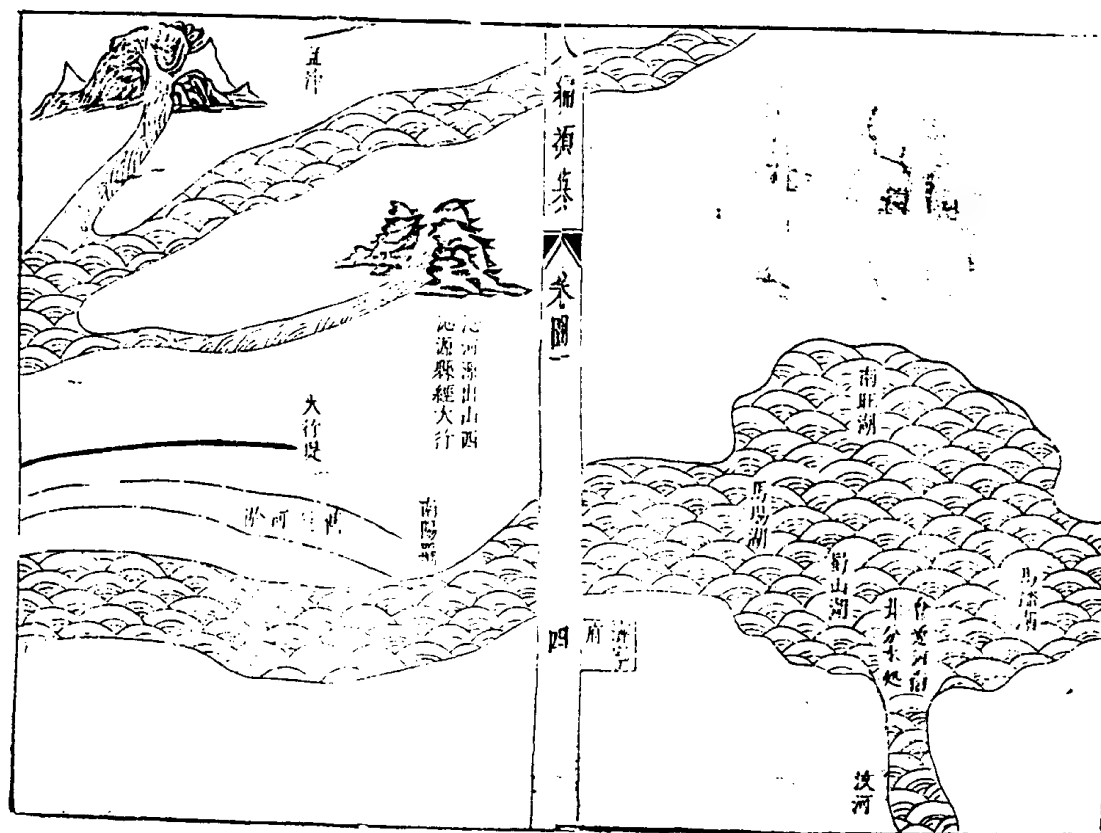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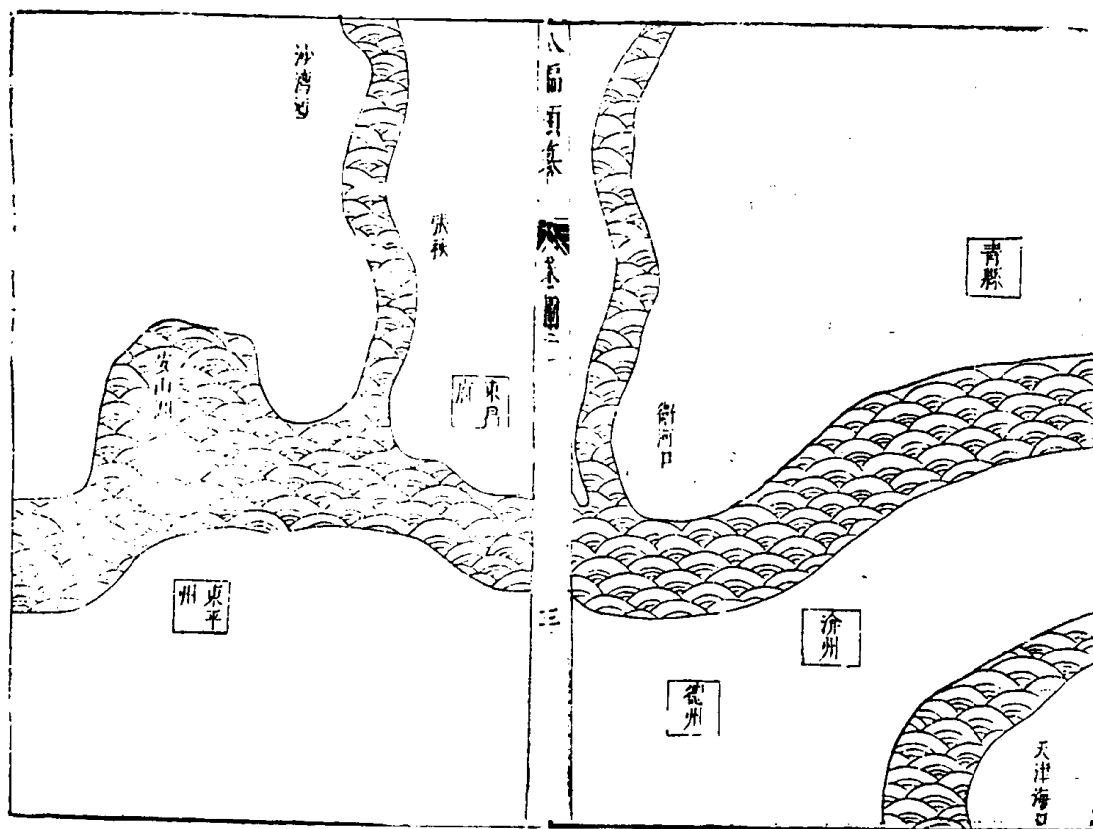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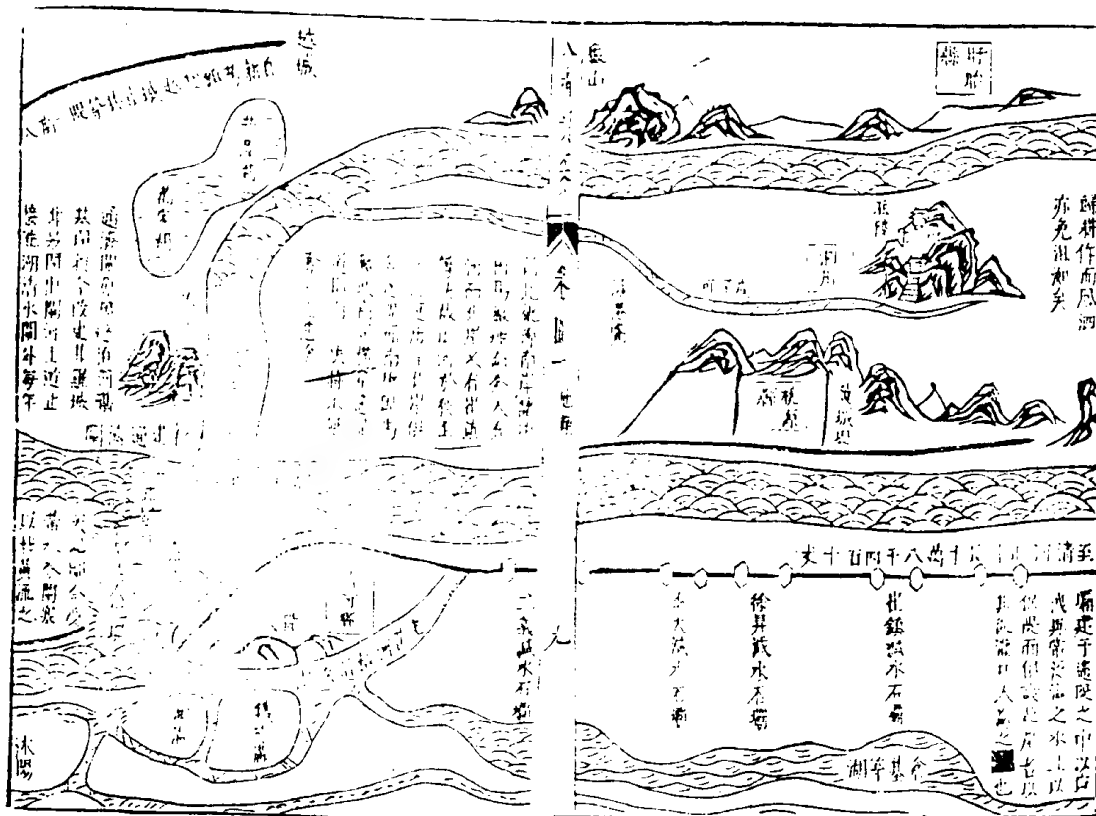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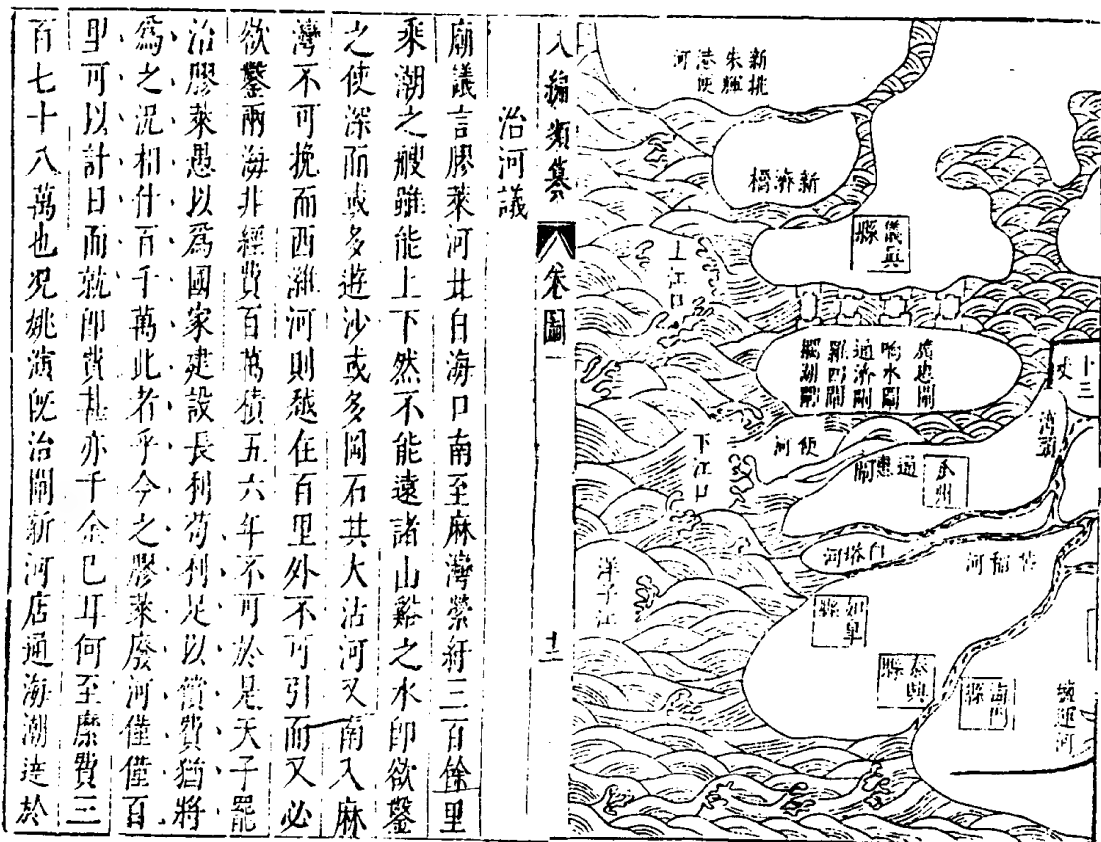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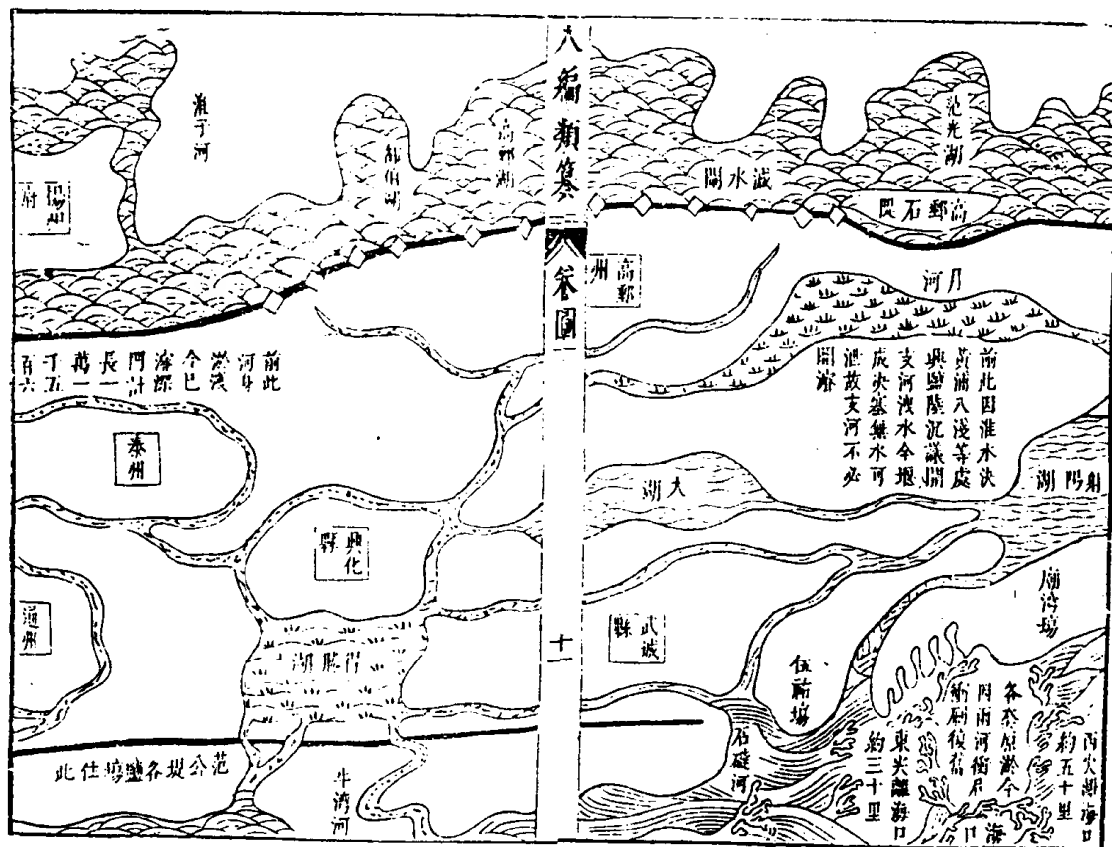
河決惟賴隄防而海運則颶風可慮海防則巨測知
徹以至九州遠鎮一覽可得而養馬之故亦當按圖

兩河新築隄堰壩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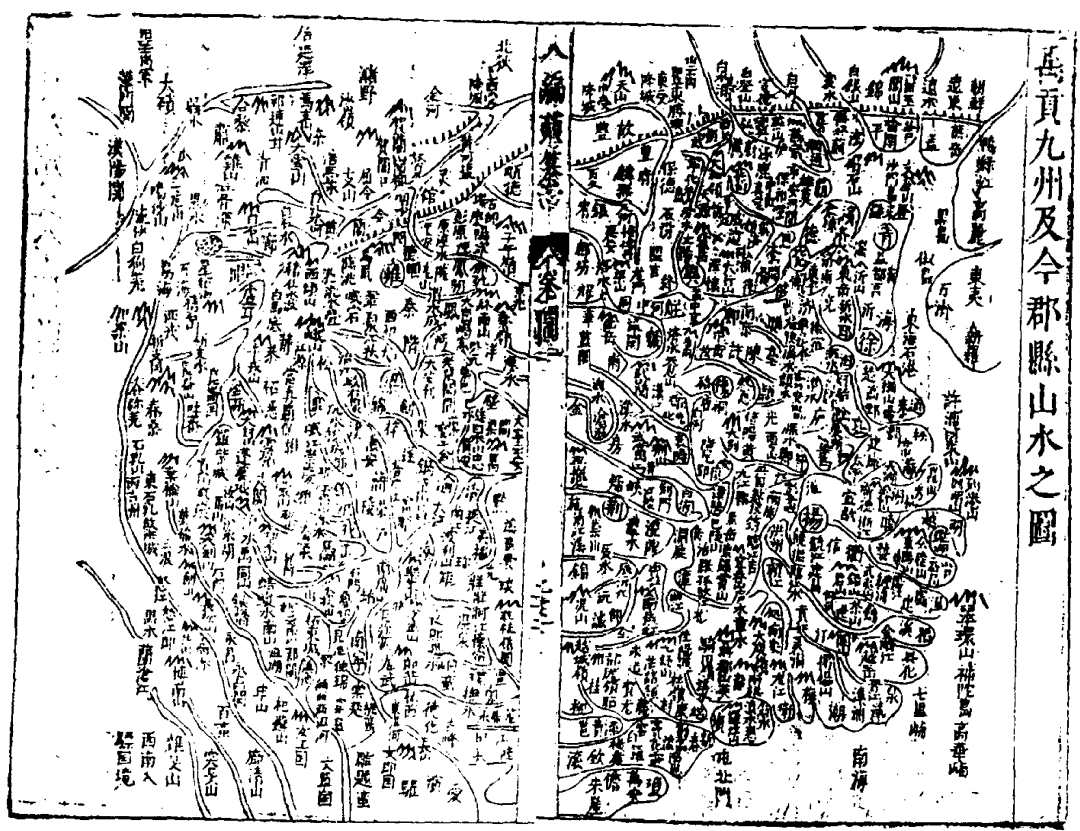


安東則膠萊宜無不可開者

八編類纂 卷圖

三至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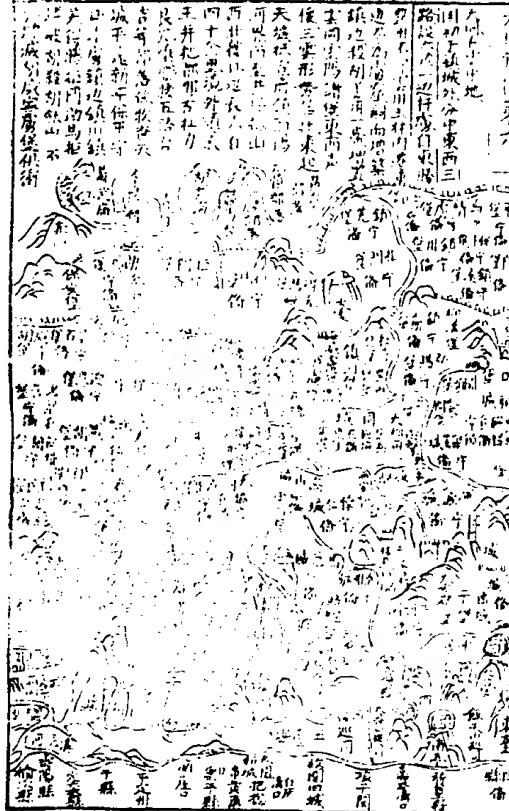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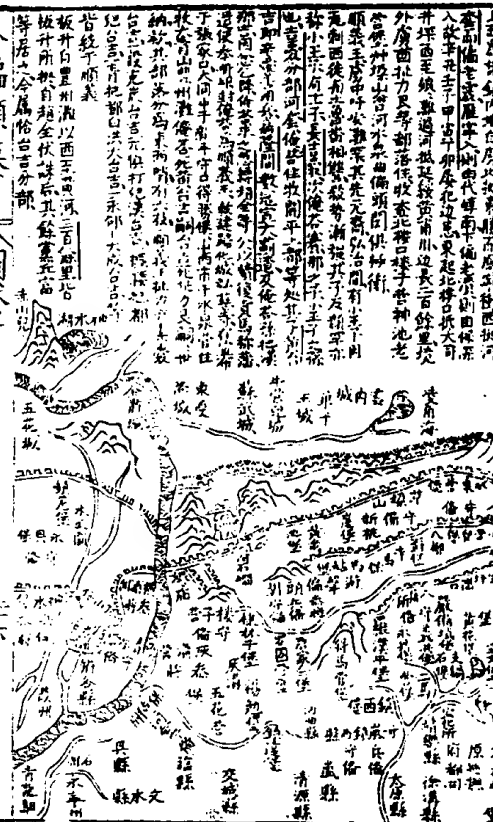
五 宜州鎮圖第五



六 大同鎮圖第六



七 山西鎮圖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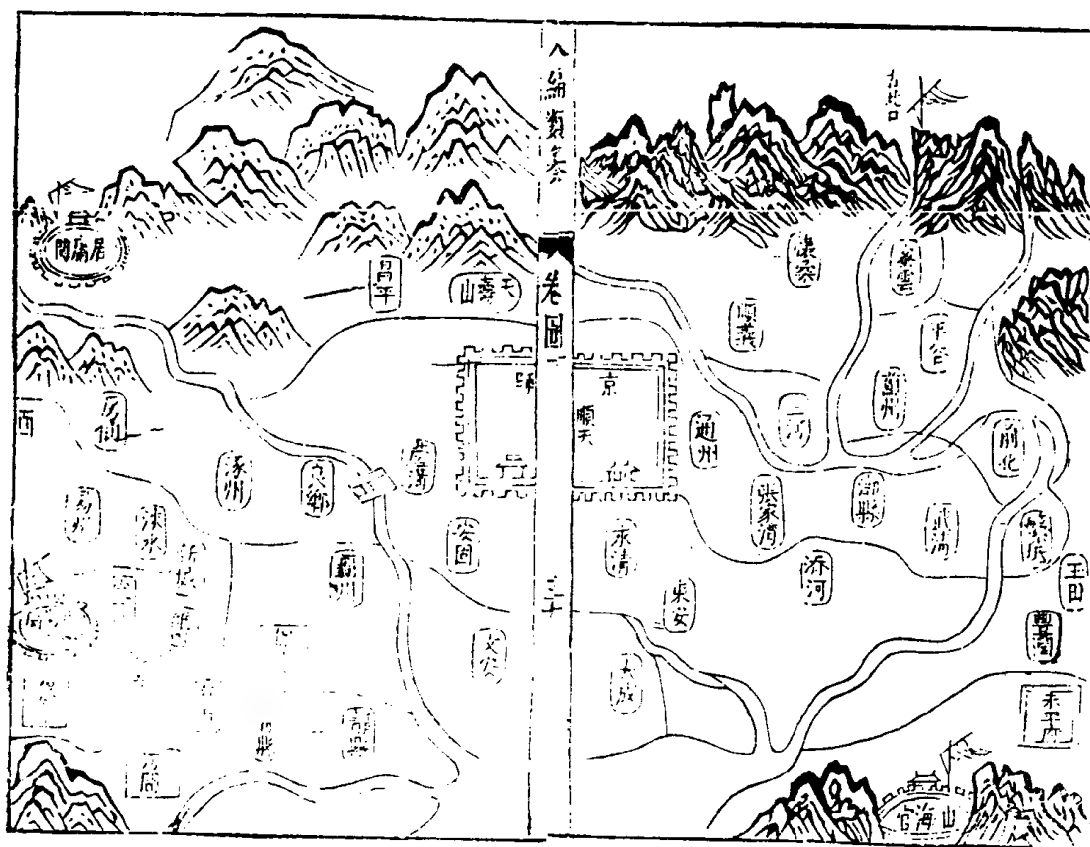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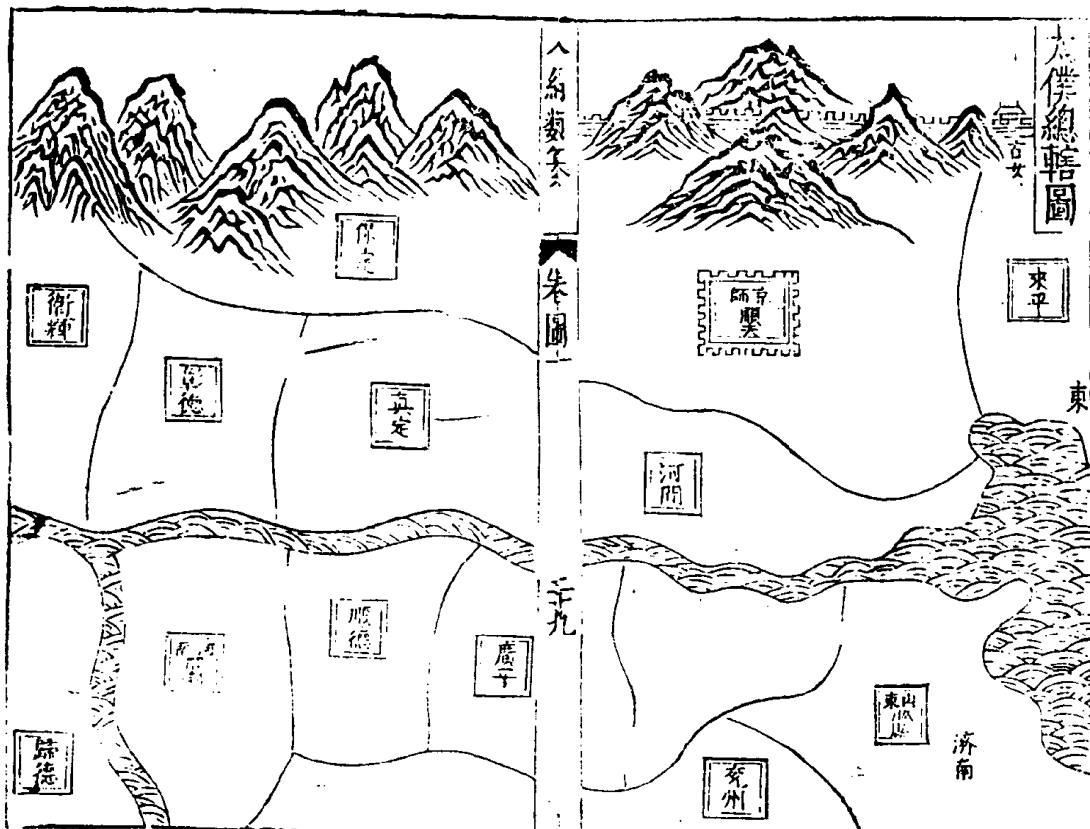
八 延綏鎮圖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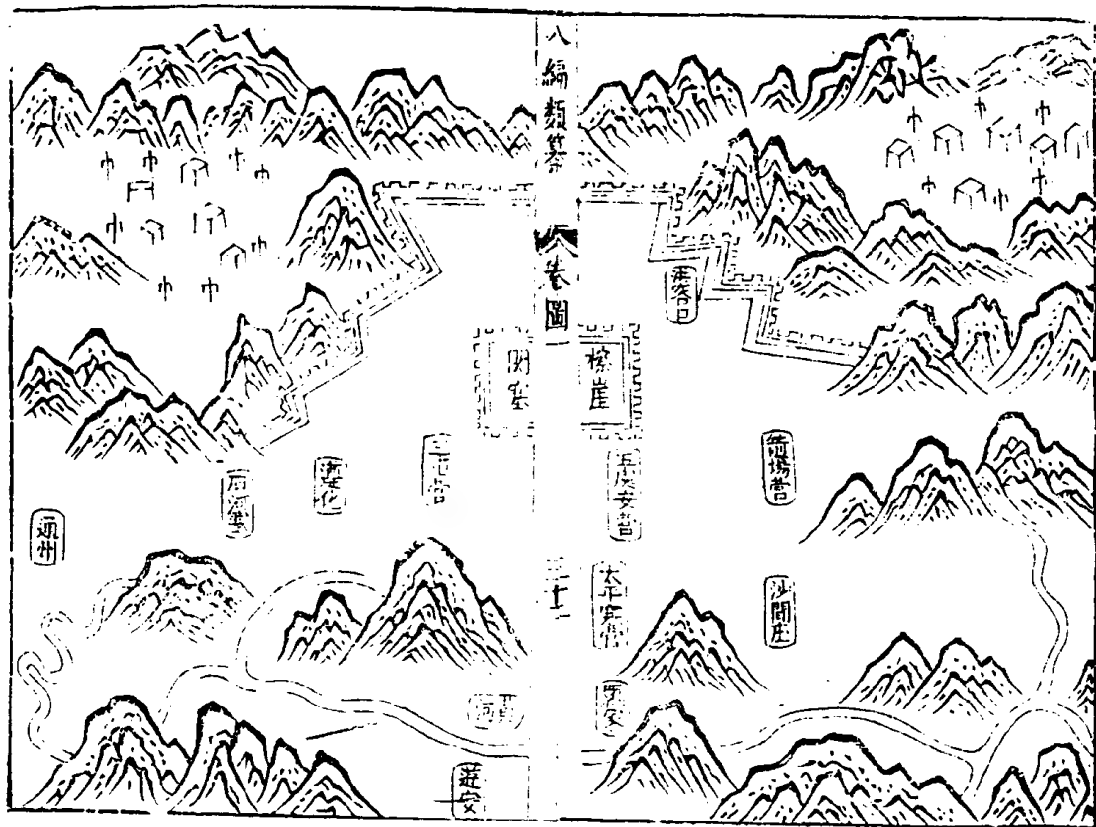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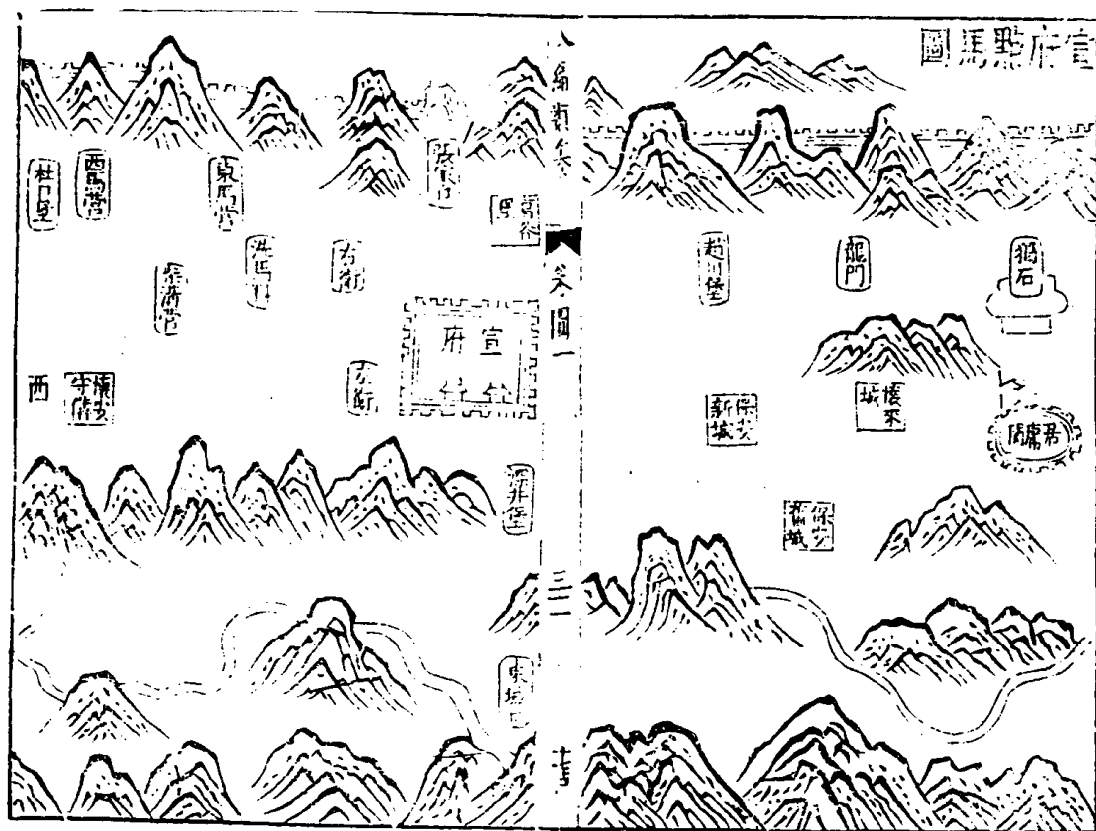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哈爾濱在廣州西千三百里
漢西域唐伊州也元祿
居之則衆開封爲平順
王即其所置哈爾濱先
平果等東北在滿洲城
天方等二百八十四里後
亡傳爲土魯番所逐遷
遷哈爾濱東諸部散之
近地哈爾濱不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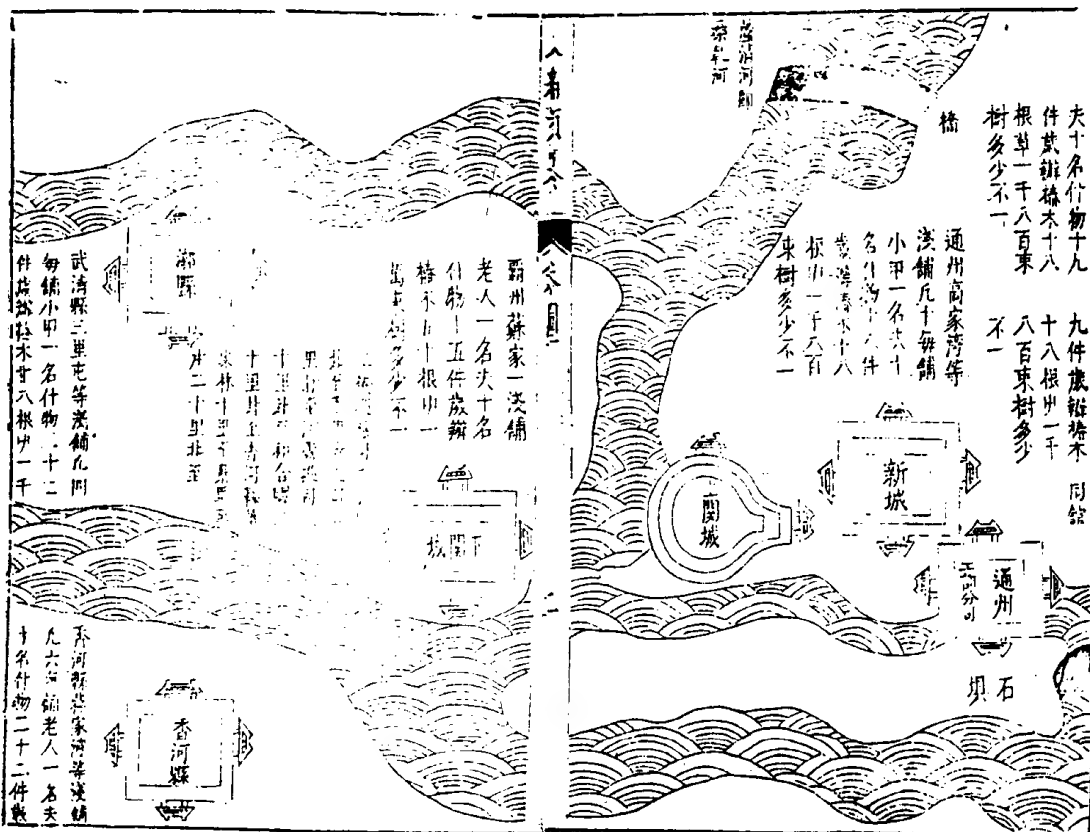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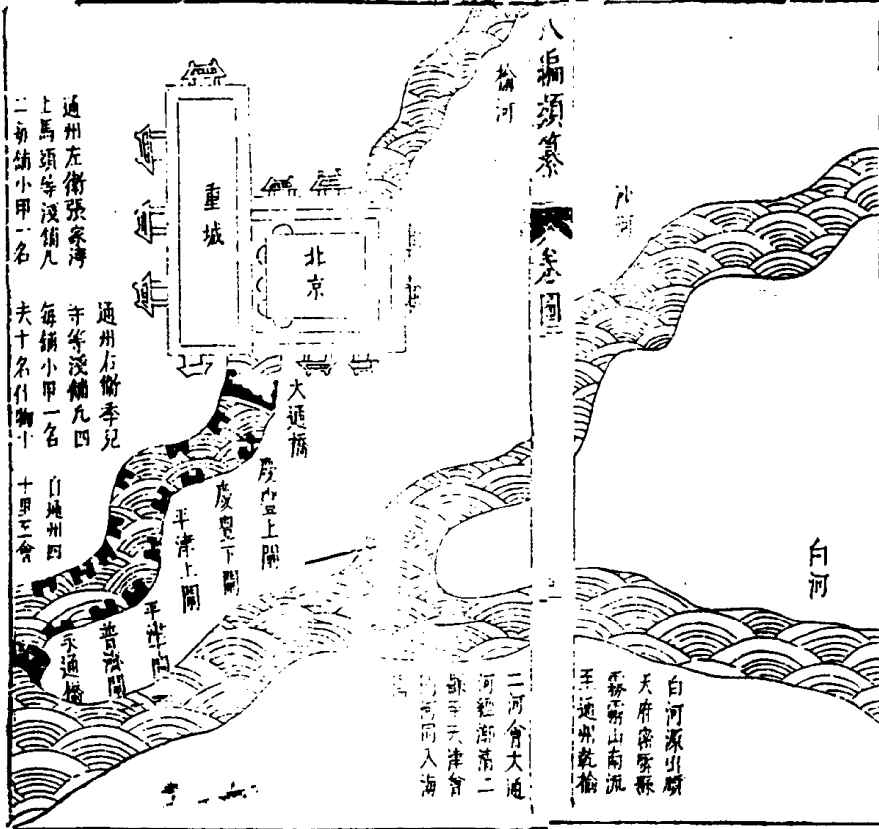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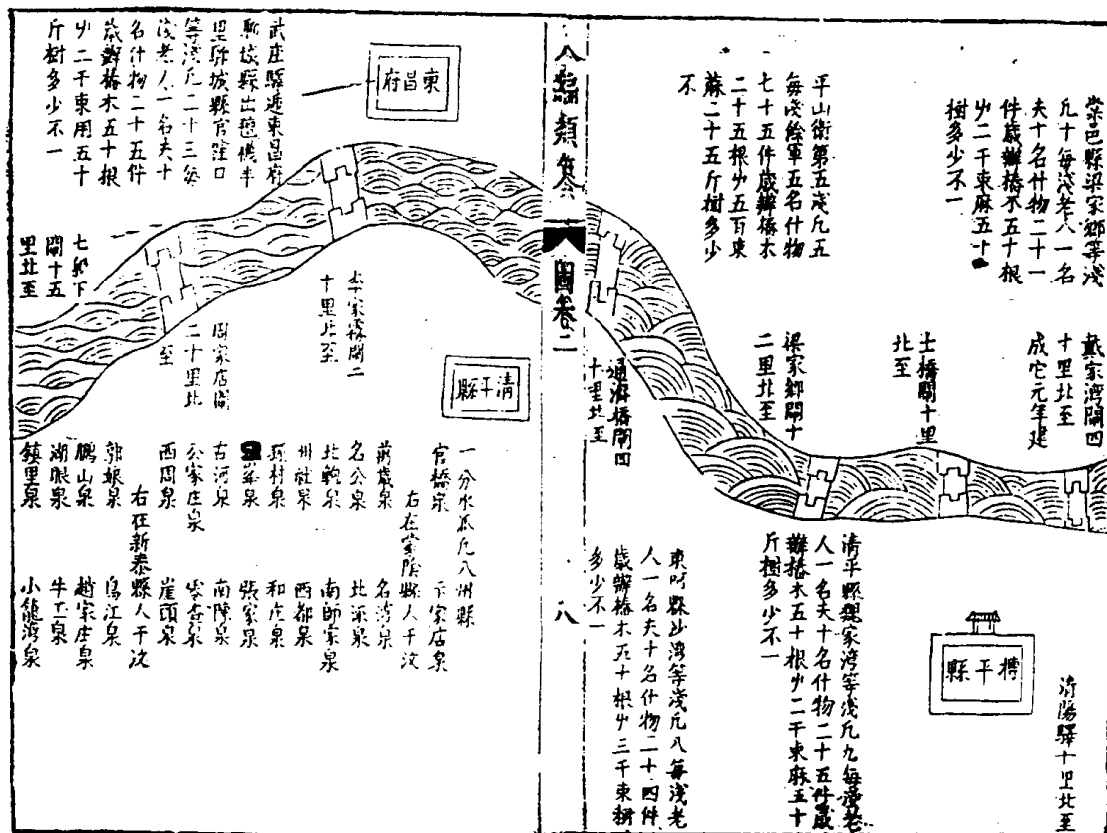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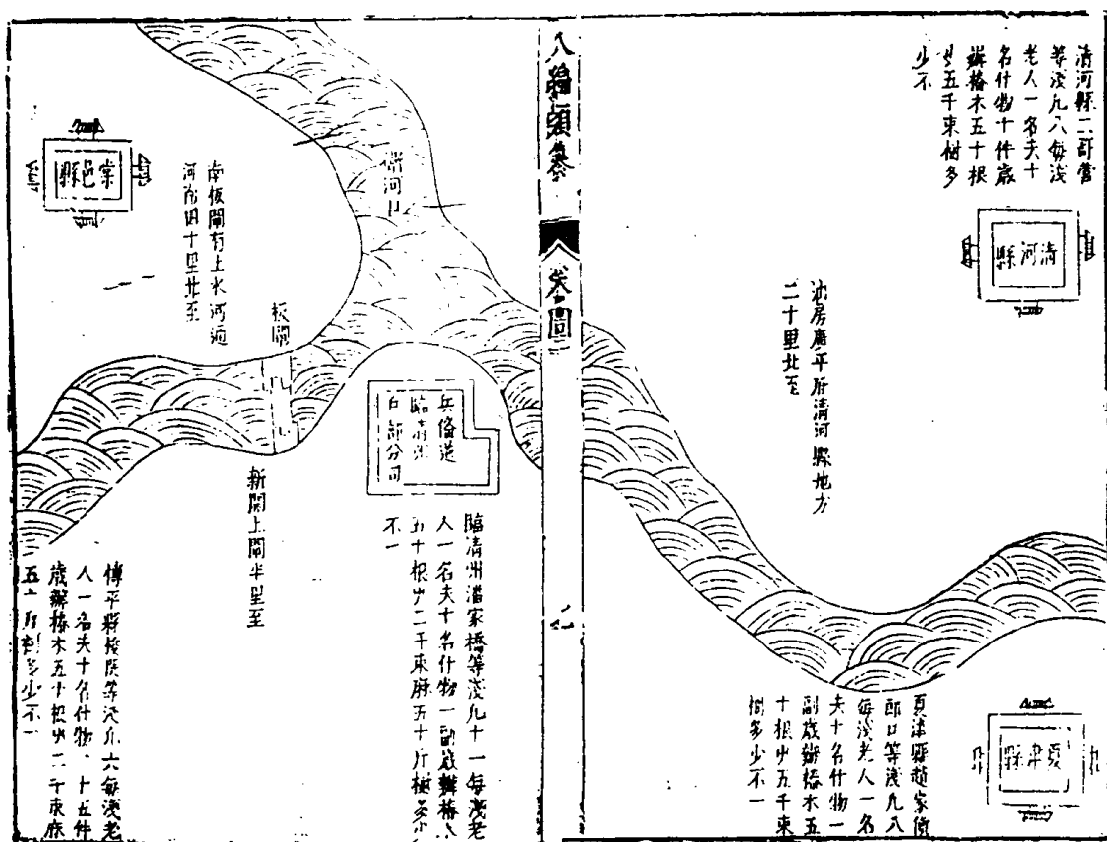
京營少卿歲春秋巡馬迤邊自宣府歷蘇州古北口東抵山海關遼陽之境後不復行今奏少卿新領餉如舊制行遼云不知廢自何時遼馬乏督府移文大司馬大司馬奏下太僕太僕度地便近集諸馬以調縣寺典籍無存惟存調馬點馬圖調馬圖者寄牧郡縣也點馬圖皆卿所涉邊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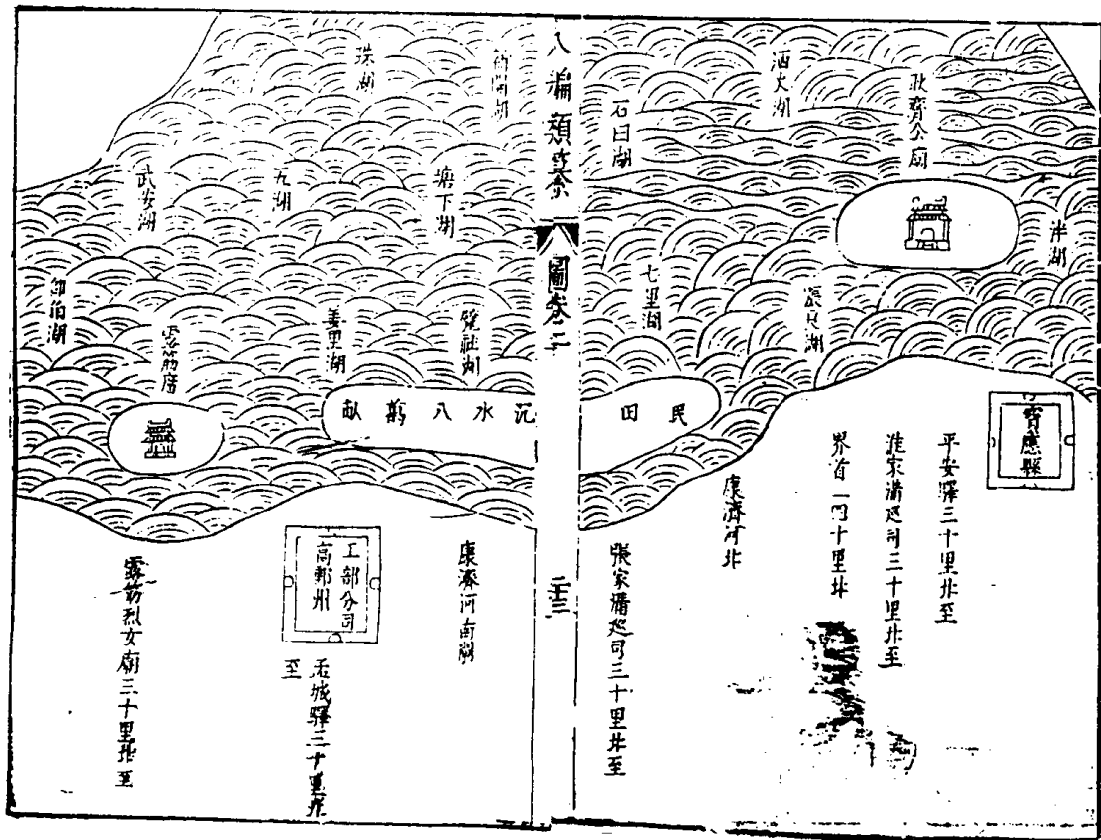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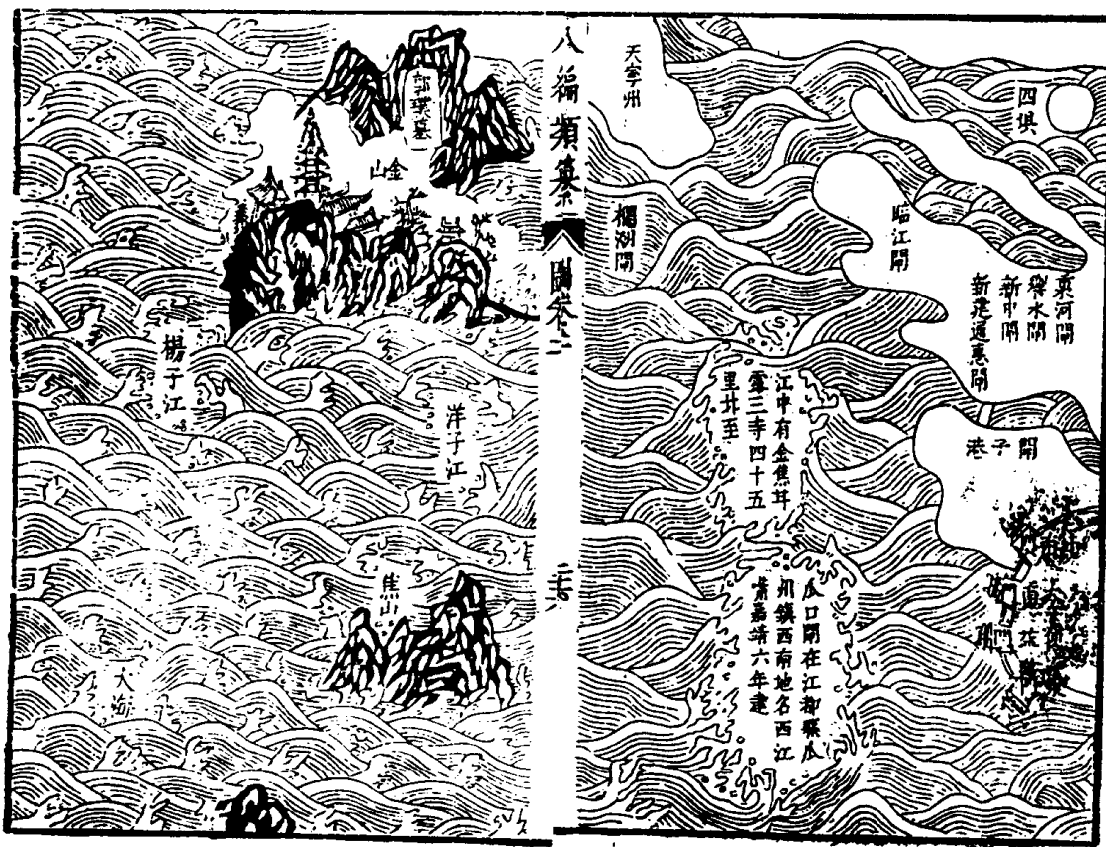
江南貢賦必假道于河而陽侯之波極損舟楫然南人絕無飛渡法倘按其圖而知其險寧不俟河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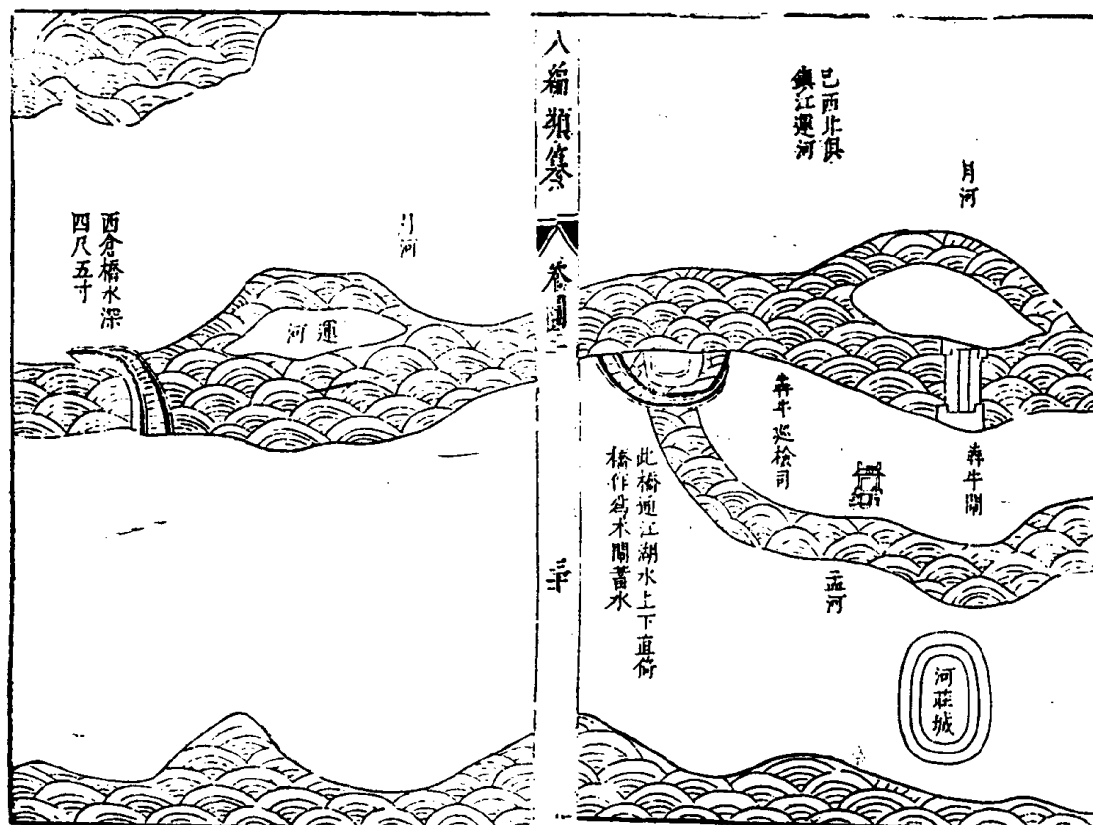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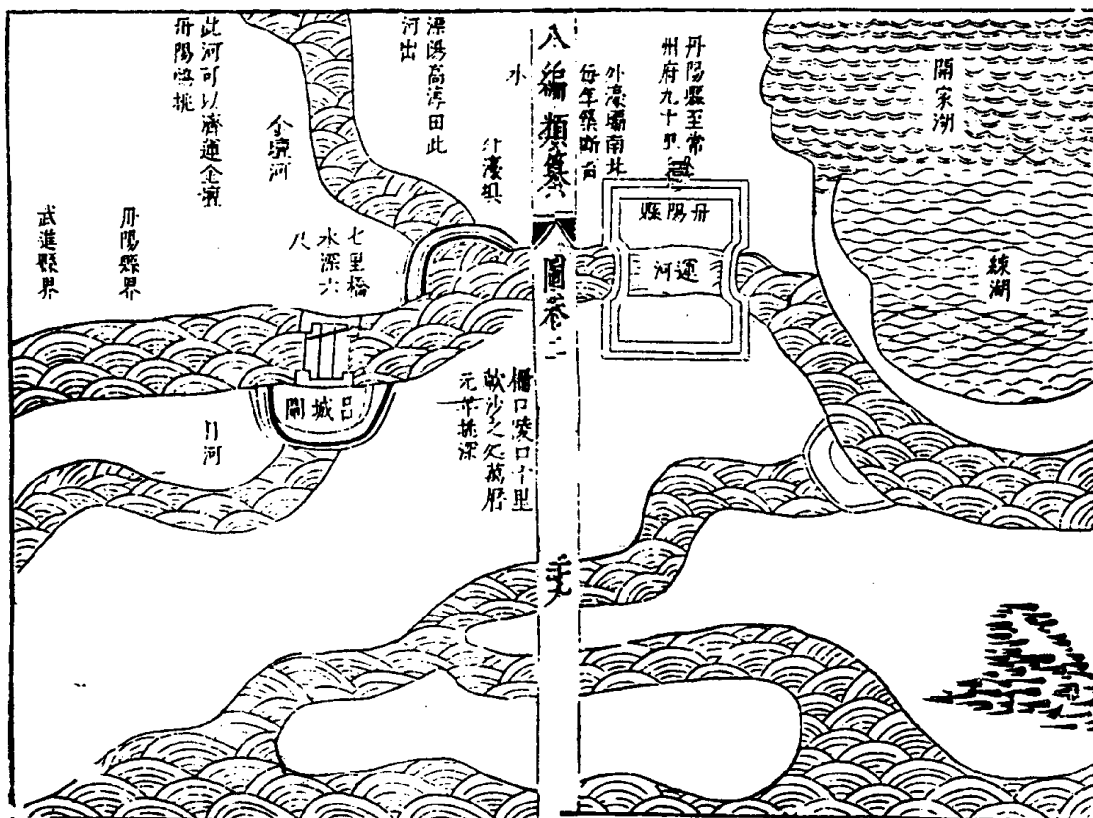
河漕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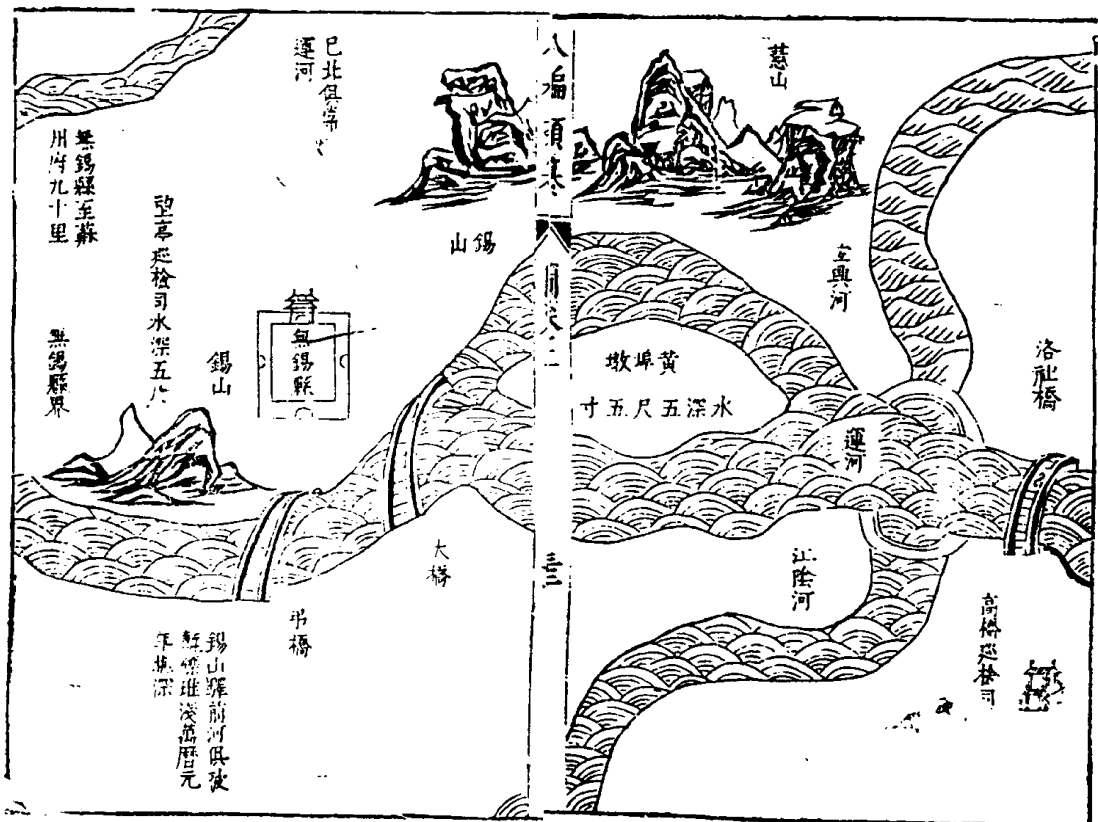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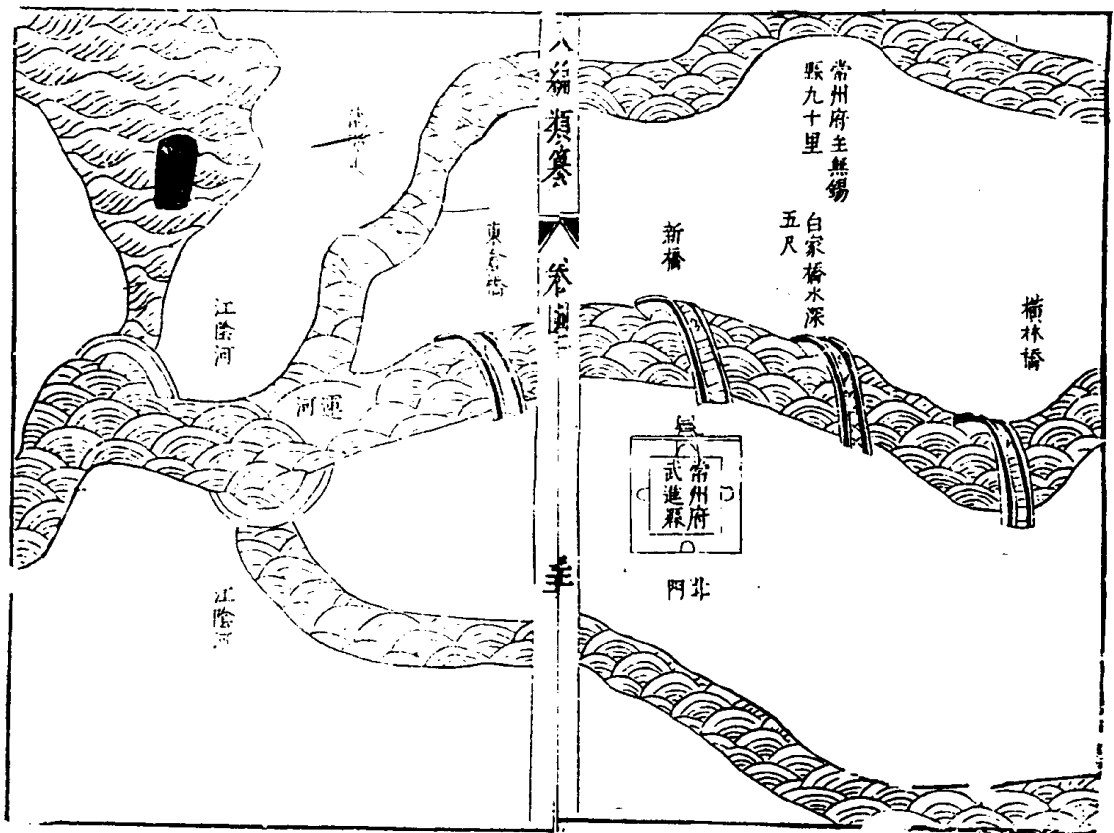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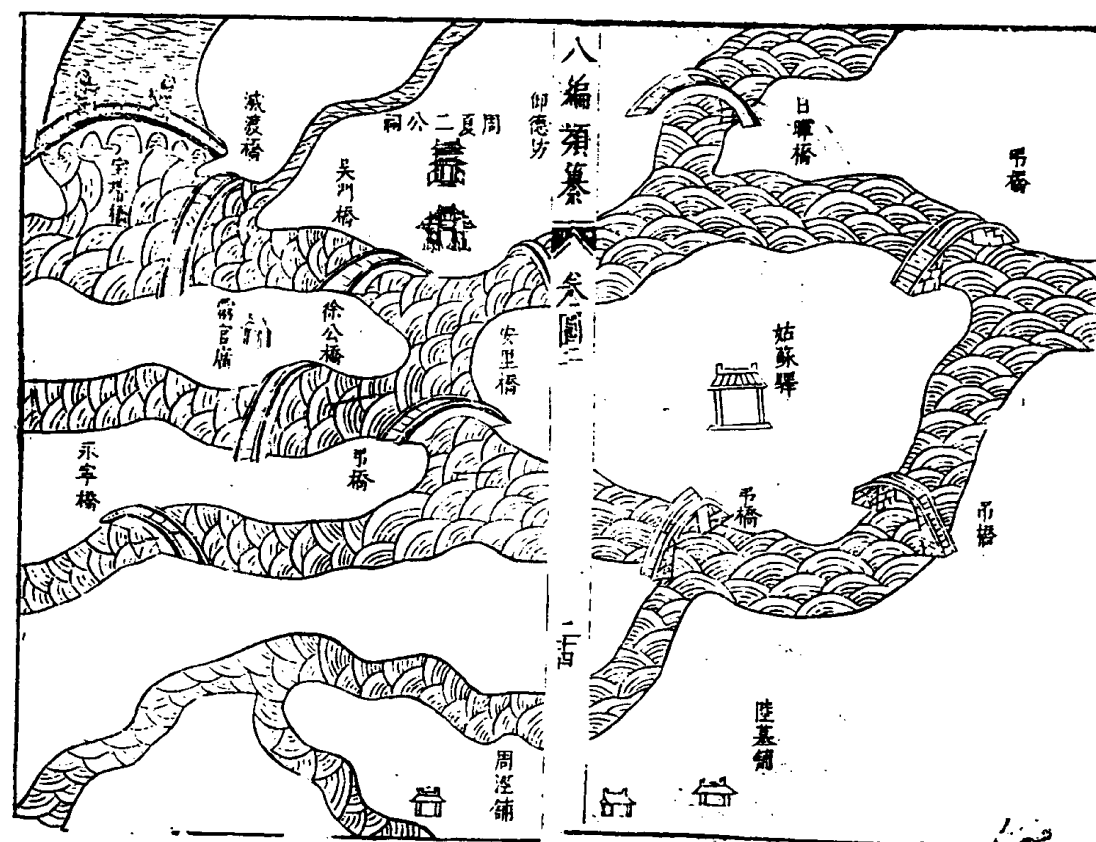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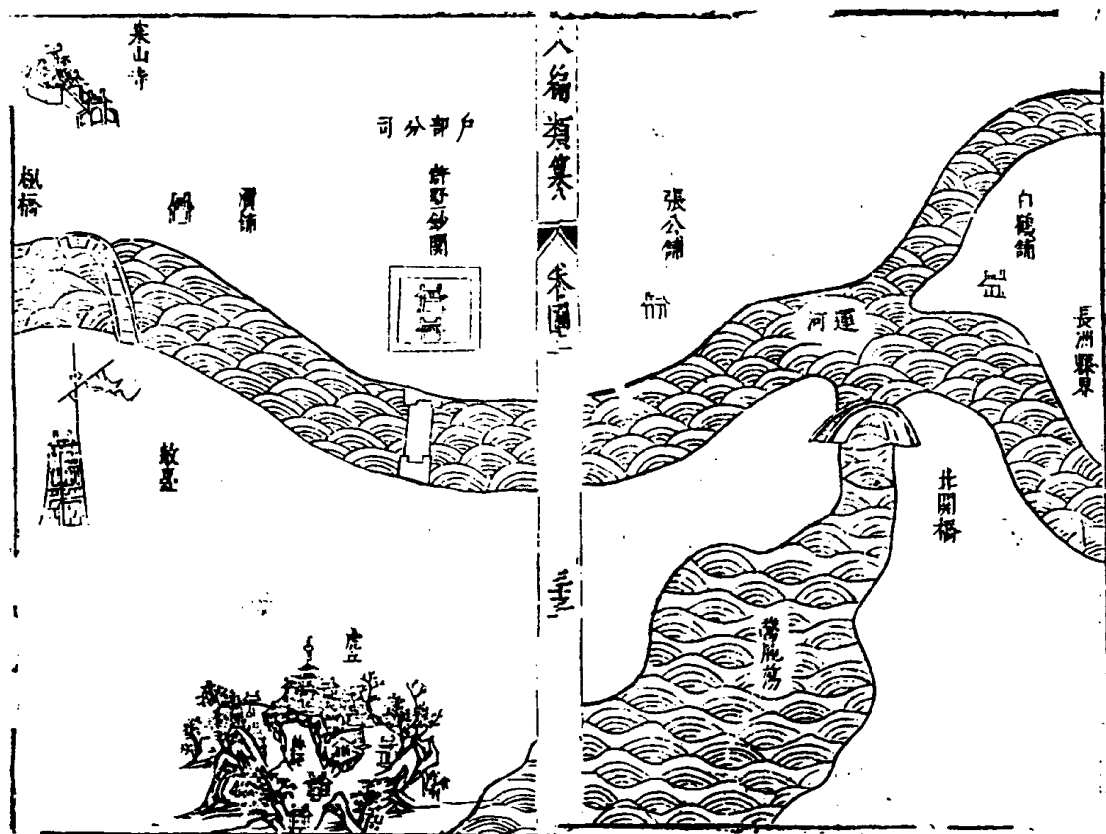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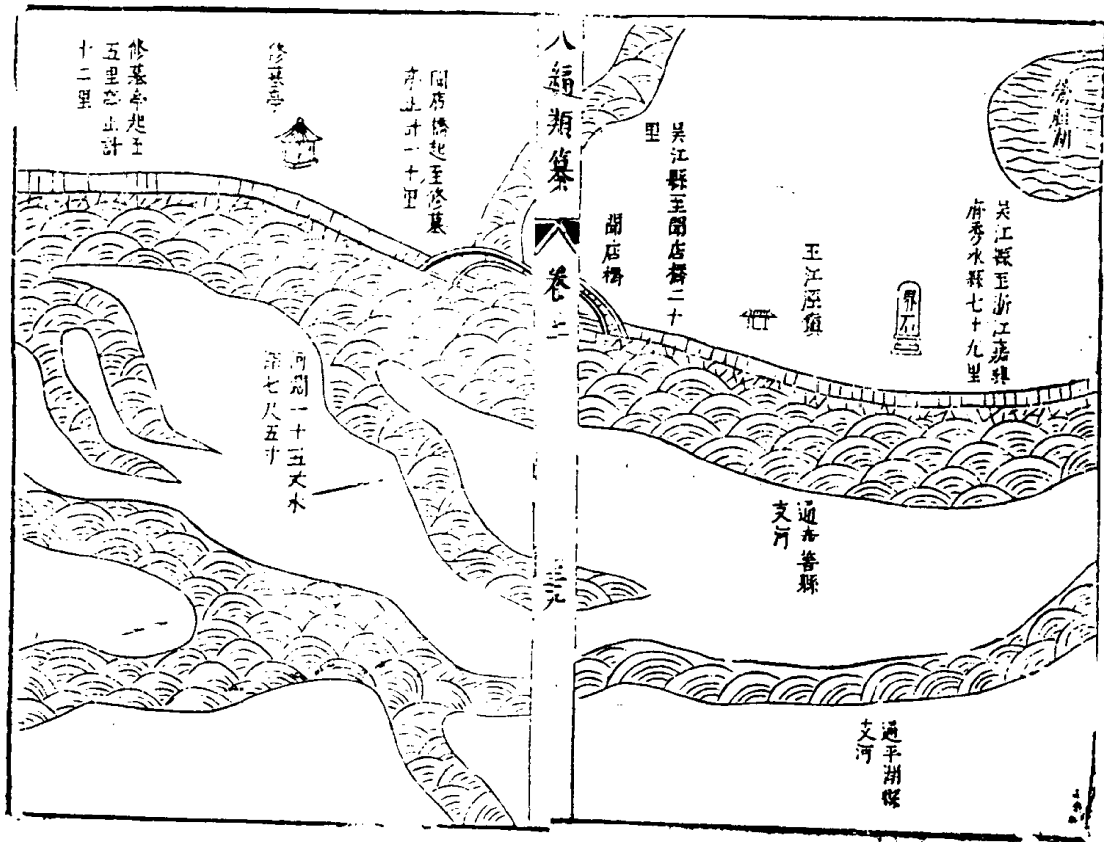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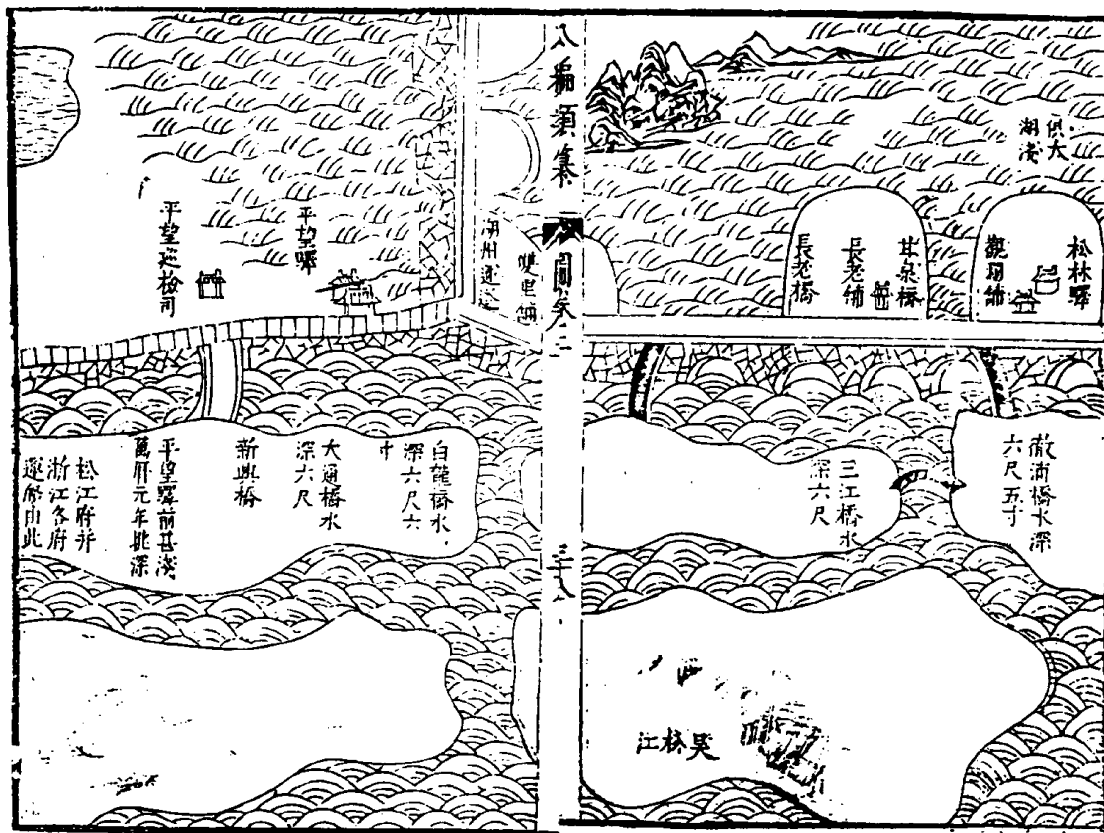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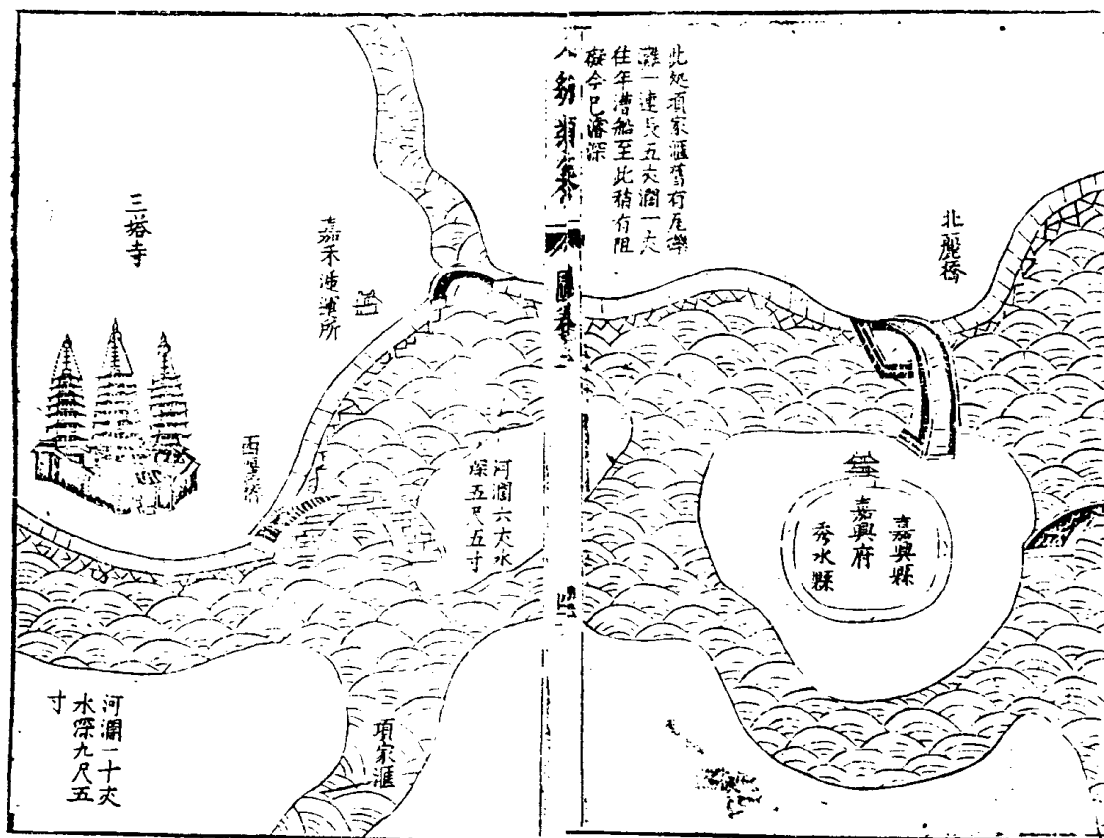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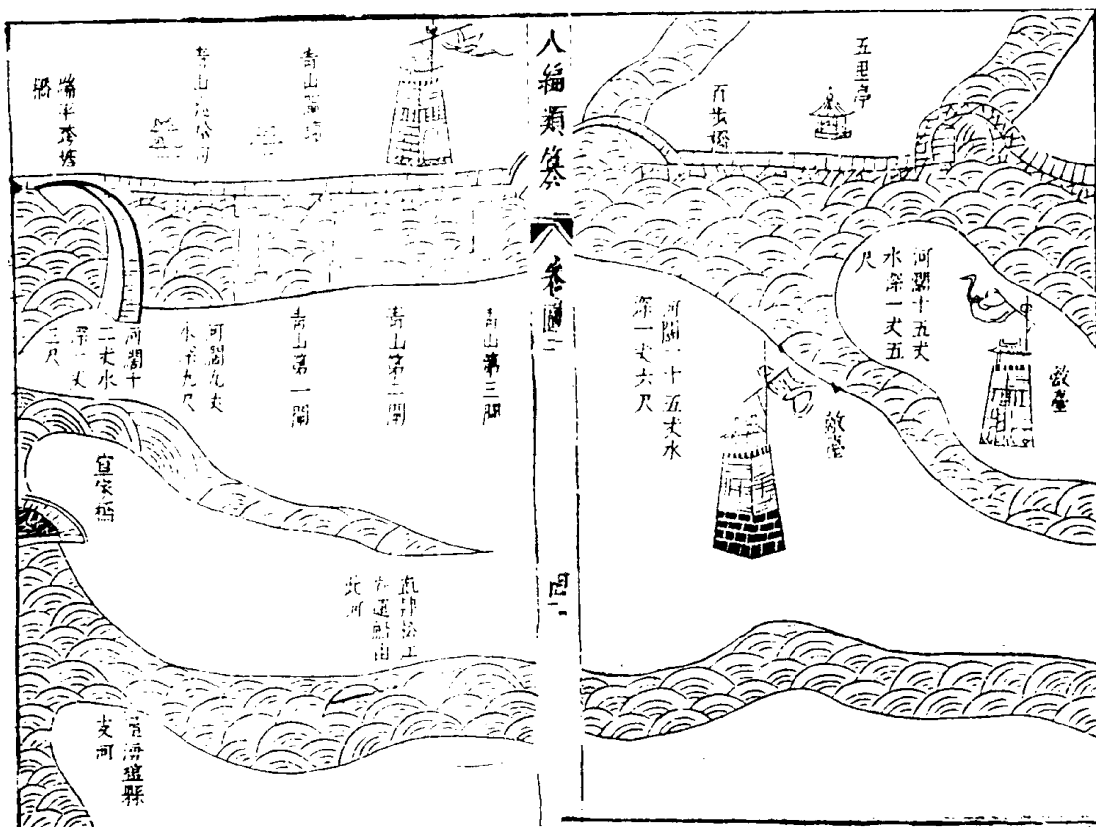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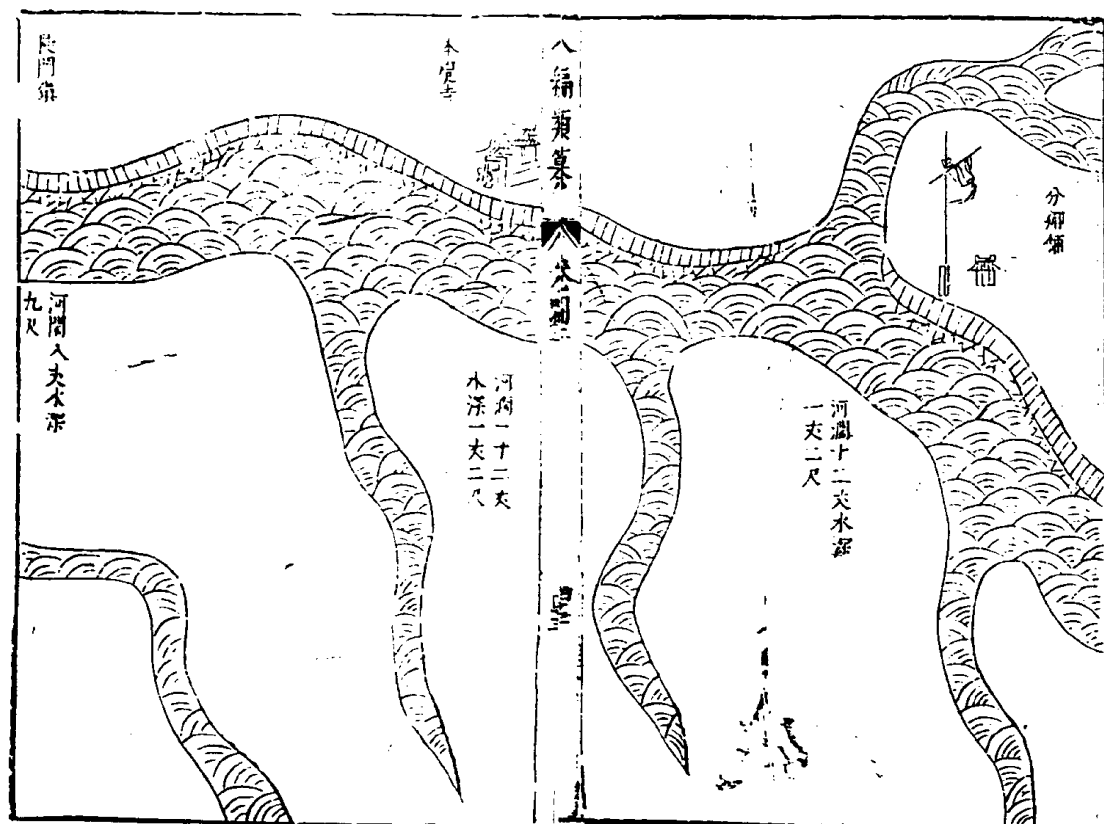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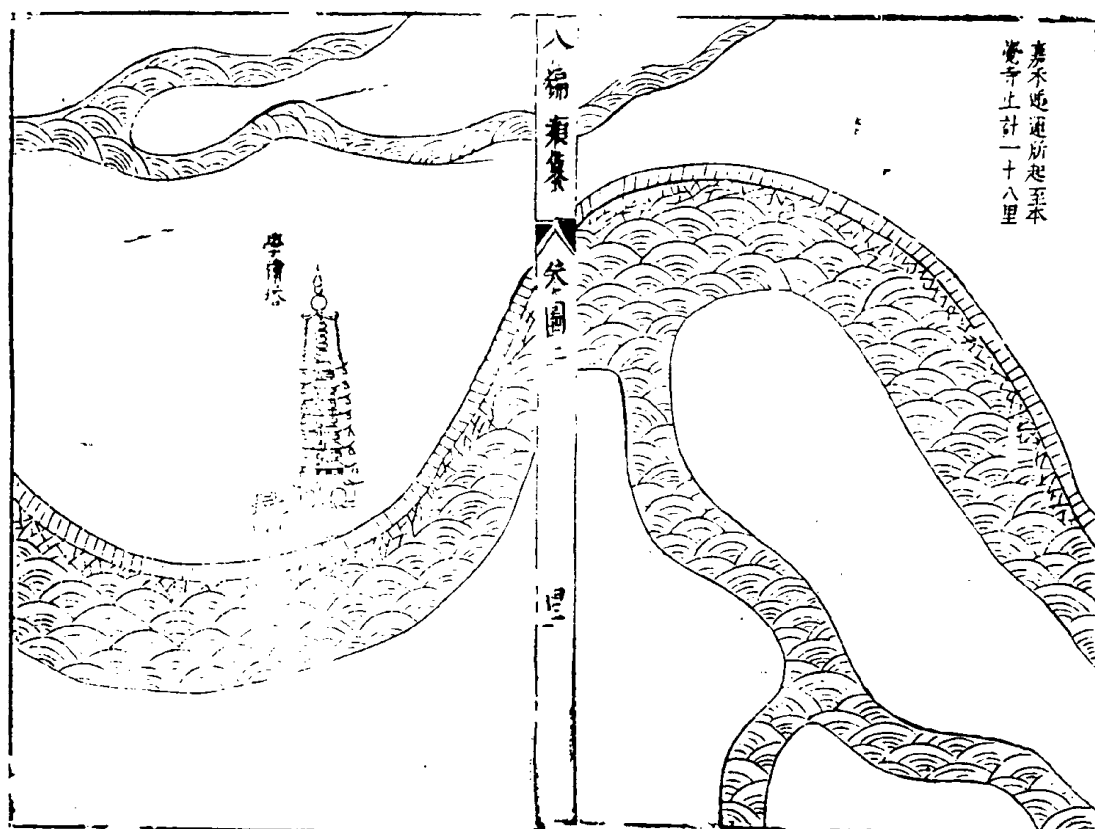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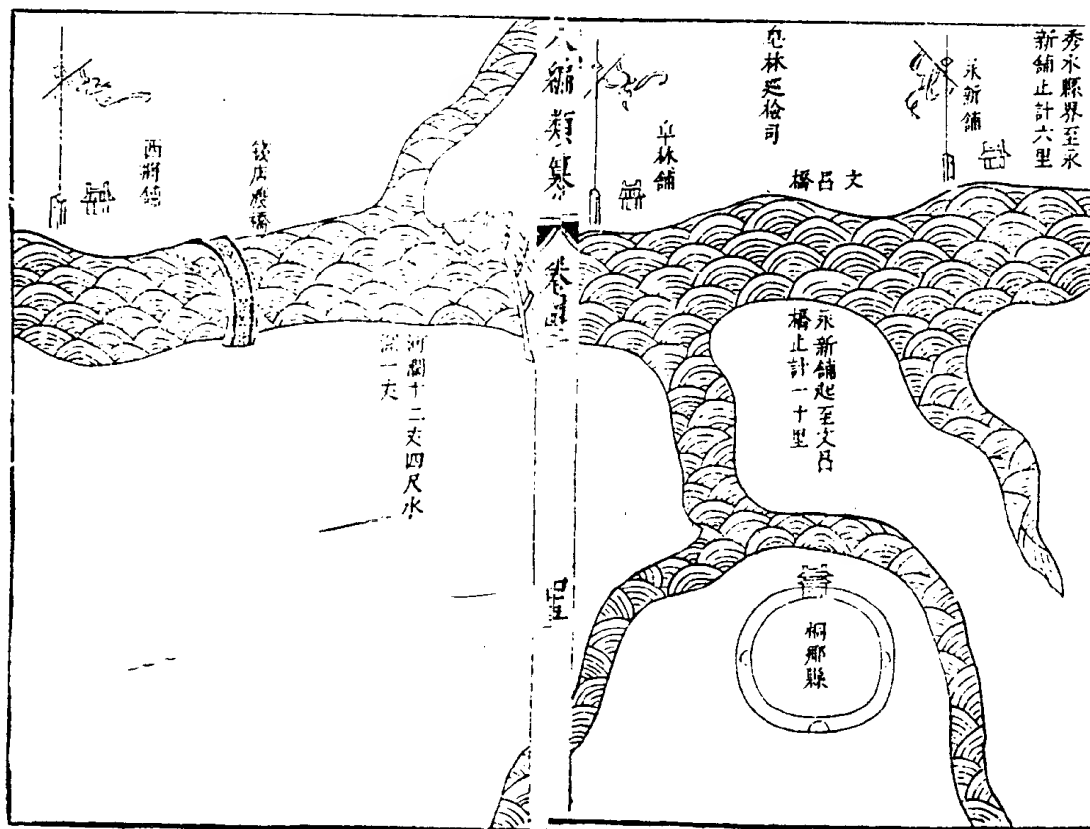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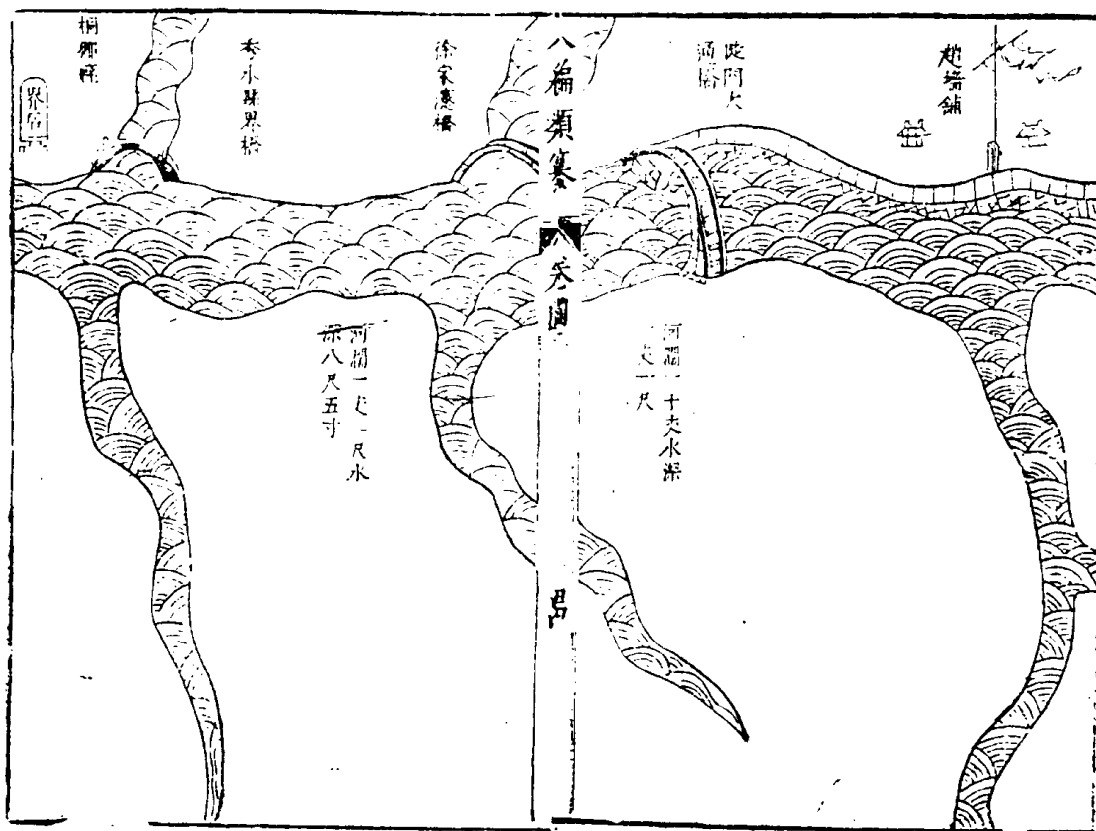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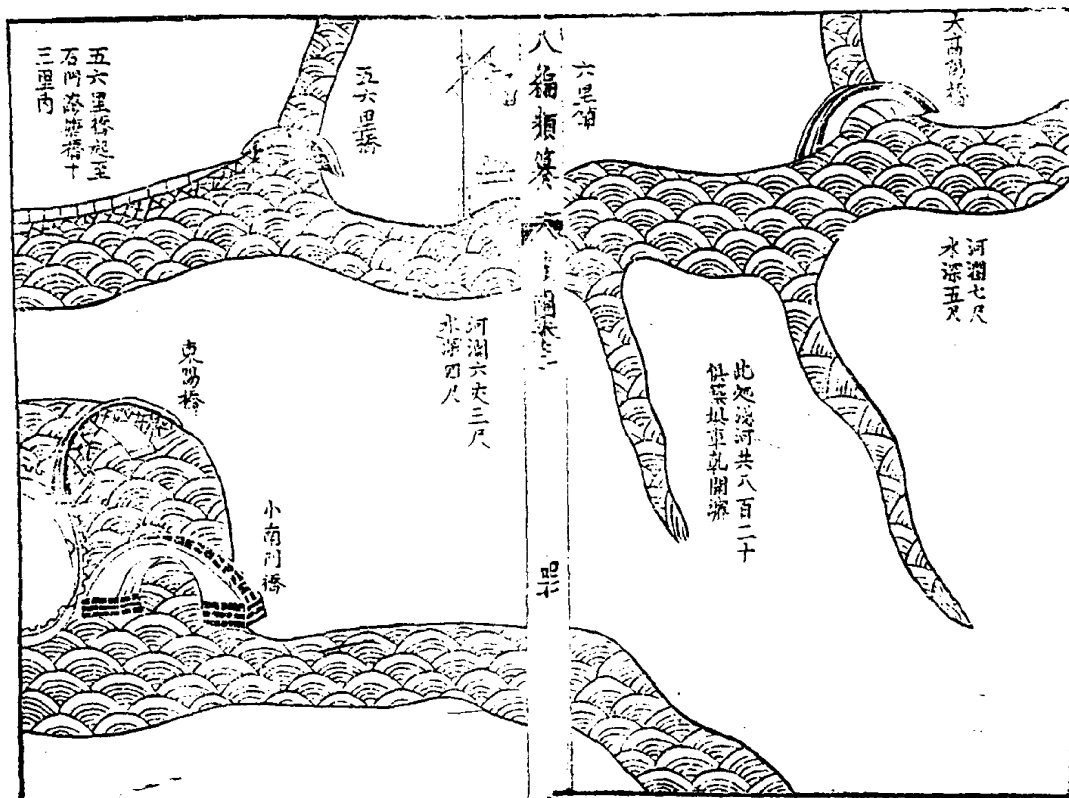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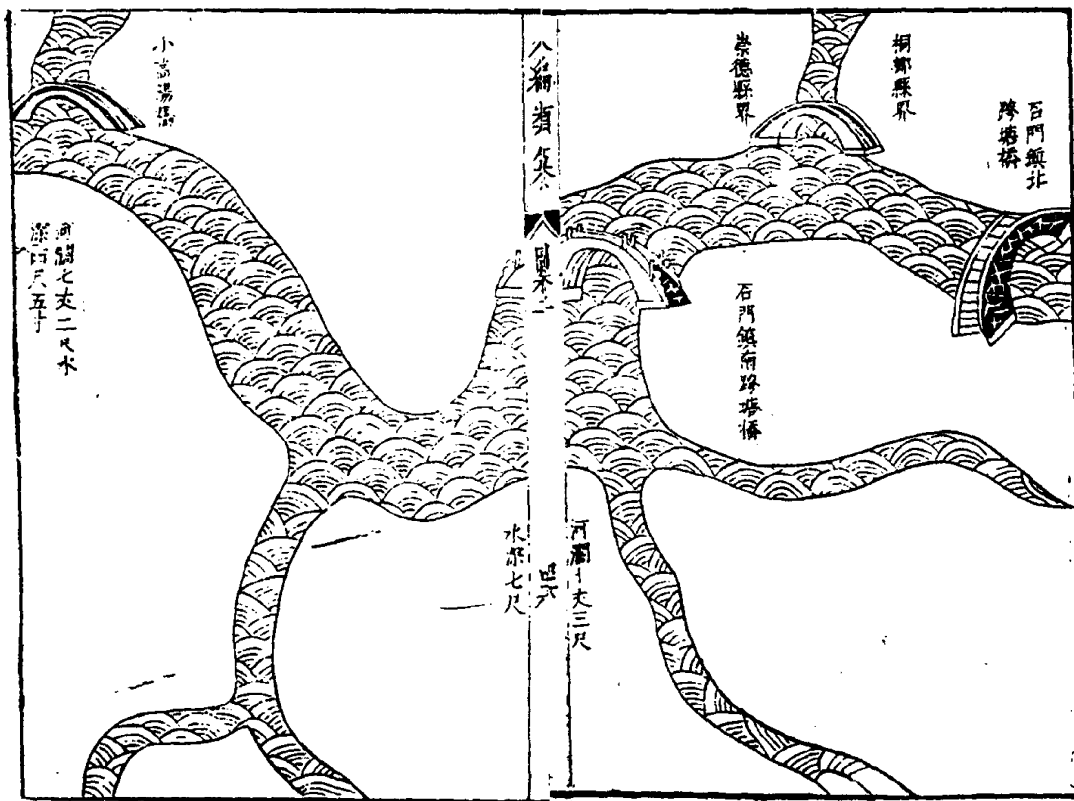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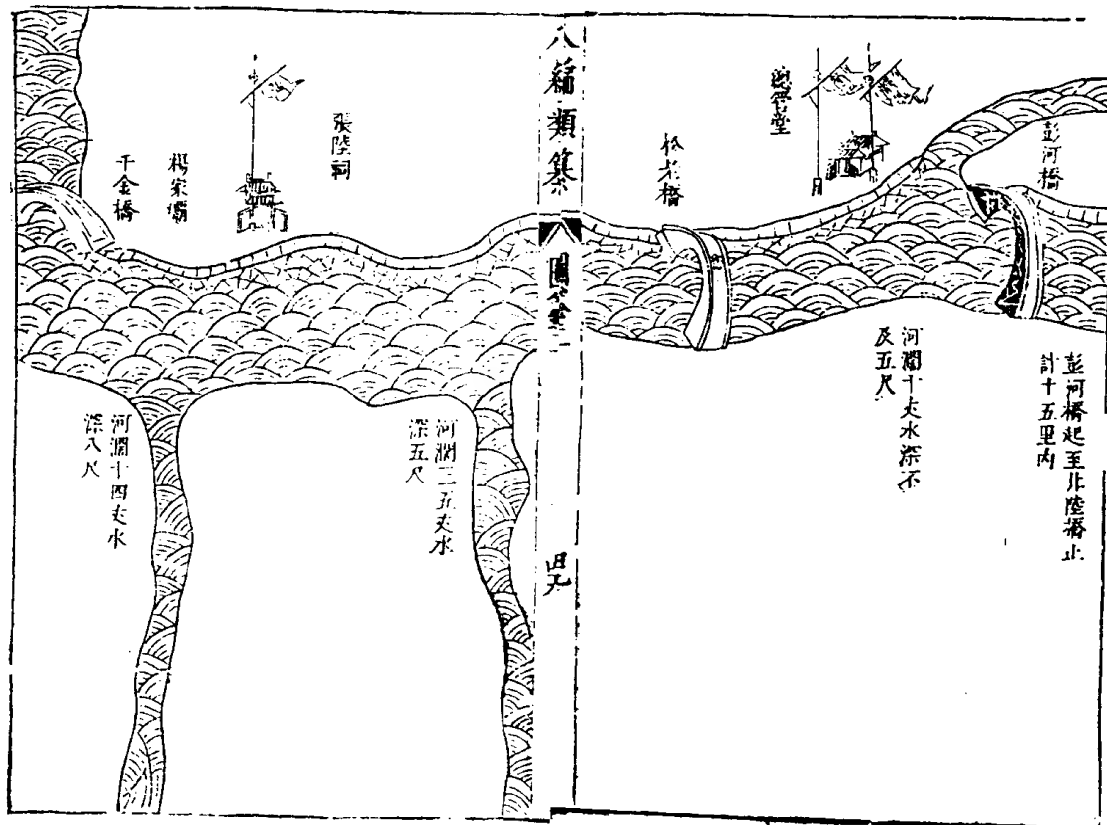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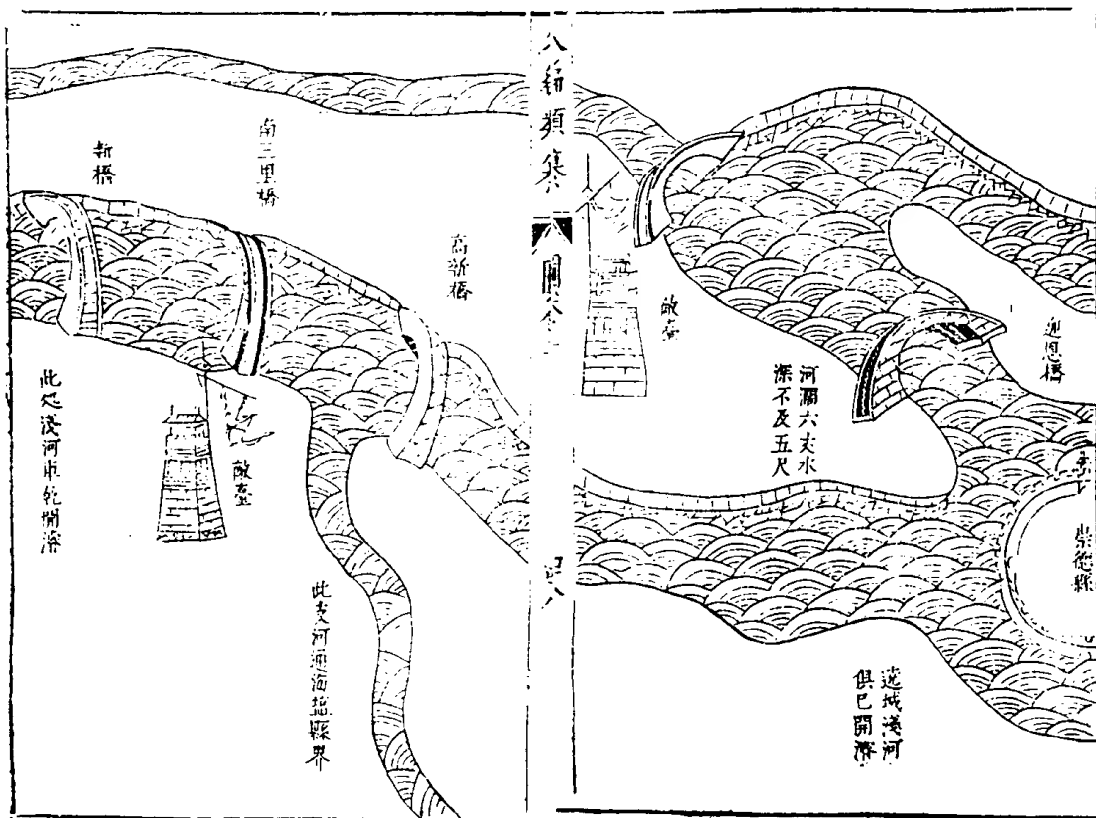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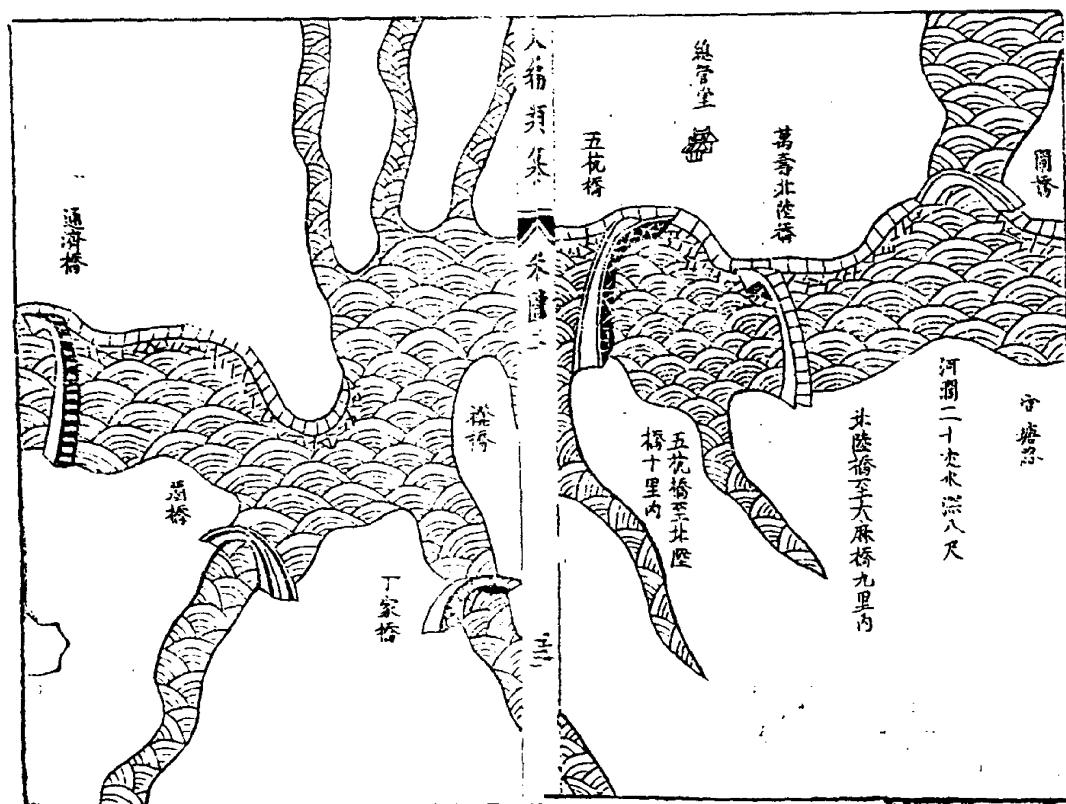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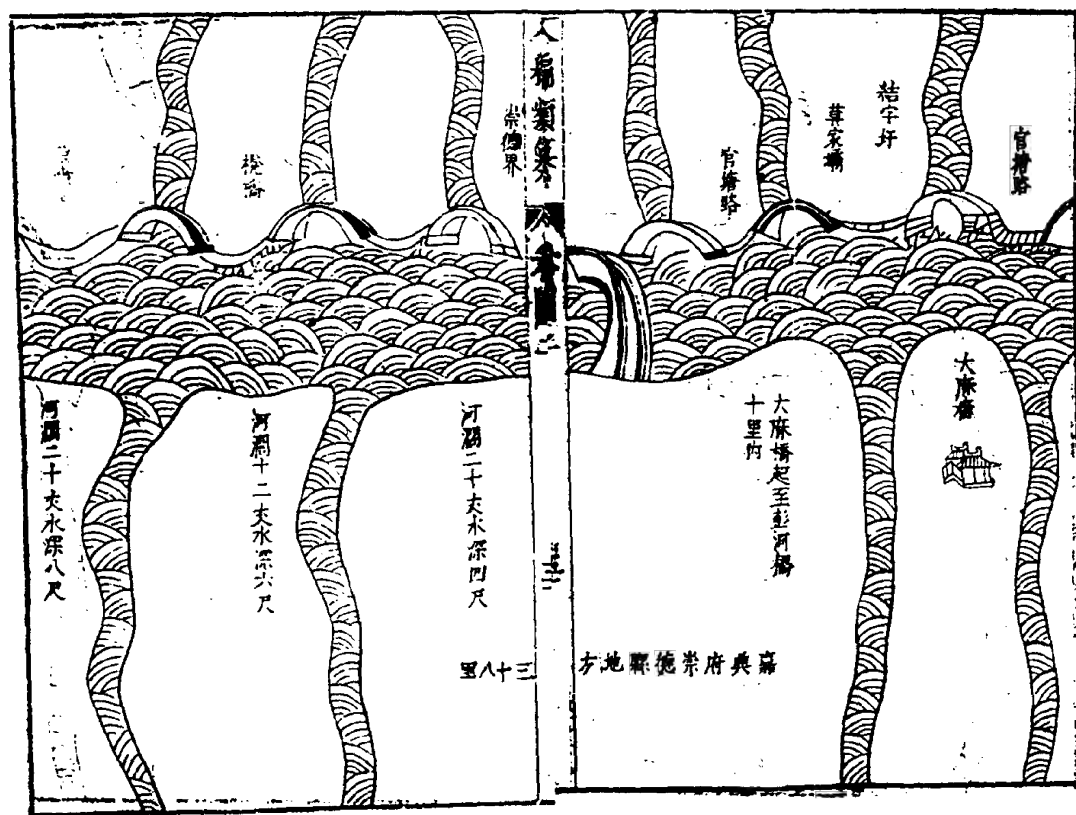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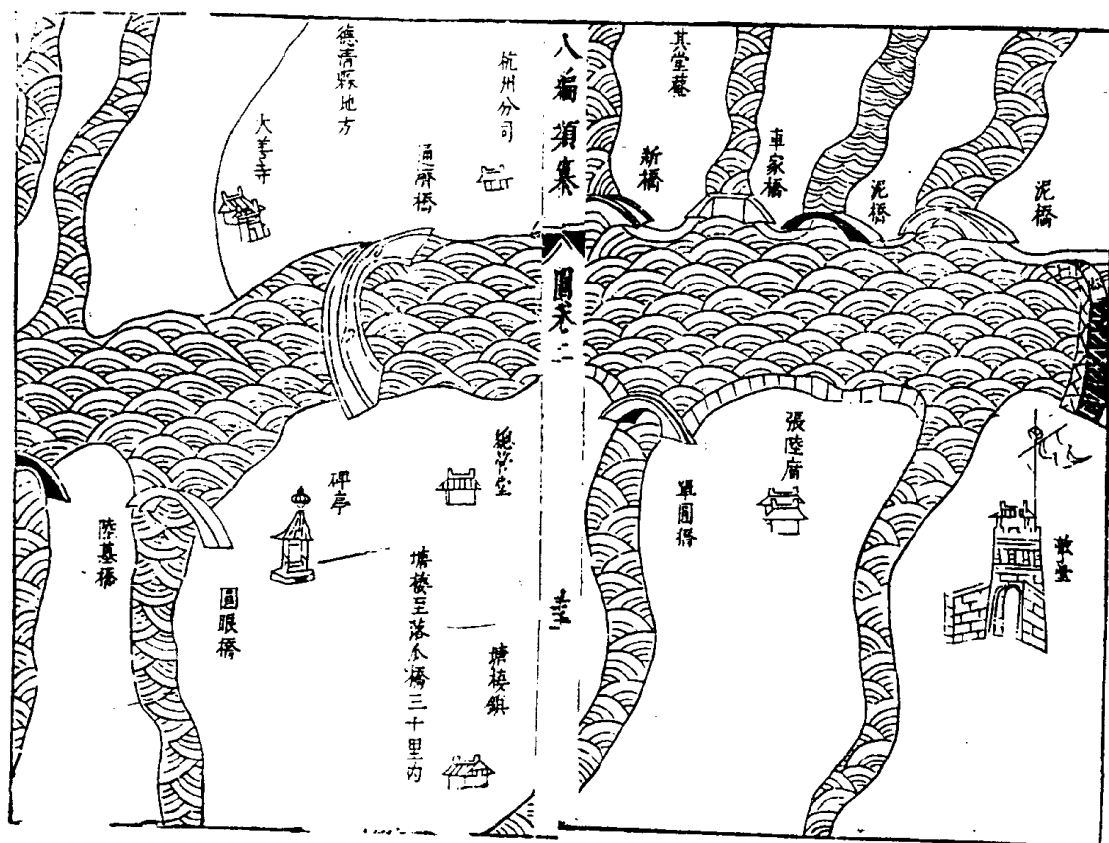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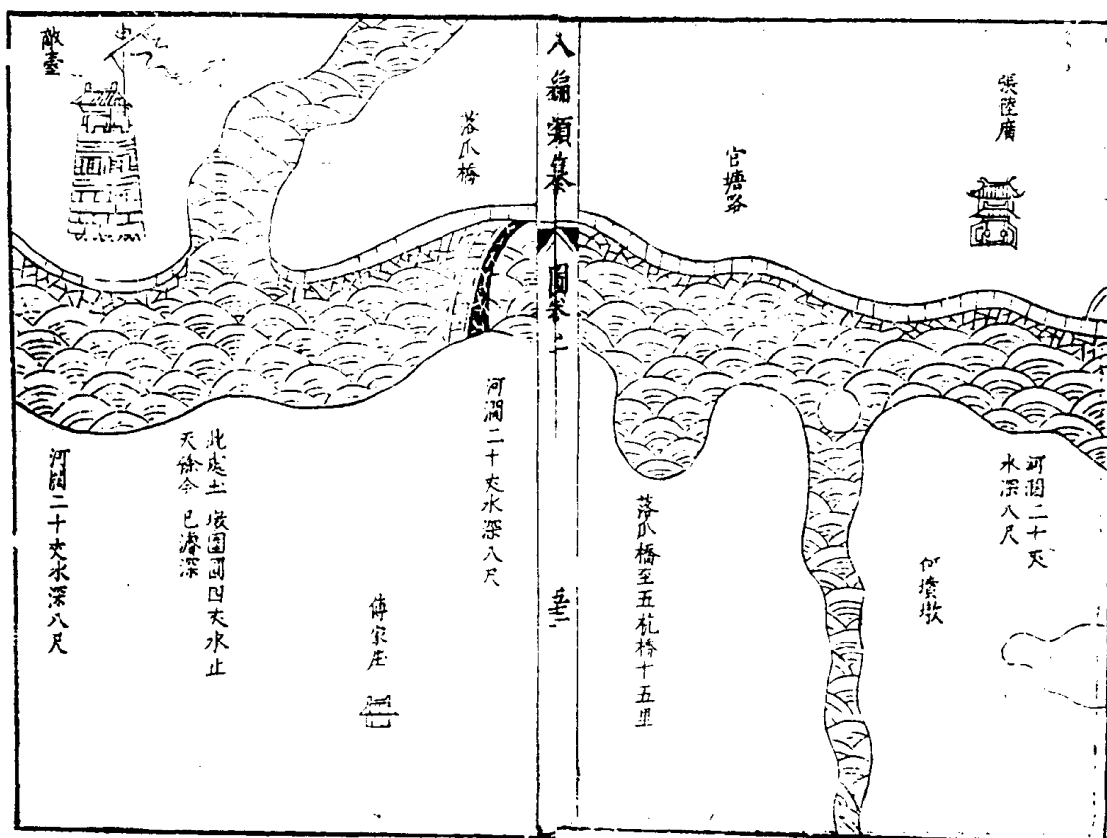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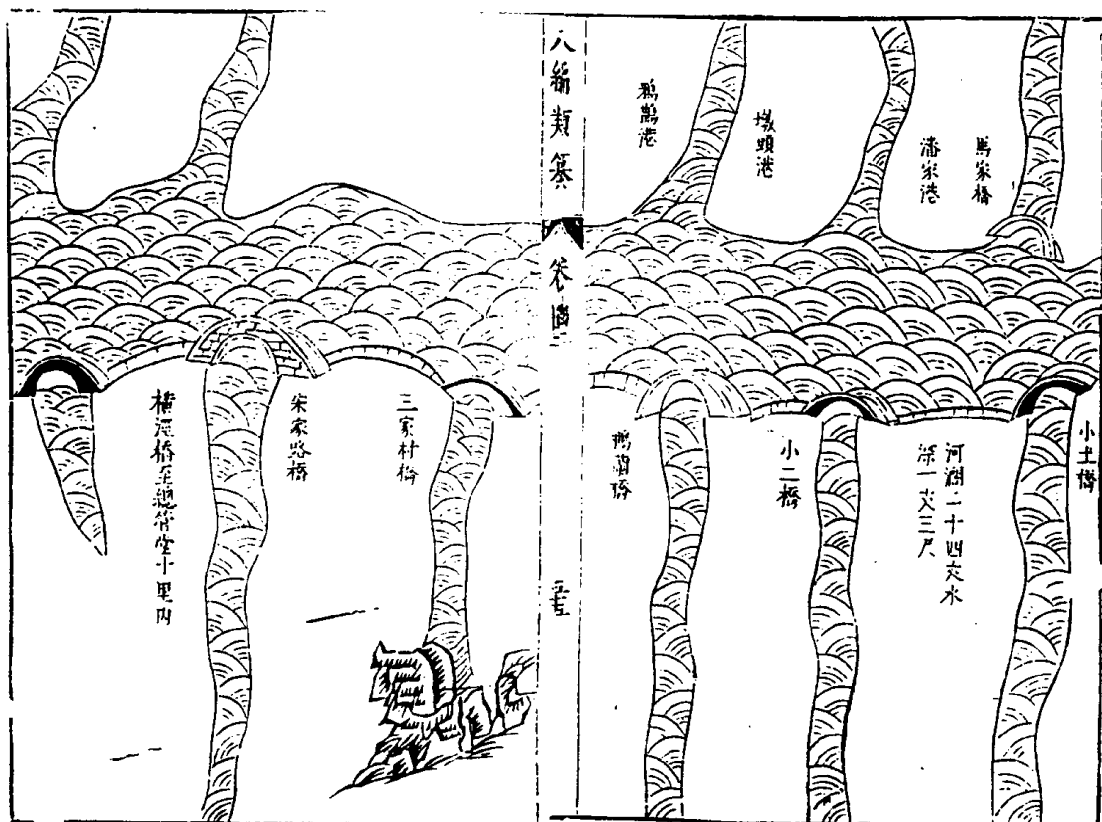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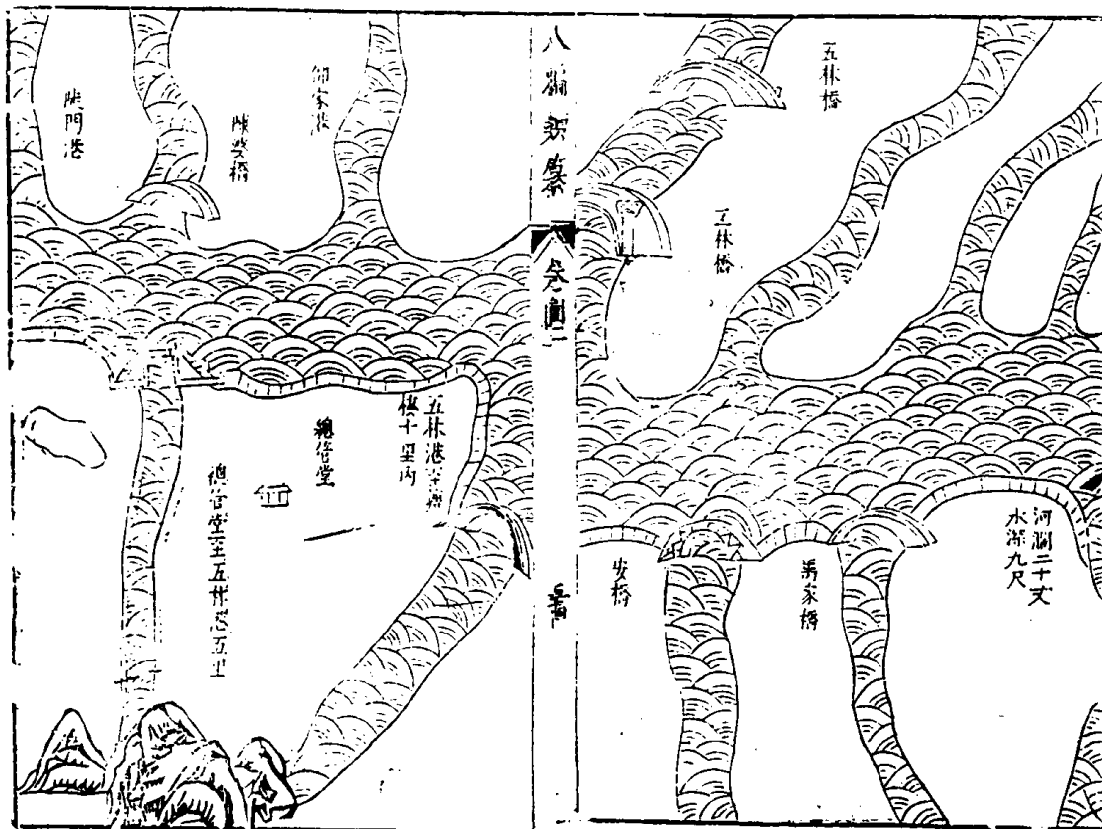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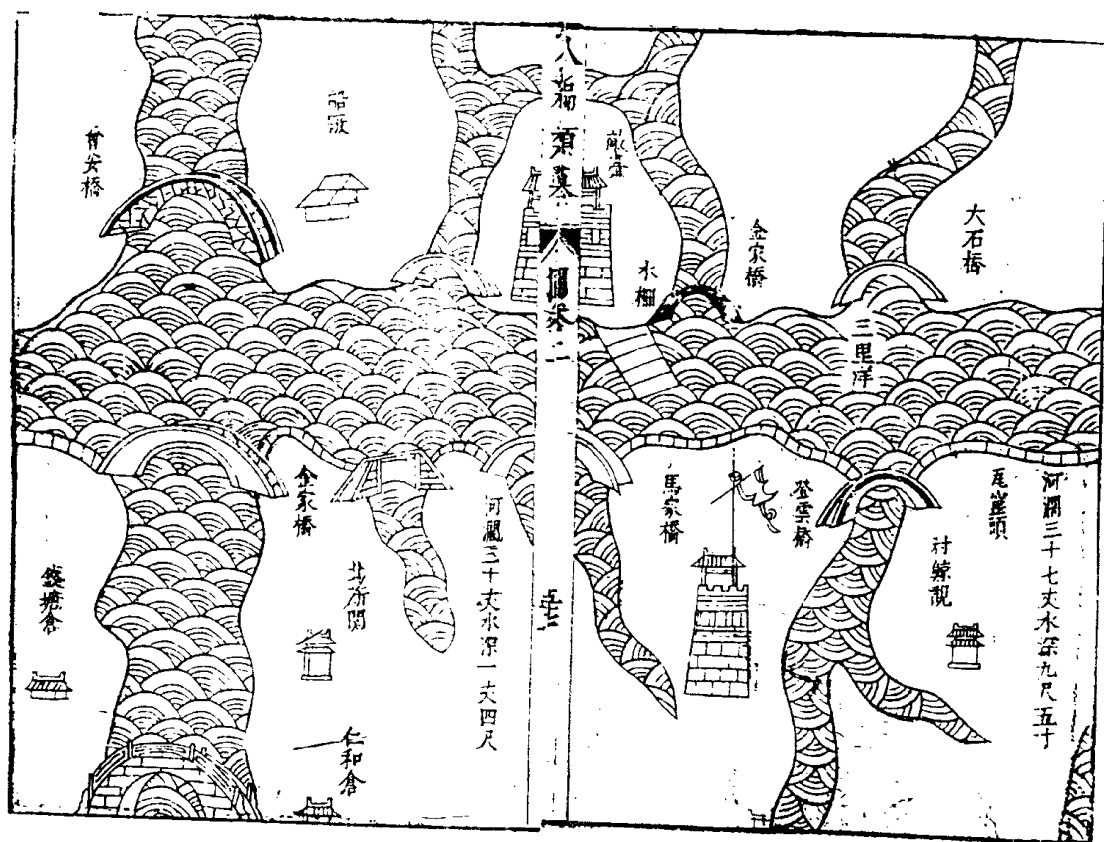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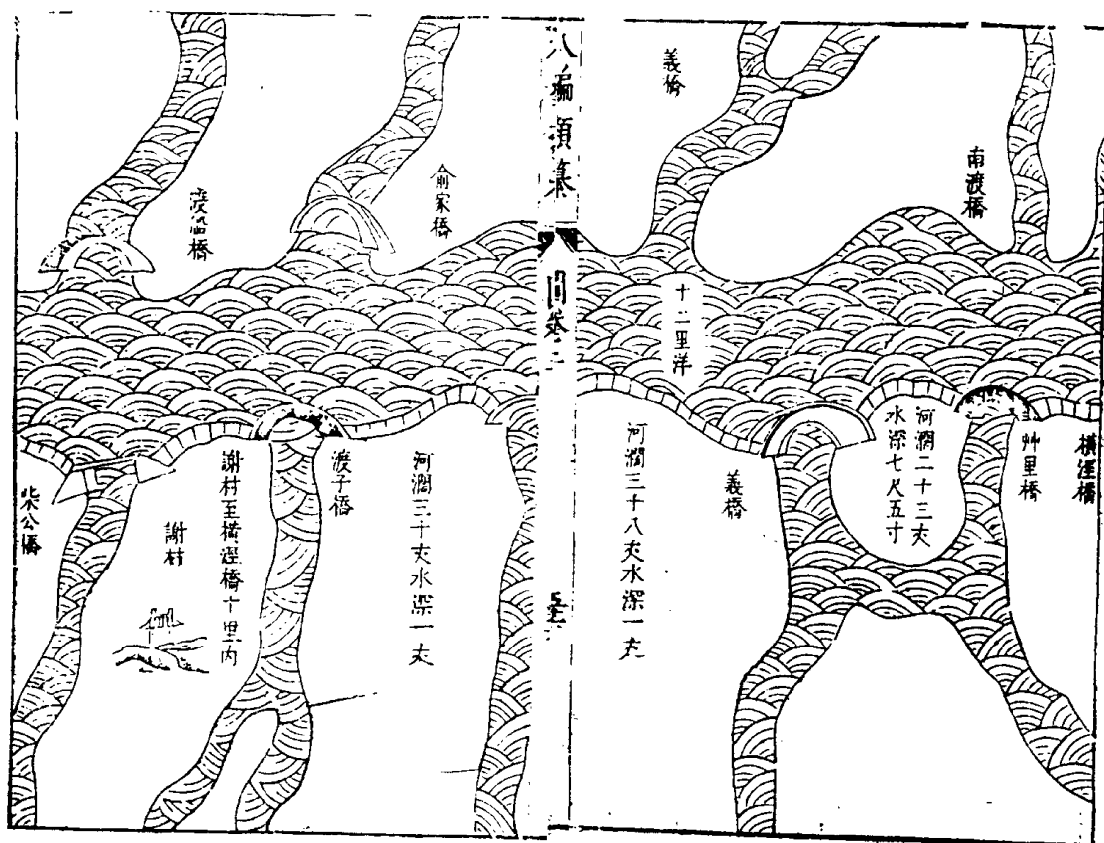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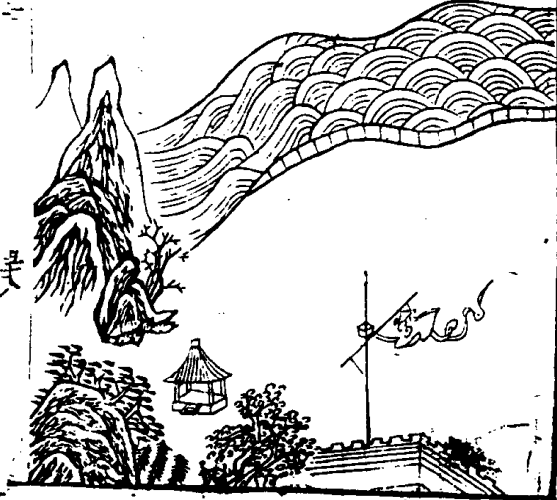
浙西水皆發源於天目萬山出
臨安餘杭經德清九海至崇德
桐鄉秀水嘉興之水俱由此河
以達直隸渡於海

八編類集

卷四

吳

終



經世八編類纂目錄

明翰林院編修日講官陳仁錫纂評

○第一卷

易經之一。

王祚洛書辨。

熊朋來辨河圖洛書。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楊繪論後天八卦方位。

王弼周易畧例。

易摠論

河圖天地交圖

河圖八卦說

河圖洛書摠考

八編類纂

目錄

洛書日月交圖

河洛天地日月交摠論

參兩參伍摠論

圖書參兩參伍摠論

後天卦圖說

太極六十四卦圖

圖說

先天後天摠論

圖書象數摠論

造化之幾說

皇極經世論

卦變圖說

蔡氏洪範皇極論

先儒諸圖摠論

真西山論

邵雍論。

程頤論。

紀瞻預榮論易問答。

○第二卷

書經之一。

孔安國尚書辨。

孔穎達論古文今文尚書。

鄭樵古文今文辨。

陳櫟中星考

貝瓊中星解。

熊朋來月令中星

金履祥微子不奔周辨。

學書大旨

荆易

禹貢疑議

祖甲帝乙

康誥

八編類纂

目錄

穆王三書

秦誓

歐陽修秦誓論

○第三卷

詩經之一。

歐陽修序問。

通考論歐詩解

鄭樵二南辨。

關雎辨

國風辨

幽風辨

商魯頌辨

亡詩六篇

樂章圖

刪詩辨

詩序辨

讀詩法

詩有美刺	毛鄭之失
序草木並論詩聲	詩議
章俊卿論詩序非止一人	風雅正變
馬端臨辨詩序	鄭樵論詩書逸篇
學詩序	詩大旨
風雅頌	國風
風雅正變論	二南
召南	頌
詩說	
○第四卷	
入編類集	目錄三
春秋之一	
范甯救梁傳序	切安國春秋胡傳序
劉知幾春秋議	
呂大圭論夫子作春秋	鄭樵春秋總辨
趙訪春秋說	
劉永之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鄭樵例非春秋之法	
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同異	
呂大圭世變	黃震論
吳萊論改元	熊朋來周正考
史伯璿三正說	程大昌子糾辨

李琪序齊伯桓紀	序晉伯文紀
序晉伯襄紀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	序晉伯悼紀
序晉伯平昭紀	序晉伯頃定紀
序魯世紀	序蔡世紀
序曹世紀	序衛世紀
序晉世紀	序鄭世紀
序滕世紀	序陳世紀
序杞世紀	序宋世紀
序齊世紀	序許世紀
序薛世紀	序邾世紀
序楚世紀	
○第五卷	
春秋之二	
學春秋序	學春秋
春秋四傳	讀春秋
春秋大旨	春王正月圖
圖說	易證
書證	詩證
禮證	二霸

正	春秋疑議	鄭樵三禮摠辨	禮記之一	鄭樵三禮摠辨	禮記之一	第六卷	楚子入陳	書納子糾	春秋摠論	齊人歸田
王應電內外篇	馬端臨論除貸	司馬九畿	孔穎達正義序	王應電教民教國	司烜氏	論會計	論稅賦	宿衛	太宰	冢宰分
集說內治	其二	太宰節財用	繫民	鄭伯謙內外論	集說冢宰兼六卿	溝洫辨	貢助徹法	六服朝禮	三禮同議辨	三禮同議辨
田移辨	溝洫辨	貢助徹法	六服朝禮	三禮同議辨	三禮同議辨	鄭樵三禮摠辨	禮記之一	第六卷	楚子入陳	書納子糾
春秋疑議	鄭樵三禮摠辨	禮記之一	第六卷	楚子入陳	書納子糾	春秋摠論	齊人歸田	正	春秋疑議	鄭樵三禮摠辨

通考禮記	鄭樵摠辨	考索大射之義	第七卷	禮記之二	論儀禮	論禮記	目令辨	王制	諸侯專征	昏義
論周禮	儀禮篇目敘	明堂位辨	魯僭禮樂	射義	封建疑	建都之制	內宰之職	六官存亡	王議侯國里數	畿內畿外班祿之制
諸侯封地食祿	周禮摠論	諸侯摠意	周禮六官	建官之制	周禮考	八編類集	目象	卷六	建官之制	內宰之職
論儀禮	論禮記	目令辨	王制	諸侯專征	昏義	八編類集	目象	卷六	建官之制	內宰之職
論儀禮	論禮記	目令辨	王制	諸侯專征	昏義	八編類集	目象	卷六	建官之制	內宰之職

○第八卷

樂之一。

鄭樵七音序。

宋濂洪武正韻序。

其二

魏徵隋書樂章。

沈括聲氣之感。

曲調

馬端臨辨樂不傳之論。

論樂不在聲器。

論饒歌鼓吹之辨

吳萊辨魏漢津之誤。

論樂府主聲

胡翰古樂府詩類編序。

范曄東漢律曆志。

人編類纂

目錄 樂一

七

古樂考摠論

國子學教摠論

八音摠論

律呂損益之數

諸家樂律圖說摠叙

永嘉陳氏

律呂新書

相生辨

李氏律呂元聲摠論

韓司馬精研律呂之學

樂律摠論

黃鍾律論

律尺考

候氣

論品擇樂工之教

諸家論樂考

變樂摠論

樂歌摠序

○第九卷

樂之二。

歌法述

樂歌考

○國朝樂歌。

樂詩摠論

樂以聲歌爲王議

樂舞考

樂歌樂舞摠論

樂摠論

圖丘樂圖

方澤樂圖

天地宗廟君臣之樂

周樂不用聲音

三宮論

呂覽大樂篇

人編類纂

目錄 樂二

八

侈樂篇

適音篇

明理篇

師廣論新聲

吳季札觀樂

劉向修文篇

漢武帝廟樂詔。

阮藉樂論

稽康聲論

○第十卷

樂之三

樂律考

○第十一卷

樂之四

測律	十二律歌
律呂分寸圖	定律說
疑古	漢律損益圖
唐大衍曆盈縮分	宋乾元曆損益率
疑三分損益	疑納音隔八相生
疑復有黃太史夾四清聲	
疑役黃林太南四清音	疑復有變
律正半律	變半律
疑復有變宮變徵二音	武王七律五音圖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	疑宮商角徵羽聲
人編頁基	樂三
疑七音爲七始	疑漢律絲忽初抄
樂之五	
第十二卷	
觀化第三	律呂元聲律
律呂正聲律	漢四分曆
魏景初曆	宋應天曆
遼大明律	宋皇祐曆
擬候氣定律	
疑用古望臬分寸定律	原理第四
合河圖	測律損法圖

次第合河圖	連圖損法圖
連環對待圖	圖說
連合圖	合洛書
損益法合圖	寸經圖
寸緯圖	寸斜圖
玩易第五	合易逆數
合易反對	合易變爻
稽疇第六	律合洪範說
洪範倣河圖之圖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律呂合洛書洪範圖	疑系泰定律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	
疑用古權量分寸定律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
疑周有兩尺	疑九分不可爲寸
本數第七	數略
分調第八	清宮商角下徵說
用宮逐羽	清商
清角	下徵
樂統同說	調必有名說
疑實說	太陽律
仲呂林鍾二律	

黃鍾令四時十二月圖 合二十四氣圖

合乾坤二策圖 合天數二十有五圖

審音第九 定律音

其二 正梵音

審琴音 琴說

八編類集 目錄 樂五



第十三卷

吏之一

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第十四卷

吏之二

林駟論三省 馬端臨論三省

論樞密 論宣徽院

林駟論宰相兼樞密 論漢九卿

八編類集 目錄 吏一 馬端臨論翰林院 宋志論臺諫

馬端臨行省 又論郡丞

吳萊書急就章後 蘇洵重遠

韋彪選舉遷秩疏 韋嗣論職官

又論 杜佑省官議

陸贄進量移官狀 司馬光論三事

歐陽修論館閣取士 呂公著論選任

請乞致仕官俸 朱光庭論帶職

葉適論設官 又論任子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何武請建三公

歐陽修乞限學士待制	司馬光備顧問奏
余靖預聞邊事疏	荀悅置史官奏
李德裕論時政	論起居注
論修史體例	歐陽修論修日曆
陳瓘乞刪修實錄	石公弼請復史館
陳元乞豆左傳博士	李嶠請置巡按
元稹論諫職表	劉隨防涇泄疏
歐陽修論臺官	又論唐介等宜召還
司馬光論舉諫官	彭汝礪論言事
劉安世論罷言官	
人編類纂	目錄更二
○第十五卷	十三
更之三	外職 授官 學薦 辭免 考課
朱博奏	張九齡論封事
李贇叙狀	范仲論轉運
歐陽修論察官吏	以上外職 司馬光乞罷狀
歐陽修論擬官	又論
僕人不當授官	論包拯
程顥論遣按獄	蘓頌繳疏
王嘉薦疏	以上授官 東平王蒼薦疏
陳忠薦疏	楊喬薦疏

歐陽修薦疏	以上舉薦 杜詩辭疏
蘇軾代辨訪	以上辭免 趙普請考績
李綱議責成	葉適官法論
鄭介君定刑賞	以上考課 葉適論吏胥
○第十六卷	
吏之四	
吏曹總叙	虞官制
又論	周官圖
圖論	周官總論
公孤總論	周禮六官原
人編類纂	目錄更三
成周官制圖	十四
太宰兼理王內	序
分治圖	六官成統圖
九命服圖	五儀五等圖
統論	秦漢官制圖
漢官秩	秦官爵
唐官秩	漢官制總論
唐總論	唐官制統屬
宋統論	宋官秩
論	宋官制
	唐宋總述

歷代總論	歷代官制
變華	官名沿革
官品多寡	
○第十七卷	
吏之五	
本朝文武官說	百官圖
百官述	其二
武職述	武經議
爵祿沿革考	
○第十八卷	
吏之六	
公侯伯表總叙	高祖功臣表
靖難功臣表	內閣年表
公派表	東宮三師表
翰林諸學士表	六部尚書表
都御史表	三邊總督表
兩廣軍務表	
南京守備同參贊大臣表	
祭酒表	三省事宜
師保	內閣

翰林	官僚
司直清紀	總督
總督軍務	巡撫
巡按御史	六科
小京堂	推用方面
兵備	敘職
武職陰襲	薦舉
論法	論法總論
○第十九卷	
吏之七	
人編類纂	目錄吏五
任官考	十六
○第二十卷	
吏之八	
天官	考成法
責實政	處臧吏
考舉鄉官	汰冗員
革濫進	薦舉辟召論
取士義	外任
任官議	
○第二十一卷	

吏之九。用人。

伊周用人對

孔子賢進賢

取人對

管仲立政篇

齊桓公用甯戚

晏子具官對

韓非用人篇

呂不韋期賢篇

賈誼官人篇

李淑上更始書

韋彪上章帝疏

後漢書左雄周黃傳論

夏侯玄時事義

魏崔琰毛玠舉清王

徐和論人材

晉魏璿復鄉舉里選疏

郤先對策

劉毅中正疏

劉景安與崔亮書

韓顯宗諫事

劉曉上疏

桓彥範等薦陽崎

韋嗣立論職官

蕭至忠疏

薛登清擇賢以上用人
以下五則

第二十二卷

吏之十。信任。

求賢。

寶賢。

薦賢。

韓非難篇二

蘇洵遠慮篇

燕斌任人策以上三則

元倉子賢道篇

白圭論魏文侯

漢武帝求賢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宣帝舉孝廉詔

宋宇文文之邵上神宗書以上求
賢六則

楚王孫圉國寶對以上求
賢一則

晉文公賞胥臣舉郤缺

祁奚能舉善

魏子義且忠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魏翟璜進五丈夫

蕭何薦韓信為大將

文帝置三老孝悌留常負詔

張敞與朱邑書

何武言傳喜書

東平王蒼疏薦吳良

楊喬書薦上虞孟嘗

孔融薦禰衡書

魏鍾繇薦季直表

蜀秦宓奏記

郗超知謝玄

任昉薦士表

桓溫薦譙元彥表

狄仁傑舉其子

又薦張柬之以上薦
賢九則

○第二十三卷

吏之十一。

知人。

邪正。

明黨。

和同。

官制。

田忌知三將

劉惔知桓溫專制

王旦知王曾

鄭戩尹洙等曲直

歐陽修論社韓范富疏

富弼論辨正疏

王拱辰引裾論夏竦

富弼屢對

嚴叟進諫兩宮

蘇轍請分別邪正疏

蘇軾附名范祖禹奏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

○第二十四卷

戶之一

摠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第二十五卷

戶之二

卹民之患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謨

○第二十六卷

戶之三

摠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第二十七卷

戶之四

市糴之令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第二十八卷

戶之五

征權之課

傳算之籍

關筭之失

漕輓之宜

○第二十九卷

戶之六

陳祥道都鄙溝洫

馬端臨井田

胡翰井牧

陳祥道貢助

馬端臨論九賦

宋史本政書

唐志唐田賦

宋史宋田賦

陳祥道周役賦

馬端臨論戶籍

宋史宋役法

馬端臨論差役雇役

又論復除

隋志隋經費

宋志宋經費

馬端臨序

○第三十卷

戶之七

唐志唐漕法

宋志宋漕法

元志元漕法

朱清張瑄海運

宋志紀賑恤

朱熹社倉記

管仲重農

穀幣利權

○第三十一卷

戶之八

馬端臨論唐和糴

宋志論和糴

管仲齊鹽鐵

馬端臨論鹽

唐志論唐鹽法	宋志論宋鹽法
宋茶法	
○第三十二卷	
戶之九	
禹貢五服說	周禮九畿九服圖
大司馬九畿法	職方氏九服辨
九畿九服論	其二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虞周合一說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千里邦畿說
周禮九畿九服圖二	王畿鄉逆承地圖
八編類纂	目錄戶三
王畿考	其三
武城分土圖	成國兼附庸制圖
司徒建邦國圖	職方封國圖
同十爲封封十畿圖	司馬法三段
封疆總叙	封國疆制考
秦三十六郡	漢十三郡
唐十道	宋四京二十四路
古今郡國沿革	封建郡縣總論
○第三十三卷	
戶之十	

田賦總叙	周禮井田之制
八家同井圖	周禮經井說
井田總論	井十爲通圖
通十爲成圖	成十爲終圖
終十爲同圖	邑丘圖
縣都圖	井邑丘甸圖
丘甸都縣圖	遂人溝洫圖
田制考	井田助法遂溝圖
牧田貢法遂溝圖	遂溝說
溝洫總論	萬夫圖
八編類纂	目錄戶四
夏殷周授田	任地之法
征稅之法圖	近郊遠郊征法
載師問師相胥圖	任土任民說
周禮理財之官圖	理財之法圖
邦郊鄉遂野總圖	周禮貢賦稅征總論
理財攷	本朝田戶稅課錢鈔
會期歲入用數	存留起用糧數
○第三十四卷	
戶之十一	
財賦總數	戶部財用出入揭

王鑒震澤長語三條	順王程策畧
會計問答	理財時務
議邊糧	海運
海陸兼運支運	免運
改免	摠叙長運
漕法沿革	糧運輕齎
運期空早	各省歲漕派數圖
各摠歲朝運數圖	省府及沿革派運數
歲朝派數摠論	運漕倉數
漕運摠論	漕運考
八編類纂 目錄 戶五	王五
任土作貢圖	貢篋說
九州貢賦今昔之殊	太宰九貢合禹貢圖
諸夷所貢方物	
○第三十五卷	
戶之十二	
歷代民數摠考	國朝民數摠叙
古今戶口摠數	戶口摠論
賦役版籍摠論	丁糧隱漏摠論
諸司職掌	清圖
清籍	攢造

軍匠開戶	新增田地
朱熹井田類說	丁糧摠論
一條鞭法	差役事考
征役考	三代至宋末役法
今職條鞭二法	屯鹽利弊相須圖
鹽法利弊	
○第三十六卷	
戶之十三	
屯政利弊	國朝各都司衛所屯田
屯田考	屯管田考
八編類纂 目錄 戶六	王六
國朝各司鹽課	淮鹽利弊
長蘆煎鹽原委	鹽課
山東鹽戶	山西解鹽利弊
議改河東鹽課	鹽政攷
屯鹽議	其二
屯田鹽法摠論	里社
鄉厲	鄉法
其二	保甲法
社倉規條	
○第三十七卷	

戶之十四。

賦役書上

○第三十八卷

戶之十五。

賦役書下

○第三十九卷

戶之十六。

重農考

區田圖

架田圖

八編類纂 戶七

塗田圖

授田圖

蠶桑

○第四十卷

戶之十七。理財。

司馬遷平準書

朱暉奏

唐太宗黜權萬紀

馬周疏

楊場抗議

種植

考

說

論

務農

桓寬能鹽鐵議

杜預疏

房玄齡領度支

豆盧請輸俸

蘇冕論

元載白著。

劉晏徵貴徵糴

第五疇權鹽

趙光奇對

權德輿奏

○第四十一卷

戶之十八。理財。

陸贄奏均節財賦六條

李絳諫

李吉甫奏

八編類纂 戶八

張潛疏

柳芳食貨論

拓跋恒上書

高郁請聽民自賣茶贍軍

劉昫奏蠲通租

趙普請置轉運使

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

丁謂權三司

何昉等議茶課

范祥畫策

黎幹奏秋稅鹽販

常平鹽

陸贄諫憂貧

李泌輸錢大盈章

張滂請稅茶以上理財

李巽奏

杜佑舉李巽自代

張平叔上言

杜佑平準論

李德裕論

唐王禁羨餘

陳恕立茶三法

陳恕薦寇準

俞獻卿上言

韓琦減省冗費

孫奭等論罷貼鹽法

李諮請行見錢法	王安石上書
張方平論國計疏	呂晦論錢穀疏
神宗與文彥博論理財	論國用不足 <small>以上理則</small>
○第四十二卷	
戶之十九	<small>積貯。救荒。漕運。貨殖。</small>
漢賈誼論積貯	晁錯論貴粟
耿壽昌奏	長孫平奏
彭果因牛仙客獻策	楊炎財賦議
陸贄疏	李絳羨餘對
宋眞宗詔	仁宗詔
八編類纂	目錄九
余靖疏	朱熹陳災異 <small>以上積貯</small>
鄭子皮得民	臧文仲如齊告糴
秦歸糴于晉	孔子自貶救民對
子胥諫吳許越糴	汲黯發河南倉粟
唐高宗分道賑給	開倉不待奏報
陸贄請賑撫	李絳請減稅
請得奸吏主名按法	鄭敬賑恤
盧坦不抑穀價	後周貸米不責償
富弼救災	又論河北流民賑
曾鞏救災議	元武詔給米 <small>以上救荒十八則</small>

裴耀卿穀貴對	
奏所省餽車絹爲市糴錢	
劉晏運米入關中	隨便宜造運船
李泌上言	韓況運米餉李晟
朱清等通海運	
郭守敬言水利 <small>以上漕運八則</small>	
司馬遷貨殖傳 <small>以上貨殖一則</small>	
八編類纂	目錄十
三	

○第四十三卷

禮之一

總論禮樂之道

禮義之節

樂律之制

○第四十四卷

禮之二

家鄉之禮

○第四十五卷

禮之三

總論祭祀之禮

本編類纂 目錄 卷二

三十一

○第四十六卷

禮之四

宗廟饗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第四十七卷

禮之五

內外羣祀之禮

祭告祈禱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第四十八卷

禮之六

總論教化之道

明道學以成教

設學較以立教
本經術以爲教

○第四十九卷

禮之七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弟以敦化

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舉贈謚以勸忠

○第五十卷

禮之八

董仲舒郊祀對

巨衡論郊廟

本編類纂 目錄 卷二

三十二

劉歆毀廟議

師丹立廟議

賀循廟制義

張齊賢議

陳貞節論配廟

又論兄弟入廟

韋湊駁議

陳京論祧廟

歐陽修議祫饗

又論建影殿

錢公輔論配侑

王安石議祧遷

蘇軾合祭六議

又請復興禮

朱熹論祧主

陳忠復故事疏

楊當論母服

楊繪乞配禮

蘇軾乞罷秋宴

程頤論除喪

蘇軾論儉	朱熹論喪服
劉向諫昌陵疏	劉敞乞辭徽號疏
王珪議依故事	梅福請封孔子書
司馬光論夏竦	又論
觀射父論重黎	申封論雨雹
董仲舒火災對	薛宣論陰陽疏
劉向上星孛奏	孫奭論天書
齊庚論麒麟	司馬光論日食
王巖叟論月食	
○第五十一卷	
人編類纂	三三
禮之九	
孔穎達辨周魯郊	黃澤辨郊祀議
王炙郊祀議	陳祥道天帝釋
社稷祀議	禘祫議
馬端臨禘祫議	始祖配天議
黃澤辨禘祫議	通考唐太祖東向議
論毀廟	昭穆廟制
別廟	馬端臨宗廟告祭
通考太子即位禮	皇后初崩之稱
天子為庶祖母服議	庶子為太子不加薨服

舉哀議	太子為母后服議
為所生母服議	
為母后服以日易月議	馬端臨巡狩
通典太子拜師傅	
皇后敬父母	
公主出降	宋濂孔子廟堂議
禮疏諸侯廟制	兄弟俱封立彌廟議
諸侯從所生母議	諸王殤不加服議
王康宗廟畧	胡翰論宗法
羅虞臣小宗辨	歐陽修論晉出帝
人編類纂	三四
羅虞臣為人後議	譜法
通典出母更還服議	
出母令還繼母子服議	
嫡子眾子為庶母服議	
歐陽修禮樂志	朱熹重補
通典謚議	太子無謚議
○第五十二卷	
禮之十	
朝會總叙	王朝之禮
王朝命令復逆出入圖	古今納言說

歷代朝議	朝位班位
本朝聖制	五等禮文圖
又論	當體之禮圖
內心之禮圖	古祀地祇摠圖
周禮郊社摠論	郊祭圖
郊祭攷	歷代郊祀
○第五十三卷	
禮之十一	
歷代郊祀摠論	郊祀羣神從祀是非
南京天地壇圖	大祀殿舊圖
今郊壇摠圖	今郊壇殿陞圖
南京大祀殿儀節	洪武郊祀儀節
園丘圖	其二
園丘陳設圖	祭祀圖
燎壇	配帝
祭地摠叙	方澤總圖
方丘壇圖	方丘陳設圖
瘞坎	配位
從祀	郊祀
方澤辨	

○第五十四卷	
禮之十二	
郊祀分合私議	園丘方澤合祀圖
郊社分合辨	郊社合祀議
崇雲壇圖	崇雲壇說
祝文樂章	祈穀陳設圖
祈穀祀典	朝日陳設之圖
朝日壇	歲春分祭
夕月陳設之圖	夕月壇
歷代朝日夕月	
歷代祭星辰風雨師總論	
本朝總論	國朝郊祀總記
○第五十五卷	
禮之十三	
宗廟總論	王者七廟圖
廟制宗元數圖	論宗廟昭穆
論廟制空定太祖廟	論推尊祖配天地
寢廟辨民圖	宗廟大享圖
宗廟大享儀	商七廟圖
周天子廟圖	宗廟享祀考

太祖舊廟圖	今太廟摠圖
國朝太廟祀典	祝文樂章
○第五十六卷	
禮之十四	
國朝廟祀總論	周禘摠論
禘祭考	禘祫辨
祫祭摠考	禘祫總論
國朝大禘考	禘祫儀制
大禘典禮	祫祫總論
奉先奉慈二殿	太廟從祀功臣
人編類纂	三
○第五十七卷	
禮之十五	
宗廟制義摠論	明堂圖
明堂制度	夏世室圖
殷人重圖	世室重屋明堂考
歷代明堂享祀	大享摠論
明堂大享帝圖	大享說
國朝明堂大享典禮	祝文
樂章	
專祀太歲風雲雷雨師	太歲壇

樂章奏樂人數	先農壇
先蠶	社稷摠叙
社稷壇	社稷摠論
歷代社稷考	
○第五十八卷	
禮之十六	
祝岳鎮海瀆	摠叙
山川壇	祭神祇
歷代山川	陵祀
國朝五祀	祭厲
八	三
祭旗纛	諸祀摠論
三祀因革	歷代帝王廟祀典
啓聖祠	釋奠先師考
太學摠叙	學制考
國朝學校始末	
○第五十九卷	
禮之十七	
養老圖	養老摠叙
鄉飲摠叙	酒禮考
大射禮圖	射禮考

大射義	周禮賓與賢能圖
賓與摠論	從俗祭儀
昭穆考	宗法摠叙
考證	宗法考
士冠禮考	士昏禮考
○第六十卷	
禮之十八	
正學育才論	士民禮考
祝語降從宸翰	冠禮
冠禮圖	衆子冠
人編類表	品官婚禮式
婚禮	妻爲夫族圖
本宗五服圖	三父八母圖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圖	母黨妻黨服圖
妾爲家長服圖	祠堂叙立圖
母位設饌圖	兩位並設圖
正寢時祭圖	鄉飲禮設
鄉飲酒圖	文雅社約
○第六十一卷	
禮之十九	

唐長孫无忌議太宗配天	褚元量議皇后不合祭南郊
宋太祖行大享明堂禮	陳襄南北郊議
梁許懋建封禪議	唐魏徵諫止封禪
宋孫奭論天書	其二
高郢管議	曾夏父弗忌犯人鬼道
漢景帝祀孝文樂舞詔	宣帝議孝廟樂詔
元帝議廟祀詔	議罷郡國廟詔
韋玄成罷郡國廟議	劉歆毀廟議
師丹諫止立共王廟議	劉永慶議
司馬光等議漢王典禮	以上宗廟
魯展禽論祀海鳥	晉江道疏
唐長孫無忌先聖先師議	
宋鄭褒原祭說	以上祭
彌文公諫不藉千畝	以上藉
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蔡邕論
仇伯儀議	問仁謂告朔議
王方慶議	張齊賢議
宋范祖禹議	宰孔知晉侯將死

子產爭鄭貢重	孔子却萊兵
子貢說吳太宰嚭令衛侯	
子魚說長弘長衍侯	椒舉不規過 <small>以上會</small>
甯武子盟死濮辭	晉叔向受姜反錦 <small>以上盟</small>
穆叔報聘	
武子講聚三代典禮 <small>以上聘</small>	
子產擇能而效	衛太叔儀對魯侯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子羽對楚使
子服惠伯對韓宣子	
大夫種請行禮于吳 <small>以上聘</small>	
齊宿婦人對晉使	
晉陰貽甥對秦伯	子產對士文伯
鄭公孫僑對	
子服景伯與吳伯宰	
○第六十二卷	
禮之二十 <small>奉使 貢獻 禮 敬 敬儀</small>	
劉向奉使篇	趙威后問徐使
趙使對趙王	陸賈說尉佗臣漢
鄭衆使匈奴不拜	韓愈解牛元翼之圍
孫晨誠劉仁瞻報國	孫晨效節
曹彬不受饋遺	孫洙擇效策

洪邁使金 <small>以上奉 使九則</small>	漢順帝却大珠
唐太宗却鸚鵡美女	高宗重劉齊賢
明皇超擢三臣	贊元德秀
德宗受獻錢勞將士	
以獻縑歸度支代租賦	
憲宗嘉李絳不進羨餘	
喜孔戣諫罷蛤蜊淡菜	張潛上宣宗疏
後周太祖蠲絲	
金主生日不受餽獻	
魯夏父展諫觀用弊	叔侯知禮
晏子諫禮不可去	賈誼禮篇 <small>以上禮</small>
黃蒯之子不忘敬	劉子論成子奔命
閔馬父笑景伯大滿	劉向敬慎篇 <small>以上敬</small>
呂覽士容篇	徐幹法象篇 <small>以上威</small>
魯申繻名對 <small>以上名 對一則</small>	范弘之議謝石謚
詔定鄭義謚	
韋湊請改太子重俊謚 <small>以上謚 三則</small>	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祝雍祝成王冠 <small>以上冠 一則</small>	
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徐元杰等劾史嵩之疏 <small>以上疏 三則</small>	

○第六十三卷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第六十四卷	官禁之衛	京輔之屯
○第六十五卷	器械之利	本兵之柄
○第六十六卷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第六十七卷	將帥之任	出師之力
○第六十八卷	戰陣之法	察軍之情
○第六十九卷	選道之機	
○第七十卷	賞功之格	

○第六十九卷	選道之機	賞功之格
○第七十卷	田錫兵議	楊萬里兵論
○第七十一卷	葉適論兵權	韓琦請置親兵
○第七十二卷	司馬論揀禁軍	陳淵論衛兵
○第七十三卷	又論用宗子	
○第七十四卷	葉適論禁軍弓手工兵	
○第七十五卷	鄭大夫論私復衛兵	韓琦乞募義勇
○第七十六卷	司馬光乞罷刺義勇	楊萬里論鄉兵
○第七十七卷	司馬光乞盡罷保甲	呂大忠論養兵
○第七十八卷	范鎮論益兵困民	陳傳良論兵費
○第七十九卷	陳襄論冗兵	葉適罷主兵
○第八十卷	尹洙息戍	鄭介夫論閱武
○第八十一卷	文彥博請嚴軍法	又乞括買馬
○第八十二卷	李綱乞造戰船	
○第八十三卷	虞允文論拒馬	杜恕論饋餉
○第八十四卷	張方平諫用兵書	又論泐邊事宜狀
○第八十五卷	陸贄請邊城儲備	
○第八十六卷	又論請儲蓄軍糧狀	

曾公亮答詔條書時務	葉適論兵材
富弼論募賞	許翰論西師賞功
常安民奏種諒賞未稱功	
李綱乞納級計功推功	又乞置賞功司
○第七十卷	
兵之八	
陳傅良春秋兵制	論漢兵制
易氏漢南北軍始末	林駟漢南北軍考異
歐陽修唐兵制	
○第七十一卷	
人編類纂	目錄 兵三
杜牧原十六衛	宋志義勇民兵
李德裕論擇師	羅大經論民兵
宋志保甲議	程琳宋民兵議
何常論土兵	葉適論守禦
蘇軾論土兵	范仲淹論熟戶
王安石論蕃兵	又論邕管事宜
考索海防	元志鎮戍
周士隆論車戰	通考漢馬政
唐志唐馬政	

○第七十二卷	
兵之十	
華鈺夏官議	華鈺京營議
梁斗暉馬政議	
○第七十三卷	
兵之十一	
積卒十二星圖	積卒陣記
宋史天文志	周兵制總論
成周兵民之制	周兵制圖
兵制考	周兵總論
人編類纂	目錄 兵四
周禮治民制兵之法	漢南北事圖
軍說	漢內外兵始末
唐府兵摠叙	府兵圖
宋兵摠論	三衛四廂兵制
宋兵始末	國朝兵衛
軍營	京營沿革
兵制考	
京衛與錦衛相維之制	
本朝兵制	軍籍抽餘丁議
○第七十四卷	

兵之十二。

議隨里中編民兵

官軍戶說

京營練兵可宜

兵制總論

西北兵食

兵政時弊總論

古陣法叙

黃帝握奇陣圖

握奇經攷

金鼓旌旗數

公孫玄上語

握機奇正圖

握機經

八陣圖

握奇詳說

總衡四陣圖

八陣小成圖

八陣中成圖

八編類纂 目錄 兵五

八陣大成圖

八陣分撥總圖

說

天西說陣圖

地載陣圖

說

常山蛇陣圖

其二

說

李靖陣法

○第七十五卷

兵之十三。

邊海

邊防

○第七十六卷

兵之十四。

海防

○第七十七卷

兵之十五。

火攻答

經武攷

烽候圖

守邊說

傳烽歌

兵器總論

水兵器械

常時操習

臨敵號令

謹行泊

浙東潮候

江北潮候

定太陽出沒

定寅時

八編類纂 目錄 兵六

行船觀占

四八

○第七十八卷

兵之十六。 論兵。 兵制。 軍法。 伐國。 出師。 偵國。

管子地圖篇

蓋勳贖武對

陳師道武舉策

蘇洵孫武論 以上論 兵四則

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詔

黃巢作亂

韓建表疏

崔胤陸扈上言

朱全忠布黨

盧樞上言

郭崇謙激動親軍

杜威使公主請益兵

賊帥梁暉送款

唐以博徵致昌軍	周世宗知兵弊
宋立禁軍廂軍鄉軍蕃軍	司馬光諫罷民兵
韓琦議刺戶丁	宋祁請復唐馱幕法
尹洙兵制策	劉仁瞻斬于崇諫
劉知遠誅盜紙錢	周世宗肅軍政
狄青斬陳曙袁用	忽斜虎仗李德
馬璘咨段秀實	馬燧斬死囚
裴垍奏罷承璫	羊祜請伐吳書
杜預請期	韋孝寬疏陳三策
賀若弼破陳	馬援疏
八編類纂	呂覽召數篇
諸葛亮前出師表	呂覽召數篇
○第七十九卷	
兵之十七	白起
劉敬	吳漢
賈詡	崔浩
其二	郭威
丘岳	姚萇
李泌	王鑒
溫嶠	郗鑒

裴度	其二
高仁厚	韓琦范仲淹
張浚韓世忠	楊巨源
○第八十卷	
兵之十八	漢李固議平嶺外
晉陶侃克平湘州	賈琮蕩定交趾
隋張須陁破賊	北魏辛雄疏
羅士信秦叔寶襲賊營	楊義臣破賊
唐太宗論止盜	魏元忠釋盜
八編類纂	韓愈上言
裴懷古感服夷獠	劉潼等平巴南
與柳中丞書	崔安潛以盜攻賊
王仙芝不受命	張泳化賊爲民
竇儼疏	陳天祥疏
岳飛以水寇攻水寇	楊志烈安京室
郭子儀安河中	馬燧平懷光
李晟定涇州	段秀實備非常
杜晏球擊賊	王守忠禽賊
余介斬王夔	李庭執乃顏

郅鑒折王敦	劉給事面斥魚朝恩	張九成阻秦檜和議 <small>以上折奸三則</small>	燕王旦自殺 <small>以上問罪一則</small>	○第八十一卷	兵之十九 <small>諫止征伐</small>	淮南王諫伐閩越	賈捐之罷珠厓對	蔡謨議移鎮	王猛疏	房玄齡表	張魯之上言 <small>以上諫止征伐十一則</small>	又止秦攻趙	○第八十二卷	兵之二十 <small>反間 嫁禍 縱橫 游說</small>	內尺廖	花雕	尉繚子	陳平 <small>以上反間七則</small>	蘇秦	蘇代
					說止征伐	魏相諫繫匈奴	魯公諫繫匈奴	議胡滅	唐太宗諸臣疏	陳子昂上書	黃歇說秦昭王 <small>以上諫止征伐</small>	黃歇說秦昭王			頻弱	唐睢	鄭桓公	馮亨 <small>以上嫁禍一則</small>	張儀	無忌

毛燧	<small>以上縱橫五則</small>	其二	蘇代	其三	或爲魏獻秦書	<small>孤憤篇</small>	<small>以上游說七則</small>	○第八十三卷	兵之二十一	<small>御夷</small>	劉敬主和親	冒頓悉復故地	單于遣漢書	中行說爲漢患	郭苦使不辱命	兩單于俱朝獻	武帝聞汲黯之言	郭舜上言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班彪奏	班超使西域	請兵疏	上處降羌疏	任尚代超	單于請遣耿秉安定北地	宋意疏	鄧訓開城內羣胡妻子	表安上封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勇上議

馬融疏

張璠書陳三策

虞詡疏

皇甫規疏

虞詡說李修

段熲上言

張奐化行諸羌

應劭駁韓卓議

以上御夷三十一則

水經集

目錄

卷十一

五十三

○第八十四卷

刑之一

摠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第八十五卷

刑之二

葉適論刑法

○第八十六卷

刑之三

刑曹總叙

乾象紫微垣圖

人編類集

卷一

五十四

太極垣圖

天市垣圖

衆星圖

聖祖象天制刑曹聖諭

法天刑制攷

刑制稽古

周禮刑法圖

其二

其三

論治刑獄

歷代用刑總論

大明律表

○第八十七卷

刑之四

講明律意疏

登聞鼓禁

緝訪

明刑紀

慎刑論	明法
律意歌	法家秘指
查昭例	詔下發落例
○第八十八卷	
刑之五。刑法。執法。	
孔子論刑	秦誓勸善黜惡
臧文仲勸僖公免衛侯	范文子請釋荆鄭
韓非飾令篇	漢除肉刑詔
除誹謗法詔	司馬遷律書
張敞奏記	張敞駁議
八編類集	目錄刑二
劉炫預修律令	司馬光疏
宋神宗立刑法科	
蘇軾論刑政疏	
元英宗命損益累朝格例	以上刑法
李離伏劍死	魏絳戮楊干
韓獻子戮乘車	石奢刎頸死庭中
丈人造軍言奪裔	羊尹文拔劍斷軫
董宣格殺湖陽公主蒼頭	
蘇章案故人奸賊	李膺殺張劭
張陵奪梁冀劍	史弼殺侯覽遣生

晉李惠劾奏。	郤洗糾崔洪
王猛鞭殺一吏	唐太宗按高麗生罪。
狄仁傑爭范懷義無死法	
裴諝爲郭子儀地	許孟容不奉詔
柳公綽杖殺李石	李載義責服李暢
楊廷式按張崇不法	韋澳杖督鄭光稅
趙普請磔陳利市用于市	以上執法
薛元賞杖殺李石	二十四則
○第八十九卷	
刑之六。斷獄。贖罪。訟罪。赦罪。	
八編類集	目錄刑三
周王	于定國
殷丹	嚴延年
崔篆	寒朗袁安
魯恭疏	王符論
趙綽屈突通	唐太宗
崔仁師	李道裕
唐臨	李嗣真
郭躬	樂思晦男
狄仁傑	杜景儉李日知
徐有功	其二

張九齡	張說
李朝隱	李昌齡
哲宗	龔大
沈疇	蕭服
黃經臣 <small>以上斷獄 二十八則</small>	貢禹疏 <small>以上上疏 一則</small>
田叔	鄧先
鄭昌愍書	公乘典書
劉陶等書	陳蕃疏
竇武疏	霍諝奏記
孔融	王導
人編類集 目錄 刑四	王導
朱敬則蘇安恒	李德裕 <small>以上訟罪 十二則</small>
楚宣子	庾翼報
唐高祖	韋嗣立
德宗 <small>以上赦 罪五則</small>	

○第九十卷	工之一
何承矩論塘泊屯田	陳亮乞三堡免田狀
賈讓治河奏	歐陽修論修河狀
其二	其三
蘇轍論開河	漢志漢屯田
魏志魏屯田	宋志宋屯田
漢志漢水利	
○第九十一卷	
工之二	
人編類集 目錄 工一	五十八
禁兵定制方中圖	寢廟相陰陽圖
八尺之表說	詔誥土中圖
寢廟辨明圖	寢廟
天子寢制圖	阜門應門圖
廛市圖	廬舍圖
邊方堡制議	角臺圖
敵臺圖	懸板圖
陣阨圖	甕城圖
民堡疏	長城說
門渡田畝水利說	治水諸器說

論浚渠築堰	治田治水議
治河失故道說	論東南水利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伊洛水田議
淮鳳墾田說	議興西北水利
其二	其三
○第九十二卷	
工之三	治河。築城。宮室。道路。盜獵。
司馬遷河渠書	王濟河決對
李仲昌請穿六埭渠	王同議水
劉恢奏	韓贊言
文彥博議省力役	言水患非天災
王安石議制濬河司	李立之議立東西堤
元開會通河	尚文議築長堤
都實窮河源	脫脫排郡議
命賈魯充河防使	以上治河 一十五則
晉士蔣惟城對	城杞問荅
周敬王遣使如晉請城成周	
范無字大城對	申無字對
沈尹戌論城郢	唐楊朝晟築三城
僧景仙築羅城	韋孝寬築城險要

韓琦策修京師	趙鼎請城綏州
冉璉請徙合州城	
高琪請築南京裏城	以上築城 十三則
宛春諫天寒罷役	張老爲室對
士苗室美對	屈宜論作高門
喬豫和苞瓊	薛融進諫
劉琨唐昌道敎	
蔡京等侈宮室媚帝	以上宮 室八則
單襄公陳國必亡對	以上道 路一則
唐儉諫唐太宗罷獵	郭太后勸武宗納諫
白居易續美人箴	
後唐明宗仁及鳥獸	以上諷 獵四則
○第九十三卷	
工之四	
如意輪圖	揚沙錫圖
雙拖泥扒圖	短拖泥扒圖
推沙鉋圖	大推沙鉋圖
法輪圖	雙推輪圖
揚泥飛車圖	自在河車圖
滾沙輪圖	常轉輪圖

開沙輦圖	淘沙船圖
游淺筏圖	吸沙桴圖
梭江帳圖	泚江軸圖
百節帚圖	伏波艇圖
披河排圖	鎖泥鉤圖
八槳船圖	刷江帚圖
開江犁圖	定波纜圖
驅山鞭圖	黃河治績圖

○第九十四卷

天之一

歐陽修唐天文志

史伯璿月星辨

朱熹月受日光

劉安日行

洪邁論歲星

熊朋來又論

葉適論天象

蘇伯衡分野論

諸子雜論風雷

沈括咎刻漏議

三儀議

葉子奇律元

考索律法

曆元不同

摠論七政

太初曆元

八編類纂

目錄 天一

各至周復不同

歲差

考索斗分不同

平朔定朔

史官源釋春秋

釋大西涼

唐一行日蝕議

通考晝夜刻數

管窺分至長短

考索摠論諸曆

○第九十五卷

天之二

仰觀義例

昊天垂象圖

垂象說

觀象賦

九重天圖

九天說符	三垣二十八宿圖
紫微圖	北辰不動處
北辰辨	中宮宿論
太微垣總叙	大微垣圖
象緯考	論帝座
天市垣總論	天市垣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赤黃二道考
○第九十六卷	
天之三	
二十八宿方位度数圖	度数說
八緯對纂	天二
天度類考	星度增損說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圖	斗綱所指月建圖
赤黃二道辨	七政總叙
斗綱說	日月晦朔構精圖
明魄朔望說	論交朔
構精說	日食說
日月九行薄食論	五星經天論
日月交會圖	四星合聚論
五星合聚論	二星合聚論
三星合聚論	

天文總論	刻漏總論
五行總論	五運相勝相生
上古曆元圖	諸曆說
歷代曆	總論諸曆
歷氏曆文	曆象日月星辰
古今曆法	四仲中星正日論
歲差法	曆法總論
○第九十七卷	
天之四	
曆上	
八緯對纂	天三
○第九十八卷	
天之五	
曆中	
○第九十九卷	
天之六	
曆下	
○第一百卷	
天之七	
墨子天志	歷代曆元
蒙古耶律楚材卜吉凶	

越裳氏重譯而朝周

孔子泣麟

終軍對

張敞奏

杜宗不奏白芝

以上詳瑞五則

孔子論禍福

周太子晉進諫

伯陽父論地震

亢倉子論水旱

臧文仲知宋與

士弱大正對

申封而雷對

孔子在陳聞火

宋康王壯天管地

劉向條災異封事

其二

王嘉對

鮑宣上書以上災異十三則

天四

○第一百一卷

地之一

地道摠叙

二十八宿分應各省地理圖

星宿次度分屬天下州郡國邑考

國朝列郡分野

分野八酬州郡總說

總論分野

九州分星圖

分星辨

○第一百二卷

地之二

八編類纂

卷六

天下山川海岳圖

中國三大幹龍圖

圖論

三大幹摠論

禹貢九州摠叙

九州風俗

古九州考

冀州疆界圖

冀州之域

兗州疆界圖

兗州之域

青州疆界圖

青州之域

徐州疆界圖

徐州之域

揚州疆界圖

揚州之域

荊州疆界圖

荊州之域

豫州疆界圖

豫州之域	梁州疆界圖
梁州之域	雍州疆界圖
雍州之域	九州摠論
九州論	岳鎮川澤辨
○第一百三卷	
地之三。	
周職方列國敘	九州山澤川浸摠圖
利民蓄穀	周九州與禹貢異
春秋列國圖	皇明一統輿圖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圖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二	
歷代州郡沿革考	古今地名沿革摠論
桂林非百粵辨	三河三秦等辨
都邑摠辨	輿地都會摠考
其二	唐虞冀都圖
冀州說	周營洛邑圖
洛邑說	秦都咸陽圖
咸陽說	帝都摠論
其二	論北龍帝都垣局
論中龍帝都垣局	論南龍帝都垣局
○第一百四卷	

地之四。	
輿地總論	皇明輿圖四極
古今方輿摠論	統論三都形勝
論南北強弱	論西北古今盛衰
論川陝大勢	論東南古今盛衰
統論南北形勝	論青徐
論韓魏	論淮蔡
論汴梁	論睢陽保障江淮
論河朔	統論河西
荆揚統論	論江淮襄陽巴蜀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二	六十八
論江淮	論荆襄
兩廣摠論	兩都形勝摠論
南北兩都形勝	燕京論
○第一百五卷	
地之五。	
北直隸圖叙	沿革
議防禦	地利
設輔鎮	戰守
豫保障	練兵墾田
設險	議轉漕

京都形勢說	南直隸圖叙
沿革	金陵防守要害
守淮以固金陵	三吳水利
南幾海防	建康形勝
三吳風俗	議免兵糧
山西圖叙	沿革
三吳備兵議	山東圖叙
沿革	疏通水道
議墾田畝	防盜賊
處登萊	河南圖叙
八編類纂 目錄 地四	平元
沿革	處置
豫州風俗	時務利病
○第一百六卷	
地之六	
陝西圖叙	沿革
處置	塞北江南
全陝邊防	關中風土
關陝險要	封疆兵力
議守關	防禦
全陝事宜	總論

浙江圖叙	沿革
邊海墾田之利	浙海事宜
兩浙水利	江西圖叙
沿革	全省險要
防守要害	湖廣圖叙
沿革	議處小患
處楚邊	楚均田
四川圖叙	沿革
擇守令	防守松番
四川形勝	防潘羌蠻焚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五	二二
入四川道三俗辨	川水彙
水利蠶桑	時務茶法
川蜀邊城	福建圖叙
沿革	禁通海奸民
防海寇	
○第一百七卷	
地之七	
廣西圖叙	沿革
徭僮	清理田賦
廣東圖叙	沿革

制禦山徭	匿處諸寇
嶺南總論	雲南圖叙
沿革	西南夷歸附
府州縣沿革	入滇之路
控制雲南	議開金沙江
貴州圖叙	沿革
處置	戶口
財賦	徭役
職官	議兵食
○第一百八卷	
人編類纂 目錄 地六	
地之八。	七十一
黃河圖叙	黃河圖 計二十八張
黃河源流	黃河四大折
三門禹門底柱	古河辨
黃河故道	河源考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治兩河議	停開加河
濬淺縷堤	創復諸閘
○第一百九卷	

之九。	
治河大要摠攷	六漕治法
平水	名田
治河摠論	其二
加河	漕運攷
泉河圖叙	濟青兗諸泉摠考
東泉摠圖	泉志
南旺考	摠論
各處河渠摠叙	沂水考
鹿園萬表論	濟漂辨
人編類纂 目錄 地七	七十二
濟河源流	濟源
渦河	洳河二
膠水	
○第一百十卷	
地之十。	
河運海運摠叙	海運考
其二	計程限
四海附	渤海辨
廣東事宜	東路
中路	西路

福建事宜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浙江事宜

其二

直隸事宜

江北

其二

山東事宜

登州營

八編類纂

目錄 地入

七十三

○第一百十一卷

人之三

宋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呂大臨

楊時

謝良佐

譙定

張載

邵雍

○第一百十二卷

人之二

宋朱熹

蔡元定

胡安國

胡宏

張栻

張九成

陸九齡

陸九淵

楊簡

○第一百十三卷

人之三

周荀卿

漢董仲舒

揚雄

隋王通

漢田何等

附孫期

晉王弼

宋胡瑗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後漢歐陽歆	孔僖
漢申公	轅固
韓嬰	後漢衛宏
漢胡毋生畦孟嚴彭祖	瑕丘江公
張蒼等	後漢何休
丁恭	賈逵
鄭衆	晉范甯
唐啖助	宋孫復
漢高堂生二戴	梁皇侃
人編類纂	目錄人二
北齊熊安生	後漢馬融
鄭玄	魏王肅
梁崔靈思	隋劉焯
劉炫	宋陳暢
梁陸澄	唐孔穎達
元黃澤	
○第一百十四卷	
人之四	
漢司馬談子遷	東漢班彪子固
宋范曄	晉陳壽
	附王隱

晉習鑿齒	北齊魏收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劉知幾	吳兢
宋宋祁	元歐陽玄
○第一百十五卷	
人之五	
唐韓愈	附五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人
柳宗元	李翱
蘇洵	宋歐陽修
蘇軾	蘇軾
蘇轍	曾鞏
人編類纂	目錄人三
張耒	元姚燧
虞集	
○第一百十六卷	
人之六	
周屈原	漢司馬相如
魏王粲	附建安七子
陸機	晉阮籍
陶潛	左思
顏延之	宋謝靈運
李白	附張旭裴旻
	唐陳子昂
	王維

杜甫	黃庭堅
陳師道	晉黃義之 <small>附諸子稱</small>
唐懷素	元趙孟頫
第一百十七卷	
人之七	
周魯仲連	漢王貢兩龔傳叙
漢梅福	後漢袁閔
陳實	管寧
漢田疇	晉劉伶
宋陶弘景	隋王績 <small>附買琴者傳</small>
八編頭案	目錄人四
唐孫思邈	司空圖
宋林通	張學
蘇雲卿	元劉因
第一百十八卷	
人之八	
異教考	
第一百十九卷	
人之九	宗族 門第 老 幼 朋友 納交 交驩
唐太宗定氏族	李義府殺崇德
江州義門九世同居	

蘇軾勸親睦策 <small>以上宗族四則</small>	沈約論君子小人
裴野論德義	
北魏羣臣論選調 <small>以上門第三則</small>	晉朝多君子
麥丘邑人	景公愛老
閭丘先生	楚丘先生
漢文帝養老詔	武帝詔
宣帝詔	明帝詔
晉成帝敬王導	北魏主重高允
親養三老五更	
文彥博宿德元老 <small>以上三老</small>	
八編頭案	目錄人五
齊閭丘平 <small>以上一則</small>	孔子論商賜
論得人而語	論水
論與人交	與程子語終日
鮑叔先達收管仲	管仲言翹明
漢鄧惲為董子張報仇	王丹善交
宋穆絕交論	漢書朱穆傳論
劉峻廣絕交論	晉嵇康絕交書
皇甫謐不餞梁柳	范式為死友烈士
狄仁傑代鄭崇質使絕域	
裴度代劉禹錫請改州	李德裕臣友論

李華正交論

宋王回告友

以上朋友

孔子論慎所從

楚善相三吉對

以上納交二則

蔣相如後私讐

漢朱建全辟陽侯

陳平用陸生計

杜鄴說王音

寇恂與賈復全交

以上交驛五則

○第一百二十卷

人之十

知己

不忘故舊

規戒

晏子越石父

百里奚蹇叔

以上知己二則

晉文公咎犯

封介子推田

宋弘不易妻

袁渙不肯說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六

徐晦不負楊臨

以上不負故舊

趙良說商君

薄昭書諫厲王

崔駰誠竇憲

孫策諫表術

王羲之誠謝萬

王坦之諷謝安

袁喬與諸哀書

慕容皝與庾冰書

庾翼與殷浩書

高崧代草致桓溫

元行冲白薦于狄仁傑

袁楚客書責魏文忠

韓愈諫臣論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劉放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書

又與吳相書

石介上孔中丞書

以上規戒一十八則

○第一百二十一卷

人之十一

義烈

節士

豪俠

刺客

呂覽高義篇

離俗篇

左儒死義

狼暉君子

鉏之彌觸槐死

程嬰事成自殺

田單舉衣就烹

卞莊子塞三井而死

朱厲附死君難

要離伏劍死

張胥鄙觸牆死

譚夫吾絕頸死

雍門子狄死越甲

陳不占恐駭死

石他人自殺

莊善刎頸死

八編類纂

目錄

八七

虞卿解相印

漢譙玄子璜贖父死

李業飲毒死

丁王皓自刎

王嘉伏劍

任永馮信皆託青盲

鮑永拜更始墓

椎牛上苟諫冢

廉范顯名

李善真義僕

戴就真義士

鄒亮董班顯名

李篤送張儉出塞

韓衍志節

臧洪答袁紹書

陳客與洪同死

向雄感義

韋忠身杆陳楚

申徒狄負石沉河

餓者不食嗟來食

鮑焦稿灰洛水上	諸葛靚辭侍中
龔壯譽雪稱聾	趙彭泣辭石勒
李德裕節士論 <small>以上節士七則</small>	袁盎善待劇孟
荀悅游俠論 <small>以上豪俠二則</small>	聶政刺俠累
荆軻高漸離先後歿秦庭	
賈高絕肱死	王慧龍釋呂元伯
唐憲宗誅張旻 <small>以上利客五則</small>	
○第一百二十二卷	
人之十二 <small>讓國讓官義行</small>	君子守禮
宋穆公	公子目儀
八編類纂 <small>目錄八八</small>	八二
曹公子喜時	吳季子札
獨孤及論	丁鴻
鄺炎對事 <small>以上讓國七則</small>	周士大夫
公孫支	管仲
晏子	田噴
原季孤偃趙衰	子叔聲伯
范宣子諸臣	介子推
孟子文	范文子
子產	魯陽文子
公叔痤	公孫龍

張安世	劉隲疏
山濤	劉實論
庾亮讓表	富弼 <small>以上讓官二十一則</small>
金人背銘	孔茂問
泄冶	徐彥伯樞機論 <small>以上行四則</small>
子路持劍	莊辛對
墨子修身篇 <small>以上君子三則</small>	董仲舒對 <small>以上仁一則</small>
墨子貴義篇 <small>以上義一則</small>	齊桓公
其二 <small>以上守禮二則</small>	呂覽
貴信篇	周鄭
八編類纂 <small>目錄八九</small>	八二
晉文公	
○第一百二十三卷	
人之十三 <small>後廉小廉謙慎長厚雅量忍辱反質實持重</small>	
周公論儉能廣	孔子食美思親
叔向賀孟獻伯	晏子彰君賜
趙簡子恐有細人之心	簡主論妨義
漢張禹奏言	晉陸納率素
殷仲堪真素	一周主碎寶玉器
周行逢簡薄	宋司馬光訓儉 <small>以上儉十二則</small>
呂覽誠廉篇	列禦寇守節

公儀休不與民爭利	漢羊續不內妻子
鄭均以傭錢佐兄	晉胡威父子清慎
吳隱之厲清操	謝弘微立清名
陸贄清慎	杜暹埋金墓下
元張雄飛封識賜金	孔子通子化
孔子論損益	論持滿
李勣勸劉延祐自抑	呂覽慎小篇
昭侯獨寢	吳章論愛憎
吏勢	衛青不敢專權
張安世慎密	孔光燕語不及朝政
八編類集	八十三
樊宏保身	晉羊祜慎密
荀最慎密	劉超忠清
王安石論孫覺劄子	陸遜薦淳于式
張釋之論嗇夫	寇準自愧不及王旦
婁師德包容	蔣琬含容
文彥博請復唐介	程名振奇士
牛弘寬厚	裴行儉寬洪
狄仁傑不願知諳者名	呂蒙正大度
裴度失印自若	劉向反質篇
張耳躡陳餘使受笞	

石奮恭謹	王衍議桓溫
王彪之止殷浩告退	賈耽不殺樊澤
李石勸鄭覃坐鎮	郭子儀感動朝恩
虞詡祖父決獄平允	李文姬委王成存第變
○第一百二十四卷	人之十四
晏嬰穰苴	申屠嘉
汲黯	朱雲
王閎	何武公孫祿
董宣	陳禪
爰延	史弼
范滂陳蕃寶武	蓋勳
徐邈	王祥
顧愷之	徐胤
王彬	稽紹
顏含	陶回
尹緯	卞壺
右弼	魏徵

宋璟	張彖
杜黃裳	李鄴
李絳	盧坦
韋溫	王皞
徐仲雅	呂蒙正
包拯	王曾
李迥	王素
魯宗道	孫沔
唐介	范鎮
廉希憲	張雄飛
八編類纂 益苗 <small>以上正風 四十五則</small>	呂覽貴公篇
管仲薦隰朋	去私篇
劉垺	周行逢 <small>以上公</small>
韓昭侯	漢昭帝
顧和	徐邈
宣宗	德宗
孔子	宋姜公望論 <small>以上明 察八則</small>
晏子	鄧曼
其二	叔向
	呂覽長見篇

先識篇	賈誼先醒篇
徐福	何曾
董養	蕭衍
呂誨 <small>以上先見 一十五則</small>	徐容
宮之奇	孔子
陳咸	張翰
韋忠	楊元琰 <small>以上具 義七則</small>
婢子	中婦諸子
東郭垂	呂覽精諭篇
觀表篇	察微篇
八編類纂 賈誼審微篇 <small>以上審微 七則</small>	裴度
李絳疏	王旦
呂夷簡	王約 <small>以上善能 處事五則</small>
○第一百二十五卷	
人之十五 <small>警戒 斷</small>	無斷 <small>改過 除奸</small>
楚莊王禱山川	漢馮異言河北之難
晉稽紹疏 <small>以上警 戒三則</small>	太公爲治對
唐憲宗論討淮西	李德裕對 <small>以上斷</small>
孔子論范中行氏	齊桓公招賞野人
晉文公召賞老夫	

鄭高渠弼弒昭公	以上無
周處除三害	王安石原過論
中行文子殺音夫	以上改
梁節王暢疏	以上謝
士貞子諫止殺桓子	以上使
宋子罕止謳	或論卻子分誇
唐明皇委政李林甫	以上分
武惠妃爲內助	安祿山問十郎
盧杞等排李懷光	元載權盛
宋徽宗寵蔡攸	薦開播
八編類集	朱熹論秦檜
韓侂胄罷留正	八分七
賈似道誤國	史彌遠任檢正
韓非備內篇	孔子誅少正卯
唐王義方秦	陳蕃疏
顏真卿疏	柳筑疏
陸贄論裴延齡	袁高等共攻盧杞
裴度上表	韋少華抗表
唐桐劄子	韓琦出空頭勅
蘇洵難奸論	范鎮疏
	呂惠卿求散地

蘇轍疏	蔡確貶遠州
常安民論蔡京章惇	崔鵬上書
方軫上書	馬昌誅王黼
蔡京童貫等伏誅	
呂祖泰繫登聞鼓上書	賈似道伏辜
元世祖藉桑哥家	王著鋌碎阿合瑪瑙
脫脫謀黜伯顏	河進被害
范曄論	王允被殺
敬暉等各受誅	以上除奸
○第一百二十六卷	不盡四則
八編類集	八分八
人之十六	道德養生
賈誼道德說	道術篇
劉安原道訓	淑真訓
韓非精神篇	以上道
重已篇	呂覽本生篇
清類篇	貴生篇
嵇康養生論	劉安精神訓
路賓王荅負半千書	逍遙遊
劉安道應訓	郭象莊子序
阮籍莊論	以上老

○第一百二十七卷

人之十七

方術 醫 禍福 咎徵 鬼神 巫祝 妖怪

晉郭璞葛洪傳論

昭明太子求吉地

唐太宗陰陽雜書

娑婆長生術

婆羅門不死藥

李藩神仙對

裴潏上言

張皋疏

呂用之蠱惑高駢

王西霞太平對

宋王老志遇異人

王仔昔遇許遜

宋西番僧方中運氣術

以上方術 十三則

元儒臣譚陶弘景胡笳曲

以上一則

人編類集

目錄

以上十六

今七

逢滑禍福對

王沐舒守謙

以上二則

劉定公論趙孟不復年

后子論趙孟將歿

孔子不祥對

子貢論二君

師曠神明

以上答 五則

孔子論魂魄

內史迫繇士對

齊景公葬五丈夫

觀射父重黎對

子產論舉郊

論伯有能為鬼

舟之僑論繇將亡

漢谷永論神怪疏

繁亭亭長游微等伏辜

以上鬼 九則

晏子修惡對

論彗星

諫祀靈山河伯無益

楚昭王知大道

邾文公徒繹

韓褐子不改義

晉領榮上賤

宋夏竦請斷妖巫疏

以上巫 八則

子產不獲龍圖

申繻有妖對

師曠石言對

封荼翟妖對

晉孫楚上書

宋石介怪說

其二 以上妖 怪七則

晉醫蘇醫國

扁鵲怒投石

王少師四難對

唐劉禹錫華佗論

宋龔鼎臣述醫論

以上醫 五則

咎犯知荆必敗

漢司馬遷日者列傳

宋范曄方術傳論

唐李德裕相論

以上相 一則

以上二則

○第一百二十八卷

人之十八

古今人物總論

北直隸人物

南直隸人物

山西人物

山東人物

河南人物

陝西人物

浙江人物

江西人物

湖廣人物

福建人物

四川人物

廣東人物
雲南人物

廣西人物
貴州人物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九二

○第一百二十九卷
君之一

謹理欲之初分
防姦萌之漸長
論朝廷之政
定名分之義
謹號令之頒
察事幾之萌動
炳治亂之幾先
正綱紀之常
公賞罰之施
廣陳言之路

○第一百三十卷

君之二

漢高祖

孝惠帝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第一百三十一卷

君之二

漢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韓信壇上謀	諸葛亮隆中計
高歡牀下對時事	
北魏比部郎中王撲獻策	以上大計四則
劉文靜爲太宗議事	以上起兵一則
唐中宗復位	宗擇表請高宗還京
張浚疏漢中形勝	二王入閭
後周世宗禦北漢	以上興復四則
寇準請宋真宗禦契丹	
趙鼎贊宋高宗發臨安	以上親征三則
陳禧子立公子陽生	霍光請立漢宣帝
梁興立桓帝	史彌遠立沂王
劉琨等上表	任昉進上牋
周嵩上疏	以上勸進三則
○第一百三十六卷	
君之八	亡國 復國 存亡國 繼絕世
韓非亡徵篇	呂覽過理篇
齊閔王靖郭君好諛	趙襄子論吳亡
魯哀侯去國	宋主和議
金主守緒自經	陳宜中亡宋
宋順帝禪位蕭道成	朱全忠欲受禪
	以上八則

晉復曹伯	子臧反晉國
夷吾歸國	重耳出亡
兩公子各走	棄疾有國
桓文得國	鄭伯存許
以上復國七則	
楚莊王存鄒	楚子復封陳
范增說項良立楚	以上存亡四則
梅福請封仲尼子孫以爲殷後	以上繼絕世二則
○第一百三十七卷	
君之九	興亡
蘇轍夏論	商論
周論	張弘速答
鄭桓公問周興衰	班固對秦亡
六國年表序	蘇洵六國論
蘇轍六國論	蘇軾秦論
其二	何去非秦論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王勃三國論
李德裕三國論	朱敬則魏武帝論
蘇軾魁武帝論	陸機辨亡論
○第一百三十八卷	以上十八則
君之十	興亡

于寶晉紀摠論

晉武帝總論

晉宣帝摠論

蘇轍晉論

何去非西晉論

蔣堅傳總論

石勒傳論

伏滔正淮論

其二

李德裕宋齊論

朱敬則武帝論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陳武帝

隋高祖論

隋煬帝論

李清臣隋論

蘇轍隋論

唐論

尹源唐說以上興亡二十則

八編卷六

○第一百三十九卷

后之一。賢、篡。

東漢馬后

鄧后

唐長孫后

宋曹后

宋高后以上賢五則

漢呂后

唐武后以上篡二則

○第一百四十卷

后之二。如悍。亡國。篡制。竊立。

宋李后以上如悍一則

陳張貴妃

唐楊妃

後唐劉后以上亡國三則

漢王后

傳后

隋獨孤后附陳大人。以上廢立三則。

後漢梁后

後魏胡后以上廢立二則。

後漢梁后

宋劉后附李宸妃。以上篡制二則。

漢許后

晉羊后

唐郭后

宋孟后以上被難四則。

唐郭后

○第一百四十一卷

后之三。太后。后妃。

宋杜太后慮達。

真宗后權處分軍國事。

劉太后稱制。

仁宗詔請太后權國事。

曹太后	高太后盡行仁宗之政	太后減役恤死 <small>以上本</small>	富辰諫襄王娶翟后	李夫人以不見要武帝	杜欽說大將軍鳳	成帝廢許皇后	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	劉輔上書	閻太后	晉后妃傳序	獨孤皇后	張龔孔三貴妃	唐長孫皇后	褚遂良諫立武昭儀	章后	人編類集	目錄	楊貴妃致生荔枝	劉知遠夫人李氏	李迪諫立劉后	孔道輔 <small>上</small> 環諫廢郭后	鄒浩諫立后	司馬光論后宮等級	孫沔論治本	元皇后弘吉刺氏 <small>以上后妃</small>	三七一則	○第一百四十二卷	儲之一	賢逆難危	東漢劉彊	唐李憲	元甘麻刺 <small>以上賢</small>	宋劉劭	後魏拓跋紹 <small>以上賢</small>	漢戾太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孫和	晉司馬通	隋楊勇 <small>附楊秀</small>	唐李承乾 <small>附李泰</small>	南齊蕭順 <small>以上危</small>	史丹諄易太子	李絳請冊立	韓琦論建儲	姚班諫書	司馬光劄子	○第一百四十三卷	儲之二	太子	周成王	樊木仲對	胥臣對	士壹對	屈建上言	本編類集	目錄	知果對	田子方誦	晉太子蛇繞左輪	四皓翼漢太子	其二	高帝勅	立後議	賈誼貽教襍事	保傳篇	壺關三老書	明帝詔	桓榮傳太子	班彪論師保	種暉手劒當車	閻續輿棺上書	北魏王雲對	崔光立太子	北齊魏收安太子	唐太宗定太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遇物則誡

戒吳王恪

褚遂良疏

劉洎上言

長孫无忌對

魏徵傳太子

郝處俊諫

李德昭撲殺王慶之

張九齡不奉詔

吉頊說立廬陵王

力保太子

李泌定儲

韋溫等救太子

李逢吉請立景

鄭綱書紙立嫡以長

衛次公等定所立

李德裕天性論

唐元稹論教本書

馮贇密奏

牛希濟本論

陳見輔景遷

寇準立襄王

元侃少年天子

王曾安太子

韓琦請建儲

范鎮上疏死爭

包拯請建儲

司馬光疏

婁寅亮書立太祖後

英宗力疾書立頊王頊

趙汝愚請立嘉王擴

留正奏蚤正儲位

契仲山甫諫

理宗家教

優施計讒申生

丕鄭不阿惑

使申生代霍伐翟

驪姬賂二五

試陳山

以上卷六則

○第一百四十四卷

宗之一 賢。寵。集。

漢劉章

劉德

劉向

晉司馬承

唐李白 以上賢五則

漢劉武

魏曹桓

曹幹 以上寵三則

宋劉彥

齊蕭鸞 以上集二則

○第一百四十五卷

宗之二

漢劉襄

劉非

劉越

劉旦

劉胥

劉宇

劉欽

東漢劉荆

劉英

劉湯

○第一百四十六卷

宗之三

漢劉長劉安

晉八王

○第一百四十七卷

宗之四

宋劉義宣

唐李重福

李璘	吳孫琳
晉司馬道	宋劉義康
漢昌邑王	劉勝
齊蕭晃	北齊高浚
高百年	高儼
唐李上全李素節	李係
李暉李悟	李湊李湛
李成美	李滋
李裕	梁蕭宗
○第一百四十八卷	
宗之五	
師服論晉建國	李斯議止立國
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	司馬遷諸侯年表論
三王世家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諫后封淮南四子疏	大都篇
等齊篇	鼂錯說削吳地
漢景帝相田叔	褚先生梁孝王傳論
元帝勅	谷永疏
宋意疏	魏曹問六代論
晉陸機五等諸侯論	柳宗元封建論

○第一百四十九卷	
主之一	
宋荆國公主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
司馬光論駙馬才瑋	

○第一百五十卷

臣之一。相臣。開創。

漢蕭何。

曹參

東漢諸葛亮。

諸葛附傳。

張良。法正。黃權。魏延。李嚴。來敏。李進。蔣英。費禔。華允。張裔。許靜。劉巴。姜維。諸葛瞻。

○第一百五十一卷

臣之二。相臣。開創。

唐劉文靜。

房玄齡

杜如晦

唐長孫無忌

宋趙普。

○第一百五十二卷

之三。相臣。開創。

宋趙普

元耶律楚材

滕希憲

○第一百五十三卷

臣之四。相臣。中興。

漢周勃。

霍光

晉王道。

○第一百五十四卷

臣之五。相臣。中興。

晉郗鑒。

謝安

唐朱敬則。

李昭德

婁師德

狄仁傑

張柬之

房琯

○第一百五十五卷

臣之六。相臣。中興。

李泌

陸贄

○第一百五十六卷

臣之七。相臣。中興。

宋李綱。上

○第一百五十七卷

臣之八

宋李綱。中

○第一百五十八卷

臣之九

宋李綱。下

○第一百五十九卷

臣之十。相臣。中興。

宋范宗尹。

朱勝非

臣之十一		相臣。中興。	趙鼎
○第一百六十卷			
宋張浚。			魏勝
虞允文			
○第一百六十一卷			
臣之十二。		相臣。守成。	
漢申屠嘉			公孫弘
魏相			丙吉
東漢伏湛。			宋弘
韋彪			
○第一百六十二卷			
臣之十三。		相臣。守成。	
東漢第五倫			袁安
何寬			蔡謨
○第一百六十三卷			
臣之十四。		相臣。守成。	
唐魏徵			王珪
馬周			
○第一百六十四卷			

臣之十五。		相臣。守成。	
唐郝處。			魏元忠
姚崇			宋璟
○第一百六十五卷			
臣之十六。		相臣。守成。	
唐張說。			蘇頌
盧懷慎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楊綰			崔祐甫
姜公輔			
○第一百六十六卷			
杜黃裳			李吉甫
李揆			武元衡
裴琯			張茂
○第一百六十七卷			
臣之十八			
唐李絳			李藩
韋貫之			
○第一百六十八卷			

臣之十九。相臣。守成。

唐李德裕。

○第一百六十九卷

臣之二十。相臣。守成。

宋沈倫。

李昉

宋琪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

李沆

向敏中

○第一百七十卷

臣之二十一。相臣。守成。

宋王旦

宋畢自安

寇準

王旦

李迪 王曾

○第一百七十一卷

臣之二十二。相臣。守成。

宋呂夷簡

杜衍

文彥博

○第一百七十二卷

臣之二十三。相臣。守成。

宋范仲淹

○第一百七十三卷

臣之二十四。相臣。守成。

宋韓琦。

○第一百七十四卷

臣之二十五。相臣。守成。

宋富弼。

○第一百七十五卷

臣之二十六。相臣。守成。

宋王安石。

○第一百七十六卷

臣之二十七。相臣。守成。

宋王安石。

宋王安石。

○第一百七十七卷

臣之二十八。相臣。守成。

宋司馬光。

呂公著

蘇頌

陳俊卿

杜範

元哈刺哈孫

康里脫脫

○第一百七十八卷

臣之二十九。相臣。被難。

漢蕭望之。

王嘉

後漢楊震。

○第一百七十九卷

臣之三十一。相臣。被難。

後漢李固。

陳蕃。

王允。

晉張華。

○第一百八十卷

臣之三十一。相臣。被難。

唐褚遂良。

鄭畋。

宋范純仁。

韓忠彥。

呂大防。

○第一百八十一卷

臣之三十二。相臣。被難。

宋文天祥。

家鉉翁。

陸秀夫。

元脫脫。

宋徐羨之。

○第一百八十二卷

臣之三十三。名臣。節義。

漢龔勝。

唐安金藏。

顏真卿。

段秀實。

劉蕡。

○第一百八十三卷

臣之三十四。名臣。節義。

宋陳瓘。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第一百八十四卷

臣之三十五。名臣。正直。

漢汲黯。

魏陳羣。

杜幾。

晉山濤。

北魏高允。

唐白居易。

宋錢若水。

王禹偁。

張方平。

范鎮。

范祖禹。

崔與之。

○第一百八十五卷

臣之三十六。名臣。刑賦。

漢張釋之。

唐徐有功。

魏李理。

漢耿壽。

隋張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沛 <small>以上刑賦。</small>	漢文翁。
龔遂	黃霸
韓延壽	東漢卓茂。
魯恭 <small>以上循良。</small>	
○第一百八十六卷	
臣之三十七。 <small>名臣。能吏。</small>	
漢張敞。	尹翁歸
趙廣漢	尹賞
北魏李崇	
沈括	
○第一百八十七卷	
臣之三十八。 <small>謀臣。</small>	
漢張良。	符秦王猛。
北魏崔浩。	
○第一百八十八卷	
臣之三十九。 <small>謀臣。</small>	
楚伍員。	秦商臣。 燕樂毅。
東周 <small>張儀。</small>	陳軫。 趙虞卿。

○第一百八十九卷	
臣之四十。 <small>謀臣。</small>	
漢陳平。	酈食其
陸賈	婁敬
叔孫通	賈誼
晁錯	
○第一百九十卷	
臣之四十一。 <small>謀臣。</small>	
魏荀彧。	荀攸
賈詡	鍾繇
八編須集 <small>目錄臣十</small>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吳魯肅
龐統	
○第一百九十一卷	
臣之四十二。 <small>謀臣。</small>	
晉江統	溫嶠
宋劉穆之。	齊蔡興宗。
北魏李元忠。	北齊杜弼
後周蘇綽。	後唐郭崇韜

後唐安重誨

後晉桑維翰

元赦經

○第一百九十二卷

臣之四十三

王遵劾匡衡奏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陸贄論輔臣

馬遵論諫諍

范鎮論二府

司馬光辭賜金

論辭免郊賜

富弼述辭恩命

蘇轍論執政

真德秀書

劉洎論左右丞相

扈蒙乞錄言勳

富弼議兼樞密使

范鎮乞知兵民財利

王安石論舍人

歐陽乞拒浮議

蔡襄乞任內外事

司馬光乞聽辭遷官

富弼論除拜

蔡承僖論除受

蘇軾乞許辭避免拜

乞加恩禮

李綱議本政

陳東乞復用李綱

○第一百九十三卷

臣之四十四

相

卷

臣

臣

子產相鄭

輿人誦

蕭何收秦律令圖書

韓休峭直

李德裕言三弊

呂蒙正氣量

李昉醇謹

朱沆無密啓

奏水旱盜賊

王旦與宰相

王曾端厚

呂夷簡寧二邊

范仲淹富弼分西北事

文彥博持重

韓琦感悟兩宮

厲聲命撤簾

歐陽修辭樞密使

韓琦盡力事君

神宗自爲碑文

富弼遺表

司馬光旋乾轉坤

呂公著博采衆善

范純仁進用不失正人

楚才爲百姓哭以上相宗二十四則李克定相

衛柳莊

晏子

莫敖子華對

漢汲黯

唐蕭瑀以上社稷臣六則

漢武帝招文孝

高祖置弘文館

中宗置修文館

明皇置麗正書院

合宴集賢殿

設北門學士

憲宗詢訪理道

中宗選儒士侍讀

崔群謹直

後唐置端明殿學士

宋范質薦竇儀

錢若水對

章得象請忠

范祖禹為講官第一

司馬光有文學

王鶚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

以上論官十七則

○第一百九十四卷

臣之四十五

後魏大臣

狎侮大臣

殺戮大臣

功臣

漢高帝高爵詔

武帝報公孫弘

唐林請復師母爵疏

章帝尊師傅詔

陳忠疏

晉武帝詔

元帝崇遇賀循

宋真宗悼惜畢士安

推恩呂端

蘇軾奇才

以上論官十七則

褚遂良疏

張說救佃先

以上論官十七則

原繁訟死

伍員自殺

秦二世行誅

李斯囚就五刑

蒙毅蒙恬伏誅

秦生生多殺戮

許敬宗誣陷長孫無忌等

秦生生多殺戮

張俊曲陷岳飛死

秦生生多殺戮

韓侂胄陷殺趙汝愚

以上論官十七則

司馬遷高祖功臣表

鄂君明蕭何功第一

衛青傳贊

安常續封功臣詔

范曄助臣論

高歡論服杜弼

隋文帝親禮勳臣

李朝應奏殺裴景倫

李泌約勿害功臣

以上論官十七則

○第一百九十五卷

臣之四十六

宓子賤巫馬期

子貢

子路

晏子

西門豹

其二

漢卜式

朱浮疏

左雄疏

袁甫

諸葛振

裴俠

于延陵李遠

韋濟

韓瑊

以上論官十七則

子路

班固循吏傳

倪寬

文翁

黃霸

龔遂

召信臣

朱色

泰彭

魯恭

劉寬

仇覽

宋均

吳祐

童恢

劉昆

杜詩

張堪	徐有功李日知
陸象先	陽成
韋丹	李君奭
辛公義	劉審文 <small>以上御史 二十五則</small>
○第一百九十六卷	
臣之四十七 <small>仕進。仕難。初見。陳情。致仕。自薦。</small>	
李斯	范曄
張敬兒	王融
祖珽 <small>以上致 進五則</small>	姜公輔
鄭顥	韋機 <small>以上仕 進三則</small>
馬援 <small>以上君 一則</small>	漢韓非規上封事
魏曹植永自試奏 <small>以上自 售二則</small>	范曄
韓非	鄧禹 <small>以上初 見三則</small>
班超妹曹壽妻昭上書 <small>以上陳 情一則</small>	蕭嵩
唐李德裕退身論	神宗詔
錢若水	
文彥博 <small>以上致 五則</small>	
○第一百九十七卷	
臣之四十八	
元稹疏	懲李林甫

杜牧書	李德裕
張符牛叢趙璘	張詠
趙抃疏 <small>以上諫 臣八則</small>	王滿生
照朋	代廐吏
弦章	田錫
令尹子西	右尹子
咎犯	孔子
伍子胥	公子汜
左師融龍言	孫臣
王式	任棠
蘇世長	弓工
狄仁傑 <small>以上諷 傳十七則</small>	呂覽貴直篇
茅焦	張良
袁盎	賈山至言
薛廣德	耿育疏
救乘書	
○第一百九十八卷	
臣之四十九 <small>求言。納諫。不納諫。罪諫官。</small>	
呂覽達鬱篇	晉叔向大忠對
孟嘗君書門版召諫	

申屠嘉引袁盎為上客 諸葛亮與群下教

北魏高祖命群臣

張寔下令

唐劉洎上書

太宗假辭色受諫

高宗詔

宋太祖詔

仁宗詔

仁宗手詔

富弼論食

英宗詔榜朝堂

王巖叟請廣言路

元詔言事直至御前以上諫言十六則

魯宣公藏器

魏文侯懸琴不補旒

韓武子報田

北魏高允與忠臣

唐高祖悅孫伏伽表

知李綱盡忠

太宗悔責王珪

命執政受諫

悅魏徵直

宴近臣于丹霄殿

優賜皇甫德參

賜房玄齡等佩刀

文宗賞魏謩盡言

嘉柳公權風采

遣還郭收二女

憲宗知李絳必諫

宋太宗褒答田錫封事以上諫言十七則

宋張來諱言

唐劉悅上言

理宗詔以上諫言四則

敢言

唐憲宗慰勞諫官

漢靈帝識傳樂

丁公著言宴樂非佳事

後唐主不責史在德

宋姚坦見血山

仁宗不黜蘇轍以上諫言六則

唐德宗貌從陸贄

隋煬帝不憚蘇威

孟暉圓彼貶

宋仁宗以范仲淹黨榜朝堂

范鎮上疏致仕

陳禾引落衣裾以上諫言六則

○第一百九十九卷

將之一

吳孫武子齊孫臏

魏吳起

秦王剪

齊司馬穰苴

東漢馬異

唐李靖

金宗翰

○第二百卷

將之二

金宗弼

元木華黎

伯顏

何木

○第二百一卷

將之三

後漢皇甫嵩

唐李光弼

郭子儀

張巡

○第二百二卷

將之四

宋趙范

元蔡罕

董博雷

○第二百三卷

將之五

漢韋孝寬

唐李抱真

漢耿弇

東漢寇恂

唐李光顏

元阿禮海牙

○第二百四卷

將之六

東漢吳漢

魏鄧艾

蜀江維

宋吳玠

吳璘

余玠

元來阿八赤

施雷

○第二百五卷

將之七

後周于謹

宋孟珙

魏張遼

吳周瑜

呂蒙

陸遜

○第二百六卷

將之八

晉羊祜

吳陸抗

晉杜預

謝玄

後周賀若敦

唐曹彬

元阿里海牙

元良合台

李恒	虞都	○第二百七卷	將之九	魏牽招	漢衛青霍去病	唐郭震	○第二百八卷	將之十	唐裴行儉	宋李允則	神師道	○第二百九卷	將之十一	宋岳飛	劉錡	○第二百十卷	將之十二	漢張騫	陳湯	漢趙克國
				趙李牧	隋長孫晟				王峻	高瓊	宗澤			韓世忠				李廣利	東漢班超 <small>附勇</small>	東漢鄧訓

虞詡	○第二百十一卷	將之十三	東漢段熲	韋臯 <small>附孫權書將軍邊事</small>	種世衡	狄青	○第二百十二卷	將之十四	太公兵法	皇甫遇	曹彬	種世衡	史臣論	余玠	孟珙 <small>以上名將十三則</small>	肅宗	李希烈	田季安	憲宗
			唐王忠嗣	宋曹瑋	王韶				其二	郭進	狄青	宗澤	劉錡	吳璘	武太后	德宗	憲宗	劉濟	裴垍

田弘正	李終
李寶臣等	主承元
武宗	李德裕
張仲武	王宰
石雄	高文端
盧弘正	僖宗
張濟	趙普
李漢超	宋太祖
蘇洵御將論 <small>以上舉常 二十人見</small>	李太后 <small>以上論 將一則</small>
○第二百十三卷	
將之十五	
孫侯勉邵克	邵子極丑文
陰貽甥會秦伯	楚子論京觀
公子突論禦戎	簡子論死寇
勾踐集謀報吳	度尚討破賊屯
楊璇火車滅賊	皇甫嵩智破王國
朱儁計降韓忠	郗超進二策
袁喬破賊	石勒生擒末極
謝不謝玄等破符堅	房伯王守南陽

魏世祖辱宋師	宇文忻傳呼賊敗 <small>以上戰略 十八則</small>
○第二百十四卷	
將之十六	軍儲 屯田 馬鑄 攻守 從衆
鄭生說漢王據封倉 <small>以上事 儲一則</small>	條便宜十二事
趙克國奏	曹操從棗祗之請
又奏	曹操從棗祗之請
晉羊祜墾田	唐郭元振積軍糧
宋慶禮請復營州制	郭子儀自耕
李泌復府兵對	李終開置營田
後唐澆田實邊	周太祖除租牛課
孟珙條須事宜	
忽必烈授民兵牛 <small>以上屯田 十四則</small>	王忠嗣高佑馬價
明皇馬如雲錦	
代宗畫市胡馬	
後唐明宗緣邊市党項馬	
范延光等請賣馬給券	高祖招市士民馬
宋王安石建養馬法 <small>以上馬 政七則</small>	
齊桓崇淵決堰破魏	魏章孝寬守禦有餘
唐肅宗開澤澤人圍城	渾瑊鑿地蓄犬

杜牧守論

趙學斬孟楷

述律后並攻幽州

王晏求止攻定州

燕慕容恪定齊地

後漢郭威圍守李守真

宋劉子羽却金兵

孟宗改建忠順軍以上攻守十二則

李翔從道論以上從衆一則

○第二百十五卷

將之十七謀託不能用謀

呂覽責卒篇

伍員伐楚對

李斯說秦王

張耳陳餘勸主六國後張良說沛公

籌八不可韓信從廣武君策

周條侯從客計沮授說袁紹

荀彧勸曹操孔融疏

諸葛亮疏盧志勸王穎

韋孝寬先計免禍隋主用高穎策

唐任環說李淵裴寂獻計

徐洪客獻書李密李泌敵彊對

李萼乞師顏真卿陸贄奏

李愬佯示柔懦白居易疏

後唐主用龍敏

宋張所言五利

何奧論辨

李綱入對

張浚身任陝蜀以上謀計二十八則

宋公拒諫取敗

趙去司空馬亡國

春申君却諫亡

成安君不聽李左車

孫權不從周瑜疏

劉表悔不用劉備計

魏世祖拒諫

唐楊國忠忌沮哥舒翰

後唐潞王罪計和親

文天祥疏以上不能用謀十則

學之六		○第二百十六卷	
史記儒林傳序	范曄東漢儒林傳序		
李近春北史儒林傳序			
歐陽修唐書儒林傳序	馬端治論秦楚書		
學之三		○第二百十七卷	
說心	性說		
三綱五常考	周文王		
漢高帝詔	唐太宗		
其二		引詩正反六條	
鄭莊公	漢文帝		
唐太宗	唐明皇		
膳宰屠蒯	學術辨		
傳經諸儒易派圖	易說		
尚書派圖	尚書說		
古文尚書派圖	古文尚書說		
詩派圖	詩說		
公羊傳派圖	左傳派圖		
穀梁傳派圖	公左穀三傳說		

禮派圖		禮說	
周禮派圖	周禮說		
孝經派圖	孝經說		
論語派圖	論語說		
學庸派圖	學庸說		
孟子派圖	孟子說		
爾雅派圖	爾雅說		
學之三		○第二百十八卷	
西漢經學		東漢經學	
漢高帝開魯弦歌	韋孟詩諫		
孔臧願領太常	立五經博士		
夏侯勝議	授長史霸尚書		
董仲舒授經學	授公羊穀梁		
貢禹王吉同趣	孔臧子廉潔		
孔光傳家學	西漢論 <small>以上西漢經學</small>		
劉昆滅火驅虎	杜林感動賊及刺客		
王良後辭徵聘	孔僖封		
鄭振不荅州郡禮命	鄭玄受業馬融		
應劭服玄	盧植亡避董卓		

論鄭玄	黃憲以牛醫兒著名
史曄論黃憲	管寧風行遼東
郭泰名震關西	仇香鸞鳳
陳德實化梁上	王烈化盜牛賊還劍
邴雲中鶴	東漢論 <small>以上東漢經史</small>
○第二百十九卷	
婦之一	
漢班婕妤	後漢曹世叔妻
漢孝女曹娥	南陽陰瑜妻
魏酒泉龐涓母	涇州真女兒氏
晉姚氏婦	隋南陽公主
唐楊烈婦	宜都內人
李新聲	宋四烈婦
謝枋得妻	
○第二百二十卷	
婦之二	
客夫人	邵曼
伯姬	伯瀛貞姜越
魯敬姜	臧母
晉趙姬	陶荅子妻

杞梁妻	叔姬
展子禽妻	衛宗二順
石窮婦	高義母
傷槐衍女	母師
義姑姪	國稷子母
王孫賈母	宋蘇鮑妻
蔡妻	孟母
芒卯後妻	漢陳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嚴延年母	王章妻
陳孝女	仁女
姜詩妻	周都妻
陳文姬妻	許升妻
劉長卿妻	王女
姜叙母	趙昂妻
南陽王和姬	李衡妻
孟仁母	慈懷太子妃
虞潭母	王凝之妻
段豐妻	徐元妻
會稽陳氏三女	王女姊

屠女	宛陵女
姚氏	褚氏
衛敬瑜妻	封卓妻
房景伯母	魏瑋妻
貞孝女宗	孫神妻
太妃孟氏	孫道溫妻
孝女王舜	孫氏
蘭陵公主	鄭善果母
覃孝婦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許善心母
○第二百二十一卷	
婦之三。列女下。	
漢陽主	和改主
房玄齡妻	楚王靈龜妃
崔繪妻	李德武妻
崔夫人	崔玄暉
柳宗元母	鄭夫人
李會母	柳公綽妻
夏侯孝女	王蘭英
	無忌

鄭義宗妻	盧懷清妻
賈直言妻	孝女饒娥
樊彥琛妻	符鳳妻
高敞妻	黃氏二女
李瀾女	王信妻
鄒待徵妻	楊母
李湍妻	慕容雍妻
衛方厚妻	金母
歌兒	高慈女
薛女妙法	王孝女
鄭弄女	楊女香
謝小娥	畢妻寶氏
崔氏	殷保晦妻
李拯從妻	周廸妻
朱延壽妻	王凝妻
宋魏國公主	馮夫人
韓國夫人	魯宗道女
司馬光妻	王藍妻
劉淑世母	張浚母
楊萬里妻	吳母

包拯子妻	朱娥
博徒妻	趙學究女
張晉卿妻	王氏二女
徐閔中女	吳永年妻及姊
鄭覃妻	董美
王宣邀妻	蔡孝純妻
歐陽希文妻	李生妻
丁國賓妻	王袁妻
馬元頻妻	李科妻
吳琪妻	余端友妻
詹氏女	張女
謝泌妻	林女
董八娜	曾氏婦
韓女	王婦梁氏
婦	譚婦
吳中孚妻	趙淮妾
林空齊妹	乃郝節娥
毛惜惜	二賢母
崔烈婦	郭三妻
李女	齊關妻

惠士玄妻	朱虎妻
俞新之妻	袁氏三節
澤州三節	霍氏二節
任氏	田氏
趙美妻	丁從信妻
李馬兒女	江文鑄妻
趙彬妻	王氏女
湯輝妻	湯二女
臺叔齡妻	天台三節
羅宣明妻	謝烈婦
宋濂女弟	商淵妻
賈誠妻	姜女
董婦	張氏
狄恒妻	吳氏婦
周如祈	鄭琪妻
闕文典妻	柯婦
王士明妻女	李婦
俞士淵妻	張女
徐嗣源女	周婦
丁尚賢妻	李讓女

李君進妻	劉澤妻	張買奴妻	姚女	劉平妻	劉公翼妻	玉蓮	王時妻妾	徐孫妻	程徐妻	宗王黑問女	張思奔妻	張訥妻	于同祖妻妾	劉氏二女子	陳淑真	袁女	張正蒙妻	黃仲起妻女妾弟婦	吳守正妻
移刺氏	楊三妻	王義妻	方寧妻	王女	趙說妻	呂彥能姊妻	王履謙妻女	宗仁諍妻	趙祖諸婦	安志道妻	張棟妻	字羅妻	李弘益妻	鄭奴	李宗順妻	徐允讓妻	季說妻	焦士廉妻妾	吳琪妻

歐陽絕母	韋逞母	張宣子女	皇甫謚叔母	孫謂妻	李穆妻	王霸妻	萬石嚴姬	趙括母	論好內好外	神泥冷志季氏婦	論祭饗	公父文伯母語肥	又語肥	別于男女	伯宗妻	淳于意女提榮	桓沙君	樂羊子妻	皇甫規後妻	曹文叔妻	羊耽妻	陶侃母	劉聰妻

嚴武母	岐陽公主
董母	李母
廖匡齊母	周行逢妻
太長公主 <small>以上賢婦 三十一則</small>	鄭裒 <small>以上婦 一則</small>
○第二百二十三卷	
戚之一 <small>賢。堪。</small>	
漢竇長君。	馮野王
史丹	東漢樊脩
陰興	晉羊秀
庾亮	褚裒
唐吳淑	宋楊次山 <small>以上賢</small>
王莽 <small>以上</small>	東漢竇憲 <small>以上 臣權</small>
○第二百二十四卷	
戚之二。	
張敞論霍氏	劉向論外家
梅福論王	師丹論封拜
杜鄴日食對	第五倫論竇氏
朱寵訟鄧騭	裴頠奏讓專任
楊繪論外戚	汪藻論封孟忠厚
劉克莊論蕃侯	何郊論連劾臣僚

傳堯俞論韓忠彥弟尚主	
諸葛豐按劾許章	申屠剛對策
第五倫疏	范曄鄧騭論
崔琦外戚箴	皇甫規對策
慕容皝表	宣宗勅
八指頭基	

○第二百二十五卷

鎮之一

燕

田齊附孟章君

魏附信陵君

趙附平原君

韓

楚

秦

○第二百二十六卷

鎮之二

公孫瓚

表紹

劉備

孫策

李懷仙

唐劉平濟

張弘靖

朱克融

○第二百二十七卷

鎮之三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弘正

史憲誠何進滔

羅紹威

後梁楊師厚

石晉范延光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石晉楊光遠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唐劉悟

從子積

○第二百二十八卷

鎮之四

唐李克用

李存勗

○第二百二十九卷

鎮之五

唐王重榮

石晉王守

李茂貞

張建

王智

韓建

石晉安從誨

唐楊行密

○第二百三十卷

邊之一

天下各鎮各邊摠圖

各鎮各邊摠說

九邊圖敘

九邊摠督分地駐兵

九邊要害

北虜邊防形勝

國朝虜患節畧

北虜邊防

制北虜在謀臣議

城塞說

北虜貢市紀事

邊防摠論

遼東總叙

遼東兵餉錢糧

處置

海道

○第二百三十一卷

邊之二

遼鎮保守要務

遼東區畫

山海關說

遼西區畫

薊州總敘

遼鎮建置

薊州處置

薊鎮遷徙撫巡議

開渠以防虜

各關津要口

薊遼移兵要地

薊鎮撫賞長策

險隘

三鎮形勢總說

六關總敘

內三關邊圖

直隸三關

三關處置

宣府總敘

總說

陽和事空

山西總說

山西外三關

三關險隘

○第二百三十二卷

邊之三

大同總敘

兵馬錢糧既塞說

總論

河套序

防河套議

河套圖

地廣豪略

處置

事宜

曾總督復河套疏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盧祥練土兵疏

王復移堡築墩疏

榆林總敘

兵馬錢糧

榆林事宜

總論

榆林鎮總圖說

寧夏總敘

事宜

寧夏等衛圖說

○第二百三十三卷

邊之四

固原事宜

邊鎮總說

總論

莊寧涼永屬堡考

五京沿革

莊涼要害

兆民河屬堡考

經略河西

甘肅總敘

甘肅屬堡考

甘肅事宜

各衛總論

西事畫餘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

寧夏所屬買馬達虜

久在青海佳牧達虜

內夷各土官總敘

四川夷考

松潘圖敘

松茂安各衛堡建置

松潘邊考

松潘威茂總論	松潘事宜
○第二百三十四卷	
邊之五。	
建昌攷論	制馭松潘建昌諸孽
四川夷	川夷考論
八百舒	考掘
車里	孟艮
百夷館	木邦
孟養	緬甸館
滇夷紀畧	雲南夷總論
緬甸處置	雲南夷考
貴州夷	諸夷考
貴州夷攷	貴州夷總論
兩廣總圖考	廣西戍兵
治藤陝府江論	兩廣總鎮事宜
廣西夷摠叙	三江渚夷考
黎人考	猺獞獠蠻諸夷考
議處猺獞	議革通夷之弊
五屯要害	制馭大藤
八寨諸巢謀	湖廣夷攷

五溪諸蠻	鄒陽流賦
虔鎮事宜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圖	虔鎮摠論
內夷摠論	
○第二百二十五卷	
邊之六。	
古東夷考畧	經畧朝鮮事宜
女直館	摠論
日本國序	圖
日本國	海寇情弊
日本考	計處倭酋
琉球國圖	事實
古南夷考畧	
○第二百三十六卷	
邊之七。	
安南入路	事實
安南摠論	其二
其三	西戎姚弋仲
湟中月氏	氏
符氏	吐谷渾

宕昌羌	宕頂羌
吐蕃	西夏
高昌館	哈密
曲先	罕東
魯陳	勞把力
哈失哈力	加異勤
黑葛達	敏真誠
八答黑商	火刺札
哈烈	八刺黑
白松扁兒	答兒密
阿速	沙哈魯
西洋刺泥國	哈密提論
西洋古俚	浮泥
白葛達	阿哇
鎖里	西洋鎖里
彭亨	百花
阿魯	小葛蘭
古里班卒	呂宋
合貓里	礪里
打回	日羅夏治

忽魯母思	甘把里
麻林	古麻刺
沼納撲兒	計來思
吃力麻兒	失刺思
納失者罕	淡巴
甘把里	崑崙山
交攔山	沙哈魯
答兒密	九洲山
蘇門答刺國	花面國
龍涎嶼	翠藍嶼
錫蘭山國	小暹南國
柯枝國	古里國
忽里謨斯國	三島國
麻逸國	蘇祿國
大暹喃國	阿丹國
南淳里國	于闐國
溜山	南巫里
乞力麻兒	蘇文達那
娑羅門	西域圖
西域樓蘭	車師前後王

龜茲

于闐

莎車

天竺

大食

○第二百三十七卷

幸之一。

漢鄧通

董賢

唐張易之昌宗

宋戴法興

齊綦母珍之

附杜八議

茹法珍

北齊穆提婆

宋林靈素

唐樂工

蘇佐明

五代伶官

宋朱勔

王嘉封事

鮑宣論董賢

毋將隆奏

左雄諫封

范鎮論護葬

又論卜全斌

韓琦乞降詔

歐陽修奏

申侯伯

紀僧真

楊思勳

王毛仲

其二

祝漢貞羅程善

文衣康樂

陳忠疏

陳蕃疏

歐陽修論官傳

○第二百三十八卷

奸之一

秦呂不韋

楚黃歇

秦李斯	漢張禹
劉歆	魏放孫資
晉賈充	齊褚淵
王儉	蕭坦之
江祐	蕭詵
梁沈約	范雲
北齊王晞	周鄭譯
劉昉	隋楊素
唐許敬宗	李義府
李勣	裴炎
○第二百三十九卷	
奸之二	
唐李林甫	崔胤
盧杞	夏竦
李訓	呂惠卿
宋丁謂	元載
王欽若	王叔文
○第二百四十卷	
奸之三	
宋蔡確	邢恕

章惇	曾布
蔡卞	蔡京
蔡攸	
○第二百四十一卷	
奸之四	
宋黃潛善汪伯彥	秦檜
湯思退	韓侂胄
史彌遠	
○第二百四十二卷	
盜之一	
秦陳勝吳廣	楚項籍
隋李密	
○第二百四十三卷	
盜之二	
隋竇建德	漢劉盆子
張角	張魯
晉孫恩盧循	後魏破六韓拔陵
隋宋子賢	
○第二百四十四卷	
盜之三	

唐龐勛

黃巢

○第二百四十五卷

盜之四。

宋李全

○第二百四十六卷

盜之五。

里革論晉人殺厲公

李泌破賊期對

季文子論莒僕殺紀公

臧武仲論詰盜

張敞請治渤海膠東

劉陶盜賊疏

富弼乞募兵防寇盜

乞採訪京東謀士

論西鄙用兵

司馬光論災傷處擒賊

趙瞻論京東盜賊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

其二

○第二百四十七卷

篡之一。

漢曹操

魏司馬懿

附子孫

諸葛誕

○第二百四十八卷

篡之二。

宋劉裕

附子孫 王僧虔

齊蕭道成

附子孫 沈攸之

○第二百四十九卷

篡之三。

梁蕭衍

附子孫

王僧辨

陳陳霸先

○第二百五十卷

篡之四。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第二百五十一卷

篡之五。

梁朱溫

周郭威柴榮

○第二百五十二卷

夷之一。

內夏外夷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緩和之義

修攘制御之策

守邊固圉之畧

○第二百五十三卷

夷之二。

列屯遣戍之制

四方夷洛之情

切誘窮黷之失

○第二百五十四卷

夷之三。

朝鮮

高麗

烏桓 附秦貍

匈奴

○第二百五十五卷

夷之四。

慕容廆

符洪孫堅

附慕容皝

○第二百五十六卷

夷之五。

契丹

○第二百五十七卷

夷之六。

女真上

○第二百五十八卷

夷之七。

女真下

○第二百五十九

夷之八。

蒙古上

○第二百六十卷

夷之九。

蒙古下

○第二百六十一卷

夷之十。

突厥

回紇

○第二百六十二卷

夷之十一。

吐蕃

○第二百六十三卷

夷之十二。

薛延陀
吐谷渾

西夏

○第二百六十四卷

夷之十三

諸蠻

南詔

南越

安南

日本

八書彙考

卷之三

七

○第二百六十五卷

亂之一

漢董卓

呂布

晉王敦

附甘卓

○第二百六十六卷

亂之二

晉桓溫子玄

北魏爾朱榮

○第二百六十七卷

亂之三

梁侯景

宇文述

○第二百六十八卷

亂之四

唐安祿山

○第二百六十九卷

亂之五

唐史思明

僕固懷恩

朱希烈

朱泚

○第二百七十卷

亂之六

唐李懷光

宋張邦昌

苗傳劉正彥

吳曦

元鐵失

○第二百七十一卷

諸家一。

西漢李尋

東漢郎顗

蘇竟

張衡

梁庾季才

唐嚴善思

宋胡宿

金馬貴忠

○第二百七十二卷

諸之二。

漢翼

魏管輅

晉郭璞

晉戴洋

顧愷之

張僧繇

唐吳道元

宋李公麟

五代郭忠恕

○第二百七十三卷

諸之三。

宋穆修

李之才

邵伯溫

朱震

魏周宣

唐袁天綱

魏杜夔

隋萬寶常

秦扁鵲

○第二百七十四卷
諸之四。

柯九思河源志序

司馬遷河渠書

史伯璿辨論潮

班固前漢地理志

牟索論大梁可都

○第二百七十五卷

諸之五。

藝文志

史記六家論

春秋決事比

商子

韓非子

鄧析

公孫龍子

論秦爲閭位

周漢治運

五德更旺

宋起運說

其二

其三

其四以上藝文
十四則

緯書序

論緯書

王氏範圍要決後序

祿命辨

贈徐仲遠序

龜策傳

論相以上術
數七則

○第二百七十六卷

道之一。

列禦寇

莊固

劉真人

周玄真

周顛仙

張三丰

○第二百七十七卷

文之一。

漢劉知幾史通

劉勰史傳

魏收役魏志斷論

蘇洵史論

陶崇儀正統辨

徐一夔正統問

○第二百七十八卷

文之二。

文章辨體論七條

歐陽修書梅聖俞膏後

陸機文賦

魏文帝典論論田文

劉勰文心雕龍二條

吳炳文章辨體序題三條

韓愈答李詡書

答劉正夫書

李德裕文章論

歐陽修答吳充書

蘇軾答謝舉廉書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

宋濂文源

張懷瓘大體書斷

許慎說文解學序

熊朋來論六書

鍾繇用筆說

衛夫筆陣圖說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未帝評十四家

黃魯直書說

○第二百七十九卷

文之三。聖書。書。

漢文帝答鼂錯聖書

賜南粵王尉佗書

遺匈奴書

其二

昭帝賜燕王旦聖書

寧宗降詔

以上聖書六則

魯仲連遺燕將書

陳銓遺章邯書

馮異與楊廣書

孫策責袁術書

劉琨遺石勒書

李密復李淵書

八
劉琨遺石勒書

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宋范滂答趙元昊書

以上聖書八則

○第二百八十卷

治之一。

聖神功化之極

○第二百八十一卷

治之二。

賈山至言

賈誼陳政疏

董仲舒對賢良策

谷永應詔策

姚崇言十事

劉允章直諫書

田錫論任人修德

王禹偁論軍國大政

張復論奏時政

楊萬里論中興

葉適論治勢

朱熹疏

真德秀論事勢

○第二百八十二卷

治之三。

呂覽義賞篇

當賞篇

晉文公能刑

斬頭頡

韓非制分篇

守道篇

李克爲國對

勾踐式怒龍

衛嗣君以左氏易胥靡

蔡襄賞論

以上賞罰則

霍光封侯對

李泌賞功封

損益篇

以上治道
二十八則

○第二百八十四卷

治之五。

傳玄上便宜五事疏

溫嶠奏軍國要務

賀琛啓陳四事

荷氏樂遜上言

魏徵時政疏

劉知幾表陳四事

劉蕡對策

田錫疏

王禹偁言事

荅仲淹荅手詔

韓琦論時事

司馬光進五規狀

應詔論體要

八編類集

目錄治四

三

○第二百八十五卷

治之六。

風俗

撫養

失權

劉安齊俗訓

賈誼時變篇

魏瑋篇

朱穆崇厚論

晉庾峻疏

仲宗對

宋唐庚憫俗論

以上風俗
七則

管仲法法篇

版法篇

明法篇

任法篇

二柄篇

楊權篇

南面篇

八經篇

以上機斷
八則

韓非二柄篇。

三守篇

以上失權
二則

八編類集

目錄治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

圖書編

六經類

易

漢儒所說龜文可證者莫如大戴禮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于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融其術爾

熊朋來辯河圖洛書

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三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

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

禹功可矣奚必以縣功之不成先之乎聖人但言

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

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

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冠謙之王欽

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

王雱洛書辯

乾父之處西北也豈徒逸於無爲哉抑將防閑於陰

禍也戰乎乾言陰陽相薄者則其義焉

楊繪論後天八卦方位

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

順之象也遠近者陰陽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

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

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

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

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

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

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外內近

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

壯惡首明夷務聞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

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

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頻

過

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

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弼周
易略例

感不以義。雖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

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懷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

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收。統之有宗。理

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

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

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

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

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小畜卦稱

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

以能雨為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履卦稱履虎尾。不

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於履亨之時。

而獨以見咥為凶者。存乎眾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

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王弼易
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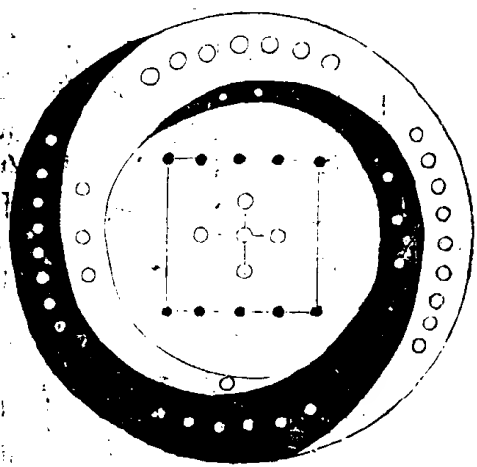
圖書編

蓋坤復晦朔亥子之際。天下之極深處也。是之謂淵

生生之本也。此圖書一皆居下。而坤坎之位不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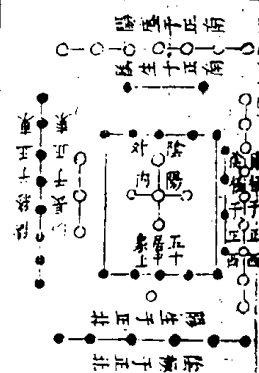
也。圖書一
皆居下

太極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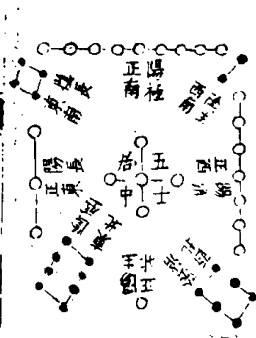


雖曰一六在下。二七在上。其實皆陽上而陰下。雖曰
三八在左。四九在右。其實皆陰左而陽右。雖曰以五
生數統五成數。其實皆生數在內而成數在外。雖曰
陰陽皆自內達外。其實陽奇一三七九陰耦二四六
八皆自微而漸盛。彼欲分裂其幾點置之某處。而更
亂之。蓋即此太極河圖觀之。哉。但陰陽左右。雖旋轉
無定在也。而拘拘執河圖虛中五十無位之說是。又
不知陰陽合於中心。而土本天地之中氣也。太極河
圖說

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



一三七九陽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地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天地之交見矣



一三九陽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月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日月之交見矣

天地交則泰矣易即嚴艱貞於九三日月交則既濟矣易即謹衣袂于六四君子因圖書而致慎于交也深矣哉若夫統觀河圖除中五十則外數三十徑一圓三故圓謂圖為天之象可也統觀洛書除中五數則外數四十徑一圓四故方謂書為地之象亦可也圖之數五十有五其數奇而盈也非日之象乎書之數四十有五其數偶而乏也非月之象乎潛神圖書者可無反身之功哉蓋天地日月之交即吾人性命之理姤復之機也果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天地交而一陽含于六陰之中日月交而一貞完其純陽之

體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化生剋之神妙不在圖書而在我矣否則圖書固不當互相牽扯而圖自圖書自書亦方圓奇耦之象數耳於窮理盡性致命之學何與哉

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論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是聖人解河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是聖人解洛書參兩參伍此是聖人作易本旨一部易皆是參兩參伍之妙用參兩參伍非是兩事河圖洛書始終妙在參兩二字一三五參天得九故生南方九九七五得一故生北方一三九五得七故生西方七七一五得三故生東方三老陽少陽互

為生成皆是參天二四兩地得六故生西北六六八得四故生東南四二六得八故生東北八八四得二故生西南二老陰少陰互為生成皆是兩地

圖書參兩參伍

河圖之數十者天地之全數無盈虧也洛書之數九九者天地之活數無窮盡也伏羲俯仰觀察流傳數千載未嘗無易何為不知流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即如先天豈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畫也觀易

太極六十四卦圖



云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
不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
謂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
改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
乾坤必非聖人所能退也

後天卦圖說

此圖即先天圖次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秩
然於一圖之中陽在左而上下皆陽包乎陰陰在右
而上下皆陰包乎陽雖卦位稍參差不齊實於卦爻
未嘗與之以已意陳剎夫曾以此圖上之
憲宗朝原圖下有一心字以圖當中心一點未免視
圖與心爲二也今止存其圖云夫卦止六爻六爻即
六位也此圖參差錯綜雖曰連其虛位不免七其數
矣似與舊圖不合然以七日來復之義揆之亦與易
道不相妨也是故乾純陽也坤純陰也而陰陽皆由
微至著其機實始于姤復之間自一陽以漸至純陽
自一陰以漸至純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試自陽儀
觀之復本一陽在下順則二陽而陽尚上屯之二陽
進而在五益雖三陽五上相連震則陽進而六四矣
由此漸進爲大壯爲夬爲純陽之乾而陰儀由姤漸
進至坤亦如之是造化固不由積累而成而詳玩此
圖謂其無漸次不可也太極六十四卦圖說
八卦相錯神妙萬物且不可以先天後天分也明矣
何必曰進六子退乾坤爲文王所更定焉乾坎艮震
巽離坤兌乃後天卦位也今所傳之易乃文王之易
何爲始乾即繼之以坤又繼以屯蒙需訟師比而不

依乎後天圖之次序耶此皆自先天圖後天圖之辨
異言耳然說愈繁愈支又有以二圖而強合之者後天
總論

凡吾說圖之意所以明其爲活數我數也天地之用
水火二物而已造化太初水火同原其始也水胎火
於正北火騰水於正南水火交而金木生以正物命
其繼也木金反於水火火又反於水歸藏母胎以端
化原於是乎有數傳稱物生而有數數而有滋滋而
有象是也歸六十四卦於八卦歸八卦於乾坤而歸
乾中於吾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中在我義文周孔之
深意也夫喜怒哀樂愚夫愚婦所必有而圖之中在
焉則天地萬物始終之理豈不在人哉是我數也然
則喜怒哀樂亦有數歟曰數者節也灑掃應對進退
辭讓之間徐則固疾則不遜不疾不徐有數存焉如
從一至十之不可遺不可紊也是所謂節也是以不
實不詬謂之知幾之神而或徐焉則多於數或疾焉
則不足於數亂於威儀見乎四體是謂冒真於非幾
非幾凶悔吝隨之矣則喜怒哀樂不有數數不在我
哉象與數爲望黑爲晦伴爲兩弦似矣至合璧則
無所措其巧何者合璧黑而白判之非合半之非

璧則示意于黑白純半之表使人以意取於白黑純
半之表得其所謂黑白同者抑良工苦心矣圖書亦
然象陽以奇象陰以偶左乾右坤如月之弦亦似矣
至坤復晦朔亥子呼吸之際則無所致吾意何者奇
偶同也奇偶之象止及於晦朔亥子呼吸而不及其
際其際則非晦朔亥子呼吸而實晦朔亥子呼吸同
故也君子將神明所歸得所無晦朔亥子呼吸同
亦惟於奇偶純半之表深研所起意冥焉而得之心
可矣圖書象
數總論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十月小雪節剝之上九一爻至此剝之已盡矣交
雪之日是純坤也而復之初爻一分之陽已生於此
時矣積三十分至十一月冬至乃復卦初爻是復之
初爻生於十月交小雪之時非生於冬至之日也四
月小滿節夬之上六一爻至此夬之無餘矣交小滿
之日是純乾也而姤之初爻一分之陰已生於此時
矣積三十分至五月夏至乃成姤卦初爻是姤之
陰生於四月交小滿之時非生於夏至之日也乾坤
廿二爻當廿二月每爻積三十分方成一目一分知
小雪到冬至小滿到夏至三十日十二爻計三

六十分當三百六十日而當月之爻有十五分。初在
前月交中氣之日已生矣。此造化之幾也。可見幾立
初生甚微。可畏哉。此聖人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而聖學必慎獨。研幾爲第一關也。造化之幾。圖說
世之學易者。不究其本原。務欲以皇極經世。同於義
文周孔之易。可乎。皇極經世論
夫易本以明變。自六十四卦觀之。一卦一義。不相同
也。自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一爻一義。不相同也。而位
則六而已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
柔相易。此卦爻之通義也。故謂卦無變。不可也。謂爻
卦變自其卦。不可也。某卦變其卦。不變。不可也。蓋易
道無窮。聖人觀象取義。亦非一例。隨其卦之所重。與
象之易見者。各指以示人。非特以其變而言也。凡曰
往曰來曰上曰升之類。皆自成卦之後觀之。似有此
往來升降之象耳。非真自外而之內。自此而之彼也。
卦變圖說
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辨九疇也。世俗皆
宗其說者。蓋泥于範出洛書。見書之數九。疇之數亦
九也。遂以數求之。而不知是理也。非數也。如以數而
已。則禹受之武王訪之箕子陳之。更三聖矣。不聞有

一言之及於數者。皇範錫神禹。尚存不盡之祕。而虞
家千載。必待蔡氏以發其不傳之數。耶。此可以明範
數之非九疇矣。而宋儒則未之察也。故愚又謂洪範
非洛書也。禹之訓謨也。要之垂世以敘彝倫。因事以
立法。則亦不出於書者。猶之義文之易也。太公之丹
書也。皆可以垂訓。而以爲必出於書者。非也。範數非
九疇也。蔡氏之書也。要之因古以設教。因事以示戒。
則亦不必出於疇者。猶之楊氏之太玄也。焦氏之易
林也。固可自成一家。而以爲必合於疇。則未也。故愚
儒劉牧謂圖書同出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
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知圖書皆所以畫易。則知範
之不出於書矣。知範之不出於書。則蔡氏不得以數
明疇矣。世徒見緯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以爲
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聖人之受
圖書於天。其始皆有神物以受之。以是爲可以厭騰
天下與來世也。而通人達士。莫能討覈。世儒因是以
信其必然也。增長而附益之。以成其說。譬之律令。其
始若畫一。而巧文以舞之。則千機百算者。出矣。是故
有以卦爲洛書。尤爲河圖。如劉長民張炎曉者矣。有
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

爲太一下行九宮數如蔣得之者矣有謂得圖書於青城山隱者有謂別傳圖書於異人而爲九十皆河圖洛書非圖之說者有以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者今夫六經之始也其作易也不知有書也其敘書也不知有詩也而其道並行譬之七曜之懸於天也五氣之布於時也道固章章在矣而後世擬易而易晦矣補書而書亂矣續詩而詩失矣三傳作而春秋微矣補周禮而禮亡矣此儻經擬經窮經絕而後世多異論也其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此孔安國之說也其謂伏羲經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其謂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四此關明之論也宋儒邵子亦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嗚呼信如是則易出於圖無圖卽無卦矣範出於書無書卽無疇矣而聖人作經之本不既遠乎其訛起於緯侯之書三代更迭易卦則同而連山而歸藏而周易未嘗外伏羲所作別爲一易也乃邵子圖

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左右分析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易於天氣地類蓋象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爲方前列六十四卦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卦於圓圖上古無言之易何若是紛紛哉劉向作洪範五行傳其言某事致某災某災應某事捷若形影破碎分析世以災異之學病之而遂疑念用之疇或未盡信夫人君事天如孝子事親目候其顏色喜怒以爲已之悖順此所謂念也微而休焉脩之當如是無求其肅必時雨又必時暘哲必時燠謀必時寒聖必時風則難矣微而咎焉廢之當如是而求其狂必恒雨僭必恒暘豫必恒燠急必恒寒蒙必恒風則舛矣蔡元定作皇極內篇補洪範不傳之數以疇之目合書之九九行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行之而爲七百二十九極之於六千五百六十一焉洛書數之祖祖洛書而推之于不可窮此元定之精于數學也若謂洪範之缺藉以推衍何其敢于誣經也哉是故六經之道幾絕而復明者諸儒傳經之力而使大義不盡明于世者諸儒牽合擬附之罪也

自漢而下如京房楊雄關朗馬君實各有圖焉以其思則精矣以其象數則密矣以爲是即天地自然之造化則未然何也京房於易之卦爻不免以已意

先儒諸圖總論

真西山曰昔者聖人之扶入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者或至於遺忘散佚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積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其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

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牽制於文義之末以是爲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親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散忘失至爲害人焉夫而猶置焉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渾渾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顥曰若謂陰一陽二圖者夫皆自復姤而來五

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今觀五陽五陰之卦卽一陰一陽之卦也果既自復姤來又自夬剝來乎諸如此類皆求之不知其說此易學所以愈支而愈晦也是非謂諸儒不宗易也謂其不肯宗孔以明乎易或各自爲一易焉可也謂其發明周易則非也

經濟編

紀瞻與顧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曖昧未分日月合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

人窮則舉

圖卷一

易類

上

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絪縕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曖昧未分豈

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內。老子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

八編類纂

卷二

易類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

稗編

六經類

書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師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孔安國作傳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

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篆書
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
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通考論古文今文尚書
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
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
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
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今文辨
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
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
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
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四星虛
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
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
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
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惠并
斗度闊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
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
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
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
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

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
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畧然寅出日
餞納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火星昴星
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
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
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
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
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
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
爾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
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陳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
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苟
以爲互見其法無乃甚疎邪具璣中
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
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
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
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
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

星之捷法也

熊朋來月令中星

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謬乎至于此

千箕子俱以死諫偶比于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

全後祥微子不奔周辨

圖書編

不特說命中朝夕納誨祗若休命君臣皆非虛語歷觀微子崇德象賢蔡仲率德改行君陳之孝友畢公之保釐君牙之率祖罔命之匡不及君之責承皆實

意而臣之受命者亦皆實事豈若末世詞命一出故套曾不論其才德堪此命否也又安望其視王命之有赫儼然受天明命哉若夫成王顧命不徒委寄得人允爲萬世託孤標準然其所謂亂威儀貢非幾一皆摭其平生之所操存蹈履者以垂訓嗣王莫非實語實事何爲承君迷留之際假遺命以擅權也噫以君牙罔命之書尚有以翰林制誥格子視之者孔子刪書之旨益微矣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右

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于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凡九州輿地所載靡不具于禹貢今猶古也奈何後儒于經中所載山川各以意見言之豈知郡縣雖與九州異名而區役率未之改即九江孔殷載諸荆可知言及揚州者誤矣三江底定載諸

揚可知言及梁州者誤矣九河之跡其地今猶可考則知謂碣石并九河淪于海者誤矣陽鳥今尚攸原如故則知疑彭蠡于他郡者誤矣禹貢成于三苗即叙之後則知謂禹未嘗親至荆揚遺官亦畏三苗不敢入故荆揚有錯簡者誤矣學書大旨
夫東作南訛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朔巡狩至于北岳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朔為四方之非無疑也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為日坎為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日月交會于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乎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可見正北坎位壬平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為朔日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為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知朔則知易矣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悉本乎此易之生生

取諸日月之相疊也至顯明矣繫辭謂陰陽之雜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孰非朔易之義乎否則朔易止謂歲事更易何為獨曰平在而南訛亦于人為何與哉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為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神為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試肯審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是以觀精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構愈明觀日月交于朔則人心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一歲之冬至易朔
長江原委并禹之導江所載亦甚詳矣以禹貢之文考諸今日之地勢其能以盡同乎是故言九江則以今日之九江府當之益江分為九既無間斷之殊江漢水匯為彭蠡亦無倒入湖口之勢有如朱子之所辯者且緣此遂謂大禹未嘗身履梁雍荆揚地止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所居當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方負其險阻頑不即丁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為澤而其廣也是因今日之地名疑禹貢之錯誤其果然歟又引鄭樵謂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是又
人之說疑禹貢之宜刪也已試以九江郡與彭澤縣
之有可考者言之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
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非過彭澤縣西北
入江已與禹貢不合漢之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地
故不在江州潯陽本以漸之潯水得名亦不屬柴桑
縣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
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
晉安帝義熙八年始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
柴桑縣爲潯陽縣然則今之九江郡且非漢晉時九
江矣况禹貢之九江邪惡可據今之九江以潯水中
洲渚之間隔而并疑經文也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或指彭蠡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非江之數故與
震澤不相關或謂三江宜求之上流如郭璞山海經
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
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注于震澤故禹貢
紀其原及其委耳若只據其地名求之周禮職方氏
云楊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則周禮距禹貢特千餘
年而具區已異乎震澤之名矣矧今之太湖又異乎
震澤具區之名耶或又指屯陵爲東陵指洞庭爲彭

蠡要皆出於臆度之見以數千年之後求合數千年
之前陵谷變遷安得一一悉如故也經文前云彭蠡
既豬則其自豬爲澤明矣後云東匯澤者今每歲春
夏江漢水漲則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達豫章郡孰
謂經文之果誤哉噫禹貢傳來舊矣繪畫天下山水
田賦爲萬世不刊之典九州山川各有分疆觀三江
既入載之楊州則知求之上流者非也觀九江孔殷
載之荊州則知郡名江州而求其跡于湖口者非也
觀三危既宅三苗不敘載之雍州則知洞庭彭蠡之
間爲三苗所阻不知作禹貢時三苗皆已懷服而遠
官之說其非尤甚觀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鄱湖爲
南江可不言而喻矣故曰信聖經者宜據古以考今
不宜因今之異同以疑古也至云禹貢錯誤云十三
字衍文當刪則吾豈敢禹貢疑議
無逸之書周公舉以告其君孔子取以筆諸經可信
可傳無踰此者史遷尚以祖甲爲淫亂而妄加詆毀
向非無逸之篇則祖甲之誣將終于莫之白而至有
疑祖甲爲大甲者是史以記事其於事之是非真偽
且不可憑則又何有於道哉按書之多士篇曰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

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未遠且其言即爲泰九五而發亦有可據何京房傳乃有湯歸妹之辭荀爽對策張說作銘皆因之程傳則以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皆賢王也後又有帝乙未知孰是夫書稱帝乙有明德及考史鑑所載則云帝乙商道益衰將信載道之經乎抑信記事之史乎信經則書與易合信史誠不免程傳之疑矣夫易書所稱帝乙祖甲皆周公所表章也二王必爲商之賢王無疑况商王多以十千爲名取乙之名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帝其世次各異何爲不直信易卦八所稱本帝乙也而反以天乙祖乙之相混以甲名者五曰大曰小曰沃曰陽曰祖亦世以名殊何爲不直信書無逸所稱本祖甲也而反以太甲之相淆雖然經史中或帝乙原無可考疑爲天乙可也而載諸多士者至明顯矣傳易者不之信而祇信緯書與京氏之說或祖甲原無可考疑爲太甲可也而載諸無逸者至明悉矣傳書者不之信而祇信帝記與孔氏之說焉則是經且因傳而淆之矣又何怪史遷詆誣祖甲帝乙而後世莫之辯哉噫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且有盤盂之戒而史遷亦謂其淫亂不道今雖

欲辯之其如文獻不足徵何祖甲考康誥所由作在書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書傳則曰武王封康叔於衛乃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若果以爲成王時作也然篇中所稱如朕其弟顯考文王乃寡兄勗適乃文考既曰考曰兄曰弟其必非成王詞也明矣或謂誥作於周公而稱弟者周公弟之也豈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而可爲周公之稱乎此必武王命康叔之詞而序之誤也無疑矣或又爲武王時康叔尚幼故未就封然篇中有曰朕心朕德惟乃知魯謂知武王之心德者尚可以幼言之乎但其文牽牽于明德慎罰中有助王宅天命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無作殄等語不類封國之誥也嘗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封以殷虛又曰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即此以意度之或者即康叔爲司寇而命之以是誥歟以命司寇之誥爲封國之誥或曰因康叔之國在殷地而後人誤傳之歟但斯言也亦因康叔爲司寇之言而言之耳噫若果信以爲司寇之誥匪特與明德慎罰之文不相悖

而封國在司寇之後則書傳與祝佗之言皆可意會

矣康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
髦荒何哉昔孔子定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用人訓刑俱不墜文武成康之
風烈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
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
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
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執三帛二生
之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

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七

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其走鳴呼如退之之說則夫

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列子和
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遁其責也

穆王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爲周
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敘書特錄之也
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於數百年之後而以
事功成敗論哉及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
懇至惻怛春秋戰國諸君慮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
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

不錄秦誓許

經濟編

書稱商始咎周以戡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
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
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
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
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
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
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
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
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
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
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
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
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
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
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
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
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

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文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六於聽訟

公羊傳

卷之十一

三

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諸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三年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爾復何疑哉

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墓然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三年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修泰誓論

八編類纂卷之三

釋編

六經類

詩類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曰：非子夏之作，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歐陽修序問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為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

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通考論歐

解詩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為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章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稱鍾鼓南始出已意曰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為有象舞，籥南舞籥者，王杜預稱左氏亦知南籥為文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削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夷之樂有教世子而用夷樂，則南之為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邇東周亦然，東土豈國風無異也，若以為周衰之詩。

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
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鄭樵二南辨後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
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易賜曰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
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
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
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麟
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
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卷之三

詩題

三

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
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
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
之為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
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天音魯太史之樂音節
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中又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
以為關雎之義則非矣關雎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

變

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不南也故
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
至於宗周之地憫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
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
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
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
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賔
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
出於王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
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邶風是也

卷之三

詩題

四

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
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
詩亦可降耶國風

國風

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
必思治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
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
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
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幽風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關宮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

漢班固西都賦序其王延壽等靈光殿賦云奚斯反

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

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于

春秋之世，故為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

言詩者之抵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

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

辭，東晉徽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

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絲奏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

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

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人之

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

乃知聲至隋末猶存。

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

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

非有意於刪也，夫迢迢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

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

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

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

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

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

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

加損也，若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

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

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

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

衛宏序至是而始行也。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

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咏之文，太

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

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

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

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

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愧也。縑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詩有美刺

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

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

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

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

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

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

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

在靈沼，縣之文王，麗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

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

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之失，孰有大於此者。毛鄭之失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

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窮

窶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

之旨安在？乎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

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

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

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

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序草木類

兼論詩聲

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

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

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十三國者，詩皆

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

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

也。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

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

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子刪定詩，有南雅

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語之與命，謨之與訓

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周禮籥章敝曲詩曲

雅曲頌，則曲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音及樂

者，反覆推考，然後知籥章之謂曲詩曲雅曲頌者，非

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

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

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敝，則舉詩雅頌三體

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今考諸曲爲詩凡七，獨七

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以下六篇，皆明指

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

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

用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詩而雜三體其然乎否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士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初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條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雖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難臻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辭成說。故班固雖齊魯韓宣家而折衷之。白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減非其本義也。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邇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維實外國如冀州。

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魯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而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程大昌曰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蓋後世詩序非止於一大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風雅正變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閑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于愛桓叔段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

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俠邪所別。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馬端臨詩序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爲三山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葦飲畧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表而出之。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圖書編

詩有六義焉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詩大序

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辯體。象者何陰陽奇偶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爲風貴正而賤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乎其未之識也。故意本委婉每認比興以爲賦詞本假托每認質言以爲真或以鄙

八編類纂

衰之詞釋其深邃之意或於忠臣義士之諷刺指爲淫惡邪僻之歌謠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升降之矣豈知體裁一定聖人刪之次之特去其無意義者存其有關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之耳是故風雅頌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于隆替也得其體則六義炳如矣。學詩者于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爲義理所拘不能洒然于歌詠之表矣。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濱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

不應止此二篇已也。蓋南爲離明之正方，故風爲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已，外則傷人，真有一步不可行者。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試舉一二證之：即一螽斯可以詠歌，后妃之德即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即兔耳麟趾羔羊鵲巢中聞止移易數字而詠嘆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于其中。此

入韻類集 卷之三 詩類

三

二南所以爲正音也。唯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于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亦非以正變。詩品詩之高下也。即柏舟爲變風之首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雜有雅體，謂之爲正南可乎？苟此詩作于成康之時，即欲類歸二南可乎？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蓋小

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鮮諷諭之詞矣。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孚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芣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芣安見其爲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周自文王初婚至陳靈公上下五七百年其所存詩各國多者二十篇少者數篇而已。說詩者每牽扯于數十年間或有歸諸一二人焉如變小雅盡指爲平王幽王時詩，何謂也？司馬遷謂太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入韻類集 卷之三 詩類

四

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也蓋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詩大

如後世之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也夫既以風為諸侯矣乃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若門文王在當時尚為諸侯故謂之風而而詩為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之風何耶況聖人既降參離為國風矣而邠詩列于國風不謂之降又何耶頌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有然矣若謂專于宗廟告神明焉則閔予小子敬之小豳何有于神明之告載及良邦何與于宗廟之樂也况類而通之

入詩類

卷之三詩類

五

七月之詩不有類于雅乎而其體則風也瓠葉鳬鷖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雅也泮水不有類于雅有駉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頌也審如是也王國侯國各有風天子諸侯各有頌周平王詩列于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尊諸侯者陋亦甚矣嘗自衛武公一人觀之淇澳列諸風因諸侯也賓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果以諸侯為政王朝是以列諸雅與若不論其體裁則以淇澳列之雅賓筵與抑列之風亦無別與以抑而置之小雅以賓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

分之與噫今田夫野婦皆能為鄉土之歌是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是即古雅頌之近體也何獨于古詩之體裁無所辨哉風雅

周召獨謂之南子以南為樂章取正以雅以南之詩記亦曰胥鼓南信有然者但以二南為正風列國為變風古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知八方以南面為正則八風一也獨以南風為正可推矣知南為正風則列國為變風可推矣且八方各一其地八風各一其時而舜獨以解慍歸諸南風之薰以阜財歸諸南風

入詩類

卷之三詩類

五

之時故八方均之為風獨以南為正也知風之正變凡大小雅之含蓄而和婉者必正體也發露而質直者必變體也况正變一以體言則雖一人之歌咏亦自有風雅正變不齊者在也故朝堂之上未嘗無風間巷之間未嘗無雅雖盛時未嘗無風雅之變雖衰世未嘗無風雅之正也邠詩七月似雅而實風都人士何草不黃似風而實雅者不即此可推矣乎真知二南正風為三百篇之首則正以啓其端變以盡其贖如易首乾坤二卦而諸卦皆易卦之變體書首堯舜二典而諸書皆書典之變體禮首曲禮二篇而禮

皆曾子問皆經曲之變體又可推矣國風

彼謂二南爲正風以其多美詩則野有死麕亦以爲美詞矣然則變風無復有美詩也如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何獨與正風大相懸耶彼既以政之小爲小雅以政之大爲大雅則幽王鼓鍾于淮水而憂心將將尹氏秉政以致亂而憂心如惓猶以爲變之小而異乎瞻卬召旻之篇也耶若謂變風變雅之作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矣如淇澳緇衣裘鳴鳩果何所哀而傷也耶楚茨信南山諸篇繼于鼓鍾之後固以爲思古之詩矣桑扈鴛鴦魚藻采芣亦果一皆傷今思古之作也耶民勞板蕩信乎其變之大矣嵩高烝民江漢常武以宣王中興之烈申伯山甫召虎皇父之賢終不得與于大雅之正不知其所謂大雅者果何謂耶程元管問文中子曰邠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諍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邠風言變之可也斯言也謂其說理不精不可也謂聖人刪詩原有此意而爲詩之定論美可哉况觀邠風則變固可

正矣變小雅終何章不黃變大雅終召旻而雅終

率不克正何耶反變風之正非周公不能矣三頌終殷武又何耶耶如周公之際亦有變康昭以後獨無正耶是皆因篇次先後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耳文中蔽于漢儒而後儒又崇信之使讀詩者習于其說而莫之辨良可慨哉然則風雅果無正變耶蓋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有正變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如其風肆好穆如清風雅中未嘗無風猗嗟昌兮三章雖曰美之實則刺之而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變惟以意逆志當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于時之盛衰焉豈深于詩者哉風雅正變且關雎篇既謂官人作於文王後妃初婚之時矣而麟趾爲關雎之應則其化被南國宜不俟周召爲政以宣布之也况周公亦在振振公子中乎周召固二公采邑也抑亦分于文王三分有二之先乎然則謂之周召者何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安知周召非地名又安知二公之封非因周召之封國而得各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安知非採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名之周南採詩

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乎夫肅肅宵征者遠
行不遠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中此類亦多
矣安知抱衾裯以夜行者非勤勞公事而自安於不
均之命乎夫既謂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雖江漢之
女亦望見之知其有端莊靜一之德非復前旧河漢
矣然致鼠牙雀角之訟野有死麕之詞者何也果文
王后妃但能化及女子而不能化彼強暴之男乎凡
詩有美有刺雖衰世未必無可美雖盛世未必無可
刺者即如二南之地雖嘗被王化矣然所採之詩安
知其世無後先而盡出於文王周召之盛世乎觀何
彼穠矣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
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
公非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而何若必指爲文王時非
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於齊則齊將誰指乎
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
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
安知棠棣桃李非徒美其色或言其時而王姬之車
曷不肅肅正以刺其德之有不稱乎苟時有不同雖
文王之子孫且不免帶蔡鷄鶩之比而後世有小弁
白華之咏安能必至國之無可刺也况丹朱驩兜無

損於堯舜之二典亢龍龍戰無損於乾坤之二對而
野有死麕之類即有損於文王之二南乎二南
召南既謂召伯敷文王之政而化被南國則男女皆
化而歸乎善矣厭浥行露繼其棠之後也貞女爲強
暴所訟而速之獄鼠牙雀角之風方盛行焉如此而
云王化浹洽召伯能誣敷王政吾不知也殷其雷謂
婦人思念君子猶可說也標梅女子懼嫁不及時則
有強暴之辱恐非大無道之世遇極惡之人未必至
此乃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何急求自售如是哉斯
女也謂其貞信自守吾不知也至野有死麕章謂詩
人美懷春之女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汚未乃述其
拒之之詞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輓毋驚我之犬
而謂其凜然不可犯我不知也然則諸詩何謂也吾
意其多比體也觀古詩之變始自離騷而屈原去周
猶未遠其賦有娥女嫫女宓妃佳人以屈子之清貞
亦借此爲比詩可類觀矣標有梅亦比體或者詩人
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標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
耳野有死麕亦比也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
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樛櫨野有
死鹿非特麕之小也白束純束寧不取以包之哉懷

素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寧不誘之哉是誘在吉士而致其誘者懷春如玉之女也既已致其誘矣乃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惋兮無使靡也吠是已既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于求已也可乎哉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風之耳何必質言懷春女子不汚于强暴之徒歟召南

如彼汾沮洳園有桃皆實語也反以爲興慘慘女手

朱之三

可以縫裳本寓言也反以爲實談不止此也如將仲子兮叔于田貳章鄭人本以刺莊公也而辭則爲叔段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鄭莊之意於愛叔段之中乎楊之水椒聊之實晉人本以刺昭公也而辭則爲桓叔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晉昭之意於美桓叔之中乎敝笱猗嗟齊人本以刺襄公也而辭則指魯桓及魯莊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齊襄之意於刺魯桓莊之中乎魚藻本刺時王之崇飲也如以其辭信乎美天子之燕飲矣車牽本慕賢者之德音也如以其辭信乎美新婚之燕樂

疾紙勞與板本以刺厲王之不敬天不恤民也如以
蘇辭信乎僚朋之相戒矣說詩

八編類纂卷之四
稗編

六經類

春秋

左氏以鬻卒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開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范甯
得而開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序傳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胡安國春秋
乘輿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
劉知幾春秋議
是非老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主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作、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略、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居大圭論夫子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

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已求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鄭惟谷秋絕筆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趙游春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於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五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議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記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二國者有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

沈樞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五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盟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定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

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劉永之與郭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
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
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
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
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繙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
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太事也故樂廬得書
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
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
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善乎柳宗元之言曰
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
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鄭惟例非春秋之法
尹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
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
之祓者竟爲何人乎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
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
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
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
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
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

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於十六年四月書仲尼
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
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
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
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
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
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
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顯
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
信也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向異
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
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
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
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
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遏
之則周室爲其所并蓋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
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抑諸侯以
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橫則又抑夷狄而扶諸
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爲尊王地
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五帝三王

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
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凡例之說
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世大主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
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
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舉
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
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
文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
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吳萊論春秋改元

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
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
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
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
王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
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
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
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

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則
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
出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自夏時而
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薛
氏謂魯歷改冬為春。是蓋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
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
夏殷周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
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
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
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能刪萊一

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曰。今十一
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
正。夏以為春。注云。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
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
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
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史伯

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
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
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

當有齊而書齊也。程大昌

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與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鄩。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邾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鄩。遇穀盟扈。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蔡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廢。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李琪序齊伯恒紀

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典冊。

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示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室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舉晉侯。不以爲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于晉之亟。此所以桓文並稱歟。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鄩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桓公會則不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歲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爲元咺執衛侯矣。李琪序齊伯文紀

襄公復伯則實由於敵之戰。文公方沒秦雄西陲。狄狙北師。楚張於南。荀繼。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

穀以御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難楚可謂有伯
者之畧而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
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息矣李琪序晉伯文紀
靈公以少主蒞強卿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于是
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
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紫之會此
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
孟之會曰平宋難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
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
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歛雕墻輕殺懷諫雖欲
不亡得乎成公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
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楚
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懷却之師鄭子家弑穆公晉無
討賊之刑諸侯何觀焉景公不能首合與國使楚人
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以為先
務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
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不能以
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且伐齊咎如
滅赤狄哆然言功厲公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貲芻之
罪請于王官而後逞伐鄭之威可欺世自掩矣自交

剛敗狄則狄退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
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黨而諸侯反貳是
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
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都
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李琪序晉伯文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
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
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
湊矣更事變未多而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
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
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
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已和戎則不貪功也朝聘
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驅
從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鄭而駕楚哉
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
協此豈勢要力劫哉故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
無逃盟乞盟之煩無城濮鄢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
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
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蕭魚以後凡三大會

士苟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戊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也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李堪序晉伯悼紀而闇於治吳乎

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蓋政在侈家而賢者壅弁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讎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溴梁之會所謂

本義

卷之四

七

內有變而不知者也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樂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樂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昇楚是弃權以假之也號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平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收物厲

德憤懣奮懼以率舊勳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覲德而號祁崇侈以啓貳列國來聞信而祁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李堪序晉伯悼紀

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蓋自難執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而泣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楸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

本義

卷之四

七

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年而吳人藉為口實李堪序伯悼紀

紀定

仲尼刪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鄘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誥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專魯也嗚呼春秋為是尊我之甚者獨望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貪於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終於無駭而後執宋之師復擅乎公子

晉故隱有鍾巫之變捨許田而遂鄭黨納郕而滅
宋亂強則屈已於齊鄭宋衛之間弱則肆志於滕杞
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終殯夫婦之分故桓取彭
生之禍莊公會齊廢復讐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圍
郕背同姓之恩追戎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
桷則侈心肆閔公養慶父之禍而不能除歸季子之
賢而不能任僖公弃夏盟而即楚先晉室而後周頌
句之功不足掩升陞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鄆之
耻文公三書不雨四不視朔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
丘賂盟則辱於齊宣公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媚齊
不會晉于扈于清丘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
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
取根牟成公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
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
可以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背華之實襄
公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
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
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昭公
納牟夷之叛取同姓之女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
爲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

戎政歸于下定公雒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改寶玉
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故
有聖人而不克用哀公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
而疲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
好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
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衛之
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自守
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國多變故
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也其君政不收也當時齊晉
圖霸常以得我爲重齊桓始合會盟鄆之首會姑以
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莫敢
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蒞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
而齊未得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
望望而去之及楚處爲申之會大侯小伯龜勉麋至
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
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謀臧哀伯取鼎之謀曹劌觀
社之謀展喜之退齊師季文子之逐莒僕太師氏之
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
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自
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閑

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親是家法不設也自隱天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莒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是兵柄不收也

世紀

大抵蔡通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蒙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疎於中國其貳中國最甚而申蔡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狎至而蔡獨不附自敗幸以來哀侯蒙塵不返乃其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後行李不至贊幣不通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盟齊楚會孟楚圍宋則蔡偕至何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龜勉周旋踐土載書蔡莊身自背之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爲窺宋之謀十五年晉卻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僥倖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反堅於與楚成六年樂書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已至蔡自以附楚爲良圖也晉悼之興如鄭如陳相率事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

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爲蔡警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問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計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謹而殺之宋虢二會蔡公孫歸生首以楚屬張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弱也靈公負篡弑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閱六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又刑其士七十人矣而用隱太子于崗山矣滅蔡以封弃疾矣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自以事楚爲百世之利豈知君戮國夷家嗣俱屠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慙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辭請蔡于楚楚度方張晉既不能弭蔡之難楚虔既隕晉又不能復興之祀終焉蔡廬以弃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托命于楚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蔡昭伯度以一裘一佩之微遺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絕楚虜

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蠻
荆無奸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
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
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
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
人男女以辨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
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以
後蔡終為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鹿豕依於餒虎之
側將以求安其不噬嚙焉不止也夫以中國諸侯雖
有即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變也
一編楚史 卷之四 春秋 蔡侯
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為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國十年
無君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嗣常絕二也費無極逐
蔡侯朱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四也楚昭遷蔡于
江汝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也李堪序 蔡世紀
嘗攷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與諸侯甚睦
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國家處於僻
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詳錄也曹苟
能以禮義自強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
習豈戎能病之晉能圍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善乎
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偏而無禮夫禮義明則

國不畏偏禮之不立偏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
蔡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法以自守下泉則疾
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鳴鳩則刺在位之無君不
侯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
也曹共公有僨負羈之責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
人曹成公有子臧為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
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
孫強之謀妄聽辨言而亂舊政背晉奸宋而自取滅
亡李堪序 曹世紀
楚虔稱伯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
獨能從容與晉而卻楚吳夫差冠端于黃池以襲成
周之籍吳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
晉而辭吳蓋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為列國之望歟
李堪序 衛世紀
八十餘年間晉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執滅之
暴誅弑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
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
翼滅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潛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
曲沃伯為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
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侯平

秋之始從王伐鄭盟折會稷伐衛伐鄭借之諸侯
車之會齊桓之伯從齊者九晉文之伯會晉者三
淦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稷公雖卒而溫之會
猶列陳子由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孟之後遂屢
動楚人之兵晉靈之虐陳再與楚而蔡林之後始游
勤晉人之計非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
自少西之難晉不討臯楚遂得以專人陵之軟卿之
役晉不振旅宋魯不得以實清丘之言於是陳始一
意向楚矣蜀之役借曰竊盟而鷄澤之集奚復後會
乃至會戚以成陳固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隍以謀
陳又悼公之勤陳也圍頓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
鄒之行乃尋決於與楚何耶異時歸黃于陳戮二慶
於陳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會申會號惟楚
是從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
秋一世獨召陵一會暨從于晉它無聞焉非成哀以
後陳之從中國者常十一歟李琪序
陳世紀
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
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紊
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
無一獻可攷猶謂國有人乎李琪序
陳世紀

廢居正之義啓爭國之謀基宋之禍穆也以除害而
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挾同惡以成稷
之會志漬貨以啓鄭之戰踵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
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稔善隣之仇履殤之危禍者
閔也會北杏以倡從齊之謀遇梁丘以固輔齊之好
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僅稱賢之也襄公不
終其事淺矣成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蓋即夷之非昭
公去公室之惡適足以稔堅氷之釁文公固國人以
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
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弭其駕宋之鋒平公
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自彭然也元公不能制其
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室其私寵故
向魋啓釁入于蕭也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
壞亦既久矣聖人刪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
頌聲於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說也思管成王建微子
於上公以尹東夏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
二則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實意
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孫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
則成湯武丁之澤豈遽至於冥然而不繼歟一代文
獻之美豈至於蕩然而無足觀哉洗儒論聖人存商

頌之意以為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是則
秋奉拳尊宋之意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
宋何取乎李琪序

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與伯之志而未成後乎桓公則
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
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瓦屋未有召命者而僖
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
公積累之執而強於為善規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
此也李琪序

嗚呼許太岳之嗣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

毋荒弃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獎夷黜

華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繫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

而反是也李琪序宣春秋之甚畧之也許世紀

吾觀薛宰之言板連反覆首舉踐土之載書以為言

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

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

會是時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

薛之舊者吁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李琪序

外國之睦於交鄰謹於事伯最為有常者莫如君若

祀其君臣之賢多足綱紀而守義康禮之風類非常

時之大國之所可及李琪序

自天下之大勢言之則楚之患其初始於猾夏其後

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由楚一國之

勢言之則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

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李琪序

不編類集
卷之四
附成

詩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五

圖書編

六經類

春秋

魯史未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于每歲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與辭旨俾人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

學春秋叙

朱熹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一

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其疎

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都不曾見國史

學春秋

如載惠元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隱公兄

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可按而知此左氏叙事之備

也若來則仲子以爲預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以爲大

一統此公羊之明於例若母以子貴勝妾許稱夫人

則與與弟也弗謂第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見

鄭伯之處心積慮在於殺弟此穀梁之精於義也若

曲陳義例以大夫曰卒爲正則鑿矣晉人謂左氏曉

事該博是故文章之人公穀却是不曉事儒者說道

理處不甚差此語良近之今合觀三傳之異同知信

公三年正月不雨左氏謂之不爲災公羊謂之記異

穀梁謂之勤雨各以見其自爲一說皆不知春秋凡

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之義也析觀三傳之乖繆如公

羊謂求車求金爲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謂

大閱大蒐爲罕書而不知譏列國之僭王也穀梁謂

秋蒐於紅爲正而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於秋也

納于糾爲內惡而不知讐敵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

狼之狩爲禮而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四國伐

鄭以爲圍鄭狄人入衛以爲滅衛經何以不書圍鄭

滅也至如仲子一也公羊以爲惠公之妾穀梁以爲

惠公之母于氏一也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

隱公之妾尹氏一也左氏以爲夫人公羊以爲世卿

如舉此一二言之三傳果可盡信否乎後三傳而爲

世所尊信莫如胡傳如春王正月謂以夏時冠周月

在孔子不免生今而反古矣以王不稱天爲貶辱以

桓不書王爲歸辜天子是孔子以匹夫而黜天王也

滕本侯爵因其黨惡來朝故貶而稱子是孔子假魯

史用五刑奉天討故得以擅黜陟諸侯之爵位也

春秋

傳四

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盟其侵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言，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罪無罪焉可也，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艸莽，灋洛之外，聲教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蕭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太夫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

孫寧魚華陳鮑隴其樹黨而生勢孤矣，葵原仲而諸交始矣，作三軍，舍三軍而舉權，豈於大夫矣，衍出於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又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在君也，而大夫盟書，雖澤之盟，若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哀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雖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禪亦牽連而名之，穀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太遠也，夫書人爲貶彼，壓閔

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爲貶則曰齊許謂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徂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郕書墮賁書園城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賁墮郕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倘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

致國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火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曰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黜展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春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彌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委以臨吳益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由也是以春秋夷之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

楚止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躡蹠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猶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改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及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

入端類集 卷之三 春秋

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未敢公然附楚也晉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

蜀之盟謂之匿盟蓋諸侯猶憚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昭侯甘心為夷後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郟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

入端類集 卷之三 春秋

平瑩以過時而日隱也當時而日危之也然過時而隱直指齊桓言之彼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宋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亦過時書日果何可隱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師卒左氏謂公不與小欽明矣而皆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區亦遠矣而亦書日穀梁曰惡也季孫意如亦惡矣而亦書日何歟胡氏則又皆以為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皆得書日又何歟所以益師之卒不日四家各持一說惟程伊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畧日月或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即夏

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繆公
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斯生見連三
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
邾秋師還見閔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
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
閔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
月公至自楚見朝夷狄之國閔七月之久而勞於行
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見閔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天變也辛未
取郕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則見其災餘爲不敬已且葬敬嬴庚寅克葬
則見其明日乃葬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
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已未同盟于鷄澤戊
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
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此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
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
則皆諸家臆說也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弑逆之
人矣紀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見其書爵則爲之解
曰志不朝桓也於宰咺書名則曰貶其賄諸侯之妾

矣榮叔獨非賄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
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之
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弑逆之人也何貶一人
至於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爲其
辭國生亂也泰伯夷齊并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荆
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吳人已而書
吳子于以見夷狄之寢盛矣魯翬鄭宛詹始也太矣
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
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
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皆無大夫其後則曹皆書
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之君
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
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
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爲強弱矣會
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
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
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
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重輕而無復禮文矣
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
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

其非矣。天子諸侯之名分不可亂。諸侯無改元之
而以侯國之元冠於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
夏曆史氏舊文。孔子不過據其事與文而直述之。首
書魯隱之元。而復書春王正月。何也。蓋魯國之史其
所書者。實列國之事也。正天王。易足以統之哉。以夏
時冠周月者。則以周雖時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時。
故於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爲一年。乃以夏人所尚
春夏秋冬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矣。殊不知三代
雖異建。而時月未嘗改也。蓋觀諸三百篇之詩。以
周之時訓。證周之時令。不亦可乎。七月流火之詩。諸
儒皆以爲周公訓告成王。乃夏后氏之郊俗。故其時
月。皆夏后氏之時月也。且勿之論矣。如詩云。春日遲
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祈云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禽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若以爲時之改
也。則建丑月爲仲春矣。安得日之遲遲。木之萋萋乎。
建寅月爲暮春矣。安得來牟之麥。迄用康年乎。信乎
時未改也。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日月方除。日月
方與。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曰凄凄。冬曰烈烈。若
以爲月之改也。則建丑爲三月。寒暑安得兩分。日
月安得方除。而方與乎。是則爲四月。建巳爲六月矣。

卯月可以爲夏。巳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月安得
日之凄凄。八九十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改
也。若又以爲時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違時。加武周
矣。何也。時月一改。則木屬子丑寅。火屬卯辰巳。金屬
午未申。水屬酉戌亥。若以爲夏時冠周月也。是以亂
賊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諸國雖素會盟。侵伐之典。
僭刑賞生殺之權。猶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
古。行夏之時。使周王之時訓。至此盡變易之矣。國君
初立。必書即位。禮也。有書有不書。何哉。三傳謂隱有
讓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隱實在位。十有十
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國之政乎。
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謂內無所
承。上不稟命。則不書。考之魯十二公。均之不稟命也。
何獨於隱而責之深乎。列國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
請命天王者乎。或曰。隱公攝也。故不書即位。且以攝
之義言之。凡國君必上告祖廟。下臨百官。禮居喪不
祭。以嗣王雖在廟。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攝而祭之耳。
苟無祭主。爲誰而攝其祭乎。禮嗣君居喪三年不言。
百官總已。以聽命於冢宰。以嗣君雖朝羣臣。而未有
命戒。故冢宰攝而命之耳。苟無嗣君。爲誰而攝其朝。

乎。伊尹之攝以有太甲在桐宮也。周公之攝以有成王在襁褓也。隱公在位。告廟臨臣。稱之邦人曰魯君。稱之異邦曰魯侯。書之史冊曰魯公。乃謂之居攝。不書即位。吾不知之矣。或曰。隱之攝將以讓桓之嫡也。據古禮諸侯一娶九女。可元妃卒。則次理內事。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過因其手文。而惠公自立為夫人耳。仲子果可以為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為嫡子乎。如此則隱為庶長矣。隱雖有讓桓之志。安在其為攝乎。況隱謂之攝矣。莊閔僖俱不書者何也。在莊則以為君弑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禮。在定則以昭公喪未至。猶有說也。而閔僖止謂之不請命焉。在桓宣弑奪之人均之。未請命而猶得書也。何獨於閔僖而過責之乎。宣公本為弑君者所立。亦書即位。乃曰書之以著其自立之卑。則愈不通矣。或者又曰。舊史皆書而不書者。孔子削之耳。弑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獨求備於隱。公數君也。蓋一年不二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禮也。但國家事勢不一。或有舊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於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於元年正月者。則書之。或即位於君薨之年者。則不書。亦一也。觀隱公之書元年。至六月始書即位。

位亦可證矣。且書魯不書晉。舊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見。而獨削夫隱閔僖三公哉。經于列國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為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待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謂書爵。見六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辭。不以楚為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一楚子之爵。或以為褒。或以為貶。或以為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欵何褒貶誅罪如天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諸傳皆以為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麇。楚人圍宋。其貶之也明矣。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眾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荆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為予之之辭焉。諸侯薨。大夫卒。禮也。春秋于魯君皆書薨。於列國君皆書卒。列傳謂書薨尊魯君也。書卒貶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舊文未暇悉論。然魯君令終曰薨。而被弑者亦書曰薨。何哉。傳者謂其諱國惡也。且曰均之為薨。而其改各不同。如莊公正終。則曰公薨于路。隱曰葬我君莊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時也。隱

非正終則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書閔公亦然。然得
得其情矣。然桓公弑也。曰公薨于齊。不有其地乎。曰
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見書地書葬亦不足爲
定例矣。蓋春秋魯史也。在魯國且然。又何疑于列國
之卒葬邪。魯國臣子。因諱國惡矣。而列國之諱。獨
非其臣子之真情乎。況弑多出於嗣君。權臣不以實
赴。故列國不以弑告。而魯亦據其所赴告者書曰卒。
然則史以卒書。孔子能改舊史乎。知此則知列國或
有雖弑而書卒者。皆舊史也。如趙盾許止書曰弑者
亦舊史也。隱閔本弑而書薨。豈特魯爲然哉。如楚子
康齊侯陽生鄭伯頑本皆被弑而不赴告。故史皆因
其赴告而書卒耳。滕子來朝謂魯桓弑。逆旣不能討
乃先鄰國而朝之。故聖人削其侯爵而降之爲子。辨
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爲終春秋之世不復
稱侯。而以一人罰及後世哉。又曰本時王所黜也。然
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必作矣。果如其言。豈獨
滕乎。薛本侯也。至莊始書伯。何也。杞初稱侯。至莊稱
伯。僖時稱子。文時稱伯。襄時復稱子。又何也。况杞之
初本公爵耶。殊不知當時大國不過公侯之爵。在小
國不敢與之抗。且不最與之等。故咸自降損以朝會。

大國求免其侵伐之辱耳。况貶損則餼物亦減。如子
產曰鄭男服也。而使從甸服之貢。所以恩其不共也。
滕薛杞之降。得非自降以求其禮之殺邪。孔子刪書
止存百篇。刪詩止存三百篇。定禮止存三禮而已。未
嘗於古人詩書禮樂加減一字也。何獨於春秋而疑
之。蓋孔子之意。只是刪繁就簡。任天下萬世存其經
常不易之道。故於易書詩禮。只是有裁無增。所以爲
萬世之經也。一部國風中間多少出於當時閭巷婦
人女子之口。然孔子亦只是刪其無關風教者。却未
嘗於婦人女子之詩增損一字。魯國史官曾婦人女
子之不若乎。旣曰凡桓文之盟不日。雖公會不日矣。
又曰凡晉主夏盟。桓日而晉又非主夏盟者乎。旣曰
肉離會不月。外會公不月必參會後月矣。又曰凡魯
桓之會皆月。而桓之會豈皆參會者乎。旣曰內外侵
伐皆不月矣。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
魯桓爲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一十三年
十二月甲寅公會齊桓盟于危。何爲而日之。歟。葵丘
之會盟旣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甯母。何爲而不
日之。歟。春秋大旨。

春 秋 王 正 月 圖

春 王 正 月

據胡傳此春乃夏正之春也。在夏正月。故以夏正之春。

據胡傳此正月。在夏正月。故以夏正之正月。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時。故謂冬為春。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時。故謂十一月即正月。

夫以胡傳為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先生之說為是也。孔子雖得道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時未改。月未改。以子為歲首者。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為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

月乎。至於諸儒。又每以前漢曆律志為據。嘗讀漢史。文帝二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又二年春正月。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夫漢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苟以籍田畊於正月之春。草木生於二月之初。二詔為可信也。則又何待武帝之改。賈誼之請乎。春秋春正月圖說

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寅。周建子。雖改歲於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於立春。易證未改時月

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大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觀之。舉元祀王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見殷以建丑為歲首。而其未改時與月也。不從可證乎。書證未改時月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誥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為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蓂莢秀于四月。蜩鳴于五月。霜肅于九月。場滌于十月。雖欲不謂為夏時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即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子為天統。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即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

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騶騶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即不可以與師而八月日食即爲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曰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且未改朔與月也不待訓釋而自明矣詩證未改時月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之

人倫類纂卷之五春秋類

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於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爲春正月之書法哉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如中春晝擊土鼓歛郤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新陽木仲夏斬陰水如中春之月今會男女觀于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在二月中春當在十一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書之春非即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教政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欽之觀于

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冰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爲夏正十月安得有冰可斬也若周果改

時則建子之月即爲春矣又何行春始治鑑也或曰先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

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斯言出于雜記宜亦可徵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也況七月而禘乃云孟獻子之所爲則獻子之

言又安足信哉禮證未改時月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

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

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

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

後征伐也。重耳以真華滅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邲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吹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先侵曹伐衛，及大執曹伯，昇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於幽，僖四年執陳轅濤，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昇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秋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還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

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諸侯已論其志，又況當時楚雖侵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伯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脇制諸侯，使束身從己，齊晉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不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舉之輕重與其心之譎正固不待較而明矣。雖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舉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忽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今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修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

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二霸誦正

趙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論人倫臧否直道而行是也美為齊鄭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弑其君鄭襄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族惡之義果若是歟齊荼楚墓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禍禍由常壽而春秋皆捐其首惡捨其親弑反歸罪於乞比齊

不書弑歟春秋固多為賢者諱也秋寔滅衛因威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書法如是固以存中國尊天王而亂賊知思又何在歟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子再與吳盟皆不書威一年公及我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非所諱而諱之何歟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于讎據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歟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所諱此春秋也何為般野之沒皆以名而惡祝之殂直曰子卒而所書有不同歟君

謂之弑卿士以上通謂之殺此春秋義也感二年宋

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書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何歟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男既滅矣而重列諸侯舉兵圍國又何歟蓋春秋記他國必憑來赴之詞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或君弑而不以弑稱或秋葬而春赴或春崩而夏聞而史官之所記者已不能盡錄其實矣況古者國有史官各具列其時事觀汲墳所記皆與魯同如殺其大夫執我行入鄭

奔其師墮石于宋其三事並出行書記年惟鄭奔其師出瑣語晉春秋是語多古史全文故曰其文則史孔子修春秋不過仍史文之舊也加以史策有缺文時且有失次孔子其敢以已意增損哉春秋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鄆來歸鄆謹龜陰田左氏謂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魯公使士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則曰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則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

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旆，矛戟劍鉞，鼓譟而至。孔子以爲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諒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後揚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胡氏則謂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書曰：來序續也。自今觀之，左氏云：犁彌言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景公聞姜伯魯方請成，若以兵劫，何以示諸侯？乎借使有之，左氏以爲萊人穀梁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將誰信乎？且左氏謂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爲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乃若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自此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則不得以此田爲汶陽之田。明矣。左氏何得以孔子請歸者爲汶陽？而司馬遷亦謂汶陽田歸我耶？杜預注曰：三邑皆汶陽田。夫汶雖濟陽之道，在魯西北境，實汶上之陽，盡屬齊也。若三邑果皆汶陽，則經又何不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也？是故胡氏襲諸說，亦以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而謂夫子自序其績，方三家僭亂之極，近有寶玉大弓之盜，遠有叔仲圍郕之變，聖人果得大用於魯，曾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績，以示後世乎？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屏懦，三家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矣。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哉？嗟夫，論古人當論其世。春秋之世，何世也？諸侯力爭，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非獨齊魯爲然。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圍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謂魯服已，故鄆、龜陰之侵地復歸於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

之時齊嘗取我鄆及譚。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歸譚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出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譚。而之歸爲誰之力乎。噫。夾谷之會。雖魯與齊平。孔子必具左右司馬以行。所謂臨事而懼。有備無患于此。具見之也。此則不可不。齊人歸田。

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僖帥師入郕。季孫期仲孫何忌帥師。廩費冬。公圍成。說者謂孔子爲政于魯。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廩三都。於是叔孫先廩郕。季孫將廩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廩成。公欽處父以成叛。此蓋左氏

公山不狃

卷之三

三

倡之。公羊附益之。司馬遷遂從而記焉。若果謂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廩三都者。乃三家之意也。何用叔孫帥師而後廩費。公又何爲而自圍成乎。觀是年築蛇淵圉。非所宜築也。大蒐於比蒲。非所宜蒐也。聖人不能諫而止之。徒書之春秋。以譏之邪。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警仲孫何忌率師圍郕矣。比年之廩郕。廩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郕。又誰爲之謀而使之圍耶。夫以三家治兵積甲。高城浚池。張大其私邑。夫子安能一旦遽使之廢名城。出藏甲乎。考之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

雖不狃也。誠如諸儒之說。則三都之廩。一出於孔子。

然弗擾以費叛。而召之欲往。何前後自相背馳耶。此

無他。諸儒以前年齊人歸田之功。由于孔子。故三都

之廩。亦必由孔子也。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欽處父同。廩成。則

曰。我將不蕪。公圍成。弗克。夫好謀有成。孔子平日之

言也。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及公圍成。而終

不能下。乃欲以此歸美孔子。可乎哉。侯犯。臣叔孫者

也。而以郕叛。是郕非叔孫有矣。公山不狃。臣季氏者

也。而以費叛。是費非季氏有矣。公欽處父。臣孟氏者

也。而以成叛。是成非孟氏有矣。故前年已再圍郕。弗

克。今乃帥師廩郕。以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

廩郕。公山不狃懼將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

之耳。孔子廩三都

一書之中。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

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

桓公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

胡傳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

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

法正宋督之罪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正也。是桓公無王而歸罪於天子矣。信斯言也，孔子操筆削之權，天子失政亦可黜也已。況春秋列國如桓公者不可勝記，而天子皆不能討，則自平王以後，盡失政而無一可書之王矣。且不書王者，謂王失政也。然四時不具，不足以成歲。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惟桓四年并秋冬月，日皆不書，亦將以天道不時而黜之乎。不然何為不書正者？所以罪王而不書秋冬者，非所以罪天乎？所以定公元年無正月，穀梁謂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是又因先君并黜後君也已。或又以王不頒曆，故不書王，而秋冬月日之不書者，亦將以曆之未頒，故天時亦不備也。邪？僖公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至于夏五，郭公不惟公字差誤，并五下月字亡之。即此可類推矣。何也？或史文先闕而孔子未之改，或孔子備文而後又脫陋，皆不可知。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不書王

以王不稱天為貶，夫事于宗國，違違諱稱其過舉而尊為其主，則以小敵荆齊之非夫子之志也，以止不

嘗樂而被之以大惡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辟於人。申商之所不為也，非夫子之志也。絕筆于獲麟也，而曰以天道終，是以瑞應神其書也。且麟之出經易故焉，蓋所謂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麟至，非聖人之志也。孟氏所謂三十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姬輒雖東典刑猶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夫子曰非吾奪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亂之罪著，則諸侯惡其害已也。此亂賊小編類纂卷之三春秋

所為懼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為天子，天下不軌之夫羣起而議其後之不服，而又誰能懼之。春秋論

左氏曰：夏尹氏卒，稱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尹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易為貶譏世卿也。穀梁大意與公羊同，一以為婦人，一以為男子。左氏則并經文之字而改之矣。君非姓也，曾有為君之母，即可以尹為氏乎？若以為小君之君，則有經書小君者，曷不書小君而以子改母之氏乎？且夫以書葬，未有書卒者，惟姒氏孟子書卒，蓋姒氏哀公妾母而卒之者，定公薨，哀未君也。孟子乃昭公娶于

吳爲同姓有別嫌之義故不敢以小君之禮葬之王
隱公何爲卒贅子哉或不稱氏如文四年夏逆婦姜
于齊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莊元年夫人遜于齊
僖元年夫人之喪至自齊雖不氏各有其義隱何爲
欲明自家之攝位使下本有氏而反無氏至以君爲
姓也若曰贅子本衆娣姪之倫不當書諸冊史官以
吾君之母不可不書又不可以夫人之禮書乃不得
已變其文法曰君曰卒舛繆甚矣况可以爲孔子特
筆邪公穀謂尹氏爲周世卿家父作詩以譏之胡文
定引爲証且尹氏卒于隱三年桓八年天王使家父
來聘安知此尹氏非即家父之所刺者昭二十三年
秋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
楚茲非尹氏不書名之證乎書尹氏卒
各傳謂經書公伐齊納子糾齊人取子糾殺之乃云
所納應立雖未在位稱子蓋糾母魯女白母衛女則
糾貴爲當立也後人不過以才論則小白賢以黨論
則小白以國高爲內主以事論則子糾見殺而小白
成一匡之功殊不知糾貴之應立也糾稱子實與嗣
君未踰年稱子同一例書納者納所當納也書殺者
殺所不當殺也例觀忽與突皆鄭莊子也二子爭立

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若無異辭又書鄭世子忽
復歸于鄭則世子當立何待他辭而後明乎申生奚
齊卓子皆晉獻子也經書殺其世子申生又書李克
殺其君之子奚齊何歟奚齊以庶孽易嫡嗣未踰年
見弑而曰君之子者明國人不以爲嗣獨獻公意欲
立之耳是君獨以爲子者雖云子之其實外之然昭
一十二年夏書單子劉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
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夫嗣君必
踰年而後稱王禮也猛立未幾稱之曰王王不稱名
禮也復名之曰猛旣以尊居王位而卒乃稱子何哉
公編類集卷之五春秋
蓋猛爲次嫡兄終弟及實宣王也然未成君故不得
不從夫未踰年稱子之例可見未踰年而稱王者權
天下之大變君道也王稱名卒稱子者正天下之大
綱子道也如此而發明子字意義猶可說也但猛與
朝雖均爲王之子也猛嫡朝庶宜不同稱旣書王子
猛又書尹氏立王子朝若曰王子朝非尹氏所當擅
立者則書法又重在立字而子非所重矣所以論春
秋者不可執一字爲定論竊取之義豈若法家串招
之謂哉書納子糾
吳子使札來聘左氏謂其出聘通嗣君也公羊則云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者也穀梁則云吳其稱
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
賢也皆予辭也胡氏獨謂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
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
貶之示法焉然既云可其來聘而貶之則貶在史官
矣未聘在三十餘年之前辭國在三十餘年之後而
史預貶之有是理乎又謂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
備故不以讓國爲賢而以因讓生亂致貶是據其終
生行實以爲當年書法刻亦甚矣然則予之者當乎
彼杜預謂通嗣君通餘祭嗣也蓋二十五年過爲樂
以編類集 卷之五 春秋
牛所弑餘祭始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然歟嘗從而
考之經書閹弑吳子使札來聘如此則札之來也孰
使之也豈夷未新即位當先君未葬嗣君即命臣往
聘鄰國而謂其便賢亦賢歟人臣于君死之月出使
請觀周樂謂之身賢賢歟必不然矣有謂書弑與使
中間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二條均在五月之下可
知札去後吳始告喪故追書閹弑于札聘之上耳是
札以五月遣六月至也此其使之者餘祭也札使在
餘祭未死之前故至魯皆以吉禮行而歷觀周樂由
其未聞喪耳果如此則傳稱通嗣君者非矣且傳謂

季札通觀周樂由此聘齊歷鄭適衛如晉宿戚聞鐘
譏刺孫文子是譏人聽樂而君尚在殯乃自請觀樂
曾謂札之賢而宜有是事歟 季札來聘

二百四十餘年亂臣賊子交臂接踵靡國不有雖齊
桓晉文不能以此仗義執言惟楚莊伐陳執夏徵舒
聲其罪而戮之終春秋僅見此舉諸傳或以爲楚子
師師而稱人者貶之也不與外討也或以爲楚子伐
陳而書入者不使夷狄爲中國也雖實與而文不與
也文定則云先書殺而後書入者討其賊爲義取其
國爲貪亦嚴矣哉說者謂楚莊果有討賊之心則當

執徵舒于辰陵之盟不必與兵以入陳仔歸生于四
年之代不必降鄭于肉袒此皆以王道律之也然而
彼善于此以是年齊晉魯之會伐反在楚之下風而
莊王殺夏徵舒亦何必求備以反掩其討亂賊之大
義 楚子入陳

右圖書編

漢光武昔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直易左氏春秋
立博士詔下其議公卿大夫博士士見於雲臺帝曰范
博士可前乎說范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
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有無因得立

遂與叔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執事。臣聞王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陛下。臣下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不據正京氏。既立費
氏，怨望左氏春秋復。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
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
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爭戾分
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
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
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
入編類纂
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
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家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
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
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
觀，至于知命自衛，及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
紀綱，未定雖設樂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
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
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
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
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二

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案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范氏疏

八編類纂卷之六

釋編

六經類

禮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甘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鄭雅三禮總辨

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缺故名禮記如介侯賓

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

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

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

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小歛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于秦漢猶且日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况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又烏能使

之無乖異也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

酌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

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

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

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

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禮

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

時而槩謂之先王之制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

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

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黜庠或以爲當如成

均皆宗何以使後世無疑哉鄭雅三禮同異辨

是書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

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

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

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卽政之後淮夷又叛成

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

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

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爲周

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

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諸命

之辭以爲臣下二之辭三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或
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
書何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乃劉或謂末世讀亂不
驗之書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周公之爲周禮亦
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
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太略俟其臨事
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
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
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禹貢五服而
止蜀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
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加益稷曰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
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
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
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
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于六服六
服之外夷服鎮服卽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
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

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
鄉遂稍縣都卽禹之甸服納總銓稭豪米之地也周
之侯服卽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卽禹諸侯之地周
之男服卽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卽禹奮武衛之
地周之衛服卽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卽禹二
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卽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
服卽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卽禹九州之外地
此係周禮第一疑難考之禹
貢分毫皆合卽無周禮辨
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
曰朝來以夏則曰宗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
春日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是也
按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
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
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斥大封疆
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
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
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其說若善而未
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到
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孟子曰天子

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爲大
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
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
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
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
說則當如司徒所記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
言之以是爲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
盡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
之禍作於周久矣太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
分封數耳若大分土實無過三等鄭注封
凡言周爲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
之矣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
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
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
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
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
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傾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
古公田以諷止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
而以爲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

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
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
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
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
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鄭注貢
助徹法
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
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
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載師文曰凡任地
入編籍鄭注之六禮類
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
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
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惟魯宣之稅畝
哀公用田賦之過哉鄭注田稅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
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
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
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
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
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洫。橫九洫。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

大經集

卷之六

十

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鄭注。井。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武帝之志。欲馳騫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妄矣。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義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義和合爲二官。法不可變。亦

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洛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

大經集

卷之六

十

故也。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至周之初。宇內亦八百國。周必於畿。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

唐虞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鼎郊廓謂建國以爲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爲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若曰徒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徒國以封爲徒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太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至指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太圭其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指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共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尤嬪世婦嬪御職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皆妻妾爲之屬不也義舉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

有世婦且曰每官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官而天子六卿若官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

古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羣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於已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天官治典而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歎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脉理猶爲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官中使令之嬖密凡其布列於王官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焉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廷之士太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

制奪之使之擁虛名千百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拱
乎清談而不事事矣。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
而宰夫之職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
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
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官正官伯之官遂
去爲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
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
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
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於京
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鴻臚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
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
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闈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
詛之風。關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
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醢醢非微物也。掃洒縫染
非賤職也。而帷帶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
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
世弗念厥紹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
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
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
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顧以爲得

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
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
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
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
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
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
宜。託此以爲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
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
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爲外朝。而內朝
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
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
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
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爲天子私人。氣餒方張。言聽計
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議於內。出則
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此豈復有
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
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
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
四曹之置。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
裏爲姦矣。集說家宰下兼六卿事統內外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可收拾宰

夫之職分而為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為尚書

中書省按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曰夕親近於天子

漢尚書職事也然兩漢尚書皆屬少府何哉秦時少

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號曰尚書漢則因之

書居中央主公卿四方奏事自武帝始置尚書省

罷尚書省而用御史大夫在外不可至內庭遂置尚

書省天下事皆歸尚書省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大夫副封以御史大夫尚書省之權實歸於御史

此是太宰第二自膳夫至膳人凡鳥獸魚鼈烹炮之

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醴醢冪幄之事分入少府

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

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太司農按

府一項官自秦有之何時故置此官正緣周時冢

宰制國用及是人主侍膳衣服宮中合用等物既關

由於太府而冢宰又皆得以樽節之入主不得自由

故秦以山澤陂池之入自做天子禁錢令置少府東

漢光武時將少府禁錢改屬司農何故不行緣少府

許多官司合有內庭支用處只取之大司農大司農

不能盡應其求所以桓靈之君常數天子無私財於

是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為私庫使宦者掌之章和以

後宦者猶賈魯梁後園自為私庫使宦者掌之章和以

時又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一

此既在內庭外庭更無緣得知自內宰至司服以下

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太長秋只冢宰一官自分而

為六矣按西漢百官表曰冢宰秦官掌皇后太子屬

事官并屬太長秋太長秋皇后卿也本名將行景帝

更為太長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

則從中宮出到得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

供奉官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宮人掌

舍而下盡收入修內司自王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

藏庫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

以來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

在內以周禮通典攷之大略可見矣後世分而為官

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

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閭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左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

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兩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情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

兼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
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
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
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
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
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
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
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
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
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
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
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
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
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
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
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
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
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
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
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國命寄之刑人。或

享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鄭伯謙內外論
沿革傳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為尚書。魏晉
為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
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
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為三省。宰相之官。名實
俱紊矣。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
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言中。承受章奏。而
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與國樞機。以至廢置
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正應雷下大
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
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
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
其治。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
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
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
出於其間。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
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
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
安之道。鄭伯謙太宰九兩繫民
其始也以九穀為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

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
欽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
未始立法也其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
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
出自有定制耳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類
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
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
異者耳周衰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
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
公之作兵車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

人制類集

卷之六

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
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
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
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
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哉虞夏
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
而漸地矣鄭伯論稅賦出于私田

夫惟財共於有司而武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
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
而過共鄭伯論太宰節財用

儒者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
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
則同出於司會而已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
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
職也命名曰相與相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
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攷爲甚公使漢守此制
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
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
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
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

人制類集

卷之六

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
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克之每觀文帝
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
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
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
望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
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
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
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
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

掌尚藥太官御者鈞庸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矣以至李唐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太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鄭伯謙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胤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兩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剗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貨殖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

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諫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與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光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三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羅邊殺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京國饒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實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人臣肆其欺而民獨被其害以至於若此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盡善者蓋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

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鄭伯謙會計論下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宜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

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官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都國罷材官車騎之員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

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胡衛及外府侯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然後知有宮正官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以無司隸有宮正官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卿伯與虎賁司隸

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宫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辯論且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

東編類集

卷之六

臣

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集說內治

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克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

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凡事未易通達故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爲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爲卿者若果然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生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

東編類集

卷之六

臣

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王應龍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止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室之於其戚復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卿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

乏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土家七貨財則盈而欲人之類是也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多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竇亂矣。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

本編類纂

卷之六

三

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車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

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為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意。至隋開皇十三年。罷隸太常。別為國子寺。後

改曰學。又曰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誤之。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間多司空百工之事。僅三物五禮六樂數條。可為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今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為左司。兵刑工為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覩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

本編類纂

卷之六

三

太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剝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于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庶幾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見弁之流。以從事于干

王應龍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初俎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
魯侯之四矢反矜以禦亂者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
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正弗及太子每事毋得
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
為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舉從此始萬世之大戒
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
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為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
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
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
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為
本編類集 卷之不 禮類 元

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臨變故而無怙怯此與天官
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
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氏宿王
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陳將等星天象昭昭如
此豈可以是以而疑聖經哉王應龍司馬九幾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
夏官司燿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
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
也蓋五行之德土氣沖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
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藏匿而暗

金之為德於行為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
燥烈月至此則皎潔萬物之在宇內者夷者夷革者
革靡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為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
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
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
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
烜一職以掌之王應龍司馬九幾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醲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方川駕之
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圖象下參方載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
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
之拳石冠冕飾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
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屨臨朝述
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

郁乎文哉三百篇於斯爲盛綱紀萬事。瑯瑤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譖錯於上人。神怨於下。孔穎達明禮正義序陳氏曰。漢儒輯錄前已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太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通考禮記

八編卷六

卷之六

主一

胡先生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于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吳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奉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

定李林甫所註

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以晉文之霸。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爲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魯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第。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惠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有藥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父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爲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爲僖。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

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
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
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愈
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土乎？鄭氏
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
得為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
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
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有
慶也，不得為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
侯以下射中則得為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
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為諸侯；師齊人謂寡君
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為
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為雋耶？自是齊人背晉于戈，相
尋投壺之語，有以啓之爾。大射之義

八編類纂卷之七

圖書編

六經類

禮

朱熹曰儀禮之本良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按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禮與它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喪祭二禮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論儀禮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埜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

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知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僭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埜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捷過朝之事以

大夫
松商
以混

禮記

如

二

六

三

禮

心

之

為富商之饒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朱熹曰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一讐仇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梏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禮記就于漢儒則王制所謂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時事曾未若周公禮之純乎周典也按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樞始著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謬誤亦可出類考嘉熙間王次巖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徵作三禮考法且謂冬官未常亡而地官之文實亡論周禮程頤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

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
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
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
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
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地下六
句漢人安能到此吳徵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
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
二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
樂記鄭氏從而爲注總四十九篇論禮記

自秦焚禁以來至武帝表章六經此書尚未出况馬
六編類纂卷之七禮記

鄭敘述周禮而不及儀禮劉歆敘述儀文而不及像
禮喪服終篇無天子諸侯之文可見在漢時已不免
殘闕錯亂非全經也明矣至宋又禁之不列學宮今
欲求全經於千百之下也難矣哉然韓愈嘗苦儀禮
難讀以爲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藝文志
以魯高堂生所傳博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
則此書固非全經亦必古人之所遺也今考其書雖
有可疑者在焉吉凶軍賓嘉皆有禮也而軍禮獨闕
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鄉飲酒禮有黨
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齊禮之別有八燕禮之

別有四皆冠以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
錄而獨存觀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
謂是書無殘闕雜亂也可乎哉儀禮篇目叙

月令一書以爲周公作自蔡伯喈始以爲呂不韋作
自陸德明始以爲周公邪孟夏令大尉則大尉乃秦
官非周人之司馬也季夏令百縣則郡縣爲秦制非
周人之鄉遂也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爲秦制
非周人之建子也以爲呂不韋邪則參衣赭衣之世
何取於孟春之布德坑儒焚書之世何取於仲春之
釋菜罷侯置守之世何取於季夏之封侯况始皇十
年不韋已死矣至十六年秦始兼併天下以十月

爲歲首而陸之說其果然歟然則是書始於何代曰
漢儒力也大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
釋菜之禮漢實有之歲朔始於建亥諸子分王受封
漢初實行之但其中有可訾議者東方之帝必曰大
昊者出於鄒衍五行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以德始於
木故大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
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
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
之君亦多矣何特於此數君專主四時又安知木德

必始於太昊也。且黃帝少昊父子也。父子之間必
土奎之相繼也。耶德莫備於堯舜。又何四時之配
乃不得與也。曲禮之五祀曰。戶竈中雷門行是矣。祭
法加爲七祝。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乃於春
則祝戶。夏則祝竈。中則祝雷。秋祝門。冬祝行。又以
陰陽出入盛衰言之。而所祝各一其處。何哉。且肝木
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此五臟屬五行。不可易者。今乃
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
腎。鄭氏曰。此以五臟之上下次之。春爲陽中。於藏值
脾。故脾爲尊。據五臟肺最居止。側爲不尊肺。而四時
所祭之物。果合其序否也。王者南面聽天下。自有常
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
列太廟左右。以配十有二月。而使其每月遷徙。往來
無定所哉。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
或田獵之事。取其所宜則有之。若車馬旂章衣玉。必
欲四時各一其色。所食各一其味。所用各一其器。不
亦失之太拘忌耶。月令辨

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
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
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

位。果如是。則周公居尊矣。曾謂周公如果有是乎。又
曰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謬亂之甚者。魯
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于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北天子之禮也。觀春
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
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
兼虞夏商周之制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爲
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
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爲甚。至其大可怪者。
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其
果然乎。夫春秋一書。十二公之中。相弑害已如此。而
謂未嘗相弑。何也。蓋彼未嘗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
世不察。乃據以爲禮經。其謬亂又何如哉。明堂辨

今觀其書。言爵位則采孟子之文。言官則采左氏之
文。言巡狩則采書之文。其餘襍以公穀等說。縱使於
諸經傳一無所悖。尚不可以語周之成書也。況其雜
亂牴牾。不可勝言耶。夫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
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分子男爲二
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

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其等位既以異矣其餘則皆孟子之全文也又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而皆有上士七十二人若諸侯上士七十二人則中士下士又當何如吾恐一國之內安足以祿養之也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并九州計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制諸侯已不可知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未嘗盡見於經而又或見侵於強大恐亦未必如其所定之數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也有是事哉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亦何嘗有三監之名乎惟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謂國各有三監而謂其爲古之制乎此亦因周禮有立其監之語而推演之亦安必其爲天子立監之定命也謂諸侯初則禘禘則不嘗夫禘之爲祭大祭也王者

當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皆譏其僭也何得爲諸侯之祭乎若指虞夏之制固如是恐亦不至以天子之祭爲諸侯之祭也已王制夫武王未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而教典大明人咸知名分所在不敢僭踰乃公力也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即大壞周公之典禮乎誠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然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非成王時是矣謂平王賜惠公也亦豈然哉其意以治朝賢君則典禮不紊而衰世庸王則賞賜濫行故疑人編類集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耳大國如齊楚晉宋敵國如鄭衛陳蔡設周平王以私意厚魯而各國豈肯嘿然而已乎又肯以上世無功德而甘處弱魯後乎以晉文之霸襄王藉其功以反正至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平王何有哉然則孰賜之也曰未嘗有賜之者魯自爲之也春秋書禘書郊正以見魯之僭用禮樂云爾厥後乘大輅載弓矢作丘甲設兩觀並用天子禮樂其勢乃至此極豈惟魯哉晉用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祀僭

天子之祭也。甚者吳楚乃僭稱王而無所顧忌矣。苟不明春秋書郊書禘之旨而直以魯之禮樂有所賜爲榮。則晉之六軍禘祀亦有所賜乎。此所以謂成王平王之賜。二說皆非也。或者又以魯頌有云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然則魯人之所以頌美僖公者。亦非歟。曰魯僭郊禘已非一日。後人又皆安常習故。莫覺其非以爲君之功德而頌美之矣。借曰出於天子所賜。其於僖公功德何與也。觀春秋書公會齊侯於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則詩人之頌果可盡信否。

八編類集

卷之七

七

乎。噫。孔子於詩之魯頌。則存而不刪。春秋於魯之郊禘。咸筆而不削。惟合詩與春秋並觀之。則漢儒記禮之謬。不待辨而見之矣。魯僭禮樂

仲康之世。夏少衰矣。如胤侯之征義和。書謂之胤征。史官嫌其若胤侯之專征。必曰胤后。承王命徂征。有周之盛。獫狁獯鬻矣。周王爲出車之詩。命將以討獫狁。而南仲之令衆也。乃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可見治世明主。必不以征伐之權假人也。或以弓矢爲征伐之物。弓矢賜于天子。則征伐即可專矣。不知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璜。蓋殊禮也。賜之

圭璜也。使得爲噍。以祭先也。賜之弓矢也。使得以待

王命。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謂之而後未嘗不本於王命也。安得遽謂其得專乎哉。晉文侯有懷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嘗有專征之語。形弓之詩。亦以錫有功之諸侯。未嘗有專征之命也。得賜弓矢之國。即可專征。春秋之戰皆義戰。而敵國亦可以相征矣。此所以諸儒之說倡而後世恃強跋扈。皆得藉口實而啓僭亂之萌也。或曰。史記崇侯虎諧西伯於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于是伐崇。作豐

八編類集

卷之七

七

何也。曰。崇固當伐。而命之伐者。必紂。有是命也。向使紂無是命。文王一得弓矢之賜。即敢擅伐崇。密以修諸已之怨。而紂豈能容之乎。或曰。左氏嘗戴管仲之言曰。管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太公之賢。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不公得以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可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之亂。孔子有道無道之言。亦不足信也已。諸侯專征

古人於射義。必設侯以命中。即詩猗嗟章所謂。終日

射侯賓筵章所謂大侯既抗是也漢儒記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侯取諸侯之義已失之矣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皆功德之後而爲甥舅之國故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所以親之敬之賓之友之而後責之以臣順豈敢於大射禮取射諸侯之義而待以禽獸之類哉周長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狸首射之狸者不來也將以警不來者晉人怨殺長弘而愈不服况無故而不以人道待諸侯耶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蓋天子固已服諸侯矣奚必射之中而後服也使萬一不中則不能服諸侯矣奚可哉天子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世世守而勿失乃謂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則雖無功德而但於大射一中便列土而封建乎鄭氏之說蓋亦射義而不知其非者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觀其下文猶以諸侯貢土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則君有讓而削地得爲諸侯者以

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讓也即天子之賞罰諸侯惟在射之中否揆之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孟子云入其疆土地闢賢俊用則有慶土地荒蕪倍尅在位則有讓已不相合况鄭氏因其說者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與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諸侯之耳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中之必不加鄭氏之說明矣禮樂不實有於內而徒行於外矢之間恐古之選士有不然者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有之何至如射義進爵細地蓋由於射也耶或曰古者不以射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蓋以四鄰之臣若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撓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捷以記其過書以識矣非庶幾與之並生可見試以射又捷其過侯與捷並施而據此爲古之人選士之法也可乎哉射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
本文亦無可疑後儒謂夫人嬪世婦御妻即天子六
宮中有名位之妾媵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
二十人之足多哉但以理揆之一人御眾女爲古帝
王定制其不可疑甚明奈何鄭康成又註爲當夕之
說謂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
世婦當一夕八十一御妻當一夕每十五日而一周
是說也夫易之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非謂天子自
后以下所以備數宮中者不無其人但大昏之義載
爲定數非徒當夕之說其悖於理而以一人御眾女

大綱類集

卷之七

三

古帝王必不以此立教也有三公必有三夫人有九
卿必有九嬪有二十七大夫必有二十七世婦有八
十一元士必有八十一御妻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
六宮而莫非天子之所統合廷臣之內職不外乎六
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大
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后宮亦以
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
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矣使百官之命婦悉敬承
后之婦順有不內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

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爲天子宮中有名位之妾
媵而後可也

義

古今論三代封建之制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大略可據者如此質之武城
刻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說相脗合天子地方千里質
之商頌邦畿千里之說無間然也王制封建之法則
一循乎孟子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
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
十凡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
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凡九十三
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定爲畫一之法斬然
不易何拘泥不通至此也夫以九州之地容千八百
諸侯猶有近似者若如周禮大司徒建國之制則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
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職方氏凡千里封公以方五百
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
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夫
以千里之地封公者四是四公各得二百五十里六
侯各得一百六十六里十一伯各得八十九里二十

五子各得四十里百男各得十里而男之國果非十
里職方氏果與大司徒之說不相妨乎以職方言之
雖海內之地止封六公九侯二十二伯五十子二百
男地猶不足而周之諸侯果止於二百八十餘國而
已乎若以大司徒之言之春秋時有年表可考者
止二十二國耳爲公者三爲侯者八爲伯者五爲子
者五爲男者一是二十二國已去七千三百里矣而
周果二十餘國而已乎是皆不通之說也奈何後儒
必欲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孟子之說
強而合之有曰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
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
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
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
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疆理也
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出軍賦之封疆也似乎不相
倍矣然公侯之封如此其廣則析海內九千里之地
不足以容數十國而名山大川方數百里者果可以
一國包之封疆之內焉否乎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
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
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

徑只二十五里似與王制孟子不相倍矣然侯伯子
之地雖已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
五十里之半况二十五里果可以爲國君乎有曰天
子畿內方千里者開方實萬里也然則公侯方百里
者開方則千里矣豈長則百里闊則一里之謂乎惟
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幾近
之是故封疆雖有定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錫則不
在定數之中如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如大雅曰王錫朝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曰告
天子人錫山土田可見山川土田附庸則又天子展
親報功之特典而不可以定制拘之矣設使天子盡
以九州之地封建諸侯而然餘則巡狩述職有當慶
而益以地者果削彼國之地以益此國亦不論土地
遠近爲何如哉立國之初封建以定繼世而王者欲
以分封子弟必須滅他國而後可哉觀周襄王以陽
樊溫原潰茅之田錫晉文原人不暇乃至與師以伐
之亦以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而山川土田猶有
不屬諸侯封疆之內者在也疑封典
崑山王氏曰周官中有原兼官不別設官者有其官

機聯不待不兼者。有平日不設臨事設之事畢復罷者。皆使人以其所能。用人以其餘力。故事治而功不妨。官設而祿不費。所以善也。考禮

太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地。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也。至犬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主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

王國也。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賁氏謂五帝以降。惟湯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公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

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不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他於日爲近遠。故得景夕而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爲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晷。纔去千里之所也。知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

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爲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爲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爲夜。以夜爲晝矣。即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爲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蓰蓰。或相什百。在

四夷之域廣狹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止一洛正爲天
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然乎故營王邑者欲居
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
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
陽之和無亦在人君之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
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
誥有王來詔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
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
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
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瀍水西何嘗
小司馬經 卷之七 禮類 五
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
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建都之制
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
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周禮也周公致
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
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
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
疆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
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借能斥大邊境取夷
狄之地不亦可增封於內此不然也
封疆之制

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
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土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
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
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
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也至遂人
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爲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爲理
爲鄰爲都爲縣爲遂爲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
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
數則爲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
而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
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
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十萬不
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又鄉遂
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
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
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
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甚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
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誕謾至此建官之制
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焉春
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

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幃。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爲是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理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行裸禮。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理爵后所以亞王酌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酌。卽爲王同姓三王後乎。以在中饋正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爲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人廢享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爲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

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爲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事。蓋人編類纂卷之七主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裸獻。理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爲議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爲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周禮六官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卽不必其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周禮六官冬官錯雜于五官。而其職尚在。是名雖爲亡。而實未

常亡也。漢儒補以考工記。而其職遂亡。是名雖爲在。而實則已亡也。蓋徒以司徒之爲地官。遂以土地物產之事。盡歸地官職掌之中。而不知司徒之掌邦教。豈以度凡居民之職。皆爲司徒教化之事乎。矧以司空之官。而繫之以飭化八材之事。則其所以率屬者。其止於百工之職已乎。以冬官之典。而盡之於審曲面勢之能。則其所以佐王者。其止於王事之式已乎。或者因此遂指爲漢儒附會之說。不知其所附會者。止于考工記一編。而不可以病此書之全也。周禮六官存亡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後代法雖變更意多沿襲獨

八編

卷之七

三

官府一體。兵農一致。教士於鄉而選舉之三事。于治體所關尤切。乃後王皆莫之祖述焉。則深可慨也。嘗讀天官篇。惟王宮后官。莫非冢宰所統。故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無非欲王之贊襄使令。罔非哲人。常變守衛。罔非吉士。一匡王以正也。所以王后世子。動有式法。寺人內監。悉有禁令。王誰與爲不善哉。視後代宮中事。安雖宰相莫得預聞者。相徑庭矣。然此惟得其宮中。府中。相爲一體之意。而變通之可也。不然。古今時勢懸隔。匪特天子與邦君送迎揖讓。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酢。

后世不可通行。如官閭之內。豈府史胥徒所得與。九嬪世婦。豈內宰所教乎。但官府統攝。內外聯比。此則天下根本所繫。真世世不刊之典也。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兵制起于伍兩卒徒。居則相與荷耒耜以相耕耨。出則相與荷戈盾以相戰守。所以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下易使也。以此較之後世。民自爲民。出粟以養兵。兵自爲兵。出身以衛民。大不侔矣。何先儒之論止知王國六軍取足于六鄉。是六鄉七萬五千家。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則六鄉人人盡用。歲無更休。縣遂都鄙。居然無事。何勞逸不均也。况王國止此六

八編

卷之七

四

軍。則公私之田孰與耕藉。天子巡狩征討之類。孰爲之迭用哉。不知比閭族黨州鄉。惟以服役守禦。猶後世京軍主居守。王畿爲國本也。位尊卒旅軍陣實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鄉言教而遂言農。彼此正可互觀。以民數起兵數。鄉遂實非偏重此兵農合一。周制所以爲至善也。周禮總意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簡異法。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千方里而井。

此方字爲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五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井。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此以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齊邑即墨。皆原封疆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包咸何休諸一同百里。卽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同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一家內應出五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十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

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十里。是季氏公侯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計侯國原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出三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法成方千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

人壽錄 卷之七 子 說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十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法。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年。買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

面一直千里止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惟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法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番調遣而設卽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卽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於六軍爲大司馬教閱之軍大雅棧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

遣之法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常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法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並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並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徧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封侯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

說術

故寰內無害其爲數千國矣王畿侯國地方接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低悖愚嘗以周禮爲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卽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之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此其實封之地今觀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

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君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法同計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法而計之天子千里之地爲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諸公地方五百里爲田四百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大故爲王畿十分之一若如王制推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爲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八百之地三百里爲田一百一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

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爲四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爲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卽如方百里之國爲田八編類集

卷之十一 禮類

元

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辨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田采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然王畿之縣都不世量山川人民以爲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

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孟子王制所述視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卿稱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惟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王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各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食小國君之祿出封則爲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附庸之國元士之爵視諸侯之卿中士之爵視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視諸侯之上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下並與諸侯之臣同何嘗如王制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蓋惟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召公之循行南國畢公允釐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伐自無僭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萬取千焉則非惟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弑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

八編類集 卷之十一 禮類

三

善

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
之乎。惟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三百二十
井三公爲田九百六十井孤卿食二百四十井三孤
六卿爲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食一百六十井
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一人合冬官不過四十人
之數爲田六千四百井。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
過九井五百餘井尚不及十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
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
其貧也。及其身沒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
卿大夫之祿也。如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士也是故無大夫冠而稱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
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官不賢則祿足以代
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
以畿外邦國言遠近者雖大如三公不過天子
十分之一已執事是重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
車百餘乘而足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
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自足以名無窮之賢縣
都雖大而不自不虞夫借邇之患至其後世王畿
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家弑奪
之說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

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爲
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略王制之說拘惟一據夫
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法之妙而可以盡見夫
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爲一百二十五里皆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爲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國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
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爲之等而未
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
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
田四百同四之一爲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三

同三之一則爲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
等級而不相混矣或又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
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其一軍而不足
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爲三師而有餘故或益
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
不可得而詳矣
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
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國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實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為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

八指類集

卷之二

禮類

三

田為母而官吏為子。苟給之以田永為常業亦已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入則所謂祿士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為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者乎

八指類集

卷之七

禮類

三

自漢惠除挾書之律季武建藏書之策齊魯之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轅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額門待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警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為讀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漢周禮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致於是而其論始定矣

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表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詠於夏官麗司獻司籥於秋官而縣師屨人等職則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淆主吳氏之說則於次失倫而意義乖析孔氏之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巳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冬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一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子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

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於孔子乎

八編類纂卷之八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為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為主。韻書七音序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一

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械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宋熹詩集正韻序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二

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于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容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詩韻略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奉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即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夔

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變始也自此迄晉
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
羅鍾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音氏不綱魏圖將霸
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
於時經營是追雅器晉書 魏孝文頗爲詩歌以助在位
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
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
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
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
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

入韻類集

卷之八 樂類

三

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管承
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
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
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
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于邊曲及顏何
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魏書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
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
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
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

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
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
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沈括聲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
高下如縈縷耳字則一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
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
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
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
有聲也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
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
相諧故也沈括

入韻類集

卷之八 樂類

四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
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
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
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
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
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
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狎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
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
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

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視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人編類集卷之九 樂部 五

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馬端臨論樂

使其正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鞀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平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枹鼓一循雅奏毋害

其爲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馬端臨論樂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鈇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鈇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鈇歌而俱以爲軍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簫鈇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敘述頌美時至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鈇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人編類集卷之八 樂部 六

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細鼓金鈇鈇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齊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依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馬端臨論樂

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

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

然後發爲立技立技不情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

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漢律之誤

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

辭勝齊梁之際一切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

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

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

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

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

以樂府爲哉宋主聲

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

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

艷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

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未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

尚其學追琢襲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

雅頌之正滋不易矣詩類編序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

太傅卓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房對受

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相下皆

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

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

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義作易紀

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

簇爲商姑洗爲角林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

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

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黃鍾

長至九寸遲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十以六十

律分其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

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

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

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

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

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

歌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東漢律

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

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

謂之序各可易序不可易圓鍾爲宮則黃鍾乃第五

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沈括同

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百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鍾鐃編磬。鍾鐃簫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於微。口不能授。

性所解。悟筆不能盡。假如有人與后。後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情。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秦。秦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秦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鐘之長。黃鐘之倫。黃鐘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秦。秦以爲律也。至于古之度量。則周。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寸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臨縣房庶

累黍之誤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宮。此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八彈琴。都不知孰爲止聲。若正得一絃。則其餘皆可正。今調絃者云。如此爲宮聲。如此爲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

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鐘之指。則以琴之黃鐘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絃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黃鐘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太簇夾鍾以

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鐘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鐘聲矣。張六項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黃鐘。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絃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朱熹琴辨

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田縣鼓鞀，磬祝圀，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喤喤厥聲。鐘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禮春官大司馬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大司馬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亦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就遠人，以作動物，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嗁；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勵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音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大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曄曄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成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靜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時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四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长，水煩則魚鰲不大，氣煩則生物不達，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狹，則思欲滅，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慥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飭以羽旄，從以十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冬，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古者天子

人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七

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常。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鍾聲鏗鏘以立號，鼗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簧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

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古樂經傳若云後代樂不古，若以音律之不傳焉，是不知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爲律而亞鍾自鳴。彼數人者，不過聞音知樂者耳。樂律且由已而定也，奈何若而人也？世亦不恒有焉。後之人不求音樂，人新類集宋之人樂焉。三之本於吾心而紛紛於器數之末，遂擬議參酌於京房之準、梁武之通、鄭津之七調、王朴之律準和現之表尺、劉幾之主人聲元鎮之用真、蔡琬漢津之則人指而蔡元定著之爲律呂新書，近有所謂律呂元聲焉。是皆求諸器數者也。雖其所論黃鍾之小大長短較之度量權衡亦似脗合，然施之候氣則不應，付之音樂則不調，亦徒詳於簡冊已耳。若止謂伶倫截擗谷之竹，聽鳳凰鳴爲律呂之元，然後夔一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二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獨不可以石爲之準哉？即如黃鍾爲聲

氣之元，而元聲元氣果起於心耶？果起於竹管之短長也？太史公曰：黃鍾者，黃氣鍾黃泉而出也，是亦可以觀其義矣。惟黃鍾不協乎聲氣之中，則失其所以爲君也。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於中聲之不定耳。然則欲求中聲當如之何？書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奏，各協乎宮商角徵羽焉。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亦只於承言之間轉聲而不變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樂在其中矣。古樂考人新類集宋之人樂焉。三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所謂德者，何中和祗庸孝友是也；所謂語者，何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所謂舞者，何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以此三者立教，又使有道有德者率乎教，則合國之子弟孰不涵養薰陶於樂教之中乎？自今觀之，雖三者並重，必以樂德爲之本也。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所謂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亦自德音而詩歌聲律皆於此乎洩之也。設取大韶大武之樂器付之今日大常之樂工一節奏之，即得盡善盡美。俾先祖是聽，庶尹允諧，吾不信也。設取今日樂器付

之後夔所教之胄子。與周太樂正所教合國子弟。使之曼聲詠歌。舞蹈其間焉。祇以宣其姦聲逆氣。導欲長悲。吾亦不之信也。況普天率土。固自有精審樂器之人也。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閭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時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

語類集

卷之八 樂類

三

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磬。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復以濱泗石其聲下而不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

語類集

卷之八 樂類

三

審一以定和難哉。絳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衰。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之以爲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爲簫管之屬焉。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義。其律人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嗽。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通故也。土則埴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埴之屬焉。蓋埴埴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又曰。如埴如篪。樂記以埴埴爲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之矣。革去故以爲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

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蓋執所以垂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鼓祭地祇以靈鼓靈鼓享人鬼以路鼓路鼓樂記亦以鼓鼓合而爲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鼗鼓并而鼓之也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封則異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爲祝敵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控擗德音之音祝敵以控擗爲用控擗以祝敵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得也

漢書

音

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爲首展轉生之修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爲短益常爲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分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六寸即此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

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惟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

律呂損益之數

樂器亦未易言蓋稽諸詩乎如鼓瑟吹笙非徒取其笙瑟之並奏也蓋瑟不可自和必以笙而和之也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皆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按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蓋吹笙必鼓簧也即一笙管而他可知矣

諸家樂律圖說

太史公之爲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

律呂

三

卷

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靖伐朝鮮而文帝謂頗且堅遠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咸至帝廬遊放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

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器以候之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

有不可定者乎。永嘉陳氏

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諸蔡氏律呂新書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相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則凡上下損益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

蔡氏曰律呂散下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

之意則猶可及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攻聲刻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

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

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由此而唯尺之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樂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受不同猶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

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

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律呂新書

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入爲五管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入爲六十律者京房之

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於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于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漢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校定黃鍾。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爲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析毫釐之強弱爲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蜂起。要之最爲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

李氏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之文辯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辯宮聲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辯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

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蕤賓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上而循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爲數三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老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一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略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爲大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彥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然以爲樂律音調之義傳在中原依往古而來非他方乃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焉無所本各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

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聲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八編鍾集卷之六樂類三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相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

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原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後已由是一律主一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官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後學不察而衍之謬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其詆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九寸爲之宮諸少涵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慎變古也手氏律呂元聲總論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瘡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啟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

之明示未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方分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之而以黃鍾祀天神。蕤賓祀地。祗太簇享神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序。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手

掣管吹之。而和掣琴瑟。簫笙埙篪。秦之而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吾語爾。吾欲製十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寢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考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制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在于耶。韓司馬精研一

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仲呂之管

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蓋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一下生。當得官前一位。以爲變官。又自變官。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鍾居子爲天

統。林鍾居未衝丑爲地統。太簇居寅爲人統。故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爲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徑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爲乾。林鍾長六寸爲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鍾爲陽。大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鍾之生林鍾。林鍾之生太簇。猶甲子金之生

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黃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爲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惠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耳。我朝以土德王。太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遵用之。不起于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爲父。應聲輕清爲臣爲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鍾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我朝令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爲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影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

然後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鍾。夫差毫釐。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哉。黃鍾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筭位耳。又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其益遠矣。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二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非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合少之說爲證。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爲

管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

樂律總論

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其位之隔八者。

八音類集卷之八樂律

三

一也。律者法之一定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聲氣悉律於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專於律管。予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律管內之氣也。氣中則聲中。氣和則聲和。故管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聲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聲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黃鍾律論

必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諧。耳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不然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鼎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劍。

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大長。瑗以橫黍累尺。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大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累

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

八音類集卷之八樂律

三

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圍徑。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寔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

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

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

姜夔進大樂議於朝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鐃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頃有大小篇箎遂有長短笙竿之簫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入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竿一吹末叶古人稿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者不知穴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三

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丁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父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祲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召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由樂曲調理五音繫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受擊于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寔在茲舉

論品擇樂工之教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三

能知之。據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為先，程氏以致聲音為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宋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乃遺焉。使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列論敘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諸家論

宋仁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聖

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佑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上病其大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拊寸為律，徑圖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律本說，而漢律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鑿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即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信都

芳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茹前，倔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樂類

殷周各有雅頌，以祀郊廟。周禮鄉飲酒禮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詩大射歌鹿鳴三終，漢叔孫通定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定郊祀之歌十九章，魏杜夔舊傳旌樂四曲，皆古聲調。晉武備魏制，但改樂章。梁武素善鍾律，遂改雅樂歌十二，以則天數。唐初命祖孝孫制十二和之樂，開元又制三和。宋祖命竇儼改周樂十二，順為十二。宋真仁高各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聖

親撰樂章。我朝樂亦各載之典籍，是代歷聲歌乃樂之所必用者也。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節奏鑿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和聲焉耳。世之嗷嗷於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詩廢之不講，欲求雅樂之復古也，有是理哉。樂歌總敘

八編類纂卷之九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唱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繫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經聲亦其遺法也。歌法

未有三五百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

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

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

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

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

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弦。施之燕享。祭

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

揚贊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

始載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

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

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

不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

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

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邪。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

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

子。興道誼。誦言語。大司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

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

器用張陳。周官典典焉。典者自卿大夫。卿大夫之子弟

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

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音八聲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

爲之設禁焉。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

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

非九夏之樂乎。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問歌魚麗。生由庚歌而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工告千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下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陳氏樂書曰工
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
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則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
工歌笙入間歌並作樂于是備矣按太史公詩三
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
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
國風二雅三頌皆你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彼之絃
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
于夫子而晦庵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
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
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
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
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
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
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
國風如桑中秦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譴浪之辭序者
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
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
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

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
嘗因是考之詩之被于絃歌也不過以爲燕享賓客
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
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
篇爲燕享之詩此皆上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
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
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
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
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
義以爲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
季武子舉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
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
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
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
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
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
見之禮則樂有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
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
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芣采蘋夫人大夫妻
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
文王大明縣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
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
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句偃曰歌
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彬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
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
葺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
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夾祭
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
凶軍賓嘉皆至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
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至此三
者以成樂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
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誦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
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
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
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
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
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
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聲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
理之說目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

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而
得漢雅樂卽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
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叔
未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
太尉奉璧羣臣行禮宗廟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
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
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
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
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
絕後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
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
后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而作者樂府也樂
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
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
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
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
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
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
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
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

風雅頌待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一詩如河水
所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
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
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
之道或幾乎息矣按之滌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
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
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
后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
也后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豈義理爲二
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
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
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
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制氏能言鏗
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贊直善占所謂數也
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
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
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
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
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
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夾漈鄭

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
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
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又如張雉子班野人
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
列國之風也煌煌京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
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
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
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
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
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吹樂
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簫歌樂軍中用之古者
雅用于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
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
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
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
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
通也曹魏準鹿鳴作于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
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
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
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

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神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

樂歌考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泰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誹淫褻之樂悉屏去之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若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

鞠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此敬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國朝樂歌

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攷人材之得失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又曰聞六律五音八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方巡狩以朝諸侯也亦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所自歌咏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播之金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人以至泮林兔置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詩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奏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行流于天下而曲暢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軍旅會同入學獻賦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發中樞烈烈嗚咽噴噴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

何莫非樂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詩樂固相關也。若瞽矇太師鍾而齋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或以誦諷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太和，邪以逆寒暑，皆詩也。徹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豳之什，或昭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芣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爲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爲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徵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爲當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定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固未嘗不由聲諸詩者以爲之本，而能達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上聖大賢之獨智而能之乎？奈何周自黍離以降，王道不宜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于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申公轅固之徒，相與聚

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絕響，而世之所爲文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習其道，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憤懣忠孝隱約之情，猶當列之秦齊邯鄲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裏。其詩謂之未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攷見。當魏時雅樂即杜夔稍能肄業，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季延年鮑業牛弘呂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絕，其所遺者不過變宮變徵之調，大略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古昔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爲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于二，其微也俗流，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復返也。已。仰惟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大定，即命禮部尚書陶凱講究古樂，因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享之用。固已完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治矣。而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稍近者，以

究古人清宮清商之樂。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爲聖治萬分之助矣。樂音馬遷作律書。及覆于黃帝之定大災。顓頊之平水害。以及武王吹律聽聲。陳兵牧野之詳。而于今人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必明于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也。樂詩總論

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句。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爲音六舞。樂云備矣。太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

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

太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

旄。大司馬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一樂而不設官

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詩者。必以六

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奔散。四方

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

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

主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

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

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

也。四詩既別。唱嘆有譜。風。風洋洋。六代其幾乎泰。燔

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

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

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

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爲樂心。聲爲

樂體。義爲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知聲與詩而不知

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舞。令聲詩雖具。若彼知義而不

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

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卽杜

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

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

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聲詩

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實階之矣。迨太和末。而

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

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

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請散逸。猶亡也。所以繼鹿鳴

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

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旨。則

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

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艾如張樺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爲列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皇皇洛京行者爲都人之雅品藻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混於國都大聖刪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皆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奏者也樂以聲歌爲主議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千舞武舞之別名也箛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千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箛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箛焉文舞舞羽吹箛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箛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今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祿役之賤者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子爲之號二舞即唐興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開日得習六樂學五禮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陳氏樂書曰執千楊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帔舞也折羽爲之羽舞也以凰之羽爲之皇舞也以雉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千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千早暎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舍箛則宗廟用千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千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早暎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祗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

書言舞于羽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旌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于王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倪侯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于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帔舞羽舞皇舞旌舞于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帔若羽若皇若旌若于若人則舞之具也由此而考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帔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早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帔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譬之爲學帔羽皇旌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備之說得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僭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

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固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降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子至漢于宗廟之祀猶用二千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爲舞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樂舞考帝庸作歌臯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詩可據也或疑喜歌游歌于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歌南風而鼓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傳拊琴瑟以詠不獨后夔以此教胄子矣或又疑朝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耶曰小雅伐木章躡躡舞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駉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於下鼓淵淵醉言舞子胥樂今非自舞而何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班爛戲舞以娛親聞鷄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樂歌樂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橫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草麻

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敵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鍾鐃磬宮軒爲正聲，而樂謂胡部，胡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叟正汗落葉，其變則然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恣意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
樂總論

圖	樂	丘	圖
<p>樂 姑洗羽 樂 呂</p>	<p>之 鐘 宮 徵 商 之大</p>	<p>神 黃鍾角 神 鍾</p>	<p>致 祀 黃 奏</p>
<p>圓鍾震位萬物生東天 道好生取爲宮宮生徵 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 黃鍾太簇姑洗取律呂 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 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 子而起子爲天位丑爲 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 歌大呂也</p>			

圖	樂	丘	方
<p>樂 南呂羽 樂 鍾</p>	<p>之 鍾 宮 徵 商 之應</p>	<p>神 太簇角 神 奏</p>	<p>致 太 簇</p>
<p>聖鍾未坤位二陰生萬 物載于坤取爲宮宮生 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 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 簇姑洗南呂取律呂之 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 于祀樂大簇爲地之佐 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 寅亥爲之合故奏太簇 必歌應鍾也</p>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祖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

陳賜樂書引荀卿大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
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音樂之間不用商
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即此觀之周去商
聲苟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肅殺悉去商聲謂
之何哉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以周謂木德王固不用商或謂
周用管為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為無據若曰商聲主
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于四方屬西于
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
能以無金也何獨于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

卷之三

樂之

三

丑丑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于天地神祇人
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于何而用
之哉周樂不用商聲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
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
官最著天官取相繼父道也地官取相生母德也人
官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
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
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
圜中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曰焉

國鍾出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
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
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
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
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
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
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簡韶之樂九變黃
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
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
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也然其聲八其變七
其變九起奏商羽終奏本宮始終也然其聲九其變
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也人鬼歸于土隨音
而動故蕭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
木冬而春也陽以生田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
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
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火也陰生而後有地地者入
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
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
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

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入鬼室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蓋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珣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簇而再爲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祝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

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爲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所
經濟編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減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濛濛以形形體有歲莫不有聲聲出乎和和出乎適和適出乎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焉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樂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

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修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之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修樂篇

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在于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于勝理適音篇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量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酥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

王之制鐘也夫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酥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酥而視正聽酥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酥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酥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酥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衰衰尚宮鐘尚利尚角匏竹利制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蘇。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蘇。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輪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蘇。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蘇。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蘇。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鐘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蘇。今財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蘇。問律。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鐻。昭其大也。大鈞有鐻。無鐘。甚大無鐻。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百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聲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冷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廡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蕤。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德則樂。樂則不咸。椒則不察。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鳴矣。王能久乎。明理 齊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擇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賦。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倖。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笑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何篇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武漢樂定廟樂記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妄可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當益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足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

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

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王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嫫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怒王念未寒之服故倚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嗟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眈哀不變故歷歷首李斯隨哀不逐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晉阮籍樂論

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諫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視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復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賴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嗽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漱筭便出。

無主于哀樂。猶徒酒之囊流。雖筭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者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抹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忘于馬。而誤。

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焉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
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
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又難云師曠
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
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
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
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
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
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
待不假人以爲用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三

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
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
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
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
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
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
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
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
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
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

啼當惡此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
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
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
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
于簫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
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
不能令簫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度而不能令器
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簫不因慧心而調然則
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
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八編類集

卷之五

三

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
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
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
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
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
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嘆美而慷慨理
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妓美則惜放而欲慙心爲聲
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
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
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

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
感也琵琶箏笛聞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
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
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
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
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
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
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
音之和其體賾而用博故心侈于衆理五音會故歡
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
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
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爲滋味異美而
口輒試之也

八經類纂卷之十

前史編

六經類纂五

樂律考

管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之時。多風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謂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有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鍾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

八經類纂

卷之十

一

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

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衆也。

帝顓頊生自若

水處于空桑。乃登爲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熙。

妻娑鎔鎔。常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亦曰六英。

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衆也。少昊樂曰大淵。帝嚳樂曰六英。

華。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水壅不行。民氣鬱閉。節骨凝縮。而不達。作爲大戚。以宣導之。命之曰大章。大章章之也。

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六府修三事。和因九功之叙。而作歌。播之爲九。成以明德。象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諸於其職。其述職之詞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敎。問之笙鏞。而鳥獸跄舞。蓋蕭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禹勤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湯率諸侯伐桀。若時雨降。適時大旱。虔精致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者澤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爲肆。夏樊過渠。呂叔王曰。肆夏時邁也。樊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爲始而

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總于山立。久次於綴。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爲懿也。其後周公相成王。西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是播樂以安禮。本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剛柔射爲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
呂夾鍾爲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
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
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而樂成、周官大司樂
本虞胄子之教、變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
祗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大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
奏蕤賓歌、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
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
象物及天神、天師旅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
占其吉凶、故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
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
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春秋時陳公

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
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意、景王時將鑄
無射、王爲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
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制、
韋昭曰、以調利爲制、
無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
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
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蘇樂
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
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本
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
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
物過度、妨於時、正害財、財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
耳、非蘇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
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
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
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
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開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寃。大者不極。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極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鍾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章昭曰。四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苗未實。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應禮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大鈞有鍾。無鍾。甚大無鍾。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昭穆公之言樂曰。夫

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而吟思。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其何能樂。其後王澤竭而王官失業。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以爲娛。丞相李斯曰。放弃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慤懃。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爲樂耳。何必華山之驟耳。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亡國。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門奏。永至以爲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

歌獨上歌不以箎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帝就廟東廂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大始舞文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敢以樂也出用樂明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十二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今兒皆和習之上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爲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蓋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

歌兒曹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而使樂府今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五行舞本周舞其四時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德舞爲昭德尊爲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常以昏時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克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所樹羽葆金支秀華飾庶旄翠旌七始華齡音送細和聲神來宴娛許其庶幾是聽思助助經緯寘寘其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勅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其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暢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四極其海內有奸紛亂東北

詔成師武臣承德作樂交逆刻敵曰逆也言和樂遠邇皆迎
簫勺籥舞樂羣應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其六大海蕩蕩
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
有所其七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秋飛
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其八豐草萋女羅施善何如誰
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其九雷震震電耀
耀明德鄉治本約其十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
德施大世曼壽其十一都荔遂芳宵宸桂華薛荔俱有芬
蘇桂華之形宵宸然皆神宮孝秦天儀若日月光乘
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遠廣孝道隨世
八編卷之十我署文章其十一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場久
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查查冥冥克綽永
福其十二禮禮禮禮象來致福象來致福臨是愛終無兵
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象來致福臨是愛終無兵
革其十三嘉薦芳矣告靈饗矣靈告既饗德音孔臧惟
德之藏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其十四皇皇馮
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
則其十五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今問在舊孔容翼翼下孔
容之帝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其十六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雲施福民永受厥福八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
樂受福無疆其九其郊祀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
望其十燁人說骨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
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
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悲其十一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
靈億牲蘭栗染盛香尊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靈安
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理堂眾嬋音互並綽奇麗顏如
茶光遂靡師古曰兆民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
玉師古曰縠言輕細若霧俠嘉夜茝蘭芳澹安容
八編卷之十一獻嘉觴此天神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臣
武后土富媪母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上
歌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歧行畢逮靈聲發
榮燦最處頃傾聽枯桑復產通成厥命眾庶熙熙施
及天胎羣生嘒嘒惟春之祺祀青朱明盛長專敷
與萬物相生茂豫靡有所詘楊子曰桐幼雅也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進嘗廣大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侑之傳世無疆祀赤西顙沆湖碣碣
秋氣殺肅含秀垂穎續舊不發奸偽不萌祇孽伏息

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帝白玄冥陵陰蟄虫益藏少草木零落抵
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欽之時掩收嘉穀帝祀黑惟泰元
尊燭神蕃登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
不胥許乙飾嘉運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鍾鼓笙竽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祀黃其
後上得神馬渥注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
八編類纂卷之十樂類上
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次赤城
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
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頌次成什而
上勅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饒歌為軍樂諸
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謁闕故弗著方歌
天馬時侍中蕭進曰王君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答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
古字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樂經天子下太
樂府之樂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

雅聲雅聲以存律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神爵
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與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其能宣明元帝
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簫
自度曲分刊節度窮極要眇嘗置鼗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墮墮丸以銅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為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顗丘京房好
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為上生下皆三
生三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
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
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
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以為
竹聲不可以刊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而
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
候部用之截管為律用臨以考聲刻以驗氣會房刺
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
畢千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

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
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
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羣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
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
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
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
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京帝爲定陶王時疾惡之又
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
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
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
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
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
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
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
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
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既平隴蜀得公孫述
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
陽朱明西顓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
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
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真
言典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
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
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修建三雍肅穆典
祀功德至盛宜饗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爲
大武之舞爲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
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祀六宗
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
短簫鐃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喜奏孝明皇帝功
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魯太
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伶食高
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
德不崩即世王廟藏王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

舞。知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
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人
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
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
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故
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
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其徑四角。規而圓之。其
不滿九釐五毫。之數。不可有奇。其徑當四寸有奇。
十斗。其外每角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五斗。其外每角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十斗。其外每角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俞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
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而
後世言黃鍾圍徑之數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
諸樂器燔燬播蕩。無復存者。杜夔以精識爲魏雅樂
郎。工鑄鑄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
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
爽。乃知夔爲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
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識其聲已高。高比哀思
不合於中和。非興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
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

廟。勗以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咸之精。而莫
能厝意焉。自是樂益殘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
術。通明者陳所見。究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鍾律。
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
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雅頌。
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
爾胤。取諸詩王公出入奏賓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食舉
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騶雅。大祭祀降神及
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
命之。而樂章有粲其文。約其義。沈其後帝既篤信佛法。
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
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爲之用。荒於理
梁遂以亡。陳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而後
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官女習北方簫鼓。
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中。造黃鸝留
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宛孌。極於哀思。歌
詞綺艷。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出行遊
於馬上。奏之。樂徒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垂心古
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之太常。離高
九。又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

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
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能定帝志曰我受天
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爲命侍御史
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速成武
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乃得解
於是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薜祇婆法老尋樂府鍾
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以爲律
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
相交合而樂和邳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立分以定
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音律不解而
何妥舊學爲儒者所衆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
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
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妥恐樂成卽善惡易見請大
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
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
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
賜妥等及諸修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絀不用九年平
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爲乃中原承傳雅樂
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
之於是奇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

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纔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
依聲律尊卑爲次帝猶先入妥言絀旋宮之議而終
皇隋之世樂惟秦黃鍾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
死或有能爲裴賔一宮者於鄉祀展之竟無覺者而
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以應或至中下旬始
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
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吹不能出爲衰氣
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
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
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哉弘
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嘗方食與人
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
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郎譯方定樂上問
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
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
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
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聲時
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
常創其事初皆怪陋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衆然其

聲雅淡。不爲時好。太常善聲者。衆共排擠之。樂竟不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爲有神解也。其後新樂成。實常聽之。法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弑而隋亡。後黃帝何爲見者。於火中僅探得數卷云。初樂成。既施用。弘等恐衆論庇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淆。請盡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豈不痛哉。煬帝矜奢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淫。蓋樂壞極矣。唐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一律而生五音。協律卽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鍾一宮。擊止七鍾。五鍾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布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詵車依

淮南本數。因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復著。於是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園丘以黃鍾爲宮。祀方澤以林鍾爲宮。祭宗廟以太簇爲宮。郊迎五氣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組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當樂成時。天子躬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

禮記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因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為公奏之。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請得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苑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後沿用為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為功烈。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蹈厲。與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公徵念欲上偃武修文。見舞七德。輒頻不視。舞九功。輒審諦觀之。中宗昏德。湛胡樂為淫酣。弘文學士武平一為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

樂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不胡部。被之聲律。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之也。比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艷劇歌舞。號曰合生。趨數驚僻。殆亡國之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故臣願屏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比大饗。而以倡優雜狎。汗其間。懷邦國之典。臣竊惑之。不納。玄宗為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流。溢變為池。及即位。以為祥。作龍池樂。已又作壽聖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為立部伎。堂上坐奏。為坐部伎。太常閣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樂至於此。其後上寢。有感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詔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曲。蓋絃索遺製。出胡中。傳以為自秦漢而來。曰秦漢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聲曲誤。上親覺而正之。又及宮女數百人。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

聲唯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爲是八音之領袖。諸樂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甘等州爲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甘伊州皆陷。於吐蕃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衛道弼曹紹鑾之倫。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庭上。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爲樂陵遲至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爲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黃帝以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以爲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黃鍾之宮。黃鍾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爲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鍾。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入。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集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

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鑄定之。今在懸者是已。狀雖雖鑄。實無相應之利。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鑄鍾。不考聲律。循環擊之而已。黃鍾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泯滅盡矣。於是上命中書舍人賈儼與朴詳定。乃依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爲十二管。吹用不便。倣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其法。官聲長九尺。張絃爲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八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大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分設柱爲大呂。第九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二分設柱爲夷則。第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分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焉具奏。言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不敢遵用。具詮定如上。而臣浸學獨力。未能宣究。望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爲朴

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詔判太常和
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爲律呂，而三分
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與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
可傳，故累秬黍爲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合，惟西京
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
也。今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
於此，況影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
令依古法造尺及黃鍾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適相
符。下尚書省集議，衆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
雅音以和，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
請改文德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爲天下大定
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
大饗天曰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曰嘉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
帝食舉曰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
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
入曰豐安。祭享酌獻祝嘏曰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
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宗廟儀祖宮奏大善之舞，
廟祖宮奏大寧之舞，真祖
宮奏大順之舞，宣威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闇於審

音，即祭饗止奏黃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韓
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爲編，曰樂
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
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
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
鐘磬，塤箎琴瑟笙簫，各爲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
乃後以擊鐃鍾，倡六變九變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
武之舞畢，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
中祥符中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
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
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
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
校理李照及肅等典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與夏令春召
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
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鍾鐃鍾無大小輕重
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
器也，臣請依神贊律法，鑄編鍾一處，樂當可和，詔於
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
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莩灰以候氣，從之，鍾成聲

猶高。更用太常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於是以前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爲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律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鐸鍾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鍾磬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承沿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天子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隨新經凡六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瑗、頴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寸，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二兩，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譬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

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柎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鍾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柎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以上黨柎黍大者

累尺小者實命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
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
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
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忝校驗亦復不齊蓋天
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
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
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為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
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
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攷宜斛尺
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
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
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兌言樂之為道廣大微妙
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
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
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
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為異說欲以改為雖命兩府大
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
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
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
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

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
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
照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
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鍾粵萬斯年
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形則
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
使下垂叩之聲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而震掉
著作即劉義叟謂人口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
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朝前
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徒跣露
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
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
土聲雨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
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
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
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
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
且詩人言志詠以為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
協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

教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晉虞樂成九，以簫為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音，則知鐘簫磬者，眾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瑤簫箏筑奏一聲，而鐘鐘特鐘，絕鐘連三聲並應，聲煩而眾音為之掩抑，是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鎮與傑等詳定，保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為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得，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一夕，傑上言：朴鐘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士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以子穀

和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知前世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為一分，當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可定也。眾莫之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為眾論所不及。欲求一得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凡議以為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大都即李照之舊，加四清聲而奏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鎮等有差。鎮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先請老。既得謝，乃請太府銅為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鎮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為鐘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定云。始鎮於司馬溫國公光太節如一人，至論樂各

往復譯不相協及鎮鐘周融漢斛成欲招光至頡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胃臆度古法率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非后蕤復生莫之能決彼周融出於考工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為就令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嘗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為名而天子有感意於仙蜀利貞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斑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僊人李良授問樂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為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鍾驗窾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人汴凡大樂軒架并景鍾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願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

和則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刻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寡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程正公願以為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管以候氣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和黍之比張明公載以為聲音之道通於物感蠶吐絲而商絃絕金氣盛而木氣衰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為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黃鍾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鍾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第二以黃鍾三分為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

厭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撤饌奏雍和送
 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神奏中和初獻奏壽
 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饌奏雍和還宮奏安
 樂一奏炎精開運之功亞獻奏熙和撤饌奏雍和還宮奏安
 樂章曰清海宇三奏脊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
 樂章曰泰階平五奏振星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
 揚八奏芳醴皆百戲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
 應馬食舉奏備食樂一曰上萬壽奏平定天下之舞
 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奏車書
 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
 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
 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太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
 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衍五曰御六龍六曰
 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
 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皆有樂曰丹
 陛大樂樂章皆近質無爾雅之辭 先是 上厭前
 代樂章用謖詞爲容悅也令更撰以進謂侍臣曰禮
 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
 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飭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褻已甚殊非所以導中
 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
 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曉淫褻之樂悉屏蓋天大一
 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
 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上陳樂器於廷 召學士
 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拊磬余升辨五音對忤 旨
 怒欲法之起居注郕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
 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郕頓首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

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舞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上曰即如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與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爲靈威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李文利之說爲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采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說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一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

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十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瑒發

背癩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通變，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埙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荏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崔文敏銑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器，不發於音，鳥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北人，諳俗樂，初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孝皇崩。

八編類纂卷之十一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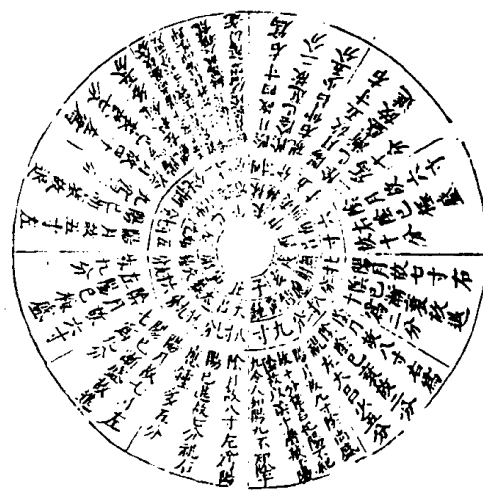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釐纖忽即其聲必非本律名爲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爲太簇而實非太簇將何以感召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

十二律次序歌○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縱橫成調成圖皆以此序爲正。

十二律分寸歌○黃鍾九寸八八七太簇七九夾六九姑洗五七仲四七。大餘三九小三九。上六律大餘九分。○蕤賓三九林四二夷則五寸南六數無射七二應八二大餘三三小十五。數上聲下六律大餘三寸五分。

律呂分寸圖



此律呂分寸圖與造律無不暗合其圖象皆散見原理觀此本數諸篇隨在奏一見此特其

定律法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中者虛而不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爲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於其間而不當明以八呈象於其外况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爲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兩則當分其八爲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等而

爲居前者卽屬陽而用全但當以兩律而合爲八其法當先用三次用伍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蕤賓以三分損益爲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爲法此之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卑而居後者卽屬陰而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爲八其法當先用二次用二次用二分爲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爲法此之謂參兩黃太上六律前律也蕤林下六律前律也屬陽此兩律但兩律即成八可見陽全但用一分太夾姑仲上六律後律也夷南無應下六律後律也屬陰此八律必四律方成八可見陰半須兼用二分此亦參天兩地之義

今定律於美枰右第一位置三美第二位置五美合三五是爲八第三位置二美第四位置二美第五位置二美第六位置二美合四箇二○於枰左置黃鍾九寸爲實以第一位三美爲法於九寸內減三分得八寸七分爲大呂○置大呂八寸七分爲實以第二位五美加於第一位三美成八卽以八爲法於八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七寸九分爲太簇○置太簇七寸九分爲實以第三位二美加於第一位八美成十寸爲卽以十爲法於七寸九分內減一寸得六寸九分爲夾鍾○置夾鍾六寸九分爲實

以第四位二美置於第二位併第一位十美成十二寸二分爲一卽以十二爲法於六寸九分內減一寸二分得五寸七分爲姑洗律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爲極今自三分減至一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姑洗至蕤賓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爲法復自十返而至八以八爲法○置姑洗五寸七分爲實以第五位二美爲準用減第二位二美餘十一寸爲卽以十爲法於五寸七分內減一寸得四寸七分爲仲呂○置仲呂四寸七分爲實以第六位二美爲準用減第一位二美餘八卽以八爲法於四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三寸九分爲蕤賓此上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上六律加減畢後復於美枰右第一位置三美第二位置五美第三位置二美第四位置二美第五位置二美第六位置二美如初○於枰左置蕤賓三寸九分爲實以第一位三美爲法於三寸九分外加三分得四寸二分爲林鍾○置林鍾四寸二分爲實以第二位五美加於第一位三美成八卽以八爲法於四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五寸爲夷則○置夷則五寸爲實以第三位二美加於第一位八

算成十卽以十爲法於五寸外加一寸得六寸
南呂○置南呂六寸爲實以第四位二筭加於第
二位并第一位十筭成十二卽以十二爲法於六
寸外加一寸二分得七寸二分爲無射律呂惟十
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爲極今自三分加至一
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無射至黃鍾
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爲法復自十返而至八
以八爲法○置無射七寸二分爲實以第五位二
筭爲準用減第二位二筭餘十卽以十爲法於七
寸二分外加一寸得八寸二分爲應鍾○置應鍾
八寸二分爲實以第六位二筭爲準用減第一位
二筭餘八卽以八爲法於八寸二分外加八分得
九寸爲黃鍾此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爲七十二乃乾坤素
齋兩其七十二卽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
卽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今十二律大餘黃九寸八
寸太七寸夾六寸姑五寸仲四寸蕤三寸林四寸夷
五寸南六寸無七寸應八寸正得七十二寸此見大
餘脗合造化老陽爲乾乾爲天律呂乃河圖南方
爲二七洛書南方爲九合之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

乃乾坤大素齋進老陽三十六則爲乾之策二百一
十六退老陽三十六則爲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今小
餘合二分七分九分正得一寸八分此見小餘脗合
造化○先天乾居正南南爲天位樂記謂樂由天作
則十二律當以南方立極河圖二七在南則十二律
小餘皆當從二從七洛書九在北則十二律小餘皆
當從九今林鍾果四寸二分無射果七寸二分應鍾
果八寸二分與河圖正南之二脗合大呂果八寸七
分姑洗果五寸七分仲呂果四寸七分與河圖正南
之七脗合太簇果七寸九分夾鍾果六寸九分蕤賓
果三寸九分與洛書正南之九脗合其二分者三律
七分者三律九分者三律而自二七九之外更無小
餘餘一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八分者以律呂象天
其數從九而九分爲九二分七分亦合而爲九故也
此見小餘脗合造化○班固律曆志曰天之中數五
地之中數六韋昭曰天數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以五
爲中地數二四在上八十在下以六爲中則五六乃
天地之中數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九乃天之
體數五六九此三數最尊不當有小餘故夷則五寸
得天之中數者南呂六寸得地之中數者黃鍾九寸

得天之體數者皆無小餘也十二律自黃鍾順數黃
鍾既居九則大呂居十太簇居十一夾鍾居十二姑
洗居一律呂但止於十故姑洗居一仲呂居二蕤賓居三林鍾居
四夷則居五南呂居六無射居七應鍾居八可知姑
洗亦五寸同夷則夾鍾亦六寸同南呂而皆有小餘
者以姑洗居一而未嘗居五夾鍾居十二而未嘗居
六故尚有小餘也然姑洗居一爲十二律之始夾鍾
居十二爲十二律之終是以姑洗雖有小餘而尚得
天之中數以爲五寸夾鍾雖有小餘而尚得地之中
數以爲六寸與他律不同也此見大餘脗合造化○

七
載數九坤數六五十四者六九之數也不九上六下
下者此亦未封地反兩其五十四即一百單八兩其
一百單八即乾之策二百一十二其一百單八
即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元會運世之總數今小呂合
林鍾二分無射二分應鍾二分大呂七分姑洗七分
仲呂七分太簇九分夾鍾九分蕤賓九分止得五寸
四分此見小餘脗合造化○陽每爻之數陰每爻
之數六乾陽爻三得數九坤陰爻三得數十八震陽
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三坎陽爻一得數一陰
爻二得數十二艮陽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

巽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離陰爻一得數六
陽爻二得數六兌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合
之得一百單八故兩其一百單八即爲乾策此見小
餘脗合造化

定律說黃鍾九寸漢以來已然矣弘治中莆田有李
文利者謂黃鍾爲三寸九分其說頗高偉所論著律
呂元聲可見後金谿黃積慶作樂律管見即墨王邦
直作律呂正聲此兩書與元聲即小異至其謂黃鍾
三寸九分大抵皆文利說也文利謂黃鍾三寸九分
升六分而大呂爲四寸五升九分而太簇爲五寸四
升九分而夾鍾爲六寸三升九分而姑洗爲七寸二
升九分而仲呂爲八寸一升九分而蕤賓爲九寸降
六分而林鍾爲八寸四降九分而夷則爲七寸五降
九分而南呂爲六寸六降九分而無射爲五寸七降
九分而應鍾爲四寸八大率諸律皆以九分升降獨
太呂當升月陽尚微而不能進升故其升以六分林
鍾當未月陽尚盛而不至于進降故其降以六分此
其說誠簡易可聽黃積慶十二律分寸率本文利王
邦直亦本文利而九六升降與文利又復小異謂黃
鍾三寸九分升九分而大呂爲四寸八升九分而太

族爲五寸七升九分而夾鍾爲六寸六升九分而蕤
洗爲七寸五升九分而仲呂爲八寸四升八分而蕤
賓爲九寸降九分而林鍾爲八寸一降九分而夷則
爲七寸二降九分而南呂爲六寸三降九分而無射
爲五寸四降九分而應鍾爲四寸五降六分而黃鍾
爲三寸九此兩說即互有得失然皆獨創天下聞其
言而悅之於是信古者既斷然以黃鍾九寸爲是而
以三寸九分爲非好奇者又斷然以黃鍾三寸九分
爲是而以九寸爲非始余以兩說相提而論文利謂
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還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
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已漸降而還律乃反
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未嘗弗是且造化
升降必皆以漸固未有驟然而升降者必如史遷之
律是黃鍾之大呂不過降六分有奇而大呂至太簇
不過降三分有奇太簇至夾鍾不過降五分有奇夾
鍾至姑洗降三分有奇姑洗至仲呂降五分有奇仲
呂至蕤賓降三分有奇蕤賓至林鍾降二分有奇林
鍾至夷則降四分有奇夷則至南呂降二分有奇南
呂至無射降四分有奇無射至應鍾降二分有奇而
應鍾至黃鍾忽驟升四寸二分四釐天地盈虛消息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九

或謂不應遽爾懸絕至此其說誠未嘗弗是余
說推之一六最少而河圖一六居北一尤最少而洛
書一實居北坤數六六最少而先天坤實居北坎數
一尤最少而後天坎實居北則黃鍾居北方子位
者其律數當亦少似果當以黃鍾爲三寸九洛書九
居南而河圖合二七以爲九亦居南先天乾居南而
易曰乾元用九後天離居南而離爲九則蕤賓居南
方午位者其律數當亦爲九似果當以蕤賓爲九寸
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律呂本於洛書以東南爲根宗
以黃鍾爲主本而洛書東爲三南爲九合之爲三九
則黃鍾似果當爲三寸九尚書曰身爲度康節曰指
節可以觀天夫中指端爲蕤賓而中指獨長則蕤賓
似果當爲九寸名指端爲林鍾而名指微長於食指
則林鍾似果當爲八寸四食指端爲仲呂而食指微
短於名指則仲呂似果當爲八寸一小指卑猶應鍾
而小指乃更短於食指則應鍾似果當爲四寸八大
指尊猶黃鍾而大指乃更短於小指則黃鍾似果當
爲三寸九文科之說誠未嘗不是顧余獨疑自千載
以來世皆謂黃鍾爲君矣寧有黃鍾既爲君其律本
三寸九而千載誤以爲九寸卒莫能釐正是三寸九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十

卷十一 樂類

五

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

卷十一 樂類

備十二律然無微簫管笙即備十二律然其可得分寸獨琴備十二律其微有短長可因以標古律故壹意以琴微爲準。

疑古第二

凡造化必有中，有中則左右得傷，此以生短長。東西得傷，此以定升降。古今諸律法，冬至而後，所盈所損益幾何，卽夏至而後，所縮所損益幾何，是冬至夏至固造化之中也。十二律所謂中安在乎？黃鍾居子，蕤賓居午，黃鍾蕤賓固十二律之中也。乃今所居位，其左右諸律皆左，亦爲損分，右亦爲損分，非前益而後

入編類集

卷十一 樂類

三

損，非左損而右益。黃鍾蕤賓果可得爲中乎？無將左右律則可謂左損右益矣。然無射律之幾盡者，既非當蕤賓夏至之半，又非當夾鍾南呂春分秋分之半，果可以無射爲中乎？況其左益者但一律，而其左其右其損者乃十律，無射又可得爲中乎？無射既非中，蕤賓又非中，黃鍾又非中，則此律遂漫然無紀，將安從定中聲也？夫盈天地間一而已矣，一卽十也，十卽一也，故遲六卽疾必四，朓三卽縮必七，不如是則十不成，化不滿。今其左右律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消於此，亦不必長於彼，盈於前，亦不必縮於後，尚猶得爲

律曆一道

律曆一道乎哉？夫升降階可以譬律也。人降山亦然，月之盈虧潮之進退晝夜刻之短長皆可以譬律。大率有升必有降，其消息必以漸損益必適均。今黃鍾至無射十一律皆遞降，而應鍾始一升，是有降而無升，且其降也漸而其升則驟，是消息不以漸抑十一律損益所少者不過二分二厘而多者遂至四寸三分，是損益非適均也。必如漢律，是戒途者日行九十里，至戌第不過或五十步而止，或百步而止，乃至亥忽疾行四十三里，是以九十策分子十有二，人其十一，人人不過二策三四五策，其一人獨四十三策，謂有是乎？此其說多可疑，請以漢律及大宋二曆布爲圖說以觀損益較今視曆若畫一也。

入編類集

卷十一 樂類

七

漢律損益圖

合相不似蒼六損六縮六盈六曆與 作者卷一十考校

[illegible]

律書度管仲不過謂宮聲濁宮數多而商次之角又次之徵又次之羽又次之姑爲此以示則猶云如宮聲八十一則商聲當七十二角聲當六十四徵聲當五十四羽聲當四十八其多寡相去之數當大畧如是欲制律者必哀多益寡適得其平而不虞後之人遂移其損益於律也孟子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因管氏謂五音三分損益而亦復以十二律爲三分損益則是以五音正六律而不得以爲六律正五音矣土旺四時自不與火金水木並論流行之序宮五音自不與徵商羽角並論流行之序宮既居中勿論則樂道象天南方屬徵由中央連至南方宮之外自當起徵矣徵爲夏商爲秋羽爲冬角爲春夏既生秋則自當以徵生商秋既生冬則自當以商生羽冬既生春則自當以羽生角春既生夏則自當以角生徵徵商羽角皆自上而下其序最順秋非在夏前商非在徵前不可謂徵上生商春非在冬前角非在羽前不可謂羽上生角必如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夏方爲順生而夏之生秋冬之生春皆爲逆生夏冬豈逆生者耶管子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分而爲徵徵聲五十四三分損一分

而爲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分損一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漢史所載之律同爲夏律乃此損而彼則益同爲秋律乃此益而彼則損舉一以吾不知所損欲冥合何圖所益欲潛符何候其爲此紛紛損益何耶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損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皆從益大氏皆穿鑿之談今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可也
疑隔八相生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謂十二律三分損益則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以黃鍾爲八十一管子謂徵聲五十四而淮南亦以林鍾爲五十四管子謂商聲七十二而淮南亦以太簇爲七十二管子謂羽聲四十八而淮南亦以南呂爲四十八管子謂角聲六十四而淮南亦以姑洗爲六十四誠可謂善于刻畫矣然黃大太夾姑仲則以二律而當一音以當宮商角徵林夷南無應則以三律而當一音以當徵羽可乎音但有五而

南	癸酉商金	乙	羽水	丁酉	徵火	巳酉	宮土	辛酉	角木
無	甲戌徵火	丙	宮土	戊戌	角木	庚戌	商金	壬戌	羽水
應	乙亥徵火	丁	亥宮土	巳亥	角木	辛亥	商金	癸亥	羽水

甲乙 秋冬 夏 丙丁 冬夏 戊 夏中冬 庚 中春秋 壬 春秋冬
金水火 水火土 火土木 土金水

納音之法，即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法。故謂之納音。納音若驗，則十律隔八相生，或猶足信。今方技家間一用之，而其符應皆不若納甲為妙。則納音何用也。
甲子為水，甲寅為木，甲辰為土，甲午為火，甲申為金，甲戌為水，甲子為水，甲寅為木，甲辰為土，甲午為火，甲申為金，甲戌為水。
 之法，以甲子為水，甲寅為木，甲辰為土，甲午為火，甲申為金，甲戌為水。雖其所立之法，縱則以宮角商羽徵為序，而橫則以間一伏一為變，未嘗不有合于潛見錯綜之意。
八音類集 卷一 樂類 三

之而不效驗之而不應，則納音必不足信。納音既不足信，則隔八相生之法，無所考驗。論樂者亦不必以此說為宗矣。況其以金始以水終，而又以癸巳之水甲午之金為居中之筭，則亦未識律呂象天從南徵而不西商之妙，又何足與之論樂也哉。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大太夾四清聲，此即旋相為宮之法。
 律何以有四清聲，此起於禮運旋相為宮為之者。蓋黃鍾為宮，則大呂為黃鍾之商，太簇為黃鍾角，夾鍾為黃鍾徵，姑洗為黃鍾羽。大呂為宮，則太簇為大呂之商，夾鍾為大呂角，姑洗為大呂徵，仲呂

為大呂羽。太簇為宮，則夾鍾為太簇之商，姑洗為太簇角，仲呂為太簇徵，蕤賓為太簇羽。夾鍾為宮，則姑洗為夾鍾之商，仲呂為夾鍾角，蕤賓為夾鍾徵，林鍾為夾鍾羽。姑洗為宮，則仲呂為姑洗之商，蕤賓為姑洗角，林鍾為姑洗徵，夷則為姑洗羽。仲呂為宮，則蕤賓為仲呂之商，林鍾為仲呂角，夷則為仲呂徵，南呂為仲呂羽。蕤賓為宮，則林鍾為蕤賓之商，夷則為蕤賓角，南呂為蕤賓徵，無射為蕤賓羽。林鍾為宮，則夷則為林鍾之商，南呂為林鍾角，無射為林鍾徵，應鍾為林鍾羽。此皆得十二律正聲以備五音矣。至夷則為宮，則南呂為夷則之商，無射為夷則角，應鍾為夷則徵，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不復為他律所役。既不敢以黃鍾為夷則羽，而夷則又不可有商角徵而無羽，故不得不置黃鍾清以為夷則之羽。若南呂為宮，則無射為南呂之商，應鍾為南呂角，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南呂徵，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南呂徵，而南呂又不可有商角而無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南呂徵，而復置大呂清為南呂之羽。若無射為

宮則應鍾爲無射之商，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無射角，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爲無射角，而無射又不可獨有商而無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無射角，大呂清爲無射徵，而復置太簇清爲無射之羽。若應鍾爲宮，則十二律至應鍾已窮，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應鍾之商，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爲應鍾商，而應鍾又不可無商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應鍾商，以大呂清爲應鍾角，以太簇清爲應鍾徵，而又復置夾鍾清爲

八種類集

卷十一 樂原

五

應鍾之羽，是夷則窮於羽，而後有黃鍾清，南呂窮於徵羽，而後有大呂清，無射窮於角徵羽，而後有太簇清，應鍾窮於商角徵羽，而後有夾鍾清，至應鍾爲宮，以黃鍾清爲商，大呂清爲角，太簇清爲徵，夾鍾清爲羽，則十二律旋宮已備，無所復用他律，清聲爲商角徵羽，故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無清聲。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林太南四清聲

此則旋相爲宮之法

此說卽前說，特前說以黃大大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序，而此說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

仲爲序，前說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而此說以宮徵商羽角爲序，差微不同耳。

如思說似樂，但有十二律，恐未必有變律，恐未必有清聲。此清聲以爲有，則十二律疑必皆有，以爲無，則十二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大夾有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常有四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卽差不同，而其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猶有四清聲乎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六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

八種類集

卷十一 樂原

五

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徽，瑟之二十五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簧，箎遂之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爲吹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六絃，簫箎遂之六孔，每一絃一孔，皆具二律，則十二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編簫之十二管，和笙之十二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二律之驗也。何者？造化有翕闢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翕闢之理，故其制爲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爲翕，瑟則兩絃合一律以爲闢，箎遂則一孔具兩律以爲翕，簫

笙則兩簧兩管合一律以爲闢造化有縱橫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縱橫之理故其制爲樂使瑟則得其縱以爲絃琴則得其橫以爲徽笙則得其縱以爲簧本笙以該遂則得其橫以爲孔樂之十二律正體也琴之十二絃簫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也然造化有參伍錯綜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參伍錯綜之理故其制爲樂既半而爲六以入於十二之內復倍而爲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如是又自六聚之於五以爲五孔之壎土數五土最又自二十四散之於三十六以爲具五音而不具十二律所以尊二也

三十六簧之笙而然後收之於象一元太極之鼓聖人之制器即所以象律聖人之作律即所以定器豈有律呂之目既非十二律之用正又非六律之用半既非二十四律之用倍又非三十六律之用參乃此則十二律之外以黃大太夾爲四清彼則十二律之外以黃林太南爲四清既謂正律有十二正半律有十二變律有十二變半律有十二而編鐘編磬每一虞之間又徒具十六枚而不備陳四十八枚之數况唐制十六枚雖具又往往多不考擊如張文收所謂啞鍾之類則又惡在其爲四清聲也以余揆之天地

間自有理聖人作樂自有造化古今所傳樂器凡非應五應六應十二與二十四三十六諸數其它如所謂韶簫十管管簫二十二管巢笙十九簧之類皆後人附會聖製以自成其私說恐不得謂之雅樂况簫管簫遂除吹孔之外皆正具六孔已明示六律十二律之意而晉魏唐宋乃以管色十六字淆之四一工凡諸字既有下四上四下一上一下工上工下凡上凡之別而五之一字至有上五下五緊五之別或一絃而具二律或一孔而具三聲宜乎四清之說得盛行於千世而余終嚚嚚不敢發一語以相質也

官縣之制凡國有大祭祀大朝會則鐘磬各十二皆畢陳四面如居肆故曰全爲肆若但小祭祀則十二律但半設如半牆故曰半爲堵如必執周禮全爲肆爲四四當十六枚則周禮小胥有肆必枚十六之說耶夫旋相爲宮此禮運之言也五音六律十二管亦禮運之言也今晉魏唐宋徒欲爲旋宮之謀遂虛增四清之律而不計旋相爲宮之上即明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均之爲禮運而十一字之中酷信其下文之四字而必不信其上文之七字非余所敢知矣疑十二律之外復有變律正半律變半律即子律即子聲

禮運謂五音十二律此必律但有十二必不復有律有變律已非矣而又云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此恐非必如若說是正律十二變律十二正半律十二變半律十二總之凡四十有八然則聖人何不曰四十八律乃第云十二律耶究推其意第因樂記謂宮爲君而漢儒謂黃鍾卽宮遂亦以黃鍾爲君又因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爲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鍾故多爲變律以避之其情婉其法嚴其詞正誠可謂得尊君大義矣然無射爲宮黃鍾爲商無射四寸八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夷則爲宮黃鍾爲角夷則五寸五寸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仲呂爲宮黃鍾爲徵仲呂六寸五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徵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火鍾爲宮黃鍾爲羽夾鍾七寸四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羽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

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是則是減黃鍾以尊無夷仲夾譬之猶抑君父以尊臣正樂記所謂陵所謂慢尚爲尊君耶黃鍾九寸九寸其體也今乃倏減爲八寸七分八厘有奇以爲黃鍾變律倏減爲四寸五分以爲黃鍾正半律倏減爲四寸三分八厘有奇以爲黃鍾變半律一黃鍾之律而人得三四分之以是說恐未可謂之尊君也夫黃鍾君也今既有正黃鍾又有正半黃鍾既有變黃鍾又有變半黃鍾一樂而四黃鍾是一天下而四君父何謂尊君耶律至于三寸九分以上卽其聲已涉太清僅可以爲道調法曲不可用矣今太簇變半律三寸八分以上所用者尚有太簇變半夾鍾正半姑洗變半仲呂正半蕤賓正半林鍾變半夷則正半南呂變半無射正半之九律恐不免過于輕清幾於噍殺而不可爲中和之音尚可用耶律呂相去至七厘卽神瞽師曠亦未必能辨矣今南呂變律去南呂正律但六厘八毫應鍾變律去應鍾正律但五厘二毫姑洗變半律去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南呂變半律去南呂正半律但三厘九毫應鍾變半律去應鍾正半律但二厘六毫樂道卽精微有能辨析至三厘九毫二

厘六毫者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况南呂正半律之南
呂變半律相去但三厘九毫即已分爲兩律應鍾正
半律與應鍾變半律相去但二厘六毫即已分爲兩
律乃大呂正律與黃鍾正律相去已六分一厘四毫
而猶未分爲兩律耶

若黃鍾正律虛而不用而以黃鍾變半律旋相爲
宮則此黃鍾變半律以爲卽君而黃鍾正律又虛
而在上以爲非君而其名又爲黃鍾然則此黃鍾
變半律將名爲何者豈有處其位於君臣擬似之
間以周旋於二十八律之內而可以爲尊君者哉

疑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三

大天但有五星地但有五方造化但有五行世但有
五運人但有五常則樂之但當有五音而不當有七
音明甚章昭注國語乃平指七律爲七音何說也夫
黃鍾大呂太簇等律也宮商角徵羽音也上所問鳩
所對皆七律十二律無一語及宮商亦明矣昭何自
遂以律爲音也若七律卽七音則七音與天地並生
一搏一拊一絃一竹濁者卽宮商清者卽羽角八音

一陳七音畢見自必義作樂時已然矣非至周方有

七音周景王又何必以七律問伶州鳩又何獨以武
王爲對也吾正由鳩之說益知樂但有五音恭立調
之法凡起調必始於宮自宮至羽其多寡清濁之序
豈能皆順欲其不相陵犯此不過以上宮下宮順數
逆數爲別耳以宮居上而以宮商角徵羽順而數之
則謂之上宮以宮居下而以宮商角徵羽逆而數之
則謂之下宮宮之有上下卽卦之有上下此造化不
易之至理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
之序也夷則之上宮乃夷則居上爲宮而南無應黃

各次第相遞而下以爲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乃黃

鍾居下爲宮而應無南夷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
角徵羽黃鍾之下宮卽夷則之下宮其調雖異而其
律則非有異也太簇之下宮乃太簇居下爲宮而大
黃應無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角徵羽無射之上
宮乃無射居上爲宮而應黃大太各次第相遞而下
以爲商角徵羽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其調雖
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用
夷南無應黃五律以備五音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
宮用無應黃大太五律以備五則音之但止於五而

萬數不至於七已自可見總武王所用四調二十律而數之黃鍾凡四用大呂凡再用太簇凡再用夷則凡再用南呂凡再用無射凡四用應鍾凡四用而總之所用不過夷南無應黃大太之七律則鳩之所謂七律已自可見而反指七律以爲七音何也夫夷則之上宮卽黃鍾之下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夷則之上宮曰羽名黃鍾之下宮曰厲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太簇之下宮曰宣名無射之上宮曰蕤者月言宜蕤四調名也亂者樂之卒章也國語蕤字下亂字此卽周易反對之卦自上而下

順而數之則爲乾下坤上自下而上逆而數之則爲坤下乾上而聖人於乾下坤上必名之曰泰於坤下乾上必名之曰否庖羲之卦同而名異卽武王之調同而名異此造化天然之妙自當如是詳見阮韋昭革不察於此而誤指以爲七音遂使變音變徵之說更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甚矣昭等之足害天下也

武王七律五音圖

國語周景王問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二王之德也反及蕤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蕤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三代樂制俱亡於秦火惟此篇幸存乃萬世樂律之根本也今創成此圖簡易明著一覽洞然使延壽京房輩見之必不謂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矣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夷 南 無 應 黃

自上而下

黃鍾之下宮名之曰厲

羽 徵 角 商 宮

夷 南 無 應 黃

自下而上

夷則之上宮亦夷南無應黃特夷則之上宮宮起於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黃鍾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觀其律止於用五則樂之止於五

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宣

羽 徵 角 商 宮

(無) (應) (黃) (大) (太) 而自上下

無射之上宮名之曰蕤以此為樂之平章

宮 商 角 徵 羽

(無) (應) (黃) (大) (太) 而自上下

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

皆用夷 南 無 應 黃

夷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

皆用無 應 黃 大 太

古帝王制調未必十二律悉用故武王象成四

調惟用夷南無應黃大太七律伶鳩之對謂鶉

火之分乃張十三度天駟乃房五度自張歷翼

軫角亢氏至房凡七鶉火居午天龍居子自午

歷未申酉戌亥至子亦凡七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龍所歷皆七辰故其樂用

七律曷常以七律為七音也

音可知矣

太簇之下宮

太無射之上宮

太無射之上宮

太無射之上宮

總此四調止用

夷南無應黃大

太七律周景王

所問七律即此

古帝王制調未必十二律悉用故武王象成四

調惟用夷南無應黃大太七律伶鳩之對謂鶉

火之分乃張十三度天駟乃房五度自張歷翼

軫角亢氏至房凡七鶉火居午天龍居子自午

歷未申酉戌亥至子亦凡七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龍所歷皆七辰故其樂用

七律曷常以七律為七音也

謂五行之外土木火水復有餘氣此傳自梵竺前代

諸家曆所不道律呂天道也五氣之外既非有它餘

氣則五音之外必非有它變音今謂有變宮變徵非

也若謂十二月之外而復有閏月似亦當五音之外

而復有變音則曆法必越六十月而方閏兩月今正

音不過五而變音即有二尚可謂律曆一道然則是

置閏之法越五月輒當再閏亦不必五歲而後再閏

寧有是耶衰周而後諸作者往往各以其所制為音

如所謂九歌八風七音之屬皆是凡所為七音或不

過以調言或不過以器言第年代綿邈無可考見耳

若果謂七音即七聲言七音即不必復言五聲言五

聲即不必復言七音而晏子對景公曰太叔對趙簡

子乃皆云以七音奉五聲此又何也禮運謂五音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六韜謂律管十一其數有九音

論樂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疑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林鍾

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造化但九音其謂有

七音已非五音為虛位無定律其專指黃鍾為宮太

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

應鍾為變宮則尤非此所云云謂其為黃鍾一均猶

可。若通論十二均，則五音周流上下，變動不居。以黃鍾爲宮，或時以黃鍾爲商，或時以黃鍾爲角，或時以黃鍾爲徵，或時以黃鍾爲羽，或時以大呂爲宮，或時以大呂爲商，或時以大呂爲角，或時以大呂爲徵，或時以大呂爲羽，寧有定在。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宮徵商羽角乃五音流行之序，宮商角徵羽乃五音多寡之數。五音在天地彼豈自知其多寡之數，不過自率其流行之性。一音長則一音必短，一音抑則一音必揚。蓋長則其氣匱，其執自不足而易短；抑則其氣緩，其執自餘而易揚。卽四時多寡之序，夏以二七之少盈而爲四九之秋，秋以四九之多匱而爲一六之冬，其大要亦不過如此。故五音但當論宮徵商羽角流行之序，不必論宮商角徵羽多寡之數。

疑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律定於器者也，聲生於數者也。其數八十一，卽其聲自爲八十一數之聲，其數七十二，卽其聲自爲七十二數之聲，必未有數爲八十一，而聲爲七十二，亦未有數爲七十二，而聲爲八十一者。夾鍾之數七十四也，林鍾之數六十也，若五音果有

八編彙纂

卷八

律

數，則宮數八十一，宮之數已定矣。豈復能爲七十四，又豈復能爲六十。周禮又何曰禮天神則夾鍾爲宮，禮地示則林鍾爲宮耶？此一宮也。夾鍾旣可以爲宮，林鍾又可以爲宮，黃鍾又可以爲宮，是宮之周流變動已自可見。高偉如文利乃猶謂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變宮聲五十，變徵聲七十，審密如邦直乃猶謂宮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二，角聲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是何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亦不能自免有如此哉。

八編彙纂

卷八

律

管子之意未嘗不佳，特其詞微有語病。而淮南龍門輩見其謂宮聲八十一，遂亦以黃鍾爲八十一，又妨於黃鍾九寸，遂變其說，謂律法當以九分爲一寸，以強合九九八十一之數。天下豈有九分可以爲寸者哉。

疑七音爲七始。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黃鍾爲天始，太簇爲人始，似矣。林鍾乃未律，非丑律，林鍾可爲地始耶？孟冬爲十月，十月建亥，應鍾亥律，謂應鍾爲冬始，似矣。寅太簇爲春始，而姑洗則三月，巳仲呂爲夏始，而蕤賓則五月，申夷則爲秋始，而南呂則八月。

姑洗可爲春始蕤賓可爲夏始南呂可爲秋始取周
禮祭地示以林鍾爲宮其意指至爲精遠非獨謂林
鍾陰生其氣類與地相合陰生於蕤賓非生於林鍾
若因周禮以林鍾禮地示遂指爲地始然則圓鍾禮
天神又何不以夾鍾爲天始耶且虞書但云以五聲
十二律察治忽曷嘗有所謂詠七始云云也而漢志
輒率意增之唐宋諸儒不信虞書乃深信漢志不疑
何耶

疑漢律絲忽初杪 造化但紀大凡不必太細及毫

未譬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舞典多言之則曰葢三

編樂纂

卷十一

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外而多言
一日易繫少言之則曰凡三百六十當葢之日是於
三百六十五日之內而少言五日乾坤二策皆有畸
零而易繫但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則造化之數但當舉大凡而不必細及毫末
已自可見樂道雖至微然亦至寸分卽可以已矣今
必欲定某律爲幾釐幾毫幾絲某律爲幾忽幾初幾
杪同爲十二律乃某律或有寸而無分某律或有寸
而有分某律或有分而無釐毫某律或有釐毫而無
絲忽甚至併釐毫絲忽初杪而俱有之

終

八編類纂卷之十三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觀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
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曆一道也如
欲定律恐當從古今曆法從曆損益則十二律分
寸自真分寸既真恐不必專倚候氣

律呂元聲律

蕭田李文理其分寸先加後減○黃
金聲黃鐘慶樂律管見分寸並同○鐘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三

三寸九

大呂四寸五
太簇五寸四
夾六寸三
姑洗七寸二
仲呂八寸一
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
夷則七寸五
南呂六寸六
無射五寸七

寸七

應鐘四寸八

律呂正聲律

即墨王邦直其
分寸先加後減○黃
鐘三寸九
大呂四寸

八簇

五寸七
文六寸六
姑洗七寸五
仲呂八寸四
蕤九寸

林鐘

八寸一
夷則七寸二
南呂六寸三
無射五寸四
應鐘四寸五

冬至

一丈二尺
一丈三寸
一丈二尺
一丈二寸
一丈二寸

大寒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雨水

七尺
七尺
八尺
八尺
八尺

雨

七尺
七尺
八尺
八尺
八尺

春分

五尺二寸
五尺二寸
五尺二寸
五尺二寸
五尺二寸

穀雨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小滿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夏至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大暑

二尺
二尺
二尺
二尺
二尺

處暑

三尺三寸
三尺三寸
三尺三寸
三尺三寸
三尺三寸

秋分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霜降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小雪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宋皇祐曆

前四曆見冬至後逐氣皆減夏至後逐氣
皆加此一曆見冬至後逐氣皆減夏至後逐氣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三

皆加

冬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皆減

冬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初日

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二日

一丈二尺八寸四分
一丈二尺八寸四分
一丈二尺八寸四分
一丈二尺八寸四分
一丈二尺八寸四分

三日

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四日

一丈二尺八寸二分
一丈二尺八寸二分
一丈二尺八寸二分
一丈二尺八寸二分
一丈二尺八寸二分

造化消息

冬至後以漸而減夏至後以漸而加試觀
此五曆自見古今諸曆莫不皆然其獨舉此五曆乃

舉二以例其餘

見前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此五曆

自見古今諸曆莫不皆然其獨舉此五曆乃
舉二以例其餘見前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舉二以例其餘

見前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後代亦如是

統亦如是漢偏統亦如是中國亦如是亦如是漢皆冬至以後從損夏至以後從益與律諸律冬至以後從益夏至以後從損不同恐元聲見正聲未可爲一律準則也

擬候氣定律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黃鐘九寸四分奇林鐘六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應鍾四寸六分奇於一密室各從其方位斜埋地中令上與地平以覆灰實管中以羅殺覆其上每歲十二月各如月象○候氣說亦未候本月則本律灰飛它律灰皆不飛○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月令有言孟冬之月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天地之

八編類集

卷一

子

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豈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又一氣耶夫所謂某律幾寸幾分某律幾寸幾分必無論地高平地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爲某律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下即撮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耶夫水氣也候消長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彼已消艸木氣也候榮瘁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彫而彼已謝何者地不同故也地有高卑

土有疏密即氣應亦宜有蚤晚先後安得此按月所應氣東西南北皆適距地面幾寸幾分無短長耶長安洛陽地安見其遂可爲天地準則於此候氣能毫髮不爽耶造化既有升必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而後艸木敷榮或陽氣已出地無餘矣姑洗仲呂諸管將安施耶仲呂爲四月之律其長凡六寸五分八厘有奇安有時至四月其陽氣猶然在地距地面尚六寸五分有奇者耶若陽氣當四月尚距地六寸五分然則二月三月四月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彼謂冬至之氣距地面九

八編類集

卷一

四

寸大寒之氣距地面八寸三分雨水之氣距地面八寸春分之氣距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距地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距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面尚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發揚地下也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稊實五月律也今其說謂稊實之管長六寸二分八厘此必謂夏至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不知此距

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升爲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理耶。若四月小滿距地面六寸五分八厘者。爲陽氣。而五月夏至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爲陰氣。則是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搏換何時。陰驟生於何鄉。陽驟散於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儻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遠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遠飛七月之灰。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五

也。耶芒種後。即有濕。有濕則灰必濕。不能飛。候律者。欲糞質飛。灰意必卜高燥地。爲緹室。以避濕。地形高。則得氣差。不易。豈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其他卑濕地。亦但距地面六寸二分耶。若高燥地。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其它卑濕地。土疏潤。氣易升。距地面或不過六寸一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爲糞質。而卑濕地所得氣。已爲林鍾夷則。又安在爲糞質。六寸二分耶。且應鍾已屬十月去冬。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寸四分六厘。其氣距地面。猶四寸六分。有奇。則是陰氣距地四

俗說

寸。即潛消入地。陽氣距地六寸。即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時將何以成。升降成造化耶。即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飛灰。距地六寸。則林鍾飛灰。然氣來則混齊而至。皆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即黃鍾大呂二管宜亦飛。飛林鍾管動。即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飛。飛今曰某月。則某律葭飛。它皆不應。是此氣有知己。試管輒弗入。未必試之。管乃入耶。夫候大呂時。黃鍾管必猶在未去也。候太簇時。黃鍾大呂管必猶在未去也。即令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恐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隨鍼出。八編類纂

卷十二

六

五日之中漢天子即賢竊恐不再日即已倦先五日
後五日則十日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可十日待耶設
漢亦如周制以冬至享南郊以夏至享北郊則先五
日天子且齋尚候氣耶設謂志所云第天子御前殿
遣八能於它所候氣非必天子自候則漢志所云殿
中候用玉律十二此何說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
能而必曰合八能之士權土灰候鍾律豈遣官謂耶
設不於殿陛或第令在它所候則八能各以候狀聞
太史封上又可信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
入月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輒盡或

八編類集

卷一十二

七

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
耶十二按斜瘞地下內卑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
有四按月皆應之說尤屬欺謬信都芳必有它謬巧
妖術而好奇者遂相緣飭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輒
指天知孟春氣至則北齊時第當瞻雲又何必候氣
漢齊諸廷臣其深信不疑何耶夫尺長則入地深氣
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
即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反云魏杜夔用後漢尺
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柄誠用古玉管及宋
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灰飛律長反不飛耶

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人主乃當世卒不寤即千
世後卒亦不寤豈毛爽祖孝孫信都芳等凡為此說
皆此類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短長至二寸有奇
者有短長至三寸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
者定寸由元史曆志而觀郭守敬所糾前代冬至有
誤先一日再日三日者有誤後一日再日三日者所
云應候其將以何者為候彼尺寸猶莫知何者寸為
真是彼節候日猶莫知何者日為真是而猥云以某
節候某氣果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緹
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每歲時第令

八編類集

卷一十二

八

一太常候氣已足又安所用馮相氏測景為耶凡候
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當為改曆耳然冬至曆
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為又明年曆則天地之
氣俄頃變化可前定耶夫曆則通年一更而律則一
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為者耶以余揆之冬
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它諸節候疑皆可定此誠當
候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周官保
章氏常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
鄒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按歲時無

當此其說唐貞觀而後已不見國史。或唐宋已識之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氏馬不至龜不呈即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緹室取竹必弘農宜陽金門取葭莩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設教蓋人臣欲依託和氣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按以感動人主。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發明吾所定此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圭撮致疑令天下可知而不可言可疑而不可知耳。如是即令與天壤並峙何害若果謂有關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厝乎則漢帝前殿所合八能之士與齊田曹參軍陳山陽太守人稱類事卷十二當自知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疑用古望臬分寸定律

西京銅望臬 金錯望臬 司天監景表尺 舉一以同

其○望臬則以測景晉荀勗宋丁度請以此參驗律則尤是顧其所測地不過以中土陽城爲中非必當天地之正中。以故所測或百年或數十年甚或第五六年四三年輕復改測恐不可爲據宋皇祐去周顯德時何幾而皇祐曆視顯德欽天曆冬至顯德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六分皇祐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夏至顯德則景長尺五寸一分皇祐則景長尺五寸七分此何以說且何論年載久遠即比年而課皇祐

已丑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其明年庚寅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四分夫景之短長悉由望臬乃差殊若此彼已自不能依以定曆又安能借以定律若前代望臬可以定律則有宋三百年間恐不必十八改曆思非敢以爲信然矣

原理第四

理者何謂河圖洛書也圖書何以名理謂理從圖書出也古人以一黍之長一黍之廣至廷爭二十餘年誠以樂道精微第令差微芒纖忽即已非樂是不可不其難其慎者思之以所測質諸圖書其

八音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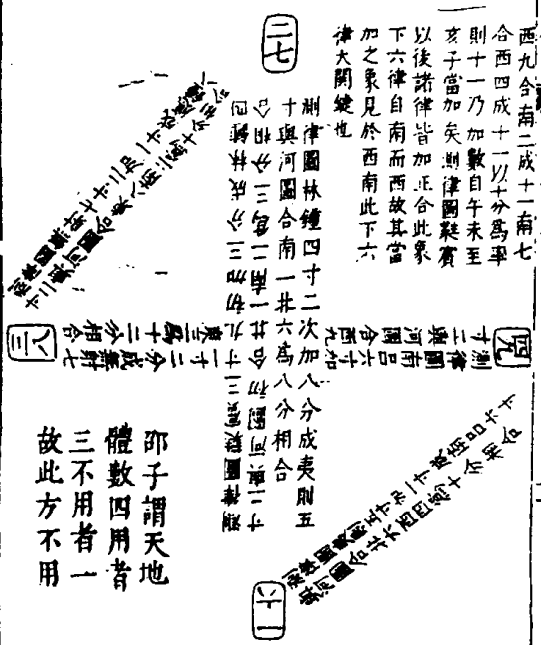
卷十二

上

幸而祖合亦可謂無所不合矣第恐語太繁則易厭故不敢多爲紀載此第其一二大較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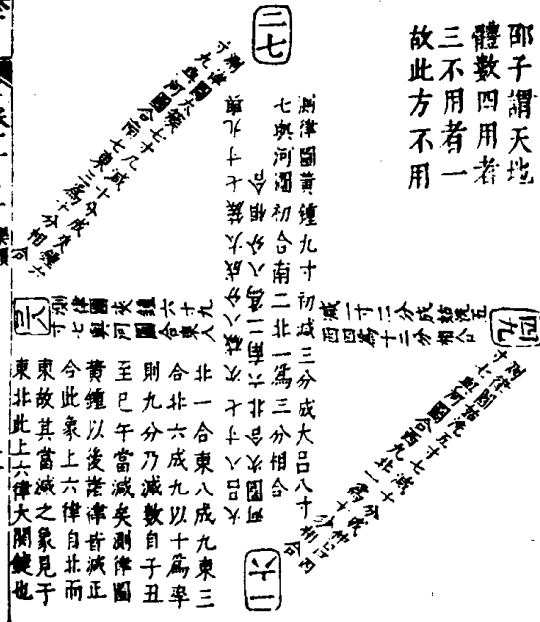
一合河圖○造化之根在小餘不在大餘測律圖小餘五十四分者天數九地數六六九五十四是河圖天地之象也凡萬物皆虛一以象太極小餘五十四并所虛象太極之一合之爲五十五是河圖五十有五之象也

測律圖次法河圖連對待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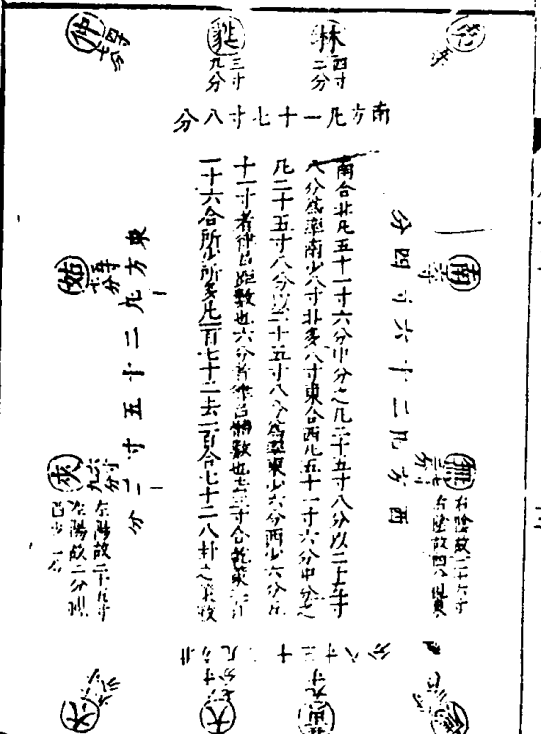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測律圖次法河圖連對待之圖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測律圖合河圖連合之圖



樂道象天而河圖以圓為用則是樂不但出于洛書
而且出於河圖見圖書之不可分而為二矣然則其
獨不用北六西四者何康節經世書曰天地體數四
用者三而不用者一測律圖明合二七九暗合一三
八是用者三明不用六暗不用四是不用者一記曰
樂由陽來者也非之一六一為陽而六為陰故合一
不合六西之四九為陽而四為陰故合九不合四
西北陰方則陰盛故避之而東南陽方則陽盛故不
避所以見樂之率神而從天也

合洛書○樂自洛書來洛書之數四十有五作之即
為九十故黃鍾終於九寸十二律始於蕤賓之三寸
九故三寸九為律呂之始數自蕤賓三寸九至黃鍾
九寸凡相距五寸一分故五寸一分為律呂之距數
六律六呂數皆用六於四十五而少六即律呂始數
之三寸九於四十五而多六即律呂距數之五寸一
三寸九是六虧於四十五之內五寸一是六盈於四
十五之外○測律圖用三八十二十八而虛一二二
四五六七九十一不用者亦虛中以爲體數之意其
所不用之(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二)合之凡四十有五
與洛書四十五數相合是用者亦合洛書之數不用
者亦合洛書之數此理最妙洛書之數凡四十有五
洛書用九律呂從洛書來故亦當用九今以九為則
除蕤之三寸九夾鍾之六寸九太簇之七寸九黃鍾
之九寸皆已得九不補矣林鍾四寸二分於九數
當補七分無射七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應鍾
八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大呂八寸七分七分於
九數當補二分姑洗五寸七分七分於九數當補二
分呂四寸七分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夷則五寸無餘
分於九數當補九分南呂六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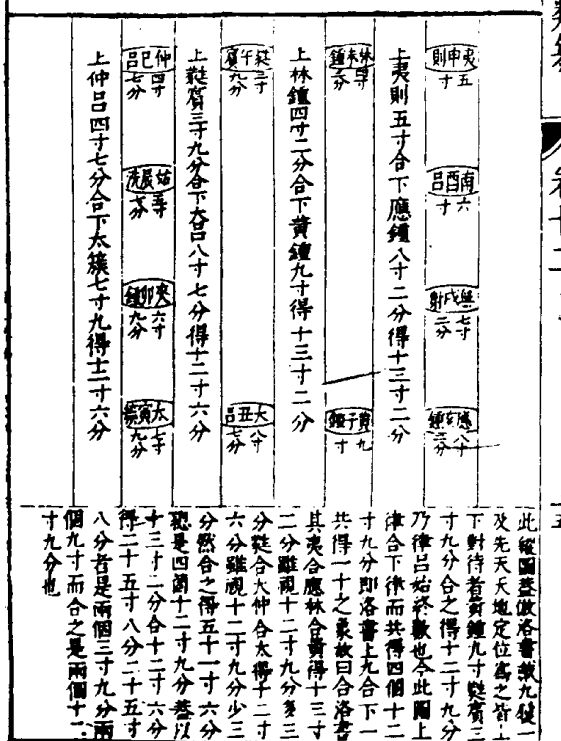
九分合林鍾所補之七分無射所補之七分
補之七分大呂所補之二分姑洗所補之二分
所補之二分夷則所補之九分南呂所補之九分凡
得四寸五分是補者亦合洛書四十五之數

人編類集 卷十二 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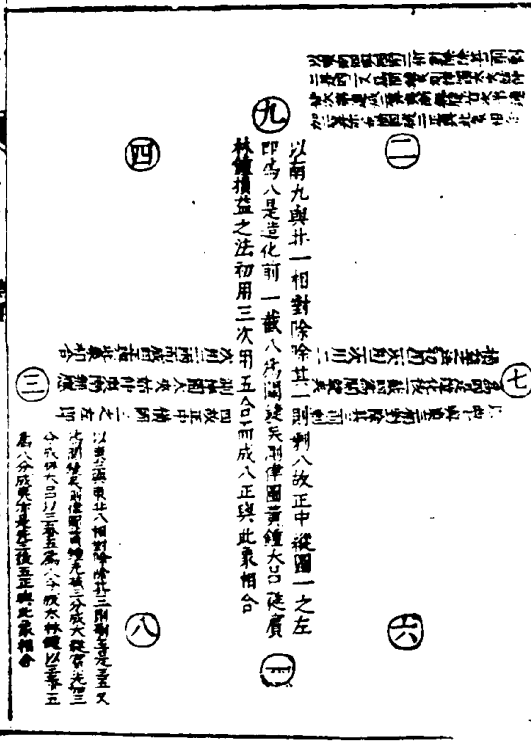
律圖次第損益洛書法次第連環對待之圖

此圖乃洛書四十五數相合是用者亦合洛書之數不用者亦合洛書之數此理最妙洛書之數凡四十有五洛書用九律呂從洛書來故亦當用九今以九為則除蕤之三寸九夾鍾之六寸九太簇之七寸九黃鍾之九寸皆已得九不補矣林鍾四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無射七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應鍾八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大呂八寸七分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姑洗五寸七分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呂四寸七分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夷則五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九分南呂六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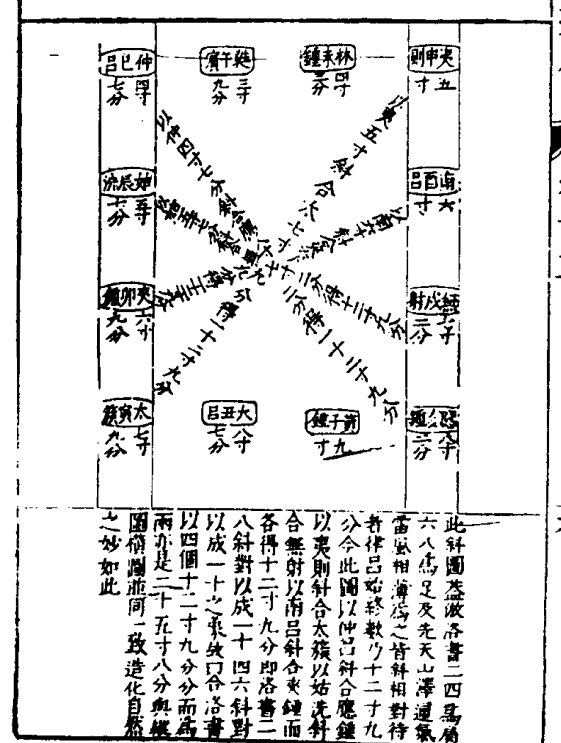
圖之天先及書洛合圖經寸分圖律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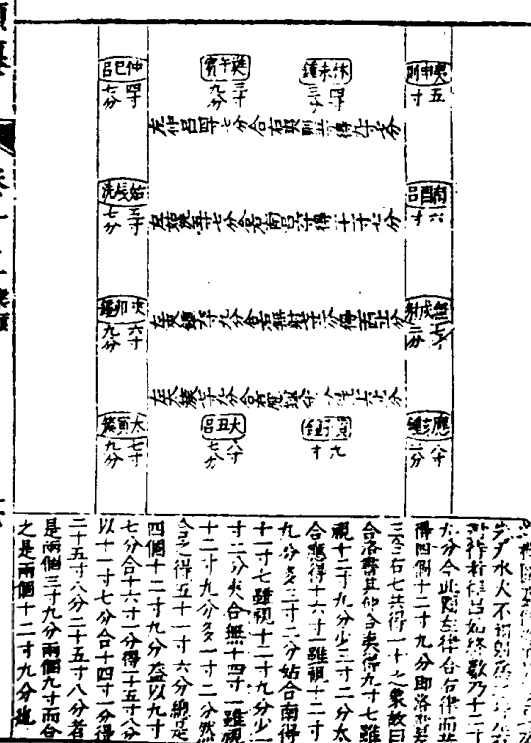
圖之待對環連第次書洛合法益損環連第次圖律測



圖之天先及書洛合圖律測



圖之天先及書洛合圖律測



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寸九分者，以十近九故也。亦近九而有八寸九分者，以八在九之下，而十則加於九之上，故避十不避八，即易爻不曰初多凶，而曰三多凶之意，以初在一之下，而三則加於二之上也。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四寸九分者，以四近五故也。十六亦近五，而有十六寸九分者，以十四在五之內，而十六則出於五之外，故避四不避六，即易爻不曰上多懼，而曰四多懼之意，以四在五之內，而上則出於五之外也。

合易逆數○千古諸儒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闢時即已備足，豈伏羲所能留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羲得置之於南，文王得移之於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愚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為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闢爭搏換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羲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生出

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為物流行四時雖有定所，實無定位。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土有定所。曆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於四季之末，是謂土無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土置於六卦之末，即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指其有定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於上四卦，坎巽之間以坤土參於下四卦，離兌之間即曆法以土寄旺於四季之末，是指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巽相易以乾兌離巽震坎佈為圖，而以坤土參於兌離之間，以艮土參

於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即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故孔子以為逆數律呂宮商角徵羽，即宮徵商羽角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無異。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羽角，或每音間二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羽角。又試置宮徵商羽角每一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或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是宮徵商羽角與宮商角徵羽夫豈可以異視而先儒乃交爭互執彼此相非，其亦未諳於造

化合一不測之妙矣。

邵子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則是而謂巽五坎六坤七坤八則非巽乃六非五坎乃七非六艮乃八非七坤乃九非八詳見別卷此所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特姑就先儒成說發明耳。

合易反對○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官即黃鍾之下官太簇之下官即無射之上官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武王七律圖已見前也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調當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官武王

人編類集

卷十二 樂類

七

七

必名之曰羽黃鍾之下官武王必名之曰厲太簇之下官武王必名之曰宣無射之上官武王必名之曰羸則十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當有名可知特名非人臣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羸而其後卒覆周者厲王與周者宣王代周者羸秦是樂道潛通造化寧容易作此累世名臣所以竟噤噤而不敢以請也

卦之有變爻既不失爲易則調之有變律又何足以病樂故吾茲以變爻與變律悉陳布爲圖以見脗合如欲音節不相陵犯此第在度曲者於一調之間善

爲調適自可以酌叶官商角徵羽成世矣
稽疇第六

箕疇自圖書出然必自河圖變洛書然後範成範九數樂九數知範然後知樂必如前代之說是範第出於書而非出於圖聖人亦不必則圖書作易矣夫洪範五行而已矣水火非有形無可以考驗聲律其自餘凡玉凡石皆土屬也凡穀黍皆木屬也凡金鐵銅皆金屬也欲定律思以爲與其求於黍與玉管於玉律於鐵權銅斛銅龠則何不獨歸本洪範則豈不猶爲守約乎哉

人編類集

卷十二 樂類

七

律合洪範說○洪範多做河圖而作王待制以爲非出圖恐非先儒以爲盡做洛書非也天地之間非潛而南見德所以默字于中者故箕子因河圖之非六而以六三德陳位於北事所以發揮於外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南二而以二五事陳位於南五事爲貌言視聽思爲恭從明聽睿爲肅又哲謀聖聖人以天聰天明南面而聽天下則五事正宜在南聖人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則三德正宜在北若謂做於洛書則六三德偏於西北二五事偏於西南是聖人之天德天事皆當以偏而不必以正以此

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若謂西北爲乾，以三德居於西北，或者欲武王潛養乾德，則西北乃退居之乾，非南面嚮明之乾，不可以垂衣而治，以此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五行默運於兩間而無迹者也。三德潛通於天載而無聲者也。故箕子因河圖一六在北，而即以六三德與一五行同位於北，卜筮天道也。五事亦天道也。故箕子因河圖二七在南，而即以二五事與七稽疑同位於南。八政之修舉在人，庶徵之應感在天。天人之理，毫不可誣。故因河圖三八在東，而即以三八政與八庶徵同位於東。攸好德與惡，則所以成此福極者，歲月日與星辰，則所以成此曆數者，故因河圖四九在西，而即以九福極與四五紀同位於西。是同方之五行，乃所以近防三德者。同方之稽疑，乃所以近防五事者。同方之庶徵，乃所以近防八政者。同方之五紀，乃所以近防福極者。若曰如一德一行不修，一事一政不備，則五行之造化，庶徵之災祥，稽疑之鬼神，皆隨在起而應之，甚至歲月日脩短之曆數，皆可以龜卜而數計，是箕子之微意，必如是然後可以垂訓。若以爲攸于洛書，則德自爲德，而應自爲應，天自爲天，而人自爲人，將何以警動人主，以此爲

說恐箕子不如是也。河圖之中五五也，河圖之中一兩其五亦五也，皇極一也，稽疑之雨霽蒙驛克貞悔七也，庶徵之雨暘燠寒風五也，五行在北五事在南，庶徵在東五紀在西，是河圖之中五運而爲南北東西之五，而四方皆已有五，即洪範錫汝保極之意，若如洛書，是東南有五紀之五，東北有庶徵之五，西南有五事之五，而東北何獨有五，且四隅猶然有五，而東西何獨無五，何以成會極歸極，以是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河圖也，非洛書也。洪範之爲貌爲恭爲肅爲雨爲露爲狂，莫非言水，爲言爲從爲乂爲霽爲暘爲僭，莫非言火，爲視爲明爲哲爲蒙爲煥爲豫，莫非言木，爲聽爲聰爲謀爲騁爲寒爲急，莫非言金，爲思爲睿爲聖爲克爲風爲蒙，莫非言土，則洪範之本於河圖已自可見。彼洛書既非有水火木金土之說，又安得謂洪範盡攸洛書也。夫此九疇也，自其四方之定數言之，以非一之五行合北六之三德得八，以南二之五事合南七之稽疑得十二，以東三之八政合東八之庶徵得十三，以西四之五紀合西九之五福六極得十六，以

北之八南之十二合東之十三西之十六得四十有九又自其連合之定數言之其自北左旋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東入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一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八以二十有一合二十有八亦得四十有九其自南右旋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東入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五以非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四以二十有五合二十有四亦得四十有九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其用四十有九若如洛書則南北東西之數與大衍四十有九之數皆不甚相合安得謂洪範盡做洛書也若洪範果做于河圖而非盡做於洛書則範之五皇極居中當亦以姑之五寸七夷之五寸並置於中合之爲一十口寸七分範之六三德在北當亦以夾之六寸九南之六寸並置於北合之爲一十二寸九分範之七稽疑在南當亦以太之七寸九無之七寸二並置於南合之爲一十五寸一分範之三八政八庶徵在東當亦以蕤之三寸九大之八寸七應之八寸二並置於東合之爲二十口寸八分範之四五紀九福極在西當亦以仲之四

寸七林之四寸二黃之九寸並置於西合之爲一十七寸九分夫律之成數十二寸九分也律之距數五寸一分也律之始數三寸九分也律之終數九寸也今五寸一分在南而即應律之距數十二寸九分在北而即應律之成數三寸九分在東而即應律之始數九寸在西而即應律之終數是謂合律北西體靜靜則不變而北西之小餘果皆九分東南主動動則必變而南東之小餘又以南之一分合東之八分而亦得九分是謂合律况東蕤之三寸九既爲九而合東大之八寸七東應之八寸二亦爲九西黃之九寸既爲九而合西仲之四寸七西林之四寸二亦爲九則十二律用九之象渾然一九疇用九之象又安可謂河圖體方與洪範九疇不合遂斷然以洪範爲盡做洛書也哉知洪範但有五行而無七行則律呂但有五音而必無二變抑又明矣

河 倣 範 洪

五

之五運子北臨五行成五運於
事而欲五運子東宮御微而為五
為五紀而成五周所謂紀文傳也

○內
○外
○合
○分

行五之休運

下易知微其淵

三南以七東以八西以五
中五即所謂金運年也
行德三
為以德三

[illegible]

圖範洪圖河合呂律

(南)黃牛

欽定四庫全書

(東)仲冬
林得凡八寸九分

七
庚子年

始五寸七分

光緒二十九年

坤
萬曆三十三年

何國志言相占天象其說既誕大行之後則河圖之內自有多有不必以調製外為二致但思條落者雖依律位見西南無律此亦無理故謂其與律呂不合豈審今天道朴樸無余而北為是天地也西南為後天地他故十二律不與此三方相應耶然此圖固係九寸刻約同出曲裏面皆為九分是九九四十五正三合各六之而四方為九有五又正合洪範九畴之乘射亦可謂渾渾井然微於清者也

大清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印)

疑案泰定律

洪範

○髮幾程日程衣幾稱度幾抄權

幾秤量幾粟古人以權度爲程度皆從禾意蒼頡始作字亦必以系黍生度量權衡良是思安敢以爲疑然亦須得秬黍秬黍出河東上黨羊頭山大雅謂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秬一桴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則疑必一桴二米者乃是古人以秬黍和鬱金艸爲酒謂之秬鬯必灌裸乃用之周召森大功王室天子享以裸禮如所以享先王乃用秬鬯洛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與江漢秬鬯一卣可見此皆謂秬黍不常有而可貴欲借此以明重今唐宋

取諸民間定律

輟動至數十百斛

安所得秬黍如許

乎設秬黍世多有不足言奇貴則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皆一桴二米漢史輒大書稱爲上瑞此何謂乎秬黍既奇貴不多有則唐宋所徵取必皆一米黍河東謂之黑黍此安可探律即令間有之度民間恐它日無以應亦未必肯上有司竊意世王探律時河東未必產秬產秬時世王未必探律或兩不會逢其適豈秦漢所傳律果周成宣漢任城縣秬黍所定者耶即宋乾德時上所出又云黍云果出潞州上黨又可信耶是秬黍非秬黍猶然不可知乃阮逸則

爭方積房庶則爭圓積率照則以縱黍系尺胡瑗則以橫黍系尺范鎮則主圓積馮元則主橫黍苟最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永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以十黍爲寸公孫崇則以十二黍爲寸劉芳則以十黍爲寸且阮逸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秬黍皇祐用烏園小黍此以彼爲非彼以此爲非紛紛藉藉殆如聚訟爭之至二十餘年猶然未已此何爲乎就而課之諸家之說即非必盡無長短顧思獨以爲天下理而已矣至於黍卽今果上黨

羊頭山

吾欲令律長亦微可易以大吾欲令律短亦微可易以細何者地有肥磽即所產有細大秬鬯即和氣所產吾但能必其皆一桴二米安能必其皆細

大適均吾將以何者爲定乎哉

黍之說謂其爲神道設教則是今黃鍾九寸雖定而大呂以下尚不知其律幾寸其律幾分乃忿爭於一圭一撮之間醜詆於一微一芒之際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爲此紛紛也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

洪範

土屬

○舜昭華玉琯夾

漢故鍾

舉一以例其餘

王律古玉律八枚古鍾第

○大氏廷議則論者必

爭同異而角爲勝不勝輒陰使人挾持先古陳寶
故伴爲不知相獻遺曰吾掘地得之何所或曰吾得
之某冢墓或曰吾得之敗亡國某遺臣故老之家耶
勝者亦意疑不勝者其中心非必降欲假託以爲信
故曩時詐欺者往往多有之吾不能更僕不然平時
此等物皆安在吾不聞有獻遺及一旦廷議發非田
父於野地得周尺即陳鏹掘地得古尺非吳人掘地
得銀尺即郡國得漢故鐘非汲郡發六國時魏襄王
冢得周玉律及鐘磬即零陵矣景於冷道舜祠下得
玉律何神物出適不先不後乃爾也荀勗與阮咸爭
律惡之出咸爲始平相何周尺遂獨現始平野地田
父彼何知非誤以爲石棄去之即實以爲玉斯藏之
矣縱微以告語人亦未必聞天下天下何從知始平
田父得周時玉尺也咸素善鐘律此玉尺意必咸已
先得愛其古輒據依此制作律與荀勗爭短長及不
勝得始平以去遂嗾令田父爲此安見其果周時物
也即令果周尺當時天王業久不省方矣意所在四
方尺短者自短長者自長豈必盡武王權量初制又
何足據依也舜所至同律度量衡費帛費玉意其葬
必以玉殉奚文學之說良是然自漢距虞幾千百年

矣彼玉律猶在耶即令果在疑舜祠下必尚有它
玉今獨得玉律一何說也唐虞時大喪禮祭必用
舜道崩乃遂以玉律葬耶
疑用古權量分寸定律洪範金匱○漢劉歆銅斛
以銅其斛○後周玉斗玉升○皆量屬漢一
貨泉貨布○後魏銅權○秦鐵秤權○漢錯刀環○
一以銅其餘○以一兩之重○秦千二百兩爲黃鍾之實以
生合升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先儒謂度量權
二餘爲黃鍾之重以生兩斤鈞石○
衡生於黃鍾而今者必待斛侖泉布而後徵律則是
度量權衡不生於黃鍾而黃鍾反生於度量權衡思
不知其可也夫從穀得禾復從禾以得穀因尺裁尺
復執尺以定尺盈天地間若此類何限則即令以律
生量衡而又復以量衡生律何害況荀勉丁度所請
以古雅器徵律夫以器徵律以律徵器則微獨可以
相成而且可藉手以正採前代之失令後世有所焉
依思何敢以爲非是第見謂拒黍既非必果一秤二
米則黍黍之初已不可爲典則黍黍差則斛侖泉布
皆差況大泉漢晉時所僞託大泉下論即長安秦鐵
秤開皇秦金版并州漢銅權建德殿漢圓石安知其
果如初否也嗟嗟上三下二秦天兩地圓而含方左
一右二其圓象規其重二均漢嘉量鳥足及此是周

官所謂嘉量也。馮翊府銅甬顧誠何如今誠得嘉量而參之。思豈憂律呂哉。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

洪範土金曰周尺劉歆銅斛尺一以銅其餘以生寸尺丈引

祖冲之銅尺。舉一以銅其餘以生寸尺丈引。所謂欲探律與其獨倚重黍。又不若準於尺。此非謂

欲但準周尺。漢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荀勗晉

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獨疑律曆一道。尺所以制律

亦所以測景。今漢尺是而漢曆卒差。晉尺是而晉曆

卒差何也。設謂天運潛移。曆有歲差。則律之與曆皆

稟氣於造化。恐未有曆已潛移。而律獨不移者。若律

亦潛移。則景祐康定間。去周漢晉幾千年矣。而周尺

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晉前尺。宋猶欲取以準律。何

也。夫所謂歲差。蓋總統運候而參併言之。當作曆時

已設為歲差。以總運候。非歲差外復有所謂天運潛

移者。如是則尺既不差。而曆亦宜不差。今尺是而曆

獨非此。又何說也。必欲為歆等解。第當曰。劉歆作尺

而非得與太初曆同時。蔡邕作尺。而非得與四分曆

同時。皆尺改而曆未改。則猶可援以相借。然荀勗親

在泰始。用其尺定律。則是而借其尺測景。則非。其又

何也。夫測景之地。雖必當天地之正中。而後其所測

始得真陽。誠非天中地也。此不過因周公卜洛之

而始存之。況此十復也。為崇山所蔽。虧有遠近。則其

景有短長。又凡測北極。大約率千里而差一度。有奇

皆不可不知。必景信而後尺信。必尺信而後律信。何

輕言律度也。唐虞三代時。其幅輳不及萬里。諸夏以

外。非輟跡可至。將安所施。土圭聖心。自有樂土圭之

說。為後世探律者設耳。然亦唯聖人為不假闕探。而

自得元聲。其自餘則非傳求於天地之內。植表於天

地之正中。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勝國統一

華夷。令郭守敬得南抵朱崖。北窮鐵勒。而彼其所測

景。吾安敢遽信。非守敬聰悟絕倫。雅有機智。所創授

時。曆多前人所未發。而彼其景表尺。吾安敢遽信。今

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即今欽天監表尺

是矣。然人言郭曆亦已差。則其尺又復有說。如必欲

探律。似但當詳定合朔及日月交食。使尺但聽命於

曆。而曆不聽命於尺。必合朔交食。與所推方位時刻

皆分秒微芒不爽。然後曆信。曆信則其尺亦信。夫然

後。可用以定律。顧合朔交食在天。必非可察見毫末

又惡能令分秒微芒不爽也。思以管敬仲宮八十一

商。七十三。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之說。推之

皆無則是十二律但當論分寸而不必有厘毫絲忽
秦漢相傳律乃必云某律幾厘幾毫幾絲幾忽幾初
何也彼其意徒欲及微秒以示精然非律本分矣
疑周有兩尺洪範土金○謂西周有兩尺不敢信周制
度量等既頒自內宰使司市質人掌稽之歲時猶必
遣合方氏大行人行天下同度量使齊一安肯令天
下有兩尺陳祥道引王制步說范鎮引周禮璧羨說
謂周法八寸十寸皆為尺然則周武所謹權量何物
也周既非有兩尺則荀勗倣周禮所造惡知是否安
可命為周尺宋祁曰大臨奈何獨深信乃爾

疑九分不可為寸附○周八寸不可為尺漢九分乃
可為寸乎設九分可為寸九寸可為尺則黃鍾其長
一尺何不曰黃鍾一尺乃必曰其長九寸乎數成於
十黃積慶辨之明甚思無用覆說為矣
本數第七

數略○造化有大數有中數如五十五二十五三十
二百一十六二百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九一百零八
七十二一百八十五十四一十二二十四皆數之最
大者凡數不問十百千萬但以所得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為數如萬物之數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凡千

一百五十三與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一十五萬
二千皆萬物數也曆家推步以一萬即一百以十萬
即一百蓋有以識此矣必知此然後可以言樂
分調第八

十二律分寸既已得即分調為一百八或更為二
百一十六無不可第記稱樂統同似不宣分異太
過今謬擬縱圖一十二圖橫圖一十二圖以象十
有二月合縱圖為二十四圖以象二十四氣每均
五調每調五音凡一均二十五調以象天數二十
有五十二均凡三百調以象地數三十其上官自
上而下下官自下而上皆大率一本國語此圖布
而所謂清官清商清角慢角所謂下徵流徵清徵
然後坦然明白大黃鍾一均而縱圖三十餘圖其
脗合一至於足亦可以見律呂天然自有之妙非
人力可能強致

清官清商清角下徵說○雅樂有清官清商清角下
徵下徵即清徵以音至角之後其數愈少不可名清徵故名為下徵其實即清徵也前代相傳皆呼下徵
舊稱而獨無清羽者以羽居五調之末更無它調相
較以知其孰為正羽孰為清羽故獨無清羽之名至
於官商角徵則皆有可得而相較者如羽調之數少

聲何至更追本其所自曰林鍾以始洗爲羽始洗有
林鍾起宮又何必更推本所自始曰姑洗乃黃鍾之
角當自黃鍾起調耶至于目姑洗爲宮蕤賓爲商林
鍾爲角南呂爲徵徵應鍾爲徵黃鍾爲羽太簇爲變
徵謂之清角尤屬臆說即如新書凡十二均每調之
律亦必至第四律第五律方二律相臨今第二律乃
蕤賓而第三律即爲林鍾與蕤賓相接則一言無此制
必如余說然後清角之所以爲清角可一言而曉然
明白○下徵律說謂林鍾乃黃鍾之徵無射官調以
林鍾之半律而以林太南姑應蕤大夷火無仲黃林
爲序者謂之下徵此蓋自漢儒誤以林鍾爲徵而愈
失之徵非有定位林鍾非徵也林鍾既非徵則林鍾
之半律安得爲下徵且周禮說云以十二聲爲之青
量禮記亦謂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則是樂但
有十二律安得有半律無半律又安得有下徵若謂
下徵之調以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角黃鍾爲
徵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徵官所用林南應
黃太姑蕤之七律即黃應則五音既無徵官變徵又
七律謂之爲宮徵之相應則五音既無徵官變徵又
安得指黃鍾之爲變徵蕤賓
之爲變宮者謂之下徵耶

樂統同說○縱橫十二均分之雖六十其調而總之
不過各一十二調以縱圖言之黃鍾之宮調即姑洗
之羽調蕤賓之徵調夷則之角調無射之商調黃鍾
之商調即太簇之宮調蕤賓之羽調夷則之徵調無
射之角調黃鍾之角調即太簇之商調姑洗之宮調
夷則之羽調無射之徵調蕤賓之宮調即無射之羽
調黃鍾之徵調太簇之角調姑洗之商調蕤賓之商
調即夷則之宮調黃鍾之羽調太簇之徵調姑洗之
角調蕤賓之角調即夷則之商調無射之宮調太簇

之羽調姑洗之徵調譬之三代明堂之制青陽之左
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
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即玄堂之左个
併中間太室太廟折觀之凡十有三室而合觀之不
過九室此皆聖人精意非凡近所能識何者凡樂必
合五調而後成均必通一均而後論樂自一調五律
而論某均之某調即某均之某調其調雖同合五調
二十五律而論則彼均前後之四調非此均前後之
四調其調自異譬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其
三畫之卦畫易嘗不同而分置此八卦於某卦某卦
之上下其六畫之卦義易嘗不異樂之爲樂合觀之
至于一百二十調而析觀之不過二十四調此與易
之爲易合觀之至于六十四卦而析觀之不過八卦
何異蔡季通律呂新書雖未免泥於漢律至其所載
六十調黃鍾之官即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
南呂之羽黃鍾之商即太簇之角姑洗之徵林鍾之
羽無射之官黃鍾之角即夾鍾之徵仲呂之羽夷則
之官無射之商蕤賓之官即夷則之商無射之角大
呂之徵夾鍾之羽蕤賓之商即夷則之角應鍾之徵
太呂之羽姑洗之官蕤賓之角即南呂之徵應鍾之

羽太簇之宮姑洗之商則正得樂統同之精意而先儒反以雷同議之是何異於議六十四卦不過八卦而謂易為雷同重復者哉

調必有名說○先儒第言樂輒詆譏京房六十律以樂猶易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十二律即乾元象需八卦也京房包有執姤丙盛分動六十律即屯蒙需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八卦分爲六十四卦何獨十律不當分爲六十律哉且寧惟六十律子作易學改樂既以六十律復分爲四十九十六卦則此六十律即如錢樂之復分爲合徵商動序毒明廢三百六十律思以爲十二律有定數不必增律矣而六十律則俱當名之何者夷則之上官而武王必名之曰羽太簇之下官而武王必名之曰宣凡周頌所謂武與桓與鉞皆謂名周室既如是意唐虞夏商亦必如是不知漢以後何自遂失之愚以爲此縱橫一百二十

十調似宜一做周制錫之調各若包犧所以各卦周武所以各卦各宜者每一調必一名每各但一字以配大易六十四卦其命名必按視調居何均均屬何調調爲何律
蕤賓說○蕤賓居午則午位正居中指且在指端而中指視它指獨最長則蕤賓似最尊太微爲天帝外朝其垣近翼軫翼軫在南而蕤賓亦在南則蕤賓似最尊孔子曰離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而蕤賓在午在南則蕤賓似最尊乾爲天爲君爲父而乾既在南蕤賓亦在南則蕤賓似最尊九爲乾而洛書九在南河圖以二七合成九亦在南則蕤賓似最尊乎在下爲潛龍午在上爲飛

龍在天則蕤賓似最尊皇極居五位而蕤賓居五居獨當天地之中則蕤賓似最尊洪範聰明聖哲皆在南則蕤賓似最尊心爲天君而心屬南方則蕤賓似最尊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既曰律中黃鍾而中央土之月又曰律中黃鍾之官是黃鍾居十一月而黃鍾之官則居五月黃鍾之官非即黃鍾也含少之說即黃鍾宮之說而呂覽以三十九爲黃鍾宮之含少是亦謂黃鍾之官非謂黃鍾也黃鍾宮參其九得三九二十七兩其六得二六一十二合之得三十九分爲元聲元化之所託始至幾至微尊無二上而蕤賓

三十九其毫厘絲忽與黃鍾宮難可剖判故其字獨從生爲十二律之所自始其尊視黃鍾但下一等與黃鍾相爲對待今欲知黃鍾宮與蕤賓之辨亦無它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蕤賓適居中者即爲黃鍾宮以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象其自餘凡蕤賓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爲蕤賓而非黃鍾言即蕤賓居中而非居中亦但爲蕤賓而非黃鍾宮蓋至余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鍾縱調黃鍾橫調皆蕤賓正居中心而其它十一均皆不然然後知黃鍾縱橫圖內此居中之蕤賓乃黃鍾宮而非蕤

<p>黃 九國正太餘凡一百小餘凡七十二再倍之即得 之數一百四十有以七十三倍之即得之數 一百一十六 合此圖外重內重總數得一百四十 一十三分加總數三分即得之數一百四十有以 縱 黃九 大六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鍾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合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乾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坤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二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東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圖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正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音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合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天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數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有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五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圖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正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故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此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p>據 太七 夾六 姑五 仲四 林三 夷二</p>
---	----------------------------	----------------------	----------------------------	----------------------------	----------------------------	----------------------------	----------------------------	----------------------------	----------------------------	----------------------------	----------------------------	----------------------------	----------------------------	----------------------------	----------------------------	----------------------------	----------------------------	----------------------------	----------------------------

審音第九

如余說似當令字必如其音。今音必如其字。然後音正。而前代律皆不然。即風雅頌亦不然。則又不知其何故之。以也。

定律音。余嘗疑古樂調。徒強名爲此律。而其實非此律。徒強名爲此音。而其實非此音。即儀禮通傳樂譜。如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爲蕤。有爲林。嘉賓爲南。次章。則我爲林。有爲南。嘉賓爲應。賓爲黃。卒章。則我爲蕤。有爲南。嘉賓爲應。賓爲南。如魚麗之君子有酒。首章。則君爲蕤。子爲林。有爲應。酒爲南。次章。則君爲蕤。子爲林。有爲蕤。酒爲姑。三章。則君爲蕤。子爲姑。有爲林。酒爲南。設果屬周樂譜。又安能必此音。即此字。設此音。非此字。此字。非此音。又惡用此字。譜爲耶。皇極聲音之學。康節所得。于其父天叟老人。若其法。雖未嘗不佳。然其以多良。千刀。妻宮心等。八十二字。爲聲。以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等。一百三十二字。爲音。則不無失之。瑣屑。胡僧了義。世多重之。然其以見。漢羣疑等。三十六字。爲母。既不能若康節之一百二十五字。可以知來。又不能若彼華嚴之二十四字。可以生一合二合。將安所用。此思。謂月盡於十二律。

盡於十二，即天地元會之大運，亦不過盡於十二。音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十二字，此即聲音字母，萬變之音，可以此十二字包舉而盡。乃康節必欲以一百二十為母，胡僧必欲以三十六為母，何其煩耶？今若不從劉韵而一奉，洪武正韵為正，以十七陽十七養十七漾六藥，陽之屬黃以十四歌十四哿十四箇屬大作以六皆七灰六解七賄六泰七隊屬太以十五麻十六遮十五馬十六者十五禡十六蕤屬夾以四魚五模四語五姥四御五暮屬始以一東一董一采一屋，東之屬仲以二支二紙二寘屬蕤以八真二十侵八軫二十寢八震二十心二質，真之屬林以三齊三霽三霽屬夷以九寒十刪十一先二十一覃二十三鹽九旱十產十一銑二十一感二十二琰九翰十諫十二霰三十一勘二十二鹽三曷，寒之屬四轄則之五屑先之九合覃之十葉屬南以十二蕭十三爻十九九十二篠十三巧十九有十二嘯十三效十九宥屬無以蕭父屬以十八庚十八梗十八敬七陌，庚之屬應則萬變之音聲此十一二母已盡，又安用三十六母為耶？夫造化有常變，有錯綜，陽之為黃，陰之為太，麻之為夾，魚模之為姑，東

之為仲，支之為蕤，齊之為夷，寒先之為南，此常體也。蕭尤本異韵而合之，以為一林，應本同韵而分之，以為二，此則得之於造化之錯綜，乃變體也。麻遮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為三，寒刪先單鹽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為五，何獨至於林應而疑之？若謂寒刪先單鹽乃五韵，尚不過合之於一南，真庚侵止三韵，恐不當反分之為林應，則同異分合之故，此惟造化能知之。今黃大十律已無不音歸於字，字歸於音，而獨林應以一音分為二律，此必毫厘千里有必不可合而必不可不分者，彼造化已自剖判，而豈人所當置喙？是故知林應必二音無疑也。

高皇帝曰：韵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韵當析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於戲。大聖人之作為真度，越尋常萬萬，自正韵作而了義，所為說遂不得行，今誠一從洪武正韵，被之於樂，愚不愛胡音之足以亂華矣。正梵音

絃不七，不足以成五音。琴必七絃，自宓義已然矣。南風之詩，字不過十，有四律，不過用八第，取具五絃已

足可用大呂解財用大簾風用仲呂蓋民用林鍾之
以時用夷則而用南呂吾卑用無射益用應鍾
此大舜燕琴膝間可奏。從容易簡。聊以見聖心之順
適。記所謂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正謂是耳。設奏於
郊廟。意必七絃。絃不七。即五音不備。不足以成樂。舜
琴五絃。而樂記謂之作。是七絃乃常制。而五絃則新
制。即舜亦不過偶一為之。安可謂七絃至武王始增
也。若天地之五音本七。而義農可裁而為五。義農之
五音本五。而武王可增而為七。則包犧之八卦。文何
以不增而為九。神禹之九疇。其何以不減而為八。世
儒見樂記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不達其作
字之意。又見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有七列七同之說。
而後世中琴皆七絃。求其說而不得。遂謬云周有七
律。增琴為七絃。淮南子而延壽京房康成輩求七音
不得。遂假以變宮變徵當之。是何樂之不幸。而此說
更千載猶然未去耶。蘇夢李照陳暘欲去二變。真吾
所願從。游顧第言當去而不指言其所以為非。令天
下不服。願天下萬世更思三子之言。而幸無以為罪
也。審琴音

東周而後新聲代變。浮竽詭異之徒。皆各以已意增
損先王之器。故器變而後音變。安知世所傳琴瑟鍾

磬果一皆先王舊制。不耶。不然。太師之適。亦少師之
入海。彼何為者也。琴下說

八編類纂卷之十三

大學衍義補

吏曹類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周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憂也鮮哉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卽三事三宅成周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牧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謂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

有司曰準人掌法之官刑罰當如準之平卽所謂宅乃準也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執王之器誠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二者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國之寄職親者有習涂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林之奇亦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審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過臣比私相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臣竊以謂遠言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圖外者什八九人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邇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爲人所蔽矣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臣按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後及千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爲民者乎以見臣之事卽君之事君之事卽民之事民之事卽天之事也我朝內設六部卽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卽虞世之十有二牧其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真可以爲萬世法者也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使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治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
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寧夏
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
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已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故史臣紀堯之
典於治効被格之後卽繼之以明德親族之言

蓋以出治之本在此也當時雖未設官觀其敘
親睦九族于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前則其立
言之序可見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于少宗
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殊失帝

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其秩一
品專以皇親掌之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
足以爲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族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蔡官掌親屬蓋漢因秦

制而設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導之
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
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關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
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

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
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
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
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
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
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
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

陳傳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大卿兼之但其人足以
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

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
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
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于
此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傳說作相
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
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朝稽古定制華
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聞
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
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然後

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然
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然寧闕毋備可也

家大宰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皆攝使之十一
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

司徒徒者聚也主民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臣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
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三

代之時其民淳朴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整齊
教條以馴擾夫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
不古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
見于刑官弼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言何莫非政
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
之大者也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

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
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

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
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
相維內外相制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

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處死嗚呼此我

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

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舜典帝曰龍朕也疾護說殄也絕行人謂傷術語震驚朕

師氣也其言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嘑舌之誦以通上下之備以達天下之政昔者

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譴闕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脩舉而於輔成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義氏和氏主曆欽若順也昊天曆紀數

象觀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特作之候凡民事

周禮馮相氏馮氏也相視也言掌十有二歲歲星所

次十有二月謂斗柄十有二辰謂日月十日丁巳

保章氏保守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謂天祥禍福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辨

九州之地所封封猶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房心陳州之類

以觀妖祥

臣按唐堯之羲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即今欽天監之職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術未詳

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羲和為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以書則有一定之曆觀天以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吏雖然堯之所以欽順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命之于朝廷而又分命之于四方無非以為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于天而不及于民此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歟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為名隱幾觀乎惟天為大在人君者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八術類事卷十三史習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

夫謂之天紀者歲日月星辰曆數也曆數之法

久則不能無差我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

百年餘矣天道參差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

之正有在于今日以上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丁之食飲漿

膳膳肉羞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

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亨同人等官
士爲之屬于冢宰秦時爲大官令漢始有光祿
勲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于南北
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
官庖饗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醢
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屈到以
薦芟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專諸以匕首進食
生禍亂是皆由于飲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
以上光祿寺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別爲五等曰公侯
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修五玉解者謂瑞
玉爲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可見矣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
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同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而祿之事
有才能者告于王以久莫食食德厚也以任事之

久矣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

以至君十卿祿祿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
得專也故周禮天官之太宰內史夏官之司士
其於爵祿惟以詔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
也以此爲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
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
不罹凶國害家之禍哉以上爵祿之制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祿之方穀也汝弗能使用好子

而家時人斯其辜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庫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
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
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
事而俸祿薄飲其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
下俸十五若食一石則益五斗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既富方穀之意益官之俸而於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謂善推古人之意而廣之矣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周書畢命惟公畢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文武正色率下罔不祇師法言嘉績多干先王予小子垂

聖撫仰成

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退鮑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已孚于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舉是以廉頑立懦敦薄厲俗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干前時而或忘正色欲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

服吁斯人也其書所謂壽考詩所謂老成人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臣按此詩舊序未善辨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于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

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聖老播弃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

有耆舊後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則之舉不及大夫禮不收齒君之

路馬避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

雖敝不以首履蓋者履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東縛之
係縲之謂以長繩係之輪之司冠。編之徒官。小吏謂以長言而撻
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
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
也。

臣按賈誼此言蓋爲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
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
罪皆自殺不受刑。嗚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
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以上通太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英宗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

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
不至。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
宿于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左右者也。若惟進見
有時。第于視朝行禮之時。暫爾侍立。則又與羣
臣無異。烏在其爲侍從哉。是以晝則更直。夜則
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宣召萬一宮禁有不測之
變。亦必得人以籌度處置。屬筆命辭。不然倉卒
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

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行之思
禮既異。是宜朝夕論思。今廼忘本。循末。擇易舍難。只
將主判司局。便爲已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
加考核。其間廼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
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屬。
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
判司局。然于供職之外。皆當蓄見聞以備顧問。
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以上總
之。論侍從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同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也。

臣按入柄詔于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
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
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激謂內史爲翰林之職。
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
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
今制併史館于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
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

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永
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待講學
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
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
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
五經博士典簿侍書待詔。外此又設修撰編修
檢討，以爲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
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簿，則前代祕
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
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于翰
林，則是全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
尤非他司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棟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
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
爲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
華蓋殿護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
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
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爲始
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
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
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
務劇文書多壅滯，迺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
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天子私人
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
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
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制言辭
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
但其名制不見于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
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
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
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爲天子親信之臣
也。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敕勅國書及宮禁所用之
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敕降德音

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賈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洎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

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譴數侍講于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于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

宋太宗命李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真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

是樂講論經義幸有倦耶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

臣按脩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脩撰集賢修撰右文殿脩撰者皆史官也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脩撰官編脩官檢討官

臣按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見于此前此固有所謂編脩官者蓋專以脩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然編脩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

朝止稱編脩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

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

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

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

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

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

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

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

注其後革之而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

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爲之監脩學士爲之總

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以上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始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決其於明

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和帝延禧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祕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祕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書錄正文章

宋有祕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因史實錄天文曆數

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祕書郎校書郎各以其職隸于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脩國史脩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脩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祕閣眞宗景德中圖書浸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數臨幸親加勞問通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錄此其選也

歐陽脩曰館閣之職號爲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于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于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藝長一事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其餘不爲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

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

止一職。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籍焉。蓋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聰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一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

衣時賜白金鞍馬。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脩撰曾棅。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入周忱為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于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為居

列聖相承接為故事。無異。於進士。

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祕以儲養之前後。人比諸他進士為多。臣請者為定制。一次開科。

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新進士。請太學行釋菜禮畢。即勅禮部諭俾各錄平日

所作文字投獻。所作如詩賦序記銘頌。書論擬古詩史之類。封送翰

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即取以預

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器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鉤棘而

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材器而任

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

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以上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為中書舍人

臣接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

以上簡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

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

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命制

皆屬于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

科。然所書者學士所草之制。況今內閣亦

有舍人。別書詔勅云。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臣按御史之名始見于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

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開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書省而御史臺之職專掌糾察不得與之並列我朝罷中書省而以政權分局六部而都察院之設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

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啻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如吏部屬則曰吏部文選清吏司兵部屬則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類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臣按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宋人因按以為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為委任臺諫之事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許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輒加以惡聲豈可

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多
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援求細
事

唐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貴毀之上曰
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懲姦
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
坐笑語喧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
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夏州節度使李佑拜大金吾達詔進馬侍御

史溫造劾之佑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
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天

臣按御史之職所以為朝廷非為其人也既授
之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彼持其權以舉厥職
則人知所嚴督而不敢為惡其為朝廷之益大
矣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以上臺諫

臣按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欲其陳
王之過失以保佑王之躬輔之翼之以歸諸道

也自周人有是官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員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
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
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
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臣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
諫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書省并其所謂諫
官者不復置焉惟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
政而兼以言責付之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勅有
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
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
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
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
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凡朝政之得失百
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
闕拾遺之職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

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于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諍之也前代宰相行事諫官無由得知今則六部之事無一不經于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閣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勅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憲宗謂李絳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詆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笑惑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蘇軾言於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權用臺諫固未

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為國者平居必有凶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以上有諫

八編類纂卷之十四

稗編

六曹類

吏曹

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二省空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爲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

政皆協力又韓絳以循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奸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爲公相宰執大臣皆居下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

林開論
三省

魏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顯及禹山雲等言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爲二蓋尚書在漢時乃御前管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言昧歟上言尚書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廢昌邑王亦是尚書令讀奏武帝雖令宦者典其事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闥謹慎可屬大事輔少主則以光領之光憂而山繼領其事蓋既以大臣之秉政者領之則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爲二卦意正本則徹中書而人主閱之副封則徹尚書而大將軍閱之

自此始判而爲二而有內外之分霍氏既敗張安世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安世職典樞機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之時丞相乃蔡義楊敞也張安世領尚書時丞相乃魏相丙吉也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然於宰相並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令而佯爲不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尚書所議之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

政令之地於尚書並無干預

漢丞相府有東曹西曹等處採屬議
至魏明帝常卒至尚書門陳矯爲尚

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馬端臨論三省

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于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救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使者專橫如此朱梁唐皆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可存也乃復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誨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爲贅疣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朝者

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今案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證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身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制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密雖持正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爲相溫公爲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定然則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

府皆儉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從。參錯其間矣。馬端臨論

樞密宜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於宋朝。則皆以大臣爲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廢罷云。

馬端臨論樞密院

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雖至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東府之勢。太宗朝。復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養視。招徠繼遷。果動九重撫髯之歎。真宗朝。契丹寇邊之

舉。非細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當是時也。二府之職。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曆間。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罷於慶曆之五年。建紹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復以張浚趙鼎無樞使於紹興之日。未幾和議既成。而兼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六年。然亦觀慶曆紹興之效乎。方夷簡判樞院

馬端臨論

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陝西。招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韓對岳分屯江淮。大敗劉錫。僅以身免。而北虜始息矣。此見兵民相通之驗。然雍熙議征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之功。康定戎酋歸附。諒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達修堡。樞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滕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論宰相兼樞密林駟

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嘗眷晁錯而九卿不得與。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丞相之權。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林駟論漢九卿右翰苑經筵在近代為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為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畧不敘述。則為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馬端臨論翰苑熙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邪。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

奏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為御史。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復言事矣。若法之弊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畧其資格。宋志論臺諫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諫忠簡之言固篤論也。馬端臨論行省漢武帝欲以窳成為郡守公孫弘言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饑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為

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死以事按宛令下之獄威震南陽則知漢時都尉蓋不特典軍而未嘗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日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太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權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置官而守就治其事猶宰相之兼元樞是也通典叙郡尉而以置之郡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也馬端臨論郡丞

金

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闕乎上已而山東獅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蒞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于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矣吳萊書歐陽

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

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寬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入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統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餽崔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散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故莫若使

漕捐自舉其人而任之。它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受。賍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右編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空簡嘗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宏鑒當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寒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空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

者。空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韓愈論遷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天旋。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埋內外。則有回邪。賊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送至貢外。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于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其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在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

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韋嗣立論職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貞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貞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負者誠救弊之切也。晉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實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

爲憂。今黎苗失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托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隄器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彊秋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勛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杜佑論

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

刑收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翹望舊里永無還期。陸贄進量移官狀

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銓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馬光論任官監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

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信實必罰三事舉，則流宸刑誅，而勿加寬貸。

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尊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于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嘆，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歐陽修

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晉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深，

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開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呂公著論選任之際務存公

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

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請乞

致仕官給四分俸錢呂公著

伏觀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至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

臣瞻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朱光庭論職事官帶職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

以來始分矣。管之官。今之吏也。管之能為武者。今不能為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皆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援授曹掾皆忠廉修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為公輔者。今吏胥轉之矣。
葉適官法止
論設官疏

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
人編類集
卷一四
史書
七

其兄弟之子孫。葉適官法
下論任子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未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
效行武論建
三公官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
人編類集
卷一四
史書

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官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
十待制
數計
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入見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
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開泰
偏頗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各官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此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

余謂三侍從官聞是事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若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

每覽諸臣史官

奏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壽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各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李德裕論時政記等狀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

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李德裕論起居注

八編類纂

卷一四 史部

三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語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李德裕論修史體例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貪其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

八編類纂

卷十四

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于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私據此。鈐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闕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于事在日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

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殺母。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皆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它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功如秋青等。破僂賀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並州罷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

八編類纂

卷十四

三

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于其它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隱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

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歐陽修論
修日曆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三

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它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于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

陳瓘乞別行刪修
神宗實錄

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奸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宗相姚璹

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爲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洩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庸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事雜然方興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述虛濫天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臣又以爲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四

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爲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

門人故吏之所爲非大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

石公爲請
復還史籍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眞僞錯亂
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
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執守舊聞
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骨范升又曰先帝不以左氏
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
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主

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
宣皇帝在大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
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
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
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
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勅令察訪者又有
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
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

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

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
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
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
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
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
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
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節簡入奏天闕
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它吏可相百也若其
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主

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食不任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
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爲諫官文皇雖宴遊
寢食之間王珪實在其所聞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
魏諤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
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
以爲疏遠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
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
有若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
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

帶刀人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發益塞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徘徊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重獨詰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具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等書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

八編類集

卷十四

臣

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議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諫職表自古奸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頽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前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思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坐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秘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

御覽上綴選天禧詔
書乞防漏洩疏

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賦老繆之吏所快言按察使不當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

八編類集

卷十四

臣

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

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歐陽修、呂公著、范仲淹、趙鼎、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公著年
至和初，與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公著年
外其後趙鼎、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公著年
韓絳言富弼、貶知茶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宰相
舉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是臺諫者
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舉者。臣故謂方今諫人
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
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臺諫五人，惟是從諫入臺
者，其他四人出處未明，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
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
入編類纂
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鼎並因言忤劉
沆，罷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
言罷職罷職，然則不以其言而必效之地為懼。師道
與鼎不以中滯道，則事必言，得罪不悔。
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者也。至如王陶者，本
出於其同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
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終得舉。夫牽顧私恩人之
常情，陶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
可謂獨公滅私之臣矣。歐陽修論臺諫官
唐介等宜召還疏
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

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謂六弊

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為其身謀也。實自陛下
使之。眾人或為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
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復投
諸畧獲昭穿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
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為朝廷輕重
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眾皆以前車為戒，
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于臣輩矣。彭器公臺諫言
事不當問得之
人何
八編類纂
奸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意。至於禍胎既成，
雖聖賢不能救其害。臣在朝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
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
所謂慎終如始者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五

右編

六曹類

吏曹

漢家至德溥夫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
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
有異材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
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
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

人壽集卷一

復判史

昨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
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宜肯
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
得也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
可行正安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
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
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于縣令
以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
十年盡任外官如此則內外理通萬姓獲安

上封事

竊嘗見虞書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

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

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

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

九卿從九卿即入爲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

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

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

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

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

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

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足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

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

蓋時勢有不得已也

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

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召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

許權擢知州舉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

者奏罷之仍令權提舉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

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

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

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

之范仲淹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弃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歐陽修論按察官吏

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

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興隆之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器候候價賤賑糴貴糴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允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巡歷及管勾不便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

官按

縣自非切要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負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遣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司馬光乞罷提舉官狀

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于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立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

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實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歐陽修論進瓜果不當賜官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厮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邪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

僕人素等二人爲奉職。夾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
 朝政多矣。苟有司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
 有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統出而爲
 大臣者。先壞之。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
 有所宜。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
 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
 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淳。厚治道之污
 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誨。誨諭
 之故。帝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風。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
 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
 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
 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之賢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
 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謹案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
 謹案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
 起草。制敕既行。有悞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
 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衆學
 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
 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

爲平

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擇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
 敢違拒邪。若臣上懼嚴誅。視顏起草。誠慮門下封駁
 不宥。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
 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任。而致論議
 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必有餘責。所有李定除
 官制未敢具草。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進賢。天子爲擇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賢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皆魏
 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
 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于徒中。拜爲
 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
 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殺人。
 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
 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
 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

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選。悉効。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爲。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効事。畱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成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宐可闕。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臣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安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舍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公

孫述等
廉汪嘉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東平王蒼舊吳良疏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聘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八箱頌
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儁。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僊遷並爲掾屬。其知其能。佞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術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第。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空簡練。卓異以厭衆望。陳忠薦劉酺疏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

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
 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
 廊廟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少莽好爵莫及
 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
 珍士以稀見爲貴繫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
 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
 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
 薦賢楊公衡薦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任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者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
 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謁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
 貴權而妨有羣言奪于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
 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
 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
 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
 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

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孤陛下納諫之意遠陛下
 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
 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
 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
 剛而不屈司封賁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
 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
 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
 閒退淡於世事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
 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
 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
 益陛下之聰明安石呂公著
 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
 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
 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
 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管湯武善御衆故無
 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鳬藻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
 比於伯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
 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辭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
 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複厚賞加于火

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
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
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世宗時
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
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
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
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
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
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
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
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
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
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
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哀矣。凡今
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
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
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忌。踐踏
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
也。蘇軾代滕甫辨
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

莫如較考。况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於今
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
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升出
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趨。但
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於舊
章。恐轉隨於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
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効。祿位辭勲。凡公事仰
委官吏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
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還
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修職業。各盡罷
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趙鼎請行
其甚也。大臣莫有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于其間。
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
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
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
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安乎。不能取勝。
也。譬猶奕者。置碁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不知
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
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
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

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李綱

責成

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焉。且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觀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也。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也。而未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悅然爲之耶。儼然爲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貴幸所驟取而後退。皆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況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也。而上不答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

其爲名又從而廢之。是以庶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蘊籍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不任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于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己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陳通官法

八 晉國家制爲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不能禁其萬一也。在晉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其貶則全家不免於飢寒。治賊吏無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嘗無刺籍之法。加累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籍沒。豈此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強盜刺額竊盜刺臂之法矣。其賊吏之害及百姓尤甚於強竊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施之強竊盜。而不可施之賊吏。彼之受賊不顧者。將以肥其身。利其家。養其妻子耳。若

使身陷刑戮。田宅爲空。妻子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是賊狀明白者。吏則刺面配役。官則免刺流徙。所有家財田宅奴婢。並令盡數沒官。庶賊吏知憚而犯鮮矣。

鄭介士定刑賞以別貪廉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它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病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于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晉之所謂伊尹傳說之位。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吏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

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由乃筆選。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平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更得知之。而官不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搖守相者。今所謂都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嚴禁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于吏。今胡不使新進士及士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選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需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廢務舉。且因以習士人。大吏之有材而無至于今世之餘。情一利也。吏之無限。因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弊。以去矣。二利也。增貢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吏。事奪同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靈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于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翫。則下亦知畏故也。

葉適論吏胥

六書

古書

人君代天子民故曰天子冢宰不過天子家相耳名曰天官豈尊之以空名哉蓋冢宰百官之長百政所從出也雖太宰少宰內宰宰夫各有攸司凡外而王朝中而王宮上而九重之闕失下而庶寮之臧否皆其所統也夫無所不統者天也天官之職得而司之無非奉若天道佐天子以統理天下之治也

吏曹總敘

虞官制

官

司空 司徒 司馬 司寇 工 虞 宗 典 樂 納言

十 二 牧

冀州牧	兗州牧	青州牧	徐州牧	豫州牧	梁州牧	益州牧	荊州牧	揚州牧	廣州牧	幽州牧
-----	-----	-----	-----	-----	-----	-----	-----	-----	-----	-----

論制

禹長於水土之平不耻其不善明刑設舉禹明也未必如皋陶而以治水責之皋陶想未必愈於禹也穆長於百穀之播不耻其不善教設舉稷教恐未必如契而以播穀責諸契想未必優於穆也是以稱聖人之德而長不相兼且終身未聞其兼官亦未聞其改官也故德懋懋官舉能其職終生不更其所長如史遷之終於史韓柳之終於文李杜之終於詩各以一長名察群聖人不能兼者責備於一人即平日未嘗問學者取辦於一旦上之人不問其能與不能而任之官下之人不自知其能與不能而當其事上下蒙昧苟且塞責知人者誰乎安民者誰乎

周官三六圖

太師	成王時則周公 仍明學公 宣王則皇父	少師	成王時則周公 仍明學公 宣王則皇父	大宰	成王時則周公 仍明學公 宣王則皇父
太傅	成王時初用 則毛為傅矣	少傅	成王時初用 則毛為傅矣	宗伯	成王時則 其屬六
太保	成王時初用 則毛為傅矣	少保	成王時初用 則毛為傅矣	司馬	成王時則 其屬六
司空	成王時初用 則毛為傅矣	司馬	成王時則 其屬六	司空	成王時則 其屬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周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第正自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士坐而論道故惟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廢也

我朝官制公孤六卿大略與周相似不惟廟廟以六典建官而內外各官亦莫不以六典視事漢唐宋始不侔矣特成周以卿三物立教則其所謂學者端

有於舉業之外也今士君子其學之平居與設施於上者周成周為何如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作也其名始於此者舜命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則周前未聞有是名矣噫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亦成周意也噫近時祇為武職兼官死後贈典果盡得周官之意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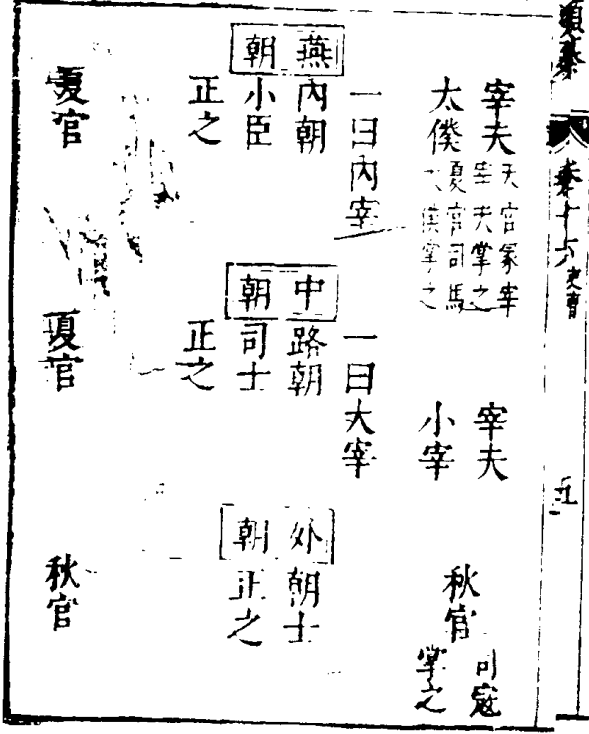
雖天子必有師也以有尊也必有弼也以有輔也主於道不及以政然後志凝於神而專之於道通神易人編類纂

之原調精殺之微是治安之本也卿各專其職如禮聽特行各專其一而政可舉也卿各率其屬如樞機樞樞共奏其功而室可程也內者外之綱近者遠之望卿分職率屬王朝邦畿濟濟翼翼而後九牧有倡也故六卿治之綱也九牧不著何也牧伯君道也且列爵五分十三武成前定之矣

以師保之尊而復尸宰司之事則胡以平政是明聖之所不處也任六卿之務而復議調燮之道則何以凝道是明聖之所不能也且王者之于道也許諛密勿靡息而豫怠焉師保傅者時省微而輔範以一之

三。道者也。蓋管者武王克殷甫下車訪箕子受洪範焉。踐阼三日就師尚父齋宿三昀行西面再拜受冊書焉。而一不備其官。將王德無于此闕乎。是則聖之所不為也。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即不必具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周禮六官原

成周官制圖



人編類纂 卷十六 史官 五

小宰掌官刑以貳大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宮中府中實合于一理也。自內之王宮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制群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成周官制圖序

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于下而權綱合于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義和之長也。義和則實聽于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義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于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絡之勢。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于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

大天卿
公地卿
大春卿
公夏卿
大秋卿
公冬卿
公保卿

密老 二鄉公一人
鄉八人
保鄉卿 一人

同稍縣範候司男米衛妻

[illegible]

<p>尚書 <small>四人</small> <small>令丞</small> 少府 <small>少府令四人在</small> <small>中主簿文書</small> 少府 <small>卿皆因以奏事</small> 公卿</p>	<p>西漢 御史中丞 <small>領尚書事</small> <small>御史大夫</small> 丞相之制 <small>中二千石</small> <small>九卿</small></p>	<p>東漢 御史中丞 尚書 中 御史大夫丞 <small>京兆尹將</small> <small>軍</small> <small>司隸校尉</small> <small>大夫</small> <small>博士</small> <small>議郎</small></p>	<p>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掌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焉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于御史大夫而人竟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郡刺史而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p>
--	--	--	---

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大醫大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主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內詹府丞府丞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司府丞丞倉廩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在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奏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常燕見奏事見高帝擁威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見其洞然無內外之

限矣。夫是以閣臣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君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廷，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乎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惕然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內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丞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中使內則奉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

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處而親內庭矣。舍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候覽而尚書召東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復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小，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賴於大臣，其末流

遂以若此極也。蓋常觀之自出納之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侍中遂爲宰相之任此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爲左右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各庫夫誰得而檢之八編類集卷一六更書

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罔命寄之刑人或冒侯爵之封夫誰得而制之統論秦漢官職廢置

秦官爵等差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八等曰大庶長以下又曰官也其帥人皆更率也有功賜則在吏之側自公大大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上與令丞同也

漢官秩差次漢並有秦二十等爵然以爲功勞之賞非但秩也丞相大尉司徒司空大將軍諸侯王國官不在此目

御史大夫 太常 光祿勳

中二千石月給八十斛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千石 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 太子太監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國 水衛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屯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州牧 郡太守○比二千石月百 丞相司置 光祿大夫 光祿中郎 五官左右三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中郎將 騎都尉 西域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郡尉○千石月八十斛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更名御史 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大常丞 衛尉丞 光祿勳丞 太僕丞 廷尉丞 左右監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比千石 光祿大中大夫 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祿謁者僕射 光祿虎賁郎將○八百石 太子家令○比八百石 光祿勳諫大夫○六百石月七十斛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州刺史郡丞 郡長史 郡尉丞 次萬戶以上縣令○比六百石月六 太常太卜博士 光祿議郎中郎 光祿謁者掌賓贊受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侯○五百石武帝 減萬戶縣長○四百石月四 太子中盾 萬戶以上縣丞○比四百石 光祿侍郎○三百石月四 次減萬戶縣長○比三百石月三 光祿郎中○二百石月三 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減萬戶縣尉○百石自百石已有計食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命數未詳漢魏以降逮于周官研覈莫辨 後漢官秩差次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中二千石月百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二千石 度遼將軍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司隸校尉 州牧凡州所監 都為京都置尹 郡太守 皇子封王國傳相 皇子封王國御史大夫及諸卿○比二千

石月百 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祿五官中郎將 光祿左中郎將 光祿右中郎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羽林中郎將 光祿奉車都尉 光祿駙馬都尉 光祿騎都尉 光祿大夫 少府侍中 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尉 北軍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護都榘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千石月八 太傅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空長史 大將軍長史 光祿大中大夫 廷尉正右監史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中宮僕 太子率更令太子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司馬 北軍射聲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馬 北軍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射聲校尉司馬 北軍長水校尉司馬 胡騎司馬 右扶風京兆尹大縣令 無陽縣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 中令僕○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光祿丞 光祿謁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宮 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匈奴

中郎將 執金吾丞○六百石 大將軍從事中郎
 度遠將軍長史 度遠將軍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博士祭酒 太常大祝令 太
 常大宰令 太常太子樂令 太常高廟令 太常
 光武廟令 太常前帝陵每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
 陵食官令 光祿左右僕射 左右陸長 光祿羽
 林左監 光祿羽林右監 光祿中散大夫 光祿
 諫議大夫 光祿議郎 光祿常侍謁者公府掾
 尉衛公車司馬令 尉衛南宮衛士令 尉衛北軍
 衛士令 御尉左右都侯 太僕考公令 太僕車
 府令 太僕未央廄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主簿僕 私府長大司農僕丞
 大司農太倉令 大司農平準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令 少府大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
 府給事黃門侍郎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小黃門
 侍郎 少府小黃門令 少府中黃門冗從僕射
 少府掖廷令 少府永巷令 少府衛府令 少府
 祠祀令 少府鈞質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
 府令 少府內謁者令 少府尚方令 少府尚書
 僕射 少府尚書令 少府符節 少府治書侍御

史 少府侍御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書謁者令 大長秋中官尚書 大長秋
 中官私府令 大長秋中官永巷令 大長秋中官
 黃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虎賁官騎下中宮官者令
 太子舍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
 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城門
 每門侯 北軍中侯 州刺史 左扶風京兆每次
 縣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尉
 擁節長史 司馬○比六百石 護羌校尉
 與軍侯 光祿五官中郎 光祿左右中郎 光祿
 虎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子封
 王國治書○四百石 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大官丞 少府黃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
 署長 少府直里監 少府尚書左右丞 少府侍
 郎 大司農雒陽市長大長秋中宮藥長 太子庶
 子 太子廄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
 京兆每次縣長 雒陽縣丞 皇太子封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士長 永巷長 祠祀長○比四百
 石 官制云四十斛 大尉東西曹掾 光祿五官侍
 郎 光祿左右侍郎 光祿虎賁侍郎 皇子封王

國謁者○三百石月四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丞 少府鈎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治禮郎 大司農丞 緡議權丞 右
 扶風京兆每小縣長 侯國相○比三百石月二十
 大尉諸曹餘掾 光祿五官郎中 光祿左右虎賁
 郎中 光祿羽林濯謁者郎中 少府中黃門○二
 百石月十 太常大史丞 明堂及靈臺丞 衛尉
 吏 太僕 文學吏 少府文學吏 少府苑中丞
 右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廷
 尉史 鴻臚吏 宗正吏 大司農直丞 大司農
 八編類集 卷十六 吏曹
 雜賜 市丞 執金吾吏 太子舍人 河南尹員
 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比二百石 大將軍
 屯長天尉屬 光祿節從虎賁○百石 太尉
 令史 太常吏 太常大史吏 太常太子
 樂吏 光祿員外太僕 衛尉文學吏 少府文
 人百石 少府蘭臺令吏 鴻臚文學吏 司馬文
 學史 宗正文學吏○四人百石 大司農文學吏
 大司農雜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史 司隸校尉
 州功曹從事 別駕簿曹兵曹從事 州刺史
 州曹曹諸掾 河南尹公右平吏 雜陽員外

鄉有秩三老○斗石月十 太常明堂員吏 太僕
 卿大鴻臚卿員吏 大司農雜陽市吏雜陽令吏
 少府卿執金吾各員吏 佐史月八 太常佐 太
 常大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祿衛尉太僕廷尉大
 鴻臚佐 大鴻臚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雜陽中佐 執金吾佐 少府佐 雜陽縣佐吏
 後漢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内外諸
 司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都計
 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
 其内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按成周命數與
 兩漢石祿皆所以辨官位之高卑也自魏以後
 始有九品之制至梁分爲十八班後魏以九品
 分正從而隋唐以來因之宇文周又以九命分
 正從皆十八等而歷代率不能易之矣
 漢興制官多仍秦舊取趨時便事初置丞相國
 軍承天子理萬幾制御史大夫副之而太尉主南北
 軍護諸軍皆秦官孝惠呂后時置左右丞相大尉權
 重諸呂掌南北軍而亂作丞相平太尉勃相與協計
 謀呂氏則將相和會之力也至武帝時又有大司馬
 將軍之號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於是大司馬

至諸騎諸史筦機要者為中朝官。自丞相而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迨光受遺輔政丞相獨建空名于上而事皆取決於大將軍矣。世祖中興憤數世之失柄罷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官不置踵西漢末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徒為三公尋改司馬為太尉名三公為宰相然獨任以綜庶政下親吏事實奪其權是初惟丞相太尉並列為將相後御史大夫與相稱兩府而罷太尉官其太尉為大將軍秉國東漢則三公為相而邦事專筦於尚書古重論道相兼道與法而有之後天下政務筦於章奏乃權在御史已遂為尚書中

八朝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書而兵權所在威重莫比故大將軍重焉周官道揆法紀之道意焉然蓋矣漢九卿曰奉常曰光祿勳曰衛尉曰太僕曰廷尉曰大鴻臚曰宗正曰大司農曰少府其外有中尉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漢世中二千石咸稱卿大都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微侯凡二十級曰爵自丞相御史而下中朝內朝外朝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有二千石而上有比者真者中者它者盡有試者行者守者中二千石京兆官最尊真次之比又次之守為廷掾行為權攝試則試職必滿歲稱乃為真而漢世官吏多久任

惟選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

唐官秩

正一品 諸國王 太傅 太保 太尉 司徒
司空 太師 諸將軍 左右光祿開府議同三司 國公 驃騎大將軍 郡王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嗣王 正二品 特進郡公 輔國大將軍 上柱國 從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 縣公 都督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大都護 光祿大夫 鎮國大將軍 柱國 正三品 侍中 諸尚書 中書監令 太子詹事 金紫光祿大夫 太常卿 左右衛將軍中都督 八朝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右左武衛武候大將軍 左右賓客 左右驍騎衛衛領軍衛 金吾衛監門衛等 冠軍大將軍 懷化大將軍 軍 上護軍 從三品 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將作大匠 御史大夫 秘書監 殿中監 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少府監 諸衛羽林千牛將軍 下都督 上州刺史 大都督府長史 副都護親王 傳 銀青光祿大夫 開國侯 雲麾將軍 歸德將軍 護軍 正四品 黃門侍郎 太子左右衛率 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 尚書吏部侍郎 開國縣伯 中州刺史 太子左

右庶子 太常少卿 太子詹事 左右司禦 左
右清道 下州刺史 左右監門率府率 軍器監
上都護府 副都護 上府折衝都尉 正議大
夫 忠武將軍 上輕車都尉 尚書中司侍郎
太子左右諭德 通議大夫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
將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 壯武將軍
○從四品 太子左右衛副率 左右宗尉副率
左右內副率 左右監門率 親王府長史司馬
內侍 秘書少監 人寺少監 殿中少監 太子
親勳翊衛中郎將 上都護府長史 太中大夫
八朝類纂 卷十六 吏部
宣威將軍 輕車都尉 國子司業 少府將作少
監 京兆河南大原府少尹 大都督大都護府親
王府司馬 上府別駕 中州折衝都尉 中大夫
○正五品 給事中 中散大夫 太子中舍人
開國縣子 國子博士 尚食尚藥典御 長安萬
年令 內常侍 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中書舍
人 太子中允 左右贊善大夫 都水使者 河
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親勳翊衛羽林郎將
中都督 上都護府長史司馬 親王府典軍
定遠寧遠將軍 上騎都尉 中州別駕 朝議大

大 下府折衝都尉○從五品 著作郎 太子洗
馬奉車都尉 中給事中 駙馬都尉 親王友
秘書丞 殿中丞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尚衣
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下部郎府上州刺史 下州
別駕 游騎游擊將軍 武散騎都尉 朝諸大夫
大理正 太常太史丞 太子典 上牧監
下都府上州司馬 宮苑總監 朝散大夫 上府
果毅都尉○正六品皇太子文學治書御史諮議
參軍事 大學博士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中州長史 太子典膳藥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
府諸縣令 兵滿二萬以上司馬 朝議郎
昭文校尉 親王府祿屬 黃騎尉 武庫中尚書
令 諸尉左右司階 中府果毅都尉 中州司馬
內謁者監 中散監 上牧副監 上鎮將 承
議郎 昭尉副尉 從六品 給事上縣令 尚書
諸司員外郎 人寺丞 大理寺丞 國子助教
城門郎 符寶郎秘書郎 著作佐郎侍御醫 諸
衛羽林長史 兩京市令 下州司馬 左右監門
校尉 記室錄事參軍 奉議郎 旅威校尉 飛
騎尉 侍御史 少府將作國子監丞 太公廟令

下牧監	官苑總監	副監	下府果毅都尉
通直郎	旋威副尉	○正七品	四門博士
詹事司馬	左右千牛衛長史	軍器監丞	太子千牛
諸州中縣令	親勳翊衛隊正	中鎮將	親王
府	諸曹參軍	親衛	朝請郎
致果校尉	雲	騎尉	太子通事舍人
內侍伯	京兆河南太原	封都督	大都護
諸曹參軍	中郎	中郎	上郎
事參軍	諸倉諸治司竹溫湯監	宣德郎	致果
副尉	○從七品	太常博士	各衛率府長史
左	右監門長史	太子親衛	勳衛殿中侍御史
左	太子親衛	勳衛殿中侍御史	左
八編類纂	卷十六	主事	兼
右補闕	大學助教	門下省錄事尚書都事	中
書省主簿	將作國子監九寺主簿	太子詹事主簿	太子詹事主簿
簿	都水監丞	諸州中下縣令	親王府東門監
祭酒	京縣丞	督護府錄事參軍	中府別將長史
史	朝散郎武騎尉	太史局丞	御史臺少府
上署令	夜庭宮閣局令	太府諸陵署丞	土州
諸府參軍	諸宰府左右中候	諸折衝府校尉	宣議郎
正八品	中州錄事	參軍	協律郎
章郎	監察御史	諸衛羽林錄事參軍	中署令
軍器監主簿	上牧丞	給事郎	節宣校尉副尉

丁署令	中州諸司參軍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
丞	臺臺郎	上戌主
諸衛左右司戈	從八品	內謁者監
上關令	左右拾遺	四
門助教	中書監丞	京縣主簿
中郎	上郎	中郎
府參軍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	博
士	承奉郎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	太子詹事	都水監主簿
上署丞	太子詹事	下州諸司參軍
親王國隊正大農	公主家丞	中書門下尚書都
省兵部吏部考功禮部主事	京縣尉	諸中縣丞
諸屯監丞	上府兵曹	挈壹正
承務郎	○正	
八編類纂	卷十六	主事
九品	大祝令	校書郎
獄讀令	諸津令	下
牧監丞	諸州中下縣丞	中下州博士
儒林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主簿縣尉	仁勇校尉副尉
尉	正字	太子校書
下署令	司庫司廩	太
史局司辰	太子三寺主簿	詹事府錄事
下縣	承上縣主簿	中州參軍
中關令	中州兵曹	親
王國尉	上關丞	諸折衝隊正
登仕郎	○從九	
品	大夫曹司	奉禮郎
律學助教	弘文館校書	
中州諸下縣主	諸州上中下縣尉	下府兵曹
監曹	文林郎	大理寺獄丞
下州參軍	中下	

州醫博士 京縣錄事 下關令中關丞 諸津丞

下鎮兵曹參軍 諸折衝府隊副 將仕郎

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

祿其後遂定給祿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七

石正二品五石從二品四石正三品四石從三

品三石正四品三石從四品二石正五品二石

從五品一石正六品一石從六品一石正七品

八石從七品一石正八品一石從八品一石正九

品一石從九品一石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

三師三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

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依官給其春

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凡京文武官每歲給

五百三十三石二斗其在外文官九品以上准官

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在京長上者則不降給

祿應降等者正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

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

一等六品七品皆以十五石為一等其俸錢之制京

司諸官初置公解令行署及蕃官興易以克其俸

貞觀十二年罷公解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

為之准防閭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多少而

令給焉唐武德世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

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

臺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

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領軍左右武侯左右監門

左右屯左右領為十四衛府東宮置三師三少詹

事府門下典書兩坊次內坊次客省率更僕三寺

次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率府左右虞侯率府左

右監門率府左右內率府為十率府王公以下遂置

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已下並為京職事官州縣

鎮戍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貞觀後令置太師太

傅太保為三師其三公以下六省一臺三監十二

衛東宮諸司並從舊定天下方鎮各置大總管

府改都督府其後收天下為十道道置訪探防禦

黜陟等使邊方謂之節度使有兼觀察安撫兼度

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者各置副置屬如本使入

朝則置留後領府事蓋權重而方鎮之形成矣

唐設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

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

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

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

太常光祿衛尉寺正太僕大五監少府作監子軍
理鴻臚司農入府為九寺左右神武左右武衛左右
以分理群司六軍左右神武左右武衛左右
右監為左右武衛左右神武左右武衛左右
右監為左右武衛左右神武左右武衛左右
詹事府二春坊內坊左右春坊又左右
十率左右監門左右司常左右清道左右
督護分監京府正牧餘府州設官以經之置使
以常之京府正牧餘府州設官以經之置使
五歲為限夫九寺三監京宮三寺十二衛及京兆
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職焉尚書省
按舊章立程度以頒之御史臺按格令察姦濫以繩
之中書門下立百司之設要察群吏之能否善惡者
而必進敗德聞而立貶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
失經遠之理舍此奚據泊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
使以示寵尅下民以厚歛張虛數以獻狀上心勞而
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
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揚奢矜王鉞繼
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唐官制
周用蘇綽議倣周禮文建六官唐因其舊立太師太
傅太保曰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然徒空名不

設官多以爲贈官親王拜者亦惟名銜立尚書門下
中書爲三省以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爲之長共國政
析一相而三尚書爲都省門下爲其後以太宗嘗爲
尚書令臣下避不敢當已又以三省隆重中書令侍
中亦不以時授而左右僕射遂長尚書省貞觀中上
以僕射當洞開耳目訪賢才爲弘益令尚書細務悉
委於兩丞其寬濫大故當奏白者乃關諸僕射及貞
觀末常以他官行相事而拜除僕射必加同平章及
泰極務乃預政而僕射亦徒擁名銜其後李勣以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上品之名昉焉永淳
初郭待舉客長倩以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
章入銜自此始終唐世不敗天寶後天下多難方鎮
以同平章事備位示尊非實秉鈞衡然名實相紊
矣他官司之署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
其屬於三省外以省稱者曰秘書曰殿中曰內侍署
在省闥故具以省名御史臺御史大夫中丞爲之貳
其屬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分十道察巡州縣九
寺曰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
鴻臚曰司農曰大府皆漢官五監曰國子曰少府曰
將作曰軍器曰都水其衛府之制左右衛上將軍凡

親勳翊五中郎將府及折衝所隸皆制焉京兆三府
置牧鳳翔五府各置尹上州州有刺史中下州亦如
之畿縣若上中下縣亦各有令丞簿尉以其地爲秩
是時業已有員外置矣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若檢
校兼守判知之屬至景龍而官紀大紊開元中天子
自撰唐書以判定職次從官爲之法類行之於是三省
統會衆職舉持綱維有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有六
軍檢校以嚴禁禦有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以
輔衛儲宮有牧守督護以分臨畿外於是百司詳密
庶績從理而六部之設迄於今倣焉而議者頗疵其
人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宋官制

正一品 諸國王 左右丞相 太傅 太保 太
師 少師 少傅 少保 從一品 諸將軍 左
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郡王 國公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嗣王 樞密使 特進 正二品 金
紫光祿大夫 知樞密院事 叅知政事 同知樞

密院事 太尉 上柱國 從二品 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柱國 銀青光祿大夫 簽書樞密院事
觀文殿大學士 御史大夫 六部尚書 左右金
吾衛左右衛上將軍 九州牧 殿前都指揮使
節度使 正三品 上護軍 觀文殿學士 資政
保和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 資
政保和殿端明學士 樞密直學士 龍圖天章寶
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學士 左右散騎常侍 權
六曹尚書 從三品 開國侯 護軍 龍圖天章
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學士 正議通奉大夫
人編類纂 卷一 吏部
開封尹尚書列曹侍郎 太子賓客詹事 正四品
秘書監 開國縣伯 上輕車都尉 通議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常宗正卿 諸衛大將
軍 殿前副都指揮使 承宣使 從四品 大中
大夫 輕車都尉 權六曹侍郎 保和殿及龍圖
等閣侍制九寺卿 國子祭酒 少府將作監 諸
衛將軍 正五品 開國縣子 上騎都尉 中大
夫 馬步軍 都指揮副指揮使 觀察使 從五
品 駙馬都尉 中奉中散大夫 太常宗正少卿
秘書少監 太子左右庶子 樞密都承旨 殿

前馬步軍 都虞侯 防禦使 揮日天武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 團練使 諸州刺史 騎都尉○
正六品 朝議奉直大夫 集英殿修撰 七寺少
卿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左右司郎
中 國子司業 軍器監 都水使者 太子少詹
事左右論德 入內內侍者內侍省都知副都知
宣慶宣政昭宣使 入內內侍省內侍省押班 樞
密承旨副承旨○從六品 起居郎 侍御史 朝
請朝散朝奉大夫 尚書左右司員外郎 右文殿
秘閣修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開封少尹
外編類纂 卷十六 文官
尚書諸司郎中 開封府判官推官 少府將作軍
器少監 靈臺令○正七品 朝請朝散朝奉郎
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諫 尚書諸司員外郎 侍
講直龍圖天章寶文閣 開封府司錄叅軍事 樞
密院諸房副承旨 太子侍讀侍講 兩赤縣令○
從七品 承議郎 左右正言 符寶郎 監察御
史 直顯謨寺閣 太常宗正秘書丞 大理正
著作郎 崇政殿說書 閣門宣贊舍人○正八品
奉議郎 通直郎 七寺丞 秘書郎 敕令所
刪定官 直秘閣著作佐郎 國子監丞 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 國子博士 大理司直評事內常侍
京府判官 開封府諸曹叅軍事 京畿縣丞
三京赤縣畿縣令 中書門下省錄事 尚書省都
事○從八品 宣教郎 宣義郎 御史台檢法官
主簿 秘書省校書郎正字 太常寺奉禮郎大祝
閤門祇候 從義秉義郎 大武學律博士 諸
州簽判 節度觀察防禦 團練軍事軍監判官
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 京府節度觀察防禦 團
練軍事判官 節鎮上中 下州錄事 叅軍事
京府諸曹叅軍事 巡判官 京畿縣丞三京赤縣
縣丞 諸州上中下縣令丞 承直儒林 文林
從事從政修職郎 兩赤縣主簿尉 節度副使行
軍司馬 諸府諸曹節鎮上州諸事叅軍事 防禦
團練副使 太史局承直長○正九品諸承事承奉
郎 律學正 國子大字正錄 京畿縣丞三京赤縣
縣尉 諸州別駕長史○從九品 諸州中下縣主
簿 諸州上中下縣尉 將仕郎 承務郎 高班
黃門內品 承節承侍郎 廸功郎 中下州諸司
叅軍 城寨馬監主簿 諸州司士文學助教 翰
林醫學

○右宋官秩載在文獻通考如三公三少左右丞相知樞密叅知同知簽書俱執政官上資政殿學士曾任執政者班序雖壓而在六曹尚書之上觀文殿大學士至敷文閣待制俱從官常開史如侍中尚書令煥章閣及通直學士提舉樞密院經略制置安撫以至巡檢監獄監務俱未之載故其品秩俱不及詳或沿革不同因事而設茲有所遺耶宋朝舊官制文臣則兼帶階勳即自武騎尉至上柱國十二轉是也武臣則兼帶舊勳階憲銜檢校官四色憲銜自監祭御史

人編類集

卷一六 吏部

三

二轉

宋初官號名秩皆唐舊三公三師亦獨爲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改上于尚書省而太師爲異數其三省长官亦不授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叅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書省並列于外別於禁中置中書政事堂與樞密院爲兩府天下則賦若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之其時台省寺監無定員無專

職出入分蒞而卽所蒞爲職司以課職而考功百司庶府皆得以其職自達中書樞密院爲奏覆畫一下而行之官司相承無損于治然是時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其正官特以寓祿秩位著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之所寄十無二三惟內侍省閤門省四方館略有職掌它無所典署故以登臺閣任禁從爲榮以差遣要劇爲貴而階勳爵邑無能重輕名實混貿甚矣神宗覽唐六典慨然欲酌古今之宜改官制幕以賜群臣乃置局中書考故實釐定制三省準唐尚書令侍中中書令亦不授以左右僕射爲宰

八編類集

卷十六 吏部

三

相中書揆議門下審覆而尚書宣行之它諸省臺寺監各還其職司會明堂禮成詔以新制遷敘尚書新省成上親臨幸召六曹長貳而下詢職事申較而異時試攝判知差遣之弊廓然矣然其時參政確以王珪首相妨已欲傾之建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於是本六與中書造命之說已得以次相筦機務承旨奏事而左僕射以門下不得與實損珪而奪之權其內降制勅及中外復逆本三省定奪取旨下已稱尚書審徒虛文而行遣顧璿關元祐中司馬呂相繼柄

國乃請今三省復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義。其後蔡京當國。更開封守臣爲尹牧府。分六曹。縣分六案。修六尚局。建三衙。郎又更兩省長官爲輔弼。而易左右僕射以太宰少宰名官。諸皆隨正。然而亂政亟行。晚能政復令其黨建白古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今乃得三師司徒司空周六卿。太尉秦主兵之官。今復爲三公。非制也。宜復古三公爲真相。三孤少師少傅少保爲次相。蓋一復周官之舊。而京乃復以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復柄國。毒痛于天下。乃其時鄆王肅王以皇子童貫以中人皆得官師傳。諸嬖倖走馬。八編類纂

承授得擁使節。方士黃冠畢玷清班。則壞弊極矣。建炎初。復國初。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之傳。乾道初。更爲左右相。而建設非人。亦將如官何哉。總論

官制

三尚書省	刑部北門	太常
	禮祠膳主	宗正
中書省	吏封勳考	五國子監
	又名二	光祿
省門下省	十四司	衛尉
	戶度金倉	司農
部	兵職駕庫	大府
	工屯虞水	大理
寺	鴻臚	少府監
	太僕	監都少監
職官		

按以宰相而兼他官。本非令典。唐制所謂反輕宰相之體是也。然時方用兵。則兼節度使。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蓋以國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綱。則下不敢以泛泛之司存視之。猶有說也。至於三省。則俱爲政本之地。無所不練。長官則宰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則參知政事是也。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矣。而復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是既自有佐官。而復出長官兼之。贅寵甚矣。節度使

在唐爲閫帥。觀察團練使。在唐爲監司。防禦使。在唐爲邊將。刺史。在唐爲郡守。至宋則閫帥監司邊將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州之名起於唐。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以治中別駕爲郡官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爲節度觀察諸使。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爲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爲列郡之元僚。蓋雖冒以節度推官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宋官制論

常考之。唐宋建官名。乖職冗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中書門下尚書謂之三省。御史大夫中書門下謂之三司。左右散騎常侍分屬門下中書規諷獻納。謂之八貂。左屬門下則左貂。右屬中書則右貂。

宰相帶平章事。自唐優李靖始。平章軍國重事。自宋王旦始。留守典宮闈之嚴。節度當方維之重。觀察激揚之等。轉運專漕計之司。其元帥副元帥宣慰宣撫安撫招討諸使。制閫臨邊。不恒置焉。六曹寺監小異而大同也。侍從臺諫名殊而實一也。宋之冗比唐尤甚。三省平章職皆宰相。而中書與樞密又稱兩府。分主兵民一制誥也。而學士而舍人並稱兩制。學士掌外制。一秘書也。而三館昭文館集賢館秘書省賢院昭文館集賢館秘書省而秘閣而秘書省。一御史也。而侍御而殿中而監察御史。而史官史稱殿中御史。察御史。而裏行。即今之御史。以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官階極品。並謂之知下。以使相與曹貳者。此也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且尊將相亦謂使相。寇準使相判河南者。此也。其掌國計有三司使。三司。謂鹽鐵。度支。戶部。掌殿庭官。各有官徽。南北二院使。掌祖宗宸翰。有龍圖閣閣之官。直學殿。有觀文殿明諸殿大學士。其判府知州。以從其監司有轉運提舉提刑諸名。宋制然也。聖祖倣周監漢不置宰相。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以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御史。錯以百司。文事悉歸翰苑。耳目專任臺諫。體統專而

名實得矣若殿閣大學士論思密勿官止五品修撰
編修皆得入閣地之峻而秩之卑者處誠遠也其後
閣下多由尚書例加公孤禮絕任崇無異宰相而天
下亦以相稱之此最失祖宗之意者今制然也官制

晉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顯俊之流宮伯內
宰蓋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
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及黠兒友國之徒得
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
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吏部

是也中漢以來非閣登筵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
能籍紳特以之備員表器漢有宮中府中之小唐有
南司北司之職職掌不類為品流亦復殊異而官
之內外始分矣有言中給事中言之官而本司官禁
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本司
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本司審
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請營繕不遇為儒臣食掌
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史而
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尊官校尉在漢為兵師
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

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歷代官制總論

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變也蘇秦為國相許歷為國
尉孫臏仕魏為將軍而須賈亦為魏中大夫吳起守
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荀卿令魯陵是則守
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秦漢
侍衛之士謂之侍郎而近世居從京之尊秦漢出入
禁闥謂之侍中而近世為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
甚卑而近世以為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第
顧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為民之意如何中歷代官制總論
封建則事要而官簡郡縣則事煩而官冗也周之官

八編類纂

卷一 吏部

吏部

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孤列九卿則其制為益
簡民胡得而不安秦漢以來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
三師既有三省復有六曹既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
制為益冗民胡得而不病哉歷代官制總論
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
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制
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制十八班班多為貴
陳並因之後魏制九品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
以下每品分為上下階北齊並因之後周置九命每
命分以為上凡十八命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

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流
內流內自此始焉魏帝除上下階惟又置視正二品
至九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焉謂之視流內視
流內自此始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
品從七品以署降實及正祿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
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流外
自此始勳品自齊梁卽有之

太子賓客 副都御史 大理卿 詹事 按察使 都指揮僉事	侍郎 通政使 太常卿 府尹 副留守 指揮使	初授嘉議大夫陸授資治尹 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初授嘉議大夫上轎車 昭毅將軍加授昭武都尉 石 月支米三十五
光祿卿 行太僕卿 泰政 都轉運鹽使 衛指揮同知	太僕卿 苑馬卿 留守司增僉同知 宜慰使	從三 初授嘉議大夫陸授資治 中大夫加授中大夫少尹 授中大夫少尹 石 月支米二十一 上官無祿餘俸
八編類纂 通政 少府寺 京府丞 行太僕少卿 知府 宣慰同知	正四 初授中議大夫陸授資治尹 中大夫加授中大夫 授中大夫 石 月支米二十四	從四 初授中議大夫陸授資治尹 中大夫加授中大夫 授中大夫 石 月支米二十
鹽運司同知 宣慰司宣使 宣慰司宣撫		

華蓋殿學士 奉閣春坊大學士 通政司參議 大理寺丞 實卿 天監正太醫院正使 宗人府經歷 按察司 王有長史 宜慰司同知	初授奉議大夫 陸授奉議大夫 政大夫 陸授武節將軍 陸授武節將軍 石 月支米一十六
侍讀侍讀學士 尚書鴻臚少卿 五府經歷 鹽運司同知 副千戶 宜慰司副使	從五 初授奉議大夫 陸授奉議大夫 政大夫 陸授武節將軍 陸授武節將軍 石 月支米一十四
大理寺正 侍讀司業 司丞 大醫院判 府通判 官正 斷事 提點 事安撫同知	正六 初授奉議大夫 陸授奉議大夫 政大夫 陸授武節將軍 陸授武節將軍 石 月支米十
贊善司直郎 光祿寺丞 大理寺副 布政司經歷理問 同知 州市船河渠副提舉	從六 初授奉議大夫 陸授奉議大夫 政大夫 陸授武節將軍 陸授武節將軍 石 月支米八

<p>都給事中府推官 監察御史知縣 編修 大理評事 行人司正 五府 都察院都事 通政司經歷 太常博士 典簿兵馬副指揮 營繕所正京縣 丞 按察經歷 留守司都司都事 副都司衛理副 安撫使軍器監長官</p>	<p>翰林檢討 左右給事中 給事中書 舍人行人司副 光祿典簿 署丞 詹事大僕主簿 京府經歷 靈臺縣 祠祭署 奉祀 州判官 監課司副 提舉布政司都事 副理問衛監運司 宜慰招討司經歷 蠻夷副長官</p>	<p>國子監丞 五經博士 行人司照磨 通政司知事 京府經歷 欽天監典簿 保監正卿 國子監司簿 國子監司 管轄所 國子監司簿 國子監司 衛知事 府經歷 府經歷 府經歷 奉 按察使 府經歷 府經歷 府經歷 寶奉祀長官 奉祀正祀 奉祀正祀 金元符宗真官 奉祀正祀 奉祀正祀 林典相國子助祭典簿博士 光祿 府事監事 鴻臚寺主簿</p>	<p>京府運司知事 按察使 府經歷 府經歷 布政司照磨 王府典膳奉祀典寶 良醫 副官 恩祿 神樂知觀 崇 真官 副監官 左右覺義 玄義</p>
<p>儒初授 承事郎 陞授文 林郎 吏宣義 郎</p>	<p>初授從 事郎 陞授徵 事郎</p>	<p>初授迪 功郎 陞授修 職郎</p>	<p>初授迪 功佐郎 陞授修 職佐郎</p>
<p>月支米 七石五</p>	<p>月支米 七石</p>	<p>月支米 六石六</p>	<p>月支米 六石</p>

<p>校書侍書國子學正部檢校鴻 臚署王官監侍司應營繕所丞 典牧所會同館文司院承運寶 鈔廣積莊罰十字庫顏科皮作 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 局大使龍江寶鈔副提舉府 知事 縣主簿長史司主簿典儀 正典樂牧監正 茶馬大使 贊禮 郎奉鑾 宜撫安撫司知事</p>	<p>待詔司諫通事舍人正字 詹事府 錄事司務學錄典籍鳴贊片班司 晨漏刻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圍 長太醫院提舉司監課司州所吏</p>	<p>牧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 局大使承運寶鈔廣運積莊罰 十字庫副使典牧所會同館文 司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太僕京 府府庫都稅宜課柴炭司大使 額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 京府織染副使草場大使孔顏 孟 孫 教授按察司校府宜撫 司照磨典儀副教授伴讀都司運 司府京衛宜撫慰司學教授司庫 司府倉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大使 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術正科都 緝都紀大常司樂教坊都武司樂</p>	<p>孔日國子掌儀學正教諭訓導兵 司斷事長官司司吏目同姓同教訓</p>
<p>初授將 仕郎 陞授登 仕郎</p>	<p>初授將 仕郎 陞授登 仕郎</p>	<p>初授將 仕佐郎 陞授登 仕佐郎</p>	<p>初授將 仕佐郎 陞授登 仕佐郎</p>
<p>月支米 五石五</p>	<p>月支米 五石</p>	<p>月支米 五石</p>	<p>月支米 五石</p>

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副使 此以
通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關稅官 下未
都督府御馬軍器諸門官副使顯益
厚都諫都稅課司副使亦速謀 入流
司府州縣所分府大使副使
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縣軍大副
使司府州軍器諸雜造局副
使亦速 批驗所中輅司二局
慶遠裕民司竹副使司庫副使宣
德翁司竹鎮治河州遼陽青州府
樂安稅課司大使益倉稅課鈔紙
印鈔鑄印批分竹林惠民金銀場
惠民局水銀砂場局生藥庫長
史司倉庫大副使縣雜造局副使
典科訓科典行訓術副都綱都
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
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
國輔運推誠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推誠餘曰奉天
翊運推誠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
歲祿視功有差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
其賢也充京管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印僉書守備留
都山克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諭功
過覈適孽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學於
國子監坐罪 奪祿重奪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
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為令曰

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
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為守令
厚賜而遣之二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歎曰誰
無母子令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
吏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情性清潔者充學官賜
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四年中書省上府州縣
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令官吏
犯贓者勿赦六年令京官三十月一考考陞一等外
官三歲一考考陞一階勅按察司舉察有司官七年
汰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十八人增公侯伯都督丞相御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史大夫等官祿有差八年增尚書行省叅政公田祿
各百十年制賜百官八田租充祿俸初給典史俸有
差是年併省州縣十一年命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
無過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自過不職
下不預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廣西布政使臧
晉母憂去賜米鈔令喪去官並有賜十二年著令給
丁憂官俸有差十三年置判祿司旗臣戒錄 上既
誅胡丞相命儒纂歷代侯王宗戚文武宦官悖逆不
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為是錄云詔復京官家勅守令
恤民十四年詔有司遣替閑釋放官赴京叙用定考

嚴殿最法禁有司差遣學官十五年賜六部尚書馬
十六年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上曰禮行於藩
司班以秩叙十七年吏部尚書俞熾上更定員資格
申薦冒濫考課失實之禁熾上考績法者爲令令方
面勿侵郡縣之職十九年選應天諸府富民子弟補
吏凡千四百人二十年選南方學官有學者教非
方二十四年賜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璠
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
出入非所以示民政假馬部民因被侵潤不能舉職
甚非治體其官市馬司二十四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

八編類纂

卷十七

九

馬一率十斤食之歲一更定儒學訓導位雜職上二
十五年頒解食簡要錄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
沿革品秩崇卑勲階陞轉俸祿損益曆年屢更無以
示成憲於後世命侍臣重定其制頒天下二十六年
頒諸司職掌定學官考課法初命儒學訓導冠帶土
名吏部附選貼黃頒世臣總錄二十八年頒祖訓
條章勅禮部有言改祖法者以奸臣論無赦是年罷
百官朝參賜食二十九年始定外官三年一朝觀三
十年頒爲政要錄二十一年定吏員出身資格建文
中更官制文皇盡復故惟存大理寺仁宗即位

之歲命吏兵二部尚書蹇義李慶書都布按三司者
官姓名履歷於武英殿西序曰皇考尚書中外官姓
名於武英殿南廊便覽觀也宣德五年五月令追奪
賊官誥勅七年大學士張瑄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
下官俸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
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爲例近來小官多不能贍如
廣西道御史劉隼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
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貧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
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
議增俸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法不行小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十

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月一兩宣德中邵
御史顧佐以柴薪事被訐上問楊士奇對曰京官
月俸一石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半取直藉其用彼
得歸耕人情爲便遂爲例巡撫官者亦樂開設於要
害處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用都御史侍郎改
卿丞景泰中悉用都御史叅贊軍務者始於洪熙元
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方面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
書商確機密遂名叅贊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
同叅政冊陽沈周宣府叅政崑山劉璉山東叅議會
稽周願廣西副使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叅贊

軍務也景泰元年御史張子初等言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缺聽吏部推訪內外官賢能而又久於其任者請授御史有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中選用宣德中始有會官舉保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所舉非人况御史若從大臣舉保得任大臣有過彼必鉗口卷舌而不言大臣有囑彼必俯首帖耳以聽命願停舉保新例而復洪武永樂之舊制下禮部會議僉曰御史言是制曰可御史練綱亦以爲言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直何文淵言洪武永樂間銓選專隸吏部宣德正統以來始令大臣舉保景泰初御史陳綱等言

八編類纂

卷十一 吏部

二

保官徇私廷議奏允仍歸吏部今綱等又言吏部選授私舛請復行保舉臣等謹議上繼今方面府正員缺吏部具奏移文各該保官大臣書所保姓名材行歷官緣由奏下部銓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舉保吏部推選已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上官會保余還吏部訪求未幾吏部都給事中林聰復以爲言著爲令四年御史左鼎言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爲侍郎者倍于原額爲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管屯

等官如河南叅議二員今則添而爲四僉事三員今則增而爲七若夫巡撫鎮守之官則尤可言者方岳各司十餘人不爲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立法可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官以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史則今之方面御史蓋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於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內外官凡非洪武之舊者叅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可立七年春令吏員冠帶引入內府會官考試成化

八編類纂

卷十一 吏部

三

中中人張敏死姪太常寺丞苗傾貲獻上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上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卑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魚緣近官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寺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于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今傳奉官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

日請因災汰罷。正德間亦有附權倖得文階者。嘉靖初盡革諸傳陞乞陞官。嘉靖八年又裁冗官二千員。近日南京六部正貳卿往往停推土木之役起匠人而官至九卿者。諸富人貴游于猾吏竄名營建籍中得官者。不啻幾千人。皇明百官述上

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玄宗開元末官自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

八編類纂

卷一七

吏部

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朝官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儒學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閑無事。可省其半。其郡縣學宜省併入府學。應天順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正統八年併入府學。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子廟。今乃

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廟者。甚煩費無謂也。至如通運所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今祇為充資養望侯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至祇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為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監十人謂須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丞寺副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焉。如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擇在省貢舉名目。俾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舊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二千石漢賢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表以次用之是故漢臣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二公久任之效明著史冊丘文莊公曰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

八編類纂

卷十七

五

政者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易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

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口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于進士爲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洞弊若見驛舍之所損壞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見驛馬之疲瘠誰爲之恤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速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敝於承平之世也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參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攜妻孥往來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六

不又戒途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猶以參議徑陞都憲葉盛自參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何文淵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陞陞尚書亦不爲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塗重煩郡縣夫馬供頓勞費不貲乎善乎近日有爲策議者曰子產爲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

郭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聰明得于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案之舊習。而旁視同輩。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爲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松。白侍郎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錄者。可稽也。如吾東。堯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註云。秉安臨別自述詩云。不貪自古

人爲寶。今日貪民詩。滿矣。十有九年。官別邑。半無一失。掛心。最。近。長。爲。之。除。人。請。開。乞。留。送。陞。楊。州。知。府。字。除。鎮。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註云。連。事。賜。給。衣。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道。還。在。滁。上。年。陞。四。川。按。察。使。尋。召。還。陞。此。守。令。久。任。見。于。郡。邑。志。者。可。通。政。使。改。陞。部。作。郎。

考也。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爲滿。以六替爲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單異者。璽書旌獎。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丘文莊公曰。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觀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

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八編類纂卷十七 吏曹

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嫉。則雖有願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史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陟。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史。朱浮謂有罪者。心不服厭。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伏。然猶有罪可名。雖坐被空文。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則至于沒齒齟齬。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出者。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

行之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劾之所遺以疎通遷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祿位而壅闕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仕途惟進士出身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况雜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丘文莊墓志至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胡端敏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下增于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于勸士體臣之道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

今知縣七品原月俸七石五十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俟見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皇明百官通下洪武二年令功臣子弟入學初製鐵券二年存恤先鋒府十元帥府戰沒將校家定五等勲討定武臣世襲之制四年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爲班首五年申定武選法作鐵榜申成公侯八年定教練軍十律是歲計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一人九年擇功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令公侯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頒武臣大誥又頒八條勅諭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錄又賜武臣保身勅二十二年禁武臣預民事二十三年賜公侯伯屯成自戶二十六年頒稽制錄於諸功臣二十九年大資致仕武臣各陞一級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北平諸衛所凡千五百人永樂元年冬定功軍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

並得一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火郡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大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一類奏下兵部定議陞賞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絹鈔錠無功者挺而斥之已而有罕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弘治十八年時詔嚴禁正德元年錦衣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大監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不及數月官校四奏陞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已而奸倖相繼用事嚴衛無賴之徒鱗集議附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夥始則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為首張皇狀無非倚擬之詞連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含糊奏請朕聽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市井庸流立陞朝籍權門所役驟至顯榮且其假種妖書陰為陷罪

典

買同番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一煉成獄凡經嚴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弘治元年孝宗有聖懷妖言不陞止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之旨今一切撓寢矣大抵正德年間軍功冒濫其弊有三奏帶越額也紀驗失實也選法變亂也以故寧復陝西甘肅大同應州雲貴江西湖廣山東河南虜賊之役陞擢極濫嘉靖改元詔革罷凡三千一百九十九人而在外者又倍之殆不止于嚴衛也若乃流官不許世襲署職止加實授今則流官以流得襲署職以署遞陞甚至納粟虛銜遂以軍功累授已而諸所革者往往得復官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一十員今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而一千七百踰八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以文職計之益已

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前代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冒功一切虛許。冒濫矣。國初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矣。世襲于孫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周衛所官旗官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稱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殺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

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首爲舊官。子孫年幼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爲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于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破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拿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然此猶我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于今日乎。大學士李賢言于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又增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射其首。則不能再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

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以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降職止其身並亦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庶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庶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犯罪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庶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天下衛四百九十有奇為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羣牧

番夷土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二十餘萬而今之乎此豈盡水旱征戍移徙絕滅哉衛所官沒之也官世其爵軍世屬于官視為奇貨然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無復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絕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齟齬之民以清軍為擾而彼以通軍為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冠至必借兵于外於是其有新軍於是其有鄉兵而故額十不得二三夫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軍從征苦瘁田以為屯俾為世業富商大賈猶得墾其餘畝以鹽易粟塞上之庾常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糴漫漶故老所傳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為烏有而清屯者至視為不可控揣之物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千百于屯之所出矣愚又以為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為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吏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援甲冑躍馬提戈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為悍將債帥奪其

步卒之首虜，而昇其子壻，累功併叙，疏爵而貴之，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賈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情歸，鹵掠其一二旄倪，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強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敢戰，則當爲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尸輿曰忠也，爲進爵一級，以貶其子，彼敗者非茲旗鼓，則失機宜，或非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苦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微惠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娶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以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無以勵死事，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於人情乎？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褫其職，而家食荐賄者，以杜後惠，文弊治之，東而詣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極至則委諸度閣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

人耳，何飭也？令甲有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頒繁毋輒逮，而武臣遂輕犯法，犯法者衆，臣以爲是將不勝其案劾，而時骹法以從事，文吏卽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某官以下著爲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如四事廉得實者，必置不理，或者其重犯法乎？今法有幼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人京師，第不第，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舉奏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爲大帥者矣。劇孟、洛陽俠也，朱克用、河北豪也，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請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鷲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校之選，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并爲期門，擊劍鬪鬬，彈丸連帑，風角占測，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甄敘之乎？武臣文散官，漢諸侯有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三公下，隋文帝以爲散官，今正一品初授進榮祿

大夫至從九品登仕佐郎正見官制蓋初授散官俱
于三年之後照例陞授其加贈考驗本人生前功績
合得加授者照例給與武散官周禮天子六軍其將
皆命卿蓋在國稱大夫在軍稱將軍自晉獻公作三
軍而公將上軍故有將軍之名今為散官正從一品
同文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至從六品校尉止見
官制文勳周禮王功曰勳齊梁始有勳品本酬將士
其後漸及朝流楚寵官有上柱國唐以為勳官今自
正一品左右柱國至從五品庶尹止見官制武勳後
魏有柱國大將軍今正從一品同文勳秦有護軍都
尉唐上大將軍為上護軍大將軍為護軍至從六品
騎都尉止見官制封贈武王克商追王太王上季故
後代有追諡追封之典兩漢逮今人臣亦有追贈之
制漢宣帝恩張賀掖庭收養封恩德侯此追封之始
也國朝文官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
品一代各照見授職事依例封贈
按白漢而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非堯典首敘睦親
之意我聖祖特立宗人府居六部之上其秩一品
得此道矣初置大宗正院後改為宗人府以秦王為
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

人己而用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漢初惟有太傅
太尉而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後加置
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議以漢舊為司徒
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按史記曰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
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通考曰成帝拜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
金印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矣後漢惟有太
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司空司徒為三公而
無師保漢制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
為下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
眚變咎則責免公台獻帝時罷三公官晉八公同時
並置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太尉司馬大將軍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
翼者也按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
迄于江左相承不改太傅為上公亦不改自是南北
朝或專有太傅齊或並為贈官陳開黃閣聽有三司
太師太保二大將軍三公太尉司馬之名有三公三孤
四輔之別至隋則廢三司官矣唐復置三師三公並
無其人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亦不置官屬
五代時多以昇藩鎮及贈官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

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而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中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真相按政和至于宣和所授三公之官不獨非人名體亦未正如鄆王肅王爲之則以子爲師傅矣童貫爲之則以厮役爲師傅矣朱文公嘗言公孤之職舊惟文臣有勳德者除後世或以王子或以武臣既曰天子之子曰武豈可任師傅之責耶嗚呼以童貫猶爲之則武臣無論已宋輕師傅之官弊一至此哉皇朝初置三公府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成祖罷三孤官一仁宗復太師太傅太保門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嘉靖初楊廷和加太傅辭不受其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已上皆東宮官亦不專授但爲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耳前代有中書之官通考以爲周官內史之職蓋自漢武帝游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時更以士人爲之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謂之鳳凰池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龍朔改中書令爲右相入宋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惟范曾公質以下五人而已宰相之名自黃虞以來曰六相曰十六相成湯相伊尹仲建武王相傳說周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皆其任也相國丞相之名始自嬴秦而漢亦有左右丞相至哀帝而廢獻帝時始復置而以曹操爲之魏晉以來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丞相之任由是丞相反不爲宰相之任而常爲擅代之階矣唐初始定制以三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不復一相職既尊無所

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然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乃以處資淺之人中世以後乃獨爲真宰相之名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又不當復有貴官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李郭以勲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

八制類纂

卷一

三

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于王建馬殷錢鏐之輩遂起盜地者皆欲效之矣文已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大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于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矣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權臣皆爲之而居之者多非其入矣若唐以前亂賊遞相承襲以爲竊取大物之漸又其甚者由是言之則我聖祖之見豈不誠弘遠哉殿閣學士者唐始設集賢殿學士後改爲麗政殿學士雖繫中書省然特掌刊

輯經籍而已其後多不置至後唐明宗卽位之初命

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惜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

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院學士充班在翰林

學士上後又轉改止于翰林學士內選任始尊矣宋

因設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大學士

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

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相不除與資政殿學士並

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

除其後以待簽樞云中書省正一品初設左右相國

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有丞屬而中書舍人爲多是

年始置六部分理國事而總之中書十一年禁六部

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胡惟庸詔

罷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六部分領中書之政二十八

年上座奉天門勅文武群臣自古三公論道六卿

分職自秦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

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頌頌不敢相壓事皆朝

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

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核奏處以重刑先是洪武

十五年敕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殿

翰林學士宋訥侍左右備顧問未與機務至成祖
首用翰林解縉編修黃淮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
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閣
始預機務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是大學士
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在內閣曰
辦事遞丞相稱而本官上又加以卿佐師保之名焉
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
務也嘉靖壬戌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爲皇極
殿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而大學士之
稱隨之凡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
規誨獻告謀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
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聞凡上
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四日敕五日冊文六曰
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日檄皆審署申覆而調
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
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
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
乃行之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稅皆得以預聞
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蓋不與之以相之名而
與以相之實也夫不與之以名則下無作福作威之

柄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聖祖之貽謀
遠矣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屬官悉高于諸曹其選舉
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二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
銓補多以歸之矣宋初典選之職分爲四而元豐又
更定制度尚書侍郎左右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凡
各十五案選法密矣丘氏濬曰宋以樞密府專掌兵
政與中書省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
統軍旅而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
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
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盡善極矣皇明爵祿歷代
考

八編類纂卷之十八

圖書編

六曹類

吏曹

秦始并天下，創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爲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卿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左丞相之上，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

八編類纂

卷一 人 吏曹

封慎，貴可畧推矣。漢高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爲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鞭誅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雖鈔細武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于是苛爲之禁，以伺其過，卽鈔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少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典，削亦漸寡，而終東西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以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爲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爲五

等，曰郡縣公侯伯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領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勲舊，而其更有功，則別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僭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爲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

八編類纂

卷一 人 吏曹

齡之類，皆得世襲，而它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爲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但察韃捧酒卮而趨走于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推恩遞進，徒以徵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制焉。自蔡京之公有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爲王，而王制除矣。南渡以後，所謂三者遂冒于宰執，如檜如侂冑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卽將相非勲德，可以一嘖咲而得

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典 高皇帝之下建義草
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等
公而其他功臣之歿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
男之贈然往往一狗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
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
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
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官加籠巾貂蟬世襲
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
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
知矣十年以後封束冕徽光祿遂與侯等永樂初而
八編類集 卷十一 史書

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勲皆與侯等而伯
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
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鑰轄曹綱獨不得預九
卿事大抵視一以下獨隆崇云公侯伯
表總叙

余讀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嘆也
曰嗚呼厚而裁則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
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諄
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勲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
樂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涼平斧鉞焉夫孰敢
不念難而順于法者然至安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

抑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績侯者獨西番之役最
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
累而幾若掃矣夫以馮宋公傳穎公之雄而卒不免
歿嫌謂其不蔽法也可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嘆
也太史公曰綱亦少密焉旨哉所稱綱少密者人主
不睹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漢利
其土地人臣不睹其先國之所繇是以易爲惡而難
爲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無所
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
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
八編類集 卷十一 史書

一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
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下明詔收錄故
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愍信國公和後俱
爲徽矣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
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穎二公
遂不獲一此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哭江陰靖海
之裔寥寥勒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聖哉公侯伯表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因其年
爲洪武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
功臣遂封洪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

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
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客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
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
是靖難封始寃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
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清遠
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肅
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
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
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被軍殺將抵亂僞工
之特封者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

八編類纂

卷一八

五

旅之師彈丸地出萬灰者三載而遂奠宗社于泰山
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
援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
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也定典之
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穎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
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
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符之盜鹵級數十
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驪
馬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
政者如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

服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
不費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
級至萬餘其所遭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徹侯等
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
怕也又陋而不習掌故

永樂功臣公案
仙年未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荆棘日
不暇給矣而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基
最貴幸常帷中富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劾焉上
業進學士承旨同及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
大抵紀註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肯使爲詔

八編類纂

卷一八

六

草濂濂多所當久之上微末益置華蓋護身文華武
英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
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康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
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爲置僚屬亡所治天子
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
淵閣召待講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
群臣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
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有文
選授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報行而吏
部寒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

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無礙
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憲大
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于禮至貴倨也視
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
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自由六曹故
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
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內閣

表制

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
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丞相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七

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
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
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
然猶在丞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
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
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北齊因
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
則又舛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大冢
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乃欲與三代比隆
得哉自隋迨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曰上

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
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
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
和定官制如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爲真
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
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
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置公孤皆如
故而益以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與言色之昵合
朝拜暮加不可勝紀明興高皇帝始釐正之罷
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勳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八

爲太師太傅亦無職事不置祿屬洪武十三年罷中
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
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
時以示燮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傳之官自魏公夢
韓公雉亦絕響矣將下視傳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
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仁宗初卽位
謂群臣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毘師傳卽眇末何敢干
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
保蹇更部義自少保屢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
自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于是公孤之官

備矣。然以是爲美稱耳。非必有獎理之實也。劉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元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若直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嘉靖二年以太學士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及拜縉紳聚而譁之以爲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

八編類纂

卷十八

九

甚而未有譚者何也夫獎理責之統務論道以施乳臾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嫺則譚非勛崇則譚非齒宿而資重則譚以譚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譚不必也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階于義竊謂可取云

公張表

高帝初因滕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于坊局始實爲官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

元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晏麟領少傅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尤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爲太子少師會上狩北

八編類纂

卷十八

一

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爲虛銜以待文武臣之資重或有功者

東官三師表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于中祕諸省至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置以親職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于他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二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

行自是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以下通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為從一品視中書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太祖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以備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功在其上十四年罷承旨直學士八編類纂卷十八史記

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始定置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從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于職分無損蓋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綽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

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與諸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亦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為令丞不可攷但其職惟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幾可八編類纂卷十八史記

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百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伴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置尚書令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為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叅決乃下三府而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佐之三公去矣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

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今秩不過千石。僕射公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用望遷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他官。往往遷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爲六曰吏部五兵客曹駕部屯田支度。而尚書始以其職入銜矣。渡江後。史爲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廢支度。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于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三

有錄公則錄爲真相。而令僕爲參執。無錄公則令僕爲真相。而僕射爲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參執。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至高宗以後。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姑美其名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于此時。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士。三亦人主爲之低昂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勳臣。

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或以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叅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省選理貳則以樞密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千職名頗不雜矣。明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頒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于六尚書勢不

八編類纂

卷一八

史部

十四

追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刑工兵部。分五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歟。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政。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一品。侍郎品如故。欲以踞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選

拜太驟識者以為未然至文皇即大位而悉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為北京設刑部尚書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永樂四年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在九卿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習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發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行人編類纂

卷十八 吏曹

五

在諸九卿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勲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共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

六部尚書表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于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關則大夫以次選代成京之際遂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

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嵩并太尉司徒丞相俾任之而郊慮以御史大夫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

八初類纂

吏曹

五

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為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貴戚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旅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為大司憲者以臺為正肅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為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大夫而雄峻過之至有逕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為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為表裏參知樞副承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為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

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病者也旨矣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濂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八編頁集卷十一 吏曹 七

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績然御史獨不係都察以示相得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于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贊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或得代則回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衆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出鎮者都察院左右

高皇帝初中山武寧王達等下陝西遂悉平甘肅寧夏諸鎮泰慶肅三公鎮之而侯伯都督耿秉文等理兵政間命宋穎諸國公一按閱操練而已永樂始命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鎮寧夏寧遠侯何福等鎮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而已正統初西虜弗靖始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據總兵官任禮蔣貴上討平而陝西右都御史王文陳鑑分歲鎮守然寔未嘗合三鎮而歸一總督也成化初滿政據石城叛詔左副都御史項忠總全陝三邊兵討之已詔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八編頁集卷十一 吏曹 二

有事而置事已則革不爲恒也弘治十年始起王越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禦火篩十一年二十五年秦紘以戶部尚書守如越自是定矣嘉靖十九年避制字改總督都察院西二邊

洪武元年師未下廣東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爲大帥得專征及誅賞獨有文臣督攝之寄至正統十四年苗寇崛起廣東則命侍郎揭稽廣西則命侍郎李崇各巡撫之然二廣地勢犬牙賊東西豕突來往叵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

人任人

總督則
撫司不

言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以丁悉聽節制。一切便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復。馬昂再以提督至。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督趙輔率大兵討之。陞浙江叅政韓雍為金都御史。贊理軍務。然于制。特重。雍既平寇。遂命總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于朝。願得又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命副都陳濂撫廣東。俞都張瑄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于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而

兩廣巡撫不復設。仍統于總督。正德十一年改都督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遙制不便。兵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于廣東另設巡撫。至隆慶四年改總督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于廣西另設巡撫。
巡撫
嘉靖年表

永樂中。皇太子監國。南都府部大小諸臣六軍安堵。如故。自二十二年。皇太子即位。為仁宗。亡何。晏駕。皇太子來自南都。即位。是為宣宗。始制詔太監。鄭和王。下西洋。及留水陸兵馬。與駙馬都尉沐球。襄城。守隆。同督守備。于是和等。桶內守備。琮等。稱外守。

傳而亡。何琮。罷隆。專督守備。久之。以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機務。叅贊所理。專外守備。亦時與內守備。叅。蓋位差亞。而權實重。
南京守備
黃福大臣年表

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酒而酌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晉而始以祭酒屬國子。遂為諸生師。高皇帝因元之舊。不廢其僚。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簿。正學。學錄。掌饌之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為從四品。以鳳陽為中都。亦置國子。祭酒。未幾。革。永樂間。都北京。設國子監。其國子監冠以南京。
國子監
嘉靖年表

人編類集
卷一八 吏曹

三省之意。古與今大畧相同。但前代都未盡善。中書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為持衡。惟漢武宣以任宦者。弊於。襄成帝以吏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弊於。合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尚書任重。魏置秘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於。尚書疎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待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署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於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為空官。元以中書省為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白。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議者謂

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論蓋無補於事也宋宰相樞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爲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蔑聞矣我朝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早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一洗諸弊者乎三

景泰間以易儲事文武大臣各道師保之銜天順初悉革罷天順五年曹欽反李賢等被害獨加太子少保至成化初復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加太子太保其後或以考滿或以論功加漸無制矣故以道德爲王者師官不必備惟其人乃借爲顯恩榮資之貴

八編類集

卷一八

三

不惟洞王者不備之貴抑所以長臣子自恣之心至於身故濫爲贈典則尤其無謂者矣鍾

永樂初建內閣於東閣門內取翰林解縉等七人在閣辦事止以備顧問官銜學士而已終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是時尚沿太祖之意欲卑其銜以殺其勢至仁宗朝其意漸失一在閣資深又東宮誼厚乃陞楊士奇爲禮部侍郎尋加少保轉少傅兼太子太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

禮部大學士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此三楊特

設學士承旨侍講侍讀直等學士及典簿待制修撰

之始也後楊榮陞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

兼官歷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

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德

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爲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宣

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事

凡啓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

所由始也然三楊權在不妄用及楊榮卒於正統五

年楊士奇卒於正統九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

漸改於其舊及景泰易儲之後雖天子亦籍內閣

以爲已用但其官品如蕭鐵江淵許彬王一寧商輅

等皆不脫學士之銜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

八編類集

卷一八

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薛瑄山人理卿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亂政其黨焦芳直以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寮之首而入主中樞之權然亦陰執其柄至張孚敬則直以相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委之以後則廣容奔競典內則禍福響應漁外則鉅將鱗集有不可勝言者矣

問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科洪武初局廢已而

應奉編修典籍檢閱官洪武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待應奉檢閱典籍又設孔目五經博士侍書待詔檢
討至十八年定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為正官孔目為
首領官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為屬官編修撰撰檢
討為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亦皆舊先是
十五年倣宋制設華蓋武英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
學士後先創革必有說乎曰
召陶安為學士制度儀章悉安所創是宋升詹同
宋濂魏觀劉三吾葛鈞皆有籍焉洪武初典禮肇修
局且廢制誥記史藝翰有國之首翰乃立諸員而總
八編類纂
卷一人
史部
以學士為提綱學士文學之成者以之侍其讀侍其
講以親其所御其考經執籍執書應詔更以供其所
役編為撰焉檢閱焉以記其所行此建置之周也中
間謂其繁而革之亦各有指殷閣之沿於古即承章
學士直學士之職也制應奉即知制誥之事也檢閱
即檢討之官也秘書監即典籍之司也起居注即史
官之業也弘文館即五經博士之屬也蓋廢置有因
與司無缺而設立甚明其後不就列陳力典審非奉
直原司制誥非承旨舊意修書非史官故業撰著非
學士本色或非昔之舊矣
林

國初立大本堂合親王居之是時制未全備永樂間
定文華殿講義師少詹事鴻臚給事衆官講義
及有召問衆官亦必齊入若獨進獨留許給事鴻臚
司直清紀糾劾天順間革選秀才以充伴讀皆所以
慎清接與不令見聞之雜也
詹事府掌侍從兼輔東宮舊設司直清紀職掌糾彈
今官且不設矣况總總糾繆哉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戾之而國初以合治
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
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于腹裏或變起于邊
陲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能振聯屬之策與討
罪之師保境以自全櫻城以自守直為是懔懔爾若
虜之也先河北之趙賊西蜀之廖寇江西之華林及
藩豪八閩之鄧茂楚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獨
獮震蕩而各省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相救必設總
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盡撫臣之怯也亡筭也爵
並權均夫兩大不能以相使而況十數大乎勢分故
也列聖振長策而議聯屬邊方腹裡多設總督以
聯屬而節制之若連環然且頒之勅如一省難作則
總督調近省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逐其尾或倚其

左或負其右有難則合制之難已則散而歸之無借兵之苦無萃食之擾語曰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一擊此分合利病之說也制勢之策善之善者也難之者曰多設總督恐多擾則不便恐多費則不便不知今天下薊遼已設總督矣宣大山西又總督以聯屬之陝西三邊又總督以聯屬之四川雲貴湖廣嘗設總督矣事平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撻而制莽酋耳且兩廣有總督矣閩浙直又設總督以聯屬之事平又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直拉朽而誅浙兵之亂矣近又從言者

八編類纂

卷一八 吏部

三

河漕總督得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之兵浙江江西湖廣之食是中原一總督也即有師尚詔者弄兵釜中第合諸路坐而烹之爾惟河漕大臣不當令兼巡撫鳳陽爾夫鳳陽乃是陵寢之所鍾也中原之所樞也其地重其勢尊烏可以河漕帶爲也且古治水者八年萬里于外又安可匏繫一隅哉決以另置巡臣便由是言之則邊海增兩總督足矣鳳陽增一巡撫足矣增三臣而天下安何費之足云且無事則總督不得侵巡撫之權有事則巡撫不得抗總督之命若川雲貴督當駐滇武兼巡撫閩浙總督當駐浙或

夢巡撫尤屬省便又不必增官矣河漕總督中原當駐淮而江壯巡撫當駐鳳陽此大聯屬勢也而鄖陽贛州之軍門又小聯屬勢也如此則常合而不分問總督軍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驥始也總兵官悉聽節制既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已已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營城壯于護督之孫鏜營城西則江淵泰之而已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於兩廣石埃于關外王來於湖廣侯璉於雲南然事平則罷

八編類纂

卷一八 吏部

三

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自圭葉盛韓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勅以贊理爲云又繼是則爲任官矣成化六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總制自弘治末年秦紘楊一清張泰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爲任官夫議者秉低昂文武之鈞濟兼制勦綏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於和混內外援構隱於奸宄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餘令必無伏機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役陸完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者後事而或授以爲例其必有慎而馭之則

可矣

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未有也 太祖不欲以重

臣令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

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

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

欲疎逖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纔差都御史其意尚在

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而握憲之柄則有司存

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典兵部

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

謀似于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泰殺之然表裏異

同痛癢不相關而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是近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年失事并罪撫臣誠得肯綮而當道執要可愈施矣

夫天順間不許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

撫彼固借私以逞要亦不為無說苟使其置布腹心

則其為毒又不可勝言撫臣

問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固即

其數而除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今巡按

百務萃攬事大繁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為集

知非昔日之詳也曰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

府門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

而決喜怒天然事可直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吏部

史御

太祖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繫之重也

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仕人無世情入

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真不懼弘治十五年馬文升題

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

則正德中始也 國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各衙

門朝夕親試堂上官以其通敏諸應穎出者咨銓司

首充科選科

問科道部屬陞小京堂宜否乎曰此弘治初例也起

拔任賢亦何不可直須慎用之耳天順以前方而勢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重又不為部使所困其遷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

重小京堂之職內閣吏部乃以是推為駕馭科道之

法成化末知釐此弊不許科道陞轉只于郎中內選

用弘治改元乃始有兼補之例近來則全以吏部科

道充之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 祖宗用人本意蓋

隱其後以殺之所以恃心不前而逸意自戢今必并

其所後而便以圖焉非法之宜也小京堂

問推用方面官吏部舉兩人以聽簡任例始何朝曰

此天順末年例也李賢在閣為之宣德間三楊用事

勅方而有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親民要職盡

出私門銓曹專業乃成虛設矣此可行於三楊而不
可行於後世三楊後此例亦罷止吏部查各衙門歷
俸淺深奏除夫查其年資出補固必然之限而低昂
品器復所不能齊試課稽覈是持過此以往則未之
或知耳

推用
方面

問兵備憲員始設於何時曰此弘治間例也馬文昇
居本兵慮武職不修故增一臬員以勅之時內閣劉
健力阻而不欲行後因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中夏
祚疏論不可着劉馬回話劉馬皆秉正未克濟時而
議見迥不協何也劉欲修祖宗之舊以振武備馬則
八編類纂

卷一八 吏曹

拯倉卒之急以釐宿滯

兵備

天下教官幾三千員注銓者以御末才舉人乙榜令
就教洪武十八年例也而今故以取鈍居乙榜以應
之正統八年令副榜限年非三十不除蓋惜之也歲
貢令就教景泰元年例也而貢至景泰非衰敝不能
與納馬納粟四十五歲令就教成化元年例也而其
意固將以備雜流矣弘治間懲其大甚一切革不准
除正令舉人歲貢及進士內外見任官科目出身願
就者聽弘治十五年許教官如憲綱例入御史選然
不能實崇之使得盡職抑末矣今之部使劾有司不

職則曰堪以任教夫模範不立乃欲貴士以行豈不
甚難矣乎今欲導師察覈士養應於貢員未澄欲並
用三途慮于貢法無制古鄉舉里選以得士而今獨
不可行乎若科甲之外依古薦舉而充歲貢之額嚴
其法必得真才而並用以爲教豈不爲養士之聖哉

職教

本朝武選之途其初深重錄蔭洪武二十二年兵部
五軍府官奉旨華蓋殿衛所官員不肯教兒子弓馬
如今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了手
蹴圓的卸了脚做賣買的發邊遠充軍已而府軍左

職教

衛千萬虞讓男虞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
龍江衛指揮伏願與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能
不驅而自盡其職其後安於世胃純禪恣情不得已
而思收異才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各有旨
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其天順八年始開武舉
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奏定條例然所取甚
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年
間應襲大隳故此途漸重乃非武舉不得陞調於是
世出爲虛器而功臣之澤漸矣

武職
除集

臣等因初用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

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
乎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
也。

謚法

〔文〕 經緯天地 脩德來遠 勤學好問

道德博聞 慈惠愛民 敏而好學

愍民惠禮 剛柔相濟 忠信接禮

脩治班制 施而中理

〔武〕 克定禍亂 保大定功 威強敵德

剛強直理 剛強以順 剛德斥境

拆衝禦侮 刑民克服

〔成〕 禮樂明具 持盈守滿 遂物之美

通遠強立 安民立政

〔康〕 安樂撫民 溫柔好樂 令民安樂

淵源流通

〔獻〕 聰明睿智 響惠內德 智質有聖

柔克有光 溫柔賢善

〔元〕 體仁長民 行義悅民 道德純一

立建國都 思能辨衆 立義行德

〔正〕 法度大明 敬慎高明 出言有文

〔聖〕 蒼意大圖 由義而藩 布義行剛

〔宣〕 施而不私 善問周達 誠意見外

聖善周聞

〔明〕 照臨四方 任賢致遠 獨見先識

〔昭〕 諸愬不行 察危見情 招集殊異

〔正〕 明德有功 聖聞昭達 昭德有勞

〔恭〕 內外賓服

卑以自牧 尊賢貴義 不懈爲德

敬事供上 愛民弟長 執禮御賓

尊賢讓善 執事堅同 敬順事上

〔莊〕 正德美容 既過能改

嚴敬臨民 威而不猛 履正志和

〔肅〕 剛德克就 執心決斷 正已攝下

〔義〕 布德執義 中情見貌

〔清〕 避遠不義

〔定〕 安民大慮 安民法古 純行不爽

〔簡〕 治典不殺 平易不訾 正直無邪

一德不懈

〔宣〕 宣善問奸 博聞多能 行善可紀

〔應〕 應事有功

端	守禮執義	恭	夙夜警戒	夙興恭事	介	執一不遷	裕	強學好問	通	物至能應	事起而辨	白	內外貞復	靖	寬樂令終	恭已鮮言	柔德安衆	賢	行義合道	明德有功	貞	清白守節	大慮克就	不隱無屈	孝	慈惠愛親	五宗安之	大慮行節	入	和	柔	德	安	衆	能	差	能	恭	繼	志	成	事	協	時	肇	享	忠	盛	衰	純	固	危	身	奉	上	推	能	盡	忠	惠	愛	民	好	與	柔	質	慈	民	施	勤	無	私	和	柔	遠	能	邇	不	剛	不	柔	號	令	民	悅	推	賢	推	能	安	和	好	不	爭	兆	民	寧	賴	賁	名	實	不	爽	忠	正	無	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	柔德教衆	烈	安民有功	秉德尊業	禮	奉義順則	恭儉莊敬	威	賞功刑懲	以刑服遠	猛以強果	勇	強義執正	義	率意共用	制事合宜	見義能忠	先君後已	取而不貪	除去天地之害	剛	強毅果敢	追補前過	致果殺敵	壯	勝敵志強	獻圍克服	歿於原野	八	緇	類	集	兵	甲	亟	作	屢	征	殺	伐	武	而	不	遂	潔	不	污	不	義	節	好	廉	自	克	謹	行	制	度	襄	闢	地	有	德	甲	冑	有	勞	因	事	有	功	慝	在	國	逢	難	畏	小	心	敬	事	溫	良	好	樂	勤	能	修	其	官	室	追	補	前	過	溫	得	性	寬	和	宗	寵	祿	光	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順	慈和徧服	和比於理	慈仁和民
德	小心畏忌	無過爲僖	質淵受諫
純	小心恭慎		
果	中正和粹		
修	好力致勇	好學近智	
國	勤其世業		
行	行見中外		
格	敬共官次	威容端嚴	溫恭朝夕
毅	善行不息	溫仁忠厚	能紀國善
思	追悔前過	念終如始	謀慮不僭
人	編類集	西	史
容	寬裕溫柔		
懷	慈仁短折	失位而歿	
隱	懷情不盡	不顯刀國	隱拂不成
卓	見美堅長		
肆	肆行勞祀	年中早夭	恐懼從處
懋	以德受官	以功受賞	
愿	弱無立志		
匡	貞心大度		
凡	擇善而從		

愛	愛民好治	思慮深遠
湯	除殘去虐	
伐	剛克爲伐	
圍	威德剛武	
桓	碎土服遠	克敬動民 碎土兼國
慧	柔質受諫	
<p>周人制謚美刺並陳所由來長遠矣我朝尤重視之 高皇帝至不以私諸子一何嚴也太史公曰謚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殆庶幾乎周人之遺意焉 國朝謚法有美無刺實始於賀侍郎八編類集 西 史</p>		
<p>銀說者謂與初指稍異竊以爲非然也美刺並陳不如無謚矣何者所 激厲者顯而其指淺也今制大都非尊貴不得謚非起家翰林不繫以文謚蓋功德名位參互用之美者自美亦有隱刺於美者矣今其謚具在試因其類求之深恩哉 朝廷易名之典鄭先生分類之意維鏡可觀已嗟嗟斯固太史公家法也</p>		
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九

函史編

吏曹類

任官考

當漢時疎節關目視成周舉蔡已達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不得推擇爲吏而簡易弘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特備自是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而吏道雜矣當是時干戈日滋財賂衰耗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後府庫益虛置武功爵諸負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人編類纂卷之十九

先除軍功用越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已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煮鹽治鐵者皆補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其後世家子弟富人鬪鷄走狗馬弋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數千人譴之曰株連徒乃其入財者得補郎官職耗廢矣孝昭時修文景之政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予歸賜帛人五十匹得罷還初三公舉茂材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大

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事以四科取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二明達法令能決疑事案章覆問中御史三剛毅多畧遇事不惑才任三輔四諸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乃辟其刺史二千石察吏孝廉茂才尤異者務實覈試以職乃舉有不稱并坐而是時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吏按驗澄察然後黜如異時朱浮刺以爲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尚書之平獨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有罪者心不厭無咎者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世也大都漢時士以經學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以能致賢才自詡諸博學洽聞修潔之儒致有五府俱辟四司並命者州牧於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已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爲題輿虛坐不更署其重如此而南陽樊英之倫至厘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其虛旣至天子降輦設壇場几杖尚書奏引延問失得如侍神明而宏儒遠智貞人潔士激揚風流者猶矜然隱遯不污

也豈非盛哉故黨錮之禍前却後振政濁於上議清於下大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雄盜篡之夫猶逡巡卻立而不敢動有以也張九齡爲上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通乖政之氣溢爲水旱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則刺史縣令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者也苟非其人水旱繇之今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曰少擇若江淮龍蜀三河大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京官出者皆身坐疵負政無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而勢衰形露以不稱遷刺史已然況縣令乎夫郡庶國家之本務務本之職而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聖化此銷鬱矣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內外均勞謂宜料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從可治也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於往初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巧猾胥徒因緣爲姦夫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干案牘而忽於人才凡稱吏部謂其能爲官擇人因賢授任者也今膠以格條據資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請官曹無得賢之實誠令刺史縣令精覈其人管內當舉選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

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舉多可官之才吏部因成無庸人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爲耗冒濫抵於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遠哉且用人宜第其高下賢否不消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于而天下之士必爭務刻意修職飾事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會考功員外郎不稱爲士所詆訶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禮部選士自此始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者三科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書判言辭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就令執此無失猶乖得人況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由請託其時議者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今吏部之弊極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大寘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之濫其門滋多均之爲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

不詳
八編類纂
卷九
吏部

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而易宰吏部有濫則一門不可革也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易法而求理乎答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開元天寶之盛以慶賞不軌刑威必齊而理之匪由吏部臻此也向令此時用辟召之法其理不彌久乎故州郡察舉在兩漢則治在魏齊則亂而魏齊之亂不勝於兩漢之治也吏部選舉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則理而開元之理不勝於神龍之亂也陸宣公贊秉政始自令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議者以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

八編類纂
卷九
吏部

資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漢代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級獨立選法抑之乎秦氏列郡三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爲公卿郎官出宰縣邑皆得便宜從事濶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既重酬獎亦崇今之郡符三百五十州縣遞降倍復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八使十連動相稟覆地卑體薄勢下任輕誠徒勞而難功冀超擢以速化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又何暇淹留著績爲乎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認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奏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靡然猥雜銓綜無紀故開經號爲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數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求其無失不亦難乎夫爲國之本資乎人財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欲精選擇在人重土著而各反於本土寡而農工商可以省吏員安黎庶矣宋初太祖置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者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開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充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許士得詣闕自薦而應舉者三科歲惟止二人對制策又不稱閑疏賜酒饌勞遣之蓋天下亂人不習於文事而然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具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韜上怒曰是宜隸兵乃皆號呼求免得罷去詔勅所部官溫舉則州郡權輕察舉不審覈之效也於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而進士科亦特重已又定諸州貢奉條法及殿最之式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而川蜀道所貢士縣次往還續食以示優翰林學士昉知貢舉而入第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上恠問已知為昉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終場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昉坐絀蓋進士廷試始於此其人選法有貢舉有奉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凡五等而吏部銓惟注擬州郡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中書特授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為資歷其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為四曹文選為密官東院為流內銓武選為密官西院為三

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隸於有司而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愍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開輒遣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官任職者舉充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等四十二人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詔諸州官員闕母得以攝官蒞事以闕上有司選注已上念銓衡憑資歷而英才沉困也諸詔吏曹署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引驗拔擢之已上念嶺表民久困於苛政思惠養令吏部銓自荆襄以南州縣選見任年力壯有幹理者判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參政盧多遜正選法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違複補闕漏定經式而銓綜亦有叙矣上御通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贊鄉大夫廢典上曰古選士如此今幸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卿而不得進者余裁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檢察而鮮傷濫又今寒苦藝學者得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詔書於是進士諸科咸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寢寢重經術矣已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科獨罷不設謂後異何其復制科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時蘇軾職史職應制對策攻上身及後宮語悖直考

官制宿欲黜之上曰以直言策人而以直棄之人將謂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官喜太息曰朕今日爲子得二字相初兩府始入得舉官上曰薦士不考才而以輔臣故得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吏部審官院選調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遂近迭居而四路人許連任本路今自便傷偏濫相安石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就家用之即兩得所欲庸何傷况省吏卒送故迎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

八編類集

卷一九

九

仕籍者特衆今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條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久奏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下急好人佞已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置宮觀處老成耆舊用捨倒置法雖詳善亦終不能以自行也高宗爲康王時帥河非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爲去計而久任之議興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喟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相茂良曰三

主事
永見書

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自知上曰今雜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授精亦選選之道也時天子留意考察課黜陟之法乃非久而弊上諭輔臣曰考課欲明臧否而司考者以喜怒行之是滋弊也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察如故善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保任之上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保舉者其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驟登華近者則百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九

八編類集

卷一九

九

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衰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觚末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拔其資格二者又各爲防閑撿扼之法以相伺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明興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即令有司舉賢才武舉之士洪武元年末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

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庶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乃下開科。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焉。超衆者。擢擢。使中外文臣。

八編類纂

卷一 人吏官

上

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冬。即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科薦並行。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發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翰二人講經史治遠。克處州以書幣徵。布儒宗。源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上喜甚。曰。

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人見年皆七十餘。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入。後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夙昔足爲鄉里光。而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乃賜敕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命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上即擢用。爲行省參政。會事知。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官

上

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子。喟然歎曰。誰無血子。羣臣親老者。聽予告歸養。當是時。優百官俸。賜百官公田租復。京官家。賜百官朝服。公服。冬衣帶馬。給丁憂官俸。給尤重。慎省府州縣親民官之選。每之任。召見。賜綺帛路費。而遣。已患雜流用爲民害也。命國子監擇監生通經術者。于人送銓部。選州縣官。賜遺有加。已作到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關須知。讀。既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已下血民勅。須諸司職掌。于有司三歲入。觀諸司府州縣官。照須知。欵式。造文冊。

并所守地圖若原領 敕諭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
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爲三等其廉能愷悌治
行卓異者爲上考 召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
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
於事而退 諭廷臣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爲最
貴而農爲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爲君用享天祿故
貴農鷄鳴而起春耒耨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月
赤日悴形神于芟耨比秋成輸官於所餘無幾矣遇
水旱荒札即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
聞又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命戶部以米計文職

人編類集

卷十九吏曹

十三

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
多寡之數爲之書命之曰醒貪簡要錄 上謂吏部
言 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
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
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萊州知府修尚書兵部明
州知府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與主簿王復春守公
不奉上 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齎手敕往勞慰即擢
爲同知新化丞周丹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
功新化民詣 闕願得晉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
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職罪懷印綬未煖輒被逮去

非謫戍卽門誅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
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
興之 成祖卽位申勅百官於吏部尤諄重畧言朕
以眇躬繼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
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
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
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媚嫉毋蔽賢毋徇私濫舉又
諭吏尚書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
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
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

八編類集

卷十九吏曹

十四

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
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察郡縣吏自蒞官半歲以上
各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
臺已召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 上
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
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即在官數人之言
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所
忌惡者矣亦有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洪忍爲小人
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
用之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已

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舉者多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校職後聞其貪婪者舉主連坐。昭皇帝卽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皇考亦嘗書

八編類纂

卷十九吏官

五

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卽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騰焉。又諭尚書言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遠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

流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亦烏在爲耳目也。而吏部自今其慎選擢以清風紀已。上以武臣疏於事理命選任方面參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已。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尅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實以聞無惑流言。母屈勢要。母私親故。賜鈔而遣已

八編類纂

卷十九吏官

五

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尋擢爲給事中。敕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母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督力愆不勝任者聽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關訴不許擅自鄉紳違者治罪。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祠祭賓客費大學士士奇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

家素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材而浮上曰然爲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令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問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踐祚下求賢詔出御制衡術孫招隱詩賜大臣以風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况鐘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上召見宴勞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

八編類纂

卷九

七

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闖冗慵懦坐視民患爲豪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慢毋事有簡毋爲權勢所勝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立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

具奏其貪黷壞法爲民所怨苦者逮赴京罪之已上念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濁當飭治也閣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於今爲甚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顧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濁所始也上稍憚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

八編類纂

卷九

七

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必行上太息曰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擢佐掌院事下敕曰都察院爲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顧與下同即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若犯職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

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謫遠左諸衛充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觀子輻以協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成宥戍邊觀罷官隨住憲臺肅清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推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推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為降辭

八編類纂

卷十九吏曹

二

色慰藉廷臣選便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得詰敕畢追奪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時世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

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為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清心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為百姓患。若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宣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亦容徇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

八編類纂

卷十九吏曹

三

授恩固土出也。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邇有京朝官闕冗無籍人無為保舉者。遂營為飛言。欲壞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下敕言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監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今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奏。授又救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

守由保舉率得人潔已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已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又敕文武官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靡費。廉祿復以九年爲滿。善政著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悌治行超入編類集 卷一九吏部

異者。禮部引奏。賜勅獎勵。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顯陞高者至九卿。當是時薦駁公。諸司選任。專之天曹。故撫巡憲臬牧守縣令。無慮清慎惠和。號稱得人。及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即令吏部銓。能自振乎。議者不察。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受賄。屬而不得薦者。因缺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鍊。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

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察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細復言吏部選授私舛。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英廟復辟。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詰。文華殿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而遣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於是遣行人奉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至京。

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諭德。辭不拜。賜璽書遣行人禮送歸里。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折。爲著令。祿以寢薄。通小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俸月支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貸同官俸至三十餘石。終歲不能償。乞下廷議。增京官俸。而國初皂隸供役。後以俸薄放寧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宣德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訐。上持章。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

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石薪炭馬芻歲資於皂勢不得不遺半以歸皂亦樂輸銀歸耕於官皂均便此仁宗皇帝所爲增朝臣俸也。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官輒爲小人所排擠如此召佐以吏所誹狀授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聞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已復有重囚教囚誣告佐枉重辟不聽理者會鞠情得上震怒命囚西市而柴薪皂隸爲著令。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入編類纂

卷十九

三

除或保薦皆公朝傳旨行永樂中傳旨方賓兵尚書即日到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外或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朕親簡除面權密下移廷臣大患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上命查祖宗時例得簡除事大恣曰此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

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成化中太監張敏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敏貨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而是時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資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汰革而吏部尚書王恕言考課之法所以覈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京復任造湏知功績類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惰之風日八編類纂

卷十九

四

滋也請目今考滿者俱給由赴部聽質已又言永樂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戎馬時未聞納糧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員而用足也乃邇年來奏開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旱輒效尤爲長策故例進日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年不得選年邁力衰誰復爲盡心職業不營歸計終爲國牧民任事者又此等今既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律已欲不合財害民天下治安何可得也臣於元年具奏題止而部院又題覆請行是使後雜進人益多而選法益壅弊將安極也旨曰可其後天子益明聖坐煖閣召

宰文升入面諭以明春當三歲觀察百官卿用心體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文升老上虞其贖也復諭曰卿聞未頓首曰聞之聖心留意庶官為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上喜命中官掖下階又詔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即政何自行民何由被澤是文具無益也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揀得人爾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命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

人編類纂

卷一九史書

三

召大夏珊入賜元寶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觀諸司文官皆閉門令如卿二人即門洞開就從以賂通者又曰勿朝謝令公卿知內愧也六年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被黜者聽復任先是吏部考頗以多黜為公方面而下有微瑕輒斥大學士藩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居官未半歲而黜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非祖宗法不便故有是命一時見枉者皆喜得直乃後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間兵部以虞警請添遣大臣經畧上曰天下官有定負負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

撫芻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道經畧庸滋擾何為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違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簡入院為侍從官正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較毋浮冗必古雅精確臨軒制策往往出上所親製巍煥其文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而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鬻官買爵幾同賈術大臣焚志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通營宮殿將作供焚修方士至禮書工書諸富人

人編類纂

卷一九史書

三

貴游子姦胥大猾往往竄名營繕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並革而原本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為本六行為輔六藝為翼無奇表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其世降德衰最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効也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

故守曲禮之序人生十年業由行成事以年易者未
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祇身舊法里老保共行試
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猶里選之遺也
而久棄爲具文即令舉行民遷徙靡常未易覈實間
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不以微勞遷即以
小取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上憑科舉曰付至公
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失人若奕之遭負
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賴也自督學之官
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有尊職委之於不治督學使者
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教故士以益荒宜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書 三

添則缺廣缺廣則易轉俸門一啓居以固志事至借
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
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藉其實績僅同垂翅夫
一人而牧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孔子議官
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
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
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
臬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而異純者
也事連兩郡而不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
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彼高坐司署止以文移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書 三

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
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校者雖才不右
督學官考校黜升之法必本之性行責之太守審驗
當否而懲獎施焉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其省官議曰
呈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
六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
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鮮已自
宣德迄今額外添設笑啗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
分責不已謬乎況入仕之途不清而多豪進之人經
久之計恬不動於慮而懷迷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

相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闕乎且邇年
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覲
而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
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亟文中子
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
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
之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遼闊未論論近
事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
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議
久則爲部侍故繩糾者諸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

臺省大通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道。秋則副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騁於東西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條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頽圯之更。於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駟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即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誠令修古三考黜陟之法。諸美政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使移徙。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如周恆止。長史于謙。由御史。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入編類集 卷一 九吏部
心。陸瑜由布政使。歷尚書。何文淵由知府。歷陞侍郎。陳璉由知州。歷陞知府。知府陞按察使。又通政使。即仕者一人之身計之。淹序乘除。與驟遷適等。又何必轉輾繁促。令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訾乎。胡端敏之言曰。祖宗時。立賢無方。故士得真才而用。今清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叙轉。特憑初選。進士初選。按吉士吏部。則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效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貪緣美官之心。既得美除。即爲待祿養交之計。乃通年來進士。當次者。聞南京之缺。即避近侍。當擢者。遇京堂之缺。即爭士習。若然。政理何望。古刺史入爲三公。即官出宰

百里。唐宋所取狀元。皆先試僉判。而後召補館職。臺諫。蓋以翰林臺諫。上寄朝廷耳目。心膂之司。下備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聖祖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事。而後見。豈可以新進未嘗試之人。而繫居耳目心膂之任也哉。請自今百官陞授。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縣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者當之。則守令知重。而善政可行。生民蒙福矣。

入編類集

卷一 九吏部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

實用編

六曹類

吏曹

洪武四年中書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縣官三百八十八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人革大理寺移其案牘於後湖建文豈吝官爵哉念此元元欲食之者寡也諦觀大誥最重民間者宿其所推即舉所厭即措故論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

一

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夫不以愛憎不以非譽而惟取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衡定矣當時厲民之官大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錙銖泥沙之議胡不取醒貪簡要錄觀之也夫才不足宜民而善事上官烏用才量不足容民而含垢忍辱烏用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寂寞烏用守赫赫天曹非文場非梵宇非市司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田功之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雌黃亦千態萬狀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風

俗同也天官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

二

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期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

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奏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事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懷其始矣考成法

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欲其不啼飢不號寒國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之以時欽

八編類集

卷二十

三

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為萬世之利嘗請殿最於一英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蠲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遵一高皇帝糴穀舊典查郡縣鄉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處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欽散焉每處務期萬石為率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廩陳陳不幸而有旱乾水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貢賈政

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為奸者居其首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汙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或輒行詐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陵遲之漸寢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賕滿貫以上宜藉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賕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吏賕

聶豹曰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四

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於巡按衙門有司長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責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

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

考舉郡官

左門曰歲貢率多年老始得出身每見有文理疵謬與嘆老嗟卑而耽利者又有候選未逮耄疾跋涉而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酌量之夫固無不可者臣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之擇其年力未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懿範堪任民牧者當倣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士舉人一體陞擢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類為奏本上

八和集卷二十一

吏部

之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帶選授職銜則府州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

法元員

馬文昇曰仰惟我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

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

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

資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

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

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

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乏糧

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

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入學讀書既作監生

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

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

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

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

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

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

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况

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

不嚴為禁止

太祖收攬英賢光輔大業宋濂首議取士莫善於鄉

舉聖選深當聖心行之既效儒臣請設制科上覽試

義朕其詞被設而罷罷而復設始終以薦舉辟召為

重而後乃漸重制科至於今極矣為舉辟

漢末遠古既今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

良家子弟又各因材力為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

嘗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存什

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前未嘗

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浮薄焉未嘗

爵爵也爵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議入粟實邊孝聖

西邸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

閑閱魏文定九品五代沿襲唐猶不改貴游子弟徒

以門資取優望世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陸

八編類纂卷二十一 吏考

贊揚綰歐陽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 天啓

休明運鍾 聖祖起濠梁清函夏諸所扈從皆鷹揚

肅眎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車乘資望於金

華青田鎮江壺關信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科甚

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才識

兼人等科有稅戶者民入仕例而薦辟特重或遣廷

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有求敦請應徵至則處以禮

賢館宋徽宗及授守令正字翰林四輔等官元武

章益崇崇深及授守令正字翰林四輔等官元武

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

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

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元武

為夏官兼秋冬官末有不願仕者重書賜還洪武四

得人以本等兼之洪武四

聖祖于至利子當以賢良徵因有辭歸於是使召至

等入見並命為文華殿大諸所授官初多出 親

學士尚等固辭勸賜還鄉里諸所授官初多出 親

擢洪武二十六年始定選法文歸吏曹武歸兵曹文

有類選有抄選有引選今見行大送急選成化二年

奏准有遠方選凡應古士考選武選分置近侍

衙門永樂二年今就文淵閣進學後止送翰林院今

舊在類選後給事中東閣門進學後止送翰林院今

人博士進士中書舍人及行取知縣知縣吏部會同

都察院考選試職高日陞除實授今行取知縣吏部會同

武選今舉人下第與校教職為中監生通經儒士亦

其授官有試職實授截替改降裁減諸名不一焉武

八編類纂卷二十一 吏考

官有流有世世官九等指樞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

流官五等都督參事都指揮同知僉事

軍脚色宗枝齋赴 內府比對貼黃然後請 旨益

嘗合 祖宗制度觀之文武夾維科薦並行正雜咸

用宏謨曲算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寢失初意迺始右

文於武武以文故畸輕重科於薦薦以科故漸廢平

吏胥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

矣 太祖之意曷嘗一日不重薦辟哉故始以洪武

舉定制三年冬即詔選秀才人林十八年復詔舉孝

廉十九年詔舉經明行修練達老成之士二十二年

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徵梁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

文華殿選張宗濟等隨詹事府分班入直文華殿侍

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則聖意所重良可知已先臣崔

銑有云科目而得人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遭

負蓋非有參驗之詳觀察之可賴也歲貢嚮以郡邑

之彥肄業成均僉謂得人故宋禮致尚書多登立國

薦士傳見今掄選舊制行罷數易而專累歲月多日

暮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有儒才入成均者矣大學

八編類纂卷二十一 九

夙彌賢聞往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師遠二公皆國

傳皆用是典何者繇於選也自景泰中始有納粟

納馬等例於是素封之家携阿堵而雁行課業傲書

曳白請代且中書清銜也半爲此輩麗雜太常典樂

鴻臚司朝儀也盡爲此輩營充西園成市莫此爲甚

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掾吏故與士大夫無

甚異國初以身家無過善書者勾充其藩憲府衛

州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意迺其崇者不過七品多

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舉不得爲州郡宣德

止統聞徐晞况鍾雖登八座領方面然晞奴顏閭振

矯旨叙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爲吏先

責其輸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貲第其

出身之等故裘馬之子與市賸之人蠅營羶慕巧者

輒弄其刀筆竄改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如金

吾羽林等衛天子親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

招搖作奸貧者孱弱僂僂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

略閑方召召方叔義死鼓緩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

刷之長此安窮也今夫五尺童子驕語下漆園桑

門琳室謬解含珠禪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

長恬不知怪輒命奇穎薦紳先生鳴道率人亦藉此

八編類纂卷二十一 十

爲金鉞巧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塲

考校而不禁於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

先資者也禁於書生小童而不禁於學士大夫非禁

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修復社學教民

小學孝經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人如曹端魏驥

者躬行訓誨曹端爲山西霍州學正教人務躬行實

見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

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閔歲

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宜令敷教責之

有司考覈付之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

陳選之清方。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淳
行謹者。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
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簿
規行非上等不得應貢舉。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等錄諸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功缺者列下等。歲舉貢生。又嚴論士大夫雖解官歸母得非上第毋得應貢。又嚴論士大夫雖解官歸母得
好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古昔盛時列國爭辟士。士以
此自重。輒近世士醜其行。自銜自媒。客難賓戲。解嘲
固嘗慨之。唐藩鎮猶得辟士。故昌黎送見辟者序。嘉
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見投牒自試。則士輕棘院禁嚴。則上輕士。而欲士風
之振在位之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梁斗輝謹識。取

太祖典則宜民。至詳備已。其命郡守丞及州守曰。昔
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
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
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
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不賢。非所有而有。歛
取無厭。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氓號者有之。
二年而覆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盡者有之。秦併

六國罷列土爲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
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非君不得人。由人負
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
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在
法治民。君不知報。非君天下。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
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者。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
不知報君。則非臣。不知稟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
上于天下。不知報君。未審何功而官。不知報民。亦未
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卻乃官祿其身。古今未
之有也。今命爾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之昭鑒。往署毋怠。夫知報格天。爲建官之本旨。獨非
當官之定向乎。外任

諭吏部言。朝廷懸爵祿待士。唯賢是用。何拘資格。
資格特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嘗
因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王性吏部主事改戶部。上曰。
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
使所遷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其令六部勿輕
調當其時。如答祿與權僉事也。得補修撰。趙瑄知府
也。召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典陳敬之吏
侍王位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即編修翰學。

可以藩參御史馬亮為監察御史張鳳為廣法
當內遷即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都事徐祥為戶
部侍郎馮堅典吏也一朝而食都不為驟貴
之故擢周用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還特順民情
剛治行考最權考功新化民詣
剛既後任遷都察院之而意以故官無離局無元
貢朝不廢常民用寧宇益決決于大倫也哉延至建
文永樂以及熙宣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
正而後闊矣嘉靖中御史楊順勸復舊制閣學士徐
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
易行也第令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有大不得已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藻署遂平有聲
百姓願保為縣正駁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為邦
本奈何目為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嘗議郡縣既慢貪
殘數月覺露即繩以峻法其官箴不失未有卓越可
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潔已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及
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論以久任大率
以六春為期其在藩臬職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
於內或分理於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
不免草率為弊滋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
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馭吏大
略因之益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寢不如國初何
也則似久而實未嘗久遷而實未嘗超也今國家
為民擇官乃官為身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
去耳且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如孫賈
知鞏昌趙豫知松江李信尹遵化俱秩滿當去以吏
民乞留故今復職賜賚有加河間同知廖謨台州通
判周旭鑑皆以保留陞知府歷城縣丞熊觀安平丞
耿福祿皆以保留陞知縣適年以來軍民詣闕保
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是孫丕揚薦二守臣

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
前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
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
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官缺
事能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
事人不畏官刑弊法而誰何今宜於考滿日方許改
道仍覈其治狀為殿最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
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勿移地方今久任專制責其成
功年滿勞者提學陞少卿祭酒兵備陞各邊巡撫
其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如是

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宣德意布詔條蒞官固圉職司最重必歷年久建鈴未幾謬膺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藉事未集而謀者已要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於外又宜從巡撫始若乃邊疆之臣倘屈指瓜期郵傳官舍虜情未諗其虛實地方誰關其利害盛時選曰惟久病須臾

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是以無實功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遷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即昇以兵備巡撫仍筭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忠猷顯著即入補冢宰登端揆示優酬則邊才可用邊効可臻若乃河堤之使所宜久任則吏部尚書楊巍曾建議議矣曰管河部署計月候代河道憲臣兩載薦更在省者或到任未久即求齋捧齋捧方還又遂陞遷要害緩急未能身履安能遠計至如漕運都院雖職專總漕而河道諸臣分幹撫按統馭非一事權瓜分即欲殫心畢力肩濁

河之利害罔繇也夫河工非眇小也以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纔去而事復敗矣晉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高皇帝資世通訓十七事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人者不終仁謂仁愛於善人及萬物非忠者不終忠謂忠於君父非孝者不終孝謂孝於親非廉者不終廉謂廉於財非節者不終節謂節於義非剛者不終剛謂剛於邪非直者不終直謂直於曲非公者不終公謂公於私非慎者不終慎謂慎於微非勤者不終勤謂勤於事非儉者不終儉謂儉於用非約者不終約謂約於言非信者不終信謂信於人非義者不終義謂義於理非禮者不終禮謂禮於節非智者不終智謂智於謀非勇者不終勇謂勇於難非剛者不終剛謂剛於邪非直者不終直謂直於曲非公者不終公謂公於私非慎者不終慎謂慎於微非勤者不終勤謂勤於事非儉者不終儉謂儉於用非約者不終約謂約於言非信者不終信謂信於人非義者不終義謂義於理非禮者不終禮謂禮於節非智者不終智謂智於謀非勇者不終勇謂勇於難

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桐為梁棟委小於大是以鍾虍盛斗筭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材器使宜簡宜繁宜邊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苦其所不足而任益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遷相為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謹以先朝所已試者序次如左宋訥以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十五年陞翰林學士俄拜文淵閣學士十六年遷祭酒二十三年卒於官訥受薦未幾榮膺顯秩十年薨宗高皇遇之可謂善始善終矣

陳迪以洪武八年被薦爲訓導十二年擢翰林編修
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
南布政使三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建文四年死難族
誅實在翰林十二年禮部五年寒義初名瑤巴人洪
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
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超擢吏
部右侍郎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北京佐皇
太子監國九年與夏原吉同考滿賜宴殿諭獻陵
即位進少保兼尚書賜繩愆糾謬圖書宣德四年又
賜忠厚寬弘銀章八年加二品九年賜宴禮部裕
陵即位日因齋宿得病越五日卒謚忠定義受知於
太祖簡拔於建文渥矣繼事長陵歷仁宣前後
秉銓三十餘年又何久也然貴能謙富能約上前所
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自
永樂改元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尚書四
人義及郭璉王直王翱而何文淵協贊不與焉夏原
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洪武三十一年任戶部右侍
郎建文元年充福建採訪使四年轉左永樂元年任
戶部尚書專理蘇松及兩浙農事三年召掌部事十
八年改其二十二年復任其宣德五年卒謚忠靖原

吉歷事五朝前後中外戶書二十七年其功業最
可未見者如濬嘉定劉家港常熟白茆港而吳淞水
患息議除鬻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而祖宗
德澤培薦陳瑄總漕薦周忱巡撫又若庶幾以人事
君者是時寒夏齊名寒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
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有濟三十年
間民安吏治稱能臣焉郭璉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
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
上爲改名璉四年代寒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正統七
年請老先是宣惠初內閣言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
部今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郡守至璉入吏部又
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覓薦至
行金錢請乞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璉秉銓十四
年廉潔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
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
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尋授修撰正統八年累官吏部尚書代郭璉景帝
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三年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右侍郎加太子太傅爲
尚書佐直未幾文淵去王朝代中書舍人何觀御史

紳綱前後章劾直累請老不許 裕陵復位遂致仕
直在翰林三十餘年秉銓衡又十餘年恭勤廉慎時
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于請斷
絕奔競稍息居第秋監曾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嘗請
直直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後
卒贈太保謚文端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
進士宣德中累官僉都御史正統元年守江西未
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菴用兵不效
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
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
御史留撫遼十二年出塞破虜有陞右副都御史
十四年轉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
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
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翱在遼實十一年後又
總督兩廣平蠻尋召還臺陞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
佐王直天順初直致仕翱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
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在吏部又十餘年成
化三年致仕後卒贈太保謚忠肅周忱字恂如吉水
人永樂二年進士預進學文淵閣十年授刑部主事
陞員外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以廷臣

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至則召父老興利
革病考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十四年
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
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謚文襄忱江南
巡撫二十二年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
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皆開心訪納性尤機警
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嘗爲冊曆記日
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
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
通食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方忱之始至
也民亦有周白地之謠至末年始有米鋪地之謠江
南愛戴若父母及沒尸而祝之至今猶思周尚書也
宋禮洪武中歲貢入太學永樂三年任工尚書四年
出四川採木七年事竣還京九年出濬會通河十三
年再命督木四川兼巡撫十四年勅取回京二十年
卒任司空內外共十八年工營繕成河渠黃福洪武
中鄉貢主簿清源有惠政遷金吾衛知事三十一年
以論大計稱旨超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轉左及
任工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刑部尚書四年督安南
軍餉五年掌安南布按二司事二十二年由工書鎮

交趾召還工部命掌詹事府事宣德二年仍掌交趾
二司事三年又回部四年經略漕運七年改南戶尚
書參贊軍務掌南京兵部事正統五年卒謚忠宣實
任工侍五年工書兩京共三十七年前後在交趾十
九年威德宣華夏而功績在兵漕斯亦偉丈夫哉于
謙字廷益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五年由江西巡按
超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遍歷梁晉問民疾
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平蕪遂成規
式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
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
闕乞留得復巡撫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
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
駕北狩以皇太后旨陞兵尚書調兵禦虜爲城守
計裕陵復位爲石亨等誣迎立外藩籍其家謙死
上始悔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
實憐其忠弘治中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
司春秋致祭吳百鵬任南贛巡撫督兵捕寇吏部以
其久在兵間稍遷大理寺卿未代隆慶元年都給事
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屢撫屢叛頃高砂下歷出連
岑岡爲患巨測不宜輒易撫臣宜留百鵬屬以勦賊

爲便吏部請從其議陞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仍提督軍務巡撫南贛劉璉任山東右參
政奉勅往宣府贊理軍務總督糧餉先是九載秩滿
陞從二品俸至正統九年又歷九載上念其勞陞
戶部右侍郎令任事食俸如故傳啟讓任河南按察
司僉事公道勤慎才守兼優開封城東河水爲患躬
率民築堤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府鳳
池口以洩河流民受其利宣德三年以九載秩滿考
最河南民二百餘人具奏乞留上諭行在吏部曰
僉事能興利除患民愛之當從所欲其陞啟讓祿四
品令復任范常知太平府留心農事募民樹藝時亂
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于朝悉發出貨至
秋大稔私庾旣實公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
德之洪武元年召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
常直對無隱遂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
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爲起居注以疾致
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陳本深知吉安府爲政平
易庭無滯訟民深德之正統六年九載任滿當請京
所屬九縣耆老數千人保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復任
陞正三品俸扈遲知鳳翔府正統十年九載任滿考

最當還百姓乞留巡按御史以聞令復任孫遇知徽州府勤慎有惠政兩以親喪去屬民保留天順元年秩滿民復保留之右僉都御史李秉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王儉知河間府天順中與濟伯楊善保其才守兩賢乞量陞京職上以河間歲饑仍令賑濟俟有成效擢用久之刑部右侍郎周瑄以儉賑荒事竣移吏部奏請旌擢得召至京陞為左僉都御史黃嵩知平樂府天順六年秩滿當代其屬縣民赴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訴言嵩有惠政乞為奏留盛會藩臬覈實以聞令仍舊任黃瑜知肇慶府成化五年考滿賜勅勉諭之俾復任先是巡撫都御史韓雍薦瑜才識老成詔加從三品俸至是歷任九載撫按三司連章奏其公勤乞陞方面仍理府事吏部請賜勅諭勉再任三年然後擢用從之劉斐知處州府處有礦礦夫多悍禁難治先年添設兵備以制之斐蒞任撫馭有方及江西盜起調征有功正德九年巡撫都御史陶琰言此輩先經從役有不遜語賴斐威信素布僅得為用誠恐克捷而還恃此益驕請陞斐秩仍在本地方撫治下吏部議陞為江西布政司右叅政仍治府事去歲任河間府同知施政公平撫綏有方吏

民信服宣德七年以九載滿赴京府屬七縣民詣闕乞留上曰畿內之官得民心如此可嘉命陞本府知府黃忠任真定府同知廉謹有為正統三年以九載秩滿請京屬縣官民耆老數千人奏乞復任下巡按御史覈實行在吏部言忠考最當還命陞本府知府楊彥積任嚴州府同知正統三年秩滿九載部民保其公勤廉慎撫字有方乞留巡按等官覈實以聞令復任陞從四品俸王庸任南昌府同知正統三年以九載考滿部民數百保庸愷悌公廉乞留復任巡撫奏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陞正四品令復任陳璉東莞人舉于鄉永樂中知滁州以寬厚為治均徭役鋤強暴民用太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謂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衆言滁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事賜綺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遣還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巡狩頌平胡頌驍吹鼓歌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已著二十二年召還陞南通政使宣德元年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仍以通政掌南國子監事正統元年任南京禮部左侍郎五年致仕滁民思之祠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三賢祠云董貫任應天府判專理

馬政景泰六年以九載考最當陞屬民言其勤慎寬厚撫字有方人不煩擾馬用蓄息乞復任巡撫尚書李敏等以聞吏部請如所保令復任陞從五品俸湯鑑任建寧府推官樂和任成都府推官皆有惠政及民宣德二年俱九載考績當遷其民奏乞留之命陞六品職仍在本府視事金鑄知大城縣公正清廉恤民疾苦民愛之宣德元年以九載滿吏部民伏闕乞復任上謂行在吏部曰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李廣知歸善縣練達政務人民信服宣德二年以九載考最當陞縣民詣闕乞留令復任陞正六品祿劉道成知黃巖縣為政公勤善於撫字宣德三年秩滿九載例應陞用縣民素乞復任吏部為之言上曰既得民心宜從所奏令復職而增其祿曹銘知香河縣正統元年秩滿九載當遷縣民詣闕奏言銘公勤廉恕撫字有方保留復任命陞本府通判仍理縣事高文知深澤縣正統三年秩滿九載當遷屬民數百詣府告留掌府事參政周監以聞上命巡按御史廉之果有治績命陞六品俸仍治縣事馬王知隆德縣善政及民正統四年秩滿九載當遷民不忍釋詣布政司保其公勤才幹

乞留復任右參政年富以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從六品俸仍知縣事劉晟知汧陽縣正統四年秩滿九載行在吏部考其秩滿當遷以耆老保留令復任劉岳知寧鄉縣正統五年秩滿九載考最當遷縣民保其蒞事公平乞留復任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六品俸仍理縣事馮泰知大邑縣正統八年九載任滿吏部考最當遷縣民保其蒞事公平乞留命陞六品俸任如故黃子嘉知東鹿縣善政及民景泰五年秩滿九載民不忍其去相率詣闕保其廉能得親民之體乞留之命復任陞從六品俸蕭翼知長垣縣廉貞有為先是河決民多溺死翼躬視撫綏一邑免於凍餒聽政之暇輒訓課諸生講明經傳多所造就士民懷之景泰五年巡撫少卿陳詢寺丞李奎等交章薦其才超陞順德府知府翟觀知瀧水縣縣與狂獍鄰最難難治觀善於撫字民感畏尋以丁憂歸前巡撫都御史劉大夏訪其服將闕也奏加俸二級還舊任正德元年以疾求退巡撫潘蕃言觀每親抵賊巢推誠撫諭冀其悔悟有強梗不服者又能用計督兵相機擒斬幹辦公事必盡其心在縣令中勤能最著宜陞職以旌之吏部請如蕃奏陞肇慶府知府仍知

縣守張廉任蒲州判守法愛民州人愛之正統八年
適知州缺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為民保廉宜陞用
吏部言躡等難允上曰能得民心即良有司正當
旌擢何躡等之有其從之黃致任寶應縣丞佐理勤
慎正統六年以九載考滿當遷者民乞留之行在吏
部移文覈實以聞令復任陞七品俸衛景嚴任真定
府知事正統九年考滿屬民赴巡按御史言其贊郡
勤慎澤及于民乞為奏留具以聞令復任陞正六品
俸張釋任宜川縣主簿居官勤慎重民貧富均其徭
役歲徵稅糧二萬八千餘石不勞而集擢撫流移令
各安業訟簡弊革上下信之景泰三年縣缺員民
懇乞陞秩御史甘澤具以聞命陞釋為宜川知縣黃
金蘭任貴池縣典史寬厚愛民洪熙元年考績至京
邑民父老詣闕請復其任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
留是不負朝廷任使矣超擢本縣知縣論曰金鑄
於治泥成於辨信哉是言當皇祖時飭吏治者數
矣以故一時人盡灑濯世傳奕葉猶襲餘蔭秩久者
發索勞著者顯擢何隆隆也豈非漸摩使然哉余紀
其人以其事無慮數十家雖懼掛漏亦足以發明吏
治一大都矣然傳安兩使絕域留滯二十一年白首

生還可謂蘇卿流亞乃止給勅賜老則曷以故
事中以洪武二十四年陞西武留滯者十二年永樂
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結里失罕王見縣
北虜留滯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前後陳敬宗十八
年為給事中三十二年留滯二十一年陳敬宗十八
年司成南雍實以不屈閣振不遷轉風節薄乎霄漢
教化肅於瞽宗敬宗九載考績三京被素累共名欲
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之而歸其禮幣竟不
往故官太學者十八年不歸故官意語如也若
迺胡濙三十二年宗伯在浙湖南最久又何為者
建文帝在海南命吳中二十年司空行多貪不齒於
其室中妻嘗曰吳中一生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噫非
忠廉宣惠又孰能當此任者虜萬曆癸卯季夏念三
八編類集卷之二
日臣梁斗輝謹述于聚教新舍任官議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問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慙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

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句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奸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率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或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眾寔戚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商旅

質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貨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寢戚胥牛于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寢戚見說桓公以令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記

三

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墜解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寢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筮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

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大夫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晉仲立
政篇

聞古之善用入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人寡而立功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黑白分矣治國之臣効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記

四

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韓非子
人篇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歟履膺涉血無罪之民其歟者量于澤矣

而國之存亡主之存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期賢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補助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來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部

五

也修身正行不愆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愆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讎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來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來持之懽懽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

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侑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賈誼官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部

六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賤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措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唯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李淑上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千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耆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加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卷二十一 吏部

七

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章帝上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勤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策路既廣廉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

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辨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配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任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八

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審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有不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通。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後漢書左雄傳論。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

八風頁長

卷二十一吏曹

七

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低。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使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懸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

八大夫
今根難

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部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清農業。以省煩費。及侯。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振

教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

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

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復何為哉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

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道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

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

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操善之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

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

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

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

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

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

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

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

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

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

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正斷定自公卿以下

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郡

隣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

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

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

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

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

之公心嚴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

能改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士亮等上疏

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

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

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

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誣

誣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惡奸之所會也

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

賢不伐相下無譽王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
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
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
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
世者未嘗不為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
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
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則正路塞矣
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
梁使之相保也

對策

卷二十一 史書

三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
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
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夾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
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
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
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本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
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
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罷有大

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
有質直之稱度遠關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
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
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
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
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
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然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防
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失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垂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肯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離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姜之訟禍及吳楚閭閻之變難與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庸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以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所舉
不處行
門如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特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意。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鏡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入。猶類寒。卷二十一 吏部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三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中自非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又薛琬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之否。義均行。鴈次。名貫魚。執簿呼八。補類寒。卷二十一 吏部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夫人自亮始也。劉毅中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設其十
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韓顯宗

唐司列少長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

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

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

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

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

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

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

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

八編類集卷二十一 吏曹 九

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米至而能試文三

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

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

上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

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

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

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

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上以德行為先文

藝為末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
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符其所欲所

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

擢為右臺侍御史崔融吏部兵部議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

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

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夫競趨者

入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

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

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

八編類集卷二十一 吏曹 十

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

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

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

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

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

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

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若乃不安國將

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韋嗣立論職

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實官利已鬻法

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咸貴貪利

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欲分丘壑則才者莫用庸者不才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且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蕭至忠宰相子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帝納李諤八編類纂卷二十一史書

不義之路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若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祗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祗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搗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八編類纂卷二十一史書

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開於
得賢賞爵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
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
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冊之官得人加
翟璜之賞

薛登請選舉
擇賢才疏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二

一

史記

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何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入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二

二

史記

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讐倍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入編類纂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重流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韓非難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權是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

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部

三

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樞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

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洩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譬如廝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晉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部

四

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符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渺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

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八編類纂卷二十二史記
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歸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

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皆小人之所以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王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待堅斬樊世

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蘇軾任人策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王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

八編類集

卷二十二 史記

人外恭謹而內無意其於眾也蘇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旺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謹居室儉閒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眾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太

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才小人輸其力然公曰六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諸典考
類編之
天一類

者庠元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眾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眾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顯顯榮者三士壩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八編類集

卷二十二 史記

八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大泛駕之馬跂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今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二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

又取
之君子
可為
皆謂
則耶
化之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皆算十以上通得官廉士算不必衆布市藉不得官無皆又不得官朕甚愍之皆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

防日增格今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誦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布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公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

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墜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宋宇文之碑上

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烏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陰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穀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擗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苢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亦未有軍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十一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
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晉叔向適鄭
嚴茂慈欲親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

之才

之始

之始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讓明也下執其手以
上曰晉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車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
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
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
於晉國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十二

淳于髡一且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踵踵而至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
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紫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罌黍梁父之陰
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
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
特七士也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
勒約鑣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

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霍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霍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于此時以開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霍黃對曰晉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郭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霍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奇也信數與燕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乎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辭韓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孝悌天下之大願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今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渴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出所
以教

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文並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部

明王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敵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
糠穰歲餘梁肉何則存亡之勢異也管陳平雖賢須
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
下而進矣邑感敵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三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遭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奈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何武言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

上壽詔稱太守功惠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
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飲容而止燕罷轉良
為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臣聞
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
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
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
叔同升之義思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三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買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求求不知紀
極珠遂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
者死飢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敎求民利
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
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
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孟嘗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
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

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
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
之內價益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望次匿景藏采
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
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
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
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樂木朽株爲萬乘
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
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
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八編類集

卷二十二 史書

二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
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啟聖纂
承基緒遭遇尼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
見平原處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
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興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勢
易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空沛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

軍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衛宣與爲比知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
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
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
楚陽阿至妙之容罕技者之所貪飛兔騷馬絕足奔
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

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餽朝不
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

八編類集

卷二十二 史書

二

道路不絕遂使疆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
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剋期
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克臣愚欲望聖德錄其
舊勲矜其老困復畀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
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
言

言

李直表

昔百里奚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
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
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

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八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思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微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名竹帛故會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高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鑒石志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八編類纂卷三十二

情區區貪陳所見蜀泰宏奏

晉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都超聞之數曰安之明乃能達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彌北府兵敵人畏之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承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流績信克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驚在庭猶思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孤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應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德與卑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適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八編類纂卷三十二

八編類纂卷三十二

三

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在行人物雅俗共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達豈直挺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坊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思未允不任下情

十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章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赤

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
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兎置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
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直操貞固
抱惠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
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
屢招奸威相逼身寄庖飢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
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冀勝亡身之禍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
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
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
之徒以敦流遷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
風軌訓羣俗陶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桓溫薦熊
武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

仁傑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肺醢以適口參朮以
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武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
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
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
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
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
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
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八經類纂卷之二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工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八編類纂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袂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劉侯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

正邪

懷言於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懷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捕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宋王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問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

懼旦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止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

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論奏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密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三

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

以忠言謫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罪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四

彰者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現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

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論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五

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譁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雨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機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公山傷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

遠不遺故於百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謫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早罷譏巧特加圖自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譏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六

罪敢竭愚臆惟陛下擇之歐陽修論杜韓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杜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堯舉昭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來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堯舉章得象無所可否買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仁宗曰堯舉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
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
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綱盡矣。舜欽既
得罪。得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
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
復諸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
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
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
先和不可也。晉唐憲宗相裴度。時方踴躍。度勸帝
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
室大振。旣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
業。令門下朋黨。編八關十六子者。與造謠訕。百般中
傷。以至撰作誣議。謂度有天命。憲宗旣惑。度遂罷去。
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
盧勗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旣以收語至切。遂拂
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收語爲是。旣議爲非。
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旣大不悅。益固
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

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
不明。終用舊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
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
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
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彌大梁。茲二相者。
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
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買廟
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仁宗初召夏竦
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
力。兼之挾詐。任數奸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
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永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
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
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共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
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
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
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
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
鉞。徙知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
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
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懽。且退一邪。進一賢。

豈能開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三

九

如距斯脫。其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董壞事也。富弼論

神宗時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功。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三

一

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讓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慶安石捐袂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

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肅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上

史記

基也兩宮深然之

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晉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位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宜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

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寮側蒙摧沮虛衷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旨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

蘇軾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史記

高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惡則恬然無事此等既悞先帝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人不報會有旨詔

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召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悞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章惇開五溪，沈起授交廣，沈括徐禧俞允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各以至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三

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積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州。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

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宸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十四

徽宗時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進，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擠遷之禍，建中乃其紀綱，不可以不戒。旣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寧宗時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將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

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惟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周知彼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蔡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事，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

八編類纂

卷三

史書

五

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煽釋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管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

以爲安也。君失其迫，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管子法法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尊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八編類纂

卷三

史書

六

則強梁稱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益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計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任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與憲令，寬除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篡國祚忠義之流
耻見縶紲遂乃榮華丘壑其足苦槁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建桓靈之間王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爲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
學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常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三 七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聲從
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
誣告膺等奏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
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逋遁不獲皆懸金購
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崔瑗城門校尉竇
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
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三 七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罅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
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
公卿以下莫不具其貶議屢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稷王訪劉祇宜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繁疎耽蔣義宋布唐龍龐谷宣褒為八及刻石立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而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本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文部 元

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其方切帝皆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

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事蕩然矣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平篇

范曄集 劉傳論

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廟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單之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文部 子

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統以閑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穆德俗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今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敬宗即位達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

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負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大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書

三

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嘆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低附權要上千執政下曉有司爲士人求

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書

三

也夫宰相不能人大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武宗嘉納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

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相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

出知鄆州

哲宗時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

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廷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謫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狷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與衆議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厚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請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願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乃罷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廷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宗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惡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黃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斷
棺暴尸哲宗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於
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
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
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
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
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
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
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又曰蘇頌知君
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
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
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
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呂大防朴厚慈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
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

大夫王觀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
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
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同上皆先
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
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
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
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
位如故

徽宗時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
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
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
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
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際也先帝信
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
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
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
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
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
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史

三

至親遂坐罷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廷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

八痛類集

卷之三 史書

三

復請下詔藉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蔡京又自書奸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愧之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駁駁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八痛類集

卷之三 史書

五

光宗時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

孝宗則
黨錮

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徃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進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不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河澹見之數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九

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大發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杲然言二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

師

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孝宗以周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常然陛下虚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伊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瑛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神宗定官制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吏曹

三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王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秩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王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賞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其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明法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王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司馬光論

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吏曹

三

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創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不已非事奚契丹南征閣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

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部侍郎二人分掌度文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

孫何論官制疏

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三

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調常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于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統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

任宜侍中中書今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

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

書今爲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

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

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

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

帝之徒或是三師或三公或是大司馬大將軍兼之

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時別自

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

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承受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言

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

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

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

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不能遍舉安有

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寮之師

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隔品致欲則諸司長官與隔

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

僕射議

晉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

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

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今京師諸侯素有分限

則強臣何由曰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
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
因緣封建之萌。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
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
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
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
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
州名於理爲允。劉敞論輔
節制議

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

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管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

八品員集

卷之三 吏部

三

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
祿大夫一階兼管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
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
今正議大夫一階兼管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
管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
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
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不徒降五爲
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
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
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

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
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
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淡旬
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
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
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
擇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
唐二十有九而今寄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
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
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

七九之數

易

卷之三 吏部

三

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
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
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
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
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畢仲游
官制議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制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
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
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

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泰
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
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
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
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
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
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
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
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
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
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
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
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
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
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
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

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
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
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
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晉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
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微利者
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
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
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
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
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
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
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
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
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
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
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

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
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内外官以
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
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勅有司詳定
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
可減者減之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
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
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
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
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
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
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
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
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
其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
之眞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
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
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
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

官守

獎也昭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
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
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
皆如此眞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
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可不思變更之
術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
冗之說宋蔡襄
去冗策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
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
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
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
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
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
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唐王彥魯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
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畏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勅
不時宣行唐王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
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
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
之愆實由於此唐王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人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災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施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管龔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爲買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獎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懲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

官無情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未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應詹爲江州刺史將行上疏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足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晏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魚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尹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

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晉明德馬后未

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

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

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

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

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今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玄宗時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

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救改小州姚崇奏言臺

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而改

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謫傷臣恐後來左

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

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

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

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

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

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

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竣

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

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

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

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

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

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

之勢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

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

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

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繫久而不

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更知其久居而不

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矣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

尚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唐使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漢律人出一算令入出五算罪之也五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

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

有罪婦人懷妊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

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

哉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

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曰昔聖人分口耦耕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

八稠上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

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居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

也江右之人羣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廩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夫之也

臣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其爲人

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

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爲版冊見有某人主戶本貢無人者不計見當某處軍

匠通關依大勾解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爲

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賦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

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之道

也

漢自高祖訖千哀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恒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七千

臣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三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僞尤滋高

隋書

卷一百一十四

五

頽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胥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爲編昨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悉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逾於天下人俗康阜頽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雖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

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鑑哉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縛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

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

咎楊

李密

而咎獨孤后

天寶之耗不罪安

祿

史

明

思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昇皇甫鏞之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官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

於黎庶戒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臣按

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黃籍民年十五爲成丁
十四以下爲不成丁蓋得此意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
於中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剏九州冀州土白

壤曰壤田中中五兗州土黑墳色黑而田中下六青

州土白墳起也田上下三徐州土赤墳曰墳田

上中二揚州土惟塗泥水泉田下下九荊州土惟塗

泥田下中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墟也田中上四梁

州土青黎也田下上七雍州土黃壤田上上九九州

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之官播種特百

穀一校非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爲

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蓋

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

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

以爲食使不至於阻饑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地生
九穀黍稷稻粱麻二曰園圃樹果蔬曰圃毓草木三

曰虞衡掌山澤作山澤之材用之四曰藪無水牧畜

之養也藪盛也鳥獸五曰百工與事造飭化八材勤力

地之養也村珠口切泉曰磁手曰琢六曰商賈貨

日盛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冶日琢日斤六曰商賈貨

阜通貨金玉賄布帛日賁七曰嬪有六婦有結化治絲

繭之已泉緝者八曰臣嬖者妾女之聚斂謂蓄疏

材百草根實九曰閭民無常職此獨無常轉移執事

爲今備也

臣按先王分其民爲九等九等各有其職之事

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爲

三農則爲園圃不爲虞衡則爲藪牧否則爲百

工爲商賈爲嬪婦爲臣妾皆有常職以爲之生

閒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間轉移執事以食

其力焉雖苦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

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無一人而失其職無

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

有以爲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

養幼有教存存以爲養沒有以爲葬天下之民

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手以務外不左

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

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

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

人各受二田百畝各受田百畝萊五十畝之休

不耕餘夫亦如之別治餘夫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

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

夫亦如之

八篇頁集卷二四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

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

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爰於地更謂二歲

均厚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比比而也每夫五畝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數澤

原陵淳也鹵鹵也之地名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

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

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授民之法

皆出乎此也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朱熹曰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

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

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田間

爲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

之計商君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

開者乃破壞刻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

人焉須集卷三

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爲開建之

開惟朱熹則以爲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

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

所在皆爲庶人所擅有貨者可以買有勢者可

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

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蘇洵謂欲復

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

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

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

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爲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墮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正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戶曹

二

漢文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雖之地漢興循而今限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做古限民名田名田古田以贖不足寒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

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載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二百四十步爲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徒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戶曹

三

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一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割其所有

雖家生子特成丁者非許稅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

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

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

錢出財者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

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

出力者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

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至四五十

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

又因而爲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爲優

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

編類集卷二十四

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免三頃七品以上免二頃九品以上免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率立爲一定之限

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

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墜丁不報者

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

之役亦有限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

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

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亦日均雖井田之制不

可猝復而兼井之患日以漸銷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固邦本

卹民之患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救凶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散其積二曰薄征稅輕租三曰緩刑緩之恐致災者多四曰
弛役息繇五曰舍禁澤之禁六曰去幾開市不七
日青禮凡有禮節八曰殺哀凡行喪禮九曰蕃樂開
樂十日多昏不備禮十一曰索鬼神而修之十二曰
除盜賊飢饉盜風多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五

遺人遺積也掌邦之委積少曰委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阮穀不熟門閉在郊日閉之
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旅去謂不得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主穀米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以待國
之匪頒匪頒謂委賜賜謂稍食廩祿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上謂豐年以知足否量入爲出知所以詔殺
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古預比萬民之食計數萬食
食謂一者人四鬴升六斗四升也人三鬴每人一
鬴中食不豐不也人二鬴食二鬴下爲下也若
鬴之年也

食不能人二鬴若一月之食一人不則令邦移民就
穀穀民之不足者以詔王殺邦用四年邦用
穀穀有餘之處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
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

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

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

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又有以救

之此三代之良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謂歲民病則以節節巡國中及

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五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于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

預爲之防使之不至于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

感積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穀梁亦曰五穀不升也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嫌不

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

味臺榭不塗飾弛廢侯廷道廷內不除修百官布

而不制雖有列而鬼神禱而不祀不祭祀此大侵之

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數即周禮膳夫所謂大

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數即周禮膳夫所謂大

禮也

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則已。乃日餘膏粱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布衣也。搢紳之士之閑梁不租。不收山澤列之義也。守而不賦。賦稅土工不與大夫不得造車馬。

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非不善也。然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歛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治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足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糶糴。立倉用壽昌之名。

歛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

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揆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量用其中米。以爲脚價。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責人以用。必加以殊禮。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

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于蠲免某月須如于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繙季年乃千餘萬飛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五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于民者尚如此而況貸于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臣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

心王者之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羣飢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其民尤易爲流徙莫若設常平倉當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而留其元儲

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之備又特遣臣僚尋南
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
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遇荒歉舟
漕陸輦以往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
地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爰服捐脂徹樂恐懼修省
見于顏色惻但哀矜形于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
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
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
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通負休力役罷科率
八編類纂卷三十五

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
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
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
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
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
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
取成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臣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
官之屬是也

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
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爲十萬戶如一戶得
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
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
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
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服乎他爲豈
不遠哉

八編類纂卷三十五

臣按曾鞏此議但飢民一戶貸之米十石一旦
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入稍有力者
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
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飲散小歉
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
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蓄三千一
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
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

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道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廩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

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及期以致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用

隆興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賞格以勸

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心納同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揚文祗用八字曰切禾者斬開羅者配

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飢窘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開羅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必爲之計筭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強也

臣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之餘通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歲抄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臬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中田二斗下田一斗半

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欽民以爲

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其歲則別行開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可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二

戶部

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

外而

都鄙

內而

使之各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謂經界共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以通水爲限樹以直木

臣按六鄉六遂卽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者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爲一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二

戶部

十戶爲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鬪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而我

聖祖天製爲教民榜文昭示天下古人識治體者

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爲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爲其鄉之亭長。畜夫。不以爲流也。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曹

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長也。故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僞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爲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曹

又詔曰。潁川太守霸。黃宜布詔令。百姓鄉向。化孝子弟。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宰

者安得不感發而思奮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真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注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黜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

化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徇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于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注

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宋朝定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爲望縣三千戶以上爲緊縣二千戶以上爲上縣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臣愚請分府爲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析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縣或益之以近民

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蒞者有繁簡以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眾寡以此定其徭役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劔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于全盛之日哉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爲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

八編類集

卷之五

十二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爲詩親書贈之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

宣宗時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卽萬里也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嘗痛心疾首以上守令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

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

八編類集

卷之五

一八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卽轉運使曰憲卽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

臣按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又于

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上
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泉數十員之正
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
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
實須用此道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
分民之牧監司

舜典肇也十有二州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
八編類纂卷二十五九

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
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晉無間之
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厚德有德允
信元仁厚而難拒絕任人包藏凶蠻夷率服

禹貢禹敷分土以爲九州隨山刊木莫定高山大川
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
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
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
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
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
爲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爲九州至禹乃肇爲十二州蓋
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
後禹復并爲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
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

圍可見矣

八編類纂卷二十五十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揔其方岳者州牧
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
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
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乎能
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大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甫侯及申申伯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也四國于蕃也四方于宜

臣按人君建國以爲國之楨幹實欲資之以爲

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

則列爵分土以爲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

以爲國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

公主之隱公五年

臣按陝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陝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

河南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

正北曰并州

劉勰曰必周知共利害貫而通之一天下之財用

養天下之人民謂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

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荊豫

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

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

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二

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

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

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

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

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陳澧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此卽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

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涼曰益凡十三

部曰豫州部領川汝南沛北曰冀州部領魏鄆常山

平冀定中山信曰兖州部領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

都河間凡六國曰荊州部領南陽江夏桂陽武陵

海東萊齊凡六郡曰青州部領平陽南

川膠東高密凡六郡曰荊州部領南陽江夏桂陽武陵

爲越焉益州并曰涼州部領西金城大武威張掖

門上郡曰幽州曰幽州部領渤海遼東五原雲中定襄

凡九郡曰交州部領南海鬱林蒼梧交趾曰并州部領太原上黨

曰交州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曰并州部領太原上黨

郡四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

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府部亦此意也。

唐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古雍州之地。漢京兆郡。扶風。北地。安定。上郡。及弘農。隴西。五原。西河。雲中。曰河南。古豫。兗。青。徐。之域。漢河南。弘農。潁川。汝南。陳留。沛。泰山。濟陰。濟南。東萊。齊之境。

國山陽。東海。鄆。郯。北。海。千乘。東郡。及梁。楚。魯。國。曰河東。平城。潁。淮。陽。菑。川。高密。泗水。平原。渤海。之。境。曰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海。曰河北。古冀州。之域。漢河內。魏。渤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漁陽。右北平。遼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又參有東郡。河東。曰山南。古荊。梁。二州之域。漢南郡。漢中。南陽。及江夏。等郡。曰隴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漢天水。武都。隴。之。地。

淮南。古揚州之域。漢六安。國。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曰江南。古揚州之域。漢丹陽。會稽。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牂牁。江。夏。南郡。福建。汀。漳。曰劔南。古梁州之域。漢蜀都。廣漢。犍。曰嶺南。古揚州之南境。漢南。交趾。合浦。九。巴。郡。之。地。

臣按此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曰京東京西東路今山東之濟南府
州西路今河南之歸德睢二州及太曰京西南北
路今湖南之襄陽府隨安陸二州河南之南陽府北路
河陰三縣南直隸之潁州曰河北東西東路今北直隸之大名河
北直隸之滑州城二縣曰河北東西
間二府冀霸二州及成安清河保定容城雄五縣山
東之東昌府武定德濱三州西路今北直隸之真定
順德廣平保定四府及瀋縣曰河東平陽二府澤路
河南之彰德懷慶衛輝三府曰陝西二路永興軍路今
汾遼沁五州陝西之葭州曰陝西二路陝西之西安
延安慶陽三府河南之陝州山西之蒲解二州及平
陸縣湖廣之上津縣秦鳳路今陝西之鳳翔臨洮鞏
日平涼四府曰兩浙二路松江四府浙江之杭嚴嘉
河峽洮三州
自負養
與湖北四府東路今浙江之紹曰淮南東西東路今南
興寧波台溫全華衢處七府曰淮南東西直隸之揚
淮安二府滁州宿泗三州及五河亳二縣河南之永城
鹿邑二縣西路今南直隸之鳳陽廬安慶三府河南
之光州湖曰江南東西東路今應天府及直隸之太
廣之黃州曰江南東西平池徽寧國五府廣德州江
西之饒廣信撫建昌四府西路今江西之南昌瑞
吉安臨江九江南康贛南安九府湖廣之興國州一
曰荆湖南北北路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岳常德德安
長沙衡永寶慶四府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南路今湖廣之
郴州廣西之全州曰成都等四路川之成都府眉
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敘
夔慶二府潭川盧合三州及資金堂榮三縣梓州路
府四川之保寧府蓬州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
府階州及西和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
妻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廣曰福建興化漳建延平
之施州貴州之恩州府曰福建興化漳建延平
武吉曰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之廣州府南海
八府惠潮六府廣西之富川賀縣西

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遠潯梧日燕山府今屬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瓊四府及北直隸之永平府易陸恩保安三府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詢民之瘼

擯人主擯序主意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諭說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猶向也

曉而正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慤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制實重焉天子不可

不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為之

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

以制於方伯故也

今制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

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

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

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

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

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

止不復監

按御史之設於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於

秦而漢因之蓋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耗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三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免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末章所謂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

有司之弊當是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御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即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巡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追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巡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蓋漢人本經術以爲治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多以教化仁政爲言略

不及於法令征賦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苟詔平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行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郡最大共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一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卽舉問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蓋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同暴虐之心今或罹刑罰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庫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而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蒸庶之

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竹特立之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二詔皆因災異遣使巡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嘉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和二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制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成勸功績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爲刺史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宋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黑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顯以考察守長爲事而不及於民然去貪污之吏卽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

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淨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八編類纂卷二十五戶曹

臣按蔡襄言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卽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僦傭於人償其餘

值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究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顯褒其尤者。貪墨卽令責訊。材不任職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返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不糾隨而坐之。卽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巡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言非但宋時可行。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三

慶曆中歐陽修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却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功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偏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於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修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之類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汴浚距川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日鮮懋遷有無化居然民乃粒萬邦作乂

禹貢六府孔也修庶土交正底也慎財賦咸則也

三壤成賦中邦也

蔡沈曰六府孔修者謂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

也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六

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慎財賦謂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咸則三壤謂九州穀

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

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

按有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

此後世征歛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

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

心復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也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

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

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

之數其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費錢穀若干

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

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爲帳籍一一開

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於冬

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

其間有無災傷過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

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

執政大臣通行計算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

所有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

以達

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備之何所

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

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爲之備

而亦俾

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盈縮蓄積之有無

而亦俾

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盈縮蓄積之有無

云。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管輅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而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管輅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願人君旨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爲

入編類纂 卷二十六 戶書 四

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

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較之宋雖畧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

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請自今為始乞
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
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
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
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
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上第一等錯錯也
厥賦貞貞正也賦以厥貢漆絲漆宜桑厥篚篚器盛
八編類纂卷三十六
織文之屬青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鹽繡繡細海物惟
錯非一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色五色土
封夏翟翟為五色孤桐以琴浮磬石露水濱蠙珠珠為
服暨也魚丹厥篚玄織玄赤黑絺赤黑揚州厥賦下
上上錯第七等錯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璣現瑊瑊瑊
竹可為矢齒齒車甲羽羽毛旄旄旄惟惟木棟棟字島
夷卉服今木厥篚織貝貝木綿之厥包囊橘橘小柚柚大日日橘
錫而後貢貢荊州厥賦上下第三厥貢羽羽毛齒齒革革惟
金三品柘幹柘栢三木柘幹柘栢礪礪砮砮丹丹砂砂惟惟簡簡絲
也柘木名可包匭菁菁茅茅酒酒者者厥篚玄纁纁絲也璣璣不

者國組級級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錯
厥篚織績績細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錯
璆璆鐵鐵銀銀鏤鏤砮砮磬磬能能狸狸織織皮皮
及及毛毛可可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錯厥貢球琳球琳玉玉琅琅玕玕
者者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
賦曰貢而已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是水土
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
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
以獻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
八編類纂卷三十六

有以為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
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
此為準焉凡外此而別為名目如後世之進奉
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之百里賦納總禾本二百里納經禾
三百里納秸去半皮服總結上四百里粟穀五
百里米
蔡沈曰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
次之只刈禾半稊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稊麤皮
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

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上貢即租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地則併其本藁取焉蓋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非以為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非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七

若後世縣取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粟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古勤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日租下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日調每丁隨鄉土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人

所出歲輸絹或綾純共二丈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絕及綿輪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動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

嬪婦惟治蠶桑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有之

元之世乎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五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人編類集

卷二十六

九

書

臣按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

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

人編類集

卷二十六

十

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備情事已即休所謂綰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聞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

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卽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推逃之弊以上賦稅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

貢絲宗之屬三曰器貢錢鐵石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之屬五曰材

貢編類集卷二十六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絲紵之屬八曰旂

貢羽旄之屬九曰物貢雜物

臣按大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

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邇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支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羗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熟或穿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

八編類集卷二十六

時乃上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

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藝不惟竭忠宣暢本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

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克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

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

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賊生計

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

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為貢者不遇藥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為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此間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庶民又曰積

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壘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其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惟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種與凡皮角翎鰓之屬著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關之用則折租以市以上貢獻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上取於民九賦取於民財賄也帛布一曰邦中之賦邦中二曰邦外之賦邦外三曰邦甸之賦邦甸四曰邦男之賦邦男五曰邦采之賦邦采六曰邦衛之賦邦衛七曰邦蠻之賦邦蠻八曰邦夷之賦邦夷九曰邦鎮之賦邦鎮十曰邦藩之賦邦藩

六曰邪都之賦去國五里七曰關市之賦關市征貨八曰山澤之賦所掌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臣接古者賦於民有穀粟之賦有兵車之賦而
又以九賦歛財賄者穀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
九者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平之地賦自
七至九興作之賦蓋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而
取一凡上供與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
而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
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凡
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大宰而昇以歛頒

之權遇國家有事當用財賄則以給焉

以九式節用財賄財用一日祭祀之式其禮有大小
二曰賓客之式諸侯之君為賓客三曰喪荒之式喪禮期
散利四曰羞服之式飲食五曰工事之式百工六曰
幣帛之式所以贈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者八曰匪頒之
式所以分也九曰好用之式所以用

楊時曰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
之人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
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
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

卷之五

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
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以謂至
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大府治藏掌九貢九賦九功節九之貳貢賦皆大宰
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內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
者受財用焉凡合用財物皆受之凡頒財如下文以式法授
之法謂治財之法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膳服邦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利秣利家削之
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凡
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九賦之財凡式貢九貢之餘
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其焉賦謂當人之
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
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
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王府主藏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也貨賄之
藏凡王之獻謂有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主藏在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外府主藏在掌邦布之入出也布泉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無法不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觀曰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於太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鈎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倖之手省闕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此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經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

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取之於內用之於內者則又不免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為一體而

內外之情通而不至於相隔絕外有所費內無不知內有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費恐外人知而或至於中止也

亦有之矣

司會會計也太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八法以司人

者入則即下入者之賦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

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都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紀數契合驗版具人圖畫土者之貳副以逆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彛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謂職

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

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為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

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

司書會計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九賦九事即九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八出百物或出而用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臣按司會掌鈎方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互以此所掌指彼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所

以然者蓋以國家之大用度之夥其出入之數必為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姦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入辨別也其財用之物而

執其總總要也以貳副也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

國之賦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

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

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辨其色而莫定其錄也以

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上有小可用歲終則會

其出

臣按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

而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

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

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

之振者興起之謂也蓋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

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興之以為他用則財無

沈滯者焉

原人之官主藏米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粱以待國之

匪分也頒賜賜予稍食以歲之上上謂豐年下下謂歉歲

數邦用以知足否不足與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

萬民之食以民數計度食者人四鬴上也六斗曰升

一月食穀四鬴人三鬴中也年之人二鬴下也年之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

詔王殺殺省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

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上發也止餘法用者謂法武所當用者

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臣按成周之時設為倉廩之官原人掌九穀之

數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入則

掌其數出則辨其物數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

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

於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麥有豆三者然豆麥止

於京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蓋

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多種

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

穀為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

專而聚之於官者恒不足臣愚以為今日之取

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倉者外凡北方之賦

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爲糧。一以時價爲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文。豆直三百。則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每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價。而給之以或多或寡。諸穀之中。惟粟爲耐久。地窖藏之。可踰十年。隋人於洛口窖粟三千三百萬石。入千石。古人窖粟之驗。宜別設倉儲之。以待雜穀盡絕。然後發之。若其廩人之職。擇武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資考故也。

詩曰。小雅甫田之篇。俶載彼甫田。歲取十千。萬畝之入也。我取其陳。舊穀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也。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邵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迺田賦之常數。

入新嘉泰卷二十六
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誠循漢制。以財用之司。分爲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爲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天下坑冶贓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

內府則常為樽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素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

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獨河北

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

叛以至於此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

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

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

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

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闕畧也然帝即位之初即

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

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

未嘗吝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

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

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

司常以布袋貯乾薑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

譴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非迂闊之談也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

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

入編類纂卷三十六

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

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

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

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

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地力有所遺輕斂則人樂

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

荒桑柘日繁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

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終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泌盡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

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參酌同異因時制宜

臣按自此以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常欲積緣帛二百萬易胡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科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祥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徽

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志之。敢忘厥志。

按朱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已私也。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已物。輕取而妄用。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公卿人仕
何私于矣
其言信矣
可味矣以
科完而
不入不
註上考
二第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十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明主念蘇松常嘉湖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寧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七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制國用

市糴之令

周禮司市之官掌市之治以教以政以刑以刑以制量度短長禁勿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叙分地以掌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使各以類相從大市衆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當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亡之使至於亡靡者使

人編類纂

泉府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徵之五布歛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物揭而書之遂物表揭以待不時而買者以待民買者各從其抵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即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如農服之類也民貸教不爲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爲名蓋主泉布泉古之官

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

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之貨物不能以

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

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

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

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

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

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厚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

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

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

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

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

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爲之息者償本之

後以服役公家爲息服如國中七尺及六十野

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

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

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爲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

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公所

牟大利而價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

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無足道者姑錄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爲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爲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爲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爲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爲此豈非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宣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漆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

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細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爲民無窮之害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井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

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剽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也交易船海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歲招集船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錢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懷柔遠人實無所和其入也臣考

大明律於戶律有船商匿貨之條則是

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

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瓜哇諸蕃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奢屢為沿海之寇當遵

祖訓不與之通儻以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碍許其自陳自造船舶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致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六

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

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筭開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買游於市謂賈人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民有餘則輕之故入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入君散之以

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六斛四千五百鍾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謂輕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於幣卽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戶部
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爲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爲歛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時官爲歛糴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時官爲散糴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政而因時以歛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謂士甚賤傷農人傷則難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臣按李悝平糴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官錢

爲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中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朽腐者又隨時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具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爲糴本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八編類集 卷三十七 戶部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臣按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竊以爲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爲宜非獨可以爲豐荒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遠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蒞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

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卽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原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爲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漸有更革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戶部 九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戶部

白居易曰凡日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于唐但恐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爲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卽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

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

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

此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

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八年劉佐

結糴元豐二年王子淵開糴并依糴熙寧八年

民均糴政和元年重寶奏行以博糴熙寧七年以

民博糴秋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博糴熙寧九年

成博糴兌糴常平司及時兌糴括糴章宗括糴

存其蓄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

入編類纂卷二十七

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

入中而姦商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

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

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

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

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

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

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

日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山以東淮

以非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遼郡臣向

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

惠倉歛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過貴量減市價糴

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

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

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

歛取二分息

蘇轍口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

八編類纂卷二十七

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

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

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

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

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

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

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

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

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

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

銅楮之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也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因緣水旱以救濟饑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園法園謂均而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外函而內孔方輕重以銖

也銖以斤為名錢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以銖為重也

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束聚也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

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

已至太公立九府園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臣按後世之錢其形質外圓內方始此但未有

文耳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

司市以商通物賈賣物賈謂死貨而行布布謂泉也困凶荒

不熟札謂疫喪謂死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玄曰荒年因物賈大鑄泉以饒民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以權百物而所以

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泉布

得行當夫凶荒札喪之際商賈畢聚而食貨阜

盛亦得以濟其乏甦其困矣故於是時市無征

稅所以來商賈來商賈所以阜食貨然又慮其

無貿易之具也故為之鑄金作錢焉蓋以米穀

有豐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

力為之故為之鑄錢使之博食以濟饑也周官

此法其亦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

外府主泉貨藏掌邦布也泉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

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

賜予之財用齋行進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泉布之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臣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齋載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

則爲之作重幣而行之幣輕物貴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

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偏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

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是離民也王弗聽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爲肉外郭爲肉以勸農賸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錢有文其制始此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

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

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焉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臣按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金或白銀或赤銀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圉法金惟用其黃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爲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爲錢耳其他皆不用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臣按後世弛私錢禁始此夫天生物以養人如茶鹽之類弛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禁則民得以專其利矣

是時吳王濞卽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今不得磨錢取銖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

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八分裂

臣按布帛以爲衣米穀以爲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以乏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米穀不免於粒棄織女積縷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况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今分穀帛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由是觀之貢禹此策決不可用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

臣按後世鑄大錢始此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爲罔利之計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己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

按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顓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鑄

錢之良法也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

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縵環或爲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顓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唐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園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卽古之二十四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爲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元通寶所以最得中也此後之錢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制至今行之後有作者皆當準此以爲常法

朱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茲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國用日耗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賸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耳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七

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此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鄧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至於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以上言錢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

買財或余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滯併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臣按後世楮幣肇端于此然其用皮為幣用之以薦璧以朝覲聘享爾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以他物代之則權輿于此也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三

臣按此楮法所由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錢即以鈔為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輪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置便錢務

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於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

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入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

寇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臣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他用他物者用楮爲幣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漢三代以來未嘗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牒以書字唐王璠乃用爲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

錢而爲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寇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可嘆也哉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至神宗時改交子務爲錢引務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我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可謂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會皆是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爲本矣

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特此也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爲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卽無弊矣

戴綬曰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乎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端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

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

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

臣按稱提之說，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遇有不平，亦可準此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卽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今中鹽作有倉鈔而暫以權錢耳。然鈔

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于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

齋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

臣按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淮會、湖會，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博真，固非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之意，而況又拘其地以限之。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鑄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臣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今世鈔式，蓋權輿於茲云。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紙為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是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元交鈔之制，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銀二

兩直錢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錢亦與交鈔同焉。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逾十倍。既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

人編叢書

卷二二

五

臣按自宋人爲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況上之人自爲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華僞錢之策。臣既陳于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

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關。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于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

必欲如寶鈔屬銀之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

人編叢書

卷二二

五

立擅自加減之罪。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白者爲準。實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

山澤之利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臣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資食用而已。未以爲利也。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周禮鹽人。主其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

其苦鹽謂不凍散鹽煮水為賓客共其形鹽形象如

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今戎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彞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

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

積於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

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

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

鹽鹽為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又謂之散鹽者

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

中其味甘焉

人編類集卷二十七

臣按周時設官以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

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產

民之所採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

官以禁之設法以歛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

王其業謹正音鹽策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

之家百人食鹽計其種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

薪煮海水為鹽功而煮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也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猶

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

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權也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

官予牢原食盆煮鹽敢私鬻鹽者足鉗左趾

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

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也以為

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

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八編類集卷二十七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

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

怨非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見

錢糴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

或從除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

令吏坐舖自糴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恐

失官利必不敢糴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

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

其禁與百姓共之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開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餽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臣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

贍邊兵中給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

無冒涉水陸之虞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

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

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三百斤為袋

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反

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

鹽廩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

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

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

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渺支者日多而積者

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

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

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倣未必全得其濟臣請

於將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

識可平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

莫如兩淮蓋兩淮居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

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竊惟召商中鹽

之法惟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蓋其地素無儲

蓄而所產之穀粟不多不能不資他方輸運以

給者故須待商賈以中納焉若夫其地之粟日

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輦運於他方者官府可

行臣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糴之策見市

條今蓋客商以數斗之穀而易吾一引之鹽是本

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於未用之先自行市糴

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又莫若行

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

令竊戶將欲煎凍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

券然後舉火其所煮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

以一引為則或引二皆為一定之數不許多寡

其盆皆官為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八知可行

然可行

人編類集

卷二 戶部

三

煮也

非官給者不許用也給券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量天時之晴潦菹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聽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官者有罪若夫商賈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以爲公費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鹽戶也不必中納於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以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爲發運使運米轉入其舍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林駟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

按此宋朝轉般之法似於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

人編類集

卷二 戶部

三

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其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般量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腳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腳錢少有虧損卽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筭累年

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鹽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爲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筭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卽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之親詣其所卽給

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常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鈔他日之患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青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今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臣按鹽鈔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於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於海海非一處顆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蓋進鹽出於人必煎熬烹凍而後成解鹽出於天畦龍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焉出於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補出於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官應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或井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價之如解鹽一引三

入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錢海鹽一引六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況且解池切近西北二邊於用為急異時國用有關邊儲不足當於何所取給哉以上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迺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從張洄請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為相置榷使自領之

臣按茶有稅始於趙贊然尋即亟罷張洄所得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遂為天下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陽蘄口各置榷物務五年始禁私賣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
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煩重困吾民乎卽詔第復
舊制勿增價直

陳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
第爲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利取太深
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
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
公用足而民富實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
蔡襄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歐陽修曰若謨茶末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
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願以善馬至邊所皆惟
茶

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未始以細茶遺之
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
所收大較若此

臣按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
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
矣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人凡前代所

謂權務貼射交引茶由諸種名色今皆無之惟
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
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
齎檄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
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
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
耳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
淮荆南福廣之稅其茶有末茶有葉茶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

茶經然唐宋用茶皆爲細末製爲餅片臨用而
輾之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於
中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口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然後其
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也若其事立行服
連連也人紹輦居王又大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

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臣按自古商利者言鹽必與鐵俱蓋以鹽者民
食之不可無鐵者民用之不可闕計口食鹽則
鹽日以銷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若夫鐵之爲

用則成一器之用或以終身不然亦或致歲月之久非鹽之可比也言利之徒廼以鐵並鹽而言至其設官也亦兼以鹽鐵爲名其輕重不倫矣嗚呼米鹽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鋸耒耜之類民所用以爲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民之法豈有是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器者鈇右趾沒入其器物

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

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歛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治鑄也與桑孔之法異矣

臣按漢置鐵官四十郡不出鐵處又置小鐵官則是鼓鑄之官幾遍天下而民間之一刀一鐵一斧一鋸皆有稅焉我朝惟於出鐵之處謫徙治冶又多捐之於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

言鐵以上
漢武帝鑄黃金爲麟趾象蹄

臣按昔人有言漢武帝置鐵官徧於天下未聞有範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椎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間好尚如此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黃金盧江太守取以獻

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詔

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臣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

唐太宗貞觀初待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廼黜萬紀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并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真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迺詔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

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漸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所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

冷言坑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絲茶及緡錢官以礬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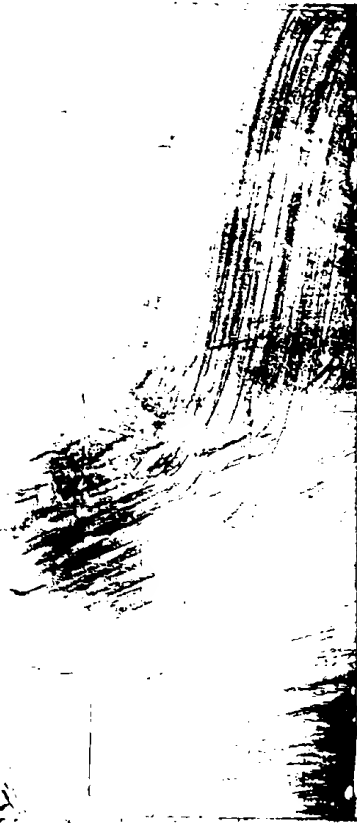
以上言礬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八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國用

征權之課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出

在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

待下之膳服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臣按成周盛時關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

人編類纂

牛飲食忌
少服正長
五所難

已非若後世以之供足國用也王之膳服關市

之所有三則用焉不出關市之外而別有所求

是以當時之君所以為衣食者皆與民同非若

後世巧為製造一服之費至用百夫之衣一味

之費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關關謂境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

者通之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征謂稅而

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荒札荒札疾疫死亡則無關門

之征猶幾也

臣按關市有征稅始此我朝每府立稅課司

州縣各立為局設官以征商稅凡商賈欲齎貨

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是即周禮節

傳之遺制也蓋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也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

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臣按市肆之所入不以為經費商賈之服用不

許其過侈可也然捐市稅以予封君重商稅以

致困辱則過矣

人編類纂 卷二十八

武帝元光六年初筭商賈

臣按後世稅商賈車船令出筭始此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商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筭

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

改更增損及創收

陳傳良曰太祖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

朝守為家法凡州縣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取

旨行下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

得收其筭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獨

之

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

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

之地舟車輻輳以歷大貴之直近歲法令始有五

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皆廢

臣按我朝制稅課司局不許稅五穀及書籍

紙札其所關繫甚大以上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筆圖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

八編類纂卷三八元祀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

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

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

文王誥教小子有官有正有職有事無母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失盡執拘以

歸于周予其未定殺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謂稌食醴凡

為公酒者亦如之

酒人掌為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酒四曰醕五曰醢三日一曰事二曰

萍氏此其浮掌國之水禁幾酒祭非時謹酒使民節

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

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即酒誥所謂

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

者皆有庶也嗚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

而酒之為物起風波於尊壘之中其沈溺乎人

殆有甚於水焉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

八編類纂卷三八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其意深矣周之先

王既設官以幾謹乎酒又作誥以示戒乎人其

後子孫乃至於沈酒淫佚而天下化之以底於

亂亡酒之沈溺於人也如此

司武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

不可祭則搏而戮之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

兩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

後元年詔戒為酒醪靡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臣按酒者以穀爲之縣官既已取穀以爲租稅矣及其造穀以爲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況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漢武帝始爲榷酤之法謂之榷者禁民無釀官自開釀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則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

招帝元始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五

疾苦乃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謂隱度其實租賣酒

升四錢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榷酤酒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卽胡氏所謂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也後世稅民酒始此我朝於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民之開肆者卽報官納課罷肆卽已姑爲之禁而已未嘗藉此以爲經費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

酤酒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

收利以助軍費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

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真宗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爲定式

自今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

九年併爲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釀不許過二十五石

之上榷酤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六

唐楊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務

宋永五代之後並諸州麴務至道三年再下酒麴之

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醋醋紹聖二年翟

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

臣按穀麥既已納稅用穀以爲酒又稅之造麥

爲麴以釀酒又稅之用米與糟以爲醋又稅之

是則穀麥一類農耕以爲食官既取之商糴於

農以爲酒爲麴爲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

出稅也。我朝不立酒麴稅，而惟攤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靡麥為多，計其一年以石計者，毋慮百萬。臣請敕所司嚴加禁約，於凡民間造麴器具，悉令折毀，與凡為之傭作者，一切勒以歸農，有犯以與私鹽偽錢同科。如此，則一年之間，亦可存麥百餘萬石，以資民食。以上麴醋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者芻，草凡疏材之類。可為官凡畜聚之物

人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部
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為

宮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飪，芻以飼畜類，四者皆出於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時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後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稅其原，蓋出于此。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

臣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然唐時所稅者，取其利以為常平本。今世則用之以為宮宇什器耳。我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按月給與禁軍孤老等燒用。

竹木等物堆棧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各給所在之用。近年於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直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買販無常，難為定數。此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復與民魚，乃出。

臣按後世魚課，其原出於此。我朝凡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司魚課，歲有定額。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廣最多。一藩十三府四州，共百四十餘處，而沔陽等州乃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有定數，使鈔法果行，所得亦不貲矣。今日非但魚課，凡征商等課皆然。苟鈔法通行，則諸課皆得以資國之用。此言魚課

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樵炭，十四曰山，十五曰麴，十六曰魚。

十七曰漆十八曰醋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
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
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
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
曰白藥

臣按元以胡人入主中國其取之民課額之名
目乃至如此之多當時之民其苦可知也我
朝一切創去十存其一臣意當時亦徒有此
名目以為姦人之資而已國家未必賴其用也
史書之以垂戒後世以見其國脉之所以初有
人編類纂卷二十八戶
九

其因耳

傳筭之籍

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家幸職出九
賦者之人數以辨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所施
請為舍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則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
以其餘為美也

吳徵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

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
謂丁疆任力役之事者餘則為老弱也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給其食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
者也其舍以歲時入其書于司徒

吳徵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
居復多役少也野則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
役多也征之者給公上之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而
人編類纂卷二十八戶
不收役事也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
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章氏名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
之法此兵役也師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
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
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
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
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問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馬端臨曰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閒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大酷乎

臣按民之無職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夫之征彼將何從而得乎聖人爲此制所以抑

人編類集

卷二十八

11

游惰而使之趨南畝也。當是之時民之無田者蓋鮮矣。問有無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賦。但比之有田者爲輕爾。後世口賦之筭不問有田無田皆出賦與古異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爲征凡均力政以

歲上下豐年則公旬_也均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

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下也落其來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日獻其數于王

臣按所謂版者卽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冊也

周詩惟書男女之姓名年齒後世則凡民家之

所有丁口事產皆書焉非但民之數而已也我

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冊首著戶籍、若軍民匠人之屬次

書其丁口、成丁不次田地、分官民房屋牛隻凡

例有四曰舊官曰開除曰新收曰實在、今日之

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十戶

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

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

人稱類集

卷二十八

11

以爲科差請當大造之年戶部定爲則以頒行天下凡所造之冊必須縣冊詳於府府冊詳於布政司司冊詳於進呈者其縣冊當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

於實在下則書曰坐落某里於新收下則書曰某年買某里某人戶下田

明開畝段價銀界至其開除者府冊止書地名

劉此書曰某年賣與某里某人司冊及進呈者則否如此則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驗其貧富民間爭訟有所質證得以知其虛實遇有旱潦有所優免不至於混而無別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

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

賦錢人百二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
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
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五十六而除
是稅之且役之也

臣按後世戶口之賦始此蓋古者有田則有稅

人編類纂卷二十八

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游惰無職事者
則抑之俾視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自
漢計口出算之後則凡爲民者有身則有庸力
役之外計口出財遂爲後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傳

臣按傳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人役也漢制
民年二十二始傳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爲
異制令男二十始傳則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
口賦凡三十有六年也

高祖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也頃民

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

絕或人在而反記或版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
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
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

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
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
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上六遂有里宰

鄧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

人編類纂卷二十八

令制每一里百戶立十長長轄十戶輪年應役
十年而周當年者謂之見役輪當者謂之排年
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內所有追徵錢糧勾攝
公事與夫祭祀鬼神接應賓旅官府有所徵求
民間有所爭鬭皆在見役者所司惟清理軍匠
質證爭訟根捕逃亡按究事由則通用排年里
長爲此外又分爲區以督賦稅謂之糧長蓋簽
民之丁力相應者充之非輪年也惟糧多之處
有之必須精擇其人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

丁六十為老

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潤陞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籍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鑲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人編類纂

卷三八

五

按唐人戶籍三年一造廣德之詔且欲守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不得依舊帳籍況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貧者富富者貧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業豈能以一律齊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穫之後里甲人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員督府州縣官造明年當應賦役之冊先期行縣俾令各里開具本里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戶各若干其餘民戶當應役者總有若干量其人丁事產分為九等一以黃冊為主冊中原籍人丁有逃亡事故田地有沈斥買賣者賣者

兩戶相照典審實造冊州縣上之府府上之司

當官不具審實造冊州縣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見臨其地據其見在實有以田丁相配參錯斟酌定為九等則例隨據州縣一年該應之

役幾何當費之財幾何某戶當某役各填注其下輕而易者則一力獨當重而難則合眾併力

貧者任其力富者資其財必盡一年之用而無欠無餘造成三冊一留司二發府州縣俾其前

期開示以曉民使知備豫至期據冊以召集使應繇役有不均者許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

不時需之物則責之見役里甲云然州有或衝或僻民之勞逸不均請立為畫一之法亦據此

冊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計等不分有無役占但見一丁出錢一文或二三文多不過五文通

收在官隨其縣分劇易道路遠近定為雇錢則例衝要縣分所收之錢留縣應用有所不足申

文關領其迂僻去處量留足用之外具數報官年終類送上司以憑均敷其兩京之間運河之

例州縣人民尤為勞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餘者用以補之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

年而一役民頗便之若用此法則均徭不可行

歟曰均徭之法可行於江南不可行於江北可行於大縣不可行於小縣可行於大戶不可行於貧民

唐租庸調法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調法皆論其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今制賦稅一

入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七

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分其人戶爲上中下三等各具軍民竈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輪當之外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於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卽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調役有定口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拍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

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六

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閭閻安坐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歛則樂於雇之設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爲用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卽宋里正戶長者長也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卽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阜隸禁子者卽宋承符人

力手力也有所謂稱子舖戶者即宋人揀稻也
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衙前也
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
斗級為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有行檢者
充之若夫阜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
門跟隨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為切
要今後各府州縣簽阜隸解京者於民間應役
人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
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
以雇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

入編類纂

卷二十八

十九

凡于其雇工之直須於按日當滿之後如當過正月初一則彼不至迺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與之直
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
之徒一舉而三得也以上傳弄之籍

需弄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

漢孝文時鼂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
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

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
之粟必多矣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
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
卿五百萬

臣按自鼂錯建議之後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
雖皆賣爵然多以歲有旱荒邊有警急用度不
足不得已而為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

入編類纂

卷二十八

二十

唐肅宗至德三年御史鄭叔清奏請敕納錢百千與
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漢以來賣官已非令典至唐肅宗乃
至賣科第焉今不論其所業而論其所輸名曰
明經而實則輸錢彼粗知文墨者猶之可也而
不識文字者亦與焉近世又有建請納粟輸馬
以補國子生者驚及學校士子名教罪人也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
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
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

臣按祖宗以來最重名器內外官年未七十致

仕者不與冠帶犯賊私者除名爲民當是之時

民以官爵爲貴冠帶爲榮其所以榮貴之者以

有錢不能買故也近世司國柄者取其目前而

建爲納粟賜冠帶之令後又加以散官所幸者

尚不至如前代賣見任官耳以上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

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臣按此後世鬻僧道之始

人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書

主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爲壇泗洲募人爲僧以

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

十萬不爲細變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

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剝

度之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臣按前此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于此

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

穀七年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修城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

所得不過三百文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
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以上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

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臣按此漢以來征權居貨之始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及船

臣按算商之車已爲無名而又算民之車與船

凡民不爲吏不爲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

算商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嗚呼緡錢

之法初爲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算及民之舟車

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爲有

司所隱度矣以上

唐肅宗卽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

右族貨貨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

峻民有自經歟者

臣按唐行率貸及借錢令以萬乘之君而借貸

於民已爲可醜况又名曰借貸其實奪之又醜

甚也人君其尚制節謹度毋使國家之貧至於

如此史冊書之貽醜萬世哉以上

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等除陌錢

臣按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所謂稅間

架者每屋兩架爲間計間稅錢除陌錢者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此等間架除陌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樸買坊一本坊字者收抵當

臣按樸買之名始見于此所謂樸買者通計坊

務該得稅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後聽其自行取稅以爲償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

八編類集 卷二十八 戶部

樸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

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罔下爲害甚大咸素罷之此樸買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齋之募人承買

哲宗元祐中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爲永額召人承買

臣按所謂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去處先募人入錢於官承買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墟市之聚集既賣之津渡之往來又賣之甚至

神祠之祭賽亦賣之爲國牟利之瑣瑣至於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買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民間耕蠶一年之收僅足以供一年之賦有所逋負積壓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償不堯俞

所建帶納之說是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閔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

八編類集 卷二十八 戶部

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

臣按軾他日又言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用而本家及

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

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軾之此言足盡百姓逋負之利害伏望聖明於凡德音之布準此以施行天下窮民不勝

慶幸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以待獨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徽宗宣和未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爲名紹興初孟吏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經總制錢

按葉適言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入編類纂卷二十八

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

經制錢者當是時也所謂強敵壓境歲有薦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

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

財惜費之時何暇爲寬征薄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耳後世入主苟

未至猝迫無措之時決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

賄賂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

按自古取名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天下稅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月椿之類所謂月椿者其取之尤爲無謂皆是於常賦之外巧生別計然事已世殊悉皆革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以攫取

入編類纂卷二十八

漕輓之宜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兖州浮舟

水曰于濟漯達水曰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順流而下于江海達于淮

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

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汭入于渭亂紀河而渡曰亂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卽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

運之法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輪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十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三

哀公九年吳城荆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荆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荆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與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

臣按東郡瑯琊負海之郡轉運北河

臣按東郡瑯琊負海之郡轉運北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秦

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

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

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

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

而下足以委輸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三

臣按秦政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

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爲國

都之給然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

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

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輪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

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

輪將縣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

而爲都輪將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輪者不苦

其誅誅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

地欲自有之輪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戒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編類纂卷二十八

奴取河南地今鄆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戒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鳴啾之雀也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費繁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雇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人編類纂卷二十八

欲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爲念而稍爲之撙節焉非決不可已則必已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語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耕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卽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吁國用

之麻縮在用度之後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昌壽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昌壽此議過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歲豐給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駕轉輸不絕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三

臣

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

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

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卽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

修汴渠自滎陽東至千乘

今青州樂安縣也

海口千

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間廣而爲交豫民害今隄旣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爲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三

臣

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拔熊伊洛鄭懷郊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置募運米丁又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
州置廣通倉轉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
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
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
過之處以丁夫運運要害之倉場收貯次
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而不久勞漕
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亦得以隨
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
入編類纂卷二十八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漕關內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
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
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

不卿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壑

八編類纂卷二十八

三十四